

世界偵探驚險名著文庫



【法】莫里斯·勒布朗 © 著

Maurice Leblanc

林青 羅順江 等 © 譯

群眾出版社

亞森·羅平探案全集

三 只 眼 睛

10



亚森·罗平探案全集

三只眼睛

10

三只眼睛

林青译

序言

关于《三只眼睛》这奇特的谜，我们发表了维克托里安·博格朗的叙述，这叙述是他在二十世纪中叶根据他的笔记和回忆写的，是我们在这位东方学者留下的一大堆手稿中找到的。

即使他的研究似乎没有使他具有解决那激动整个时代的纯科学的问题的能力，我们也不要忘记维克托里安·博格朗这具有机灵心智的人，由于良好的工作方法而变得灵活的人，曾经深入地卷入他研究其真实关系的事件中——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他在事件中扮演了角色，逐日体验到事情的变化，知道最小的细节，忍受反击，逐一听到世界历史最庄严时刻的声响，每次当神秘的巨大深渊张开大口时，他以狂热的心灵和热情的、惊惧的呼喊与群众交流。

他的见证因而具有很重的分量。这见证是出自一个亲眼目睹的人，我们应当重视它，要是它带来新的观点、改正某些错误的话。他通过他的结论，使现代学者几乎一致同意的宏伟的假设更具有权威性。

不论仍存在的怀疑，不论还有不明确和矛盾之处，也不论在科学现状中对抗接受这假设的不现实性，我们可以真诚地相信这见证照亮了人们正确地称之为最难以理解的谜，而这谜是难以理解的大自然向人类提出的。

一 贝尔热罗妮特

对我来说，奇怪的故事发生在秋季的一天。那天，我的叔叔多热鲁摇摇晃晃、心烦意乱地出现在我的房门前，当时我是住在上默东的他的寓所里。

一个星期以来，我们没有看见他。每当他的发明进入最后的试验时，他就要经受神经上的折磨。他生活在那些炉子和蒸馏瓶中，关起门来，睡在长沙发上，靠吃水果和面包充饥。现在他突然出现在我面前，脸色苍白、神色不安，说话含糊不清，瘦得像患了一场长时间的严重的病。

的确，无法认出他来了。我第一次看到他没有扣上钮扣，宽大的黑色长上衣破旧不堪，充满污点。这上衣像盔甲般紧随他身，他在做实验时或在实验室的架子上安置他用的许多药品时也不脱下。他那一向干净的白色领带这时却是解开的，他衬衫的硬胸露出在背心之上。如果说他那平时安宁庄重的面孔，在他那于头部四周围成一圈的白发中间还显得年轻的话，现在却似乎变了个样，被一些强烈而对立的表情所折磨着，这些表情相互碰撞，没有一种占上风。不时地我还惊奇地看到在他惊怕和不安的表情中闪现着疯狂、特异的欢乐。

我惊魂未定。这几天中发生了什么事？什么事件使这温和平静的诺埃尔·多热鲁不能控制自己？

“我的叔叔，你生病了么？”我不安地问道，我对他怀有深深的感情。

他低声说：

“没有……没有……我没有生病……”

“那么，有什么事？我请您……”

“没有什么……我再次对你说，没有什么。”

我把一张椅子推上前去，他倒在上面。在我的要求下，他接受了一杯水，但他的手抖得很厉害，无法把杯子拿到嘴边。

“叔叔，说说吧，”我大声说，“我从来没有见过您这个样子。您大概体验到巨大的激动……”

他以平淡的声音低声说：

“我一生中最强烈的激动……这种激动没有人体验过……没有人……没有人……”

“那么，我请您解释清楚……”

“不行……你不会了解的……我也不了解……那样难以置信！这是在黑暗中，在黑暗的世界里发生的……”

桌上有一支铅笔和一些纸。他的手拿起铅笔后不由自主地画出一些轮廓模糊的画，但逐渐地由于一种萦绕在心头的作用，他画出了一些比较清楚的形状。我看见在白纸上终于显现出三个几何图形的形象，既像没有画好的圆圈，也像用短线组成的三角形。在这些形象中央，画着一个匀称的圆圈，在它的中间，有一点较黑，像眼珠中的一个瞳孔。

“瞧！瞧！”他突然激动地大声说，“瞧这黑暗中闪动的东西。这不叫人变成疯子么？瞧……”

他抓起另一支铅笔，这支是红色的。他跑到墙边去，在白色的石灰上画上三个同样的难以解释的形状，“三个三角形的圈子”，在它们的中央，他用心画上带有瞳孔的眼珠。

“瞧！它们是活的，对么？你看见它们在动而且惊慌么？……你看见它

们么？它们是活的！它们是活的！”

我以为他要说下去，但他没说完。他那平时充满生机、像小孩的眼睛那样坦率的眼睛，带着一种怀疑的表情。他来回走了几分钟，最后打开门，转身向着我，带着气喘吁吁的语调说：

“维克托里安，你将看见它们，你得看见它们。希望你向我肯定它们是活的，正如我看见的一样。一小时后你到围地里来，或者在你听见一声哨子响时，你将看见它们，那三只眼睛……还有许多别的东西……你将看见……”

他走了出去。

我们居住的房子，人们称为寓所，背向着街道，靠着一个陡峭而缺乏管理的旧花园，它的顶上有一块广阔的围地。多年来，就在那里我的叔叔耗费着他剩下的一点财产，进行着一些无结果的发明实验。

就我所能回忆起的，我一直看到的就是这破旧的老花园，一直看到的就是这长长而低矮的也同样是破旧的房子，它的前部的黄色石灰墙到处是鼓起的硬块和裂缝。过去我和母亲居住在一起，我的母亲还有一位被称做多热鲁姑姑的姐妹。后来两姐妹去世，我到巴黎来读书，在叔叔身边度过假期。那时他为他的儿子多米尼克的被杀而哭泣。多米尼克是被一个德国飞行员所暗中伤害的，因为他迫使这名飞行员在一次可怕的空战后着陆。我的来到使叔叔开心了一点，但我不得不离开他去旅行。经过很长的时间后我才回到默东寓所，在这里我停留了几个星期，等候着假期结束和到格勒诺布尔去教书的任命。

每次我居住在这里，我都恢复同样的习惯，遵守同样的进餐时刻和散步时间，过同样单调的生活，在长时间的经历中，穿插着同样的希望和失望。符合诺埃尔·多热鲁的过分的口味和梦想的是强健有力的生活，对这种生活没有任何考验能打击其勇气，改变其纯朴的信任。

我打开房间的窗子。阳光高照在墙上和围地的建筑上。碧蓝的天空没有一片云彩。在平静的空气中，迟开的玫瑰的香味在颤动。

“维克托里安！”在我下面一个声音低声地说，这声音从长满红色葡萄藤的树篱处传来。

我猜出是贝朗热尔，叔叔的教女。她大概正像习惯的那样坐在石板凳上看书，她平时喜欢坐在那里。

“你看见你的教父了么？”我说。

“看见了，”她回答，“他穿过花园，回到他的围地里去了。他的样子很奇怪。”

贝朗热尔掀开叶帘，在那构成棚架的栅栏已被拆破的地方，她那满头凌乱的金色卷发的头部伸了出来。

“瞧，”她笑着说，“我的头发被钩住了。还有，一些蜘蛛丝。啊！多讨厌……救救我！”

这些简单的回忆，无足轻重的细节……但为什么它们这样清晰地铭刻在我记忆的深处？人们相信在那些触及我们的事件来临时，我们整个人会充满激动的感情，我们的感觉会事先颤动，就像是对着遥远的暴风雨而轻微地觉察到它的气息那样。

我急忙下来到了花园里，跑到树篱边。贝朗热尔已不在那里。我呼唤她。一阵笑声回答了我。我看见在较远的地方，她在树叶组成的穹形下，坐在一条绑在两棵树间的绳子上荡秋千。

她非常甜美，充满风趣，轻得像停在摇曳的树枝上的一只小鸟。她一跳，所有的卷发朝一边或另一边飞起，像头上的一个会动的光环，在这光环上混杂着被摇撼的树落下的红色的、黄色的、秋天黄金色的叶子。

虽然叔叔的极度的激动使我不安，但我对着这无与伦比的欢愉的形象还是注目了很久。我低声地，几乎在她不知觉的情况下，呼唤与她的名字贝朗热尔同半谐音的绰号，像人们过去已采用的那样：

“贝尔热罗妮特……”

她从秋千上跳下来，站在我面前：

“教授先生，再不允许这样叫我。”

“为什么？”

“以前可以这样叫，那时我是一个淘气的小女孩，经常单足脚尖旋转和翻筋斗。但现在……”

“但你的教父继续这样叫你。”

“我的教父有各种权利。”

“我呢？”

“没有！”

我在这儿叙述的不是一个感情的经历，我不想谈她在三只眼睛的故事中演出重要角色之前的情况。但从一开始和在这故事的初期中，这角色与我们的私生活的某些事件有密切的关联，一点也不提及——不论怎样简短——会影响到这叙述的清晰性。

十二年前，认我叔叔作为教父的一个少女到寓所来了，以前我叔叔经常接到她的问候信和新年贺卡。她本来和她父母一起居住在图卢兹。她父亲曾经是默东的商人，与我叔叔为邻。当她母亲死后不久，她父亲便不客气地把她送到诺埃尔·多热鲁那里，附带着一封短信，其中有几句话我仍记得：

“我的女儿在城里觉得烦闷……我的职业（马西涅克先生是酒类运输商）使我不得不到外省去奔跑……贝朗热尔单独留在家……我想，为了我们过去的良好关系，您会收留她几个星期的……乡间的空气会使她脸色好起来……”

我叔叔很善良。几个星期后续之而来的是几个月，然后是几年。在这期间，马西涅克先生不时宣称他要到默东来把小孩带走。但事实上贝朗热尔再也没有离开过寓所，她使我叔叔显出欢快热闹的感情。虽然诺埃尔·多热鲁表面上冷漠，但他却不能离开他的教女了。她用她的笑声和魅力使古老沉寂的房子活跃起来。她的不守秩序和出乎意料的举动使人珍惜秩序、纪律和严谨。

至于我，多年之后又回到寓所来，我看到的已不是一个小女孩而是一个二十岁的少女。她还是像从前那样天真和爱闹，但长得很美，面容和举止都十分和谐，神秘得像那些在一个沉默寡言的老人的阴影下生活孤单的人一样。从第一天起，我就感到我的到来打扰了她的自由和孤独的习惯。她既大胆又粗野，既腼腆又挑衅，既放肆又羞怯，她似乎特别躲避着我。在两个月的一起生活中，我每顿饭都见到她，在小径上散步时常在转弯处遇到她，但我未能使她驯服。她疏远而胆小，突然中断我们之间的谈话，对我表示出一种用任性难以解释的脾气。

也许她有深在的局促不安的本能，这不安在我身上苏醒了，也许她的尴尬来自我的局促。她经常突然发现我的眼睛盯着她的红嘴唇或在某个时刻注

意到我声音变了样。她不喜欢这一切。男人的致意使她困惑。

“听着，”我转弯抹角地以免使她受惊地说，“你的教父认为他从一些人身上发现一种射线……不要忘记诺埃尔·多热鲁首先是一位化学家，他是
以化学家的身份看见和感到事物的。对他来说，这射线是通过微粒的散发，
通过组成像一种云彩的模糊不可见的火星表现出来。举例来说，像在女人身
上发生的事情。她的魅力包围男人们……”

我的心脏猛烈地跳动到我不得不打断自己的话。但她似乎并不理解，她
用信任的口气说：

“我的教父让我知道他的理论，但我并不理解。他曾和我谈到一种特别
的光线，这种光线是他想象出来用以解释那不可见的火星的爆炸。他用我的
名字的字首 B 来命名这光线。”

“太好了，贝朗热尔，你成为一个光线的命名者，这富有魅力和诱惑的
东西。”

“一点儿也不是这样，”她不耐烦地大声说，“谈不上什么魅力，它是
一种物质的体现，一种流体的体现，它甚至会变得明显可见，呈现一种形状，
像通灵者召唤出来的幽灵幻影。有一天……”

她犹豫地停下来，脸上带着忧虑的表情，我不得不逼她继续说下去。

“不……不，”她说，“我不应当谈这些事……并不是您的叔叔禁止我
说……而是我保留着一个痛苦的印象……”

“贝朗热尔，解释给我听……”

“一个惧怕和不安的印象。在围地的墙上，我和您的叔叔曾看到可怕
的事，三只眼睛的图形……是眼睛么？我不清楚……它会动并看着我们……
啊！我永远不能忘记……”

“我的叔叔怎样呢？……”

“他吓得脸色变了样。我不得不扶着他，照料他，因为他失去了知觉。
他醒过来时，图像消失了。”

“他没有说什么？”

“他保持沉默，两眼望着墙壁。于是我问他：‘教父，这是什么？’过
了一会儿他回答：‘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也许是我和你谈过的放射……
B 光线。这是一种显形的现象……’他只说到此为止。过了一会儿，他带我
到花园的门口。从那时起，他把自己关在围地里。我只是刚才方看见他……”

她沉默起来。我感到不安，对这件事十分困惑。

“贝朗热尔，按照你的看法，”我低声说，“我叔叔的发明和这三个形
状有关系，对么？这些几何形状，三角形的，对么？”

她用两只大拇指和两只食指构成一个三角形。

“瞧……这个形状……至于它们的布局……”

她拾起一根树枝，在小径上开始画起来。这时哨声响起。她大声说：

“这是教父发出的信号，他在围地里需要我。”

“不对，”我说，“今天这信号是对我发出的。这是约好的。”

“他需要您么？”

“他要和我谈他的发明。”

“那么我也去。”

“贝朗热尔，他不是等待着你。”

“等的，等的……”

我抓住她的手臂。她摆脱了我，跑到花园的上面。我在那里找到她，在一个厚木的栅栏上的一个小门前，这栅栏把一个仓库和一堵高墙联起来。

她把门半推开……我坚持说：

“贝朗热尔，你不应这样做。这会使他不高兴的。”

“您真的认为是这样？”她有点犹豫地说。

“无可置疑。因为他召唤的是我。走吧，贝朗热尔，理智一点。”

她踌躇起来。我走过去，把门对着她关起来。

二 三角形圈子

默东的人们称之为诺埃尔·多热鲁围地的是一块荒地，那里的道路陷入黄色的野草中，荨麻、石头、堆积的木桶、废铁、兔笼、一切再也没有用的腐烂的东西在那里长锈，变成尘土。

有传送带和树木相联的工场和实验室靠着墙壁和外栅栏建立着，实验室里充满炉子、煤气装置、无数的曲颈瓶和装着有机化学最精致的产品的玻璃瓶和罐子。

从这围地望去，是赛纳河的转弯处，下面约一百米处是凡尔赛和塞夫勒的山岗，这些山岗在天边形成一个大圆圈，在淡蓝色的天空下，一轮秋天的明亮的日光斜照在山岗上。

“维克托里安！”

我叔叔在他常站着的工场门口向我作了个手势。我穿过围地走去。

“进来，”他对我说，“我们有话要谈。噢！不会很久……几句话……”

在宽敞高大的房间里，有工作和休息的一隅，还有一个堆满文件和图纸的书房，那里有一张长沙发和一把绒绣的古老椅子。叔叔把一张椅子向我推来。他似乎相当平静，但他的眼睛带着一种不平常的光芒。

“对，”他说，“首先几句解释的话，有关过去的……有关抓不住机会的发明家悲伤的过去……我研究多长时间了！……我一直在研究。我的脑子一直好像是一个沸腾着无数不连贯的想法的酒桶……这些想法相互矛盾，彼此毁坏……后来，其中有一个想法占了上风……于是，我从此为它而活着……为它而牺牲一切……它像一场大火，我把自己的和他人的财产都投了进去……把他们的幸福和安宁也投进去……维克托里安，记起我那可怜的妻子了吧。你记得她是多么不幸，她是如何为她的儿子的前途担心，我那可怜的多米尼克！我很爱妻子和儿子，但是……”

他在回忆中停下不说话了，我却看见了婶母可怜巴巴的面容，我还听见她向我母亲诉说她的忧虑和预感：“‘他使我们破产，’她说，‘他不断要我签字。他什么都不在乎。’”

“她不信任我，”诺埃尔·多热鲁说，“啊！我体验过多少失望！遭遇过多少可怜的失败！……维克托里安，你记得么？你可记得我那用电流刺激密集发芽的试验么？……我对氧气的试验么？……还有其它的种种试验……这一切试验没有一项是成功的……我得有多大的勇气！……我却一分钟也不失信心！……一种想法特别支持着我，我不断地想到它，好像我看清了前途……维克托里安，你知道它么？……多少次，它以不同的形状重新出现……但原则是相同的……这就是太阳热能的利用……你瞧，一切就在这里……在太阳中……在太阳对我们、对细胞、对有机体、对原子、对大自然置于我们支配下的或多或少的神秘的物质的影响……我从各方面解决这个问题……植物、肥料、人和动物的疾病、照片……为此我要求太阳光线的合作，通过我的特别处理方法，这方法的秘密别人是不知道的……就这样……就这样……几天之前……”

叔叔又兴奋起来，眼睛因发热而闪光。现在他继续大声说：

“我不否认在我的发明中有偶然的成分。偶然无处不在。没有一种发明是超越我的发明能力的，我可以向你承认，维克托里安，我对发生的事不能解释……是的，而是差得多，我不加解释，我几乎难以相信。但是，假如我

不在这条道路上寻找，事物不会出现。是由于我，难以理解的奇迹才出现。图形是出现在我准备的幕布上我画好的框子里，维克托里安，你明白，这是我的意志使那你将看到的幽灵从黑暗中显现。”

他用自负的语调说，声音中有点不安，好像他怀疑自己说的话越出了事实的明确界限。

“这是有关三只眼睛的事，对么？”我问他。

“嗯！”他跳起来……“谁让你晓得的？贝朗热尔，对么？她不应该……这是不惜任何代价应当避免的……这种不谨慎！多说一句话，我就完蛋了……我的发明被偷窃……想想看，随便哪个最先到来的人……”

当我站起来时，他把我朝书桌推去。

“维克托里安，坐下……你要写下……要是我采取这谨慎措施，不要怪我……这是不可少的……你应当知道参加我的工作你应承诺什么。维克托里安，写吧。”

“叔叔，写什么？”

“宣布你承认……还是我说你写……这较为好一些……”

我打断他的话：

“叔叔，您不信任我……”

“年轻人，我并非不相信你。我是不信任不谨慎，不小心……一般说来，我不缺理由不信任别人。”

“叔叔，什么理由？”

他用较为严肃的声音对我说：

“一些理由使我认为别人在窥视我，有人千方百计要突然撞进我的发明里……是的，有一天晚上，当我睡着时，有一个人进入这里……搜查了我的文件……”

“找到了什么呢？”

“没有。我总是把笔记和重要的公式带在身上。但是，要是一个人成功了，会发生什么事呢？……你会承认我不得不谨慎。写下我让你知道我的研究，而且你看见了我使其出现在围地的墙上的东西，就在挂着黑色哗叽帘子的地方。”

我拿了一张纸和一支笔。他突然又阻止我写。

“不，不，这是荒唐的。这并不能阻止……我肯定，你不会说的。维克托里安，对不起。我是这样心情烦乱！”

“您用不着担心我缺乏谨慎，”我肯定地说，“但是，叔叔，我提醒您，贝朗热尔也看见了的。”

“啊！”他说，“她不能了解……”

“她刚才想和我一起来。”

“绝不能！她还是一个孩子，不能让她知道这样重要的秘密。我们走吧。”

当我们走出工场时，我们两人同时看到贝朗热尔沿着围地的一堵墙壁悄悄地走着，又停在一幅黑帘子前，并突然掀开。

“贝朗热尔！”叔叔用生气地声音大喊。

少女笑着转过身来。

“我禁止你！我禁止你！”诺埃尔·多热鲁大声说，并向她扑过去。“我禁止你。该死的女孩子。走吧！”

贝朗热尔急忙跑了，没有表现出任何强烈的激动。她跳过一堆砖，爬上

一条构成两个木桶之间的一道桥的长板，开始像她习惯地那样跳起舞来，就像一个荡秋千的人那样伸开双臂，上身稍微向后。

“你要失去平衡的。”我大声说，这时叔叔正在放下帘子。

“绝不会的。”她说，同时在跳板上再跳起来。

她并没有失去平衡，但长板的一端移动了，美丽的舞者滚到一堆旧木箱中间。

我马上跑过去，看到她脸色灰白地躺在那里。

“你受伤了么，贝朗热尔？”

“没有……几乎没有……只是脚踝上……也许是轻微扭伤。”

我用双手把几乎晕倒的她扶起来，把她带到较远处的一条木凳上。

她任我用力扶她，甚至她的一条手臂围着我的脖子。她的眼睛闭着，红色的嘴唇半开着，我闻到她的气息的清新香气。

“贝朗热尔，”我低声说，浑身因激动而发抖。

当我放她在凳子上时，她的手臂更紧地围着我的脖子，我不得不低下头来，我的脸几乎碰到她的脸。我想后退，但诱惑力过于强烈，我吻了她的唇，首先是轻轻地，后来是强烈而粗鲁地，结果把她弄醒了。

她以一个生气的手势推开我，结结巴巴地说，声音中带着失望和反抗。

“啊，太讨厌！……啊！多卑鄙！”

虽然扭伤使她痛苦，但她还是站了起来。至于我，我对自己的欠思索的行为感到惊愕，我弯腰站在她面前，不敢抬起头来。

很长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在尴尬的沉默中我听到她的呼吸的急促节奏。我试图轻轻地握她的双手，但她摆脱开对我说道：

“放开我……我永远也不会原谅您……永远……”

“贝朗热尔，应当忘记这件事……”

“放开我……我想回去……”

“你走不动，贝朗热尔……”

“瞧，教父来了。他会带我走的。”

我之所以叙述这件意外事故，这是出于后来才显示出其重要性的动机。目前，虽然对贝朗热尔偷偷的抚摸使我深深地心烦意乱，但我的心思可以说一点儿也没离开那神秘的事件，在这事件中我将在叔叔身旁起作用。我听见叔叔问贝朗热尔是否受了伤。我看见她靠在她教父的手臂上，和他一起向花园的门走了。虽然我被我所爱的少女的美丽的的身影所迷醉，仍然晕头转向、摇摇晃晃，但我等待的是叔叔，我焦急地等着再见到他。那巨大的谜控制了我。

“我们要快点，”诺埃尔·多热鲁返回来时大声说，“要不然，那就太迟了，我们就得等到明天。”

他在我前面走到我们曾看见贝朗热尔出于好奇在偷看的那堵墙边。这堵墙把围地和花园分隔开来。在我很少的几次来围地的访问中，我没有特别注意到，现在这墙涂上了各种颜色，像画家的画板一样。赭红、靛蓝、紫色、橘黄各色颜料厚厚地不匀称地围着一个颜料涂得更厚的中心。但是墙的一端，挂有一幅像照相用的幕布的黑哗叽帘子，它在由滑槽支撑着的铁杆上滑动，这帘子掩蔽着三四米长的一个长方形空间。

“这是什么？”我问叔叔，“是这里么？”

“是这里，”他的声音哽住说，“是在后面。”

我暗示说：

“叔叔，你还来得及改变主意。”

“为什么你对我这样说？”

“我感到您很害怕让我知道！您是这样激动！”

“我激动是为了别的原因。”

“什么原因？”

“因为我也将看见。”

“可是您已经看见过。”

“维克托里安，我们经常看见新的事物，这是令人害怕的。”

我抓住帘子。

“不要动！不要动！”他大声说，“只有我有这权利……要是别的人而不是我打开关着的门，会发生什么事？维克托里安，向后退去。站在离墙两步远的地方，稍微偏侧面……现在，看吧！”

他的抖动的声音中充满力量和坚定的意志。他的神色像一个面对死亡的人。突然间，他用一个动作把黑哗叽帘子拉开。

我可以肯定，我的激动并不亚于诺埃尔·多热鲁，我的心脏搏动的强烈也不亚于他。由于我的好奇心已达到最强的限度，以及我对自己将进入一个神秘的领域感到惧怕的本能，没有任何东西，甚至叔叔的令人困惑的话，能给我提供一点帮助。我感受到了他身上的那种病态的感染力，我徒然尝试用理智来控制自己。我事先做好了接受不可能和难以相信的事的准备。

但是，我起先什么也没看见，的确，没有什么东西存在。这一部分墙壁是光秃秃的。唯一可注意的细节是这墙不是垂直的，它的下部加厚，形成稍微倾斜的形状，高达三米。为什么这样做呢？墙壁并不需要加固。

一些深灰色的厚约一两厘米的石灰浆抹在整个壁板上。仔细看看，它不像是画上去的，而更像是一层物质被匀称地涂在上面，看不见任何画笔的痕迹。一些反光显示出这层物质是最近涂上的，像刚上过的清漆。我没有看见别的。上帝知道，我是多么努力地去寻找奇特的现象！

“怎样，叔叔？”我低声说。

“等一等，”他声音忧虑地说，“等一等……第一个征象开始出现……”

“什么征象？”

“在中间……像模糊的亮光……你看见了么？”

“看见……看见……”我回答道，“似乎是……”

这好像是白日的一点光线试图渗入来临的黑夜。在壁板中间，出现了一个较明亮的圆盘，这光亮向边沿扩散，但中心仍较明亮。直到此时，没有任何明确的特别的事物出现，只能说是一种物质的化学反应，刚才被帘子遮住，现在显露在白日 and 阳光中，为这种内在的明亮提供完整的解释。但为什么我们对一种异常现象在准备中感到不安和莫明其妙？这就是我和叔叔所期待的。

突然间，知道先兆和这现象的进展的叔叔像受了一击那样跳起来。

同时事情发生了。

这是突然、即刻发生的，是从墙壁深处突然涌出来的。对，我知道，没有任何景象会从一堵墙壁里涌出来，从一层厚不过一两厘米的深灰色的物质中也不会涌出景象。我在这里谈到的我所感到的，是很多人后来同样地清晰、同样地肯定地感觉到的。并不需要议论这件不可置疑的事实：这是从物质的

海洋中挖掘的深处涌出的，它突然显现，像灯塔的光芒在黑暗中闪亮。当我们向一个镜子走去时，难道我们的形象不从忽然发现的境界深处涌现么？

但是，这并不是我叔叔和我的形象。没有东西反射出来，因为没有东西要反射，而且没有反射的屏幕。我所看见的是……

在壁板上“三个几何图形的形象，既像没有画好的圆圈，也像用短线组成的三角形。在这些形象中央，画着一个匀称的圆圈，在它的中间，有一点较黑，像眼珠中的一个瞳孔。”

我存心用描述叔叔在我房间的粉墙上用红铅笔画的画儿的词语，因为我不怀疑他那时想表现这同样的几个形象，这些形象的出现已使他困惑不安。

“叔叔，这就是您所看见的么？”我问道。

“噢！”他低声说，“我看到的更多！……更多！……等一等……彻底地看看它们。”

我狂热地看它们，我称之为“三个三角形的圈子”的东西。其中的一个高出其余两个，而其余两个较小，不大匀称，但彼此完全相似，它们不是显出正面，而是有点转向右边和左边。它们从何而来？有什么含义？

“瞧，”叔叔说，“你看到了么？”

“看到了，看到了，”我颤抖地回答，“它们在动。”

的确，它们在动，或者更确切地说并没有动。几何形象的轮廓呈静止状态，在内部，没有任何线条挪动。但是，从这静止的事物中出现了一种动的事物。

这时我想起叔叔的话：“它们是活的，对么？你看见它们在动而且惊慌么？……它们是活的！”

它们是活的！三个三角形是活的！自从我对它们的生命有了明确的、无可置疑的概念以后，我再也不想象它们是一些没有生命的线条的综合物，而是看到它们像眼睛，像变形的眼睛，它们和我们的眼睛不同，但具有眼珠和瞳孔，它们在一个黑暗的深洞中闪烁。

“它们看着我们！”我不由自主地大声说，像叔叔一样激动和心烦意乱。

他点点头，低声说：

“对，这是事实。”

三只眼睛看着我们。我们感到没有睫毛、没有眼皮的三只眼睛的生动的眼光在盯着我们，它们的强烈的生命来自给予它们活力的表情，这种表情不断变动，时而严肃，时而自负，时而高尚，时而热情，时而冷漠，时而特别悲伤，悲伤到令人哭泣。

我感到这些标记显得如何难以置信，但它们却严格地符合现实，像后来那些跑到上默东寓所来的人群所能看到的那样。像叔叔和我一样，这些人群对着具有一种痛苦表情的三条固定的线条的组合颤抖起来，而在另外一些时候，人群对着那滑稽或欢快的表情笑起来，他们把这种表情归咎于这些同样的线条。

我在这里谈起的现象总是以同一次序重复出现。有时停了一下，接着是一连串的颤动。接着，突然发生三次隐没。这之后，三个三角形的结构一起开始自转，起先是慢慢地，接着越来越快，逐渐变为一种非常快的旋转，人们只看到一个不动的圆花饰。

后来，什么也看不见了，壁板一片空……

三 执行死刑

我们应当知道，虽然我不得不提出解释，全部事实的发展只需很短的时间……准确地说，十八秒钟，我后来有机会计算过。但在这十八秒钟中，我多次感到有一种在当场观看一出完整戏剧——有主题的展开、曲折的情节和结局——的幻觉。当这出不合逻辑和含糊不清的戏剧演完后，我们又怀疑自己所看到的，正如怀疑使你惊醒的恶梦一样。

但是，应当知道，这一切，不论以什么方式，并不具有极容易虚构的荒唐的幻景的性质，也不具建立所谓科幻小说的任意概念的性质。这与小说无关，它只与物理现象有关，是一种特殊的自然现象。其解释是非常自然的，当人们知道它时。

我要求那些不知道这解释的人不要去猜测。希望他们不要为假设和解释而困惑！希望他们逐步忘记我在前面所说的假设，忘记有关B光线的一切、物质化和阳光热量的影响。这些都不会达到任何目标。最好还是让事件来引导自己，最好是等待和相信。

“叔叔，这完结了么？”我低声说。

他回答说：

“这才开始。”

“什么？开始什么？将会发生什么事？”

“我不知道。”

我困惑不解。

“您不知道么？但您刚才知道……对这件事……对这些奇怪的眼睛……”

“一切从这儿开始。这之后，会发生我不清楚的、会有变化的事。”

“这可能么？”我对他说，“您能不清楚么？是您准备这些东西的。”

“是我准备的，但是我不是主宰者。我对你说过，我将黑暗打开一个门，从这黑暗里涌起一些意想不到的光亮。”

“将要发生的事是和这些眼睛同样性质的么？”

“不是的。”

“那么，叔叔……”

“将要发生的是符合我们习惯的幻觉的形象的出现。”

“因此我们会了解。”

“是的，我们会了解，但这些形象会更难以理解。”

在继后的几个星期中，我多次思忖叔叔的话是否值得相信，是否他说这话是为了使我错误理解他的发明的来源和意义。的确，怎能推想谜的词语对他仍是不可知的？但这时候，我深受他的影响，沉浸在包围着我们的巨大奥秘中，心灵紧缩，为激动的感觉所窥伺着，我只想看到那奇异的壁板深处。

叔叔的一个举动抢在了我之前。我颤抖起来。一种黎明的灰色在壁板的表面呈现出来。

我首先看到一股水蒸气围着一个中心点旋转，朝着这中心点，种种涡状物猛然冲去，它们一边自身旋转着一边快速地冲入其中。接着，中心点扩大为一个越来越大的圆圈，上面张挂的一层薄寡的网纱逐渐地消失，显出一个模糊而飘浮的形象，很似招魂巫师和通灵者召唤出来的幽灵。

这时发生了一种踌躇不定的现象。幽灵和浓厚的黑影斗争，极力走向生

命和光亮。某些线条显出活力，它们形成轮廓和立体感，最后，从幽灵身上射出一股光亮，形成一个似乎是充满阳光的光彩夺目的形象。

这是一个女人的形象。

我记得这时候我是如此慌乱，我想跳上前去触摸那神奇的墙壁，与那跳动着的难以置信的活的物质发生接触，但叔叔的手指像铁钩一般紧抓着我的手臂。

“我禁止你动一下！”他不满地说，“你要是动一下，一切都会消失的。你看。”

我没有动。我能够动么？我的两腿摇摇晃晃。叔叔和我两人跌倒在一个推倒的树干上。

“看呀……看呀……”他命令说。

女人的形象走近我们，扩大到平常比例的两倍。首先令人注意的是她的打扮，一个红十字会护士的打扮，前额扎着一条布带，头上披着披巾。她的脸容美丽而且匀称，还很年轻，带着高尚的表情，有点神圣，有点像早期的画家赋予那些即将或正在殉难的女圣人的表情一样，这种高尚的表情是由痛苦、心醉、顺从、希望、微笑、眼泪构成的。她充满那真正显得是一种内在的火焰的光亮，她对那我们看不见的景象睁开了眼睛，这些眼睛充满一种无名的惧怕，但它们又并不害怕。这是一种值得注意的对照，她的顺从是惹人恼火的，她的害怕是充满自负的。

“啊！”叔叔结结巴巴地说，“这好像是我重新看见了刚才在这里的三只眼睛的表情。可不是么？同样的高尚表情……同样的温柔……同样的可怕。”

“对，”我回答说，“是同样的表情，同样的一系列的表情……”

当我这样说的时候，那女人一直站在最前面，超出了框架，我感到从我心中涌现出一些回忆，好像站在一个面容不是完全不认识的人的肖像之前一样。叔叔也有同样的想法，因为他对我说：

“我相信我记起……”

但这时候，那奇怪的形象后退到它原先占有的位置。给她头上形成一个光晕的水蒸气逐渐消失了。首先出现了肩膀，接着是整个身体。这时我们看见一个站着的女人，她的上身和腰部被绳子绑在一根上端稍为高出她的头部的木柱上。

接着，这些直到目前为止给人以静止线条印象的如同照片上的线条一样的东西，忽然动起来，就像一幅画变为现实，像一个塑像突然变为有生命。它的上身动起来。那被捆在后面的手臂和被紧紧缚束住的肩膀绷紧那捆着它们的绳子，头部稍微转过去，嘴唇喃喃发生声音。这不再是让我们细看的形象，而是生命，活动着的生命，这是在空间和时间中占有地位的场景。凹陷的背景中有活动，有来有往。一些绑在木柱上的身影在抽搐。我数出共有八人。一群士兵走出来，肩上荷着枪，头上戴着尖顶的帽盔。

叔叔说：

“这是埃迪特·卡韦勒……”

“对，”我跳起来说，“我认识她……埃迪特·卡韦勒……埃迪特·卡韦勒的执行死刑。”

再一次但不是最后一次写出这些句子时，我知道它们对于那些事先不知其含义和藏在其中的真确的事实的人大概会显得荒谬。但是，我肯定当人们

看到这现象出现时，心里不会浮现这种荒谬、不可能的想法。于是当没有任何假设还能提供一点合乎逻辑的解释时，人们已显然接受他眼睛所见到的情景。所有看见过的人对我的询问都是作出同样的回答。但后来他们不服……后来他们引用幻觉和暗示的幻象来原谅自己。但是，在这时候，虽然理智抗拒，虽然人们反对，可以说是“毛发竖起”对抗那些毫无道理的事实，人们却不得不服从和参与这些事实的发展，正如参与现实连续情况的出现一般。

可以说这是戏剧性的表现，或更确切说，是电影化的表现。它是从所接受的全部印象中产生的最清晰的印象。自从卡韦勒小姐的形象具有生命的活力以后，我本能地转过身来用眼睛在围地的某一角落里寻找那影射出这会活动的形象的仪器。当我找不到任何东西时，当我立即明白在白日无论如何不可能进行影射，也不可能发出光束时，我接受并保留了这正确的印象。没有发射器，那就算了，但银幕呢？一个神奇的银幕是不从外部接受什么的，既然没有任何东西被放送出，它便是从内部接受一切的。

这真正是体验到的感觉。那些形象不是从外部来的，它们是从内部涌出的，在物质的反面打开了视野，正如以光明制造黑暗一样。

词语，词语，我只知道词语。我积聚了一些词语然后才敢于写下来以表达我所看见的从深渊里涌出的事物。就是在这深渊里，卡韦勒小姐将遭受最后的苦刑，卡韦勒小姐的死刑！当然，我想，是否有电影的放演，是否有影片——怎么能怀疑呢？——不论怎样，这部影片是和其他的一样，弄虚作假，凭空捏造，根据传说构成，传统因袭的场景，有报酬的演员，学好扮演角色的女主角。我知道这一切，但我好像不知道似地看着。幻象的奇迹是这样巨大，以致人们不得不相信全部的奇迹，这就是说相信表演的真挚。没有任何弄虚作假，没有任何假装的动作，没有任何扮演的角色，没有演员也没有场景的布置，有的只是场景本身，受害者本身。在这几分钟中我感到的害怕就像我在1915年10月8日在荒地上看到血的黎明升起时的感觉一样。

情景发生得很快。一群士兵排成两行，身体有点向右偏斜，因此可以看见他们的脸夹在枪管之间。士兵人数很多，也许有三四十人，这些刽子手穿着皮靴，紧束腰身，戴着头盔，帽带扣在颌下。在他们头上，灰色的天空有几丝云彩。正对着……正对着的是八个被定死罪的人。

这些人中有六男二女，是平民或小资产阶级分子，现在他们挺起身子，挺起胸膛，拉紧身上捆着的绳子。一位军官走出来，后面跟着四个拿着打开的手巾的德国副官。没有一个被定罪的人让自己被蒙上眼睛，但是他们的脸容因痛苦而变形，他们似乎以同一的动作向死亡投去。军官举起长剑，士兵荷起枪枝。

最后的冲动增强了那些受害者的力量，他们大声叫喊。啊！通过这叫喊，我看到的、我听见的、狂热而绝望的叫喊，受难者喊出他们胜利的信心。

军官的手臂放下了。空间似乎在颤动，像打雷一般。我没有勇气观看了，我的眼睛盯着埃迪特·卡韦勒的惊慌的面孔。

她也不再观望，她的眼皮闭合。但她听得见！在可怕的声音的震动下，在发命令、枪响、受害者的呼喊、嘶哑的喘息、临死的呻吟等种种声音中，她的面孔在抽搐。出于怎样的一种细致的残酷，人们延迟她的苦刑？为什么让她受双倍的痛苦，在自己死去之前看到别人死亡？

一切应当在那里结束了。一部分的刽子手忙处理死尸，其余的人整队围着军官向卡韦勒小姐走去。他们这样走出我们能够跟随着他们的区域，从

军官命令的手势，我知道他们列队对着卡韦勒小姐，站在她和我们之间。

军官走近受害人，由一位军队里的牧师伴随着。牧师把一个十字架放在卡韦勒小姐的嘴唇上，她慢慢地轻柔地吻它。牧师接着为她祝福，她单独地躺在那里。雾气重新笼罩着场面，但留她在光亮中。她的眼皮一直闭着，头部挺直，身体僵硬。这时候，她的表情非常温和平静，没有害怕得使她那高贵的面孔变形。她带着女圣人的宁静等待着死亡。

这种死亡的表现方式似乎不过分残酷和丑恶。上身倒下，前额稍向一边偏去……但是无耻的行为发生了。那军官在受害人身旁站起来，手握着短枪。他把枪口抵着她的太阳穴，这时候，雾气展开，变为浓厚的波状物，整个形象消失得无踪无影。

四 诺埃尔·多热鲁死去的儿子

那刚看到影片中最悲惨部分的人，会不费力就逃出窒息人的黑暗的监牢，在亮光中恢复平衡和信心。我呢，我长久头脑麻木，沉默无语，眼睛盯着空的壁板，好像在期待着从中出现别的东西。即使是这场戏结束了，它仍使我害怕，像一场延长的恶梦，和戏剧一样，它向我展示的十分奇特的方式也同样使我害怕。我无法明白，我那乱糟糟的脑袋只产生一些最古怪、最不连贯的想法。

诺埃尔·多热鲁的一个手势让我从麻木中摆脱出来：他把帘子在银幕前拉上。

这时我热切地拉着叔叔的双手，我对他说：

“这是什么意思？这会使人发疯。您能提出什么解释么？”

他简单地说：

“没有什么解释的。”

“但是……但是……您把我带到这里来……”

“对，是为了使你也看见，为了肯定我的眼睛没有看错。”

“叔叔，是否别的景象在这同一个框子中在您前面展示出来过呢？”

“是的，其他的景象……已经有三次了。”

“哪些景象？您能够说清楚么？”

“当然，例如我昨天所看见的。”

“叔叔，什么？”

他轻轻地推一推我，没有回答，起先是他望着我，接着，声音很低，带着思考过的信心说：

“特拉法尔加战役。”

我怀疑他是否对我开玩笑。但是，诺埃尔·多热鲁除了很少喜欢讥讽外，在这种时候他不会舍弃习惯的严肃态度。他认真地说话。他的话似乎突然显得离奇，使我大笑起来。

“特拉法尔加！……叔叔，不要怪我……实在滑稽！……特拉法尔加战役是 1805 年发生的！”

他再一次深深地观察我。

“你为什么笑？”他说。

“我的上帝，我笑……我笑……因为……您得承认……”

他打断我的话说：

“维克托里安，你笑的原因很简单，我将简短地向你说明。首先是，你神经质，忧虑不安，你的欢快只是一种反应。此外，这可怕场面的景象是如此，我怎么说呢？……是如此真实，以致你不由自主认为它不是卡韦勒小姐被杀的重现而是被杀事件的本身。对么？”

“也许是，叔叔……”

“就是说，这杀害和伴随着它的所有无耻行为，可能是——我们不必对这个词语的应用犹豫不决——可能是由某一个隐蔽的证人拍成电影的，我是从这个人那儿获得这宝贵的影片；我的发明只是使这影片在一层胶质的厚层

特拉法尔加是西班牙南部的一个海峡。1805 年 10 月 21 日纳尔逊率领美国舰队在此打败了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并因受伤至死。

上显现出来。这是令人满意的发明，可以接受的发明。我们一直是同意的么？”

“是的，的确是这样，叔叔。”

“但是我追求另一件事！我追求参加回忆特拉法尔加战役。美国和法国的舰队在我面前沉没。我会看见纳尔逊被捆在他的战舰的桅杆上死去。这样，不是一切情况改变了么？在1805年时还没有电影。因此，只能是一种奇怪的滑稽模仿。你的全部感情因此而去掉了，我的威信也消失了。但你在笑！在你看来，我不过是一个老江湖骗子，他没有谦逊地向你说明他的奇怪的发现，而是使你相信极其荒谬的事！一个轻浮的人，如此而已。”

我们离开了墙壁，走向花园的门。太阳已在远处的山岗处下沉。我停下来对诺埃尔·多热鲁说：

“叔叔，请原谅我，不要认为我对您欠缺应有的尊重。在我的欢快行为中，没有会使您不高兴的，没有什么会让您认为我怀疑您绝对的诚挚。”

“那么，你想什么？你的结论如何？”

“叔叔，我没有想什么，我也没有任何结论，目前甚至也不去寻找结论。我迷失了方向，忧虑不安、晕头转向而又感到不满，好像我预感到那个谜确实比实际存在的要更奇妙，而且永远也解答不了。”

我们走进花园。现在轮到叔叔停下步来。

“解答不了！这是你的看法么？”

“是的，目前是这样。”

“你没有想出任何假设？”

“没有。”

“你可是看清楚了么？你不怀疑么？”

“我看清楚了。首先我看见三只看着我们的奇怪的眼睛，接着是看见杀害卡韦勒小姐的景象。叔叔，这就是我看到的，像您一样，我一刻也不怀疑我的眼睛提供的无可置疑的证据。”

叔叔向我伸出手。

“这就是我想知道的，我的朋友，我谢谢你。”

这就是下午所发生的一切的忠实的叙述。晚上是以晚餐结束的，只有我们两个人共同进餐，贝朗热尔让人告诉我们她不舒服，不能离开房间。叔叔全神贯注地思索，没有讲一句关于围地发生的事件的话。

我几乎睡不着，老是被我所看见的事的回忆所缠绕，为许多的假设所困扰。我在这里不提这些假设，因为说也无用，没有一个假设有一点价值。

翌日，贝朗热尔没有下楼来。在饭桌上，叔叔同样地沉默无语。我向他提出的好几个问题都得不到回答。

我的好奇心是这样强烈，叔叔不能就这样不理我。在他到外面去之前，我呆在花园里。只是到了五点钟，他才向围地走去。

“我陪伴您去好么，叔叔？”我鼓起勇气说。

他喃喃地低声说话，既没同意我的要求也没有拒绝。我跟随着他。他穿过围地，把自己关在主要工场里，只是一个钟头后才走出来。

“啊！你在这里，”他说，好像不知道我在场。

他向墙壁走去，迅速拉开帘子。这时候，他要求我回转到工场去拿他忘记在那里的什么东西。当我回转来时，他激动地对我说：

“完了……完了……”

“叔叔，什么完了？”

“眼睛，三只眼睛……”

“嗨！您看见了么？”

“是的……我不能相信……不能相信，显然这是我的一个幻觉……这怎么可能？你想想看，这些眼睛带有我死去的儿子的表情……是的，我那可怜的多米尼克的表情……不是么，这简直是发疯……但是，我肯定……对，我肯定，多米尼克看着我……首先是眼光悲伤和痛苦，后来突然变为一个看见死亡的人的害怕的眼光。接着三只眼睛开始自转起来。这就结束了……”

我强迫他坐下来。

“叔叔，正如你所设想的，这是一种幻觉……一种恶梦……您想一想，多米尼克已死了多少年了！因此不可能接受……”

“一切都不可能接受，没有任何事情是这样的，”他说，“面对着这堵墙，没有人的逻辑的存在。”

我试图和他讲理，虽然我的道理像他的道理一样使人惊愕。但他命令说：

“不要说话。现在出现别的……”

他指着那出现一个新的景象的银幕给我看。

“叔叔，”我恳求说，我已经被感情所制服了，“叔叔，这是从哪儿来的？”

“不要说话，”叔叔再次说，“不要说一句话。”

我立即注意到这另一个景象和我前一天所看到的毫无关系。我得出结论，所出现的这些幻景的展开是没有事先安排次序的，是没有年代或主题的联系，总而言之，这如同在一场放映中的不同影片。

这是从邻近的高地看见的一个小城的风景，其中出现了一个城堡和一个教堂的钟楼。这小城是建立在几座山岗的一侧和一些山谷的交叉口，那里有许多树叶茂盛的大树。

更近一点时，这小城突然变大。周围的山岗消失了，整个银幕充满乱蹿乱动、手舞足蹈的人群，这些人群围着一个空地，上面飘荡着系着绳子的气球。一个容器挂在这气球上，大概是用来制造煤气的。人群从各方面涌出来。其中两人爬上一个梯子，那梯子的末端靠在一个吊篮的边上。这一切，气球的样子、应用的工具、产生煤气的方式、人群的服装都带着过去的色彩，使我感到奇怪。

“这是蒙哥弗埃兄弟。”叔叔低声说。

这句话引起我的注意。我想起一些古老的木版画上的纪念 1783 年 6 月人类第一次升空的情景。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件大事。或者最低限度可以说，是这件事的重现，是根据那些古老的木版画准确的重现，上面有按照模型复制的气球，那个时代的服装，还有阿诺尼小城的背景……

但是怎么会有这样多的市民和农民？在出现在电影场面里的习惯见到的人和我看见的在我眼前活动的密集人群之间，没有任何关系能建立起来。这些人群，只能在电影镜头里的节日、阅兵、国王出巡时拍下来的形象中见到。

但是，人群像波涛滚动的场面突然平静下来。我感到一片沉寂和焦急的等待。人们拿着斧头迅速地砍气球的绳子。艾蒂安、若瑟夫蒙哥弗埃兄弟脱下帽子。

现在气球升起。

人群高举手臂，巨大的欢呼声充满空间。

霎时间，银幕上出现两兄弟，单独两个人，放大了形象。他们的上身吊在吊篮之外，互相拥抱着，双手合起，似乎兴奋地、严肃而高兴地在祷告。

慢慢地，气球继续上升。这时发生了完全难以解释的事，这升到小城和周围小山岗之上的气球却不在叔叔和我眼里显得像从下面可以看得越来越清楚的东西。是小城和周围的山岗往下低去使我们感到气球往上升。但是，现在与逻辑相反，我们停留在与气球同一个水平上，它的大小仍是一样，两个兄弟对着我们站立起来，完全好像照片是从第二个气球的吊篮上拍摄的，这第二个气球和第一个气球同时升起，动作完全精确地一样。

幻景没有完结。更确切地说，它跟随着电影的手法而变化，用一个形象代替一个形象，同时首先把这些形象混在一起。当热空气气球离地五百米左右时，它显得不大清晰了，它的模糊、变软的线条逐渐与另一个身影越来越刚劲的线条混和起来，这身影不久就占有了所有的位置，这是一架战斗机的身影。

后来我好几次在神秘的银幕上看见双重的场面，其中的第二场面补充了第一场——这种由两部分组成的作品明显表示要从中得出一种教训，通过时间和空间联接两个事件，由此而获得全面的意义。这一次，教训是清楚的：和平的热空气气球终于变成战争的飞机。首先出现的是从阿诺尼小城升高的气球，接着是在天空中的战斗……单翼飞机的战斗，我看见它摆脱一个古老的气球和一架双翼飞机，我看见它扑向双翼飞机时像一只猛禽。

谎言？弄虚作假？因为在这里可以看见两架飞机，不是像正常一样从下面看去，而是好像和它们同一高度，与它们同时移动。这样，是否应当承认，在第三架飞机上坐着一位摄影师平静地“拍摄”这可怕的战斗的曲折情节？不能承认，对么？

重复这种无休止的推测有什么用呢？为什么怀疑我的眼睛所看见的不容置疑的事物，否认不能否认的事。真实的飞机展现在我眼前。真实的战斗在古老的墙壁深处进行着。

但战斗持续的并不久。那单独的人勇猛地进攻，好几次他的轻机枪发出火光。接着，为了避开敌方的子弹，他翻了两次筋斗，两次筋斗使他的飞机处于一个位置上，使我能够在飞机蒙布上看见法国飞机的一个三圈的同心圆。最后，新的攻击在敌方背后近处又再开始，这飞行员重新拿起轻机枪。

德国的双翼机——我注意到上面的铁十字——向地面直冲下去，竖直了起来。两个人在他们的皮袄和面罩底下似乎相互拥抱着。第三个人用轻机枪进攻。驾驶员举起手臂。飞机直立起来。这是飞机下坠。

我看见了这次下坠，其方式难以理解。我首先看见它像闪电一般迅速，接着我看见它非常慢地下降，甚至是停止了，飞机翻转了身，两个人的身体动也不动，头部朝下，双臂分开。

接着地面飞速地接近，一片被破坏和充满坑洞的田野，那上面密集着无数的法国士兵。

双翼机下坠到一条河边。在一堆不成形的破碎的机身和机翼中，露出三条腿。

几乎是立即接着，法国飞机在不远的地方着陆。胜利的飞行员走下来，推开从各方面跑来的士兵们，然后朝那失去生命的敌人走前几步，脱下帽子，划了十字。

“啊！”我低声说，“真可怕……多么神秘！”

这时候，我发觉诺埃尔·多热鲁跪在地上，面孔感情激动。

“叔叔，怎么回事？”

他双手合起颤抖着伸向墙壁，结结巴巴地说：

“多米尼克！我认出我的儿子！……这就是他……啊！我害怕！

面对着那胜利者，我也记起我那可怜的堂弟的模糊的形象。

“是他！”叔叔继续说，“我没弄错！……三只眼睛的表情……啊！我不想看见……我害怕！”

“叔叔，害怕什么？”

“他们将杀死他……在我面前杀死他，像他们已杀死他一样……多米尼克！多米尼克！当心！”

我一点也不叫喊。将在那里死去的人能听见什么叫喊声？但同样的害怕使我扑倒在地，合起双手。在我们前面，在不成样子的一堆东西底下，在成堆的碎片中，有东西露出来，这是一个受伤者的摇晃的上身。一只手臂拿着小手枪伸出来。胜利者跳到一旁。太迟了，脸上被射中，他自身旋转起来，摔倒在杀害他的人的尸身上。

这场戏剧结束了。

离我几步远，叔叔弯着腰哭泣起来。

他亲眼看到他的儿子真实的死亡，他儿子在战争期间被一个德国飞行员杀死了。

五 接吻

翌日，贝朗热尔重新坐到饭桌前，脸色有点苍白，比平时神色更严肃。两天来没有关心她的叔叔心不在焉地拥抱她。大家吃中饭时没有交谈一句话，只是到了最后，叔叔才对他的教女说：

“小宝贝儿，你没有摔着哪儿么？”

“没有。说实在的，教父，我懊悔的是没能够和您一起看到……您前天和昨天在上面看到的。您马上到那里去么，教父？”

“我要去的，但单独去。”

这句话的语调斩钉截铁，不容改变。叔叔细看着我，我动也不动。

午餐在尴尬的沉默中结束。诺埃尔·多热鲁在出去的时候向我走来并说：

“你在围地里没有丢掉什么东西么？”

“没有，叔叔。为什么问这问题？”

“因为，”他有点犹豫地说，“因为我在墙壁前面的地上找到这个。”

他递给我夹鼻眼镜的一片玻璃。

“叔叔，我要提醒您，”我笑着说，“我既不戴夹鼻眼镜，也不带平常的眼镜。”

“我也不戴，”贝朗热尔说。

“当然……当然……”诺埃尔·多热鲁语调不安地说，“但是，有人来过。你们承认我感到不安么？……”

按照他所说的想法，我继续说：

“叔叔，您担心什么？最多是会看到银幕上产生的幻象，但在我看来，这不会使您的发明的秘密被刺探去。想想看，伴随着您的我也不能提出……”

我感到他不会回答我，我坚持下去只会使他感到讨厌。这种想法使我不快。

“叔叔，听着，不论您的行为原因何在，您没有权利怀疑我。我要求您，恳求您给我一些解释，因为我不能老是这样不明确。叔叔，您是真的看见您的儿子死去了么？或者是人家让我们看见他死亡的假的幻象？还有，谁是这个看不见而又万能的‘人’，他使这些幻象在神奇的难以置信的灯笼中连续出现？多少的问题！多少互相排斥的问题！当晚上我长时间不能入睡时，我想……我知道，这是荒谬的设想，但无论如何得寻找……对，我记得您曾和贝朗热尔谈到从我们身上放射出的某种内在力量，这种力量发出一种我们称为B光线的，以您的教女为名的光线。在这种情况下，叔叔，难道人们不可以设想这种力量是从您的脑袋里产生出来的，在这脑袋中，萦绕着三只眼睛的眼光和您的儿子的眼光的模糊的相似之处，而且这种力量在墙壁的有生命的物质中影射出您想起的场景？您用某种物质涂成的银幕难道不是像一个从亮光中获得活力的有感觉的硬片一样会记录下思想、线条和形状么？……那么……那么……”

我停了下来。随着我说出这些言词，我似乎感到它们没有任何意义。叔叔似乎好意地听着，甚至等待着我将要说出的话。但我不知要对他说些什么。我很快就把话说到尽头了，虽然我努力用新的论述来引起叔叔的注意，但我感到在我们之间没有话可以触及这个事件的。

事实上，叔叔没有回答我所提出的任何一个问题就走了。我从窗口看见他穿过花园。

我作了一个生气的手势，在贝朗热尔面前大声说：

“啊！我受够了！我不至于为了解一个发明而弄到精疲力竭，这发明甚至不是一种发明！它到底包含什么内容？虽然我对诺埃尔·多热鲁怀着尊敬，但怎能不怀疑这不是一个真正的发明而是一种令人惊愕的制造幻象的方法，是把非真实的事物混和上真实的事物，并且赋予没有外形的事物一种外形。除非是……但我们是否知道什么事呢？可能发表什么意见么？这是一个神秘的海洋，在这海洋上面，像山那样大的雾落下来，使我们透不过气……”

我的恶劣心情很快就转向贝朗热尔。她带着责备的神气听我说话，也许是因为我攻击她的教父而生气，她悄悄走向出口的地方。我在半路拦住她，怀着不合我的天性但在当时环境中是合理的恼恨，责备她说：

“为什么你要走掉？为什么你总是像现在这样避开我？说呀，真见鬼！你几个月来一直封闭在一种难以理解的沉默中。你有什么要责备我的？对，我知道，就是那天我欠思考的动作……但你相信要是你对我永远是保持这种不合群的保留态度，我会这样举动么？可是我看着你成长，我教你跳绳，你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女孩。为什么现在我不得不把你看待为一个女人？……并且感到你是一个女人？……这女人深深地感动我的心……”

她靠着门边站着，带着一种难以形容的微笑，这微笑带着讥讽，但没有一点挑衅的意味，也没有一点卖弄风情的意思。我第一次发觉她的眼球——过去我以为是灰色的——原来有绿色的条纹而且好像闪烁着金点。但同时，她那清澈透明的大眼睛的表情在我看来似乎非常难以理解。在这明澈的水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我的思想中把她的眼睛的谜比较那三只几何形眼睛向我提出的可怕的谜？

那偷偷抚摸的回忆使我的眼光看着她那红润的嘴唇。她满脸通红。这种蔑视使她大为生气。

“不要打扰我！……您走吧！”她因生气和受辱而浑身发抖，她命令说。

她无能为力地、受拘束地低下头，紧咬着嘴唇以避免我看着它们。当我企图抓住她的手时，她用伸出的手臂的全部气力撑在我的胸上，一面推开我一面大声说：

“您是一个懦夫！走吧！我看不起您，我恨您。”

她的反抗使我恢复了镇静。我对自己的举动感到羞愧。我在她面前闪开，为她打开门并对她说：

“我请你原谅，贝朗热尔。不要太恨我，你可以肯定以后你不会对我不满了。”

我再重复说一次，三只眼睛的故事是密切地和我的爱情的细节相联的，不但是在我保留的回忆中而且也在事实的现实中。即使就谜本身而言，可以单从科学现象这一方面来考虑，但不可能在说出人类是怎样有所认识，如何与谜发生直接的接触的同时，而又没有透露感情经历的曲折情节。谜和爱情经历，从对我们有关的观点来看，是整体中的不可缺少的部分。叙述应当是平行的。

这时候，我对两者都有点失望，我决定致力于这两件事；让叔叔去从事发明，让贝朗热尔保持她那怕和人交往的心情。

在诺埃尔·多热鲁这方面，我不难办到。一连串的坏天气的日子相继而来。下雨使他关在他的房间里或实验室里。银幕上的幻象从我心上消失了，像那理智不容许接受的恶魔般的幻象。我不想再去想它，也没有再去想它。

但贝朗热尔的魅力却渗入我心中，虽然在这每日的斗争中我怀着诚意。我不习惯于爱情圈套，我是一个容易捕猎的人，但无力自卫。贝朗热尔的声音，她的笑声，她的沉默，她的遐思，她的态度，她的香味，她的头发的颜色，许多推动力使我兴奋，使我高兴、痛苦和绝望。

我那只知研读的欢乐的大学生的的心灵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各种由爱情造成的幸福和痛苦的感情，各种欲望、憎恨、柔情、担心、希望……和妒忌，都奔入这缺口里。

一天早上，天气较为晴朗，天空转为明净，我在默东的树林里散步时，看见贝朗热尔陪伴着一个男人。他们站在两条路的转弯处兴奋地谈话。那男人面对着我。我看见一个人们称为自炫其美的男子，他的面孔线条匀称，黑色的胡子像扇般展开，笑起来露出牙齿。他戴着夹鼻眼镜。

当我走近时，贝朗热尔听见了我的脚步声，转过身来。她的态度显示出犹豫不定和尴尬，但她立即用手指向两条路之一指去，好像是在指出方向。那男人行礼后告辞走了。贝朗热尔走来和我汇合，并不十分尴尬地解释：

“这位先生向我问路。”

我提出异议说：

“贝朗热尔，你认识他么？”

“我是第一次见到他的。”

“这可能么？你说话的方式……贝朗热尔，你是否愿意发誓？……”

她跳了起来说：

“嗯！我可没有向您发誓的必要。我不欠您什么。”

“既然是这样，为什么你对我说这人是向你问路的？我并没有问你。”

“我爱怎样做就怎样做。”她生硬地说。

但当我们到达寓所时，她改变了想法，对我说道：

“说到底，要是您高兴，我可以向您发誓，我是第一次看见这个人，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我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

“还有一句话，”我对她说，“你是否注意到他戴着夹鼻眼镜？”

“啊！”她惊讶地说，“那么……这证明什么？”

“你可记得叔叔在围地的墙壁前找到一片夹鼻眼镜的玻璃？”

她想了一想，接着耸耸肩膀说：

“这只是巧合……为什么您要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

贝朗热尔有道理，我不再坚持。但是，虽然她以一种确实坦率的语气回答我，那场面仍使我不安和怀疑。我不能接受她与一个她完全陌生的人，只限于向她问路的人，会谈得那么起劲。那男人风度翩翩，这使我感到不快。

晚上，贝朗热尔一直沉默不语。在我看来她似乎哭过。叔叔却正相反，从围地下来时显得兴高采烈。我好几次感到他想把心事告诉我。是否他的发明获得了新的进展？

翌日，他同样高兴地对我们说：

“有时生活真美。”

他搓着双手离开了我们。

整个下午的开始，贝朗热尔都是坐在花园的一条板凳上度过。我从我的房间看去，见她动也不动，心事重重。

四点钟左右，她回到寓所里来，穿过前厅走了出去。

半分钟后，我也走了出去。

那沿着房子伸展的街道向左沿着围地的花园转去，房子的右边有一条狭窄的小巷，它伸延并消失在草原和废置的采石场中。贝朗热尔常常到那里去散步。我根据她的缓慢的脚步立即知道她没有别的意图，只是随便散散步。

她没有戴帽子。阳光在她的头发上闪亮。她选择着石头踩，以免路上的泥土弄脏鞋子。

靠着围地的围墙，有一个厚木的坚固的栅栏，在这栅栏上有一个用铁钩固定的不用的古老路灯。贝朗热尔突然在这里停了步，显然是受到了一种想法的影响。这想法，我承认，已好几次包围了我，但我有勇气抗拒它，也许是因为实现的方法还没有在我面前出现。

贝朗热尔却看到了这种方法。这就是利用路灯爬上栅栏，在叔叔不知道的情况下深入围地，偷看他小心翼翼地不让别人知道的事物。

她毫不犹豫地作出了决定。当她越过围墙时，我也毫不犹豫地跟着她做了同样的事。我当时的心情是不去理会无谓的顾虑，不管为满足我的合法的好奇心的手段是否正当，也不管侦察这少女的行为的手段是否诚实。现在轮到她越过围墙了。

我的顾虑恢复了，那是当我在另一边面对着贝朗热尔的时候。她下来时有点困难。我相当尴尬地对她说：

“贝朗热尔，我们在这里干的事可并不很好，我想你要放弃……”

她开始笑起来。

“您放弃吧。我要继续我的探索。要是您叔叔怀疑我们，算他倒霉。”

我没有尝试留住她。她悄悄地从两个最近的库房走进去，我紧跟着她。我们悄悄地走到围地中间的无遮盖的土地的一端，这时我们看见诺埃尔·多热鲁靠着银幕站着。他还没有掀开那黑色哗叽的帘子。

贝朗热尔低声说：

“瞧……那边……一堆盖着篷布的木头……我们可以很好地躲在那后面。”

“但是在我们走过去时，要是叔叔转身回来呢？”

“他不会转身回来的。”

她首先冒险行动了，我也毫无困难地和她汇合。我们现在离银幕最多十二米。

“我的心跳得多厉害！”贝朗热尔说，“我什么都没有看见！……除了那些眼睛……还有别的东西，对么？”

我们躲藏的地方是由两堆短小的木柴构成的，它们中间还有一些沙袋。我们坐在那里，彼此紧靠着。但贝朗热尔保持着疏远的态度，而我只担心叔叔的行动。

他手里拿着一个钟表，不时看看它，好像在等着他事先定好的时间的到来。这时间到来时，帘子在它的金属杆上移动了，银幕显露出来。

从我们的位置上，我们可以看到和叔叔所看见的一样的裸露的银幕表面，因为我们离开它的距离还没有一个平常的电影放演厅那么远。最前面的线条显得十分清晰，这是我已很清楚三个几何形象的线条。同样的比例，同样的结构，同样的无表情，接着出现的是同样内在的跳动，它使这些形象活动起来，具有生命力。

“对，对，”贝朗热尔低声说，“有一天我的教父对我说，三只眼睛是活的。”

“它们是活的，”我肯定说，“它们有一种眼光。看看那两只在下面的眼睛，把它们当作真的眼睛来看，你会看到它们真的有表情……瞧，它们现在微笑着。”

“的确……的确……它们在微笑……”

“它们的神色多么温柔甜蜜，现在……有点严肃……啊！贝朗热尔，这可能么？”

“怎么回事？”

“贝朗热尔，它们有你的表情……它们有你的表情……”

“你说什么？这实在荒谬。”

“它们有你眼睛的表情……你认不出来……我可认得……即使它们从来没有这样看我，这仍然是你的眼睛……这是它们的表情，它们的魅力……我知道，因为这些眼睛使我心烦意乱……正如你的眼睛一样，贝朗热尔。”

快要结束时，三个几何形象开始一起以同样快速的动作转动，使它们变成一个模糊的圆盘，不久就消失了。

贝朗热尔弯下身来，她的上半身高出我们的躲藏处，脸上感情激动。我用双手抱着她的头，让它转向我。

“你的眼睛……你的眼睛……”我结结巴巴地说，“怎能怀疑？贝朗热尔，你看我时就是这个样子。”

对，她是这样看的，我不由得由此记起埃迪特·卡韦勒曾这样通过三只奇怪的眼睛看我们，想起诺埃尔·多热鲁曾在他儿子在他面前出现之前认出他儿子的眼光。在这种情况下……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应当设想每部影片——为什么要用另一个名词呢？——总是先出现三个几何形象的奇怪的幻影，在这幻影中可以看见将出现在银幕上的一个人的活动的眼睛。

这种设想是荒谬的，正如我过去所作的设想一样。我羞愧于在这里叙述。那么，三个几何形象只是一个电影的标志么？是三只眼睛的标志么？愚蠢，荒唐的想法！但是……

“啊！”贝朗热尔说，同时摆脱开我，“我原不该来的。这一切使我透不过气来。您能够向我解释么？……”

“贝朗热尔，我也透不过气来。你想离开么？”

“不，不，”她说，同时更弯下身子，“不……我想看……”

我们看着。我们发出一声低声的惊呼，看见诺埃尔·多热鲁慢慢地划一个十字。

面对着他的在墙上展开的神奇的空间里，现在出现的是他自己。他站了起来，不是像一个不坚实而脆弱的幽灵，而是像一个活动着的充满生命力的人。对，诺埃尔·多热鲁在我们和在他本人前面走来走去，头戴着他平时戴的无边圆帽，身上穿着长礼服。背景是围地，那里到处是库房、工场、乱七八糟的东西、废铁堆、木板堆、几行木桶、墙壁和长方形的哗叽帘子。

我立即注意到这细节：哗叽帘子紧紧地遮盖了神奇的空间。因此，不可能想象这个场面至少是由银幕记录下来的。这个银幕目前可能是从某些场面中抽提一些本质的东西为我们提供景象。不可能，因为诺埃尔·多热鲁把背转向墙壁。不可能，因为人们看见了这堵墙和花园的门，这个门是打开着的，我从那里进入了围地。

“是您！是您！”贝朗热尔结结巴巴地说。

“是我，那一天叔叔和我约好见面，那一天我第一次看见幻象。”我惊

愕地回答。

这时候，在银幕上，诺埃尔·多热鲁从工场的门口向我作了个手势。我们一起进入工场。围地空空无人，接着，在一两秒钟的黑暗后，出现了同样的背景，花园的小门打开，贝朗热尔从半开的门那儿伸出头来，满脸微笑。

她好像是在说：

“没有人……他们都在书房里……说真的，我冒了险……”

她沿着墙朝哗叽帘子走去。

这一切发生的很快，没有任何类似放电影的情景，而且显得这么清晰明确。我看到的形象不是一时间里消隐的一件事情的发展过程，而是在一面镜子里的一个场面的反映，我们可能是这场面里的即时演员。说实在的，我由看见自己在那里并感觉到自己在那里而感到困惑。在这里出现了两重人格，使我的理智动摇。

“维克托里安，”贝朗热尔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对我说，“您将和您叔叔一起从工场出去……像另一天那样，对么？”

“对。”我肯定地说，“那天的时间重新开始了。”

的确，时间重新开始。叔叔和我从工场里出来。惊讶的贝朗热尔笑着溜走了。她爬上一条架在两个木桶之间的长板，在上面优美轻盈地跳舞。接着，像另一次那样，她摔下来了。我扑上前扶起她，抱她到一条板凳上。她的手臂紧搂着我，我们的脸孔几乎相碰。像那次一样，我吻她的嘴唇，起先是轻轻地，接着是强烈粗鲁地。像那次一样，她站立起来，我却在她面前弯下身来。

啊！我回想起这一切。我回想起来而且看见了我自己。我看到自己在银幕上，弯下身体，不敢举起头来，我也看见贝朗热尔站在那里，羞愧、生气、浑身颤抖……

生气？她似乎真的生气么？那么，为什么她在银幕上呈现出的脸表现出宽容和温柔？为什么她带着这无法形容的欢乐的表情微笑？对，我可以肯定，是带着欢乐。在那边，在重现动人的时刻的神秘的空间，在我的上方有一个可爱的形象带着欢乐和柔情看着我，它这样看我是因为她知道我没有看见她，因为她无法知道有一天我将看见她……

“贝朗热尔……贝朗热尔……”

当那可爱的幻象继续呈现在那里时，一块网纱突然蒙上了我的眼睛。贝朗热尔转身向我，用她的双手搁在我的脸上，低声地说：

“不要看我……我禁止您……这不是真的……这女人撒谎……这不是我……不，不，我没有这样看您……”

她的声音渐渐变的低弱，她的双手垂下，浑身无力，她温柔地静静地让自己靠在我的肩膀上。

十分钟后，我独自回来。在做出这种意想不到的完全信任的姿态后，贝朗热尔没有说一句话就离开了我。

第二天早上，我接到召唤我去格勒诺布尔任教的校长的电报。

在我离开时，贝朗热尔没有露面。但当我叔叔送我到火车站时，我看见她在离寓所不远的地方在和那高大的美男子谈话，然而她那天却声称她并不认识他。

六 担心与不安

“叔叔，您好像心满意足！”我对诺埃尔·多热鲁说，他在去火车站的途中，轻快地走路并且吹着快乐小调的口哨。

“是的。”他回答，像一个下了决心的人那么高兴。

“叔叔，您下了决心？”

“非常重要的决心。它使我一夜睡不着。但事情已完结！”

“我可以问您么？”

“当然。是这样，我拆掉了围地的木棚，要在那里建立一座圆形的建筑……或者可以说是梯形实验室。”

“作什么用？”

“为了发挥那事物的作用……那事物你是知道的。”

“怎样利用开发？”

“是这样。有一项利益巨大的发明，利用它会给我带来我一直在寻找的财富。我并不是要寻找财富本身，而是因为它能为我提供资源，有了它我就能继续我的工作，不必因次要的顾虑而停下来。维克托里安，上百万，上百万的金钱可以获得。有了几百万，我什么不能做？我这里面有很多想法（他拍拍他的前额），有很多的设想要证实！它需要很多金钱！……金钱！……金钱！……你知道我不在乎金钱！但我需要几百万来完成我的工作……几百万……我将有几百万！”

他控制住自己的激动，抓住我的手臂，向我解释：

“首先是，把围地拆清并整平。在上面建立的梯形实验室中有五行阶梯座位向着墙壁……当然这墙壁保留着，因为它是最主要的。但我把它升高和扩大，当它完全显露时，人们就可以毫无阻碍地从所有的座位上看见它。你了解，对么？”

“叔叔，我了解。但您相信人们会来么？”

“是否人们会来？怎么你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你是知道的。人们将用金子来抢得一小块地方！我是这样有把握，我把所存的一切，我的最后一分钱都投入了这件事中。在一年中，我会获得无数的财富。”

“叔叔，这地方很小，您只能有一些有限的座位。”

“一千个座位，一千个舒服的座位！开始时两百法郎一个座位，以后要涨到一千法郎！……”

“噢！噢！叔叔，这些座位是露天的，受下雨、寒冷、恶劣天气的影响……”

“你的这种反对意见我早已想到过。围地在下雨天将关闭。我需要白日、太阳、光线，甚至其他能增加开放的次数的条件。但这并不重要！每个座位要价二千法郎，必要时涨到五千法郎！我可以对你说，这没有限度。没有人愿意在没来过诺埃尔·多热鲁的围地前就死掉。啊！维克托里安，对这点你是不怀疑的！……说到底，现实超出你根据眼睛所看到的最奇特的想象。”

我禁不住又问：

“叔叔，有新的事情发生了么？”

他摇摇头回答说：

“不是什么新鲜的事，而是它们首先使我能够带着我已具有的东西去找到真理。”

“叔叔，叔叔，”我对他说，“您认识真理么？”

叔叔说：

“我的孩子，我完全认识真理。我认识我的事业和在我之外的一切。在黑暗的地方，只有一道闪耀的光亮。”

他声音十分严肃地继续说：

“这是难以置信的，我的孩子。这超出最奇怪的梦想，但仍留在事实和肯定之中。当人类得知它时，一种神圣的颤抖将震动大地，那些到这里来朝圣巡礼的人将跪倒在地上……像我过去一样……跪下来，像合起双手祷告并哭起来的孩子。”

在我看来，这些话显然是夸大的，似乎是精神失常，但我却被他那兴奋、热烈的情绪所影响。

“叔叔，我恳求您对我解释……”

“我的孩子，过些时候吧，当所有的问题都弄清楚时。”

“您害怕什么呢？”

“对你，一点也不害怕。”

“对什么人呢？”

“没有人。但我怀疑……也许是错误的。但是，有理由使我相信有人窥视我，有人千方百计要发现我的秘密……某些迹象……某些东西被移动……特别是，有一种模糊的预感。”

“叔叔，这一切都是不明确的。”

“我承认，是很不明确，”他停下来，说，“请原谅，如果我的小心谨慎夸大了的话。让我们谈别的事……维克托里安，谈你，谈你的计划。”

“叔叔，我没有计划。”

“你有一套计划，但你对我隐瞒着。”

“什么计划？”

他停下来对我说：

“你爱贝朗热尔。”

我不想提出异议，因为我知道诺埃尔·多热鲁前一天在围地的银幕前。

“叔叔，的确，我爱贝朗热尔，但她不爱我。”

“维克托里安，她爱你。”

我显出有点不耐烦。

“叔叔，我要求您不要坚持说下去。贝朗热尔不过是一个孩子，不清楚她所希望的，不能怀有认真的情感，对她我不愿再想了。在我这方面不过是出于一时任性，我不久就会好起来的。”

诺埃尔·多热鲁耸耸肩膀。

“恋人的吵架！维克托里安，这是我要对你说的。我们将整个冬季在围地工作，确定5月14日梯形实验室揭幕。此前一个月是复活节假期，在这假期中你与我的教女结婚。不要提出异议，我负责这件事。我还负责你们两人的新婚财产和你们的前途。我的孩子，你要知道，如果家里有许多金子——这是无可置疑的——维克托里安·博格朗将放弃那份不能使他有足够闲暇去从事个人研究的职业，他可以留在我身旁……他的妻子也是这样……对，我说他的妻子，我不会改变主意。再见，我的孩子。不要再说什么了。”

当我转身走开时，他又召唤我：

“维克托里安，拥抱我。”

我特别温柔热烈地拥抱他，我听见他低声说：

“很难说我们是否会再见了，在我这样的年纪！……而且我受着威胁……”

我提出了异议。他又重新拥抱了我。

“你有道理。说真的，我说话颠三倒四。想着你的婚礼吧。贝朗热尔是女人中的瑰宝，而且她爱你。再见。我会给你写信的。去吧。”

我承认，诺埃尔·多热鲁的雄心壮志，至少是关于他的发明的探索，在我看来似乎不是荒谬的。我对于围地的幻象的描述可以免去我对信任的理由的说明。目前我不想再谈幻象这件事，也不想多谈那神奇的银幕上三只困扰人的眼睛和幻形的大问题。但我怎能让诺埃尔·多热鲁支配我的前途美梦呢？我怎能忘记贝朗热尔的态度，她的敌视和模棱两可的行为？

当然，在随后的几个月中，我经常尝试紧抓住对意想不到的幻象的甜美的回忆，抓住贝朗热尔俯身向我的温柔面容的形象。但我很快就抗拒起来，并且大声说：

“我看错了！上帝原谅我，我认为是爱恋的柔情不过是一个女人在俯下身来的男人之前的胜利的表现。贝朗热尔并不爱我。她靠在我肩上的举动是出于一种精神上的缓和，她感到羞愧，又立即推开我而跑掉。还有，第二天她不是和那个男人相约见面么？不就是为了与他见面，她在我离开时没有说再见么？”

我离开后的几个月是很痛苦的。我徒然写信给贝朗热尔，但得不到回信。

至于叔叔的信，它们只谈到围地。工作进行得很快，梯形实验室建立起来了，墙壁也改变了。到了三月中，最后的消息是只剩下安置已定制好了很久的一千个座位和安上保护银幕的铁帘。

就是在这时期，诺埃尔·多热鲁的焦虑不安又开始了，至少是他在信中谈到了这种情况。他刚在巴黎购买的两本书，他偷偷地阅读以免有人从他阅读的选择中知道他发明的秘密的两本书，被拿走后又放回了原处。那写满笔记和化学公式的一页纸不见了。花园里出现了脚步的痕迹，他那自从库房被拆掉以后就放在了寓所工作间里的书桌被砸开了。

我得承认，最近的这件事不能不使我警惕起来。叔叔的担心是有事实根据的，显然有人在寓所四周走来走去，他还走进来，执行一个很容易猜到的计划。我不由自主想到那戴夹鼻眼镜的男人以及他与贝朗热尔的关系。怎么能弄清楚呢？

我对少女又作了一次探测。

“你知道寓所发生的事，对么？”我在电报中这样写，“你如何解释这些事呢？在我看来，似乎这些事具有相当的重要性。你要是感到一点不安，请通知我。在这期间，小心监视……”

我连续发了两个电报。贝朗热尔坚持的沉默，不但没有使我苦恼，反而平息了我的担忧。若是发生危险，她肯定会叫我回去。不会，不会，是叔叔看错了。他的发明使他狂热地将自己看成受害者。当接近预定的向世界展示他的发明的日子，他害怕了，但这种害怕又没有任何原因可以辩解。

几天过去了。于是我给贝朗热尔写了一封二十多页的信，但这信一直没有发出。在这封信里，我对她多方责备。她的行为使我生气。我忍受着痛苦和嫉妒的心绪。

最后，3月29日我接到叔叔用挂号寄来的一卷纸和一封清楚明白的信，我始终保留着它，下面是原文的复写：

我亲爱的维克托里安：

最近发生的事件和某些我将向你叙述的十分严重的情况将证明我已成为一个巧妙策划的阴谋的目标，面对这阴谋，我也许已太迟于保护我个人了。但我的责任最少是，在威胁我生存的危险中，保藏好那人类将感谢我的伟大的发明，采取你肯定认为有用的预防措施。

于是我写了一个详细报告——我过去一直拒绝这样做的——说明我的发明，我为此进行的研究以及实验所得的结论。这结论是驳不倒的，它绝不是或多或少有点可靠的设想。不论这结论是如何令人难以置信，如何违反种种已被承认的法则，但我宣布的是真理，没有别的。

在我的报告中，我还补充了一个十分明确的关于技术进程的说明，这些技术将应用于我的发明的实现和正常的运行。我还补充了我考虑的对梯形实验室在财政方面予以利用的特别方式，广告、宣传、事务的发展和在花园及寓所的位置上建造第二个梯形实验室以后的发展，这第二个实验室将出现在墙壁的后面。

这个报告，我和信件一起封好用挂号寄出。我要求你除了我发生不幸外不要打开它。为了小心谨慎起见，在报告中我没有写下化学公式，这是我工作的结果，它是我的发明的基础。你会看到这公式，它被用一块尖铁刻在一张很薄的小钢板上，我一直把它带在我背心的夹层里。这样，你手上将拥有探索需要的全部东西，而且只有你一个人拥有。对于这探索，不需要什么特别的才能或科学的准备，报告和化学公式就足够了。主宰了这两者，你将是你的地位的主宰者，没有人能从你那里拿走我留给你的奇异的发明所带来的物质利益。

现在，我亲爱的孩子，让我们希望我的种种预感是假的，希望不久我们能一起庆祝我预定的可喜的事，首先是你和贝朗热尔的婚礼，虽然我还没有获得她肯定的回答，而且一些时间以来，她显得像你所说的那样，脾气有些古怪。我不怀疑，你的回来会改变她的无法辩解的拒绝。我亲切地拥抱你。

诺埃尔·多热鲁

接到这封信的时间已太晚，我已无法乘晚上的快车回去了。还有，我需要立即赶回去么？我不应再等等其他消息么？一个偶然的注意使我停止了犹豫。在思索中，在我无意识地把信封在手里翻来翻去的时候，我发现它曾被开打过，然后又粘上，粘得很马虎，像是时间很仓促。

立刻，形势在我面前显得十分严峻。

那个在这封信被邮寄出之前就打开了它的人，无疑就是诺埃尔·多热鲁揭发其阴谋的人，现在这个人已知道诺埃尔·多热鲁在他的背心夹层里带着写着主要化学公式的薄钢板。

我仔细检查了挂号寄来的包裹，看到它没有被打开过。虽然我决定不去看叔叔的报告，但出于偶然我解开了绳子，看到一个硬纸筒。在这纸筒内部，有一卷纸，我急忙展开，这是些白纸，只有一些白纸。报告被盗窃了！

三个钟头后，我登上夜车，它在星期天白天到达巴黎。当我走出默东火车站时是下午四时。敌人知道了叔叔的信、他的报告和取得化学公式的手段至少已有两天了。

七 眼光凶狠的人

寓所里只有一个工作人员，那是一个年老的女佣人，有点耳聋，眼睛十分近视，行动不灵活。按照场合的不同，她分别担任厨娘、园丁或收拾房间的佣人。虽然有各种职务，但这个瓦朗蒂纳从不离开炉子，这炉子是在与房子相连的一个小楼亭里，直接对着街道。

我就是在那里找到她的。我的回来似乎一点儿也不使她惊讶——没有任何事使她惊讶，也没有任何事使她不安，我立即看到她继续生活在一切事件之外，她不可能向我提供任何有用的情报。但我得知叔叔和贝朗热尔在半个小时前外出。

“他们一起走的么？”我问道。

“说实在话，不是的。先生经过厨房时对我说：‘瓦朗蒂纳，我要到邮局去寄一封信，接着我去围地。’他甚至留下一个瓶子……您知道，是一个他平常用来做试验的那种蓝色瓶子。”

“瓦朗蒂纳，他把它放在了哪里？我没看见。”

“就在那里，在碗橱上。可以肯定是他穿上外套时忘记了，因为他从来不离开他的这些瓶子的。”

“瓦朗蒂纳，那上面没有。”

“这可奇怪了，”老妇说，“多热鲁先生并没有回来。”

“没有人进到这里来么？”

“没有人。啊，对，有一位先生过了不久来找贝朗热尔。”

“您去通知贝朗热尔了么？”

“是的。”

“那就是这时间中……”

“这可能！啊！多热鲁先生会责备我的！”

“这位先生是怎样的人？”

“说实后……我说不出来……因为我看不清……”

“您认识他么？”

“不认识。我连他的声音也认不出来。”

“贝朗热尔是和他一起走的么？”

“是的，他们穿过……前面的地方。”

前面的地方也就是林间小径。

我想了一会儿，接着从我的本子上撕下一张纸。我写下：

“亲爱的叔叔，您回来时，等候着我，在任何情况下，不要离开寓所。危险在威胁着您。”

维克托里安

“瓦朗蒂纳，您看见多热鲁先生时，把这个给他。半小时后，我会回到这里来。”

那条路在厚密的矮树丛中间伸延，树丛中有小叶子从荆棘树枝上长出来。几天前下了很多雨，但现在春天的明朗的阳光已使路上的泥土干了，我看不到任何脚印的痕迹。但走了三百米远时，我遇到邻近的一个熟识的男孩子，他正推着他那漏气的自行车回来。

“你没有看见贝朗热尔小姐在什么地方么？”我问他。

“看见了，”他说，“跟一位先生在一起。”

“他戴着夹鼻眼镜，对么？”

“对，一个身材高大的人，长满胡子。”

“他们走远了么？”

“当我看见他们时，是在离这里两公里远的地方。后来我回转来……他们走的是一条旧路……朝左边的路。”

我加快脚步，被一种越来越厉害的惊慌所激动。我走到旧路上。但在不远的地方，它就到了一个有几条小径分开的十字路口。我应走那条小径呢？我越来越焦急，大声呼喊：

“贝朗热尔！贝朗热尔！……”

过了一会，我听见了发动机隆隆的响声和汽车开动的声音，这大概是从半公里的地方传来的。我走上一条小径，不久就在泥地上看到了很清晰的脚印，女人的和男人的脚印，它们将我引到一个已废置了二十多年的墓地。这地方是在两个市镇的边界上，是两方打官司争夺的目标。

我走了进去。很高的野草中已被踏出两条沿着墓地四周延伸的小径，这小径经过从前守卫住的房子的废墟，在一个作为水井用的蓄水池的石栏边交叉起来，一直伸延到一个半坍塌的举行葬礼用小教堂的墙边。

在这蓄水池和小教堂之间，泥地上被踏过了好几次。从小教堂往后，就只剩一种脚印，男人的脚印……

我得承认，这时候我的双脚站不稳了，虽然我还没有明确的想法。我看了小教堂的内部，接着我在周围走了一圈。

在那唯一的保留完整的墙壁脚下，我注意到地上有一样东西。这是落下来的石灰块儿，它那深灰的颜色立即使我想起涂在围地的银幕上的涂料。

我再抬起头来，看见另一些同样颜色的石灰块在墙壁上，用有钩的钉子固定着，构成另一幅银幕。这银幕不完整，支离破碎，但我看得很清楚，那上面有一层刚涂上的新的物质。

谁涂的？显然是我追寻的两个人之一，那戴夹鼻眼镜的男人，或是贝朗热尔，亦或是两个人。但出于什么意图呢？是为引起那神奇的幻象么？我是否应当相信——这推测使人认为应当相信——这些石灰块是以前从围地的残渣碎瓦中偷来，在这里又像马赛克那样被拼嵌起来的？

在这种情况下，要是条件相同，要是必要的物质是根据发明的资料准确地涂上，要是人们看到面前的银幕是完全同样的，那就可能……那就可能……

当问题提出时，我心中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回答：我看见三只眼睛像以前它们从我窥视它们出现的深洞中出现一样。这形象逐渐和形成的真形象混和，不久就在我面前张开阴暗、固定不动的三只眼睛。

在这里像在那边一样，在废弃的墓地和在诺埃尔·多热鲁从虚无中获得他那些难以解释的幽灵的围地一样，三只眼睛活起来了。它们有的地方裂开，有的地方截去，它们透过石灰块的裂缝往外看，像透过仔细保存的银幕一样。它们在孤寂中看着，好像诺埃尔·多热鲁会在那里点燃和维持它们的神秘火焰。

但阴暗的眼睛改变了表情。它们变为险恶、残酷、无情甚至野蛮。接着它们变得黑暗了。我等待着景象的出现，三个几何形象平常是它的报信者。的确，在中断之后，出现了光亮的跳动，但很模糊，我难以认出清楚的场景：

一些几乎辨认不出的树、有一个小岛的河流、低矮的一座房子、一些人，这一切都是模糊不清、朦朦胧胧、不完整的，这是由于银幕的裂缝和一些我不知道的原因所阻碍。可以说使这形象产生的意志犹豫不决。经过一些没有成果的尝试和我看到的徒劳无功的努力后，生命突然停止了，一切又回归于死亡和空虚。

“死亡和空虚！”我高声地说。

我重复了几次这些字眼。它们在我心里发出像混和着对贝朗热尔回忆的悲伤回声。三只眼睛的恶梦和使我去追寻贝朗热尔的恶梦混杂起来。我站在可怕的小教堂前踌躇不定，不知怎么办……

少女的脚印把我带到蓄水池旁，在它的附近有四个地方出现了一对细长高跟的鞋底的印迹。池的上方有一个砖瓦的圆顶。过去，这里有一个桶用轱辘吊下井去，把从房子顶上流下的雨水吊上来。

当然，没有任何有根据的理由使人相信一件罪案已发生。这些脚印呢？这些迹象还不足以证明。但我感到浑身是汗，我俯身向着浮起一阵潮湿长霉气息的池口。我低声地呼唤：

“贝朗热尔……”

我听不到任何声音。

我点燃一张纸，让它的火焰旋转，然后把它拿到蓄水池的口上。但我只看见像墨水一般黑的动也不动的一潭水。

“不，不，”我提出异议说，“这不可能！我没有道理想象这样可怕的事。为什么人们会杀死她？受威胁的是叔叔，不是她。”

不管怎样，我继续我的寻找，跟着男人的足迹。我这样就走到了墓地的另一边，接着我走到一条松树大道上，在那里我看见一滩滩的汽油。汽车是从这里开出的。轮胎的印迹穿过树林。

我不坚持下去了。我突然觉得我首先应关心叔叔，保护他，和他商量。

我因此返回邮政局，但想到这是星期天，叔叔把信投入邮筒后肯定会回到围地。于是我跑到寓所，大声对瓦朗蒂纳说：

“我叔叔回来了么？他看到我的字条了么？”

“没有，没有，”她对我说，“既然先生说过要到围地去。”

“正是这样，他会经过此地的。”

“完全不是这样。从邮政局，他通过梯形实验室的新入口，直接到围地去。”

“要是这样，”我说，“我只有穿过花园。”

我急忙地走去，但花园的小门上了锁。这时候，虽然没有什么事使我肯定叔叔是在围地里，但我却认为他必定在那里。我担心我的干预太迟了。

我呼唤，没有人回答。门仍关闭着。

我在恐慌中返身走向房子，走到街上，绕过房子的左边，最后从新的入口处进入房子。

一道两边是两座小楼亭的很高的栅门，从这里可以通向一个宽敞的院子，在这院子里有着梯形实验室的后部。

这栅门也是关闭着的，我叔叔用一条粗大的铁链把门拴起来。

怎么办？

我想起那天先是贝朗热尔，后来是我，曾爬上去过。我沿着围地的另一边走，以到达那古老的路灯处。这同一条僻静的小径沿着那厚木的栅栏一直

伸入草场中。

当我走到小径的尽头时我看见了那路灯。这时候，有一个男人出现在围墙上面。他抓住路灯杆，滑了下来。不用怀疑，这男人是从围地出来的，刚离开叔叔。在诺埃尔·多热鲁和他之间发生了什么事？

我和他之间的距离使我看不清他的脸孔。他一看见我就立即放下了他的软帽的帽檐，把围巾的两端捂在脸上。灰布的宽大的旅行风衣遮掩着他的身体，但我觉得他的身影比那戴夹鼻眼镜的人要瘦削些，身材要小些。

“站住！”当他跑远时我大声喊起来。

我的命令只能使他加快逃遁，我徒然地一边往前冲一边咒骂，并威胁着要用其实我并没有的手枪。他越过草场，跳过一道树篱，跑入树林的边缘。

我肯定比他年轻，因为不久我就看到我们之间的距离缩短了，要是在平原上赛跑，我会抓到他的，但此时在第一丛矮林处我就看不见他了。当我正要放弃赶上他时，突然间他返身走回来，好像要寻找什么东西。

我急忙迎上去。我的走近似乎没有使他激动。他只是掏出小手枪，向我这个方向瞄准，没有说一句活或没有停止寻找。

我立即看见他寻找的是什么东西了。在野草中闪烁着一道光亮，它是由一块金属发出的。我知道，这只能是诺埃尔·多热鲁刻着化学公式的钢板。

我们几乎是同时扑到地上。我首先夺得了那钢板。但一只手抓住了我的手，这支手的人字斜纹布的衣服袖上有一些鲜血。

我在恐惧中一时支持不住。诺埃尔·多热鲁垂死、死亡的形象突然打击了我，结果那男人把我控制住，把我压在了他身体的下面。

我们彼此离得很近，我们的脸几乎碰到一起。我只能看见他的脸的一部分，而脸的下部被围巾遮着。但在帽子的阴影下，他的双眼窥视着我，我们彼此沉默地相望，我们的手继续紧抓着。

这双眼睛凶狠无情，是凶手的眼睛。这凶手整个人为了谋杀的劲头儿而挛缩起来。在什么地方我曾看见过这双眼睛？无可置疑，我认识它们，这双闪闪发光的凶猛的眼睛。这种眼光深入到我的脑袋里的一个它曾经深入过的地方。这和我眼光联结起来的眼光是熟识的眼光。但这是在什么时候？什么眼睛表现过这种眼光？也许是从墙壁上出现的眼睛？从那神奇的银幕上显现的眼睛？

对，对，它们就是这些眼睛！我又一次找到它们。它们曾在石灰块底层的广阔空间中发亮。在几分钟之前，它们在葬礼小教堂的坍塌的墙壁上在我面前活动。这是同样的残酷、野蛮的眼睛，这眼睛刚才使我不安，像现在使我不安直至精疲力竭一样。

我松开了手。那人迅速地站起来，向我的额头用枪筒一击后就逃走了。他把钢板带走了。

这一次，我不想追他了。虽然伤势不重，但这一击使我头晕起来。我还在全身摇晃时，树林中响起开动汽车的声音，像我在墓地周围听见的汽车开动的声音一样。那戴夹鼻眼镜的人驾驶着的汽车来寻找那打击我的人。这两个同谋大概摆脱了贝朗热尔，肯定是摆脱了诺埃尔·多热鲁后，向远处逃走……

我心中怀着痛苦不安，赶紧回到古老的街灯柱脚下，爬上栅栏顶，跳到围地的前部，这前部是夹在主墙和梯形实验室的新建筑之间。

这堵完全重建的墙，现在显得更高更宽，有点儿像希腊或罗马古戏院的

墙壁那样巨大。两个有壁柱的堡垒和一道门廊固定了为银幕保留的位置。

这个银幕，从远处看，似乎还没有涂上深灰色的物质厚层——这说明叔叔让它露着。起先我看不见它的下部，因为在这下部的前面堆满了各种材料。我肯定走近时我会看见什么。我知道在木板和碎石后面有什么东西。

我的腿颤抖起来。我不得不站住。走几步路多费劲啊！

在围地的中心，诺埃尔·多热鲁脸朝地面、手臂弯曲着，整个身体靠着墙。

我只需细看一下就可以证实他是被人用十字镐谋杀的。

八 “有一个人将从黑暗中走出来”

尽管诺埃尔·多热鲁年纪已大，但搏斗仍很激烈。凶手扑向受害者，起先想扼死他。我发现从栅栏到墙壁的路上一直有搏斗的痕迹。只是到了后来，在搏斗的后期，凶手找到一个十字镐来打击诺埃尔·多热鲁。

没有偷东西。我找到了叔叔的手表和钱袋。但背心被打开了，当然，在那构成口袋的夹层中，什么也没有了。

这时候，我不再在围地里停留。在经过花园和客厅时，我用几句话将此事通知了年老的瓦朗蒂纳。我将最近的邻居呼唤来，派一个小孩到市政厅去报案。我在几个带着绳子、梯子和风灯的人的陪伴下，到那古老的墓地去。我们在黄昏时到达那里。

我亲自下到蓄水池中去，我这样做时情绪并不激动。虽然我害怕贝朗热尔会被投到蓄水池中，但我觉得这种罪行难以发生。我没有想错。蓄水池有一道裂缝，那儿只有一滩腐水。我在石块间的烂泥里看到一些砖头、破的平底锅、一个瓶颈已打碎的空瓶，它的蓝颜色引起了我的注意，毫无疑问，这是从客厅的碗柜上偷走的那个瓶子。当我晚上把它带回客厅时，瓦朗蒂纳正式认定了它。

事情可以这样重新设想：戴着夹鼻眼镜的人拿到了瓶子后就走到墓地去找那放在那里的汽车，他在那贴着围地旧墙碎片的小教堂前停下，在这些碎片上涂上瓶子里装着的液体。接着，当我走近时，他把瓶子扔到蓄水池里。他没有时间细看我在十分钟后看到的幻象就跑了，把汽车驶到围地的附近去接那杀死诺埃尔·多热鲁的凶手。

事实证明了我的设想，至少是部分设想。但贝朗热尔呢？她在这些事中起了什么作用？她怎样了？

警察在围地开始的调查，第二天由预审法官和两个公安人员继续进行，我伴随着他们。我们认为两个同谋者的汽车是在前一天早上从巴黎开来的，在黑夜前就进入了围地。汽车来去都乘着两个人，他们的体貌特征应完全与两个同谋的特征相符。

一个特别偶然的发现对我们的调查有利。布洛涅森林的一个在河边公路上工作的划船者告诉我们，他曾看见我们向他询问的那辆汽车停在紧邻他居住的房子的一间库房里，他还认得那戴夹鼻眼镜的人，说他是这里的一个房客。

他把地址给了我们。这是在巴蒂涅奥勒花园后面的一所像兵营的老楼房，那里聚居着许多房客。门房听完我们描述的我们寻找的人的样子后，就大声说。

“你们是指韦勒莫先生么，一个身材高大的美男子，对么？他居住在一个带有家具的房间里已有六个月了。但他只是不时睡在这里，他多数时间外出旅行。”

“昨夜他在这里睡么？”我问道。

“是的，昨夜他乘坐着他的汽车带着一位我从没见过的先生一起回来，今早他们又走了。”

“坐着汽车么？”

“没有。汽车在库房里。”

“您有房间的钥匙么？”

“当然，是我打扫房间的。”

“请带我们去看看。”

这层楼共有三个小房间，两间卧室，一间饭厅。

门房对我们说，韦勒莫先生每次离开都把东西全放在箱子里带走，不留下任何衣物或文件。

在几幅草图中，有一幅表现三只眼睛形象的图画钉在墙上。此图画得非常真确，只有亲眼看见过那神奇的幻象的人才能画出来。

“我们到车库去。”一位警官说。

为了打开这车库，请了一位锁匠来帮忙。在车库里，我们找到了一条围巾和染有血的衣服，后来我们又找到另外两条围巾和三条头巾，它们已破烂和被绞坏。汽车的车牌不久前拆下了。汽车的号码是在旧号码上重涂上的，肯定是假的。除了这些细节，没有发现特别的事物。

我想设法尽可能地简短概述调查的经过。这叙述不是情感的经历，而是犯罪的经过。三只眼睛的谜和对它的解答，就是唯一的目标，唯一的兴趣所在。但我们要达到目的，就应清楚地了解全部事件的各个环节相互渗入，无法把它们彼此分开。一方控制另一方，另一方又影响到引起它发生的一方。

这样，我不得不重复已提出的问题。在这件事中，贝朗热尔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她现在怎样了？她在小教堂附近突然消失了。除了在这个地方之外，再看不到她的任何痕迹，任何标志。几个星期过去了，这难以解释的消失使最宽容的人也觉得这少女的行为十分奇怪。

我是这样感觉到的，因此在作证的过程中我有力地肯定地说：

“她陷于埋伏中，被人绑架走了。”

“您这样证明这件事，”我得到的回答是，“又怎么解释她整个冬季与那个您称为戴夹鼻眼镜的人——就是说韦勒莫先生——的约会的原因呢？”

司法人员的怀疑是根据一件真正令人不安的事，这件事不久前才被我发现，而我对此事无法理解。在诺埃尔·多热鲁与袭击者搏斗时，当袭击者对他无能为力而跑开去拿十字镐时，诺埃尔·多热鲁终于有机会拿一块小石头在银幕下部写了几个字。

这些字写得不清楚，几乎看不出来，有些地方只是用石头刮下了石灰层，不过还是可以分辨出来：

B 光线.....BERGE

“B 光线”这个词显然与诺埃尔·多热鲁的发明有关。叔叔在受到死亡威胁时，首先想到的是以最简短的形式——可惜也是最含糊不清的形式——提供一种情报以免他的奇特的发明被忘记了。B 光线.....这个词对他是可以理解的，而对那些不知其所指的人却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BERGE”这五个字母却正相反，对它只能有一种解释：这五个字母是贝朗热尔的字首，是诺埃尔·多热鲁对他的教女的亲切的称呼。

“就算是这样吧！”我对那带我到银幕旁的预审法官大声说。“好吧，我附和您的解释。是有关贝朗热尔的。是这样，我叔叔想表达他的关切和最大的担心。在面对死亡的危险关头，他写出他教女的名字，担心着她，把她托付.....”

“或者是控告她。”预审法官反驳说。

贝朗热尔被我叔叔控告！贝朗热尔会参加谋杀她的教父！我当时耸耸肩膀。但怎样回答呢？除了提出没有事实根据的与表象相违的抗议外，我说什

么呢？

我只是提出异议说：

“我不清楚对她有什么利害关系！”

“很重大的利害关系：利用您告诉我的那个著名的秘密。”

“但她不知这秘密。”

“您知道什么呢？她不会不知道，要是她和两个同谋采取同一步骤的话。诺埃尔·多热鲁给您寄去的原稿不见了：有谁比她更有机会盗窃它？不过，请注意，我不肯定什么。我只是怀疑。我只是在调查研究。”

但最仔细的调查研究也没有取得什么成果。贝朗热尔，她也成了两个同谋的受害者了么？

我们通知了她在图卢兹的父亲。由于严重的流感已卧床两星期的马西涅克先生命人回了话，说等他身体好了就立即到巴黎来，但几年来他没有女儿的消息，他无法提供有关她的情况。

归根结底，像我所相信的那样她是被绑架了也好，或是像司法人员所怀疑的那样是躲藏起来了也好，一直无法寻到贝朗热尔。

但是，公众舆论开始为这件事激动起来，不久就激动到变为狂热。当然，最先这不过是社会新闻而已。诺埃尔·多热鲁的被杀，他的教女的被绑架——司法人员在我的请求下用了这种说法，叔叔的稿子的被偷盗，他的化学公式的被盗窃，这一切，在开始时只是作为有组织的预谋和巧妙地进行的罪恶而令人关注。但过了不久，在我不得不公布情况之前，所有的报纸和公众的好奇就全导向诺埃尔·多热鲁的发明上。

我不得不出来说话了，虽然我答应过叔叔要小心谨慎。我得回答预审法官的审问，我得叙述、解释、提供细节、撰写报告，我得对错误的看法提出异议、修正，我得进行说明、分类等。总而言之，我把叔叔全部的话，全部的梦想，围地全部的奇迹，银幕全部的幻象，都对司法人员说了，附带也对贪婪的新闻记者说了。

一个星期后，除了特别有关贝朗热尔和我的事外，巴黎、法国、全世界还都详细地知道了人们立即很自然地称呼其为“三只眼睛之谜”的事。

讽刺、嘲笑、哄然大笑，这都是我碰到的。一个奇迹只有在那些惊讶的见证人中可以找到相信的人。对于一个我认为没有理由能接受的现象，除了用奇迹解释外，怎能有别的说法？奇迹，埃迪特·卡韦勒的行刑！奇迹，两个飞行员之间的斗争的浮现！奇迹，诺埃尔·多热鲁的儿子被子弹打中的场面！奇迹，贝朗热尔在围地里跳舞、摔倒、晕倒的幻象！奇迹，特别是三只眼睛的显现，它们活着，看着，它们甚至是那些将出现在景象上的一些被宣布为神奇的表演者的人的眼睛。

然而，为我辩解的人一一出现。他们仔细了解我的过去，尊重我的见证的价值，即使有人控告我是一个常做恶梦的幻觉者或病人，也还是应当承认我是诚实的。一些相信我的人组成一个组织斗争起来。啊！可怜的叔叔曾希望他的梯形实验室拥有巨大的广告力量，他的心愿现在被那像不断的雷声那样响亮的嘈杂的广告所超过了。

这一切的嘈杂声中，有一个想法占主要的地位，这种想法逐渐显现，归纳了许多互相通融的假设。我在报纸的一篇文章中抄下以下的一段文字：

无论怎样，无论我们对诺埃尔·多热鲁的所谓发明有什么看法，无论我们对维克托

里安·博格朗先生的理智和精神的平衡的看法是怎样的，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应当应召去认识真理。要是像韦勒莫和他的同谋者那样的两个强有力的人为了偷盗这一科学的秘密而联合起来，要是他们精明地执行了他们的阴谋，要是他们的成功超出一切希望，这肯定不是为了偷偷地享受他们这样做的成果，对么？

要是他们拿了诺埃尔·多热鲁的原稿和补充原稿的化学公式，这肯定是为了从中取得诺埃尔·多热鲁所期待的利润。要取得这些利润，首先要探索到秘密。为了探索这样的秘密，他们就得面向世界公开地行动。为此，不需要在法国的某个角落或其他地方去建立另一事业，不需要这样，因为，无论如何，犯罪的招供将是同样的。因此，只要光明正大地厚颜无耻地在围地的梯形实验室中进行即可，因为在那里可以直接利用诺埃尔·多热鲁取得成功的最佳条件。

我们的结论是，在一定时刻，有一个人将从黑暗中走出来。一个面孔会显露出来。没有完成的阴谋将继续充分地展开和结束。在5月14日这决定的日子——离现在还有三个星期——我们将参加诺埃尔·多热鲁建立的梯形实验室的开幕礼。这开幕典礼将在一个厉害人物的领导下进行，这人已经是、必将是秘密的主宰者，我们要承认……

这论证具有严格的逻辑性。一个发明要是不得以利用，它就不会带来利润，正如一件偷来的珠宝不偷偷出售，银钱不公开地流通一样。

在等待中日子过去了，没有人从黑暗中走出来，两个同谋者也没有露出踪迹。现在我们知道了，那个戴夹鼻眼镜的韦勒莫先生从事各种职业。巴黎的工业界人士提供了他确切的体貌特征，他曾为他们到外省去做生意。我们知道了他的许多事，但没有一件可以逮捕他。

对诺埃尔·多热鲁的文件的整理之事也没有取得一点进展。在这些文件里只找到一个用蜡封好的信封，上面没写地址。信打开后其内容使我不停地惊讶。这是诺埃尔·多热鲁五年前写下的遗嘱，他把我选为他寓所的遗产继承人，而赠与他的教女贝朗热尔·马西涅克的是围地的地盘以及围地中所有的东西。

除了那些没有什么重要性的文件外，叔叔在他生前的最后一批信件中的一封里向我表达了一些相反的意图，我们还收集到一些与那著名秘密无关的不重要的笔记。因此，我们在纷纭的推测中迷失了方向，只能在黑暗中游荡。对这黑暗，那些被请来检查银幕的宣过誓的化学家们也无能为力。那墙壁没有显现特别之处，那覆盖在墙上的石灰层也没有涂上那种特别的涂料，而这种涂料的化学公式正是构成诺埃尔·多热鲁的秘密之所在。

这些涂料没有涂在我曾看见三只眼睛几何形象出现的墓地的古老小教堂的墙壁上么？的确，我们在从那个地点取得的石灰块的表面上看到了不少东西，但用这些东西，我们无法让一种能够带来一点幻象的物质产生。显然是缺少有效的公式，无可置疑，也缺少了重要的成分，雨水或阳光已使它消失了。

到了四月底，人们再没有理由相信那将发生突变的预言了。公众的好奇心由于每次的失望而有增无减，每天都在期待中过去。诺埃尔·多热鲁的围地变成朝圣巡礼的地方。很多汽车和小轿车纷纷到来。大家在关闭的铁栅栏门前挤着。大家都想看那墙壁。我甚至接到向我建议用我认为合适的价钱收购围地的信件。

一天早上，年老的瓦朗蒂纳把一个男人带进客厅里，据他说是为重要的事而来的。我看到一个头发几近灰白的中等身材的人，他的脸孔本就宽而短，

此时由于蓬乱的颊髯和持久的微笑而显得更宽了。他那磨损了的衣服和穿旧了的鞋子显出他不怎么富有，但他立即表示出他是一个不在乎金钱的人。

“我有巨大的资本作后台，”甚至在对我说出他的名字前他就神气、愉快地对我肯定地说，“我的计划已定好，现在只剩下我们同意了。”

“同意什么？”我问。

“就是我刚向您建议的生意。”

我冷淡地回答：

“先生，我很抱歉，我不做生意。”

“可惜！”他大声说，越来越高兴，嘴巴越来越张大。“可惜！我会高兴和您合伙的。那我只好单独使用我对围地的权利，当然不会超越这权利的。”

“您对围地的权利？”我对这种保证感到惊愕。“我的天，当然是，”他一边大笑一边说，“就是这句话。”

“我不理解。”

“的确，这句话不大清楚。是这样！您想想看……您会理解的……您想想看，我继承了诺埃尔·多热鲁的遗产。”我开始不耐烦了，我严厉地反驳他。“先生，别再开玩笑了。诺埃尔·多热鲁除我之外，没有别的亲属。”

“我并不是以亲属的身份继承的。”

“那么是以什么身份？”

“以继承人的身份，就是这样……合法的继承人，由诺埃尔·多热鲁提名指定的，因此是受到法典、法律、许许多多的权力保护的。”我感到有点困惑，思索了一会儿后，我对他说：“诺埃尔·多热鲁留下了有利于您的遗嘱么？”

“他留下了。”

“给我看看。”

“没有必要给您看，因为您已看过了。”

“我已看过？”

“昨天。大概是在预审法官……或公证人手中……”我生气起来。“啊！是这样。但，首先，这遗嘱完全无效。我有叔叔的一封信……”他打断了我的话。“这封信不能使遗嘱无效。大家都会对您这样说的。”

“还有什么？”我大声说，“诺埃尔·多热鲁在承认这封信是有效的同时，只谈到寓所赠给我，围地赠给贝朗热尔。要是有人除我之外有继承权，那只能是贝朗热尔。”

“的确……的确……”那人毫不泄气地回答，“但是人们不知道贝朗热尔·马西涅克怎样了……假设她死了……”

我生气起来。

“她没有死！她不可能死掉！”

“我们假定她是活着，”他平静地说，“她可能是被绑架或躲藏起来了。不论怎样，可以肯定的一个事实是她还没有二十岁，因此她还不是成年人，她不能管理她的财产。从民法的观点看，她只能依靠她的自然代理人，她的监护人，目前就是她的父亲。”

“她的父亲是谁？”我焦急地问。

“她的父亲就是我。”

他将头上的帽子脱下来作告辞状，鞠着躬说：

“就是泰奥多尔·马西涅克，四十二岁，图卢兹人，酒类推销商。”

我的震惊是强烈的。突然之间，粗暴的事实显现在我面前。这个人，这个可疑的假惺惺的人居然是贝朗热尔的父亲。他是以两个同谋者的名义到来的，他们为他工作，用他从目前形势下得来的有利之处为他们效劳。

“她的父亲……”我低声说，“这怎么可能？您是她的父亲……”

“我的天，对，我就是少女的父亲。”他兴高采烈地回答，“这样，在十八个月中，我是诺埃尔·多热鲁遗产的受益者和有用益权的人。只有十八个月！您可以想象，我是如何着急要占有这土地，完成工程，准备好在各方面都配得上我的老朋友多热鲁的5月14日的开幕礼。”

我感到额上滴下了汗珠。他说出了预料中的话。他就是那个舆论早已宣告的人：在一定时刻，有一个人将从黑暗中走出来……

九 从黑暗中走出来的人

人们说：在一定的时刻，有一个人将从黑暗中走出来；在一定的时刻，一个面孔将显现出来……

这喜气洋洋的脸现在就在我的眼前。这是一个将玩弄阴谋的人，这是贝朗热尔的父亲。我曾总是提出同样的问题，每次越来越令人不安：

“贝朗热尔在这可怕的事件中起什么作用？”

现在我们之间是沉闷的沉默。我开始在房间里行走，接着停在还有点火在燃烧的火炉旁。在这里，我能从镜子中看见他，而他并没有想到我会看见他。他的面容此时的阴暗表情使我惊讶，这种表情我似乎认识。我肯定是从贝朗热尔那里见过他的画像。

“很奇怪，您的女儿没有给您写信。”我对他说。

我虽然很快就转过身来，他却来得及张开他的嘴巴，恢复了微笑。

“不幸：”他叹息说，“我的亲爱的孩子没有写信给我，她很少想到她可怜的父亲。我很爱她，我的女儿总是我的女儿，对吧？因此，当我在报纸上看到她将继承财产时，您可以想象我是多么兴高采烈。我将能够献身于她，用我的全部力量和精力去保卫她的利益和财富。这是多美好的工作！”

他那甜言蜜语的声音和过分热情、虚假的神情使我生气起来。我问他：

“您打算怎样完成这工作？”

“以最简单的方法，”他回答说，“就是继续诺埃尔·多热鲁的事业。”

“这就是说……”

“打开梯形实验室的大门。”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我向公众展示您叔叔使之显现的形象。”

“您见过这些形象么？”

“没有。我是根据您的证言和记者访问记说的。”

“您知道我叔叔是怎样使这些形象显现的？”

“我从昨晚才知道的。”

“那么是有人告知您从我那里偷去的原稿的内容和凶手偷去的化学公式了吧？”

“我重复说，是从昨夜起。”

“用什么办法？”我激动地大声说。

“用什么办法？用很幼稚的办法。”

“给我解释。”

他拿出一叠昨天的报纸，心满意足地说：

“要是您留心阅读昨夜的报纸，至少是阅读最重要的新闻，您会在广告中看到这审慎的通知：‘围地的主人想购买继续探索所需要的两个文件。接头处在旺多姆广场。’这通知好像没有什么，对么？但它对于有这两份文件的人意义是多么明显，又是怎样的特殊诱饵啊！对他们来说，这是唯一的获利的机会，因为在新闻围绕着这件事的状况下，他们无法不公开暴露地利用偷来的东西……我的计划是对的。一小时后，在旺多姆广场附近，一辆豪华汽车几乎没有停下来就把我接上了车，十分钟后，又把我放在了星形广场。我已得到文件。我通宵阅读那原稿。啊！亲爱的先生，您叔叔具有怎样的天才！他的发明是怎样一种改革！他是怎样出色地、有条理地、明晰地展述他

的发明。剩下的我要做的事不过是中学生的玩意儿。”

我怀着越来越增强的惊愕听着马西涅克先生说话。他是否会想到世上没有人那怕是稍微有一点相信这荒谬的神话？

但他笑着，带着庆贺他插手于这件事的神情，或是高兴于他引导这些事件的精明的方法。

我用一只手把他搁在桌上的帽子推给他，接着打开前厅的门。

他站起来并对我说：

“我住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车站旅馆。您是否愿意令人把那些寄到这里的写有我名字的信送来？我想这寓所里不会有接待我的地方。”

我突然抓住他的手臂并大声说：

“您知道您冒的风险，对么？”

“在做什么事时？”

“在进行您的事业时。”

“说实在的，我不认为……”

“先生，您冒坐牢的风险。”

“噢！噢！坐牢……”

“先生，是坐牢。司法机关永远也不会接受您的任何的故事，任何的谎言。”

他又重新张大嘴笑起来。

“多夸大的话！当这些话是对一个诚实的人，一个只想到他的女儿的幸福的父亲说时，多么不公平！先生，请您相信，开幕礼将在5月14日举行……要是您不反对您叔叔在遗嘱中所表示的意愿……”

他怀着不安用眼光询问我，而我在犹豫我应怎样回答他。我的踌躇不决在一种理由前让步了，这理由我认为没有价值的，但似乎是十分迫切的，于是我说：

“我不会反对，但这并不是因为我尊重那并不代表我叔叔真正的意愿的遗嘱，而是因为我应当为他的光荣而牺牲一切。如果诺埃尔·多热鲁的发明决定于您，先生，您行动吧，您为成为主宰者所用的手段与我无关。”

那人又哄然大笑，深深鞠躬告辞后走了出去。当晚，他去拜访了公证人，翌日又通过报纸大胆地提出了他的要求。从法律的角度看来，这要求是完全合法的。第三天，他被传唤到预审法官那里，对付他的调查开始了。

对付他，这是恰当的用语。当然，人们没能指出控告他的任何事实。当然，他能证明，他由于生病卧床，一个月来由一位看护他的女佣人照料着，他能离开图卢兹时就直接到巴黎来了。但他在巴黎干了些什么事？他看见了什么人？从什么人手中他拿到的稿子和化学公式？对于这些问题，他全都不能解释。

他甚至也不企图解释。

“我不得不小心谨慎，”他说，“我已答应不透露那些提供必要的文件的人。”

这是马西涅克先生说的话！是马西涅克先生的顾虑！全是谎言，不对么？虚假？推托？但是，尽管这人很值得怀疑，可又能控告他什么呢？怎样支持这控告呢？

还有古怪的事，一切怀疑、推测、肯定这位马西涅克先生是两个犯罪者的工具和同谋的观点在大家好奇的大潮中消失了。司法机关的习惯，经常的

审慎、拖延、延迟遗产继承人享有权利的法律期限，这一切都没有得到遵守。人们只想看到和知道马西涅克先生是手里掌握着巨大秘密的人。

他有梯形实验室的钥匙，他单独或带着在他监视下的工人进去，他重新组织工人队伍以避免有阴谋和诡计。他经常甩掉紧跟在后面的警察到巴黎去，带回一些小心包好的铁罐和玻璃瓶。

在开幕典礼举行的前夕，司法机关对于有关马西涅克先生的事、关于韦勒莫、凶手和贝朗热尔的隐没等并没有比事发第一天知道得更多一点，同样也不知道诺埃尔·多热鲁的秘密、他死亡的环境、他写在墙壁的石灰块上的谜般的字的含意。至于我曾叙述过的奇异的幻象，人们或否认它们或没有任何理由地热情地接受。总而言之，人们什么也不清楚。

也许就是因为这样，梯形实验室的一千个座位在几小时内就被抢购一空。这些座位被五六个观众以一百法郎一个的价钱购走，又以两三倍的价钱再售出。要是叔叔活着，他会怎样高兴！

5月14日的前夕，我睡不好，老做恶梦，不时惊醒跳起。在刚黎明时，我坐在床上，在只有几声鸟啼打扰的一片沉寂中，我似乎听见一个锁咔咔响和一道门被推开的声音。

应当说明，自从叔叔死后，我一直居住在他的房间近旁。这些声音是从他的房间传来的，只和我隔着一个有红棉布门帘的玻璃门。我侧耳倾听。移动椅子的声音传来。肯定有人在另一边，这人显然不知我睡在隔壁房间，没有当心。但他是怎样到那里的呢？

我从床上跳下来，穿上长裤，拿着小手枪，掀开门帘的一角。最先我只看见一个模糊的影子，因为百叶窗关着，房间里很黑暗。接着我轻轻打开窗子，拨开铁门闩，拉起百叶窗，光亮透进室内。

这时我看见一个女人在房间里转过身去。尽管一个褐色的毛斗篷从头到脚披在她身上，但我立即认出这是贝朗热尔。

我感到比惊愕更多的是看到她过去明朗而热情的面孔现在显得既消瘦又苍白和悲伤，我突然深深地怜悯起她来。我甚至没因为她还活着而高兴，也不想她为什么事情偷回到寓所来。只有那苍白的面孔，发热的眼睛，蓝色的眼皮这些令人痛苦的形象吸引了我。在那斗篷下，我可以肯定一定是她那瘦削的身体。

她的心大概跳动得很厉害，因为她用双手压在胸前来控制心跳。她甚至得靠着桌子。她身体摇晃，好像要摔倒似的。我可怜的贝朗热尔，我看着她时是多么痛苦！

但她挺起身来，向四周望望，接着摇摇晃晃地朝壁炉走去，那里有两幅悬在镜子两边的版画，用有金线的护条镶着。她登上一把椅子，把右边的那幅取下，那是阿朗贝尔的肖像。

她下来后，立即细看框架的后面，这后面是用一块旧硬纸板封着，四周用有树胶的布条和框子的护条贴连。贝朗热尔用小刀割开布条，同时用力撬那硬纸板上的钉子。我看到——贝朗热尔背对着我，什么细节也逃脱不了我的眼睛——在硬纸板和版画之间，夹着一大页纸，上面写满了叔叔的字。

在纸的最上方是用红墨水画的三只眼睛的几何形象。

接下来是用黑墨水大写的字：对我的发明探索的必要指示，根据寄给我的侄儿的原稿撮要。

然后是四五十行密密麻麻的字，这些字太小，我无法分辨。

还有，我也没有时间去分辨。贝朗热尔只是看了它一眼。既已找到她寻求的东西，拿到了我叔叔为预防原稿散失而准备的补充文件，她立即折起那页纸，放在上衣里，并重新放好版画的硬纸板和挂好版画。

她将离开么？她只能从来的道路离开，这就是说，要穿过诺埃尔·多热鲁的在房间另一边的梳洗间，她让这房间的门打开着。我准备阻止她离去，我已抓住门柄。这时她朝叔叔的床走了几步，绝望地跪下并伸出双手。

在沉默中出现了啜泣声。她结结巴巴地说了几个我能听到的字：

“教父……我可怜的教父……”

她激动地抱着床单，过去当我叔叔生病时她常在床单旁照料他。

这次感情发作时间很长，到我进去时才停止。她转过头来看见我，就慢慢站起来，眼睛盯住我。

“是您！……是您！”她低声说。

当她向门那儿后退时，我对她说：

“不要走，贝朗热尔。”

她停下来，脸色更苍白，脸上的肌肉紧缩。“把那页纸给我！”我命令说。

她把纸迅速地递给我。沉默了一会儿，我说：

“为什么你来找它？是我叔叔向你透露了它的存在，对么？而你却把它带给谋杀叔叔的凶手们，使他们再无所畏惧，使他们单独知道这秘密。贝朗热尔，说吧。”

我提高声音走近了她，她继续后退。

“我禁止你动，”我大声说，“留下来，听我说，回答我！”

她再也不动了。她的眼睛的表情如此悲伤，使我的激动平息下来。

“回答我，”我轻柔地对她说，“你看到，不论你做了什么事，我还是你的朋友……你宽容的朋友……而且我会帮助你……给你提出忠告……有一些感情是能抗拒一切的。我对你的感情就是这样，贝朗热尔……这强过柔情……你很清楚，对么？你知道我爱你么？”

她的嘴唇动了几动，她想说话，但说不出来。我又对她说了几次：

“我爱你……我爱你。”

每次她听了都发抖，好像这几个我带着无限感情说出的字，这几个我从来没有如此真诚说出的字，深深地伤到她心灵深处。奇怪的女人！我试图把手搁在她肩上，但她避开了我友好的抚慰。

“你害怕我什么？”我问她道，“既然我爱你。为什么不向我承认一切呢？你不是自由自在的，对么？是人家强迫你行动的么？对你所做的一切，你害怕么？”

怒气又重新在我心头冒起。我对她的沉默感到生气。怎么强迫她回答？怎么能克服这种难以理解的固执？是不是要把她紧抱着，让那促使我采取粗暴行动的暴力的本能发作？

我大胆地走向前。但我还没有走一步，她身体便旋转起来，我以为她就会摔倒在门框上。我跟着她走到另一个房间。她大叫了可怕的一声，同时突然的一击使我摔倒。藏在另一个房间里的窥视着我们的马西涅克跳起来扑向我，猛烈地袭击了我，这时贝朗热尔朝楼梯逃去。

“您的女儿……”我一面自卫一面结结巴巴地说，“您的女儿……留住她。”

这些话缺乏理智，因为马西涅克是同谋者——这是无可怀疑的，或更确切地说是贝朗热尔的启发者。

可以证明这一点，因为他之拼命使我失去战斗力，为的是保护他的女儿免受我的追踪。

我们滚在地毯上，彼此试图控制对方。现在他再也不笑了。他用力打击我，但没有采用任何武器，也没有谋杀的意图。我同样用力反击，不久就明白我已控制了他，这使我更加精力充沛。我终于把他压到身下。他徒然地用全身顶住。我们是面对面，眼睛对着眼睛，身体对着身体。我咬着牙抓住他的喉咙。

“啊！坏蛋，我们将能够解释清楚，我最后将知道……”

我突然中断不说了。我听到一声惊惧的叫喊。我用手捂住他的脸，掩住它的下部，只看见他的眼睛……啊！这盯着我眼睛看的眼睛……我认识它们！但绝不是带着平常那种心满意足的欢快和虚假的表情，而是我现在看见的那一种表情。对，对，我现在看见的，这双无情、憎恨、凶猛、野蛮的眼睛……我曾在小教堂的墙上看见的眼睛……曾在同一天当我在围地的树林中在凶手的紧抱下喘气的时候看着我的眼睛。

像那次一样，我很快就精疲力竭了。马西涅克真正的野蛮、凶恶的眼睛使我惧怕。他带着胜利的笑容摆脱了我，强调地说：

“年轻人，你没能力。不要插手我的事情。”

接着，他把我推开，跑到贝朗热尔那一侧去。

几分钟后，我发现贝朗热尔给我的在古老的版画背后找到的那张纸被她父亲偷走了，这时候我才明白了他的袭击的用意。

这天的下午举行了梯形实验室的开幕典礼，在监督座坐着泰奥多尔——建设者的领导、握有巨大秘密的人、诺埃尔·多热鲁的谋杀者。

十 人群看见……

泰奥多尔·马西涅克坐在监督席上！每当现场发生争执时，他就站起来，忙着结束它。他来来往往检查入门票，指示道路，朝这边说一句友好的话，朝那边发出命令，这一切都带着他那永恒的微笑和卑躬屈节的文雅态度。

装腔作势？完全是这样。没有人不知道这个宽脸大嘴的人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没有人怀疑这个人那些指挥着事件并消灭了诺埃尔·多热鲁的人的傀儡。但没有任何事改变他那愉快的心情，任何嘲笑、仇视的态度以及那些警察对他的多少有点儿隐晦的监视都无法改变它。他甚至放肆到在入口的左、右边的大支架上张贴大张的广告，上面画着诺埃尔·多热鲁的严肃而纯朴的漂亮面孔。

为这件事，他和我之间发生了一场口角。我们吵得很凶但时间很短，无人见证。由于看到这招贴产生反感，我在快开门时走近他身旁，用颤抖的声音强调说：

“把这拿下来……我禁止您……其余的就算了。不要这个，不要有这种侮辱！”

他装出惊愕的神情。

“侮辱！难道尊敬和纪念您的叔叔，张贴其发明将改变世界的天才发明家的肖像是一种侮辱？我是想向他致敬。”

我控制不住自己，结结巴巴地说：

“我禁止您……我不愿意成为您的卑鄙行为的同谋。”

“不过，不过，”他笑着说，“您会接受的，像接受其余的事一样。我的年轻人，这是整体的一部分，您得全接受。您接受，是因为您叔叔的光荣应当超越这些平庸的事。我知道，您的一句话就会把我关进监牢。这之后，那伟大的发明将会变成怎样？失败了，不是么，因为只有我一人掌握全部秘密和公式。只有我，您明白么？戴夹鼻眼镜的韦勒莫不过是无关重要的人物，一个工具……贝朗热尔也是这样……于是泰奥多尔·马西涅克进入阴影中，多热鲁签上名的奇妙的幻象也完了。再没有光荣，再没有不朽的生命。年轻人，这难道是您希望的么？”

他不等我回答，立即又说：

“还有别的事……今天我意外听到几句话…啊！啊！亲爱的先生，有人爱上了贝朗热尔……有人准备好保护她免受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您要合乎逻辑地思考，我还怕什么？揭发我就等于揭发所爱的人。瞧，我不是在说真话么？父亲和女儿……意气相投的两个人。如果打击一个，另一个会怎样？嗯，我们开始互相了解了，对么？您比较明智了？这更好！一切会安排好的，请相信，您将会有许多儿女，谁会感谢我使他获得一份丰盛的嫁妆？是维克托里安。”

他以嘲笑的神色看了我一会儿。我捏着拳头生气地说：

“混蛋！……您做了多少坏事！”

由于有人走近前来，他放低声音对我说了一句话，然后转过身去。

“嘘，维克托里安，不要侮辱您的岳父。”

我控制住自己。这卑鄙的人有道理。我由于强有力的动机不得不保持沉默，马西涅克能够完成他的工作而用不着害怕我会有一点良心不安。诺埃尔·多热鲁和贝朗热尔照顾着他。

这时候，梯形实验室里满是人群。汽车继续来到，倾吐出一些有特权的人流，这些人的财产和地位使他们能为一个座位付出十或二十个路易。财政人员、百万富翁、著名的演员、报纸的经理、文艺界的著名人士、美国商界有权势者、工人大工会的书记，大家都怀着热情涌向这人们不清楚的场景，但却没有一个节目单提供内容细节，甚至人们都没有把握可以看到这场景，因为人们不知道诺埃尔·多热鲁的发明是否已真的被找到和适当地应用。在相信我的叙述的人中，谁能肯定马西涅克没有利用这件事以造成最大的神秘？在门票和招贴画上，人们不是已看到这些不太令人放心的话：“倘若遇不利天气，门票翌日有效。若有阻碍表演的其他原因，任何座位不退票，不给予补偿。”

但什么也阻止不了人们由好奇心带来的激动。不论信与不信，人们都想到来。还有，天气晴朗，无云的天空中阳光灿烂。为什么不享受这激动人心的、有点让人担心的欢乐呢？

一切都准备好了。在几个星期中，由于惊人的活动能力和出色的组织能力，马西涅克在一些建筑师和工头的协助下，按照预定的计划，完成了诺埃尔·多热鲁的工作。他招募了很多工作人员，很多身体结实的男人，据说给予他们丰厚的酬劳，让他们来维持秩序。至于梯形实验室，那是用钢筋水泥建造的，已完全布置好了。

十二行配置着可移动的坐垫的椅子围着稍为倾斜的座池，这座池每层有列成宽阔的半圆形的十二个阶梯座位。此外还有一圈宽敞的包厢，后面有一个室内散步走廊，走廊的顶棚只高出地面三四米。对面是墙壁……这墙与半圆形梯形剧场分开，建立在第一层砖石上，一个乐池的空间使它与观众分开。还有一道一人高的铁栅防止观众走近，至少是在中央部分防止走近。这道铁栅十分严密，有尖锐的顶上铁角，还有很密的横条，要伸过手去都不可能。

银幕是在中央，和第四五行的阶梯座位差不多同高。两条八到十米的壁柱界限着墙壁，支撑着一个突出的门。这时候，这一切空间被一个铁幕遮住，这铁幕上仓促地用五颜六色的涂料画着一些刺目的风景和笨拙的远景。

到了下午五时半，已没有一个空位子，每个角落都被占满了。警察下令关上栅栏。人群开始不耐烦，可以感到在他们的说话声和笑声的嗡嗡响中有点神经紧张的味道。玩笑变得更尖刻了。

“要是失败的话，”我的一个邻座的人说，“那将会发生争吵。”

我在吵闹声中和几位认识的新闻记者躲到散步走廊上去，而那里的吵闹的人群更是怒气冲冲，不像楼座的观众那么轻松。

一个我最近常打交道的消息灵通的记者说：

“对，会有争吵发生。但对可敬的马西涅克先生来说，危险不在于此。他还有更大的危险。”

“什么危险？”我问道。

“逮捕。”

“什么？”

“就是逮捕。要是那支持他到目前的公众好奇心能得到满足，再加上缺少证据，一场还没问题。要是失败了，那就是坐牢。逮捕令已签署。”

我颤抖起来。马西涅克若被逮捕了，贝朗热尔会受到怎样的威胁！

“您可以肯定，”我的对话人说，“他不会不知道倒霉的事就要落在他的头上，他内心局促不安。”

从人群中发出一阵更嘈杂的声音。马西涅克在下面正穿过座池，越过乐池的空地。十多个组成梯形实验室工作人员队伍的身体结实的汉子陪伴着他。他安排他们坐在显然是为他们准备好的两条板凳上，态度自然地给他们下指示。他的手势清楚地显示出指示的意义，那意味着要是有人企图走近墙壁他们该怎么办。此时发出了一阵抗议的声音。

马西涅克转身面对观众，一点也没有显出局促不安。他面带微笑，耸耸肩膀作了一个手势，好像是说：

“您们想怎样？我是在采取预防措施。这难道不是我的权利么？”

他一直带着嘲笑的神气，从背心里拿出一个钥匙，打开在铁栅上开的一个小门。这是墙壁前的最后一道围墙。他进入了这个小门。

这种扮演躲到笼子铁栅后面的驯兽者的方式，显得这样滑稽，引起一阵混和着口哨声的笑声。

“他做得对，这位能干的马西涅克，”我的邻座人赞同说，“这样他能避免不满意的人们毒打他一顿，要是他失败的话；要是成功，则避免热心者扑向墙壁，了解诡计。这是个聪明人，他预见了一切。”

在加固的围地中有一个矮凳，马西涅克斜坐在上面，离墙壁有四步距离。他一手拿着钟表向着观众，另一只手拍拍它表示决定性的时间将到。

他这样获得的观众的信心保持了几分钟之久。但不久嘈杂声又响起，而且变为震耳欲聋。人们忽然失去了信心。大家都处在神秘的想法的控制下，何况人们不了解为什么演出应当是在某一时刻而不是另一时刻开始，既然一切决定于马西涅克。

“铁幕！铁幕！”有人大声说。

过了一会儿，他站立起来，不是为了服从要求，而是因为他钟表的指针向他发出了命令。他走近墙壁，让藏着两个电钮的一块板露出来，用手指按在其中一个钮上。

铁幕慢慢垂下，陷入地面之中。

这时比普通屏幕尺寸大得多的银幕在光天化日之下全部显现出来。

在这涂着一层深灰色涂料的平面前，我颤栗起来。那些记起我的证言的人也产生了同样的颤栗。这是可能的么？现在人们正看到那奇特的景象之一，对这些景象的叙述曾引起很多的争论。我曾怀着多大的热情立下心愿！在这庄严的时刻，我忘记了事件的全部过程，忘记了对马西涅克的厌恶、对有关贝朗热尔的一切、对她行为的疯狂、对我爱情的忧虑，只想到围绕着叔叔的发明的巨大斗争。我所看见的，会消失在过去的黑暗里么？而我这奇迹的唯一见证人，却终于对此发生了怀疑。或者这难以相信的幻象会再次出现，让人们都知道诺埃尔·多热鲁的名字？我是否有道理为了牺牲者的胜利而放弃为他的死亡报仇？或者是我使自己成为凶手的同谋，不去揭发那卑鄙的罪行？

在沉寂中，现在已没有任何嘈杂的声音。人们的脸孔紧缩，眼光盯着空的墙壁。人们怀着的同样的焦急唤起我面对那尚未看见的东西时期期待的焦急，这东西正在物质的深处准备着。上千观众的无法改变的意愿与马西涅克的意愿联合起来。他站在那里，背部拱起，头部向前，狂热地、执着地看着墙壁的无表情的边线。

是他首先看到了头一道光芒，预言性的光芒。他发出一声叫喊，他的双手同时在空中疯狂地挥动。几乎是同时，火星从各方面闪烁起来。从沉寂中

发散出其他叫喊声。火星立即重新组合起来，显得更为稠密。

三只眼睛在那里出现了。

三只眼睛在银幕上画出它们的三个弯曲的三角形。

在这难以想象的景象之前，公众用不着经受我经过的奥秘传授。对于他们，三个过去那样暗淡、无生气的几何形象，一下子表现出三只眼睛，甚至在它们活跃起来之前，在他们看来已是活的眼睛。当这些没有眼皮、用枯燥但匀称的线条画成的眼睛突然充满表情，这表情使它们像人的眼睛那样可以理解时，是多么激动人心啊！

这表情严厉、傲慢，带着不怀好意的高兴的闪光。我知道，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不是人们随意地赋予三只眼睛的一种表情，而是一个人看着真实生活的表情，是将在真实生活中向我们显现的表情。

接着，像往常一样，三个形象开始快速地旋转。圆盘转起来，其他一切中断了……

十一大教堂

人群仍处在惊愕中。他们等待着。三只眼睛的幻象，在我看来具有信息的价值，有事先阐明的明显意义，像对将要表演的内容进行解释的广告招贴或标题。这幻象使人想起埃迪特·卡韦勒的眼睛，贝朗热尔的眼睛，想起后来我看见的所有眼睛。人群坚持沉默着，好像害怕一句话或一个手势会惊吓那藏在墙壁凹陷处的看不见的神明。现在人群的表情是肯定的。我的真诚和明智得以证明的就是人们不再怀疑我所说的事。人群立即进入我经过艰苦的努力阶段才达到的领域。没有任何反感羁绊他们的敏感性，没有任何怀疑妨碍他们的信心。真的，我看见周围出现的只是集中注意、严肃、控制住的热情和兴奋。

这一切突然变为直冲云霄的巨大呼喊声。在我们之前，在刚才荒寂赤裸得像一片沙场的银幕上，一下子出现了数以千计的人群，他们在难以形容的混乱中乱蹿乱动。

肯定是幻象的突然出现和其复杂性使人群感到惊愕。从死亡中突然迸射出无数的生命力使人群受到震动。在他们对面，本来没有什么东西，现在却有像他们一样稠密的一群人在蹿动，他们的激动和原来的人群的激动混杂起来，嘈杂的声音增加了他们的混乱。在几秒钟中，我感到他们失去了平衡，他们摇摇晃晃，极度兴奋狂热。

但他们终于控制住了自己。不是要去了解本质的需要——他们似乎起先没有考虑到这一点——而是要看到和抓住表像的需要控制了爆发的力量。人群又再次沉默了。他们看着，听着。

在那边——我不敢说是在银幕上，因为事实上比例是那么不正常，景象已超出了框架，充满了空间——在那边，在我们看来似是混乱和乱七八糟的人群现在根据终于出现的节奏组织起来。来来往往的是一些从事有条不紊工作的工匠们。这工作是围着一座正在建造中的巨大的建筑物进行。

所有这些工匠的穿着都完全和我们不同，还有，他们所用的工具、梯子的形状、脚手架的形状、他们负重和爬上高层的方式、柳条编的篮子、所用的材料，这一切的东西使我们好像处在十三或十四世纪中。

无数的僧侣在监工，从那巨大的建筑工地的各端发出命令，采取措施，不惜亲自拌和石灰浆，推车或锯开石头。一些老百姓身份的女人大声呼喊，拿着酒罐到处走，往喝酒人刚喝完的大口中倒酒。一个乞丐走过。两个衣衫褴褛的卖唱者在吉他的伴奏下大声歌唱。一队杂技演员，全都是残废的，或独臂或失去两腿，准备好表演。这时场面不经过渡就改变了，像是通过一个简单的机关就改变了的背景。

这是和刚才看到的正在建造中的建筑物一样的形象，但这一次人们清楚地看到了建筑物的蓝图，整个巨大的奇特式的大教堂的基础。在和塔楼的下部同一水平的石基上，沿着门廊边上，或在墙壁凹进处之前，或在教堂广场的石级上，各处都蹿动着泥瓦匠、石匠、雕刻家、木匠、学徒、僧侣的身影。

他们的服装和现在不一样，是一两个世纪之前的样子。

这时出现了一系列的形象，它们连续着，使人们无法分别指出其中的某一景象的始末。通过无疑是与电影相同的手法，像在电影里表现一株植物的成长那样，我们看见大教堂不知不觉地高了起来，像一朵鲜花展开那样，轮廓清晰的美丽花瓣逐一展开，最后在我们眼前单独地完成，没有人力地参加。

这样，到了某一时刻，它带着它的辉煌与和谐的力量耸立在天空中。这是兰斯大教堂，它有三个入门，众多的塑像、美丽的圆花窗、被轻盈的小塔围在两侧的漂亮的尖塔、墙垛、雕刻和走廊上的花边，这就是人们在野蛮人毁坏它之前我们在几个世纪中所看见的兰斯大教堂。

人群中出现了长久的颤栗。他们知道，在他们面前出现的不是一座建筑的摄影形象，他们知道现在很难利用无足轻重的字眼使那些没有亲眼见到这一景象的人明白这一切。由于这些人具有深刻正确的预知，不会被一种无法接受的冒充所欺骗，他们怀着不安的心情看那最奇特的景象——中世纪时一个教堂真实建造的情况，十三世纪时一个工地上真实的工作情景，建筑兰斯大教堂的僧侣和工匠真正的存在。在这些观众的灵敏的本能的启迪下，他们没有一刻怀疑自己眼睛所看见的事。对我所否认的，至少是对我带着保留和怀疑认为是一种幻象的事物，他们肯定地接受，认为是发疯了才会反对。这不是人为的再现过去，而是在活着的事实中复苏过去本身。

那继续进行的缓慢的变化也是事实，这变化不是在建筑的线条上，而可以说是在它的实质中。这种变化表现在逐渐的改变上，这只能归咎于时间的作用。白色的巨大建筑物变灰暗了，石头遭到磨损并风化，石块显得像粗糙的果皮，这是年月耐心的啮食造成的结果。当然，石头不会变老，它活着，人类是在石头的美丽和青春上建立他梦想的形状。

这石头的建筑经过几个世纪活着，呼吸着，随着它的衰败而显得更光亮，随着它的圣者和天使群的增加而更增添光彩。它在天空中唱着它虔诚的颂歌，在那些逐渐地遮掩了它的门廊和侧道的房子之上，在它俯视着的有稠密屋顶的城市之上，在田野和山岗之上。

好几次出现一些人到来并倚在凌空游廊的阳台上，或是出现在交叉通道的背景中，根据这些人的服装，人们可以分辨出时代的不同。我们看到大革命前的资产阶级，接着是拿破仑称帝时代的军人，接着是十九世纪的资产阶级，接着是建造脚手架的工人以及其他进行复兴工作的工人。

最后在我们面前出现的是一群穿着作战军服的法国军官。他们仓促地到达一个塔顶，用他们的望远镜瞄准，然后从塔顶走下来。在城市和乡村，到处飘着卷起的小块云彩，显示出炮弹的爆炸。

人群的沉默变为使人不安。大家的眼光固定不动，焦急不安。我们预感到将要发生的事，并知道那向我们显示出大教堂缓慢的进展和神奇的发展的场景最后将会如何戏剧性地收场。我们等待着这结尾。它像古典悲剧的最后一幕那样具有逻辑性。但我们是否能够预见到它所包含的可怕伟大处和可怕的地方？我们是否能预见到对兰斯大教堂的轰炸只是结局的一部分，只是为它作好准备？我们是否能预见，除了那将震动我们的神经和摇撼我们的脑袋的戏剧性变化之外，还会有更巨大的戏剧性变化和严格的教诲？

第一个炸弹落在大教堂的东北部，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虽然我们可以从稍高处看到建筑物，但对我们显现的只是西部。一道光像暴风雨的闪电般亮起，在晴朗的天空中旋转着一柱烟。几乎是同时投下三个炸弹，发生三次爆炸，云烟混成一片。第五个炸弹落在屋顶中间。一股巨大的火焰冒起，兰斯大教堂着火了。

这时出现了一种用我们掌握的电影产生资料难以解释的现象。我说电影，这个字眼也许不正确，但怎样以别的方式来谈围地的奇怪的幻象呢？怎样来描述我们在空间用眼睛跟随着的第六个炸弹的可见的抛物线呢？这抛物

线甚至停止了一会儿，再慢慢向前，在离雕像几万米的地方重新停下，然后袭击它——这纯朴美媚的女圣者的雕像双臂举向上帝，脸上带着非常温柔、幸福、信赖的表情，这是优雅美丽的杰作，这神圣的创造物，几个世纪以来，幽居在它的处于燕子窝中间的隐修的地方，过着祷告和崇拜的谦卑的生活，对死亡的威胁微笑着……一阵光亮……火焰……在这精工雕刻的圣者和壁龛的地方出现了一个大洞！

这时候，我感到四周产生了愤怒和仇恨。对小女圣者的屠杀使群众愤怒起来，正好使这种反感有机会表现出来。在我们面前，大教堂接近时使一切都变小了。它似乎突出于背景之外，同时远处的景物也迎着我们而来。一个被挖了战壕、竖起铁丝网的布满死尸的小山岗屹立起来，接着又陷下去，我们看见它的顶上有用泥土建成的堡垒和炮塔。

巨型的大炮从中伸出。许多德国士兵从四面八方涌出。轰炸兰斯大教堂的就是这里的炮台。

在炮台中央，有一群手持望远镜、佩剑卸下的将军们。每发一炮，他们都用望远镜观察，然后点点头表示满意。

后来他们中间出现了巨大的动作。他们排成一行，神态像自动木偶，而士兵们继续提供炮弹。突然间，从堡垒的另一侧出现了由一些骑兵护送着的一辆汽车。它在平台上停下来。从车上走下一个头戴头盔、身披被一把佩剑的鞘撩起的宽大披风、手握着剑鞘的人。他很快地走到幕前。我们认出他是德国皇帝。

他向一位将军伸出手。其他的将军在行礼，他们越来越紧张，接着在皇帝的示意下放松下来。他们在皇帝和与皇帝握手的将军周围形成半圆形。

大家聊了起来。那将军在对有关这个城市的问题作了一些解释和打了一些手势后，令人拿来望远镜，调好后让皇帝观看。

一颗炮弹已准备好。命令下达了。

在银幕上，两个形象相继出现，一个是一个石刻的栏杆在炮弹下崩塌了，一个是皇帝在看过之后重新挺起身来。

他看见了！他看见了！他的面孔在我们面前显得扩大，而且单独出现在银幕上，带着愉快的笑容。

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话。他的厚嘴唇、剪成刷子似的胡子，有皱纹的下垂的脸颊，都同时动起来。但当另一颗炮弹大概正要发射时，他控制住自己不说话，向城中望去。这时候，他的右手举到眼睛稍下的地方，因此我们单独看到在这只手和帽盔的边檐之间的眼睛。这双眼睛严峻、恶毒、充满傲慢和毫不宽容的表情。这就是那在我们面前闪动的、三只奇特的眼睛的表情。

它们发出闪光，显出恶意的微笑。它们看见了我们在同时也看到的情景：整块的柱头和上楣全崩塌下来，新的火焰猛烈地飞腾。这时皇帝大笑起来。一个形象向我们展示出他笑得弯折腰并两手捏着两肋，他是在一群同样地疯狂大笑的将军中间。他笑着！他笑着！多么荒谬！兰斯大教堂燃烧起来。那法国的帝王们不久前在这里加冕的受尊敬的大教堂倒在废墟中！德国军队到达了敌人的心脏。德军的大炮毁灭了美丽和高贵的事物。是他，德国皇帝、普鲁士的国王、世界的主人想要这一切。他就是纪尧姆·德·奥汉佐勒尔……我的上帝！他打开了背心的扣子，多开心的笑，德国帝王的笑和德国人天真的笑！

梯形实验室中响起一阵风暴似的嘲骂声。人群全都站起来，拳头举起，

咒骂的声音四起。服务人员不得和一群侵入梯形实验室的愤怒的人作斗争。

在笼子的铁条后面，马西涅克弯下腰并按动了电钮。铁幕升起。

十二 “形象”

这件难忘的事件过后第二天的早上，我很迟才醒来，那是因为晚上辗转不眠，我好像两次听见爆炸声。

“恶梦！”我起床时想，“轰炸的景象缠绕着我，我听到的是炸弹爆炸的声音。”

这种解释是可以接受的。梯形实验室里的激动情景以及那天我与贝朗热尔的相遇和我与马西涅克的斗争使我产生这样的神经亢奋。当我进入已准备好我的咖啡的客厅时，马西涅克急匆匆走了进来，把手里拿着的一叠报纸扔到桌子上。这时我看见他的帽子下有一条围着前额的绷带。他受伤了么？我是否应当相信在围地一侧真的有枪声响过？

“不用担心，”他说，“只是一点皮肉轻伤。我撞上了什么东西。”

他指着那些报纸说：

“还是看这些报纸吧！这是我们的主宰者的胜利。”

我没有对这可厌的人物的闯入提出异议。像他所说的主宰者的胜利和贝朗热尔的得救使我不得不保持沉默，而他正可以利用这种沉默来完成他的计划。他在诺埃尔·多热鲁的家里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他的态度表明他感到了他的权利和我的无能。但是，虽然他态度傲慢，可似乎也心事重重、心不在焉。他不笑了，而马西涅克没有了他的笑，倒使我更为不安。

“对，”他站起来说，“这是胜利，为大家接受的胜利。在这些报纸文章中没有一点假的记录。是使人震惊和热情洋溢，是使人惊愕和产生狂乱的激情。虽然这些都没有变化，但没有任何解释能站得住脚。所有的人都惊呆了，像一些没有手杖就行走的盲人。是否大家都呆笨？”

他站在我面前，突然地说：

“什么？您猜不出来？这多可笑！现在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人们的不了解使我惊愕。空前的发明，但十分简单，还有，是否可称为发明呢？因为……说到底……您瞧，这全部过程初见到的人就能掌握，用不着很长时间去清理出来。明天，后天，就会有人说‘围地的把戏么？我懂得。’是可以懂得，用不着由科学家去了解。行啦。”

他耸耸肩膀：

“我不在乎。希望人们找到他想的一切。但必须有那化学公式，而它只在我的头脑中。没有人知道它，甚至是韦勒莫。诺埃尔·多热鲁的钢板呢？熔化了。他在阿朗贝尔的肖像背后留下的指示呢？烧掉了。没有竞争的可能了。由于梯形实验室的座位的票子一下子售完，在未来的两星期之前我将有一百万法郎。三星期之前，有两百万。这样，同伴们就要再见了，我要走掉了。天哪！可不能去试探命运或警察。”

他抓住我的外衣的翻领，和我面对着面，眼睛互相盯着。他以更严肃的声音说：

“只有一件事使我担心，那就是想起当我不在场时，任何美丽的形象都不会出现在银幕上。嗯？这可能么？再没有那些神奇的场面？再没有人们谈到世纪末的仙神故事？不，对么？诺埃尔·多热鲁的秘密不应当丢失。因此，我想到您……当然！您是他的侄子，而且您爱我的贝朗热尔……有一天您会和她结婚……既然我是为她而干活，她的钱是从您那里还是从我那里来都无关紧要，对么？维克托里安，听我说，记住我的每一句话。听我说。您注意

到了银幕下的墙壁底座十分突出。诺埃尔·多热鲁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小室，里面放着几个装有不同物质的铁壶和一个铜酒桶。在这酒桶中，人们按照固定的比例，混和一定量的这些物质，并加上按照您叔叔的公式在上演的早上准备的一小玻璃瓶的液体。在日落前的一两小时，人们把大笔用这样制出的涂料浸湿后匀称地涂在银幕的表面上。您以后在每次上演时都应这样做，如果您想形象清晰的话。当然，这只是在没有云彩处于太阳和银幕之间的日子才行。至于那公式，它并不长……总共有十五个字母和十二个数字……这就是……”

马西涅克慢慢地说，语调更含糊了：

“十五个字母和十二个数字……一旦您记住了，您就可以安心……我也这样……还有，我对您说会冒什么风险呢？您要对我发誓什么也不说出来，对么？而且，我通过贝朗热尔来掌握您，对么？……这十五个字母……”

他显然在犹豫不定。他似乎越来越难以说出。忽然间，他推开我，怒气冲冲地用拳头敲打桌子。

“不，绝对不，我不说出来。这太愚笨！我单独坚持下去。不管发生什么！我为两百万而放弃这件事么？十个百万，二十个百万都不干！必要时我站岗几个月，像今夜一样，肩上背着枪……无论谁进入围地，我就像对狗一样打死他。这墙是属于我马西涅克的，别人不许碰它。别人不要试图从我这里夺取一点。这是我的秘密！这是我的公式！我是用刀子购得这东西的。我要保卫它直至最后一口气。要是我死了，活该，我把它带到坟墓里！”

他对着看不见的敌人挥动拳头。突然间，他又再次抓住我：

“对，要是我死了……事情就是这样。监禁、警察，我都不在乎。警察不敢动手。但那藏在阴影里的盗贼……像今夜当我站岗时向我放枪的凶手……维克托里安，你明白么？噢！只不过是受了一点轻伤。这混蛋，我得费点时间来瞄准……啊！我也没有打中他……等下一次吧，混蛋！恶棍！”

他猛烈地摇晃我。

“他也是你的敌人，维克托里安。你不了解么？就是那戴夹鼻眼镜的人，那位韦勒莫先生。他想偷我的秘密，也想从你那里偷去你所爱的人。有一天，你会受够的，像我一样。你不自卫并趁机攻击他么？胆小鬼。要是我告诉你贝朗热尔爱他，嗯，这会使你跳起来！但你是瞎子么？你没有看到她整个冬季为他工作么？没有看到如果我不制止，我就会倒霉么？维克托里安，她是爱他的。她是漂亮的韦勒莫的顺从的女奴。你要痛打这美男子！他就在这里，在村庄里走来走去。我今晚把他认出来了。啊！上帝，我要是能打死他就好了！”

马西涅克对我和对韦勒莫同样发出掺杂着侮辱的咒骂。他称他的女儿是风骚货，是疯狂的冒险者。他威胁要杀死我，如果我不小心谨慎。最后，他嘴里咒骂着，拳头举起，向后退着出去了，好像害怕敌人的突然袭击。

其实他用不着害怕。受了侮辱和打击后我已无动于衷。唯一使我激动的是他对贝朗热尔的控告和他对她爱韦勒莫的突然肯定。但长时间以来，我已决定不重视我对这少女的感情，不承认这些感情，甚至不去维护她，也不谴责她、批评她，只痛苦地等待形势会使我置身于不容置疑的证据之前。

事实上，在我心中持续存在的似乎是怜悯。贝朗热尔所遭遇的事件加倍可怕。马西涅克和他的同谋者对立。诺埃尔·多热鲁的秘密将再次激起争斗，一切都会将贝朗热尔卷入风暴之中。

报纸上的文章肯定了马西涅克对我所说的话。在我写这些字的时刻，我眼前还放着这些文章。它们全部表现出同样的热情，没有让人预感到真理即将被发现。当无知者和肤浅的人们狂热地活动，提出一堆奇怪的假设时，一些真有修养的人却持保留态度，似乎首先要反对奇迹存在的想法。对这种想法可能有一部分公众倾向于附和，这些人大声疾呼：

“没有奇迹的存在！我们面前是一个科学的谜，这谜将通过纯粹的科学方法来解开。直到现在，我们要承认自己的无能。”

不管怎样，报纸的议论只能更加激发公众的情绪。晚上六点钟时，梯形实验室受到人群的进攻。维持秩序的力量完全不够用，他们徒然地抵抗着人群的侵入。经过斗争，很多座位被一些没有职衔的人们强占了。在敌对的喊叫声和狂热的掌声中，在嘈杂和混乱之中，上演开始了。那些掌声是欢迎马西涅克的，他正从笼子的铁栅里走出来。

当然，三只眼睛一旦出现，人群就沉默起来。但他们仍然紧张易怒，接着的表演不能使他们放松。这次是奇怪的场面，是我看见过的最难以理解的场面！至于在它之前和之后的其他的场面，神秘之处在于它们的表现。我们看到一些正常和自然的场面。然而这次的奇怪的景象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一些与事实相违的事物，好像是在一个疯人的恶梦中，在一个吃语的垂死的人的幻觉中所见的一般。

我怎能谈这些事而我自己不至于像失去理智？我的确不敢谈，即使上千的人曾目睹同样的奇怪的幻象，即使这“怪诞的”——这是合适的字眼——幻象不是带领人群走在真理道路上的决定原因。

虽然我说有上千的见证人，但我承认，这些人后来提出的见证很不同，他们的印象是十分不连贯的——这一切变化是那么迅速！

说到底，我看见什么了呢？有活力的形象。对，这就是一切。有生命的形象。任何可见的东西都有一个形象。岩石、金字塔、一间房子四周的脚手架都有一个形象，但它们没有生命，对么？然而我看到的是有生命的。它也许和一个活的人的形象有关系，和岩石、金字塔或一个脚手架的形象一样，但无可置疑，它是和一个活着的人一样活动、移动、取向，服从个别的动机，达到它选择的目的。

对于这些形象，我不想描述它们。我怎能做得到呢？既然它们各不相同，甚至在一瞬间与自己不同。让我们想象一口袋煤炭——由于形象的黑色和鼓起，这是比较恰当的——让我们想象一口袋煤炭胀大到变为一条水牛的身躯，不久又变成一条狗的身体那样大小，接着扩大或拉长。让我们想象从这像水母的胶质身体那样的东西中，有时出现像手那样的三个小触须。让我们假设一个城市的形象，它不是横的而是垂直的，街道像梯子那样竖起，沿着这些街道，形象如同汽球一样升起。这是第一个幻象，在城市高处，形象上百成千地从四面八方涌来，在同一个水平线的空间里像蚂蚁般乱蹿乱动。

我感觉到——这种感觉是普遍的——这空间是一个公共广场，中央有一座小山丘。一些形象在那里保持不动，另一些则通过像是它们前进的方式的连续一伸一缩而走近。这样，在通道上——这通道似乎是一个无活力的形象——许多活的形象散开。

这时发生了什么事？虽然我的感觉很清晰，我保留的回忆很真确，但我用言词很难描述出来。我复述一下：幻象达到荒唐的范围，引起人们无法理解的一种惧怕。到底这意味着什么？两个巨大的形象伸出它们的触手，围着

那没有生命力的形象，压挤它，撕裂它，缩小它，把它举到空中。触手挥动着像一个砍下的人头样的一小块东西，这东西是从原始的形象分离出来的，在那上面，三只没有眼皮、没有表情的几何形的眼睛大睁着。

这没有什么含义，这是些没有连续性和现实性的幻象。但我们的心里惴惴不安，好像我们刚看到了谋杀和行刑。但是，这些不连贯的幻象也许最有助于真理的发现。它们的不连贯带来对现象的合乎逻辑的解释，在深沉的黑暗中点燃起第一道亮光……

今天，在回忆过去时，我称之为缺乏连贯和充满黑暗的事物似乎是非常有秩序的和有十分清晰的安排。当这天下午快要结束、天边远处出现了暴风雨时，从不安中恢复过来的人群变得更吵闹更好斗。演出使他们失望，他们没有看到期待的东西，于是对马西涅克发出威胁和喊叫以表示他们的不满。那标示此种场面将突然结束的事件在酝酿中。

“马西涅克！马西涅克！”人群有节奏地喊叫着。

他站在笼子中间，头部转向银幕，窥视着另一幻象可能出现的征象。的确，仔细看看，征象是存在的。可以说，不是幻象，而是幻象的反射，像轻薄的云彩飘在墙壁的表面上。

突然间，马西涅克伸出一只手臂。薄云显出清晰的轮廓，在雾气下面，人们看见演出重新开始，而且继续下去。

但它是在艰难地继续下去，有时出现全部黑暗，有时出现半明半暗，其中的场景在雾气沉沉中展开。这时人们看见街道上几乎无人，大部分的商店关闭。没有人出现在门口或窗前。

人们间或看见街上走着一辆小车。它的前部载着两个穿着像大革命时期的服装的人；在车后部坐着一位神甫，一个服装整齐、穿着深色裤子和白色袜子的人。

一个单独的形象使我们看到这人的面孔和上身。我认出来，梯形实验室的公众一般也认出了路易十六的臃肿沉重的面孔。他带着呆板和严峻的神色看着。

一阵间歇之后，我们又再看见他在一个围着大炮和黑压压的士兵的广场上。他登上断头台的陡峭的台阶。他没有穿外衣和带领带。神甫扶持着他。四个刽子手企图抓住他。

我不得不在这里中断这短暂现象的叙述，我尽可能简短地叙述，特别要指出这时候这些现象并没有产生人们在阅读我的叙述时产生的可怕效果。这些现象太短促了。我怎么说呢？……太零碎——从电影的观点看来很低劣，它们使观众不由自主地移动，引起不满和愤怒而不是不安。

人们忽然失去了信心。大家嬉笑和唱歌。人们对马西涅克发出嘘声。当银幕上出现一个刽子手展示国王砍下的头，在雾色中与断头台、士兵和大炮一起隐没时，斥骂声加强了。

后来还做了一些胆小的尝试，放演了一些短片，有人认为在片上认出了玛丽·安东奈特王后。这些短片使那些想把付出昂贵价钱的演出看到底的观众耐心起来。只是人群的活动已无法控制。

是谁发动的？是谁首先跳起来挑动混乱，接着又挑动惊慌？调查没有能够搞清楚。无可置疑，人群想发泄他们的不满。最爱吵闹的人利用不满来粗暴对待马西涅克，甚至袭击那神奇的银幕。不论怎样，这最后的企图在守门人员组成的不可逾越的堡垒前失败了，这些守门人员配备有指节防卫器或棍

棒，推开了涌来的入侵者。至于马西涅克，他产生出一种不合时宜的想法，在重新升起铁幕后，从笼子里出来，走到一个出口处。他在半路上突然被阻住，被卷到那些示威者的怒涛中去了。

此后，人们互相冲撞，需要吵架和争斗的狂热情绪，使马西涅克的敌人和维持秩序的人对立起来，使那些发怒的人和那些只想逃跑的人对立起来。人们挥舞着手杖和阳伞，鲜血进流。

至于我，我尽量躲避，想在难以形容的乱七八糟的人群中打开一条通道。我很难做到，因为很多警察和很多不能进来的人涌向梯形实验室的出口处。最后，我通过人群中的一个空当儿走到铁栅边。

“给伤员让位！”一个脸剃得很光的大汉大声喝道。他后面跟着两个人，他们抬着一个盖着衣服和外套的人。

人群分开了。抬人的和被抬的人出去了。我也利用了这个机会。

那大汉用手指着停在那里的一辆汽车。

“司机，我征用您，是警察局的命令。来吧，伙伴们，动作快一点。”

两个伙伴把受伤的人搁在车上，自己也坐了上去。那大汉坐到司机身旁，汽车开走了。

只是当它在大路转弯处消失时，我才突然想起——也没有别的原因——这件小事的含义。

突然间我猜到他们那样小心掩藏、那么殷勤抬起的伤员是谁了。也是突然之间，我叫出了那脸剃得很光的大汉的名字，虽然他面容改变了，再没有戴着夹鼻眼镜和留着胡子，他仍是韦勒莫。我赶快回到围地，通知那一直经办多热鲁事件的警察局的局长。他吹哨召集手下的人，跳上汽车。但已太晚。路上挤满了混乱的汽车，以致他们的汽车开不动了。

韦勒莫在人群中采取了大胆的策略，利用一次他无疑是熟悉的殴斗，绑架了他的同谋和无情的敌人泰奥多尔·马西涅克。

十三 帷幔掀开

我不坚持谈论第二场放演的两个片子以及它们之间的明显关系。在这特别的时刻，我们已十分接近目标，不能停下来作枯燥无味的议论。谁能想到翌日有一份报纸刊出了第一场演出的情况，几小时后，又刊出了普雷沃泰勒的著名的回忆录的第二部分。在这回忆录中，处理问题的方式十分高明，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逻辑性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怎能忘记？我怎能忘记在这天晚上，当我在房间里思索马西涅克被绑架的事件以及这件事对围地的放映的影响之时，在这已等待很久的暴风雨在巴黎地区的上空爆发的夜晚，邦雅曼·普雷沃泰勒在写他的回忆录开头部分？我怎能忘记这件事是邦雅曼·普雷沃泰勒亲自告诉我的？

晚上十时左右，寓所的一个近邻——我叔叔和贝朗热尔经常到他家打电话——派人来通知我，巴黎有电话给我，要我马上去听电话。

我怀着恶劣的心情到那里去，因为我十分疲倦，而且大雨倾盆，夜晚又是那么黑沉沉的，以致我碰到了树上和房子上。

我一到达就抓起听筒。一个人声音发抖地从另一端对我说：“先生……先生……我看到……”

我起先莫名其妙，便问是谁在对我说话。

“我的名字对您不会有什么意义，”他回答说，“邦雅曼·普雷沃泰勒……我是一个不合格的……工程师，两年前在中央学院毕业……”

我打断他的话。

“等一等，先生，等一等……喂……邦雅曼·普雷沃泰勒么？我知道您的名字……对，我记起来……我在我叔叔的文件里看到的。”

“您说什么？我的名字，在诺埃尔·多热鲁的文件中？”

“是的，在一页的中间，没有加注释……”

我的对话人更为不安了。

“啊！这可能么？”他说，“要是诺埃尔·多热鲁记下我的名字，这证明他在一年前看过我写的一个小册子，而且重视我今天窥见的解释。”

“先生，什么解释？”我不耐烦地问。

“先生，您知道……阅读我的回忆录，您就会明白。”

“什么回忆录？”

“我今夜写的回忆录……是这样，我看了围地的两场表演，先生，我看到……”

“天哪，看到什么？”

“先生，那问题，问题的解决。”

“嗯！”我大声说，“您发现了？”

“对，先生。这问题很容易，所以我不让自己落在后面。想想看，要是另一个人在我之前宣布了真理！因此，我决定打电话到默东去找您……啊！先生，我请您听我说……要相信我并帮助我。”

“当然，当然，”我回答说，“但我不清楚……”

“会清楚的……会清楚的……”邦雅曼·普雷沃泰勒恳切地说，声音带着绝望的情绪，“您能许多事……只要为我提供一些情况……”

我得承认，邦雅曼·普雷沃泰勒的话使我有怀疑，但我回答道：

“要是这些情况的提供对您有用……”

“也许只要提供一件事，”他说，“是这样，银幕的墙壁完全是由您的叔叔诺埃尔·多热鲁建造的，对么？”

“对。”

“正如您所说和大家所看到的，这墙壁的基底有倾斜的角度，对么？”

“对。”

“还有，根据您的证词，诺埃尔·多热鲁曾想在他的花园里建立第二座梯形实验室，把这堵墙的后面用作银幕，对么？”

“是这样。”

“这就是我向您打听的情况。您是否注意到这后面的内部也有同样的倾斜？”

“对，我注意到了。”

“那么，有了证明，”邦雅曼·普雷沃泰勒越来越兴奋地说，“诺埃尔·多热鲁和我同样认为……幻象不是来自墙本身，原因在别处。我将给予证明，要是马西涅克先生愿意合作……”

“泰奥多尔·马西涅克今晚被绑架了。”我说。

“绑架？什么，您说什么？”

“是的，被绑架。我猜想梯形实验室将关闭到直至有新的命令。”

“这多么可怕！这真惊人！”邦雅曼·普雷沃泰勒结结巴巴地说。“这样就再也不能证实我的假设了么？再也看不见那些幻象了么？……不，不可能！您想想看，我不知道那不可少的公式……除了马西涅克，没有人知道……啊！不行，不行，要不惜一切代价……喂，喂……小姐，不要中断电话！先生，再等一等……我将告诉您有关幻象的一切……几句话就够了……喂……喂……”

邦雅曼·普雷沃泰勒的声音突然听不见了。我清楚地感到我们之间的不可逾越的距离，甚至在我知道他以为自己已发现了那神奇的真理之时。

我不安地等待着。几分钟过去了。电话铃声又响了两次，但没有电话跟着而来。我决定走了，已到了楼梯下，有人又呼唤我，说是有人打电话给我。

“有人？”我重新上楼时说，“也许只不过是同一个人吧……”

我迅速抓起话筒：

“喂，是普雷沃泰勒先生么？”

首先我只听见我的名字，是由一个低弱不清的女人声音说出来的。

“维克托里安……维克托里安……”

“喂！”我激动地大声说，但还是不明白怎么回事，“喂……是我，维克托里安·博格朗……我就在这里，在电话旁……喂……谁打的电话？”

那声音在四五秒钟的时间里像是离电话很近，接着似乎停在了半空中，最后远去了。最终出现一片沉寂，但我还是听到了这样几句话：

“来救命，维克托里安……我父亲遭到死亡的威胁……救命……快到布吉瓦勒的蓝色旅舍来……”

我惊愕起来。我听出是贝朗热的声音。

“贝朗热……”我低声说，“她呼唤我去营救……”

我甚至没有费时间思索就直冲到火车站。一列火车把我载到圣克卢，接着驶到更远的地方。我在倾盆的大雨下，在泥泞中行走，在黑暗中迷了路。我走了几公里的路，半夜才到达布吉瓦勒。蓝色旅舍已关门。一个在门廊下睡觉的男孩问我是否是维克托里安·博格朗先生。在我回答后，他对我说，

一位名叫贝朗热尔的妇女叫他等待着我，不论我什么时候到达，便把我带去见她。

我跟着小男孩走过小城的僻静的街道，一直到塞纳河畔。我们沿河又走了一会儿。雨已停了，但仍黑暗得伸手不见五指。

“小艇就在这里。”小男孩对我说。

“啊！我们要渡河？”

“是的。小姐藏在河的另一边。不要发出声音。”

不久以后，我们登岸。接着一条石头小径把我们引至一间房子前面。小男孩敲了三下门。

有人来开门。

我跟随带领的人走上几级台阶，穿过有一支蜡烛照亮的过厅门，被带入一个黑暗的房间，那里有一个人站着。马上有电灯的光亮照射到我脸上。一个枪筒指向我，一个男人的声音对我说：

“不要吭声！发出一点声音，或企图逃跑，您就完蛋。不过用不着害怕，最好是睡觉。”

门对着我关上了。两个插销插上了。

我落入了韦勒莫通过贝朗热尔作中介而设下的陷阱里——我毫不犹豫地指控他。

这次经历就像贝朗热尔卷入的冒险行动一样难以解释，但此时我并不十分害怕。无可置疑，我已过于疲乏，不想去寻求贝朗热尔和那个男人的行动的原因。为什么她背叛我？是什么使韦勒莫先生对我不高兴？要是像他所说的我“用不着害怕”，他又为什么把我关起来？许多的问题得不到解答。

我摸索着走遍房间，发现有一张床，确切地说是一张有床单的草垫。我脱去靴子和衣服，用被单裹着，几分钟后就睡着了。

我一直睡到第二天下午一点钟，此间有人进到房间里来过，因为我看见桌上有一块新鲜面包和一罐冷水。我住的监房很小。一道光线从百叶窗的缝隙之间射进来。当我打开狭窄的窗子后，我发现这百叶窗外部有坚固的围障。百叶窗的一块板已有一半被弄碎了。通过缝隙我看见我从牢房可以俯瞰底下三四尺的一块场地，在场地的边沿，微小的波浪在芦苇中轻拍着。越过一条河，我又看见前面有另一条河。我得出结论，韦勒莫把我带到了塞纳河上的一个小岛上。难道在废置的墓地的小教堂的墙上，我没有看见这小岛的短暂的幻象吗？去年冬天，韦勒莫和马西涅克不是就在这里设立了他们的大本营吗？

这一天的一部分时间是在沉寂中度过的。下午五点钟左右，我听见嘈杂的声音和争论的吵架声。这发生在我的牢房下面，是在一个地窖里，它的通气窗开在我的窗子下面。我仔细倾听，好像几次听见马西涅克的声音。

争论长达一个小时。接着有一个人在我窗前出现并呼唤说：

“喂！你们来！让我们准备好……这是一个固执的粗鲁汉，除非强迫他，他不开口说话。”

这是昨天推开围地的人群高喊着让路给受伤的人的那个高大汉子！这正是韦勒莫。他消瘦了，剃去了胡子，没有戴夹鼻眼镜——美男子韦勒莫，爱上贝朗热尔的人！

两个面容阴森的不重要的人物走来和他汇合。

“这畜生！我要强迫他说。怎样，我把他掌握在手中，我不能使他吐露

出秘密么？不，不，夜晚来临以后，这件事得结束。你们决定了么？”

两个抱怨的声音回答了他。他冷笑道：

“没有准备好么？算啦，我可以不用你们。只要在开始时助我一臂之力。”

那里有一条系在铁环上的小艇。他下到了船里。一个汉子用一条带钩的篙把小艇推到插在河泥中的露出芦苇之外的两条木桩之间。韦勒莫用一条粗绳把两根木桩联结起来，在绳子的中间他系住一个铁钩。这铁钩悬在水面上一米半的地方。

“完了，”他走回来时说，“不再需要你们了。你们乘另一条小艇，到库房那边去等我。三四小时后我到那里和你们汇合，那时马西涅克已说出他的事，当然，那是由于我和我们的新囚犯作了有点粗暴的谈话。那时我们离开……”

他陪伴着他的两个同党走了。当我二十分钟后再看见他时，他手里拿着一张报纸。他把报纸放在我在窗前能看见的那张小桌子上。然后他坐下来，点燃一支雪茄。他转过身背对着我，遮住了桌子。但过了一会儿，他移动了身体，我看见了那报纸——横着叠起的晚报。在露出的版面上，一些大写字母印着这动人心魄的标题：

人们知道了默东出现的幻象的真相

我的内心深处在颤抖。那年轻的学生没有说谎！邦雅曼·普雷沃泰勒发现了真相，并且在几个小时内把它展述在回忆录中——他曾和我谈起这回忆录——并把它公开了！我费劲地贴着百叶窗，试图看清报纸文章的头几行，由于报纸折叠的方式，我也只能看到头几行。每一个辨认出来的字都是那么使我激动。

这报纸我要珍贵地保留，因为由于它的启示，我至少知道了巨大奥秘的一部分。在复刊邦雅曼·普雷沃泰勒早上发表的著名回忆录之前，这报纸这样说：

对，奇怪的问题已解决。我们的一个同行今早以《致科学学院的公开信》的形式写出了可以想象的最审慎、最明晰、最有说服力的回忆录。我们不知道官方的科学界是否同意报告的结论，但我们怀疑反对意见足够强大到摧毁向我们提出的假设，虽然这反对意见十分严谨而且被忠实地予以阐明。对于提出的假设，其证据是人们不能驳斥的，其证据是我们不能不相信的。

这完美的假设价值倍增，那是因为它不但不能被驳倒，而且它为我们展开了最广阔最奇妙的视野。诺埃尔·多热鲁的发明，的确不是被限于它的现状和它的表现。它还包含不可能预见的结果。它被召唤去推翻我们对人类过去的概念，以及人类将来的想法。自从人类世界诞生以来，没有一件事能与它相比。这件事同时是最难以理解又最自然、最复杂而又最简单的。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可能向世界宣布这发明。这是一个几乎是孩子的人，通过天才的本能和聪明的观察获得这巨大的光荣。这就是邦雅曼·普雷沃泰勒接受我们采访过程中收集到的情况。我们很抱歉不能提供更多的细节。我们只能是如此。邦雅曼·普雷沃泰勒只有二十三岁。我们将提供……

我的叙述不得不到这里为止，因为我再看不见下文了。我能知道更多的详情么？

韦勒莫站了起来，在阳台上散步。他走开了一会儿后，又拿着一瓶酒返回来，连续喝了两杯。展开报纸后，他开始阅读回忆录，更确切地说是重新阅读，我想他已经看过了。

他坐的椅子靠着我的百叶窗。他向后仰坐着，双手拿着报纸，因此我不但能看到上述文章的结尾部分，而且也能看到他正慢慢地读的回忆录。

但是白日的亮光逐渐暗下来，天上的云彩遮蔽了阳光。我与韦勒莫同时读到了《致科学学院的公开信》。

诸位先生，我请你们把这回忆录看作为我想写的更为重要的研究文章的尽可能简短的序言，作为它将在各国引起的无数研究的非常简朴的前序。

我匆忙地顺笔即兴写下这回忆录，你们会在其中看到一些漏洞和缺点，我并不想掩饰它们，它们的产生是由于我们在默东所作的观察非常有限，由于泰奥多尔·马西涅克先生顽固地拒绝提供任何补充材料的要求。但那些神奇的幻象引起的情绪使我认为有责任提供研究的结果，虽然这结果还不完全，但对这项研究我怀有合理的雄心壮志保留优先权。我希望通过集中假设，帮助建立事实，使人们的思想平复。

我的工作始于维克托里安·博格的启迪。我收集了他全部的讲话，分析了他的印象。我还收集了诺埃尔·多热鲁说过的全部的话。我重新研究了他全部的实验细节。经

过仔细的检查和衡量，这一切使我到默东观看第一次演出时不是两手插在口袋里，作为一个业余的爱好轰动的人和对奥秘事物的好奇者出现，而是作为一个带着思考成熟的计划、一些进行工作要用的工具的研究者出现。这些工具是有意选择好的，我把它们藏在我的衣服下面，并藏在一些愿意协助我的朋友们的衣服下面。

首先是一架照相机。

这样做是很困难的，因为泰奥多尔·马西涅克先生多疑而且禁止将科达胶卷带入场内。但我还是成功了。必须是这样。必须对第一个问题，一个可能是先决的问题，提供一个最终的回答。默东出现的幻象是否是出于个人的或集体的暗示？既然它们除了那些感觉到它们的人以外，没有任何现实性。或者它们有一个外在的真实的原因。这回答，人们肯定能从所有看到这些幻象的人产生完全同样的印象这一现象中推论出来。不过，我今天提供一个直接的证据，我认为它是无法反驳的。摄影的暗室不像一个头脑，在那里面能创造出形象，在那里幻象可以用内在的物质形成。它是无法撒谎或搞错的见证。但这见证会说话。摄影感光片证明了现象的真实性。我向学院提交七个由银幕快镜拍摄的底片，其中两个底片表现兰斯大教堂的焚烧，十分清晰。

这样，第一点已成立：银幕是播送清晰节目的所在地。

在我获得这播放的证据的同时，我用我们掌握的物理方法对其加以研究。不幸的是，我不能进行我所想望的多次明确的实验。与墙壁的远距离、地点的布局、银幕发射的光亮的不足，都限制了实验。但由于分光镜和旋光计的应用，我看到这亮光和一个白色的物体放射出来的自然光没有明显的不同。

但是用一个旋镜去仔细检查银幕却得到一个明确的、我认为是十分重要的结果。我们知道在一个急促旋转的镜子里看银幕上放映出来的平常的电影形象时，连续的照片就分开了，而且在镜子的范围中，出现分离的形象。要是迅速地转动头部使连续的照片在视网膜的不同点上映出，同样的效果——虽然没有那么清晰——也可以获得。这种分析方法应用于默东的放映上已有显示。因此我可以断言，这些放映像平常的电影放映一样，分离为一些既分离又连续的形象，但连续的速度显然比平常的速度更快，因为我发现每秒钟平均出现二十八个图像。此外，这些图像不是以均匀的间隔出现的。我们可以看到加快和放慢有节奏的变换，我倾向于认为这种节奏的变化与那使默东全部观众惊愕的立体感特别印象有关。

由前面的观察得出一种科学性的肯定，自然引导我的研究走向一个决定的方向：默东的图像是送到银幕上放映的真实的电影，是观众以平常的态度所能接受的。但放映机在什么地方？它是怎样运行的？这是最大的难题，因为直到目前还未能发现放映机的痕迹，甚至没有任何机器存在的迹象。

是否应当像我那样推测，放映是从银幕内部在一个地下装置的协助下进行的，这种地下装置是可以想象出来的。显然，这最后的假设把幻象归于精明的电影特技，这使我们的心情平复起来。但首先是维克托里安·博格朗，随后是公众，他们有理由拒绝接受这种推测。幻象本身带有真实和意想不到的特点，它们毫无例外地引起观众的注意。此外，当电影特技的专家们被质问时，他们老实地宣称他们的学科遇到了难题，他们的技术有缺点。人们甚至可以肯定这些图像的经纪人没有别的能力，除了在适当的银幕上接受它们，而且他也并不清楚在这银幕上出现的图像是怎么回事。总之，人们可以说，准备这样的一些影片需要进行长时期和复杂的工作，要求有广泛的设备和很多形象的表现，这种准备工作不可能在绝对秘密中进行。

这就是前天晚上在开幕式以后我调查的情况。我并不想说对于问题的底细我比初来的人知道的更多。但是当我观看第二场演出时，我的情绪比任何其他观众要好一点。我坚定了自己的立场，我控制了自己，不激动，不狂热，没有任何事能减弱我的高度的注

意力。别人说的任何想法都不能使我不安。任何新的想法、新的事实会立即为我所接受。

这就是发生的事。新的事实就是那些古怪的形象可怕而且令人失望的表现。我并没有马上得出它本身具有的结论，至少是我没有意识到。但我的知觉醒过来了。那些具有三只手的人在我心中与三只眼睛的谜相联起来。即使我还不理解，但我有预感；即使我一无所知，但我猜想我将知道。门已半开。黎明之光在闪烁。

几分钟后，人们想起，这是一个可怕的幻象，一辆小车载着两个宪兵、一个神甫和一个被带去行刑的国王。这被分割、切碎、模糊不清的幻象一时中断然后恢复，又再停下来。为什么？因为它不正常。直至目前，我们知道，维克托里安·博特朗先生也向我们证实，形象一直是非常清晰的。突然间，形象犹豫不前、乱七八糟、模糊不清，有时几乎看不见。这是为什么？

在这重要时刻，只有一种可以理解的想法。放映的景象的可怕和奇怪不在考虑之内。为什么在技术上看，这景象不佳？为什么直到目前工作得很好的完美无缺的机器突然出了毛病？是什么沙粒使它发生故障？

这问题的简单搞得我不知所措。这问题的术语，人们是知道的，对么？我们正面对着一些电影形象，这些形象不是从墙壁里出来的，它们也不是从梯形实验室的什么地方出来的。那么它们是从什么地方放映出来的呢？有什么障碍使它们不能自由地放映出来？

我本能地作了一个姿势，一个被问到这起码的问题时的小孩会作出的姿势：我举目望天空。

广阔的天空没有一片云，十分晴朗。

对，天空明净无云，但只是在我的眼睛能看到的部分。在梯形实验室的上面，围墙阻碍我看到的那一部分是否是这样呢？

我在说出这问题时就因不安而感到支持不住。这问题具有巨大的真实性。只要提出这问题，那就什么奥秘也不存在了。

我双腿发抖，心脏剧跳，我登上梯形教堂的顶部，看着天边。

在夕阳下，天边有轻薄的云彩浮动……

十四马西涅克和韦勒莫

云彩浮动……云彩浮动……

回忆录中的这个句子，我无意识地重复着，同时尝试看清接下去的句子，但这个句子已是我能看到的最后一句话了。黑夜很快来临了。我的眼睛由于不方便的阅读方式已疲乏不堪，要想和来侵的阴影作斗争是徒劳的，我突然拒绝作出新的努力。

此外，韦勒莫不久就站了起来，走到河岸边去了。行动的时刻到了。

什么行动？我没有考虑。自从我被俘以来，我一点也不为个人担忧，虽然韦勒莫曾谈到他打算要和我进行一次有点粗暴的谈话。围地的巨大秘密继续占有我的思想，眼前的事件不能支配我，除了它们与诺埃尔·多热鲁的事有关。现在有人知道了真相，现在社会正在知道。我怎么会为别的事担忧？除了邦雅曼·普雷沃泰勒的正确的推论、他的研究的创造性和他所获得的结果的重要性以外，我还能关心什么别的事？啊！我多想知道！新的假设包含些什么？它是否与现实情况相符？我是否十分满足比别人更深入到这现实的核心，并且收集到更多的意见？

过去使我感到惊讶的是无法理解那种现象。现在我更为此而惊讶。站在圣殿开着的大门前，我却看不见什么。没有任何光芒能吸引我。邦雅曼·普雷沃泰勒要说些什么？这些在天空一角飘荡的云彩意味着什么？要是它们过滤了来自夕阳的光线，要是它们对银幕上的形象产生影响，为什么邦雅曼·普雷沃泰勒在电话中问我那堵墙面的事，而它正是朝着天的另一边，这就是说，朝着太阳升起的一边。为什么他接受我的回答像是在肯定他的假设？

韦勒莫的声音使我摆脱了遐思，我重新走近离开了几分钟的窗子。他俯身向着透风窗的上面，冷笑着说道：

“喂！马西涅克，你准备好行动了么？我将带你到那边去，这样我可以免去绕楼梯。”

韦勒莫绕过楼梯走下去。我不久就听见了发生在我下面的争论的声音，后来变为嚎叫，最后是一片让人有强烈感觉的沉寂。这时我首先想到韦勒莫准备好的可怕场面，但没有对倒霉的马西涅克产生怜悯，只是颤栗地想到也许要轮到我了。

正如韦勒莫所说的，事情发生了。马西涅克像木乃伊那样被捆住，口里塞着东西，僵直地从地窖里慢慢走出来。韦勒莫跟着走来，抓住他的肩膀把他拖到河畔，让他上了小艇。

这时他站在岸上，对马西涅克说：

“马西涅克，这是我第三次明智地对你说话，要是必要的话，我一会儿还要开始第四次。你将让步，对么？想想看，要是你处在我的位置上，你会怎么办？你会像我一样行动，对么？你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说话呢？口里塞的东西妨碍了你么？头部动一动，我会替你拿掉。你同意了？不同意？这样的话，你会觉得自然而然我们开始了第四次，也就是我们谈话的最后阶段。要是你觉得不愉快，我很遗憾。”

韦勒莫坐到他的受害者旁边，拿起带钩的篙，把小船推到尖端露出水面的两条柱间。

这些木柱限制了我通过百叶窗的缝隙向外观看的范围。河水在船周围跳动，发出闪光。月亮已从云彩中显露出来。我清晰地看见行动的细节。韦勒

莫说：

“马西涅克，不要固执，这没有用的……嗯？……什么？……你觉得我干得太粗野了么？你像玻璃那么脆弱么？好了！我们到达了么？好极了！”

他使马西涅克靠着站住，用左臂围着他。他又用右手抓住系在两根柱子中间的绳子上的铁钩，拉了绳子，把钩尖穿到绑在马西涅克的肩上的绳子下。

“好极了！”他重复说，“你看我用不着抓住你，你自己会像木偶那样独自站着……”

他重新拿起篙，用钩子抠住岸边的石头，使小艇在马西涅克的身体下面滑过去，这身体不久就开始下沉。绳子弯曲起来。马西涅克只有半个身体露出水面。

韦勒莫对他的旧日的同谋说话，声音虽然很低，但我毫不费力就能听见——我一直认为韦勒莫这一天说话的声音正像我那天听到的一样：

“老朋友，这就是我想让你到达的地方，我们之间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你想想看，一个钟头后，也许还到不了一个钟头，你的嘴巴里就会灌满水，要说话就不方便了。在这时候，我应当让你有五十分钟去考虑。”

他用篙打水泼到马西涅克的头上。接着他笑道：

“你清楚你的处境了，对么？绑着你的那根像把一头牛绑在肉摊上的绳子在两条柱上是系的活结……只要一动，这活结就会落下几厘米。你刚才看见了么，当我把你放下时，你下沉了半个头的距离……还有，你身体的重量就足够……我的老朋友，你滑下去，不断地滑下去，什么也不能使你停止下滑……除非是你说话。你准备好了要说了么？”

月光忽明忽暗，往这可怕的景象上形成光亮或阴影。我可以看到一直停留在半暗半明中的马西涅克的黑色的身影。水已浸没了他半个身子。韦勒莫继续说：

“按照逻辑，你应当说了……形势很清楚！我们两人曾经合谋干一件小事，由于我们共同的努力成功了，但你狡猾地占有了全部利润。我要求享有我的那一部分，就是这样。为此，你只要向我提供诺埃尔·多热鲁的著名公式，以及第一次试验的方法就行。这样，我就让你自由。你怕竞争，肯定会给我应得的利润。行么？”

马西涅克大概是作了否定的动作或是低声拒绝了，在沉寂中响起啪的一声，他被打了一巴掌。

“老朋友，对不起，”韦勒莫说，“但你使一个圣者受罪！你宁可死么？或是你希望我将退让？或有人会来救你？笨蛋！是你自己选择这个地点的，这个冬天……没有船只经过这里……对面是一些草场。不可能有救援……没有人怜悯……该死的，你不明白么？但是今早我让你看了那报纸文章。除了化学公式，诺埃尔·多热鲁的秘密，你的秘密全都摊开在那里了。这么说人们将很容易地找到那公式了？这么说在两星期或一星期内事情就会失败，我将和笨蛋一样轻轻碰到了一百万法郎而拿不到手。啊！那真是太笨了。”

又是一阵沉寂。

暂时的月光使我看见马西涅克，河水已浸过他的肩膀。

“我再没有什么话对你说了，”韦勒莫说，“让我们下结论吧。你拒绝么？”

他等了一会儿又说：

“既然如此，既然你拒绝，我不再坚持。有什么用呢？是你安排了自己的命运，选择了最后的跳水。永别了，老朋友，为了你，我要去喝一杯酒和抽一下烟斗。”

他俯身向着受害人，继续说：

“但是应预知一切。要是你偶然改变主意——谁知道，也许最后一刻有一个灵感——你只要轻轻地呼唤我……瞧，我稍为松开塞在你嘴里的东西……永别了，泰奥多尔。”

韦勒莫将小船靠岸，低声地说：

“倒霉的行业！这畜生真够笨！”

他按照所定的计划，把桌子和椅子挪到靠近岸边的地方，重新坐下来，斟了一杯酒，又点燃烟斗。他又说：

“马西涅克，祝你健康！按照现在的情况，我看二十分钟后就轮到你喝一杯了。不要忘记你可以呼唤我。我竖着耳朵，老朋友。”

月亮被厚厚的云层笼罩住，岸上变得那么黑暗，我几乎分辨不出韦勒莫的身影。我相信这无情的斗争会以彼此让步了结，或韦勒莫退让或马西涅克说话。但十或十五分钟过去了，时间似乎很长。韦勒莫平静地抽烟，马西涅克发出几声呻吟但没有呼唤。五分钟又过去了。韦勒莫忽然怒气冲冲地站起来：

“愚蠢的家伙，不要呻吟。我等够了。你愿意说么？不愿？死尸，那就死去吧。”

我听见他咬着牙说：

“也许我取得另一个人的同意更好些……”

他想说的是什么？另一个人，就是我么？

他朝左边走去，这就是说是走向正面入口处。

一声叫喊传来，接着我这儿就再听不见什么声音了。

发生了什么事？韦勒莫在黑暗中碰上了墙臂或打开的百叶窗么？

从我所在的位置，我看不见他。桌子和椅子出现在阴影中。此外就是一片黑暗，从中传来马西涅克低弱的呻吟声。

“韦勒莫要来了，”我在想，“再过几秒钟，他将会在这里……”

对他到来的原因，正如绑架我的原因，我都不了解。他是否相信我知道公式，而我没有揭发马西涅克是由于他和我之间达成了协议？在这种情况下，他是否想对我用对他旧日同谋的同样的方法迫使我说话？或者是，在我们两人之间，关系到贝朗热尔，我们两人都爱上了贝朗热尔？奇怪的是，韦勒莫甚至没有和马西涅克谈到她。这许多问题，他将会对我作出回答。

“要是他来的话……”我在想。

但是他并没有来，房子里没有一点声音。他在干什么？我长久靠着那个他进来时必经的门，我耳朵贴在门扇上，准备好自卫，虽然我没有武器。

他没有来。

我回到窗旁，那里也没有一点声音。

这沉寂真可怕，它似乎在河上，在一切空间里扩大伸延，但这沉寂却没有干扰马西涅克垂死的喘息。

我徒然强迫自己用眼睛去观看。河水黑沉沉的，什么也看不见。

我再看不见马西涅克，也听不见他的声音了。

我再也看不见、听不见他！可怕的事实！绳子是否已沿着木柱滑下？使

他窒息和死亡的河水是否已灌到他的嘴里和鼻孔里？

我用拳头重敲百叶窗。想到马西涅克已死或将死，而我直到目前还没有明晰的想法，这使我感到害怕。马西涅克一旦死了，秘密将无可挽救地失掉。马西涅克一旦死亡，这就等于诺埃尔·多热鲁死去第二次。

我又加了把劲儿。在我看来，韦勒莫无疑已走近，我们之间会发生争斗：这我并不担心。任何考虑都不能阻止我，我应当马上跑去援救，但这不是援救马西涅克，而是诺埃尔·多热鲁，否则他的奇迹般的事业将会被消灭。直到目前，我以沉默保护了马西涅克的罪行，现在我应当继续从死亡中挽救那个知道不可少的公式的人。

由于我的拳头力气不够，我弄断了一张椅子，用它来敲打窗上的铁栅。那百叶窗不很坚固，因为一部分窗板已经没有了。窗板逐一被打掉。我伸出手臂，把外边的横铁条拉起。百叶窗立即就打开了，我只要跨过窗缘就能下到河畔。

韦勒莫让我有了自由行动的机会。

我一刻也不延误，立即走到椅子旁，推翻了桌子。我很容易就看见了小艇。

“我在这儿！”我大声对马西涅克说，“坚持一下。”

我用力一冲，到达木柱中的一条旁。我重复说：

“坚持一下！……坚持一下……我在这儿……”

我双手顺流抓住绳子，一直摸到铁钩，以为会碰到马西涅克的头部。而实际上我没有碰到什么。绳子垂下，铁钩在水中，没有带着任何沉重的东西。马西涅克的尸体可能沉到水底了，也可能水流把它带走了。

我胡乱地把手尽可能往远处伸着去摸。一声枪响使我突然站起来。一颗子弹从我耳边呼啸而过。与此同时，韦勒莫——我猜想他正弯腰站在河岸上——声音窒息地低声说：

“啊！可恶的家伙……你利用机会了！……至于马西涅克……你以为可以救他？可恶的家伙，等一等。”

他根据估计又放了两枪，但我已迅速走远，没有一枪打中我。很快我就走出了射程。

十五出色的假设

并不是今天在叙述这悲惨的场面时我才觉得它是我的叙述的附属的一段故事，就在它发生时，我已感到是这样。要是我没有着重谈我对某些事的恐惧和害怕，那是因为这一切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插曲：马西涅克所受的折磨，他的消失，韦勒莫难以解释的行为——在几分钟内放弃一件他那么艰难地进行的事情，以及有关邦雅曼·普雷沃泰勒的发现中遗漏的许多细节。

普雷沃泰勒的发现对我来说是思考的中心，因此当我去营救马西涅克时，我没有忘记从椅子上拿起那张刊有我已看了前半部的回忆录的报纸。自由——在一切之前，在营救马西涅克和通过他挽救公式之前——意味着能够阅读回忆录，而且认识全世界已认识的事物。

我坐着小艇转过小岛，朝着光亮处驶去，在某个岸口登陆。一辆电车驶过。有些商店已开门。我是处在布吉瓦勒和马尔利港口之间。

晚上十点钟，我把自己关在巴黎旅馆的一个房间里，打开了报纸。我几乎已没有耐心等到这时候。在路上，在电车的暗淡光线下，我意外地看到了报纸文章的几行。有一句话给我提供了情况，我知道了邦雅曼·普雷沃泰勒的奇妙的假设，我不但知道了它而且相信它。

可以记起我在那不方便的阅读中记住的那一点。邦雅曼·普雷沃泰勒从他的研究和实验中得出结论：首先，默东的形象实际是电影放映出来的；其次，这放映不是来自梯形实验室的任何地方，而可能是从更远的地点来的。但那最后的印象，一月二十一日发生革命的那一天的形象却被挡住看不见了。被什么东西挡住了？处在邦雅曼·普雷沃泰勒当时的环境中，他怎么能不举目望天空？

天空晴朗无云。人们能否超越界限观察梯形实验室的上部阶梯座位呢？邦雅曼·普雷沃泰勒登上屋顶，远望天边。

在夕阳下，天边有轻薄的云彩浮动……

邦雅曼·普雷沃泰勒重复上一句后又接着写下去：

云彩浮动。由于天边有云彩浮动，银幕的形象变得模糊甚至消失了！是偶合？有人这样说。在不同的三次，当影片失去光亮时，我转身向着天边：三次都有云彩浮过天空。这样的三次偶合会是偶然产生的么？不应以一种科学态度去看到因果关系么？不应承认在这种情况下——在观察目前的幻象时，由于一个不可知的原因而使其发生混乱……云彩的介入会像一个遮挡放映的幕布？我不能提出第四种证明。但这有什么关系！我的思索已深入到能够进行工作的程度，没有任何阻碍能使我停止下来。某些真理不会停在半途。只要窥见了它们，它们就会完全对我们显露出来。

当然，一开头，科学的逻辑不一定能给人类的科学资料中增添我急于寻求的解释，这使我几乎不由自主地陷于一个更神秘的领域。在第二次放映后，我回到家里，我想是否承认我的无知为好，而不要去追求一些假设，它们突然好像超出了科学的范围。但我怎能做到呢？我不由自主地工作和想象。推论乱七八糟地交错着。证明堆积起来。当我在犹豫走上了一条其方向使我不安的道路时，我已触到目标，我已坐到桌旁，手执笔，撰写我的理智和想象要我写的报告。

这样，第一步已迈出：在现实的不可抗拒的命令下，我同意有地球以外的联系的假设，或是从云外来的联系。是否我应当假设这种联系产生于在这些云层之上的空气中的可以操纵的飞行物？但不仅这种可操纵的东西从来没有人看见过，人们还应注意，一

些强大到足够在几公里距离之外照亮默东的银幕的放射，在空气中必然会留下一道放射的光痕，人人都应当能看见。总之，在科学的现状下，应当公开承认这样的放射是完全不现实的。

那么，是否应当看远一些，一跃穿过空间，假设这些放射的来源不止是在地球以外而且是在人类以外的地方？

现在，夸大的字眼已写下了。想法再也不是属于我的了。明天，当这回忆录向读者展示这种想法时，他们会不会接受呢？是否怀着使我激动的同样的热情和同样的不安呢？是否开始时怀着同样的怀疑，最后怀着同样的热情呢？

让我们恢复冷静吧，您说好吗？不论对现象的仔细检查使我们看到如何可怕的明确的结论，让我们以自由的精神来检查这结论，并尝试经受我们自行决定的考验。

在人类以外的地方放射，这是什么意思？这种说法似乎模糊不清，我们的思想难以集中。让我们逼近事实。我们首先确立我们太阳系的界线，作为不可能逾越的限界，并在这巨大的圆圈中，集中我们的视线，向着尽可能达到的点，也就是最接近的点上。要是真有放射，不论是从人类以外或人类所在的地方发射出来，它们总得是从处于空间的固定点上发射。它们应当是从地球邻近的星星上发射出来的，我们有权利认为这些星星是放射的渊源。

我能数到的这固定点共有五个：

月亮、太阳、木星、火星和金星。

要是我们把这假设看做是可以接受的，我们认为放射是采取垂直方向的，那进行发射的陌生的星球应当满足两个条件：首先是它应当能够接受视线，其次是能够送回形象。让我们举一个可以确定地点和时间的例子：一七八三年六月五日下午四时在昂诺内附近发射的充满热空气的气球。查阅《时间知识》上的图表，很容易就能知道这时候在上空的什么高度上是什么星球。当时月亮、火星和木星已经落下，而太阳和金星分别处在昂诺内上空五十度和二十三度上，当然是在西面。只有这两颗星球是能看到蒙哥弗埃兄弟进行实验的地方。不过它们不是从同一方位角度看到的：从太阳上看，应是从上往下看到这些事物，而同一个时间，从金星上看，则是从有点倾向水平线的方向看到这些事物的。

这是首先分析出现象。我们能控制它么？可以的，通过寻找维克托里安·博布朗观察到景象的放射的日期，通过检查这一天能发射的星球是否可以照亮默东的银幕。这一天，如果我们按照维克托里安·博布朗为我们提供的指示检查了这一天的情况：火星和月亮已下沉，木星处在东边，太阳接近地平线，金星稍为在上面。从金星发出的光因此可能照亮银幕，我们知道这银幕是面向西方的。

这个例子向我们显示，我的假设虽然很脆弱，人们还是越来越能使它经受住严格的检查。对其他的幻象，我也采用了这种方法。我复印了一份检验的单子附在这回忆录的一个特制的图表中，这单子我刚写好，有点过于匆忙。经过对各种情况的仔细分析，可以说形象的取得与发射是与金星——只是金星——相联系的。

这些形象中的两个，其一是让维克托里安·博布朗和他的叔叔看到了卡韦勒小姐的行刑，另一个是使我们看到兰斯大教堂的被轰炸。第一个形象似乎是在卡韦勒小姐行刑的那个早上拍摄的，第二个形象是从东面拍的，因为它向我们显示出一个炸弹威胁着竖立在大教堂东面的一个雕像。这向我们证明，形象可以在早上或晚间，由西面或东面同样地拍摄，这不就是有利于我的假设的一个重要的论据么？因为金星是晚间或早上的星球——在黎明时从东方看地球，晚间从西方看地球，也因为神奇的幻想者诺埃尔·多热鲁把他的墙壁两面建筑得同样地倾斜向天，一面向着日落，一面向着东方，两面轮流受晚间的金星和早上的金星的照射！

这就是直到发生新的情况为止，我所能自行决定提供的证明。此外还有别的。例如幻象出现的时间：金星朝向天边落下时，地球上是一片阴暗，形象能在日光之外形成。我们还应提到，诺埃尔·多热鲁曾停下试验，打乱了围地的秩序，在去年冬季中把旧墙拆掉。这段时间正是金星在太阳之外的位置，它与地球无法发生联系。这一切证据将通过更深的研究和对向我们显示的形象的合理调查而得到加强。如果我坚持写这回忆录，不在阻碍前停下来，不在我写每一行时的困难前却步，如果我满足于阐明引导我到我的假设前的必然的合乎逻辑的推论而冒犯了学院，让它认为我并不感觉到这些障碍和困难的压力，是否我应当为此而放弃我的工作？我并不这样想。如果当科学院宣布正式否决时，我应当服从，但当它承认它的无知时，我应当坚持工作下去。我是服从这两个原则的，当我研究放射活动的方式而不是放射的来源时，一切问题都在这里。肯定放射来自金星是容易的事，但很难解释放射是怎样通过无限的空间的，它们是怎样对五千万公里距离的地方的三四十平方米的看不见的银幕发生作用的。我碰到了一些我没有权利违背的物理定律。

这样，无需任何的争论，我承认不能假设光线可以成为观察到的形象之传达播送的中介。衍射的定律绝对不承认光线能完全垂直的扩散，因此也不承认在目前认为是天外远距离的形象的接收及其形成。不但是几何光学的定律只能是相当粗糙的大概接近，而且必然在地球和金星的空气中产生的复杂的反射会干扰光学形象：科学学院的关于光学传递作用的可能性的否定是明确的。

我自愿相信，金星上的居民已经尝试通过光的信号和我们通信，要是他们已放弃这种尝试，那是因为我们人类的科学的缺陷使这种尝试没有用处。我们知道，洛韦勒和希阿帕雷利曾看到金星表面的光点和霎时的光芒，他们认为这是出于火山爆发或出于我刚才谈起的通信的尝试。

但科学没有阻止我们去想，金星的居民在这尝试失败前是否采用了别的通信方法。我们怎么不想想，例如X光，它的垂直的道路允许形象形成的清晰达到人们所希望的程度。的确，有可能把这X光用于默东银幕的接收上，虽然由分光镜分析出来的光线的质量使这种假设不可能。但怎样用X光来解释我们曾在银幕上看到其活动图形的地球的拍摄呢？要是我们重新采用我刚才提出的正确的例子，我们知道蒙哥弗埃兄弟也好，周围的景色也好都没有发出X光。因此金星人不是通过X光的中介才接收到他们后来传递给我们的形象的。

能用现有的科学资料对所发生的事物进行解释的可能性已尽。我很清楚地说，今天在这回忆录里，我不敢在假设的园地上冒险，不敢提出与我的工作掺杂在一起的一种解决方案，如果诺埃尔·多热鲁没有委托我的话。一年之前，我出版了一个小册子，题为《万有引力》。当时没有人注意到它，但它大概引起了诺埃尔·多热鲁的特别注意，因为他的侄子维克托里安·博格朗发现我的名字写在他的文件上，而诺埃尔·多热鲁只能通过这小册子知道我的名字。如果不是我在这小册子中阐述的“吸力光线”的理论在他看来完全可应用于他的发明产生的话，他怎会费神写下我的名字呢？

希望人们想起我的小册子，在那里可以看到我从对这辐射的实验中所得出的结果，虽然它们不很清晰，但也是不可忽略的。人们可以看到这光线是完全垂直地扩散的，而且其速度三倍于一般光线——要达到金星只须四十六秒钟，因为金星是离地球最近的。人们可以看到，虽然这些光线的存在——由于这些光线，万有引力按照牛顿的定律运行——还没有被承认，虽然我没能做到用一些适当的接收器使它们明显可见，但我已为它们的存在提供了一些值得重视的证据。诺埃尔·多热鲁的赞同也是一种人们不应忽略的证明。

此外，可以相信，虽然我们的初步科学阶段经过几世纪的努力以后仍忽略世界平衡

的重要因素，但应该相信金星的科学家们已很早前就越过了认识的初级阶段，他们拥有可以用万有引力的光线来拍摄影片的摄影接收器，而且采用的方法十分完善。这些科学家俯身对着我们平庸的地球在等待着，他们知道地球上发生的一切，看到我们的无能，他们期待着能通过他们唯一的可能的手段与我们建立联系。他们耐心地、坚韧地、装备很好地在等待着。他们用他们的放射器和接收器收集的看不见的光束扫射我们的地面，搜查每个隐蔽的角落。

有一天，发生了一件神奇的事。光束在银幕上遇到一层物质，这层物质只能产生于化学分解的自然结果和直接的复原。这一天，由于诺埃尔·多热鲁，我们还应承认是由于偶然的作用，因为这一天诺埃尔·多热鲁进行了完全不同的实验，金星人建立了我们两个行星之间的联系。地球上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事件发生了。

我们甚至有证据证明火星知道诺埃尔·多热鲁的初期的实验，他们了解其价值，他们关心他的工作，追踪着他的一生的事业，多年来他们搜集到了他的儿子多米尼克在战争中被杀的场面。我不想详细地重谈默东放映的每一部影片。现在所有的人在我提出的假设的前提下都可以进行研究了。我只要求人们注意考虑金星人想使这些影片具有一种统一性的方法。有人正确他说：三只眼睛的标志是制造的标记，类似我们的电影公司的商标。这制造商标同时以最令人惊讶的方式显出金星人的超人的才能，因为他们做到了使那和我们人类的眼睛毫无关系的三只眼睛具有我们的眼睛的表情，甚至是影片中主要人物的眼睛的表情。

但为什么选择这样的商标？为什么眼睛是三只？是否需要从我们现有的角度作出回答？这回答，金星人不是已作出了么？他们向我们提供表面上是荒唐的影片，在这些影片中，在我们面前出现的形象的活动是按照金星人生活的原则和线条的。这不是在他们那里拍摄的有关他们的影片？这影片使我们观看时感到目瞪口呆。它与路易十六之死的场景相反，拍摄的是一个大人物行刑的故事，刽子手用他们的三只触手撕裂了他，砍下他那三只眼睛的萎靡不振的头。

三只手……三只眼睛！我是否敢于根据这些脆弱的资料，超越我们所看见的，说金星人具有三角形的对称，像人类具有二进制的对称——两只眼睛、两只耳朵和两只手臂——一样。我能否试着解释金星人的前进方式是用连续的伸缩，在那些有高大建筑的城市中沿着垂直的街道垂直地行走？我是否有勇气按照我的想法描述，金星人具有一些用来安排的器官，这些器官保证其具有对磁性、空间和电的感觉。我没有这样的勇气。当金星的科学家们高兴要和我们建立联系时，他们会告诉我们的。

他们肯定会这样做的，我们可以相信。几个世纪以来，他们对我们所作的努力就是朝向这一点。“让我们谈谈，”他们不久就会这样对我们说，正如他们大概对诺埃尔·多热鲁说过的，正如他们对他所做的。动人的谈话，那位伟大的幻想家从中得到很大的力量和肯定。在作结论之前，在投入争论之前，我援用他在临死前几秒钟写在银幕下面的两个证明——这两个证明可以肯定他知道：

B 光线……BERGE……

诺埃尔·多热鲁在形成他对 B 光线的信念时，再也不提他过去想象的对银幕现象的解释的那种不知道的放射，这放射是我们自身形象的具体化，而且是在我们自身之外放射的。更为明智和由于实验而更清楚了诺埃尔·多热鲁放弃把新的事实与太阳的热能联系起来，虽然他过去经常利用这种热能。他明确地提出地心引力的光线，这光线是他从我的小册子中知道其存在的，也许还通过他与金星人的通讯而得知。金星人已控制了这些光线，正如通过最平凡的照片认人那样认识了发亮的光线。

BERGE 这五个字母并不是贝尔热罗妮特的开始部分，这种致命的错误猜测使贝朗热

尔·马西涅克身受其害。这是要写 BERGER 这个字。在垂死时，头脑昏昏沉沉的诺埃尔·多热鲁找不到别的指示金星的名词，只想到牧羊人星。他的无力的手只能写下几个字母。这个知晓这一秘密的人还来得及说出他所知晓的主要东西：通过万有引力的光线，金星把一些激动的信息送到地球上。

如果人们接受在这初步报告里宣布的连续的推论——这报告，我希望有一天会被人看作是从诺埃尔·多热鲁那里偷去的报告的同一题材的作品——的话，剩下的还有许多我们不知其真相的论点。金星人所用来观察和放映的机器是怎样构成的？通过怎样的奇特的装置，他们完全固定了两个行星之间的放射，这两个行星在空间的移动是非常复杂的——仅是对地球，人们已知道有十七种移动方式。

在我们身旁发生的问题是：用于在默东放映的银幕其性质如何？它涂上的那层深灰色物质是什么？它是怎样组成的？它又怎么重现形象的？这许多问题，我们的科学还不能解决。但它还没有理由宣布它们是无法解决的。我肯定科学有责任通过公众提供的各种方法来研究这些问题。有人说马西涅克已死了。希望人们能利用这机会！希望人们宣布默东的梯形实验室成为国有财产！让一个人损害全人类而占有巨大的秘密，任意地把这些秘密消灭，这是不能允许的。这种事不应发生。几天以后，我们会与金星的居民建立不断的联系。他们将对我们的叙述我们过去的几千年历史，向我们显示他们弄清楚的谜，使我们得以利用另一种文明所获得的成果，比起这种文明，我们的文明似乎是凌乱不堪、一无所知、原始野蛮……

十六 两人嘴唇的吻合

只要阅读那一时期的报纸就可以知道，在邦雅曼·普雷沃泰勒的回忆录发表后，默东的幻象把人们的情绪激发到了高潮。我有四份昨天的报纸摆在桌上。报纸的八页中没有一行文字与人们立即称为高明的假设有关。

但赞同和热情是一致的，或几乎是一致的。只有一些科学家发出了强烈的抗议，回忆录的大胆比它的漏洞更激怒他们。在公众看来，这不是关系到一种假设，而是关系到明确的事实。每个人都提供证据，像给建筑物提供一块石头那样。不论抗议怎样强烈——人们一丝不苟地阐述——这些抗议似乎是暂时的，可能会被仔细的研究和对现象认真的调查所否定。

所有的报纸文章、访问和发表的信件都导向邦雅曼·普雷沃泰勒的结论。他所推荐的措施得到有力的宣传。应当尽快行动起来，在默东的梯形实验室组织一系列的实验。

在这激动人心的情况下，马西涅克的被绑架就不算什么了。马西涅克死了么？人们没有发现能知道谁绑架了他以及把他关在了什么地方的线索。算了。这并不重要。像邦雅曼·普雷沃泰勒所说的，时机太好了，人们不可不利用。从第一个早上起，人们就在围地的门上贴上了封条。人们等候什么人开始测验呢？

至于我，我对我在布吉瓦勒的冒险行动一声不响，因为我一直担心损害到贝朗热尔，她是与这件事最直接有关的。不过我还是回到了塞纳河畔。从大致的调查得知，马西涅克和韦勒莫曾在冬天的一部分时间生活在岛上，由一个男童陪伴着，当他们不在时，他看守那两人中的一个用假名租来的房子。我去探索了这房子。没有人再住在那里了，只有几件家具、几件工具而已。

到了第四天，一个紧急任命的委员会在下午到围地举行了会议。由于天空多云，人们只限于检查在墙壁的基座中找到的铁罐，接着在升起银幕时，在银幕上的几个地方和四周，切割下一些深灰色的物质。

经过分析，没有发现任何特殊的東西。人们发现了一些有机物质和酸的混合物，其名词术语枯燥无味，这些东西不论怎样处理，都不能提供对最细微的现象的一点解释。到了第六天，天空晴朗，委员们又来了，还增加了一些官员和混杂在人群中的好奇的人。

他们站立在银幕前毫无结果而且有些可笑。所有的人窥视着一件不会出现的事物，站在空无一物的墙前，张大着眼睛，脸上的肌肉紧缩，带着一种可笑的严肃的神情。

一个钟头在焦急的等待中过去了。墙壁仍然无动于衷。

由于公众期待这场测验能作为众所周知的最激动人心的事件的结局，因而失望的情绪会更强烈。是否应当放弃测验并且承认只有诺埃尔·多热鲁的公式能引发幻象呢？至于我，我是相信的。除了那些已取去的物质外，还有一种液体，这是马西涅克按照公式配的。像我的叔叔一样，他把它装在蓝色的小玻璃瓶子里，在每次放映前涂在银幕上，使它具有有一种浮现幻象的神秘力量。

进行了搜查，没有玻璃瓶也没有蓝色的瓶子。

人们开始对马西涅克的消失，也许是死亡感到遗憾。当邦雅曼·普雷沃泰勒的假设表现出它的重要性时，那巨大的秘密是否已丢失了？

到了第十一天的早上，也就是邦雅曼·普雷沃泰勒的回忆录发表十一天

后的五月二十七日，报纸刊登出泰奥多尔·马西涅克的一个启事，宣布在这一天的傍晚，在他的指导下，围地将举行第三次放映。

中午左右，他出现了。但门是关闭的，有四个警察守着，他不能进入。

但下午三点钟时，警察局的一位官员到来，他持有全权谈判权。

马西涅克提出了他的条件，他又重新成为围地的绝对主宰者。围地将由警察包围，除他以外别人一律禁止入内。任何观众不得带照相机或任何工具。

一切都同意了。为了重新使被打断的神奇放映得以继续，为了重新联结与金星的关系——公众在一个人们知道其罪行的人的大胆妄为前让步了，这显示出邦雅曼·普雷沃泰勒的假设已被上层所接受——人们放过了其它的一切。

其实并没有人搞错，人们表示顺从是希望不久就可以报复，而且要在放映顺利时通过某些狡猾手段抓住银幕的秘密。马西涅克很清楚这一点，因此在开门时，他厚颜无耻地让人散发一份传单，内容是：预先通知公众，任何反对主宰者的企图将导致银幕立即消失和诺埃尔·多热鲁的秘密无可挽回的丢失。

至于我，由于没有马西涅克已死的证据，对他的回来并不觉得惊讶。但他的面容和态度的改变使我惊愕。他像老了十年，驼着背，那过去似乎是他自然表情的微笑再也不出现在他那瘦削、发黄和不安的面孔上。

他看见我时把我拉到一旁。

“嗯！那强盗，他使我陷入倒霉的境地！他首先在地窖深处打了我一顿……接着把我投到河水中想迫使我说话……从那时起，我得卧床十天才能恢复。啊！这坏蛋！和他的这笔帐总要算的……我希望有人会比我更厉害一些，打击他的手不会发抖。”

他谈到的是什么事，事件是如何在黑暗中结束的，我都没有问他。只有一件事是重要的。

“马西涅克，您读过邦雅曼·普雷沃泰勒的回忆录了么？”

“读过。”

“它是与事实符合，与您读过的我叔叔的报告符合么？”

他耸耸肩膀。

“这与您有什么关系？这与人们又有什么关系？我难道是为自己保存那些幻象么？不是的，对么？正相反，我千方百计让所有人看见，去诚实地赚得人们付的钱。还想要什么呢？”

“保护一个发明……”

“永远也不！永远也不！”他发怒地说，“希望别人不要用这些故事来打扰我！是我购买到诺埃尔·多热鲁的密码的。因此，我保留它给自己，我单独一个人，不管一切，不管任何威胁。当我落在韦勒莫的魔爪中和快要死去时，我也没多说。维克托里安·博特朗，我对您说，我发誓，要是我死了，也就是诺埃尔·多热鲁的密码的死亡，我们一起死去。”

当几分钟后泰奥多尔·马西涅克走向他的座位时，他再也没有那像进入笼子里的驯兽者那样的神气了，而是像一只被逼得走头无路的野兽，害怕任何一点声音，看见棍子和鞭子就发抖。但那些守门的警卫仍在那里，神色凶狠好斗，有人告诉我他们的薪水加倍了。

这些预防措施没有用。威胁着马西涅克的危险不是来自人群。人群中保持着虔诚的沉默，好像在准备庄严的宗教仪式，对马西涅克既没有鼓掌也没

有咒骂。人们严肃地等候着将要发生的事，没有一个人怀疑这件事即将发生。坐在最高处的阶梯座位上的观众——我就是其中之一——常常转过头来张望。在晴朗的闪着金光的天空中闪烁着金星——晚上的星。

多么激动人心！人类第一次肯定他们是被不是人类的眼睛看着，被与他们不同的头脑监视着。他们第一次明确地联合起来，通过过去是充满他们的梦想和希望的空间，现在他们新的兄弟的亲切眼光落到他们身上。这并不是我们那不满足的心灵投向天空的传奇和幽灵，而是一些有生命的人用形象的、活的和自然的语言对我们说话，直至我们将像重新相见的的朋友那样交谈起来。

这一天，他们的眼睛，他们的三只眼睛非常温柔，像充满了热爱的柔情，它们使我们怀着同样的柔情和爱恋颤栗。这些女人的眼睛，这些许多女人的眼睛，它们在我们面前带着微笑、允诺、魅力和肉感而闪动着，它们要说些什么？我们将会惊异地看到我们过去的怎样幸福媚人的场面？

我看看我的邻座的人们。他们也全都和我一样朝着银幕。放映的景象首先使大家脸上的肌肉下陷。我注意到两个年轻人脸色发白。一个女人手里拿着手帕几乎要哭出来，但她挂着的守丧的面纱使我看不清楚她的脸。

首先在我们面前出现的是光照强烈的风景，是大路扬起灰尘的意大利风景，一队穿着法国大革命时期军队制服的骑兵，围着一辆有四匹马拉的马车。接着，出现了一个充满阴影的花园，在浓绿的柏树小径的一端，有一间百叶窗紧闭着的房子，这房子有一个开满鲜花的阳台。

马车在阳台下停下来，把一位军官放下后又走了。这军官跳到门前，用他的长剑柄敲门。

门几乎是立即打开。一位身材高大的少妇从房子里冲出来，双臂伸向军官，但在相互拥抱的时候，他们两人都向后退了几步，好像是暂停他们的幸福以便更深地陶醉其中。

这时银幕上出现了这位妇女的面孔，没有言词能够表达这面孔上那快乐和狂热的爱恋表情，虽然这面孔不太美丽也不太年轻，但这表情使这面孔成为世上最美、最充满青春的事物。

接着两个情人投入彼此的怀抱里，好像他们长久分离后要寻求合而为一。他们的嘴唇吻合起来。

对这法国军官和他的意大利情妇，我们再也知道什么了。接着出现一个不那么光亮但同样清晰的形象，这是一个有雉堞的堡垒，有些具有突堞的圆塔耸起。在一个堡垒的废墟中，在下部和中间，有些围成半月形的树，它的每一侧还都有一颗老橡树。

渐渐地，从这些树的阴影中，一位少女在光亮中显现出来，她戴着圆锥形女式高帽，穿着一件拖地的宽阔的袍子。她停下步来，双手张开并举起。她看见一些我们看不见的东西，她的漂亮的脸上带着可爱的微笑。她的眼睛半闭着。她那瘦削的身影似乎支持不住地等候着。

她等待的是一个年轻的男子，他走向她，当她靠在他的肩膀上时，他吻了她的嘴唇。

感情激动的一对，像在意大利的那一对一样使我们心神不定，这是由于他们身上的欲望和忧郁，更由于想到这是一对男女在我们眼前过着从前的真实的生活。我们的感觉不再像前面几场那样充满犹豫和无知。我们现在知道了，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这个下午，我们却看到了十五世纪的人们生活。他

们并不为讨好我们而重复他们的举动。他们是在时间和空间中第一次作出这种举动，这是他们第一个爱情的接吻。

看到这一切的感觉，是超出人们所能想象的。看到过去，不是在回忆中而是在现实中！看见一个侍童和一个戴着锥形女式高帽的小姐在接吻！

不久我们又看到古希腊的一个山岗！看到二千年前的天空底下的城堡阿克罗波勒，带着花园、房屋、棕树、小街巷、大门、庙宇、诸贤祠，不是废墟而是完整无缺，辉煌灿烂。在诸贤祠四周，许多雕像围着。一些男男女女走上它的石阶。这些是佩里克莱和德莫斯典纳时代的雅典人。

他们来来往往，彼此交叉而过。他们交谈，接着便隐没了。在两堵白色的墙壁间有一条僻静的小街。一群人走过，后面留下一男一女，他们忽然停下步来，望望四周，接着热烈地拥抱起来。我们看见在围着少妇前额的面纱下，有两只漆黑的大眼睛，眼皮像翅膀那样活动，一开一合，一哭一笑。

这样，我们通过年代上溯，我们知道那些从上面俯瞰地球的人们收集了这些连续的形象，想向我们提供并指出这共同一致的爱情的永远年轻、永远更新的动作，对这种爱情，他们和我们一样热切和顺从。同样的法则统制着并激动着他们，虽然在他们那里不是以陶醉和抚摸来表现。但同样的冲动使他们心荡神驰。不过，他们知道嘴唇那令人神醉的接吻么？

其他的一对对男女过去了，其他的时代复苏了，另一些文明呈现在我们眼前。我们看到一位埃及妇女和一位年轻的农民，看见在阿西里的空中花园中一位公主与一个魔术师在接吻，看见两个蹲在一个洞穴的入口处的无以名状的动物似乎像人那样接吻，还有其他……

这些短促的幻象，其中有些模糊不清，像太古老的壁画的颜色那么暗淡，但由于它们具有充满诗和现实的、既热烈又宁静的意义而显得强烈有力。

女人的眼睛一直是表现的中心，而且像幻象存在的根据。啊！微笑、眼泪、快乐、悲伤，这就是这些眼睛使人着迷之处。我们在天上的朋友们也同样地感受到它们的魅力，因此才会返回给我们。他们会感觉到，也许会感到遗憾，这些富有魅力的光亮的眼睛和他们的阴暗而毫无表情的眼睛完全不同。在这些女人的眼睛里，有多少的柔情、雅致、纯朴、甜美、苦恼、诱惑、胜利的欢乐、感激的卑躬——当她们献出她们的嘴唇时，有多少爱情。

我未能看到这些幻象的结尾。我周围的那些不安、激动的人群中发生了骚动。我发现自己正在那个我曾注意到的戴孝的女人身旁，她那在面纱下的脸一直没有露出来。

她把面纱撩开，我立即认出是贝朗热尔。

“是你！是你！”我喃喃地说。

她抬头用热情的眼光望着我，双臂围着我的脖子，把嘴伸向我，结结巴巴地说着一些爱恋的话……

我不敢俯就，但她对我说：

“我求您……我恳求您……”

我们的嘴唇吻合起来，我这才知道——无须解释——马西涅克对付他的女儿的种种含沙射影的话是假的，她是两个强盗的受惊、受害者，她从未停止过爱我。

十七 最后的幻象

在接着放映之前，晚报登出两条重要的消息。一群财界人士向马西涅克建议以一千万法郎购买诺埃尔·多热鲁的秘密和梯形实验室。马西涅克应在第二天作出回答。

但到了最后时刻，从南部来了一封电报，说几星期前在马西涅克的图卢兹家中看护他的女佣人宣称她主人的病是假的，他曾好几次离开家，都小心掩蔽不让邻居知道。他有一次离家的时间正好是诺埃尔·多热鲁被暗杀的时间。这女佣人的揭发使司法机构不得不重新进行调查，对马西涅克已有了很多犯罪的推测。

这两条新闻引出的结果是我叔叔的秘密要靠偶然的机会有得以保全，或者是由于立即的购买而保留，或者因马西涅克的被捕而永远丢失。观众的焦急的好奇心也面临同样的抉择。很多观众认为看到的将会是默东最后一场演出了。人们评论报纸刊出的文章，许多证据或异议表示赞成或反对普雷沃泰勒的假设。人们肯定认为被马西涅克拒绝进入梯形实验室的普雷沃泰勒在准备着一系列的实验，目的在证明他的假设是正确的，其中一个最简单的实验是在围地之外建立一个脚手架，在从金星送达银幕的光线的通道中设立一个断断续续的障碍。

至于我，从前一天起，只想着贝朗热尔。我曾在人群中徒然地追她，因为她居然逃走了。我感到了人们情绪的传染，这一天，我居然放弃了在挤满人的梯阶座位中间找到那神秘的少女，我曾经把她抱住，她那时浑身发抖，高兴能在一些时间里受到抚摸，对这种抚摸，她那难以理解的心灵直扑向它。而这时我竟然把她忘记了，此时对我只有银幕是重要的。我全神贯注在那巨大的谜中，这谜是人类历史在这庄严的时刻向我们提出的。

这庄严时刻是那些神奇的眼睛表示出最痛苦的眼光后开始的，它是由那奇怪的幻象开始的，邦雅曼·普雷沃泰勒建议把这幻象考虑为金星的居民，我们也不可能不如此考虑。我不想尝试更明确地描述，也不想描述其发展的背景。面对着这些奇怪的幻象，这些荒谬的动作和奇特的景象，人们感到的忧虑过重，以致来不及接受确切的印象，并从中取得有点价值的理论。可以说的是，我们像第一次时的见证人一样，和许多人一起，看到公众的表现，同时看到具有明确目标的一系列行动，这目标在我们看来是和第一次放映同一性质的。一切令人相信——在空无一物的空间中和围着一个不动的幻象的某些幻象的聚集，它们表现出的动作，对这孤立的幻象的划分——存在着酷刑和对所存在事物的镇压。不论怎样，我们通过有关的例子，明确知道只是从放映的第二部分会获得有价值的东西。几乎所有的幻象都是两面的，或相反或相似，要能了解这放映的普遍思想还须等待。

这种思想不久就显现了。对我们所看见的事物的简单叙述表明，多热鲁叔叔对我所说的预言是多么正确：“人们会到这里来巡礼，他们会像小孩般哭着跪下。”

一条铺着小石头的有台阶的弯弯曲曲的街道沿着一个陡峭、干燥、在炽热的太阳下没有一点阴影的山岗向上走。似乎可以感到发散的蒸气和干燥的土地发出的热气。

一大群十分兴奋的人爬上陡峭的斜坡。他们穿着破烂的上衣，他们的样子像乞丐或东方的卖艺人。

这条街道消隐了。在更高的地方，我们看到这群人的前后有一些穿着像古罗马军团的士兵的人组成的行列。

大概有六七十人。他们慢慢地走，队形混乱，肩上荷着戈矛，有的手里拿着头盔。有时他们停下来喝水。

我们不时看到，这些士兵是在护送一队围在中心的人，其中有几位领导，有穿着像教士的长袍般衣服的市民，离远一点还有四位妇女，她们的面孔被长面纱遮住了。接着，在转弯处，人群有点散乱，我们忽然看见一个沉重的十字架被颠簸地举起。十字架下的一个人好像被这难以忍受的重负压坏了，但他必须负到行刑的地点。他每走一步都摇摇晃晃，用劲儿站直，又跌倒下去，拖着爬着，抓住路上的石头，再也不能动弹。一个士兵打他一棍也不起作用，他已精疲力竭了。

这时候一个人从石头小径走下来。士兵把他抓住，命令他去背那十字架。他背不了，便赶快走掉。但当士兵们带着他们的戈矛走到那躺在地上的人身旁时，三个女人挺身而出，她们提议去负那十字架。其中一人抬着十字架的一端，其余两人抬着十字的两边，她们就这样爬上陡峭的山岗。与此同时，第四个女人扶起那被定死罪的人，扶着他摇摇晃晃地前行。

在两个地点，我们还可以看见那走向死亡的人痛苦地向上走。这两次，他的面孔单独出现在银幕上。它与按照一般习惯所表现的不同，但它比别的面孔更能满足通过它真实的显现所引起的我们的深思。是他，我们没有道理那怕怀疑一秒钟。他在我们面前活着。他痛苦，他将在我们面前死去。

他将死去！我们每个人都想避开这可怕的死亡的威胁，我们每个人都全心全意召唤那平静的幻象，在这幻象中我们看见他在他的门徒和温柔的女友中间。但这些幸福的日子过去了，我们害怕正在准备中的一切。已到达行刑地点的士兵们的神情更严峻了。神甫以一些手势咒骂那些将竖起木柱的石头。他低着头走了。

现在出现了十字架，在它的下面几个妇人弯着腰。那被定死罪的人跟着她们。他现在靠着两个妇人扶持着。他停下步来。再也没有办法救他了。当我们在形象短暂地中断后再看见他时，十字架已竖起，死亡将开始。

我不相信人们还有比我们这一时刻所感受的激动更强烈的时刻，这时刻，我们应当知道，是解决人类几世纪的命运的时刻。我们不是通过传说和曲解来猜测这一时刻，也不是根据不肯定的资料来重新决定，更不是按照我们的幻想或感觉而想象出来。这时刻就在眼前。它在我们面前活动着，它的背景并不宏伟，在我们看来这背景似乎很平凡很贫乏。好奇的人群走掉了。十多个士兵喝酒并在一块平石板上玩色子。四个妇女在被钉到十字架的人的阴影下站着，用她们的眼泪洗濯他的脚。在附近的两个山岗顶上，两个身影在十字架上扭动。这就是看到的一切。

这阴暗的景象向我们显出什么意义！在我们眼前展开的是多么可怕的悲剧！我们那充满爱恋和悲伤的心的跳动是和这颗神圣的心的跳动一样的。他的疲乏的眼睛垂下看着我们所看的同样的东西，同样的干燥的地面，同样的野蛮士兵的面孔，同样的悲伤的女人的面容。

当最后一个幻象向我们显示出他那瘦骨嶙峋的身体，受到摧残的头部和那无限扩大的眼睛时，人群纷纷站起来，男男女女跪下，在抖动着祈祷的沉寂中，向着正在消隐的神明伸出双臂。

这种场面，对那些没有看见过的人是难以理解的。人们不会在我对他们

叙述的文章中找到突出点，正如我在当时的报纸里不能找到一样。这些报纸成堆地运用形容词、惊叹词，但对现实却不提供任何思想。但是，这些报纸文章却提出这一天放映的两部幻象的重要真理，而且正确地宣告第二部幻象解释并补充第一部。在我们的遥远的兄弟那里，一个神明受着可怕的酷刑，他们通过两个事件的接近想告诉我们，他们也像我们一样被一种宗教信仰和理想的向往所激动着。通过他们的一位领袖的死亡和我们一位国王的死亡，他们告诉我们，他们也同样地经受政治的动荡。他们通过爱情的幻象使我们知道，他们像我们对爱情的力量倾倒一样倾倒在幻象上。由此可看到同样的文明阶段、同样的信仰、同样的本能、同样的感情……

这些如此肯定、如此激动人心的信息怎么能不在翌日激发我们想知道更多一点和更密切地通讯的欲望，怎么能不想到可能提出的问题和将弄清楚的问题，关于过去和将来，关于文明和命运的问题。

但我们仍存有同样的怀疑，比前一天更强烈的怀疑。诺埃尔·多热鲁的秘密将会怎样？情况是这样：马西涅克接受了别人提出的一千万法郎，但条件是这些钱要在放映后立即付给他并交给他一份赴美国的安全通行证。虽然在图卢兹开始的调查肯定了女佣人对他的控告，人们还是肯定买卖协议即将签定。诺埃尔·多热鲁的秘密是这样重要，以致使它越出了司法机关的通常考虑范围。面临着不能再延期的情况，政府部门让步了，但同时强制马西涅克出售秘密，否则会遭到立即的逮捕。有关部门在他周围布置了一些人员，一旦他有什么越轨行为就立即把他逮住。当铁幕重新垂下时，十二位警察代替了守门人。

于是开始了一场形势严峻的放映，它本身也显出十分令人痛苦和无情。

像另一次一样，我们起先不了解放映的意义，这些影象放得相当快，像前一天表现的爱情的场面。

也没有了三只眼睛的开头的幻象，而是立刻就是现实的场景。在花园中，一位年轻漂亮的穿着 1830 年时装的女人坐着。她在撑在一个木架上的壁毯上刺绣，有时抬起眼睛温柔地望望在她旁边玩耍的小女孩。母亲和小孩互相微笑。小女孩离开她玩的沙子，跑来拥抱母亲。

在几分钟中只是这些场面，人的平静生活。

在母亲的背后，离有十来步远处，有一道树叶的高帘子，修剪得笔直。一个萧洒而年轻的男人轻轻掀开帘子，悄悄地从阴影中走出来。

他的面孔表情严峻，下巴紧收，手里拿着一把刀。

他向前走了三四步。那女人一点也没听见，小女孩也没有看见他。他继续前进，十分小心谨慎，以免沙土在他脚下发出声音。树枝在他触到时也没有动。

他控制住女人。他的面孔由于残酷和坚定的意志而显得可怕。那女人的脸却一直是微笑而且幸福。

在这微笑和愉快的脸上，一只手慢慢地举起。接着他以同样的速度放下手，突然间，他以猛然的一击打到她的左肩的下部和心脏上。

当然没有发出声音。但是，在围地的惊惧而沉寂的人群中发出了叹息声。

那男人拔出刀子，倾听了一会儿，俯身到瘫在一张椅子上的不动的身体，摸摸她的手，接着朝那树叶帘子后退几步，那帘子对着他闭合起来。

小孩不停地玩耍。她笑着，说着话。

幻象消失了。

这一次是两个男人在河边的一条僻静的道路上散步。他们不甚起劲地在闲聊，像在谈下雨和好天气那般。

当他们返身转回时，我们看到一个一直被他的同伴遮着的人拿着一把手枪。

两人停下步来，继续平静地交谈。但那持枪的男人的面孔变了样，表现出我们曾在第一个凶手的脸上看见的同样的犯罪表情。忽然间，发生了袭击，一声枪响，另一个人摔倒，凶手扑向他，拿走了他的钱袋……

后来还有四件罪行，每件的主事人或被害人都是我们认识的人物。这是一些很简短的只限于主要情节的社会杂闻：平静地表现出日常生活的场面，带着恐惧和野蛮的突然谋杀。景象十分可怕，特别是由于当我们看到死亡的幽灵在受害者上面站着时，她仍然保持着信任和宁静的表情。由于他们在等待着我们无法使其避免的打击到来，这使我们害怕得气喘吁吁。

最后，一个人的形象出现在我们眼前。梯形实验室里响起一阵低沉的惊呼声。这人是诺埃尔·多热鲁。

十八 普雷—邦尼城堡

人群的惊呼向我证明，看到由于其肖像和张贴在围地门口的招贴而使人们认识了他的伟大的老头儿，人们立即产生了同样的想法。一开始大家就知道了事情会怎样。在出现了一系列的犯罪的幻象后，我们十分清楚诺埃尔·多热鲁返回银幕的意义以及人们开始向我们叙述的历史将朝向怎样的无法避免的结局走去。已经有六个受害者。我叔叔是第七个受害人。我们将看到他的死亡和凶手的面貌。

这一切都是用一种令人困惑的手段组成的，具有一种强迫我们接受的严密的逻辑。我们好像是被困在一条可怕、崎岖的道路上，我们必须走到底，不管感觉如何强烈。我有时想，联串儿的神奇幻象是否还会延长，它激起的神经紧张超出了人类力量所能忍受的限度。

接连的放映让我们看到几段情节，其中头一段是诺埃尔·多热鲁肯定还没有发现那巨大秘密的时期，那时他的儿子还活着。这是战争时期。多米尼克穿着军服拥抱哭着的并想留住他的老头儿。当多米尼克离开时，诺埃尔·多热鲁看着他走远，怀着一个再也看不见儿子的父亲的悲伤。

接着，他又重新出现，一直是在像过去那样挤满工场和库房的围地里。贝朗热尔走来走去，年纪很小，最多十三四岁。

通过一些形象，我们继续看到他们的生活。这些形象向我们显示出上空的人们是如何每小时都注视着叔叔多热鲁的工作。他的腰弯了，变老了。那小女孩长大了，但仍玩耍和到处跑。

我看见她已像去年夏天见到时那样，同时也看见诺埃尔·多热鲁站在一把梯子上，用一支长笔在一个罐子里浸湿后在墙上乱涂。他往后退，细细观看，再看标记着银幕的位置的墙壁。他看不见什么，但已有一些模糊不清的东西在那物质的底部活动，他似乎在等待和寻找……

事情发生了，一切都改变了，梯形实验室出现了，有些地方还没有完工，正好像在三月份的星期日我发现叔叔的尸体时那样。新的墙壁竖立起来了，带着它的门廊。我叔叔在墙基处挖好一个小房间，他把铁罐摆在那里。

现在，梯形实验室——它变小了一会儿——外面出现了一些树林里的树木和草场附近的起伏山峦，一个男人从那里出来，走向围有栅栏的小径。我认出他的身影。这个人在半小时后将和我在他刚走过的树林中打斗。这是一个凶手。他穿着一件防尘外衣，领子拉起到帽檐下。他小心翼翼地走。到了街灯柱近旁，他望望四周，慢慢爬上去，进入围地。

他沿着我那一天在他之后走的那条路走去，像我一样，头部前伸。

诺埃尔·多热鲁这时站在银幕前。他把小房间重新关上，在本子上写笔记。这受害人毫无警觉。

这时那个男人脱下衣服和帽子。他把脸朝我们这边转过来。这是泰奥多尔·马西涅克。

人群一直期待着他的出现，因此此时并不觉得惊讶。还有，这一天放映的幻象的情景已不能引起人们去思索和感到惊奇。此时公众对马西涅克的罪行的证明尚不十分关心，他们并不是在体验现在发生的事，而是生活在过去的的时间里。直到最后时刻，人们还只是想知道诺埃尔·多热鲁——我们已知道是死了——是否将被谋杀。

场面很短促。事实上我叔叔没有一刻意识到威胁他的危险。与调查的结

论相反，并没有发生人们以为找到了痕迹的搏斗。搏斗是在我叔叔受了打击后倒在地上不能动后才发生的。这搏斗是发生在愚蠢地发怒的凶手和他拼命再次杀害的尸体之间的。

事实上，是这野蛮兽性的举动使人群发怒。他们直到目前是被一种无理性的希望所控制着，在惊慌中呆住了。现在，看到银幕上出现的卑鄙行径，他们对那活着的和可以看到的凶手发怒和仇恨起来。现在在他们看来，这凶手的存在突然变为不能容忍。人群中产生了一种厌恶和无可阻止的正义的需要。他们立即改变了主意，突然摆脱一切对过去的回忆，投入现在的现实中，采取了必要的行动。人群滚下梯级座位，涌出各个出口，一齐扑向马西涅克躲藏的铁笼。

我不能确切地谈事情是怎样结尾的。从控告开始就企图逃跑的马西涅克，此时发现在他面前出现了十二个警察，但这些警察接着便转身去对付那些涌向高栅栏铁笼的人群。这十二个人怎么能够抵抗呢。栅栏倒下了，警察无法应付。在一闪光间，我看见马西涅克身体紧靠着墙，两臂伸直拿着两支小手枪瞄准着。几声枪声响起。袭击的人中有几个倒下了。这时马西涅克利用别人的犹豫迅速地朝墙基下的发电机组弯下身去。他按了一个电钮。在墙的顶上，支撑在两根方柱上的门打开了。像打开了一个水闸一样，一些蓝色的液体放出，喷射到整个银幕的表面。

这时我想起马西涅克的可怕的预言：“要是我死了，也就是诺埃尔·多热鲁的机密的死亡，我们一起死去。”在担心危险时，在深渊底处，他怀着卑鄙的念头和实施他的威胁的勇气。我叔叔的事业被消灭了。但我仍然在向前冲，好像我能够通过挽救那混蛋而避免灾祸。不过人群抓住了猎物，从一只手递到另一只手，互相传递着，好像一群嚎叫的猎犬用咀撕裂那被围捕的野兽。

在两个警察的帮助之下，我打开了一条通道。马西涅克的身体最后落在一个没有那么多狂怒的进攻的人手中，这垂死的人的样子使这些人感到尴尬。他们组成人群来保护垂死的他，其中有一人用高出嘈杂声的声音呼唤我：

“快，快！”当我和他汇合时他说，“他说出您的名字。”

第一眼看到躺在两条小长凳之间的那堆血淋淋的肉体时，我就知道没有什么希望了。这肉体还在呼吸，这简直是奇迹。但他在呼唤我的名字。当我俯身在那难以辨认的面孔上时，我听见他说话的声音。我清晰地逐字逐句说：

“马西涅克，是我，是维克托里安·博特朗。您有什么话要对我说么？”

他抬起眼皮，用混浊的眼睛看了我一下，接着又合起来。他结结巴巴地说：

“一封信……一封信……缝在夹衬里……”

我摸摸他那只剩下一些碎布的外套。马西涅克有道理把信缝起来，因为其他的文件全都从他的口袋里掉出来了。

我立即在信封上看到我的名字。

“打开……打开……”他喘着气说。

我打开了信封。信里只有仓促地用粗大的笔体写下的几行字，这几行字我只来得及看第一行，上面写着：贝朗热尔知道那公式……

“贝朗热尔！”我大声说，“她在哪儿？您知道她在哪里？”

我立即感到这样大声说出少女的名字是不谨慎的，于是我更俯身下去，把耳朵凑近以便听到马西涅克最后的几句话。

他几次重复说：“贝朗热尔……贝朗热尔……”想努力对我作出回答，但也许他的记忆力已不许可。

他的嘴唇抽动，他发出更像是喘气的嘶哑声，但我还是分辨出一些字眼：

“贝朗热尔……城堡……普雷——邦尼城堡……”

虽然当我们的精神集中在一种思想上时十分紧张，但我们还是能感到四周的许多事物。当我站立起来，低声重复“普雷——邦尼城堡……普雷——邦尼……”时，我模糊感到另有一人听见了马西涅克给我提供的地址，这感觉越来越明显。后来我又发觉，由于这人在我旁边站着，他看到了马西涅克的信的开头，像我一样。这个人巧妙地掩盖着脸部的面罩忽然在我眼前落下，韦勒莫苍白的面孔显现出来。

我向四周看看：这人正从围着我们的好奇的人群中摆脱出去，跳过蹿动的人群。我大声呼唤，我叫喊他的名字。我拖着警察去追赶，但已来不及了。

这样，韦勒莫这个无情的敌人，他曾不惜采用苦刑对付马西涅克，想从他那里获得我叔叔多热鲁的公式。现在他知道了贝朗热尔掌握着这公式！他还同时知道了贝朗热尔躲藏的地方，这是他以前不知道的。

这普雷——邦尼城堡……它在什么地方？在法国什么地方，贝朗热尔在她的教父被杀后躲藏起来？大概这地方离巴黎不远，因为她曾有一次要求我去救她，而且前一天还到围地来过。但即使不远，怎样去呢？在巴黎四周十古里，有上千的城堡。不过我想，事情的结局会是在这城堡中。一切可能完蛋，一切也可能挽救，但一定要到那里去。即使神奇的银幕被消灭了，我从马西涅克那里还可以获得恢复它的办法，但我得到那里去。我得今晚或黎明时到达，否则韦勒莫会全部控制了贝朗热尔。

整一个夜晚我到处打听。我查地图、年鉴、图片。我询问，打电话。没有人能为我提供一点有关普雷——邦尼城堡的情况。

在经过一个激动的夜晚后，到了早上，在更系统地考虑了情况后，我想到要在我知道贝朗热尔曾去过的地域寻找。我搞到一辆汽车，让人把我带到布吉瓦勒那个方向。

我没有怀着多大的希望，但我担心韦勒莫在我之前发现贝朗热尔躲藏的地方，因而心急如焚。我不停地对自己重复说：

“对的……我走的路是对的……肯定我会找到贝朗热尔，那强盗不会碰到她的一根头发。”

我对少女的爱情突然摆脱了一切怀疑，一切毒害爱情的怀疑。还有，我不再考虑那些细节，也不再困惑于解释她的行为和去寻找对她有利或无利的证据。即使她的吻没有在我心中拭去一切不好的回忆，她遭到的危险已使我恢复了信心和柔情。

我最初到阿弗雷城、到马恩、到沃克雷松去调查，都没有任何结果。在这些地方，普雷——邦尼城堡无人知道。到圣克卢也同样地失败。但在那里的一间旅店里，通过一个偶然的询问，我寻找到了韦勒莫的踪迹。有人回答我，这是一个经常坐着汽车从布吉瓦勒公路上经过的脸色苍白、身材高大的男人，就在这一天早上，太阳升起时，有人还看见他在村庄外走来走去。

由于说得很明确，我肯定了那人的确是韦勒莫。他比我早四小时到达。而且他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他爱贝朗热尔！这有力气和勇气的强盗，早四个小时到，在最后的一赌上他孤注一掷！谁能阻止他？有什么顾虑？占有贝朗热尔，把她抓在手中，强迫她说话，这一切现在都易如反掌。他爱上了贝朗

热尔！

我记得当时我曾用拳头敲打旅舍的桌子，生气地大声说：

“不，不，这不可能！……我说的那城堡该是在这一边！……我需要有人指示道路！……”

从那时起，我再也不犹豫了，一方面是因为我到这地区来没有犯错误，另一方面，我知道韦勒莫已经听到马西涅克的话而且由于在这里住过而认识这个地区。他已在黎明后开始行动了。

一些人聚集在旅舍前。带着越来越强烈的焦急心情，我提出一些问题，但都得不到回答。最后有一个人对我说，有一个十字路口有时被称为普雷——邦尼，它在离三四公里远的圣居居法树林中。从那里有一条大路通向一所样子相当朴素的新房子，那里住着一对年轻夫妇：隆谢罗勒伯爵和伯爵夫人。

我真切地感到我的意志激发了对这事件有利的因素，可以说是创造出了我可以到达的陌生的城堡，我应立即到那里去。

我急忙赶去。当我穿过花园时，一位年轻人在台阶前从马上下来。

“这是普雷——邦尼城堡么？”我问他。

他把缰绳交给马夫，微笑地回答：

“这至少是在布吉瓦勒人们有点夸大的称呼。”

“啊！”我低声说，这意外的消息使我窘困。“是这里……我来得及时。”那年轻人介绍了自己，他是隆谢罗勒伯爵。

“我可以知道贵姓大名么？……”

“维克托里安·博特朗，”我回答。

当我走进这开朗而可亲的人时，我直截了当地对他说：

“这是有关贝朗热尔的事。她在城堡里，对么？她在这里找到了躲藏的地方？”

隆谢罗勒伯爵有点儿脸红起来，他仔细地观察我。我抓住他的手。

“先生，我请求您，情况很严重。贝朗热尔被一个极为危险的男人追踪着……”

“这人是谁？”

“韦勒莫。”

“韦勒莫？”

伯爵再也不掩饰了，他重复说：

“韦勒莫！韦勒莫！她害怕的敌人！……的确，对这个人要担心。幸而他不知道她躲藏的地方。”

“昨天起他知道了。”我大声说。

“就算是这样，他得有时间准备，组织他的行动。”

“今天早上，村庄里的人看见他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

我开始把情况告诉他。他来不及等待我说完便和我一样不安起来。他拖我到了一个单独的楼房前，贝朗热尔住在那里。

他敲了门。没有人回答，但那楼房的门是开着的。他走进少女的房间。贝朗热尔不在那里。

伯爵并不显得十分惊讶。

“她经常很早就出去。”他说。

“也许她是在房子里？”我暗示说。

“和我妻子在一起？不可能，我的妻子身体不大舒服，还没有起床。”

“那怎么办？”

“我想她会是按照习惯到旧城堡的废墟去散步了。她喜欢这个俯瞰布吉瓦勒和河流的地方。”

“离这儿远么？”

“不远，在大花园的尽头。”

这大花园延伸得相当长，我们得跑四五分钟才能到达小径汇合处的圆形广场，从那里可以看见在一堆坍塌的石头中，在岩石的顶上有几堵墙壁。

“瞧，”伯爵说，“贝朗热尔曾到过这条凳旁。她留下了阅读的书。”

“还有一条围巾，”我担心地说，“瞧……一条揉皱的围巾……广场的草有踏过的脚印……天哪，这可怜的少女千万别发生什么事！”

我还没有说完话，就听见废墟旁响起了呼喊声。我们说不出这是呼唤还是痛苦的叫声。我们立即通过那弯弯曲曲的林间小径跑上山岗。当我们跑到半路时，叫喊的声音又响起，突然间一个女人的身影从旧城堡的坍塌的石堆中跑出来。

“贝朗热尔！”我一面呼唤一面加快脚步。

她没有看见我。她像一个被追赶的人那样逃跑，尽量利用废墟提供的躲藏处。

一个男人出现了，手拿着小手枪，在寻找她和威胁她。

“是他……是韦勒莫！”我低声说。

他们两人一个跟在另一个后面进入离我们最多四十多米远的废墟中。我们在几秒钟内就越过了这距离。我向贝朗热尔跑过的地方跑去。

当我到达时，离我不远处一声枪响传来，呻吟的声音响起。虽然我作出努力，但我再也前进不了了，因为路上挡满了荆棘和长春藤的树枝。我的同伴和我拼命推开那些擦伤我们面孔的树枝。最后我们走到一个大土台旁。在那里，在长得很高的野草和长着青苔的石头中我们什么也没看见。但是我们听见的枪声呢？……很近的呻吟声……？

突然间，比我走得更远地寻找着的伯爵大声说：

“她在这里……贝朗热尔！……您受伤了么？”

我跳到他那里。贝朗热尔躺在树和树叶堆中。

她脸色如此苍白，我想她是死了。一个清晰的念头在我心中浮起，我无法在丧失她后还活下去。但我最终还是结束了这种想法，高声地说：

“我首先要为她报仇。我发誓，凶手将死在我手里。”

但伯爵仔细看了她一会儿后说：

“她没有死，她还呼吸着。”

我看见她睁开眼睛。

我跪到她面前，用双手抱起那痛苦的、美丽的头部。我对她说：

“贝朗热尔，你哪里受了伤？亲爱的，回答我。”

她低声说：

“我没有受伤……是因为疲劳、激动……”

我坚持说：

“可是他向你开枪……”

“不是的，不是的……”她说，“是我开枪。”

“这怎么可能！是你开的枪？”

“对，用他的手枪……”

“ 但你没有打中。他逃跑了…… ”

“ 我不是没有打中。我看见他倒下……就在这附近……在冲沟的旁边。 ”
这冲沟是在我们右边的地上挖的一条深沟。伯爵走到那个地点，呼唤我也去。

当我走到他近旁时，他指给我看一个躺在低处的男人，满脸是血。我走近前去，认出是韦勒莫，他已死了。

十九 公式

韦勒莫死了，贝朗热尔活着……我感到多么愉快！突然间多么安全！这一次，不幸的遭遇结束了，因为我所爱的人再没有什么可怕的了。我的思想立即又回到诺埃尔·多热鲁身上：那总结他那巨大秘密的公式保存下来了。现在人类在拥有资料和行动的重要索引的情况下有能力继续我叔叔的事业了。

贝朗热尔对我说：

“他死了，对么？”

我出于本能认为不应当把实情告诉她，这对她过于沉重，而且她害怕这件事。我说：

“没有……我们没有看见他……他逃跑了……”

我的回答似乎使她安心，她低声地说：

“不管怎样，他受伤了……我肯定是打中了。”

“好好休息，”我对她说：“亲爱的，不要再苦恼了。”

她听从我的话。她十分疲倦，不久就睡着了。

在把她带回去之前，伯爵和我一起回到尸体旁边，把它从冲沟的斜坡上推下去。我们沿着冲沟走到围着园地的墙边。在这地方有一个缺口，伯爵肯定韦勒莫只能从那里进入。的确，在不远处，在一条僻静的树林大道出口处，我们看到一辆汽车。我们把尸体放在车中，手枪放在车凳上，把汽车开到一公里远处，丢弃在一个林中空地的附近。我们没有遇见一个人。无疑人们会认为他是自杀。

一小时后，贝朗热尔回到城堡，躺在床上，把手伸给我让我吻。我们单独在一起，再没有敌人在四周，再没有可怕的面孔在黑暗中显现，再没有人会反对我们的应得的幸福。

“恶梦已过去，”我对她说，“再也没有障碍存在于我们之间。你不会再想逃跑了，对么？”

我激动不安地看着她。这亲爱的少女对我还充满神秘和陌生感，在那我从未深入的心灵的阴影中藏着一些秘密。我告诉她这一点。她长久地看着我，眼睛疲乏而且由于发热而炯炯发光，与我从前所喜爱的无忧无虑的含笑的眼睛完全不同。她低声说：

“一些秘密？许多秘密？不对，我心里只有一个秘密，这是一切的起因。”

“贝朗热尔，你可以告诉我么？”

“我爱您。”

我高兴得发抖。这爱情，我经常出于潜在的本能感觉到，但它被大量的怀疑、不信任和怀恨所阻挡着。现在贝朗热尔严肃地、忠实地向我承认了……

“你爱我……你爱我……为什么你不早对我说？多少不幸可以避免！为什么你过去不对我说？”

“我不能说。”

“现在你能说了，因为在我们之间再没有障碍了么？”

“我们之间一直存在着同样的障碍。”

“什么障碍？”

“我的父亲。”

我低声说：

“你知道泰奥多尔·马西涅克已死了么？”

“我知道。”

“在这种情况下……”

“我还是泰奥多尔·马西涅克的女儿。”

我焦急地大声说：

“贝朗热尔，有一件事我想向你透露，我首先肯定……”

她打断我的话：

“我恳求您，再不要对我说些什么了。使我们分开的就是这一点。这是一个深渊，不能希望用什么语言能填平它。”

她似乎十分疲乏无力，因此我想离开她，但她阻止了我。

“我不疲乏，”她说，“我不会生病的……至少这几天是这样。以前我希望我们之间一切都一清二楚，您知道我任何的行动。听我说……”

“贝朗热尔，明天再说吧。”

“今天说，”她命令道，“我需要立即向您交心。再没有比这更能使我安心的了。您听我说。”

她用不着请求我很久。我怎么会厌烦于细看她和听她说话呢？当我们彼此远离时，我们受着怎样的考验。不管怎样，我害怕不能在她身旁。

她用手搂着我的脖子，她那美丽的嘴唇在我眼下颤抖。看到我的眼光盯着她的嘴唇，她微笑道：

“您可记得，在围地里……第一次……我讨厌您……又爱慕您的那一天。我曾是我的敌人……又是我的奴隶……对，我那有点可怕的独立天性产生反感，由于不能摆脱那使我痛苦的回忆……使我愉快的回忆……我被征服了。我摆脱您，我又回到您身旁……我会完全回到您身旁，要不是那个男人……您知道的那个男人不是有一个早上来找我……”

“韦勒莫！他来干什么？他想干什么？”

“他是受我父亲的委托来的。他想的是——我渐渐地发觉——通过我深入诺埃尔·多热鲁的生活，从他那里偷走他发明的秘密。从最初开始，韦勒莫就要求我保持沉默。后来，他又对我下命令。”

“你不应服从。”

“只要我有一点不谨慎，他就会把您杀掉。可是我爱您。我害怕，我更害怕的是韦勒莫怀着一种我憎恨的爱情来追求我。怎能怀疑他的威胁不是认真的？从那时起，我陷入错综复杂的情况中。从撒谎到撒谎，我变为他的同谋……或更确切地说变为他们的同谋，因为在冬季时我的父亲和他联合起来了。啊！多么痛苦！这个爱上我的人……这个可耻的父亲……我在惧怕和羞耻中生活……一直希望他们会感到厌倦，因为他们的诡计会毫无结果……”

“我从格勒诺布尔寄的信呢？我叔叔的担心呢？”

“对，我知道，您叔叔常和我谈起这些，我在没有向他透露阴谋的情况下，要他警惕。是在我的要求下，他寄给您那被偷去的报告。只是我没有预见到这罪行。对，是偷盗，虽然我警惕，但我看到我没有力量，而我的父亲当晚进入寓所，他拥有我不知的办法。从此发生了犯罪，发生了谋杀！……不，不，一个女儿不能相信这一切。”

“这样，韦勒莫在星期日到寓所来找你，当时诺埃尔·多热鲁不在家……”

“那个星期天，他对我说，我父亲放弃了他的计划，想和我告别。他在那废置的坟地的小教堂附近等我，他们两人曾在那里以围地的旧墙上的碎片进行实验。韦勒莫让我父亲到寓所时偷了我教父的一个蓝色瓶子。当我发觉时，韦勒莫已把一部分液体倒在小教堂临时的银幕上。我抓住瓶子，把它扔到井里。这时候您在呼唤我。韦勒莫向我扑来，把我带到他的汽车上，在那里他用拳头把我打晕，把我捆住，用一件大衣把我盖住。我是在巴蒂涅奥勒地区的车库里醒过来的。这已是夜晚。我把汽车开到一个向着街道的气窗旁边，跳了下去。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经过那里，把我扶起来，因为跳下时我的脚脱臼了。他们把我带到这里，他们的家。翌日，我从报纸上得知诺埃尔·多热鲁被杀。”

贝朗热尔双手掩面。

“我多么痛苦！对这死亡，我没有责任么？要不是我最好的朋友隆谢罗勒夫妇阻止我的话，我会去揭发。但揭发就意味着失去父亲，由此又使诺埃尔·多热鲁的秘密消失。这最后的考虑使我下了决心，必须对我无意中做了的坏事进行补救，与我曾为之效劳的人斗争。身体刚一恢复健康就开始了工作。在知道藏在阿朗贝尔肖像后的诺埃尔·多热鲁写下的指示的情况下，我让人在开幕的前夕或早上带我到寓所。我那时想看见您，告诉您一切。但那时后门开着，我可以不惊动任何人就上去。这时就在教父的房间里，我意外地见到了您。”

“贝朗热尔，为什么你要逃跑呢？”

“您已拥有文件，这就足够了。”

“不够，你应留下来解释……”

“这时不应向我谈爱情，”她说，“人们不会爱上马西涅克的女儿的。”

“就这样，我亲爱的，”我微笑着对她说，“这时正在房子里的有钥匙的马西涅克听到我们的谈话后，从我那里重新拿走了文件。由于你的过错，他掌握了秘密……还不谈你让我面对着一个凶狠的敌手。”

她摇摇头说：

“您没有什么要害怕我父亲的。对您，危险来自韦勒莫，对这个人，我一直监视着。”

“怎样监视？”

“我之所以同意住到普雷——邦尼城堡里，是因为我知道我父亲与韦勒莫去冬住在这个地区。的确，有一天，我认出了从布吉瓦勒那边来的韦勒莫的汽车。经过几次寻找，我发现了他搁汽车的车库。5月15日晚上，我正躲在这附近，看见他和两个男人走进车库。听到他们的几句话后，我知道他们在围地演出结尾时把我父亲绑架了，他们把他带到附近的一个韦勒莫平常作为躲藏地的小岛上，而且第二天韦勒莫要用各种办法逼他说话。怎么办？向司法机关告发韦勒莫，那等于对我父亲的罪行提出无可辩驳的证明。还有，当时我的朋友隆谢罗勒夫妇不在普雷——邦尼。我急需援助，我跑到蓝色旅舍，用电话同您约定见面时间。”

“贝朗热尔，为了这约会，我夜里就到了。”

“您那天晚上就到了？”她惊讶地问。

“我的天，是的，在旅舍的门口，一个你派去的小童在等待我，把我带到一个小岛上，接着又到韦勒莫的房子里，接着在一个房间里，韦勒莫把我关起来。在那里，第二天我看到泰奥多尔·马西涅克受刑，后来被绑架。贝

朗热尔，亲爱的，你不十分机灵。”

她似乎惊愕起来。她说：

“我并没有派小童去等您，我没有离开蓝色旅舍，我整夜和整个早上在等您。我们被人出卖了，被谁？”

“真神秘！”我对她说，“在这旅舍里肯定有与韦勒莫勾结的人。人们大概通知了他你打电话的事，他也许派那对他忠心的小童到半路上去拦截我。”

“但为什么对您设下陷阱，而不是对我？”

“他也许是等第二天俘虏你。他也许害怕我比怕你更甚，想利用你的呼唤把我禁闭起来直到马西涅克说话。总之，他大概得服从一些我们不知道的理由和需要，这些都已无关重要。”

“贝朗热尔，第二天怎样？……”

“第二天，”她重复说，“我成功地找到一条小艇并在傍晚驶到小岛周围，到了我父亲垂死的地方。我把他救了。”

我困惑起来。

“怎么，是你救了他？是你在阴影中等待韦勒莫，在他转身向我时上前去袭击了他？……是你把他在半路上拦住？是你解救了马西涅克？”

我抓住她那孩子般的小手，激动地吻着。亲爱的人儿！为了保卫诺埃尔·多热鲁的秘密，她做了一切，怀着多大的勇气和倔强的胆量！她多次冒死亡的危险，在最危险的时刻，在面对袭击的可怕行动前，从不退步！

“贝朗热尔，你为我叙述细节吧。继续下去……你把你父亲带到了哪里？”

“带到岸上，坐着种菜人的一辆汽车，驶到普雷——邦尼城堡，在那里我照料着他。”

“韦勒莫呢？”

她颤抖起来。

“我很久没有再见到他，只是今早才见到他。我正在这凳上看书，他忽然站起来。我想逃跑，他挡住我并说：

“‘您的父亲已死。我是受他委托来的。听我说。’

“我对他不信任，但他立即补充说：

“‘我向您发誓，我是受他之托而来的。证据是在他死之前，他告诉我您知道公式。他是在生病期间透露给您的。’

“这是事实。当我照料我父亲时……对，就在这座小楼里……有一天，他对我说：‘我不大清楚将会发生的事，贝朗热尔。很可能为了报复我会毁掉默东的银幕。我会犯错误。不论怎样，我想提前取消这疯狂的行动。’他于是让我背诵公式。除了父亲和我以外，没有人会知道，因为只有我单独和他在一起，而且我保守秘密。韦勒莫终于说出了事实。我问他：

“‘到底要怎样？’

“‘你父亲最终的遗愿是您把这公式给我。’

“‘永远也不！’我大声说，‘您撒谎。我父亲要我发誓永远也不透露，不论什么情况下，不论对什么人。’

“他耸耸肩膀。

“‘对维克托里安·博格朗可以透露，对么？’

“‘是的。’

“ ‘ 维克托里安· 博格朗听见了马西涅克最后的话。他与我协议，或至少是快要达成协议了。 ’ ”

“ ‘ 不可能！ ’ ”

“ ‘ 您去问问他。他在废墟那里。 ’ ”

“ ‘ 当我不安地看着他时，他笑着说： ”

“ ‘ 是的，在废墟里，被捆在一颗树的脚下。他的生命靠您决定。我用他来与您交换公式。要是不交换，他就得死。 ’ ”

“ ‘ 我没有猜到这是陷阱。我像发了疯似地朝废墟方向跑去。这正是韦勒莫所要的。废墟是一个偏僻的地方，有利于袭击。这袭击立即发生了，他已用不着掩盖他的谎言。 ”

“ ‘ 小姑娘，上当受骗了。 ’ 他大声说，同时把我推倒在地。 ‘ 啊！我知道你会到来！想想看，这是有关你的爱人……有关你所爱的人……你爱他，对么？ ’ ”

“ 很明显，他的目的是在于威胁，想用武力从我那里取得秘密……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他对您的愤怒以及我的反抗和仇恨使他失去了理智。他首先想报复……他把我紧抱住……啊！这坏蛋！ ”

她又用双手捂住脸。发热使她激动。我听见她结结巴巴地说：

“ 坏蛋！……我怎么能摆脱他？我当时已精疲力竭……但是我终于狠狠地咬了他并摆脱出来。他拿着手枪追赶我。但在赶上我的时候，他摔倒了，甩掉了手枪，我立即拾起来。当他返身向我扑来时，我开枪了…… ”

她沉默下来。这痛苦的叙述使她力竭。她的面孔怀有一种失常、害怕的表情。我对她说：

“ 可怜的贝朗热尔，我对你有罪。我心里常常控告你，我没有想到你是一个多么可爱的勇敢的女性。 ”

“ 您不可能了解我。 ”

“ 为什么？ ”

她痛苦地低声说：

“ 我是马西涅克的女儿。 ”

“ 不要说了， ” 我大声说， “ 你是一直作出牺牲和冒着危险的人。贝朗热尔，你是我爱的人。 ” 她在一吻中把她的全部生命和心灵都交给我了。 “ 贝朗热尔，你记得……在围地的一个下午，当我再找到你时，当爱情的景象使你投到我怀中时…… ”

“ 我没有忘记， ” 她说， “ 我永远不会忘记。 ”

“ 那么……你同意了？…… ”

她又再次重复说：“ 我是马西涅克的女儿。 ”

“ 这是你拒绝的唯一理由么？ ”

“ 您怎么能怀疑？ ”

我过了一会儿对她说：

“ 要是命运愿意使你不是马西涅克的女儿，你会同意成为我的妻子么？ ”

“ 同意。 ” 她严肃地回答。

这是说话的时刻，我多么高兴能说话！我继续说：

“ 要是命运愿意你不是马西涅克的女儿……贝朗热尔，你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与马西涅克之间这样缺乏感情，而你也那样冷漠吗？当你年少时

候，想到要回到马西涅克的身旁和他一起生活你就心烦意乱。你一直生活在围地里。你的全部柔情都贯注在诺埃尔·多热鲁身上。你没想过么，人们有权利将这种少女的感情和本能解释为具有特别的意义么？”

她惊讶地望着我，并对我说：

“我不理解。”

“你不理解，因为你从来没想过这些事。举个例子说，这是否自然，那个你称为父亲的人的死却使你感到如释重负？”

她惊愕地看看我。

“为什么您说‘那个你称为父亲的人’？”

“说实在话，”我微笑着说，“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你的出生证明。没有任何我认为奇特的事证明……”

“但是，”她声音变样地说，“您也没有任何事实不是这样的证明……”

“也许，”我回答道，“也许我有这证明……”

“啊！”她说，“对我这样说而现在又不使我面对肯定的事实，这太可怕了。”

“你认得马西涅克的字迹么？”

我从口袋里拿出信来，递给了她。

“读吧，亲爱的。这是马西涅克写给我的，是他在快死时交给我的。我最初只看了开头几句话，我就立即跑来找你。贝朗热尔，读读吧，不要怀疑，这是一个死去的人的见证。”

她拿了信，高声念起来。

“贝朗热尔知道那公式，她只能告诉您一个人，维克托里安，您要和她结婚，对么？她不是我的女儿，而是诺埃尔·多热鲁的女儿。她在我结婚后五个月出生，您可以从户籍证明得到保证。请你们两人原谅我，请为我祷告。”

接着是长时间的沉默。贝朗热尔高兴得哭起来。她的声音变清晰了。那使她在羞耻和绝望下挺不直腰的可怕重负再也不压在她肩上了。她终于可以自由呼吸，把头高高抬起，向前直望，享有她那份幸福和爱情。她低声说：

“这是可能的么！诺埃尔·多热鲁的女儿……这是可能的么！”

“这是可能的，而且是肯定的。自从马西涅克和韦勒莫开始可怕的斗争以后，自从你救了他并照料他后，他后悔了。想到有一天他会死去，他就想对他的罪行的一部分进行赎罪，于是他写了这封信……这封信从法律角度看显然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但我们两人可以作为事实来接受。贝朗热尔，你是诺埃尔·多热鲁的女儿，你一向把他作为父亲那样爱他……他也希望我们结婚。贝朗热尔，对他你会不服从么？你不认为我们的责任就是让我们结合起来，一起完成他的事业么？你知道那不可少的公式。把它公开了，我们就能永远保证诺埃尔·多热鲁的巨大的事业得以发展。贝朗热尔，你愿意这样么？”

她没有立即作出回答。当我尝试去说服她时，我发现她是心不在焉地听我说话。看到她有一种不安的表情，我感到惊讶。

“亲爱的，你怎么啦？你同意，对么？”

“对，对，”她说，“但首先我得唤起我的记忆。您想想！没有把公式写下来是多么不谨慎！当然，我把公式记在心里了。但是……”

她想了很久，面孔紧缩，嘴唇颤动。她突然对我说：

“快……一张纸……可以写字的……”

我给她一个记事本和一支铅笔。

她迅速地用抖动的手写下几个数字。接着她停下来用充满担忧的眼睛望着我。

我了解她所作的努力，我安慰她说：

“不要搜寻了……过些时候再找好了……今天你需要休息。亲爱的，去睡吧。”

“我必须找到……不论什么代价，必须找到。”

“你会找到的。现在是由于疲倦和过分兴奋。你休息休息吧。”

她听了我的话，最后睡着了。但一个多小时后，她醒过来，紧张地拿起一页纸，过了一会儿又结结巴巴地说：

“真可怕！我的脑子不愿……啊！这真令我难过！……”

整个晚上这样过去，徒然的尝试。她的热度增加。第二天她胡言乱语起来。她结结巴巴说出的字母和数字每次都不相同。

在一个星期中，她的生命令人担心。她头痛得厉害，由于在被单上写字而精疲力竭。

当她康复时，当她恢复意识后，在一段时间内，我们避讳谈这件事。我感到她在不停地想并在继续搜寻。有一天，她眼里充满泪水地对我说：

“我的朋友，我不再有希望了。我在知道公式后曾上百次地重复，我对自己的记忆力是有信心的。但现在我什么也记不得了，似乎有人从我的脑袋里拿走了什么东西。这大概是发生在韦勒莫扼住我的喉咙时。我突然感到一片黑暗。我今天知道我将永远记不起来了。”

她想不起来了，围地再没有过放映场次。那些神奇的幻象再没有出现。

但人们的寻找并不是没有进行！多少协会组织起来尝试去探索那失去的秘密！一切都徒劳无功。银幕像瞎子的眼睛那样，毫无生命，空无一物。

这对贝朗热尔和我都是持续不断的痛苦，只是爱情给我们带来些许安慰和平静。司法机关——我认为这时相当自满——没有找到一个名叫马西涅克的人的踪迹。当我在东方国家出差时，我把贝朗热尔召来，她成为我可爱的伴侣直至那一天我们可以在不引人注意的情况下结婚。

“当然，”我对她说，“失掉的秘密是神奇的。再没有比默东的幻象和我们期待能为我们展开我们不能想象的天线的幻象更为动人的了。但你是否肯定会为此感到遗憾呢？对过去和将来的认识是否是人类的幸福的条件？我们获得平衡的法则是否是我们必须生活在现在的狭窄边缘上，只在我们之前或我们之后看到一些发亮的光线或没有很好熄灭的光线？我们的知识是与我们的力量成比例的。对我们来不及适应的事实和我们还配不上认识的谜过快地了解 and 分辨是没有好处的。”

邦雅曼·普雷沃泰勒并不掩饰他的遗憾。我和这位伟大的科学家——他的工作已肯定了他那早熟的声望——继续通信，我能猜到他的每封来信中的焦急的问题：“她记起来了么？我们可以寄希望么？”可惜的是，我的回答使他失望：“贝朗热尔什么也记不起来。不要怀着希望。”

他为了安慰自己，同那些否定他的假定的价值的人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应当承认，自从银幕被毁和不可能通过具体的证明来支持这假设以后，反对邦雅曼·普雷沃泰勒的假设的人越来越多，而且提出了一些特别令人不安的反对意见。

但他拥有广大的群众。我们是通过审慎的信心知道一切的人，我们是由

于热烈的信仰而相信一切的人，我们相信即使我们没有金星兄弟们的消息，他们这些具有三只眼睛的人们还是怀着同样的热情、同样的注意力、同样的激动的好奇心关注着我们。他们俯身对着我们，不断观察我们，研究我们，同情我们。他们了解我们的痛苦和我们的受伤，也许他们还羡慕我们，当他们看到我们的欢乐，当他们在某个隐蔽的地点发现两个眼睛里充满爱情的恋人在接吻.....

边境

金龙格 译
第一部

—

“糟了！”

“什么？”

“那块德国国界标……野狼高地的圆形空地上的那块国界标。”

“怎么了？”

“倒了。”

“不会的。”

“你自己看吧。”老莫雷斯塔尔走到一边。他的妻子从客厅里走了出来，在晒台顶头那个支撑着望远镜的三角架前站住了。“我什么也看不见。”过了片刻，她说道。“你有没有看见一棵比别的树高出一截、叶子更稀疏一些的树？”

“看到了。”

“在这棵树的右边，稍往下一些，冷杉中的一块空地，看到了吗？”

“是的。”

“那就是野狼高地的圆形空地，国界就划在那里。”

“啊！我看到了……就在这里……倒在地上，对不对？躺在草丛里……绝对是昨晚的暴风雨把它连根拔起的……”

“你说什么呀？千真万确是有人用斧头把它砍倒的。砍口从这里都看得见。”

“的确……的确……”

她直起身子，摇了摇头：

“这是今年第三起了……又要引起争端了。”

“嗨！什么呀，”他喊道，“他们只需把那截木桩换掉，换成一块结实的国界标就行了。”

他用骄傲的语气补充说道：

“那块法国国界标在离它两米远的地方岿然不动！”

“那当然啦！它经过铸造，固定在岩石里面。”

“但愿他们也这么做！他们并不缺钱……他们从我们这里掠走了五十亿财富！……不，可毕竟……八个月里，这已是第三次了！……他们在孚日山脉的那一边，将会如何采取行动呢？”

他无法掩饰那种令他心旷神怡的滑稽而又欢快的表情，他在晒台上来回踱步，狠命地跺着脚。

他突然走到妻子身边，一把抓住她的胳膊，用低沉的声音说道：

“你想知道我内心深处怎么想吗？”

“是的。”

“嗯，这一切结果会很糟糕。”

“不会的。”老太太平静地说道。

“怎么不会？”

“我们结婚都三十五年了，三十五年来，你每个星期都对我说，这一切结果会很糟糕。可是，你明白……”

她转身回到客厅，开始用掸子掸去家具上的灰尘。

他耸了耸肩膀。

“噢！你这个人，显而易见，你是个无动于衷的母亲。没有什么事情能使你激动。只要你的衣柜里井井有条、被单整整齐齐，罐子里装满果酱就行了。……可你不该忘记是他们杀死了你可怜的父亲。”

“我不会忘记……只是，都过去四十年了，你想怎么样呢？……”

“这事发生在昨天，”他低声说道，“就是在昨天……”

“哎呀！邮递员来了。”她说道，急于改变话题。

他们确实听见从朝花园开的窗户那里传过来的沉重的脚步声。底楼大门上的小木槌声响了起来。片刻之后，仆人维克多把邮件送了过来。

“啊！”莫雷斯塔尔夫人说道，“儿子的来信……拆开看看，我没戴眼镜……毫无疑问，他写信回来是向我们明告他今晚到家，既然他是今天早晨离开巴黎的。”

“没有的事！”莫雷斯塔尔先生把来信通读了一遍之后喊道，“菲律普和他的妻子把他们的两个儿子送到凡尔赛的朋友家里，他们出发后准备在科尔纳尔的圆形顶峰过夜，在那里看日出，肩背行囊，徒步旅行。中午到这里。”

她显得慌乱起来：

“有暴风雨啊！碰上昨晚的暴风雨可咋办？”

“我的儿子会嘲笑暴风雨的。这个小鬼曾多次历经暴风骤雨。一个小时后，我们便可以拥抱他了。”

“可这是不可能的！什么都没准备好，怎么欢迎他们呀！”

这位小个子老太太立即全力以赴开始忙活儿起来。她的身体过胖了一些，略显疲惫，但依旧很灵活。她是那么有条不紊，根本不必担心会出现什么不能立竿见影的不必要的动作。

他呢，继续在阳台和客厅之间踱着步子。他迈着均匀的大步子，昂首挺胸，两手插在上衣口袋里。他的上衣是用蓝色人字斜纹布料做的园丁服，从口袋上露出一把整枝剪和一支烟斗来。他身材高大，脖子粗壮，满面红光，看上去依然青春焕发，尽管脸上蓄着一圈银白的大胡子。

“啊！”他喊道，“这个善良的菲律普，多么高兴的事情啊！我们已经三年没见过面了。当然啦！那是因为他是在巴黎取得了历史教授的资格。天哪，他已经上路了！我们得照顾他半个月！步行……锻炼……噢！怎么说呢，他是一个风度翩翩的小伙子，像他的老子莫雷斯塔尔一样！”

他笑了起来：

“你知道他需要什么吗？在柏林城边宿营六个月。”

“我不担心，”她说道，“他是高等师范学院里出来的。战争期间，教师们是不会离开他们的岗位的。”

“你胡说些什么呀！”

“是小学教师亲口对我说的。”

他暴跳起来：

“怎么！你又跑去问他了，问那个懦夫？”

“他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她肯定地说道。

“他？一个正直的人？竟持有这样的论调！”

她赶忙跑出去，免得他大发雷霆。但莫雷斯塔尔已经控制不住了：

“是的，是的，他的那些论调！我坚持使用这个词……论调！作为区议员，作为圣埃洛夫镇镇长，我有权听他的课。啊！你想象不出！……他教法国历史自有一套！……在我们那个年代，英雄是阿萨骑士，是巴亚尔，是拉·图尔·德·奥佛涅，是这些家伙为国争光。今天，却换成了艾蒂安·马塞尔先生，多雷先生……啊！他们的理论是多么出色啊！”

他挡在妻子往回走的路上，劈头盖脑地说道：

“你知道为什么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中败北了吗？”

“找不到咖啡牛奶碗了，”莫雷斯塔尔夫人一门心思做自己的事。

“好吧，去问你的小学教师吧，他会用今天的理论向你解释拿破仑的。”

“是我自己把它放进碗橱里了。”

“就是这么回事，他们想方设法扭曲孩子们的心灵。”

“这只碗使我那一打碗大为逊色。”

“啊！我向你发誓，要是在以前，我们会把这个小学教师，把他丢进水里去，只要他胆敢……当然啦，那时的法兰西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什么样的位置啊！那是索尔费里诺时代！……马让塔时代！……那时，人们并不仅仅满足于毁坏国界标……人们跑着越过边境……”

他停了下来，犹豫着，侧耳细听。远处传来嘹亮的军号声，在小山谷之间回荡，碰到大块花岗岩障碍后，军号声倍加响亮，左冲右突，仿佛被森林的阴影遏止住了。

他非常激动地喃喃道：

“法国军号……”

“你能肯定吗？”她问道。

“是的，阿尔卑斯山猎步兵正在演习……黑山部队的一支……你听……你听……多么欢快啊！……多么勇敢啊！啊！在离边境两步之遥的地方，事态发展……”

她也在谛听军号声，同样心情激动。她焦虑不安地说道：

“你真的认为战争有爆发的可能吗？”

“是的，”他回答道，“我是这么认为的。”

他们有那么一阵子没有说话。后来，莫雷斯塔尔又重复道：

阿萨骑士（1733—1760），法国军官。在担任奥佛涅兵团上尉时，他向一支正准备抓法国人的敌军猛扑过去，发出警报，被敌人杀死。伏尔泰曾描述过这番英雄主义行为。——译注

巴亚尔（1475—1524），法国贵族，曾跟随查理八世、路易十二、法朗索瓦一世征战，被誉为“无畏无过的骑士。”——译注

拉·图尔·德·奥佛涅（1743—1800），法国军官。曾在萨瓦和西比利牛斯的革命军中服役，被波拿巴称为“共和国第一号投弹手”后即被谋杀。——译注

艾蒂安·马塞尔（1315—1358），法国政治家。曾率领他的拥护者占领王宫，杀死了查理五世的两名大臣，胁迫他重新修改1357年的法令，后被查理五世的手下暗杀。——译注

多雷（1509—1546），法国人文学家、印刷师，因鼓吹思想自由而被判处绞刑。——译注

索尔费里诺是意大利伦巴第的一个村庄，1859年6月24日，法国、撒丁岛联军与奥地利军在此交战，近四万人战死。这次战役使亨利·杜南想到创立红十字会。——译注

马让塔：意大利北部米兰的一个地名。1859年6月4日，法国军队在康罗伯尔、麦克-马洪和维诺瓦的指挥下大败奥地利军，取得辉煌的战果。——译注

“我有一种预感……战争会像一八七一年那样再次爆发……可以肯定，我满心希望，这一次……”

她把从壁橱里找出来的那只咖啡碗放下，倚在丈夫的手臂上：

“你说，儿子来了……和他的妻子一起，她是一个善良的女人，我们非常喜爱……我想把屋子弄得漂亮一些，气氛欢快一些，摆满鲜花。欢迎他们的到来……你去把花园里最美的花都采来。”

他微微一笑。

“这么说，你觉得我有些夸夸其谈了，嗯？你想怎么样呢？我永远都是这样，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伤口太大了，永远也愈合不了。”

老两口儿含情脉脉地互相凝视了片刻，就像两个老伙伴，在旅行途中，时不时地停下来，没有特别明确的理由，把他们的目光和想法融汇在一起，然后又继续上路。

他对她说道：

“要砍掉我的玫瑰……我那些‘第戎的骄傲’吗？”

“是的。”

“那就去吧！英勇一点。”

莫雷斯塔尔，富裕农民的后代，在临近的一个大镇子圣埃洛夫镇修建了一个机械锯木厂后，把祖辈们遗留下来的财富翻了好几番。他是一个刻板的人，正如从前他曾说过的“头脑简单，两袖清风，身无分文……”。他有为数不多的尽可能朴素、尽可能古老的道德观念，而这些观念本身屈服于一种占据他整个生命的感情，这种感情对莫雷斯塔尔来说，意味着对过去的悔恨，对现在的悔恨，尤其是对战败的苦涩的回忆。

当上圣埃洛夫镇镇长，继而又成了区议员之后，他卖掉了自己的工厂，让人在边境最显眼的地方，在一座磨坊废墟旧址上建了一幢宽敞的楼房，按他的意图设计，而且可以说是在他的亲自监督下建起来的。莫雷斯塔尔一家人在这儿住了差不多十二年了，跟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两个仆人：维克多，一个总是乐呵呵的圆滚滚的正直男人；卡特琳娜，原籍布列塔尼的女仆，是她奶大了菲律普。

除了几位朋友之外，他们几乎不与别的人交往。朋友之中，来往最密切的有政府特派员约朗塞和他的女儿苏珊娜。

老磨坊坐落在一个小山冈的圆形山顶上，山冈的斜坡上排列着一层层宽阔的花园，莫雷斯塔尔十分精心地照料着它们。这些花园四周围着一堵高大的墙，墙头镶着尖头铁栅栏。一泓清泉 flows 直下，在装饰着野生植物、苔藓和蕨类植物的岩石凹洞间形成一道道瀑布。

莫雷斯塔尔采了一大把鲜花，破坏了玫瑰园，牺牲了他引以为荣的“第戎的骄傲”，然后返回客厅，亲自把花束插进高大的水晶花瓶里。

客厅是位于房屋正中的那种大厅，显眼的木梁和一座闪着铜光的巨大的壁炉使客厅显得明亮而欢快。客厅两面都是通的：东面有一个长长的门洞，开向晒台；西边是两扇窗户，朝着那座比底楼还要高的花园。

客厅的墙壁上挂着几幅参谋部的地图、内务部地图和本区地图。一个橡木枪架上挂着十二支一模一样的款式新颖的步枪。旁边，三块粗粗地缝在一起的肮脏、破旧、凄惨的蓝色、白色、红色的破布片直接钉在木头上。

“这一切效果很好，你说呢？”他下了个结论，就像他的妻子也在客厅里一样。“现在，我认为一支好的烟斗……”

他掏出烟斗和火柴，穿过晒台，靠在环绕晒台的石头栏杆上。

黛绿色的山峦起伏有致，牧场呈现出浅绿色，冷杉和落叶松则是凄凉的墨绿色。

在他的下面，三四十步远的地方，有一条从圣埃洛夫通往老磨坊的公路。公路绕墙而上，然后又急转直下，通向僧侣水塘，从水塘的左岸经过，最后突然中断，换成了糟糕的泥土路，远远望去，就像一架靠着围墙的梯子，进入两座山之间的山沟里，那荒山野岭的形状与孚日山脉的普通景致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那便是魔鬼山口，离老磨坊一千五百米远，海拔同它一样高。

几座建筑悬挂在山口的一面山坡上，那是沙布勒克斯农场。往左边看，从沙布勒克斯农场到野狼山谷，如果顺着一条莫雷斯塔尔认识所有方位标、所有看不见的蜿蜒曲折、所有上坡道和下坡道的路线，人们可以辨别、猜测出边境。

“边境，”他喃喃道，“……这儿的边境……离莱茵河二十五里……在法国！”

每一天，他都要苦苦地凝望它，不下十次，凝望着那条无可选择的痛苦的路线。在那条路线的另一边，通过他在想象中所切开的孚日山脉的空隙，他看见了天边雾霭中的德意志平原。

这一次，一如从前，他苦涩地重复着，岁月的流逝并不能抹去这种苦涩。

“德意志平原……德意志丘陵……童年时我散过步的整个阿尔萨斯地区……法国的莱茵河是我的河流，我祖辈们的河流。德国……德国的莱茵河……”

一阵轻微的口哨声使他颤栗了一下。他朝那座通向晒台的用岩石凿磨成的石级俯下身子。从边境过来的人为了免走弯路，经常通过这道石级进入他的家。石级上寂无人影，对面混杂着小灌木和蕨类植物的斜坡上也没有一个人。

口哨声又响了起来，谨慎、隐隐若若，同样的音调变化。

“是他……是他……”莫雷斯塔尔心想，他显得有些局促不安。

从荆棘丛中伸出一个脑袋，一个瘦得皮包骨头的脑袋，活像是一个解剖标本。他的鼻梁骨上架着一副铜眼镜，面孔上似有一道刀痕，那个缺牙豁齿的嘴巴像鬼脸上的一样。

“又是你吗，杜尔卢斯基？”

“我可以来吗？”那人问道。

“不行……不行……你疯了……”

“有急事。”

“不可能……而且，你知道，我再也不想干了。我已经对你说过……”

可那人一再坚持：

“今天晚上，今天夜里进行……那是波厄斯威仑驻军的一名士兵……他不想穿德军制服。”

“一名逃兵……我已经烦透了……让我安静吧。”

“做做好事吧，莫雷斯塔尔先生……你想一想……说好了，四点钟在山口的沙布勒克斯农场碰头……像上一次一样……我等着你。到时候再谈……真是怪事……”

“安静！”莫雷斯塔尔先生说道。

有个声音从客厅里响起：

“他们到了，先生，他们到了！”

是仆人的叫喊声，莫雷斯塔尔夫人也闻声跑了出来，说道：

“你在那里干什么呀？你刚才跟谁说话？”

“没跟任何人。”

“是的，我听见了……”

“没有，我保证……”

“啊！我还以为……那好，你知道，你有道理……到正午了，他们俩已经到了。”

“菲律普和玛特吗？”

“是的，他们到了。他们到了花园门口。我们快一点……”

他的样子没有变……总是面色红润……那双眼睛略显疲惫，也许……但他气色很好……

“你们俩对我审查够了没有？”菲律普笑吟吟地说道，“这是什么样的审查啊！还是拥抱拥抱我的妻子吧。”

玛特扑到莫雷斯塔尔夫人的怀里，然后又扑进公公的怀抱，最后轮到她接受从头到脚的检验了。

“噢！噢！面部没那么圆润了……我们必须重新努力……那是被大雨淋的，我可怜的孩子们！”

“我们一直在暴雨中淋。”菲律普说道。

“你们知道我有什么感受吗？”玛特说道，“我害怕！……是的，害怕，就像一个小姑娘一样……我失去了知觉……菲律普必须抱着我……至少半个小时……”

“嗯！”老莫雷斯塔尔对他的妻子说道，“……半个小时！这臭小子，总是那么强壮。你的孩子们呢，为什么不把他们带来？真是遗憾。我敢肯定，他们是两个正直的小家伙，而且很有教养……我了解玛特！他们有多大了？十岁，还是九岁？再说，你们的母亲已准备了两间房子。你们现在分室而住吗？”

“噢！不，”玛特说道，“在这里不分开……菲律普想早早起床到大路上去巡视……至于我，我需要休息。”

“好极了！好极了！孩子他妈，带他们去房间……孩子们，一准备好，我们就开饭！吃完午饭后，我驾车去圣埃洛夫取行李箱，火车会把行李送到那里的。假如我碰到我的朋友约朗塞，我就把他带过来。他一定很忧伤。他的女儿今天动身去卢内维尔了。但她曾对我说她给你们写过信……”

“是的，是的，”玛特说道，“前些日子，苏珊娜给我写了一封信。她也不高兴离开家。”

两个小时以后，菲律普和他的妻子在二楼相邻的两个漂亮房间里安顿下来了，房间朝向法国这一边。玛特倒在床上，一下子就进入了梦乡，她的丈夫则把手肘支在窗台上，凝望着静谧的小山谷，他就是在这座小山谷里度过了他最幸福的童年时光。

就是在那儿，在圣埃洛夫-拉-科特镇，在搬往老磨坊之前他的父辈们住的那栋简陋的房子里。他曾是黑山中学的寄宿生，在村子里和他的父亲一起度过了许多激动人心的假期。他们游玩或者在孚日山脉里奔跑。他管他的父亲叫“喇叭爸爸”——那是因为所有的喇叭，军号、号角和小猎号，同各式各样的战鼓，剑和匕首、头盔和护胸甲、步枪和手枪，一起组成了他少年时代的独有的礼物。莫雷斯塔尔有些严厉，对原则、习俗、纪律和精确性有些过于执著，脾气有些暴躁，但他懂得如何让他的儿子爱他，那是一种何等崇敬而又真诚的爱啊！

他们唯一的一次冲突发生在学哲学的菲律普宣布会考结束后他将继续进入高等师范学院深造的那一天。父亲所有的美梦都化为乌有，他做梦都希望看到菲律普穿上军装，金饰带挂在缝着肋状盘花纽的短军装上，手执军刀。

猛烈而又痛苦的打击使莫雷斯塔尔惊呆了。他面对的是一个固执、有思想、能主宰自己的菲律普，一个坚决要按自己的意愿去安排自己生活的菲律

普。他们争吵了一个星期，互相伤害着，和好后仍有怨气。后来，做父亲的在一次争吵中突然让步了，仿佛他突然明白了他的坚持不懈只是因为虚荣心在作怪。

“你想那样过，”他喊道，“是吗？你是个迂夫子，既然那是你的理想……但我提醒你，我对你的未来不负任何责任，我对以后发生的事都不插手。”

以后发生的事情非常简单：菲律普进步很快、成绩优异，在卢内维尔实习一段时间后，又在夏多鲁培训了一下，然后在凡尔赛被提为历史教授。相隔才几个月，他就出版了两本引起激烈争论的令世人瞩目的作品：《古希腊人的祖国概念》和《大革命前的祖国概念》。三年后，他被调到巴黎的卡尔诺中学。

如今，菲律普快四十岁了。工作和夜晚在灯光下刻苦钻研对他那种山里人的粗犷性格似乎没有产生一点影响。他肌肉结实，同他的父亲一样身强力壮，教学、科研之余总要进行激烈的锻炼，到乡下或郊区的森林里骑车赛跑。此外，在学校里，学生们对他充满崇敬，常常谈论他的成绩和骑车赛跑的力量。

而且，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特别是他那双眼睛，那是一双蓝色的非常善良的眼睛，它们在他说话时满含笑意，休息时则显得很天真，甚至可以说很稚气，充满梦幻和柔情。

这时，老莫雷斯塔尔为他的儿子感到自豪了。儿子被卡尔诺中学录取的那一天，老头子天真地写了一封信过去：

好极了！我亲爱的菲律普，你终于成功了，很快就能获得你想要的一切。我向你承认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我一直认为，依你的才能、你的坚韧不拔和你严肃的面对生活的方式，你肯定会到达预期的目标。是的，好极了！可我能对你说你的第二部关于法国的祖国概念的书有些让我迷失方向吗？很明显，我敢肯定你在这方面的看法不会改变，但我似乎觉得你试图用更为次要的理由解释祖国的概念，而且这种概念对你来说并非人类社会固有的，而是稍纵即逝的，就像人类文明的一个短暂的进步一样。可能是我理解错了。但无论如何，你的这本书并不是那么明白易懂。读者会以为你瞻前顾后。我急不可耐地等着你的另一部阐述我们这一时代和将来的祖国概念的作品问世……

莫雷斯塔尔所影射的这本书已经写好快一年了，菲律普却因为一些他不愿说出来的原因不同意把书稿交给他的出版商。

“你来这里感到幸福吗？”

玛特走过来，抱住他的手臂。

“太幸福了，”他说道，“假如我和父亲之间不必有那种解释，我会更加幸福的……我来这里是为了向他做解释的。”

“一切都会好的，我的菲律普。你的父亲太爱你了！而你又是那么真诚！……”

“我的好玛特！”他充满柔情地在她的前额上吻了一下。

他是在卢内维尔经约朗塞先生介绍认识她的，她是约朗塞先生的小表妹。他立即便从她身上感觉到她将是她生活中的伴侣，会在艰难的岁月支持他，会为他生养许多漂亮可爱的孩子，会把他们养育成人，在他的帮助下，按照他的处世原则，把他们塑造成配得上他的姓氏的健壮的男子。

也许是玛特希望过大，也许是做姑娘时，她天真地以为女人不只是配偶

和母亲，也是丈夫的情人，她不久就发现爱情对菲律普来说无足轻重，他是个学者，对思辨和社会问题比对所有感情的表达更感兴趣。于是，她像他希望的那样爱他，就像人们扑灭火苗一样，闷熄了她身上所有激动的感情——这种感情是由未满足的欲望、抑制的热情和无益的嫉妒组成的，而只是在他痛苦和失败时给予他所需要的能温暖他的心的东西。

她又瘦又小，显得很柔弱，但她很骄傲，能忍受痛苦，在困难面前无所畏惧，失败以后却不失望。她的眼睛又黑又富有生气，显示出她的活力。尽管菲律普在她那里享有绝对的权威，尽管他激起了她的无限崇敬，她还是保持了她自己的个性、她自己的生活、她的爱好和憎恨。对于一个像菲律普这样的男人来说，这绝对是无价之宝。

“你不睡一会儿吗？”她问道。

“不，我准备去找他。”

“找你父亲吗？”她焦急地问道。

“是的，我不想去得太迟。跑到这里来拥抱他，他却不知道我内心的真实想法，这几乎已经是一种不好的行为了。”

他们俩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菲律普似乎犹豫不决，心中充满痛苦。

他问他的妻子：

“你不同意我的意见吗？你觉得应该等到明天再说吗？……”

她替他把门打开。

“不，”她说道，“你自有道理。”

她那些不期而至的手势很快便能消除犹豫，把你推到事情面前。别的女人会费一番口舌，而玛特呢，她马上就履行自己的职责，哪怕只是面对日常生活中最细微的琐事。这就是菲律普笑着说的日常英雄主义。

他拥抱着她，深受她的保证的鼓舞。

下楼后，他得知父亲还没有回来，便决定在客厅里等候他。他点了一支烟，又让它熄灭，刚开始时有些心不在焉，然后兴致越来越浓厚地看着周围的东西，仿佛他试图从这些东西身上了解与它们亲密相处的那个人。

他察看那十二支并排放置在枪架上的步枪。这些步枪都装了子弹，随时都可以拿起来射击。是要对付什么样的敌人呢？

他看见那面旗子。从前在圣埃洛夫的老房子里，他经常凝视这面旗子，这面破旧的旗帜懂得光荣的历史。

他看见挂在墙上的那些地图，它们都仔细地描绘出孚日山脉西侧的边境以及周边的国家。

他俯身看着摆在小书架上的那一排排图书，读着它们的名字：《一八七〇年战争，根据德国总参谋部资料》、《布尔巴基的撤退》、《如何准备复仇？……》、《和平主义者的罪行》。

有一本书引起了他的注意，就是他写的那部有关祖国概念的书。他翻开书，发现有几面写满了字而且被铅笔划破了，便坐了下来，开始阅读。

“正是这些观点，”过了一会儿他喃喃道，“我们以后能相互理解吗？我们双方站在什么样的阵地上呢？要他同意我的观点对他来说是不能接受的，我又如何能屈服于他的观点呢？”

布尔巴基为 1870 年普法战争中的法军东部军队的统帅。法军在普鲁士军打击下陷入重围。布尔巴基放弃解救贝尔福之围，让部下进入瑞士，最后全部被俘。——译注

他继续往下读，注意到一些严密得让他不愉快的观点。二十分钟就这样过去了，悄无声息，唯有书页翻动的声音。

突然，他感觉到两只光着的手臂抱住了他的脑袋，两只柔润的光手臂抚摸着他的面孔。他想挣脱开，但那两只胳膊箍得更紧了。

他突然使劲儿，然后站了起来。

“您！”他往后退着喊道，“您在这里，苏珊娜！”

一个如花似玉的少女站在他的面前，笑盈盈的，同时又很羞怯，想挑逗却又害怕，两只手绞在一起，然后再次伸出手臂，从她那细麻布衬衣里露出来的两只白皙、秀美的手臂。她那一头松开的卷曲的金发从中间分开、紧贴于两鬓，不听话的环形髻发像是在玩冒险游戏。她的眼睛是灰色的，又细又长，黑黑的睫毛把眼睛遮去了一半。她那一口细小的牙齿在两片红唇之间笑着，两片嘴唇红得让人误以为是画上去的。

她就是苏珊娜·约朗塞，特派员约朗塞的女儿，玛特的好朋友，她们俩很小的时候就在卢内维尔认识了。去年冬天，苏珊娜还在巴黎的菲律普·莫雷斯塔尔家里过了四个月呢。

“您，”他重复道，“您，苏珊娜！”

她兴奋地回答道：

“是我。您的父亲去圣埃洛夫，到了我家里。我父亲散步去了，他就把我带来了。我下了车，然后就到了这里。”

他抓住她的手腕，差点儿要生气了。他声音低沉地说道：

“您不应该留在圣埃洛夫！您写信对玛特说您今天早晨动身走了。您不应该留下来。您很清楚您不应该留下来。”

“为什么？”她局促不安地问道。

“为什么？因为上一次您在离开巴黎之前跟我说了一些我有权解释的话……我觉得我听懂了……如果您没有走，我可能不会来的……”

他停了下来，被自己的激动情绪弄得很尴尬。苏珊娜泪水盈眶，脸涨得通红，相比之下，那两片红嘴唇倒不怎么红了。

菲律普被自己说出来的话惊呆了，更惊异于自己即将脱口而出的那些话。在这位年轻姑娘面前，他觉得应该温柔一些，友好一些，应该改变一下他那无法解释的粗暴脾气。一股未曾预料到的怜悯之情使他软下心来。他双手握紧那两只冰凉的小手，亲切地用大哥哥的语气责备她：

“您为什么要留下来，苏珊娜？”

“我能向您承认吗，菲律普？”

“是的，既然我这样问您。”他有些不安地回答道。

“我想见您，菲律普……当我知道您来这里……我就把行期往后推迟了一天……只一天而已……您懂的，是不是？……”

他沉默了，心里却很清楚，即使他只说一个字，她都会说她不想听。他们俩再也不知道如何去面对对方了，再也不敢看对方一眼。但菲律普感觉到她的那双小手在与他的手接触之后变暖了，感觉到这个年轻而又迷乱的女子身上的整个生命在重新流动，就像一泓被释放的清泉，能带来欢乐、力量和希望。

一阵脚步声传了过来，前厅里响起了说话声。

“是莫雷斯塔尔先生。”苏珊娜喃喃道。

老莫雷斯塔尔实际上在进门之前就喊道：

“你在哪里呀，苏珊娜？你父亲也来了。快一点，约朗塞，孩子们都在这里。是的，你的女儿也在……我把她从圣埃洛夫带来了……你呢，你是从树林那边过来的吗？”

苏珊娜戴上那双产于瑞典的长手套，就在大门打开的那一刻，她斩钉截铁地说了几句话，仿佛这一承诺可以让菲律普心满意足一样：

“别人再也不会看到我的光手臂了……任何人都不会看见它们，我向您发誓，菲律普。永远也不会有人去触摸它们了……”

约朗塞，这个大胖子，看上去显得有些笨重，但他面容慈祥。二十五年前，当他还是埃比纳尔专员署的一名文书时，他娶了一位在寄宿学校里教钢琴课的美若天仙的年轻姑娘为妻。结婚四年后——那是饱受折磨的四年，在此期间，这个不幸的人受尽了屈辱——的一天晚上，他的妻子没做任何解释就离家出走了，还带走了他们的女儿苏珊娜。

阻止他自杀的唯一原因，是他心存把孩子夺回来的希望，使她长大后摆脱以她母亲为榜样的那种生活。

况且，他寻找她们并没有花很长时间。一个月后，他的妻子就把小姑娘送回来了，因为小姑娘在她身边毫无疑问是个累赘。但他伤到了内心最深处，岁月的流逝、对女儿的挚爱，都不能抹去这个残酷的意外遭遇留在他心中的记忆。

他开始投入工作，接受最繁重的任务，以便增加收入，让苏珊娜接受良好的教育。他被调到卢内维尔专员署，晚年被提升到边境特派员的重要岗位上。在尽可能地观察邻国有什么事情发生的前哨，工作很棘手，约朗塞却能一丝不苟、非常机智地完成任务，致使邻国的同行在惧怕他的英明、敏锐的同时，却对他的个性和业务能力肃然起敬。

在圣埃洛夫，他找到了老莫雷斯塔尔，他与莫雷斯塔尔有姻亲关系，是他的侄孙，对他怀有真挚的友谊。

两个男人几乎每天都要见面。礼拜四和礼拜天，约朗塞和他的女儿都要来老磨坊吃晚饭。苏珊娜常常一个人来，陪老头子出去散步。他也很疼爱她。于是，在他的建议下，在菲律普和玛特·莫雷斯塔尔的怂恿下，前一年的冬天，约朗塞把苏珊娜带到了巴黎。

刚一进门，约朗塞就向菲律普道谢：

“你不会相信，我亲爱的菲律普，那对我来说是多么高兴的事。苏珊娜还年轻。让她走出去玩一玩不会让我不高兴。”

他带着只有亲手把女儿抚养成人的父亲们才有的那种感情，凝视着苏珊娜，他的父爱中夹杂着一种有些女性化的柔情。

他对菲律普说道：

“你知道消息了吗？我准备把她嫁出去。”

“啊！”菲律普喊了一声。

“是的，那是我在南锡的一个远房亲戚，这个人也许过于成熟了一些，但很认真、活跃、聪明。他深得苏珊娜的喜爱。是不是，苏珊娜，他是不是很让你喜欢？”

苏珊娜似乎没有听见父亲的问话，她问道：

“玛特是不是在她的房间里，菲律普？”

“是的，在三楼。”

“那个蓝色房间，我知道的。我昨天来这里帮过莫雷斯塔尔太太的忙。我赶紧上楼去拥抱她。”

她刚走到大厅门口，又返回来，分别在三个男人的脸上亲了一下，目光却一直没有离开菲律普。

“你的女儿，她是多么漂亮、优雅啊！”莫雷斯塔尔对约朗塞说道。

但是看得出来，他在想别的事，并急于改变话题。他迅速关上门，然后

回到特派员身边：

“你是从边境的那条路过来的吗？”

“不是。”

“还没有人通知你吗？”

“什么事？”

“那块德国国界标……在野狼高地上……”

“倒了吗？”

“是的。”

“啊！天哪！”

莫雷斯塔尔品味了一会儿他的话所产生的效果，然后继续说道：

“你怎么看？”

“我看……我看这非常令人厌烦……他们在那一边心情已经很不好了。这件事又要经我制造麻烦了。”

“怎么？”

“是的。你难道不知道今天有人控告我向德国逃兵提供救援吗？”

“不可能吧？”

“我是多么荣幸地告诉你啊！这里将会设立一个处理士兵潜逃的秘密机构，由我负责。你呢，你是中心人物。”

“噢！我吗，他们是不能忍受我的。”

“我也好不到哪里去。波厄斯威仑的德国警察分局局长威斯立希对我恨之入骨。我们彼此间再也不打招呼了。毫无疑问，那些恶意诽谤是他一手搞出来的。”

“但他们能提出什么样的证据呢？”

“数不清的证据……都一样的恶毒……在这些证据中有一个：在士兵身上搜出许多法国金币。还有，你是知道的……国界标再一次倒下，又要开始做解释了，又要把调查继续下去了……”

菲律普走了过去：

“喂！喂！在我看来，这一切似乎没那么严重。”

“你是这么认为的吗，我的孩子？你没有看到今天早晨的报纸中的最新快讯吗？”

“没有，”菲律普和他的父亲同时说道，“有什么新消息吗？”

“一个发生在小亚细亚的事件。法军军官与德军军官发生争执。一名领事被杀害。”

“噢！噢！”莫雷斯塔尔说道，“这一次……”

约朗塞明确指出：

“是的，局势特别紧张。摩洛哥的问题再次提了出来，有间谍问题，还有法国飞行员在阿尔萨斯要塞上空飞行并向斯特拉斯堡大街扔下三色旗的传闻……半年来，接二连三地出现了纠纷和冲突。报纸的语气咄咄逼人。人们武装起来了，开始修筑堡垒。总之，尽管两国政府怀有良好的愿望，我们却要听凭突发事件的摆布。星星之火……然后就完了。”

死一般的沉寂笼罩着这三个男人。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性格、自己的本能，想象着那可怕的情景。

约朗塞重复道：

“星星之火……然后就完了。”

“是的，一定会了结的。”莫雷斯塔尔猛地一挥手说道。

菲律普惊跳了一下：

“你说什么呀，爸爸？”

“什么！所有这一切都应该有个了结。”

“可是，这一切可以按另一种方式了结，而不一定非得流血呀。”

“不……不……有些耻辱只能用鲜血来洗刷。像我们这样的一个泱泱大国遭受 1870 年的那种耻辱时，它可以等上四十年、五十年，但总有一天，它会把耻辱奉还回去，让他们举起双手！”

“假如我们被打败了呢？”菲律普问道。

“那是很糟糕的事！荣誉高于一切！再说，我们不会被打败的。每个人都尽职尽责的话，等着瞧吧！在 1870 年，我成了战争俘虏，我曾发誓再也不为法国军队效力。我逃出来后，把圣埃洛夫和郊区的青年、老人、伤员甚至妇女都召集在一起，隐蔽在树林里。一块白床单、一块红色的法兰绒布和一块蓝围裙，这三块破布嘲笑着我们。条子旗！它还挂在那里……如果有必要，它还会重见天日的。”

约朗塞禁不住大笑起来。

“你以为它能阻止普鲁士人进攻吗？”

“不要笑，我的朋友。你知道我是如何明白自己的职责以及自己该做什么的。好就好在菲律普也明白这一点。你坐下吧，我的孩子。”

他自己也坐了下来，把正抽着的烟斗扔到了一边，带着终于能把自己最牵肠挂肚的事情讲出来的男人的那种显而易见的满足感，说道：

“菲律普，你了解边境，或者说边境上的德国谷壁吗？……那是一座险峻的峭壁，绵延不断的陡峭的山峰和细谷使孚日山脉在这里形成了一个不可逾越的壁垒……”

“绝对不可逾越，的确如此。”菲律普说道。

“错误，”莫雷斯塔尔激动地喊道，“致命的错误！我从一开始思考这些问题时就想到了迟早有一天敌人会攻打这个壁垒的。”

“不可能。”

“这一天已经来临了，菲律普。半年以来，我没有一个礼拜不在那里碰见几个形迹可疑的人，要不就是撞上一些军服外面套着罩衫的散步者。这种事是阴险的，循序渐进的，不会善罢甘休的。

所有的人都集中到那里。威尔德曼公司在绝壁边疯狂建起来的电厂只是个骗人的假象。通向电厂的那条路实际上是一条战略要道。从工厂到魔鬼山谷，最多只有五百米路程。不用费多大劲儿，就能越过边境。”

“只能通过一个连。”约朗塞反驳道。

“能通过一个连，就能通过一个团，然后是一个旅……在波厄斯威仑，离孚日山脉八公里远的地方，有三千德国士兵处于临战状态。在热尔纳希，二十公里远的地方，驻扎着一万二千名士兵、四千匹战马和八百辆军车。战争爆发的当晚，也许在战争爆发前夕，这一万五千人会越过魔鬼山谷，侵占圣埃洛夫。当我们的部队赶到时，已为时太晚！黑山被切断了，贝尔福受到威胁，孚日山脉南部被入侵……你能从这里看到道德的作用……我们失败了。这就是他们暗中准备的事情。这就是你无法了解的，约朗塞，尽管你是那么小心翼翼……尽管我警告过你。”

“上个礼拜，我已经给省政府写了一封信。”

“去年就应该写这封信了！这段时间里，他们来了，他们向前挺进……他们几乎不隐蔽了……瞧……听一听……听一听……”

远处的某个地方传来了颤动的军号声，像回声一样，碰到树丛后减弱了。模模糊糊的军号声……但莫雷斯塔尔不会搞错，他压低声音说道：

“噢！是它！……是它！……我熟悉德国的声音……我能在许许多多声音中听出它的声音……刺耳的令人讨厌的声音……”

过了一会儿，目光一直没有离开他的菲律普问道：

“那又怎么样呢，父亲？”

“怎么样，我的儿子，当我预料到有这么一天时，我便把我的房子建在一座山岗上，在花园周围筑起了围墙，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在附属建筑中准备了防御工具：弹药、沙包、火药……总之，我在这离魔鬼山谷二十分钟路程的地方，甚至可以说是在边境的门槛儿边上，建了这座不为人知的小形堡垒，一旦拉响警报……”

他站在那里，面朝东方，面朝敌国，双手叉腰，一副挑衅的姿势，似乎在等待那场不可避免的袭击。

特派员依然怀疑他在这件事上表现出的热情是错的，他嘟囔道：

“你那防御差的小要塞坚持不了一个小时。”

“谁告诉你的，”莫雷斯塔尔激烈地喊道，“谁告诉你这一个小时不正是那应该分秒必争的一个小时？……一个小时！这么说是对的……第一次进攻时就遭到一个小时的抵抗！一个小时的狙击！……这正是我所希望的，这正是我要奉献给我的祖国的东西。但愿每个人都能像我这样，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但愿每个人的头脑中梦萦魂绕的是必须为祖国服务的念头。战争一旦爆发，你们会看见一个伟大的民族是懂得如何复仇的。”

“假如，即使这样，我们也被打败了呢！”菲律普重复道。

“什么？”

老莫雷斯塔尔转向他的儿子，仿佛他已挨了一拳，脸部涨得通红。他死死地盯着菲律普的眼睛。

“你说什么？”

菲律普感觉到如果他胆敢把他的观点明确地讲一些出来，他们俩就会发生激烈冲突。于是，他信口开河地说了几句：

“显然，这种事不能随便假设……但是，无论如何……你们不觉得应该预测一下吗？……”

“预测失败的可能性吗？”老头子愣愣地问道，“你觉得这种恐惧必定影响法国的行动吗？”

一次“牵制攻击”将菲律普从困境之中解救出来。晒台尽头的台阶上突然钻出一个人来，嘴里嘟嘟囔囔的，致使莫雷斯塔尔顾不上听儿子的回答了。

“是您吗，沙布勒克斯？您嚷什么呀！”

的确是沙布勒克斯师傅，他是从这里可以看见的魔鬼山口上那座农场的主人。一个衣衫褴褛的老流浪汉跟在他后面。

沙布勒克斯是跑来诉苦的。一些演习的士兵抢走了他的两只鸡和两只鸭子。他看上去怒气冲冲的，遭此劫难使他怒不可遏。

“我有一个证人：布西埃老爹。我把他带来了。我要他们除了付我赔偿金和对他们进行惩处外，还对我进行赔偿……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更不幸吗？……我们国家的士兵！……我是一个善良的法国人，可我还是碰上了这

种事。”

莫雷斯塔尔全神贯注于对他所喜爱的观点进行的讨论，所以他对这个老好人的故事没有一点兴趣，而这个农场主的出现恰好是让他回到刚才的话题的最好办法。那正是关于鸡和鸭子的事！那么战争呢？四处响起的令人惊慌的声音呢？

“您想就此说明什么，沙布勒克斯？”

这个农场主属于人们有时在东部地区遇上的那种类型的农民，一副严肃的面孔刮得光溜溜的，令人想起的与其说是高卢人或者法兰克人，还不如说是我们的罗马祖先。农场主又发怒了。1870年，他也像别人一样到处流浪，冒着生命危险，饱受饥饿和苦难。可当他回来时，他发现他的房子已化成灰土。普鲁士的枪骑兵曾从这里经过……从那时起，他含辛茹苦地劳作，以弥补不幸。

“您希望这一切重新开始吗？”他说道，“希望普鲁士的枪骑兵跑来放火、洗劫吗？……啊！不，我对这些故事厌烦透了，让我们安静安静吧？”

大家可以感觉到这个小产业主对所有那些法国人或外国人的仇恨，他们用亵渎圣物者的脚踏踏着撒满种子、收获季节漫长的土地。他抱着双臂，神态庄重。

“你呢，布西埃老爹，假如他们打起来了，你会有什么想法？”莫雷斯塔尔边叫坐在晒台栏杆上吃面包的老乞丐，边问道。

他又干又瘦，像葡萄藤一样扭扭弯弯，一头长发颜色像尘土，木无表情的忧郁的面孔仿佛是刻在教堂的古木上似的。每隔三四个月，人们就能看见他来到圣埃洛夫，挨家挨户敲门，然后又出发去别的地方。

“首先，你是从哪个国家来的？”

他嘟囔道：

“我不大清楚……很久以前……”

“你喜欢哪个国家？法国，是不是？经过这里的这些路呢？”

这个老好人左右摇摆着身体，不做回答，也许是没听懂。沙布勒克斯讥笑道：

“您以为他会去看那些路吗！他只知道自己是从左边国家来还是从右边国家来的！他的国家是有烩肉的地方……是不是，布西埃？”

莫雷斯塔尔的心情一下子坏透了，他感到气愤，痛斥那些漠不关心的人、热情不高的人、平民百姓、资产阶级或农民，他们只考虑自身的安逸，却从不担心祖国的荣辱。但他们又能怎么样呢？某些报纸散布的、流动商贩连最偏僻的乡村里都兜售到了的那些书和小册子，宣传的尽是那些可恶的思想！

“是的，”他喊道，“那些新思想，是它们的流毒把我们摧毁了，那些小学教师在毒害着青年一代。连军队也受到腐蚀。全军都在反抗……”

他的目光盯着菲律普，菲律普时不时地点头，不作回答。父亲把儿子的这种动作视为了对他的观点的苟同。

“是不是，菲律普？你在那边离得近看得更清楚，看清所有那些不惜任何代价做着和平美梦却使我们越变越弱小的懦夫！也听见他们演讲，所有在公众集会上与政府的同僚一起公开大声叫嚷反对军队和祖国的罪恶的十字军东征……一说到首都！……可外省免不了受到传染！瞧，你读过这本无耻的书吗？”

他从摊在桌子上的一大堆纸中抓起一本紫色封皮的小册子，放在他儿子

眼前。他接着说道：

“《毕竟是和平》！且不说作者的名字，一本写得非常好的书更显得危险，而且，这本书不是我刚才影射的那些大声叫嚷的人写的，而是一个学者，一个外省人，甚至是家在边境上的一个法国人。他甚至跟我们同姓……一个远房表兄……莫雷斯塔尔家族很宠大。”

“你能肯定吗？……”菲律普一字一顿地说道。他看到这本小册子时脸色变得刷白，“你是怎么知道的？”

“噢！很偶然……一封寄给我的信上写着：‘亲爱的莫雷斯塔尔，衷心祝贺你的小册子出版。’”

菲律普回想起来了。去年，他本该来老磨坊的，那封信是他的一位老朋友寄给他的。

“你不想把这件事弄个水落石出吗？”

“有什么必要呢？一家之中出了一个混蛋时，根本不必急着去认识他。而且，他自己也无脸在这本可耻的小书上署上真名……无论如何，这个混蛋，但愿他不要落到我的手中！我们不要再说他了……”

他继续滔滔不绝地说了很长时间，谈他所想到的所有战争或和平、历史或政治方面的问题。只是在如他自己所说的“掏空了口袋”之后，他才突然惊喊道：

“朋友们，说得太多了！已经四点钟了，沙布勒克斯，我愿意为您效劳……是不是这样，有人偷了您的家禽了？你来吗，约朗塞？我们会看见几个面孔漂亮的士兵正在准备煮汤呢。没有比法国人的野营更热闹、更令人兴奋的！”

四

玛特和苏珊娜，尽管年龄不一样，两人相处却很融洽。玛特对她的女友宽容大度，很小的时候就认识没有母亲、自己照顾自己的苏珊娜；苏珊娜相对玛特来说，性格却没那么平稳，有时热情洋溢、非常温存，有时则咄咄逼人、冷嘲热讽，但她总是充满优雅的魅力。

当玛特打开那些旅行箱后，苏珊娜想亲自把旅行袋里的东西全部拿出来，把那些小件物品放在桌子上摆好，其中有孩子的照片、吸墨水纸、最爱读的书等等，借助这些东西可以使这个无人居住的房间显得亲切一些。

“你在这里会很舒适的，玛特，”她说道，“房间很亮……你和菲律普只相隔一个卫生间……可你怎么想到要两间卧室呢？”

“是菲律普的主意。他担心早晨会把我吵醒……”

“啊！是菲律普的主意，”苏珊娜重复道，“是他想……”

过了片刻，她拿起了一幅照片，仔细地观察着。

“瞧你的儿子雅克多像你的丈夫啊！……比保尔像多了……你不觉得吗？”

玛特走上前去，向她的女友俯下身子，用母亲的双眼看着那幅照片，仿佛从这一静止的画面中看见那个不在身边的儿子的生活、微笑和俊美。

“你喜欢哪一个儿子，雅克还是保尔？”苏珊娜问道。

“问这种问题！假如你做了母亲……”

“要是我，我最爱的是最能让我想起我丈夫的那一个。另外那一个总让我感觉到我的丈夫已停止爱我了……”

“我可怜的苏珊娜，你把什么事都与爱情联系起来！那么，你认为除了爱情之外就没有别的东西了吗？”

“有许许多多别的东西。可玛特，你自己难道不希望爱情在你的生活中占有更多的位置吗？”

玛特感觉到苏珊娜的话中带刺，但她还来不及反驳，菲律普已在门边出现了。

苏珊娜立即大声说道：

“我们正在谈论您呢，菲律普。”

他没有答腔。他走到窗户边，关上窗户，然后来到两个年轻女人身边。苏珊娜请他坐她旁边的那把椅子，但他却坐到了玛特身边。玛特从他的神情上看出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你跟他说过了吗？”

“没有。”

“可是……”

他三言两语把他同父亲谈过的话、那本小册子的意外小事故以及他父亲针对这本书的作者说的那些话告诉了她。他接着又把父亲说过的那些话重复了一遍，越说越觉得痛苦。说完，他默然不语，陷入了沉思，用拳头压住两个鬓角，然后仿佛为自己做解释一样，慢慢地说道：

“这件事已持续三年了……从他谈论我被升为教授和我第二本有关祖国概念的那封信开始。也许那个时候我应该给他回信，把我的思想演变过程以及研究历史和古代文明给我带来的巨大变化告诉他。”

“也许确实应该这样……”玛特表示赞同。

“我那时很害怕，”菲律普说道，“我害怕给他造成痛苦……他一定会痛苦不堪的！……而我对他的爱又是那么深沉！……再说，你知道吗，玛特，他所仰赖的那些思想，在我的眼里，是生机勃勃、令人赞叹的化身，这些思想是那么美丽，在没有人去分享它们时，在人的内心深处也会长时间地、永久地对它们保持一种不由自主的柔情。它们是几个世纪以来我们国家的伟大的体现。它们是坚强有力的，就像所有那些严谨的纯洁的东西一样。一旦有个变节者不想坚持这些思想了，所有与它们对立的言辞就都像是亵渎神明一样。叫我怎么对我的父亲说：‘你教给我的那些思想，那些我青春年少时奉若生命的思想，我不再坚持了。不，我跟你心里想的已经不一样了。我的人道主义的爱不受生我养我的这个国家的限制，我对边境另一边的人没有仇恨。我同那些不需要战争、不惜一切代价也要避免战争的人是站在一起的，为了让世界消除这种恐怖的祸患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叫我怎么对他说这样的事情呢？”

他站起身来，一边踱步一边继续说道：

“我没有说出来。我把自己的想法隐藏起来了，就像掩饰一块可耻的伤疤一样。在集会上，在我秘密为之撰稿的报纸上，无论是对我的敌手还是对我的大多数战友来说，我都是菲律普先生。我否认了自己的姓氏和人格，给那些谨小慎微地保持沉默、害怕受牵连的人树立了不好的榜样。我在自己写的小册子上不署真名，还有，那本为我的作品做总结的书稿写好快一年了，写好了却不敢拿去出版。好了，该结束了。我再也不能这样了。沉默让我窒息。我在贬低自己的同时，也贬低自己的思想。我必须在所有的人面前大声呐喊。我会说的。”

他越说越兴奋，为自己说出来的那些话激动不已。他的声音宏亮起来。他的脸上洋溢着不可抗拒的、常常是盲目的激情，就像那些献身于高尚事业的人一样。他陷入了感情宣泄之中，这种情况对他来说是很少见的。他继续说道：

“我不知道，不知道对一个男人来说，使他充满激情的思想是什么……但愿那是对全人类的热爱，对战争的憎恨，或者是其他所有美妙的幻想。它照亮我们，指导我们。它是我们的骄傲，是我们的信念。我们仿佛有了第二次生命，真正的、属于它的，一颗陌生的心只为它而跳动。我们准备为一切牺牲，忍受一切痛苦，一切苦难，一切耻辱……只为了它能取得胜利。”

苏珊娜无比钦佩地听着他说话。玛特显得很焦急。她完全了解菲律普的个性，她毫不怀疑如果对此听之任之的话，他决不只是被卷入一场动人演说的波涛之中。

他打开窗户，深深地吸了一大口清新的空气，他喜欢这种空气。然后，他又走回来，补充说道：

“我们甚至准备牺牲我们身边的那些人。”

玛特体会到了他说出的这句话的全部分量。过了片刻，她问道：

“你指的是我吗？”

“是的。”他说道。

“你很清楚，菲律普，在答应做你的妻子的同时，我也答应参与你的生活，不管是什么样的生活。”

“我从前的生活与我迫不得已要过的那种生活是大不一样的。”

她有些忧虑地看着他。她注意到他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把她当成知己

了，只谈他的计划，却不让她知道他的工作。

“你想说什么，菲律普？”她问道。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封盖了戳的信，让她看信上的地址和收信人：公共教育部部长先生收。

“信上有些什么内容？”玛特问道。

“我的辞职报告。”

“你要辞职！你要辞去教授的职务？”

“是的。这封信将在我把一切都向我父亲坦白的时候寄出去。我怕你反对，所以一直没有告诉你……是我错了……你应该知道……”

“我不明白，”她结结巴巴地说道，“我不明白……”

“不，玛特，你明白。这些渐渐征服我让我毫不保留地为之献身的思想对那些年轻的脑袋来说是危险的。这是我奋力呼唤的一个时代的信念，但不是今天的这个时代，我没有权利把它传授给那些信任我的孩子们。”

一想到他自己的孩子们，想到这个决定将会损害他们的幸福和未来，她就差一点喊出来：“谁逼你去做这些引起公愤的事的？消除这些徒劳无益的顾虑，继续照着书本教书吧！”但她知道他就像那些宁可看到所有的人受苦受难也不愿传播他们不再信仰的宗教的教士一样。

于是，她只是对他说：

“我不同意你的全部观点，菲律普。它们甚至让我感到害怕……特别是那些我不知道但有预感的观点。但是，不管你要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我都会闭起双眼。”

“那么……到眼下为止……你同意我吗？”

“完全同意。你必须根据你的良心行事，寄走这封信吧，当然，先去通知你的父亲。谁知道呢！也许他同意……”

“绝对不会！”菲律普喊道，“那些朝前看的人尚能理解从前的信仰，因为那是他们年轻时所信奉的东西。可是那些留恋过去的人是不会赞同那些他们不理解、与他们的感情和本能相冲突的思想的。”

“那又怎么样呢？”

“那会怎么样，会发生冲突，会相互伤害，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无止境的痛苦。”

他疲倦地坐了下来。她向他俯过身子：

“不要丧失勇气。我可以肯定这些事情比你预想的要解决得好。等几天……不用着急，你会很高兴地看到……准备……”

她充满深情地吻了一下他的前额。

“你一开口，所有的事情都好解决，”他任她抚摸，微笑着说道，“不幸的是……”

他没有把话说完，他发现苏珊娜坐在对面看着他们俩。她脸色煞白，撇着嘴巴，显出一副难以忍受的痛苦和仇恨的表情。他猜想她准备扑到他们身上疯狂地叫喊。

他突然脱身，极力说了几句打趣的话：

“啊！活着的人会看到……诉了太多的苦是不是，苏珊娜？大家稍稍关心一下我的处境好不好，……我的事务走上正规了吗？”

他的唐突使玛特大吃一惊，但他回答道：

“只剩下你的文件了，我总喜欢把它们留给你亲自整理。”

“咱们走吧。”他兴高采烈地说道。

玛特穿过卫生间，走进她丈夫的卧室。菲律普正准备跟她进去，他已经到了门边，苏珊娜却冲到了他的前面，伸开双臂挡住了门。

她的动作是那么迅速，吓得他轻轻地叫了一声。玛特在另一个房间里问道：

“出什么事了？”

“没什么事。”苏珊娜说道，“我们到你那边去。”

菲律普想过去，她猛地把她推开。看到她的神情，他立即屈服了。

他们俩像两个敌人一样对视了几秒钟。菲律普低声埋怨她：

“然后呢？这是什么意思？你没有无限期地把我逮住的企图……”

她凑近他，她的声音因为有一股抑制住的难以平息的力量而颤抖：

“我今晚等你……这很容易……你可以出来……十一点钟的时候，我在我的房门口等你。”

他惊得愣住了。

“你疯了……”

“没有……可我想见你……跟你说话……我想这样……我太痛苦了……我都快痛苦死了。”

她的眼里噙满泪水，下巴抽搐着，嘴唇在颤抖。

菲律普的愤怒中夹杂进一丝怜悯，他特别感觉到用最快的速度结束这件事的必要性。

“好了，好了，小姑娘。”他用通常对她说话时的那种语气说道。

“你要去……我想要……我会一直等在那里的……一个小时，直等到你出现为止！……如果你不去，我就到这里来……不管发生什么事。”

他一直退到窗户边。他本能地看了看是不是可以翻过阳台跳下去。这很荒唐。

当他俯下身子的時候，瞥见他的妻子在隔着两个窗户远的地方，把臂肘支在窗户上，看着他。

他必须笑一笑以掩饰他的窘态，没有什么能比这一出小姑娘心血来潮胁迫他的闹剧更使他不愉快的了。

“你脸色苍白。”玛特说道。

“真的吗？肯定是因为疲惫了一些。你也一样，你好像……”

她接着说道：

“我好像看见你的父亲了。”

“他已经回来了吗？”

“是的，你瞧，那边，花园的尽头！同约朗塞先生一起。他们正在朝你打手势呢。”

确实，莫雷斯塔尔和他的朋友正沿着瀑布往上走，边走边比划着什么以吸引菲律普的注意。当他走到窗户下面时，莫雷斯塔尔喊道：

“我们已经商量好了，菲律普。我们俩都去约朗塞家吃晚饭。”

“可是……”

“没有什么可是，会向你解释原因的。我让人把车套上，约朗塞和苏珊娜先走一步。”

“那么，玛特呢？”菲律普问道。

“玛特要是喜欢的话，也叫她去。下来吧。我们来安排一下。”

菲律普转过身子，迎面撞见苏珊娜。

“你答应了，是吗？”她激动地问道。

“是的，如果玛特也去的话。”

“即使玛特不去……我也要……我也要……啊！我求您了，菲律普，不要让我忍无可忍。”

他突然有些害怕起来。

“事实上，”他说道，“我干吗要拒绝呢？我跟父亲一起去您家里吃晚饭是很自然的事情。”

“是真的吗？”她喃喃道，“……您真的愿意吗？”

她突然平静下来，她的脸上露出了天真的笑容。

“噢！我真幸福……我是多么幸福啊！我的美梦实现了……我们一起在暗影中散步，什么也不说……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一时刻……您也不会，菲律普……您也不会……”

五

台阶与晒台的连接处有一道栅栏门，一只手从栅栏上部的铁条中间伸进去，抓住了挂在一根铁条上的小电铃的中心锤。轻轻一摁……栅栏门就开了。

“没有比这更困难的事了。”此人一边说一边在晒台上冒险，“因为大山不会来找杜尔卢斯基……”

那人停了下来：他听见有人说话。但是，仔细一听，他就发现说话声是从房子后面传来的。于是，他若无其事地走进大厅，从大厅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到了另一面墙的窗户边。他看见稍远一些的地方，草坪下面，套着一辆马车，苏珊娜和她的父亲已经坐在车上了。莫雷斯塔尔一家人围在马车的旁边。

“你们走吧，”莫雷斯塔尔说道，“我和菲律普步行去那里……我们也同样步行回来，是不是，我的孩子？”

“玛特，你呢？”约朗塞问道。

“谢谢你，我不去了。我留下来跟妈妈在一起。”

“好吧，我们会尽早地把你们的男人还给你们的……因为莫雷斯塔尔要早早上床。十点整，他们就从我家里出发，我会陪他们走到高地那里。”

“是这样的，”莫雷斯塔尔说道，“我们一起去看看月光下那块被推倒的国界标。孩子他妈，我们十点半钟回到家里。我保证。抓紧时间，维克多。”

马车飞驰而去。在大厅里，杜尔卢斯基掏出手表，对着挂钟调准时间，咕哝道：

“这么说来，他们十点一刻从高地经过。知道这些真是太好了。现在的问题是要通知老莫雷斯塔尔，他的朋友杜尔卢斯基又来纠缠他了。”

他把两根手指放进嘴里，吹起莫雷斯塔尔早晨听过的音调变化同样的轻柔的口哨声，像是某些鸟儿中断了的鸣叫声一样。

“好了，”他冷冷一笑，“老头子把耳朵竖起来了。他打发其他人到花园里去转一转，自己却跑了过来……”

当他听出莫雷斯塔尔在大厅里走动的脚步声时，他后退了几步，因为他知道这个老好人决不开玩笑。实际上，莫雷斯塔尔刚一进来，就直奔向他，一把揪住了他的上衣衣领。

“你在这里干什么？你怎么胆大包天？……我会教你一条你不认得的路的！……”

杜尔卢斯基歪着嘴巴笑了起来：

“我善良的莫雷斯塔尔先生，您会把手弄脏的。”

他穿着一身积满污垢、油光发亮的衣服，小小的球一样的身体同他那副瘦男人的瘦削的面孔形成了鲜明对比。他整个看上去显得兴奋、滑稽却又忧心忡忡。

莫雷斯塔尔放开他，语气蛮横地说道：

“快说吧，抓紧时间。我不想让我的儿子看见你在这里。说吧。”

刻不容缓。杜尔卢斯基心里明白这一点。

“好吧！是这样的，有一名波厄斯威仑的年轻士兵，他在那边非常不幸……为德国效劳让他气愤……”

“一个小懒汉，”莫雷斯塔尔低声埋怨道，“一个好逸恶劳的懦夫。”

“不，不是我跟你说的这一个，不是那一个。他想到法国外籍军团中服

役。他爱法国。”

“是的，总是千篇一律的故事。过后呢，没有用的东西！再也听不见人们谈论他们。又成了坏蛋胚子。”

杜尔卢斯基显得很生气。

“您怎么能这么说呢，莫雷斯塔尔先生？……如果您认识他就好了！一个只求为我们国家捐躯的正直的士兵。”

老头子跳了起来。

“我们国家！我禁止你这么说话。别人知道你是从哪里来的吗？一个像你这样的无赖是没有国家的。”

“您忘了我所做的一切，莫雷斯塔尔先生……我们已经让四个人过来了，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功劳。”

“闭嘴吧！”莫雷斯塔尔先生说道。对他来说，这好像是不愉快的往事。“闭嘴吧……如果要重新开始……”

“您会重新开始的，因为您很善良，因为有些事……您瞧……就像这个小小伙子……您如果见到他肯定会心碎的！……他名叫让·波费尔德……他的父亲刚刚过世……他想与他那住在阿尔及利亚的离了婚的母亲团聚……一个听话的勇敢的小伙子……”

“什么呀！”莫雷斯塔尔说道，“他只要过来就行了！没有必要让我出面。”

“要钱哪！他身无分文。再说，没有人能像您那样熟悉所有的小路、好经过的通道和该选择的时间。”

“等等再说吧……等等再说，”莫雷斯塔尔说道，“一点也不用急……”

“不行……”

“为什么？”

“波厄斯威仑的部队正在孚日山脉侧面演习。如果您肯帮助我，我首先跑去圣埃洛夫，买一件法国农民穿的旧衣服，然后再去找我那个人。今天夜里，我带他到您那小农场的旧谷仓里……像前几次一样……”

“他现在在哪里？”

“他的连队驻扎在阿尔伯恩的大森林里。”

“可那是在边境附近呀，”莫雷斯塔尔喊道，“最多只用走一个小时。”

“是的，可怎么到达边境呢？从哪个地方通过？”

“最容易不过了，”莫雷斯塔尔说道。他边说边拿起一支铅笔和一页信纸。“瞧，这里是阿尔伯恩森林。这是魔鬼山口……这里是野狼高地……那么，只需从‘冷泉’那边走出森林，走右边的第一条小道，靠岩石边……”

他突然打住了，满腹狐疑地看着杜尔卢斯基，对他说道：

“可这一条路，你是知道的……没有疑问……那么……”

“确实，”杜尔卢斯基说道，“……我总是从魔鬼山口和电厂那边走。”

莫雷斯塔尔想了一下，漫不经心地画了几条线，写了几个字，然后突然来了一个坚决的动作，抓起那页纸，揉成一团，把它丢进一个纸篓里。

“不行，不行，坚决不行，”他喊道，“已经做了太多的蠢事了！我们已经成功了四次，至于第五次……而且，我压根儿不喜欢这门差事。士兵，就是士兵……不管他穿的是什么样的军服……”

“可是……”杜尔卢斯基嘟哝道。

“我拒绝做这件事。且不说有人在这件事情上怀疑我。我们碰到一块儿

时，那个德国警察分局局长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再说我不想冒险……”“您不必冒任何危险。”

“你快点儿滚蛋，让我安静一下吧……啊！等一下……好像……你听……”莫雷斯塔尔一直走到花园的窗户边。他还没转过身子，杜尔卢斯基就突然弯腰抓住了莫雷斯塔尔丢在纸篓里的那个纸团。他把纸团藏在手中，大声说道：“我们不要再说了。既然没有办法，那我也放弃了。”

“是的，”莫雷斯塔尔发现花园里没有一个人时，说道，“放弃吧，放弃是对的。”他抓住杜尔卢斯基的肩膀，把他推向晒台。“滚吧……再也不要回来……这里再也没有什么事可以为你做……绝对没有……”他希望在没人看见的情况下甩掉这个家伙，可是，当他到达栅栏门的时候，他看见他的妻子、儿子和玛特正在上台阶，他们是从老磨坊的围墙边绕过来的。杜尔卢斯基摘下帽子，连连致意。最后，台阶上没有人时，他一溜烟儿跑了。莫雷斯塔尔太太吃惊地问道：“怎么！你又接待杜尔卢斯基这个家伙了？”

“啊！偶然……”

“你犯了个错误。你知道他从哪里来、从事什么职业吗？”

“他是小贩子。”

“不如说是间谍，到处都是这么说的。”

“啊！是哪个国家雇来的？”

“也许是双重间谍。维克多确信上个礼拜天看见他和德国警察分局局长在一起。”

“威斯立希吗？不可能的。他认都不认识他。”

“我对你说的都是别人说过的话。无论如何，莫雷斯塔尔，对这个人要小心。他会带来不幸的。”

“好了，好了，孩子他妈，不要说不吉利的话。今天是个值得高兴的日子。你去吗，菲律普？”

六

有好几条路通往圣埃洛夫。首先是那条公路，全长三公里，蜿蜒向下延伸；然后是几条比较险峻的捷径；最后还有北边那一条森林中的羊肠小道，其中有一段路甚至靠近孚日山脉的峰顶。

“走公路，好不好？”莫雷斯塔尔对他的儿子说道。

他们一上路，他便兴高采烈地拉住儿子的胳膊。

“你能想象吗，我的孩子，我们刚才在营房里遇见演习部队的一名中尉。我们谈了一下沙布勒克斯的那件事。今天晚上，他一定会把我们介绍给他的上尉，上尉正好是达斯普利将军的侄子，负责指挥这个兵团。你明白吗，我要把我设在老磨坊里的工事展示给他看，他则会跟他的叔叔达斯普利谈谈这件事。这下子，老磨坊便成了评价甚高的莫雷斯塔尔防御工事……”

他神采奕奕，昂首挺胸，挥手把一根习武用的木棍扔得团团转。有一次，他甚至停下来，摆好架式，跺着脚。

“起跳三次……与对方的剑相碰……冲刺！嗯！你觉得怎么样，菲律普？继续进攻，老莫雷斯塔尔。”

菲律普微微一笑，充满柔情。由于他遵循了玛特的建议，推迟了向父亲做痛苦的解释的时间，生活对他来说又显得无限美好、非常简单、非常容易了。他沉浸在再次见到父亲、见到他喜欢的景色和找回童年回忆的快乐之中。童年的回忆仿佛在大路的每个角落里等待着他，随着他的走近而升起。

“你还记得吗，父亲，我是在这里从自行车上掉下来的……这棵树被雷电焚烧起来时，我正躲在它的下面。”

他们休息了一下子，追忆那件往事的所有细节，然后又继续上路，臂挽着臂。

走到稍远一些的地方，老莫雷斯塔尔又说道：

“那个地方……你还记得吗？你是在那里杀死你的第一只兔子的……用一根吹管杀死它的！啊！你那时已经答应要做一名优秀射手的……真的，要做圣埃洛夫首屈一指的射手！……可我忘记了……你再也不打猎了……先生不喜欢杀生……胆小鬼，一边去！可像你这种朝气蓬勃的小伙子！但是，我的小伙子，打猎是打仗的最初的尝试……”

圣埃洛夫-拉-科特镇从前是一座繁荣的小城市，在饱受战争的灾难后，它没能医治它的英雄气概给他带来的创伤，现在挤在一座已化为废墟的老城堡周围，从大路最后的那个拐弯处可以看见。它坐落在该省的边界上，离专区政府所在地黑山二十公里远。它所处的靠近边境位置的地势是起伏不定的，对面便是德国驻军。那边儿日益增加的活动成了令人担忧的原因，约朗塞被任命为特派员只是因为这个原因。

约朗塞是哨所的第一位正式任职者，他住在镇子的另一头。那儿有些偏僻，一座低矮的小房子是按照苏珊娜的兴趣和爱好改建的。周围是一座由棚架和娴熟地剪过枝条的老树组成的花园，花园边上有一条清澈的小溪从门口的石块下面流过。

莫雷斯塔尔和菲律普一起走进去时，夜幕降临了。一切都已准备就序地迎接他们的到来，餐具摆放在一间贴着色调明快的墙布的大厅里，桌布上放

着去了叶子的鲜花，两盏灯亮着，投射出静静的灯光。苏珊娜笑盈盈的，显得很快乐，妩媚可爱。

所有这一切都非常简单。可是，菲律普感觉到这是他们为他临时安排的晚宴。他是他们等候的人，是他们想征服、想用无形的链条留住的客人。他感觉到这一点：在整个晚宴期间，苏珊娜用她那可爱的眼睛、亲切的手势以及倾向他的整个生命把一切告诉了他。

“我不该来的，”他寻思道，“不，我不该来。”

他每次碰到苏珊娜的目光，就会想起他妻子审慎的举止和沉思的样子。

“菲律普，你是多么专心致志啊！”莫雷斯塔尔喊道。他一边吃东西，一边滔滔不绝，口若悬河。“你呢，苏珊娜，你在哪里？跟你的未来丈夫在一起吗？”

“绝对没有。”她不慌不忙地说道，“我在想去年冬天我在巴黎度过的那几个月。你对我是多么好啊，菲律普！我对那几次散步依然记忆犹新……”

他们谈论着这几次散步，渐渐地，菲律普惊奇地发现那一段时间他们俩的生活如水乳交融一般。玛特呆在家里料理家务。他们俩却跑到外面，像两个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伙伴。他们参观巴黎的博物馆和教堂，法兰西岛的小城和城堡。两个人建立了亲密的关系。现在，那些事把他弄糊涂了：苏珊娜离他既是那么亲近又是那么遥远，亲近得就像是他的女友，遥远得像是一个陌生女人。

晚餐刚吃完，他就坐到父亲身边去了。莫雷斯塔尔急着出去与达斯普利上尉会面，便站起身来。

“你陪我们一起去吗，菲律普？”

“当然。”

三个男人拿起帽子和木剑。走到门口的时候，莫雷斯塔尔与约朗塞低声地秘密地交谈了一会儿，然后对他的儿子说道：

“经过缜密考虑，最好还是我们单独去。会见必须尽可能秘密地进行，三个人都去的话没那么放心……”

“再说，”特派员补充道，“你可以好好地陪一陪苏珊娜，这是她的最后一个夜晚。孩子们，待会儿见。当教堂里的钟敲十下的时候，你们可以肯定两个密谋犯已经回来了……是不是，莫雷斯塔尔？”

他们走了，留下十分窘迫的菲律普。

苏珊娜捧腹大笑：

“我可怜的菲律普，您看上去很狼狈。好了，勇敢一些。喔唷！我又不会吃了您。”

“不会，”他也笑着说道，“可是，无论如何，很奇怪……”

“无论如何，很奇怪，”她接过话茬儿说道，“我们俩在花园里肩并肩地散步，就像我像您要求过的一样。听天由命吧。是月光注定要我们这样的。”

确实，月亮正慢慢地挣脱堆集于山峰尖顶的厚云层，月光在草地上描绘出冷杉和紫杉的有规则的影子。暴风雨就要来了，天气很沉闷。一阵和煦的风吹来树木和青草的芳香。

他们沿着花园外面的小路，沿着一道篱笆和一堵围墙，转了三圈。他们什么也不说，这种菲律普不能打破的沉默使他的心中充满悔恨。此时此刻，他对这个在他们俩之间制造暧昧时刻的荒唐的、丧失理智的小女孩产生了反感情绪。他不习惯与女人交往，在她们面前总显得很腼腆，这让她觉得很神

秘。

“我们去那里。”苏珊娜边说边指着花园中间那一片茂密的灌木丛和千金榆树丛，那里的树影好像是堆积起来的。

他们俩通过一条绿荫蔽天的小径进入树林，来到一个只有几道阶梯的石级上。那里有一块圆形空地，四周围砌着石头栏杆，里面有个小水池。对面的树叶中间，有一尊女人雕像，一缕月光在上面颤动。一股霉味在这个陈旧的地方弥漫。

“是维纳斯，还是密涅瓦？也许是科里娜？”菲律普为了掩饰自己的局促不安，打趣地说道，“我承认我不大分辨得清。她梦想要一件无袖长衣，还是一条裙子？头上是戴一顶头盔，还是一块头帕？”

“这要看情况。”苏珊娜说道。

“怎么？看什么情况？”

“是的，这要看我的心情。我聪明、坚强的时候是密涅瓦。我用我充满爱情的心看她的时候，她是维纳斯。她在不同的时刻，可以是疯狂女神……眼泪女神……或者死亡女神。”

她的诙谐使菲律普很忧伤。他问她：

“今天呢，她是什么女神？……”

“是告别女神。”

“告别？”

“是的，向苏珊娜·约朗塞告别，向五年来每天都要来这里而今后永远也不会再来的那位年轻姑娘告别。”

她把身体靠在那座雕像上。

“我的善良的女神，我们俩都做着同样的美梦！我们都在等待。等待谁呢？蓝鸟……可爱的王子。有朝一日，王子一定会骑着马来到这里，策马一跳跃过花园的围墙，把我横放在马鞍上带走。总有一天晚上，他一定会钻进树丛中，跪着走上台阶，膝盖上流淌着鲜血。我向这位善良的女神发过誓！你能想象吗，菲律普，我向她保证过，永远不带任何男人来见她，除非我爱这个男人。我没有食言。您是第一个，菲律普。”

他的脸在暗影中涨得通红，她继续用装出来的快活的声音说道：

“您要是知道一个年轻姑娘幻想、赌咒是多么愚蠢就好了！您瞧，我甚至答应她我要和这个男人当着她的面接第一个吻。这是不是很荒唐？可怜的女神，她看不到那个爱情之吻，因为，我猜想您终究不会亲我，是不是？”

“苏珊娜！”

“不是吗？没有任何理由，所有这一切都是荒谬的。您也承认这个善良的女神没有普遍意义，应该受到惩罚。”

她一挥手把雕像推倒在地，雕像碎成了两大块。

“您在干什么？”他喊道。

“不要管我……不要管我……”苏珊娜恶狠狠地大声说道。

好像是他的行为激起了她克制了很久的愤怒和她再也无法控制的丑恶天

罗马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掌管人类的爱情、婚姻、生育及一切动植物的繁衍和生长。——译注

即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是智慧女神、女战神。——译注

科里娜（前6世纪—前5世纪），古希腊女诗人，诗人品达罗斯的情妇，被誉为“抒情的缪斯”。——译注

性。她冲过去，气愤地叫喊着，用脚跟狠狠地踩着雕像的碎片。

他试图劝解，抓住了她的手臂，她转过身去，背对着他。

“我不准您碰我！……这是您的过错……不要管我……我讨厌您……

啊！是的，这是您的过错！”

她从他那儿挣脱开，朝屋里跑去。

这个场面持续不到二十秒钟。

“真该死！”菲律普咬牙切齿地说道。但他并不是心甘情愿要诅咒别人的。

他怒气冲天，假如那座石膏做的善良女神没有被踩成碎片，他也会把它摔到底座下面去的。但是，他思前想后，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离开这里，再也不见苏珊娜，让这件事随同这些让他觉得可恶、可笑的故事一起彻底了结。

他也在屋前的小路上飞快地奔跑起来。不幸的是，他不认识其他可以逃走的出口，只好穿过前厅。饭厅的门开着。他发现苏珊娜躬着身子坐在一把椅子上，双手捧着脸。她在哭泣。

他不知道一个女人的眼泪里会有矫揉造作的成分，他不知道那些眼泪对那个激动地看着它们流出来的人有多么危险。但他知道他还是留下来了，因为一个男人的怜悯是无穷无尽的。

七

“好了，”几分钟过后，她说道，“暴风雨过去了。”

她扬起她那闪耀着一丝微笑的美丽的面孔。

“眼睛上没有黑影，”她快活地接着说道，“嘴唇上没有口红……但愿别人心里明白……它们不会褪色。”

这种多变的性格，这种他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的绝望以及随之而来的让他觉得同样真诚的喜悦，所有这一切把菲律普都弄糊涂了。

她开始笑了。

“菲律普！菲律普！您好像对女人的事情了解得不多……对年轻的姑娘知道得更少。”

她站了起来，走进隔壁那个房间，从白色的窗帘和家具的布置上可以看出那是她的卧室。回来时，她的手上拿着一本相册。她翻开相册的第一页，让他看一个哭鼻子的孩子的照片。

“您看，菲律普。我没有变。我两岁的时候跟现在一样，心里充满忧伤，眼泪就像泉水一样流个不停。”

他翻着相册，里面有苏珊娜每个年龄段的照片。儿时的苏珊娜，小姑娘时的苏珊娜，大姑娘时的苏珊娜，每一次都要比前一次更有魅力。

有一页下面写着：苏珊娜，二十岁。

“天哪，瞧您多漂亮啊！”他喃喃道。这个既美丽又快活的形象使他头昏目眩。

他无意地看着苏珊娜。

“我老了，”她说道，“漫长的三年过去了……”

他耸了耸肩膀，没有回答，因为他发现她相反比以前更漂亮了。他继续往后翻。两幅没有固定在相册上的照片掉了下来。她伸手去捡，但够不着。

“允许我为您捡吗？”菲律普问道。

“是的……是的……”

他仔细地看其中的一幅照片，显得非常吃惊。

“这张照片上的您，”他说道，“比您的实际年龄要大……多么奇怪啊！为什么穿着这条过了时的裙子？……为什么发型也是旧时的？……这是您……又不是您……到底是谁呀？”

“是妈妈。”她说道。

他十分惊讶——他一点儿也不知道积在约朗塞心中的长久的憎恨——约朗塞会把一张他女儿以为死了很久的母亲的照片送给她。他想起那位离了婚的妻子的那些纷繁复杂的冒险经历，她今天已是美丽的德·格拉利夫人，报纸的社会新闻专栏常常殷勤地赞美她的服饰和珠宝，游客可以在利沃里大街的橱窗里欣赏到她的照片。

“的确，”他尴尬地说道，有些不知所云，“的确，您很像她……这一幅也一样……”

他避免了一个惊慌失措的动作。这一次，他仔细地看清了苏珊娜的母亲，或者不如说是利沃里大街上的格拉利夫人，光着臂膀，戴着钻石和珍珠，傲慢而又夺目。

苏珊娜抬眼看他，不做回答；他们俩面对面坐着，一动不动，一言不发。

“她知道真相吗？”菲律普暗自寻思，“不……不……这是不可能的……她一定是觉得这张照片上的人与她自己的神情相似才把它买下来的，她什么也不怀疑……”

但是，这种假设不能让他满意，他不敢直截了当去问她，因为他担心自己会触及到她那些隐秘的痛苦，使它们加深而且不再是秘密。

她把两幅照片放回相册，用一把小钥匙把它锁好。之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她把手放在菲律普的手臂上，对他说——她说话的方式很怪，那些想法让他困惑：

“不要恨我，我的朋友，尤其是，不要太苛刻地评判我。我的身上有一个我很难了解的苏珊娜……她常常令我害怕……她古怪、嫉妒、狂热、无所不能……是的，无所……真正的苏珊娜是乖巧、理智的：‘今天，你是我的女儿。’我小的时候爸爸这么对我说。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听上去是那么幸福！但是，第二天，我再也不是他的女儿了，我徒劳地抗争着，徒劳地尽一切可能，可我却不能变成那样了……有一些事情阻碍着我，我哭泣，因为爸爸好像讨厌我……我也想变得乖巧……我现在仍想这样，永远都这样……但世界上没有比这更难的了……因为另一个……另一个不这么想……再则……”

“再则什么？”

她停下了一会儿不说话，像是在犹豫，然后继续说道：

“再则，这另一个苏珊娜，她所向往的，在我看来并不那么缺乏理智。这是博大的爱的需要，但很疯狂，没有极限的，爱得过头……我似乎觉得生活没有别的目标……剩下的一切都让我厌烦……噢！爱情，你知道吗，菲律普，在我很小的时候，这两个字就震撼着我的心灵。后来……现在，在某些时刻，我感觉到我的脑袋离开了我，我的整个灵魂在寻找，在等待……”

她再一次掩住面孔，仿佛突然感到了羞耻，菲律普透过她的手指缝隙，看见她的额头和面孔涨得通红。

同情心在他的身上膨胀。透过这些条理混乱的知心话，他看见一个原原本本的苏珊娜，他不了解的苏珊娜。她所坦露的自己与现实生活中的她大不相同，她对一些未满足的感情的渴望让她困惑，她被两种相互对立本性的无情争斗撕扯着，她的女人本性只有在具备意志坚强的痛苦的品德时才拥有平衡的力量。

他要是能助她一臂之力该有多好啊！他靠近她，非常温柔地说道：

“您应该结婚，苏珊娜。”

她点了点头。

“有一些年轻人到这里来，我不讨厌他们，但没过几天他们就无影无踪了。别人以为他们害怕我……或者他们知道一些事情……知道我的想法……而且……我并不爱他们……我要等的人并不是他们……而是另外一个……他却不来。”

他明白她正准备说一些无法挽回的话，他热切地希望她不要把这些话说出口。

苏珊娜猜到他的想法后沉默了，但她内心里的爱情显而易见，即使不吐露出来，菲律普也能从她长时间的沉默中觉察到她的全部感情。苏珊娜心花怒放，仿佛那些话语的牢不可破的关系把他们俩联在了一起。她补充道：

“您也有过错，菲律普，您在吃晚餐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是的，您也有过错……在巴黎，我在您身边过着一种危险的生活……您想一想，我们俩总是单独呆在一起，形影不离。在那些日子里，我有权相信，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您和我，再也没有别的人。您说的那些话是因为我，您向我解释那些我不懂的事情是为了让我配得上您，您把我带到那些美丽的景点，到教堂，到那些古城……我呢，我惊叹不已。为我看到的東西吗？噢！不，菲律普，而是为那个突然在我面前微微敞开的新世界。我倾听的不是您说的那些话，而是您的声音。我的眼睛注视您的眼睛。我欣赏您所欣赏的那些东西，您美丽的爱情创造了我的爱情。菲律普，您教我认识的，教我去爱的只是您自己……”

尽管他在抵抗，那些话还是像抚爱一样深入到菲律普的心中。他也一样，忘我地聆听着她温柔的说话声，注视着她含情脉脉的眼睛。

他只是问了一句：

“那么，玛特呢？”

她没有回答。他感觉到她就像许许多多女性一样，对这一类的因素不加考虑。对他们来说，爱情是一种可以原谅一切的理由。

于是，为了牵制住她，他重复着：

“您应该结婚，苏珊娜，您应该结婚，这能使您得救。”

“啊！”她绝望地拧着双手说道，“我知道……只是……”

“只是什么？”

“我没有勇气。”

“您必须有这种勇气。”

“我没有……应该给我这种勇气。应该……噢！也许没什么大不了的事，一点微不足道的快乐……一丝快乐的回忆……想到我的生活并没有完全失去……想到我也拥有过爱的时刻……但我在追求这种时刻……我乞求这一时刻的来临。”

他结结巴巴地说道：

“您会在婚姻生活中找到这一时刻的，苏珊娜。”

“不会，不会，”她更激烈地说道，“只有我爱的那个人才能给我……我想……我想品尝，至少一次，两只胳膊搂着我的滋味，除此以外我别无他求，我向您发誓……把我的头靠在您的肩上，在那里靠一会儿。”

她离他那么近，她的平纹细布上衣都碰到了菲律普的衣服，他嗅着她的头发的气味。他疯狂地想搂住她。而且，她也说过，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她只是想采撷一个幸福的时刻留作回忆。

她看着他，现在已经没那么忧伤了，也没那么屈从。她笑盈盈的，卖弄着风情，把女人想征服男人的所有优雅的一面都展示了出来。

他脸色煞白，喃喃道：

“苏珊娜，我是您的朋友。做我的朋友吧，只是朋友。不要去想别的。”

“您害怕了。”她说道，

他试图笑一笑。

“我害怕！怕什么呢？我的上帝！”

“害怕我刚才说的小小爱情举动，大哥哥拥抱小妹妹的那种小举动，您害怕这些，菲律普。”

“我之所以害怕这些是因为这不好，违反常情，”他气愤地说道，“没

有别的原因。”

“不，菲律普，有另外一个原因。”

“什么原因？”

“您爱我。”

“我！我爱您？……我！”

“是的，您，菲律普，您爱我。我挑动您与我面对面坐着，注视着我，对我说不。”

她不给他时间回答，向他俯过身子，继续热烈地说道：

“您在我爱上您以前就已经爱上了我。是您的爱创造了我的爱情。不要提出异议，您现在再也没有这个权利了，因为您知道。而我第一次就知道。噢！相信我，一个女人是不会弄错的……您的眼睛看着我时流露出一种新的目光……瞧您刚才的目光。菲律普，您从来也没有像这样注视过另外任何一个女人，包括玛特。……没有……包括玛特……您从来没爱过她，没爱过她也没爱过别的女人。我是第一个。爱情对您来说还是很陌生的，您还不懂……您坐在那里，坐在我的面前，目瞪口呆，惊慌失措。因为您看到了事情的真相，因为您爱我，我的菲律普，因为您爱我，我亲爱的菲律普。”

她攀住他，满怀希望和信心，菲律普好像也不反抗。

“您害怕，菲律普。这就是您下定决心不再见我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您刚才对我说了那么尖刻的话……您害怕，因为您爱我……现在您明白了吗？……噢！菲律普，如果您没有爱过我，我也不会像这样跟您闹……我永远也不会有这么大的胆子……但我早就知道……早就知道……您不会跟我不说，是不是？噢！我忍受了多么大的痛苦啊！我又嫉妒玛特！……今天，当她拥抱您的时候也是这样……我多想远走高飞，连个再见也不跟您说啊！……我又想到我的这场婚姻……那将是多么痛苦的折磨啊！但这些都了结了，是不是？我再也不会痛苦了，因为您也爱我。”

她说最后这几句话时有些犹豫和担忧，目光直视着菲律普，仿佛她在等候他的回答，这回答能平息让她心碎的突如其来的恐惧。

他缄默不语。他目光茫然，前额上布满了皱纹。他好像陷入了沉思，再也不怕这位年轻姑娘离他那么近，挽着他的胳膊。

她喃喃道：

“菲律普……菲律普……”

他听见了吗？他无动于衷。渐渐地，苏珊娜放开了她的手臂。她的双手垂下来了。她痛苦地注视着她所爱的这个男人，突然间她倒下了，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

“啊！我疯了！……我疯了！我干吗要说出来呢？”

在让她激动不已的希望之后，这种灾难对她来说是可怕的。这一次从她脸上淌下来的是真正痛苦的泪水。她哭泣的声音把菲律普从梦幻中惊醒了。他伤心地听着，然后开始走着穿过房间。他是那么容易受感动，在他的身上发生的事情使他困惑不解。他爱苏珊娜！

他一刻也没有逃避事实的念头。从苏珊娜刚才说的那些话开始，不必去寻找别的证据，他就已承认了他对她的爱情，就像承认一件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的存在一样。这就是为什么苏珊娜一察觉到菲律普的态度，就突然犯了不谨慎的错误，说出了“小心，菲律普要逃走”这样的话。他属于那一类男人，在他们认识到错误的那一时刻会意识到自己的职责。

“ 菲律普， ” 她又说道， “ 菲律普！ ”

由于他默不作声，她又握住了他的手，喃喃说道：

“ 您是爱我的……您爱我……那么，假如您爱我…… ”

泪水不会毁坏她那妩媚可爱的面庞，忧伤相反地却能为她重新扮美，使她显得更加端庄，更加动人。她坦率地把话说完：

“ 那么，如果您爱我，那您为什么要拒绝我？别人在恋爱时是不会拒绝他所爱的那个人的……您也爱我…… ”

她那张漂亮的嘴在哀求。菲律普从中看出那种给人以快感的动作。有人说过，两片嘴唇在表达爱的话语时是幸福的，它们不能说别的话语。

他把视线移到一边，以免头昏目眩。他控制住自己，稳住自己的声音，不让她觉察他说话时的颤抖，说道：

“ 正是因为我爱您，苏珊娜，我才拒绝了您……因为我太爱您了…… ”

她感觉到这个断断续续的句子无法挽回。她没有表示出异议。完了。她用那么深入的方式才把它弄明白，以至于片刻之后，菲律普打开门准备离去的时候，她甚至连头都没抬起来。

可他没有走，担心这样会侮辱她。他坐了下来。他们俩只隔着一张小桌子，却是咫尺天涯！如果她知道所有女人的诡计、卖弄风情和嘴唇的引诱对征服这个爱她的男人的心是无能为力的话，她会是多么惊奇啊！

钟敲了十下。直到莫雷斯塔尔和约朗塞回到家里时，菲律普和苏珊娜两人一句话都没有说。

“ 我们准备好了吗，菲律普？ ” 莫雷斯塔尔喊道， “ 你同苏珊娜道别过了吗？ ”

她代他回答道；

“ 是的，我们已经告别过了。 ”

“ 那好，现在轮到我与你告别了， ” 他边说边拥抱着这个年轻姑娘。 “ 约朗塞，说好你要陪我们走一段路的。 ”

“ 我陪你们走到野狼高地。 ”

“ 如果你陪他们到高地， ” 苏珊娜对她的父亲说道， “ 那还不如一直陪到老磨坊，再沿大路返回。 ”

“ 这倒是真的，可你呢，苏珊娜，你留在家里吗？ ”

她决定陪他们到圣埃洛夫那边。她迅速地披了一条丝巾。

“ 我来了。 ” 她说道。

他们四个人一起从小城沉睡的大街上走过，没走几步，莫雷斯塔尔就急忙忙地评论起他同达斯普利上尉的会面来。上尉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他透彻地领会到在他看来像“ 碉堡 ” 一样的老磨坊的重要性，但这位法国军官的另一个观点，在对他的下级军官应扮演的角色这个问题上，与莫雷斯塔尔的意见有分歧。

“ 你能想象吗，菲律普，他拒绝惩罚我向他揭发的那些士兵……你知道沙布勒克斯抱怨的那些强盗吗？……嗯，他竟然拒绝惩罚他们。这个团伙的头子，一个名叫杜沃歇尔的人，没有祖国观念，吹嘘他自己的那些观点。你明白这些吗？这个无赖用十个法郎的罚金，说了几句道歉的话，答应不再重犯和被上尉训了一通之后，就得以脱身！达斯普利先生声称他运用温柔和耐心最终会把杜沃歇尔和他那一类的士兵培养成最优秀的战士！真是开玩笑！仿佛要制服这些家伙除了用纪律外没有别的办法！战斗打响时让这一大帮坏

蛋冲过国界线当炮灰吧！”

菲律普本能地放慢了脚步。苏珊娜跟在他的身边。他在不同的地方，借助电灯光，看见她的金发上的光轮和她披着丝巾的美丽的的身影。

既然再也不怕她了，他感到自己对她十分宽厚。他试图跟她说一些甜言蜜语，就像别人对待自己喜欢的小妹妹一样。但是，沉默显得更加温柔，他也不想打破这种颇具诱惑力的沉默。

他们过了最后那几栋房屋。街道由白色的公路延续着，公路两旁是高大的杨树。他们断断续续听见莫雷斯塔尔的宏论：

“啊！达斯普利上尉，宽容，上下级之间的真诚关系，军营被视为博爱学校，军官像导师，所有这一切都很漂亮，但你知道这样的体制会造就什么样的军队吗？一支由逃兵和叛徒组成的军队……”

苏珊娜低声问道：

“我能挽着您的胳膊吗，菲律普？”

他马上提供热情服务，为自己能让她高兴而感到幸福。看到她像一个女友一样信任地靠在他的身上，他感到特别惬意。他们即将天各一方，什么东西也不能玷污这一天的纯洁的回忆。令人安慰的感受不会给他带来忧愁。已完成的义务总留下苦涩的味道。对牺牲的沉醉再也不能使你兴奋，你明白自己拒绝的是什么东西。

在温暖的夜晚，在微风捎来的所有气味之中，苏珊娜的芳香直向他袭来。他久久地吸着这股香气，心想还从来没有别的香气让他如此激动过。

“别了，”他默默地对自己说，“别了，小姑娘，别了，我的爱情。”

在这最后的时刻，就像是赋予给他不可能的愿望和被禁止的想法的一种至高无上的恩典一样，他沉浸在这一爱情的快乐之中，神奇地使它在他心灵的某个未知的区域里获得新生。

“再见，”轮到苏珊娜说了，“再见，菲律普。”

“您要离开我们了？”

“是的，否则我父亲会回来陪我，可我不想要任何人……任何人……”

而且，约朗塞和莫雷斯塔尔已经在一条凳子边停了下来，那是在两条小路的交叉口，较宽的那一条，也就是左边的那一条，直通边境。大家把那个地方叫做“大橡树十字路口”。

莫雷斯塔尔再一次拥抱苏珊娜。

“再会，我善良的苏珊娜，别忘了我是你的证婚人。”

他的手表铃响了。

“哎呀！哎呀！十点一刻了，菲律普……我们真的一点都不用急……你母亲和玛特一定上床睡觉了。没关系，加油干……”

“听我说，父亲，如果你觉得无所谓，我宁可走直路……野狼高地的那条小路太长，我又有点儿疲惫。”

其实，他跟苏珊娜一样，想独自回去，这样的话就没有任何东西去搅乱他凄凉的充满魅力的美梦。莫雷斯塔尔的长篇大论使他害怕。

“随你的便，我的小伙子，”父亲喊道，“不过千万不要把前厅的门插上插销，不要把链子挂上。”

约朗塞也同样吩咐苏珊娜。然后，两个人走远了。

“再见，菲律普。”年轻姑娘重复道。

他已经踏上右边的那条小路。

“再见，苏珊娜。”他说道。

“握握手，菲律普。”

要让他手够得上苏珊娜的手，他必须往回走二到三步路。他犹豫了。但她已向他这边走来了，随后，她轻轻地把他拉到小路下面。

“菲律普，我们不能就这么分手……这太让人伤心了！我们一起返回圣埃洛夫……回我家里……我求您……”

“不行，”他生硬地说道。

“啊！”她撒娇地说道，“我提这样的要求是为了您呆更长的时间……这太令人伤心了！不过，您说得对。我们就此分手吧。”

他更温柔地对她说道：

“苏珊娜……苏珊娜……”

她微微低下头，把前额伸向他。

“亲亲我，菲律普。”

他俯下身子，想去亲她的发卷。但她一个很快的动作，用两只胳膊搂住了他的脖子。

他还在做绝望的努力，但已经抵挡不住了。苏珊娜的嘴唇贴住了他的。

“啊！苏珊娜……亲爱的苏珊娜……”他喃喃说道。他筋疲力尽，把这位年轻姑娘紧紧地抱在胸前。

莫雷斯塔尔和他的朋友走的那条路一开始就绕了个急弯儿，然后顺着树木繁茂的山坡上的一条山沟上升。这条山沟从前用于森林开发，现在依然铺砌着大块的石头，大雨过后总是积满污泥，往上攀登很费劲。

莫雷斯塔尔气喘吁吁地站在斜坡的最高处。

“我们从这里，”他说道，“想必能看到菲律普。”

月光透过轻薄的云层不那么明亮了，但他们能看清一些光秃秃的地方的山沟的另一头。

他喊了起来：

“喂！……菲律普！”

“你想听我说吗？”约朗塞反驳道，“那好，我告诉你，菲律普不想让苏珊娜独自回家，他又陪她往回走了，至少走到有房屋的地方。”

“很有可能，”莫雷斯塔尔说道，“这个可怜的苏珊娜，她看上去好像不大开心。喂，你是不是下定决心要把她嫁出去？”

“是的……我要把她嫁出去……这件事已经决定好了的。”

他们继续上路。途经一个缓坡，到达两棵大树边后，这条路开始向右拐。从此，它开始在冷杉树林中，有时甚至在山脊线上奔跑，划出直到魔鬼山口的边境线。

在他们的左边，是更险峻的德国谷壁。

“是的，”约朗塞接着说道，“这件事已经决定好了的。当然，苏珊娜本应该遇上一个更年轻的男人的……一个讨人喜欢的男人……但是哪个男人也不会比他更诚实更认真……且不说他性格非常坚强，对苏珊娜来说，有一些坚强的性格是必要的。再说……”

“再说什么？”莫雷斯塔尔猜到他有犹豫不决。

“唉，你明白吗，莫雷斯塔尔，苏珊娜必须结婚。她从我的身上继承了直爽的个性和严肃的道德准则……但她不只是我一个人的女儿……有时我很害怕在她的身上发现……那些丑恶的本性……”

“你发现过吗？”

“噢！没有，我肯定不会弄错。可是，将来的事情让我惶恐不安。有朝一日，她会受到诱惑的……有人会向她献殷勤……用甜言蜜语把她弄得晕头转向。她能抵制住诱惑吗？噢！莫雷斯塔尔，一想到这些我就急得发疯。我会没有勇气……你想想，女儿走她母亲的老路……啊！我相信……我相信我会杀了她的……”

莫雷斯塔尔打趣道：

“事情搞得真复杂啊！一个像苏珊娜那么正经的女孩……”

“是的，你说的有道理，这是很荒唐。你想怎么样呢，我没齿难忘……我也不想忘记。我有义务把一切都考虑周到，给她引路，像一个送她建议的导师一样……我了解苏珊娜，她会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妻子的……”

“她还会生下许多孩子，他们会非常幸福的。”莫雷斯塔尔接过话茬儿说道，“……好了，你的胡思乱想会让我们心烦的……我们谈谈别的事情吧。顺便问问……”

他等约朗塞上来后，两人一起并排走。对于莫雷斯塔尔，任何与他个人事务无关的话题都不会让他产生兴趣。莫雷斯塔尔继续说道：

“顺便问问，你能告诉我——假如没有什么职业上需要保密的东西的话——你能告诉我那个杜尔卢斯基到底是干什么的吗？”

“要是在半年前，”约朗塞回答道，“我不可能回答你的这个问题。可现在……”

“现在怎么了？……”

“他再也不为我们服务了。”

“你认为他是那一边的人吗？”

“我怀疑是这样，但我没有任何证据。无论如何，那家伙几乎不值得尊重。你为什么问我这个？你跟他有什么事吗？”

“没有，没有。”莫雷斯塔尔说完陷入了沉思。

他们继续前行，默然不语。山脊上的风更加猛烈，在树木之间嬉戏。冷杉的针叶在他们的靴子底下咔嚓咔嚓响。月亮消失不见了，但天空依然很亮。

“那是‘不稳石块’……那是‘土柱’……”莫雷斯塔尔指着两块影影绰绰的岩石说道。

他们又往前走了一段。

“嗯？什么事？”约朗塞问道，因为他的同伴抓住了他的胳膊。

“你没听见吗？”

“没有。”

“你听？”

“是什么？”

“你没听见什么叫声吗？”

“听见了，猫头鹰的叫声。”

“你能肯定吗？好像不大自然。”

“你认为它是什么呢？暗号吗？”

“当然。”

约朗塞想了想，说道：

“不管怎样，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也许是走私犯……但他们选的时间不对。”

“为什么？”

“当然！德国国界标被人毁了，边境的这一整片地区很有可能成了更狭小的受监视的目标。”

“确实……确实……”莫雷斯塔尔说道，“可是，这猫头鹰的叫声……”

他们爬了一条小坡道后，突然出现在一块平台上，平台比那些硕大的冷杉围成的围墙还要高出许多。这便是野狼高地。小路把平台一分为二，两个国家的国界标面对面地矗立在那里。

约朗塞发现那块德国国界标被重新竖起来了，但也只是临时用一下，因为下面的基柱是由几块大石头顶住的。

“一阵风就能把它刮倒。”他一边说一边摇撼着它。

“喂！”莫雷斯塔尔讥笑道，“当心！你知道你会把它推倒，德国警察会从天而降出现在我们头上吗？……撤退吧，朋友。”

可他话还没说完，就听见另外一声尖叫直冲他们而来。

“啊！这一次，”莫雷斯塔尔说道，“你承认……”

“是的……是的……”约朗塞说道，“……猫头鹰的哀鸣要比它更低沉……更缓慢……我确信这是暗号，在我们前方一两百步远的地方……很明

显，是走私犯，不是从法国来的就是从德国来的。”

“我们折回去吗？”莫雷斯塔尔问道，“你不怕被卷进某件事里去吗……”

“为什么？这是海关的问题，与我们没关系。让他们自己想法应付吧……”

他们谛听了片刻，然后开始往回走，惴惴不安的，边走边全神贯注地倾听着。

过了野狼高地后，山脊扁平了，森林展现出来，显得更加舒适，路也变得自由自在，在树木之间蜿蜒，从一个山坡转到另一个山坡，避开树根，绕过凹凸不平的地面。有时会在厚厚的一层树叶下消失。

月亮从云层里钻出来了，莫雷斯塔尔昂首挺胸地往前走着，毫不犹豫。对于边境，他是太熟悉了。他可以闭着眼睛，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漆漆的夜里，沿着边境线走过。在某个地方，一根树枝挡住了去路；在另一个地方，一棵老橡树的树干，用他的木棍去敲打时会发出空洞的声音。每到此时，他就宣布前面有树枝，他敲打着老橡树。

他那莫名其妙的焦虑消失不见了。他又看了看表，加快了速度，以便在预定的时间回到家里。

可是，他突然停了下来。他相信在离他三四十步远的地方看见一团黑影消失不见了。

“你看见了吗？”他喃喃道。

“是的……我看见了……”

突然，一声干巴巴的尖厉的唿哨声……好像正是从黑影消失的地方传来的。

“不要动。”约朗塞说道。

他们等待着，心收得紧紧的，即将发生的事件使他们惊恐不安。

一分钟过去了，然后又过了几分钟，传来一阵脚步声。在他们下面，德国那一边，一个男子急匆匆赶路的声音……

莫雷斯塔尔想起了他给杜尔卢斯基指明的那条陡坡上的小路，沿着那条小路可以从阿尔伯恩森林绕过冷泉到达边境。毫无疑问，有什么人借助树枝和在小石子上的艰难行走，爬上了这条小路的最高处。

“一个逃兵，”约朗塞舒了一口气，“不要干傻事！”

但莫雷斯塔尔一把推开他，向两条路的交叉口跑去。他刚跑到那里，就看见一名男子气喘吁吁地出现了，那人显得很狂乱，结结巴巴地用法语说道：

“救救我，我被人出卖了……我害怕……”

几个人影从黑暗中冲出来，仿佛是从树丛里突然冒出来的。

“救救我！……救救我！……”

莫雷斯塔尔一把抓住他，把他甩到路边。

“快跑……笔直往前跑。”

一声枪响。那人摇摇晃晃地呻吟着，但他一定只是受了点儿伤，因为片刻之后，他又站了起来，跑进了树林里。

与此同时，他们开始搜寻。四五个德国人越过边界，开始骂骂咧咧地追那名逃兵；他们的同伙人数更多，直冲向莫雷斯塔尔。

约朗塞拦腰抱住他，迫使他往后退：

“往那边跑。”他说道，“往那边跑……他们不敢……”

他们返回野狼山谷，但马上就被截住了。

“站住！”一个粗暴的声音命令道，“我要逮捕你们……你们是同谋……我要逮捕你们。”

“我们是在法国。”约朗塞迎击侵略者，反驳道。

一只手突然抓住他的肩膀。

“走着瞧……走着瞧……跟我们走。”

十个人把他们俩团团围住，但他们俩强劲有力，怒不可遏，紧握拳头，终于使他们让出一条通道。

“在野狼高地，”约朗塞说道，“……我们走在路的左边。”

“我们不是在左边。”莫雷斯塔尔说道。没过多久，他就发现他们已经改道朝右边走了。

他们回到法国领土上，但追逃兵的警察让逃兵溜走了后便突然转向他们这一边。

于是，他们俩朝右边拐了个弯儿，犹豫了片刻，小心翼翼不踩过那条路，然后又继续走，一直被那些德国人追赶着，像是踩着他们的脚后跟一样。他们到达了野狼高地的斜坡上。这时，他们俩四面八方都被包围了，两人上气不接下气，必须歇下来喘一口气。

“逮住他们！”那个领头的说道。他们俩认出他就是威斯立希警察分局局长。“逮住他们！我们是在德国。”

“你在撒谎，”莫雷斯塔尔吼道。他挣扎着，爆发出一股野性的力量……

“你们没有权利……这是一个罪恶的圈套！”

斗争很激烈，但没有继续下去。他的下巴挨了一枪托，他摇摇晃晃，却仍在奋力抵抗，对他的敌手又打又咬。最后，他们终于把他摔倒在地，并塞住了他的嘴巴，以阻止他大喊大叫。

约朗塞往后一跳，靠在一棵树上，一边抵抗一边抗议：

“我是约朗塞先生，驻圣埃洛夫的特派员。我这是在自己的国土上。我们是在法国。这是国界。”

他们扑向他，把他拖了过来；他声嘶力竭地叫喊道：

“救命啊！他们在法国国土上逮捕法国特派员！”

一声枪响，然后又出现了另一声。莫雷斯塔尔用一股超人的力量把抓住他的那些警察打翻在地，再次逃走了，他的一只手腕上绑着绳子，嘴巴里也塞着东西。

但是，他往魔鬼山口方向逃跑到两百米远的地方时，他的脚被树根绊了一下，跌倒了。

与此同时，他遭到突然袭击，被捆得牢牢实实的。

没过多久，两名囚犯被德国警察吊在马上，带到去往阿尔伯恩森林的路上。他们被带到魔鬼山口，从那里，经过威尔德曼工厂和托兰小村庄，前往德国的波厄斯威仑市。

第二部

—

苏珊娜·约朗塞推开栅栏门，进入老磨坊的领地。

她穿着一身白衣裙，头戴意大利大草帽，容光焕发，黑色的天鹅绒帽带落在肩膀上。短裙使她露出了小巧的脚踝。她迈着轻快的步子往前走，一只手握着一根头部镶了铁块的拐杖，另一只手玩儿着她从路边采来的野花，然后心不在焉地把它们扔在地上。

莫雷斯塔尔家的房子静悄悄的，在早晨的阳光中苏醒过来。好几扇窗户都打开了，苏珊娜瞥见玛特坐在她卧室的桌子前面写着什么。

她喊道：

“我可以上来吗？”

但莫雷斯塔尔太太在大厅的窗户边出现了，急切地向她示意：

“嘘！不要出声！”

“到底有什么事？”苏珊娜走到老太太身边后问道。

“他们还在睡。”

“谁呀？”

“嗨！父子俩呗。”

“啊！”苏珊娜说道，“菲律普……”

“是的，他们一定是回来晚了，现在仍在休息。两个人都还没有摠铃。可是，怎么搞的，苏珊娜，你不走了吗？”

“明天……或后天……我得承认我并不着急。”

莫雷斯塔尔太太一直把她带到儿媳的房间里，问道：

“菲律普一直在睡，是不是？”

“我猜是的，”玛特说道，“没听见他……”

“莫雷斯塔尔也是……他原本爱早起的……菲律普则喜欢在拂晓时分到处游逛！其实，这也是非常好的事情，多睡一会儿对他们有好处的，对我的两个男人。顺便问问，玛特，昨天夜里你没有被那些枪声惊醒吗？”

“枪声！”

“确实，你的房间在背面。枪声是从边境那边传过来的……肯定是那些偷猎者……”

“莫雷斯塔尔和菲律普在家里吗？”

“噢！肯定在家。那一定是在凌晨一点钟或两点钟……也许还要晚一些……我不知道确切的时间。”

她在茶盘里放上茶壶和蜜罐，玛特吃午餐的时候要用。她有洁癖，用神秘的匀称准则把她儿媳妇的那些衣物和房间里那些可以移动的物品都摆放得整整齐齐的。整理完后，她的两只手一动不动，眼睛却在搜寻，希望有什么东西迫使她打破这种残酷的无所事事。什么也没发现后，她走了出去。

“你起得真早啊。”玛特对苏珊娜说道。

“我需要新鲜空气……需要运动……而且，我跟菲律普说过我要来找他。我喜欢跟他一起去参观小修道院遗址……他还没有起床，真让人心烦。”她好像对自己来得不是时候感到很失望，这剥夺了她的某种快乐。

“你能不能让我把信写完？”玛特边拿笔边对她说。

苏珊娜在房间里闲逛，看看窗外，俯身看看菲律普房间的窗户是不是敞开的，然后在玛特正对面坐了下来，久久地注视着她。她的眼睑有些皱了，面色不均匀，鬓角添了一些小皱纹，中间分开、紧贴两鬓的黑头发中夹进了一些白发，所有这一切都显示出时间对支持不住的青春的小小的胜利。然后，她抬起眼睛，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玛特无意间瞅见她的目光，不无惊叹地叫了起来，但惊叹之中并没有嫉妒的成分：

“你真漂亮，苏珊娜！你看上去就像一位胜利女神。你取得了什么样的胜利吗？”

苏珊娜脸红了，局促不安地胡乱说道：

“可是你，玛特，我觉得你操心的事太多……”

“确实……也许……”少妇承认这一点。

于是，她讲述昨天夜里，当她与婆婆单独在一起时，她把菲律普的那些新想法、他的工作精神、他的辞职计划以及向莫雷斯塔尔做解释的不可改变的愿望都告诉了她。

“她怎么说呢？”

“怎么说，”玛特说道，“婆婆跳了起来。她绝对反对一切解释。”

“为什么？”

“莫雷斯塔尔先生心脏有毛病。二十年来一直照顾他的波莱尔医生叮嘱他要避免与人发生冲突和过度的激动。所以，他同菲律普谈一次话可能引来致命的后果……怎么解决这件事呢？”“你应该让菲律普知道。”

“那当然。他呢，他必须，要么保持沉默，继续过一种无法忍受的生活，要么与莫雷斯塔尔先生发生冲突，惹他生气，那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她沉默了片刻，而后，她用两只拳头敲击着桌子。“啊！”她喊道，“要是我能把所有这些烦心事都承担下来，让菲律普心平如镜该有多好啊！”苏珊娜感觉到她的粗暴和全部的力量。任何痛苦都不能把她吓倒，任何牺牲都不能削弱她的力量。“你很爱菲律普吗？”她问道。玛特微微一笑：“尽我所能去爱……他值得我这么爱他。”苏珊娜心里有些酸酸的，她禁不住问道：“他爱你跟你爱他一样吗？”

“当然，我相信。我也一样值得他爱。”

“你信任他吗？”

“噢！非常信任。菲律普是我认识的最直爽的人。”

“可是……”

“可是什么？”

“没什么。”

“没关系，说吧……啊！你可以毫无顾忌地询问我。”

“那好吧，我刚才想到这个……假设菲律普爱上另外一个女人……”玛特朗朗大笑起来：“如果你知道菲律普对所有与爱情有关的问题都漠不关心就好了！”“可是，得承认……”

“是的，我承认，”她严肃地说道，“若菲律普爱上了另外一个女人，他爱得发疯，那么……”

“那么，你怎么做？”

“的确……你让我措手不及。”

“你不会离婚吗？”

“孩子们怎么办？”

“可是，如果他想离婚呢，他？”

“那就对他说：一路顺风，菲律普先生。”

“苏珊娜陷入了沉思。她盯着玛特，仿佛想从她的脸上看到一丝焦虑的痕迹，或者是想深入到她最隐秘的内心世界里去。

她嗫嚅道：

“如果他欺骗你了呢？”

这一次，击中了要害。玛特颤栗了一下，被触到了痛处。她的脸色刷地变了。她用抑制住的声音说道：

“啊！这不行！如果菲律普爱上另一个女人，想重新过一种没有我的生活，老老实实地向我坦白，我什么都会答应的……是的，什么都答应，甚至离婚，不管我有多么绝望……但是背叛、谎言……”

“你不会原谅他吗？”

“绝不！菲律普不是一个别人可以原谅的男人。他是一个有觉悟的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绝不会动摇，原谅也不会宽恕。再说，我，我不能……不，……确实不能。”

她补充说道：

“我太傲了。”

这句话很庄重，说出来却很简单，显示出一颗高傲的心灵，苏珊娜对此毫不怀疑。面对能把她压下去的竞争对手，她显得有些惭愧。

一阵长时间的沉默使两个女人失和了，玛特说道：

“你今天真坏，不是吗，苏珊娜？”

“我太幸福了，不会坏到哪里去，”年轻姑娘反唇相讥，“只是，这种幸福太神奇了！我害怕它只是昙花一现。”

“你的婚姻……”

“我不想结婚！”苏珊娜激动地说道，“我不想结婚，哪怕付出一切代价！我害怕那个男人……世界上不光只有他一个人，是不是？还有别的男人……其他爱我的男人……我也一样，我也值得别人爱……值得别人为我奉献出生命！……”

她说这番话时拖着哭腔，脸上露出极度痛苦的表情，玛特见了很想安慰她，就像她在这种情况下安慰别人一样。可是，她什么话也没说。苏珊娜伤了她的心，不光是因为她的那些问题，还因为她的态度，她讥讽的口吻以及夹杂在她的痛苦表情中的挑战的神态。

她喜欢打破令人沉重的没有意义的场面，但苏珊娜并不觉得奇怪。

“我要下楼去了，”她说道，“邮递员要来了，我在等信。”

“既然是这样，你就把我留下吧！”苏珊娜期期艾艾地说道。

玛特忍俊不住。

“真的，我把你留在这个房间里……除非你拒绝呆在这里……”

苏珊娜跟着她跑了出来，并抓住她：

“你错了！也许一个动作，一句爱的话语就够了……我正遭受一种可怕的危机，我需要帮助，可你却把我一把推开……是你把我推开的，别忘了……是你……”

“听着，”玛特说道，“我是一个心狠手辣的朋友……只是，你明白吗，我可怜的苏珊娜，如果是这一场婚姻使你精神错乱到这种地步，那就应该提

早告诉你的父亲……好了，来吧，平静一点。”

在楼下，她们看见莫雷斯塔尔太太手拿鸡毛掸，腰系围裙，向只是在她的想象中才存在的灰尘开战，天天如是。“妈妈，你知道菲律普经常睡懒觉吗？”

“这个懒虫！都快九点钟了。但愿他不是生病了！”

“噢！不是的。”玛特说道，“不过，再上楼的时候，我要去看看他。”莫雷斯塔尔太太陪两个年轻女人走到前厅。苏珊娜已经走远了，一句话也不说，她的脸色正如玛特所说的不大好看。这时，莫雷斯塔尔太太把她叫住了。“你把拐杖忘在这里了，小姑娘。”老太太抓住那根长长的铁头拐杖，把它从伞架上取了下来。突然，她开始翻动那些拐杖和小阳伞，一边嚷嚷道：“啊！这真奇怪……”

“什么事？”玛特问道。“莫雷斯塔尔的那根拐杖我找不见了，可它总是放在这儿的呀！”

“也许他把它放到别的地方去了。”

“不可能的！这是头一次。我知道他的！怎么搞的！……维克多！”男仆跑了过来。“太太，什么事？”

“维克多，怎么搞的，先生的拐杖怎么不在这里？”

“依我看，太太，先生已经出门了。”

“出门了！可他应该跟我说一声呀……我开始担忧了。”

“我刚才还跟卡特琳娜说过呢。”

“你怎么会这么想？”

“首先，先生没像他平常那样把靴子放在门口……菲律普先生也一样……”

“什么！”玛特说道，“菲律普先生也出门了吗？”“很早的时候……在我起床之前。”苏珊娜·约朗塞无意间说道：“不，这是不可能的……”

“当然，”维克多说道，“我下楼后，看见那把锁没有锁上。”

“先生从来不会忘记锁门，是不是？”

“从来不会。门没锁上，那就意味着先生已经在外面的了……要不……”

“要不什么？”

“要不就是他没回来……只是，我只是猜测……”

“没有回来！”莫雷斯塔尔太太喊道。她考虑了一会儿，然后转身上楼去了，腿脚灵便得令人吃惊。她穿过一条走廊，走进她丈夫的卧室。她惊叫了一声，喊道：“玛特！……玛特！……”玛特和苏珊娜已经跟在她后面，登上去三楼的楼梯。菲律普的卧室在最里头。她迅速打开门，然后站在门边，目瞪口呆。菲律普也不在，床上的东西动都没动过。

三个女人在大厅里会合。莫雷斯塔尔太太惊慌失措地走来走去，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没有回来！……菲律普也一样！……维克多，应该跑出去……可跑到哪里去呢？……去哪里找呢？啊！这真的很可怕……”突然，她在玛特面前停下来，结结巴巴地说道：“昨晚的那几声枪响……”

玛特也急得脸色煞白，没有回答。从一开始，她就有同样可怕的想法。

苏珊娜惊叫道：

“无论如何，玛特，你不必着急。菲律普没有走边境的那一条路。”

“你能肯定吗？”

“我们是在大橡树叉路口分手的。莫雷斯塔尔和我爸爸继续上路。菲律普则直接回家了。”

“直接回家？没有，因为他不在这里，”玛特提出异议。“他整个晚上都干什么去了？他连卧室都没回！”

但苏珊娜肯定的语气吓坏了莫雷斯塔尔太太。她再也不会怀疑她的丈夫没有沿边境的那条路走了，而枪声正好是从边境那边传来的！

“是的，是真的，”苏珊娜说道，“可我们从圣埃洛夫出发时才十点钟，而你听见的枪声是在凌晨一两点钟发出的……你自己就是这么说的。”

“我怎么知道？”老太太喊道。她已经完全丧失理智了。“……也许会早很多。”

“可你的父亲，他，一定知道这件事，”玛特对苏珊娜说道。“他什么也没跟你说吗？”

“今天早晨我没看见父亲，”苏珊娜回答道，“他还在睡觉……”

她话还没说完，脑子里就闪过一丝念头，这个念头是那么自然，以至于另外两个女人也同时想到了，可是谁也没有说出口。

苏珊娜直奔门口，但玛特把她拉住了。难道不能通过电话与圣埃洛夫、与特派员家里联系上吗？

一分钟后，约朗塞先生的女仆回答说她刚刚发现主人不在家，床铺也没有弄乱。

“啊！”苏珊娜浑身哆嗦地说道，“我可怜的父亲……但愿他没有遭遇不测！……我可怜的父亲！我本该……”

没过多久，她们三个就都像呆了一样，不知所措了。仆人走了出去，他说他去给马配鞍，然后直奔魔鬼山口。

玛特坐在电话边，漫无目的地向圣埃洛夫镇政府打听一些情况。那边的人一无所知，但两名警察已经风风火火地穿过广场。于是，根据莫雷斯塔尔太太的建议——她也拿着一只电话听筒，她要求接通警察总队，电话接通后，她提出了一些措施——警察总队答复了她，说那名逃兵正在边境的那条路上，被一位农民载着，那位农民说他在野狼高地和魔鬼山口中间的那片树林里发现一个男子的尸体。他们没法提供更多的情况……

莫雷斯塔尔太太放下话筒，昏了过去。玛特和苏珊娜想照顾她。但她们的颤抖得厉害。女仆卡特琳娜不期而至，她们俩赶紧逃走，一股突如其来的力量和一种采取行动、跑去认领尸体的巨大的需要震撼着她们，那个鲜血淋漓的形象使她们不得安宁。

她们走下晒台的台阶，朝僧侣水塘方向跑去。

她们还没跑上一百步，就被维克多策马追过。他朝她们俩喊道：

“回去吧！我已经去了，你们就没有必要去了！”

她们却继续往前跑。但前面出现了两条路，苏珊娜想走右边去山口的那条路，玛特则想走左边，穿过树林。她们说了一些难听的话，同时拦住对方的去路。

突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说些什么的苏珊娜扑进她朋友的怀抱里，结结巴巴地说道：

“我必须告诉你……这是我的责任……而且错全在我……”

怒气冲冲的玛特不明白她说的这些话，但她以后一定会回想起这些明明白白的话的。她对苏珊娜态度粗暴：

“你今天疯了……你让我安静一会儿吧。”

她向森林中间飞奔而去，几分钟后到了一座废弃的采石场。那条小路也到此为止。她的动作像发了疯一样，差点儿扑倒在地上号啕大哭。然后，她继续跑，因为她好像听见了叫喊声。实际上是苏珊娜在喊，她看见一个男子骑马从边境回来，想让他明白是怎么回事，但却是白费口舌。也许，他会带来一些消息……

她们气喘吁吁、筋疲力尽地往回走。但老磨坊那儿除了正在晒台上祈祷的莫雷斯塔尔太太和卡特琳娜外，没有一个人。所有的仆人都跑出去找人了，那个骑马的人是个农民，他头也不抬就过去了。

于是，她们跌坐在石头栏杆边，目瞪口呆，被她们刚才所做的努力弄得精疲力竭。这是很可怕的时刻。三个女人中，每个人都想着自己的特别的痛苦，而且，每个人都经受着威胁她们三个人的未知的不幸的恐惧。她们都不敢看对方一眼。她们也不敢说话，尽管沉默让她们饱受折磨。一点点声音都会给她们带来荒唐的希望或可怖的恐惧。她们眼睛直盯着黑魆魆的森林，等待着。

突然，她们惊跳起来。在台阶上守望的卡特琳娜站了起来。

“昂利奥特来了！”她喊道。

“昂利奥特吗？”莫雷斯塔尔太太问道。

“是的，园丁的儿子，我认出是他。”

“在哪里呀？我们没看见他过来。”

“他一定是在抄近路……他上了台阶……快一点，昂利奥特！……快一点！……你知道什么情况吗？”

她拉开栅栏门，一个脸上淌着汗的十五岁左右的小伙子出现了。

他赶忙说道：

“死的是一名逃兵……一名德国逃兵。”

话一说完，三个女人心里的石头就落了地。突发事件像暴雨一样降临到她们头上，暴雨一过，仿佛再也没有什么东西会侵袭她们了。死亡的阴影已经从她们的心中散去。一个人被杀死了，这无关紧要，因为这个男子不是她们的亲人。她们感到特别轻松，都很想开怀大笑一场。

卡特琳娜再度出现。她宣布维克多回来了。三个女人实际上已经看见山口的出口处一个男人冒着在陡坡上摔倒的危险驱马前进。不久，当那个人到达僧侣水塘时，她们又看见有个人大踏步地跟在他的后面，玛特认出了菲律普的高大身影后，高兴地叫了起来。

她挥动着手绢儿。菲律普也向她打着招呼。

“是他！”她有气无力地说道，“是他，妈妈……我肯定他会把情况告诉我们……而且莫雷斯塔尔也不会晚到……”

“我们去迎接他们，”苏珊娜建议道。

“是的，”她激动地说道，“我自己去。苏珊娜，你呆在这里……跟妈妈在一起。”

她飞奔而去，热切希望自己是第一个迎接菲律普的人。她聚起了足够的力量直跑到下坡路的最低处。

“菲律普！菲律普！……”她喊道，“你终于回来了……”

他把她从地上举起来，紧紧地抱在怀里。

“我亲爱的，你好像很担心……不用担心……我会告诉你……”

“是的，你会告诉我们……快上来吧……快来拥抱你妈妈，安慰安慰她。”

她拉着他，他们登上台阶。他在阳台上突然看见苏珊娜也等在那里，嫉妒和仇恨正使她怒火中烧。菲律普是那么激动，都没向她伸出手。就在这时，莫雷斯塔尔太太急忙问道：

“你父亲呢？”

“还活着。”苏珊娜也问道：“我爸爸呢？”

“也活着……两个人都在边境一带被德国人带走了。”

“什么？囚犯？”

“是的。”

“德国人没有伤害他们吧？”三个女人都围着他，接二连三地向他发问。他笑着回答道：“先安静一下……我得承认我有些晕头转向了……已经有两个动荡不安的夜晚……而且，我都快饿死了……”他的衣服和鞋子上积满了灰尘，一边袖口还粘上了血迹。“你受伤了！”玛特惊叫道。“没有……不是我……我会向你解释的……”卡特琳娜给他端来一杯咖啡，他一饮而尽，然后继续说道：“我起床时大约是早晨五点钟。我从我的卧室里走出来时当然未曾料到……”玛特惊呆了。菲律普为什么要说他是自己的卧室里睡的呢？他难道不知道大家已经发现他没回来了吗？可他干吗要撒谎呢？她本能地走到苏珊娜和她的婆婆前面。菲律普也停下不说话了，被自己惹出的显而易见的麻烦弄得很尴尬。玛特问他：“这么说，昨天夜里，你跟你父亲和约朗塞先生分手了？”

“在大橡树叉路口。”

“是的，苏珊娜已经告诉过我们。你是直接回家的吗？”

“直接回家的。”

“那你听见枪声了吗？”

“枪声？”

“是的，在边境附近。”

“没有。我一定是睡着了……我已经累了……不然的话，我会听见的……”

他预感到自己在冒险，因为苏珊娜试图向他暗示着什么。但是，这个故事的开头编得那么好，以至于几乎不习惯撒谎的他，如果没有失去仅有的一点理智的话，对已说出口的话是一字也不能更改的。而且，他自己也疲惫不堪，不可能抵抗笼罩在他周围的焦虑而紧张的气氛，他又如何能分辨出玛特无意之中为他设下的陷阱呢？他只好这么回答：

“再说一遍，当从我的卧室里走出来时，我未曾料到有什么事情发生了。我是偶然知道这件事的。我到达魔鬼山口后，便沿着边境那条路走。离野狼高地还有一半路程时，我隐约听见从我的左边传来的呻吟声。我走到那里时，发现矮树丛里躺着一名受伤的男子，浑身是血……”

“是那名逃兵。”莫雷斯塔太太明确说道。

“是的，一名德国士兵，名叫让·波费尔德。”菲律普回答道。

现在，他的情绪稳定下来了，因为他讲到故事的真实部分，他同那名逃兵确实相遇过，那是在拂晓时分当他从圣埃洛夫返回的时候。他继续说道：

“让·波费尔德只剩下最后几分钟时间了。他发出临死前的那种嘶哑的喘气声。然而，他还有力气把他的名字告诉我，口齿清楚地说了几句话，然后在我的怀抱中死去。但我从他嘴里得知约朗塞先生和我父亲曾试图在法国领土上保护他，那些德国警察又返回去对付他们俩了。于是，我跑去找他们。足迹很容易寻找。那些足迹把我从魔鬼山口一直带到托兰村。那里的酒店老板毫不费劲地告诉我，有一帮警察，其中大多数是骑马的，在他那里歇过脚，他们带着两名法国囚犯去波厄斯威仑。两名囚犯中有一人受伤。我不清楚是苏珊娜你的父亲，还是我的父亲。不管怎样，伤势一定很轻，因为两名囚犯都是自己骑马，没有人扶着。然后，我就放心回来了。在魔鬼山口，我碰到了维克多……余下的事情你都知道了。”他为自己所做的事情兴奋不已，带着一个男子轻而易举地摆脱困境的满足，一口气喝下第二杯咖啡。三个女人则保持沉默。苏珊娜低下头，不让别人看出她的激动。最后，没有任何疑问的玛特一心想着菲律普为什么撒谎，便又问道：“你昨晚是几点钟回来的？”

“十一点差一刻。”

“你一回来就上床睡觉了吗？”

“一回来就睡了。”

“那你的床怎么会没动过呢？”菲律普吓了一跳。这个问题使他惊呆了。他没有去杜撰一个随便什么借口，而是天真地结结巴巴地说道：“啊！你进了我的卧室……你看见……”他压根儿没想到这个细节，也没有想到任何与事实相抵触的细枝末节，他不知道做何解释。苏珊娜提示道：“也许菲律普睡在一张沙发上……”玛特耸了耸肩膀。菲律普完全不知所措了，他试图找到另一种讲法，但他找不到。他像一个犯了错误的小孩子一样惊慌失措。“喂，菲律普，”玛特问道，“到底有什么事情？你没有直接回家吗？”

“没有。”他承认了。“你是沿边境回来的吗？”

“是的。”

“那你为什么隐瞒？既然你在这里，我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的确！”菲律普喊道。他胡乱地为自己找了一个台阶下。“的确！我不想告诉你我一整夜都在找我父亲。”

“一整夜！你难道不是今天早晨才知道你父亲被带走的吗？！”

“不。昨晚就知道。”

“昨晚就知道！可你是如何知道的？如果你没有参与这件事，你怎么会知道？”

他犹豫了片刻。他本可以重提他夜里同波费尔德交谈一事，但他没有想到。他语气坚决地说道：

“那么，是的，我是在那里……或者至少离那里不远……”

“那你也听说过枪声喽？”

“是的，我听见了枪声，还有痛苦的叫喊声……当我到达那个战场时，那里已经没有一个人了。于是，我到处寻找……你是明白的，我担心我父亲或约朗塞先生被子弹击中了……我一整夜都在寻找，在黑暗中寻找他们的踪迹……我循着踪迹找到阿尔伯恩森林附近……然后，今天早晨，我发现了那名士兵波费尔德，从他嘴里得知那些入侵者的去向，我就一直赶到工厂和托兰村酒店。可是，如果我告诉你这些事，啊！天哪！……你会为我的疲劳心疼死的！我很了解你，我可怜的玛特！”

他显得兴高采烈，无忧无虑。玛特惊奇地注视着他，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当然……你说的有道理……”

“不是吗？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说我是从我的卧室里出来的，睡了一个晚上后，精神饱满……瞧，妈妈，你不也是这么想的吗？你自己，而且……”

就在这时，从花园的窗户下面传来一个声音，卡特琳娜喊着跑进房间里：

“先生！先生！”

维克多也同样跳了起来：

“是先生！他在那里！”

“是哪位先生呀？”莫雷斯塔太太一边往外跑一边问道。

“莫雷斯塔先生！他回来了！我们在花园尽头看见他……瞧，在那边，离瀑布不远……”

老太太跑到一扇窗户边。

“是的！他看见我们了！啊！天哪！这可能吗？！”

她大惊失色，步履蹒跚，靠在玛特的手臂上，拖着她朝通向前厅和台阶的楼梯走去。

她们俩刚刚消失，苏珊娜就扑到菲律普的身上。

“啊！我求您了……我求您了，菲律普。”她乞求道。

他刚开始还没听明白。

“出什么事了，苏珊娜？”

“我求您了，您要当心。不要让玛特怀疑……”

“您这么认为吗？”

“有一刻，我是这么想的……她看着我的神态那么奇怪……啊！这真可怕……我求您……”

她很快就走远了，但她的话语，她慌乱的眼神，也引起了菲律普一阵真正的恐慌。到目前为止，他还只为自己撒过的谎而感到尴尬。现在，他突然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威胁着苏珊娜的危险也能毁掉他自己的家庭幸福。一失足成千古恨。这种想法没让他变聪明，反倒增加了他的惶恐。

“必须救救苏珊娜，”他重复道，“首先要救她。”

但他感觉到他对即将发生的事情比别人对付即将来临的暴风雨更加无能为力。隐隐约约的恐惧在他的身上不断地增长。

头上没戴帽子，头发乱七八糟的，衣服被撕烂，没有衣领，衬衫上、手上、脸上，到处都沾着血迹，脖子上一道伤口，嘴唇也受了伤，让人认不出来，样子凶残，但充满无穷的力量，一副英勇无畏、得意扬扬的神情，莫雷斯塔尔老头就这样突然出现了。

他兴高采烈的。

“到！”他平静地说道。

他咧开小胡子下面的嘴巴大笑。

“莫雷斯塔尔？到！……莫雷斯塔尔第二次成了图顿的囚犯……也是第二次获得自由。”

菲律普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仿佛看见幽灵出现一样。

“唉呀！儿子，就是这样迎接我的吗？”

他抓起一条毛巾擦脸，动作幅度非常大。然后，他把老伴儿拉进自己的怀里。

“拥抱我一下，孩子他妈！到你了，菲律普……到你了，玛特！……还有你，美貌的苏珊娜……一次为我，另一次为你的爸爸……不要哭，我的孩子……你爸爸，他很好……在那里，他们侍候他就像侍候皇帝一样……就等着他们释放他了。这不会太久的。不会的，我对上天起誓！我希望法国政府……”

他就这样像个喝醉了酒的人一样滔滔不绝地说着，声音不大稳定。他的妻子想叫他坐下，他表示抗议：

“要我休息？没必要，孩子他妈！莫雷斯塔尔是不休息的。我的那些伤口？小意思！什么？找医生？如果他来这里，我就把他从窗户里扔出去。”

“可是，必须照料你……”

“照料我？如果你乐意的话，给我一杯酒好了……喝点法国酒……是的，开一瓶酒……我们要干杯……祝你健康，威斯立希……啊！真滑稽！……当我想到帝国政府的警察分局局长威斯立希的脑袋时……走吧，囚犯！飞吧，鸟儿！”

他放声大笑。当他接连地喝完两杯酒后，他又开始拥抱那三个女人，拥抱菲律普，把维克多、卡特琳娜和园丁都叫了过来，与他们握手，然后又打发他们走，并开始一边踱步一边大声说话：

“没有时间浪费了，孩子们！在圣埃洛夫公路上，我遇见了警察总队队长。检察院已经知道这件事了……再过半个小时，就会有人来。我要拟一份报告。菲律普，拿一支笔来。”

“最要紧的，”他的妻子与他唱反调，“是不让你这么劳累过度。喂，你还是轻言细语地把这件事讲给我们听听吧。”

老莫雷斯塔尔从不拒绝高谈阔论。于是，他开始叙述了！句子简短，像她所希望的那样轻言细语，讲述了入侵的所有细节和去往波厄斯威仑途中的全部过程。他又一次情绪激昂，提高了声音，义愤填膺，怒火中烧，冷嘲热讽。

“啊！尊重，这一点他们少不了！特派员先生！……区议员先生！……威斯立希口口声声这么称呼我们，我们的头衔！尽管如此，到凌晨一点钟，我们还是被确实实地监禁在波厄斯威仑市政府的两个漂亮房间里……什么

呀，拘留所！可能被指控犯了同谋罪、间谍罪、叛国罪，麻烦很多。只是，在这种情况下，先生们，再怎么尊重也不该解下俘虏的手铐，拘留所的窗户也不该安上那么细的铁条，更不该让你们的一名俘虏身上藏着一把小刀。否则的话，这名俘虏很难有勇气……小刀的一面是锉刀……它想冒险。我让它去尝试，见鬼！凌晨四点钟的时候，玻璃被砸破了，四根铁条被锯断或被拆掉，老莫雷斯塔尔沿着一条阴沟往下走，就这么逃走了。再见，我的朋友们……只剩下如何回家的问题了……魔鬼山口？阿尔伯恩森林？野狼高地？我才没那么笨呢。那些害人虫一定会守候在那里……实际上，我听见了敲战鼓、鸣警号和战马飞奔的声音。他们在找我，当然喽！但我在圣特玛丽的山谷中，在阿尔赞斯的莽莽丛林中，离那里有十公里远，他们怎么能找到我呢？我小步快跑，直到消失不见为止……八点钟时，我越过了国境线……既没有被人看见又没有被人认出来！莫雷斯塔尔行走在他的先辈们的土地上！十点钟的时候，我站在白坡的山顶，看见了圣埃洛夫的钟楼，然后我抄直路以最快的速度回到这里。我终于回来了！我同意，我是有些疲乏，样子不太好看……可是，无论如何，嗯，你们能说莫雷斯塔尔什么呢？”

他站起身，再也想不起昨晚的疲惫，他尖刻的手势模仿使他的故事绘声绘色，但也让他的妻子心痛不已。

“那么我可怜的爸爸没能逃走吗？”苏珊娜问道。

“他吗，他们仔细地搜过他的身，”莫雷斯塔尔回答道，“而且，他们比对我更严密地监视他……这样一来，他不能做的，我做了……”

他接着补充道：

“真是万幸！因为我，等到这起没完没了的案件了结时，我会在他们黑牢的草堆上腐烂掉的；至于他，四十八小时之内……但所有这一些都是胡言乱语。检察院的那些先生们一定离我们不远了。我想把报告尽快写好……有一些事情让我怀疑……所有这一切都是有预谋的……”

他突然停下来，仿佛猛然想起了什么事，他把头埋在手心里，很长时间一动不动。最后，他猛地敲着桌子：

“好了！我什么都明白了！那么，是真的，我可花了些时间！”

“什么事？”他的妻子问道。

“杜尔卢斯基，毫无疑问！”

“杜尔卢斯基？”

“是的！从一开始，我就猜到这是一个圈套，下级警察设置的圈套。但他们是怎么设下的呢？现在，我明白了。杜尔卢斯基昨天早晨随便找了个借口来到这里。他知道我和约朗塞晚上要沿着边境的那条路走，于是，他与德国警察商量好，那名逃兵走的那条线路当时已经布置了兵力！我们一靠近，就只听见一声口哨，他们毫无疑问让那名士兵相信这口哨是法国同谋的暗号，这名士兵被杜尔卢斯基和他的同伙像牵一条狗一样牢牢地牵住，然后又放走了。这就是其中的全部奥妙！他们要对付的不是那个倒霉鬼，而是约朗塞，是莫雷斯塔尔。理所当然，莫雷斯塔尔要去救那名逃兵。他们便揪住他的衣领，他们制服约朗塞，就这样我们俩都成了同谋。太棒了，先生们，这下可上当了。”

莫雷斯塔尔太太喃喃问道：

“你说说，这件事会很严重吗……”

“对约朗塞来说，”他说道，“是的。因为他被关在牢里了。不过，有

那么一点……追捕逃兵是在法国领土上发生的。我们也同样是在法国领土上被他们抓住的。侵犯边境是不容争辩的事实。所以，什么也不用怕。”

“你是这么想的吗？”苏珊娜问道，“你认为我父亲……”

“什么也不用怕。”莫雷斯塔尔重复道。

接着，他又明确地说道：

“我认为约朗塞会被释放的。”

“噢！噢！”老太太嘟哝道，“这些事不会那么快就了结的……”

“我再再说一遍，我认为约朗塞会被释放的，因为有侵犯边境这个绝好的理由。”

“谁能证明他们侵犯了边境呢？”

“谁？我呀！……还有约朗塞呀！……你以为他们会怀疑像我们这样诚实的人所说的话吗？再说，还有别的证据。我们去搜寻他们追捕的踪迹、入侵的痕迹以及我们坚持搏斗的痕迹。谁知道，也许还有一些证人……”

玛特把目光移到菲律普身上。他听着他父亲说话，脸色煞白，此时他目瞪口呆了。她等了几秒钟后，见他沉默不语，便说道：

“有一个证人。”

莫雷斯塔尔颤栗了一下。

“你说什么，玛特？”

“菲律普当时在场。”

“哪里会！我们把菲律普留在了山坡底下的大橡树十字路口，不是吗，苏珊娜？你们当时是在一起的。”

菲律普很快把话插了进来。

“苏珊娜差不多马上就走了，我也一样……可我还没走到三百步路就又返回头了。”

“难道是因为这样，我在山坡上面喊你时你才没有回答吗？”

“肯定是这样。我返回了大橡树。”

“为什么？”

“为了跟你在一起……我后悔把你一个人留下了。”

“那么，德国人入侵时，你是不是在我们后面？”

“是的。”

“在这种情况下，你必定会听见枪声！啊！你一定是在野狼高地上……”

“差不多吧……”

“你也许看见我们了……从那么高的地方！……借着月光！……”

“啊！没有，”菲律普提出异议，“没有，我什么也没看见。”

“但是，假如你听见了枪声，那就不可能听不见约朗塞的叫喊声……他们用什么东西把我的嘴巴塞住了……但约朗塞在大声喊叫！……‘我们是在法国！我们是在法国领土上！’嗯！你听见约朗塞的叫喊声了吗？”

菲律普隐约感觉到回答这个问题的令人生畏的重要性，他犹豫了。但他看见玛特在他对面越来越好奇地注视着他，他还看见站在玛特旁边的苏珊娜那张抽搐的面孔。于是，他肯定地说道：

“是的，我听见了……我是在远处听见的。”

老莫雷斯塔尔感到抑制不住的喜悦。而当他知道菲律普记下了逃兵波费尔德的最后几句话时，他大声说道：

“你看见他了？他当时还活着？他对你说有人给我们设下一个圈套，是

不是？”

“他说了杜尔卢斯基这个名字。”

“好极了！但是，我们与那名士兵相遇，追捕……他一定跟你说过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法国领土上，是吗？”

“我觉得是这样，实际上……”

“我们抓住他们的把柄了！”莫雷斯塔尔大声说道，“我们抓住他们的把柄了！很显然，当时我很镇静……无论如何，菲律普的证词，那名士兵临死前的遗言……啊！这帮强盗，他们必须放开他们的猎物……我们那时是在法国领土上，我善良的朋友们！他们是侵犯边境！”

菲律普发现他说得过头了，他提出了异议：

“我的证词从本义上讲不是证词……至于那名士兵，我勉强才听见……”

“我们抓住他们了，我跟你讲。尽管你能看见的不多，能听见的不多，但这一切都与我的证词相吻合，也就是说与事实相吻合。我们抓住他们的把柄了！检察院的先生们也会同意我的观点的，我向你保证！这件事不会拖下去的！明天约朗塞就会被放回来。”

他放下先前握在手中准备写报告的那支笔，快速地朝窗户边走去。他听见一辆汽车的声音，汽车绕过花园的草地开了过来。

“是专区区长，”他说道，“真奇怪！政府已经知道这件事了。是预审法官和检察官！……噢！噢！我看，他们会替我们圆满解决这件事的……快一点，孩子他妈，我们在这里接待他们……我去戴一个假领，穿一件夹克，马上就回来……”

“爸爸！”

莫雷斯塔尔在门口停住了。是他的儿子在叫他。

“什么事呀，儿子？”

“我有事要对你说。”菲律普语气坚决地说道。

“太好了！我们过一会儿再谈，好不好？”

“我现在就要跟你谈。”

“啊！要是这样的话，你就陪我上来吧。这样吧，你帮我一把。维克多正好不在那里。”

他一边笑一边走进他的卧室。

玛特无意间也跟过来了，仿佛她自行建议参与他们的谈话。菲律普一下子束手无策起来，而后，他突然决定：

“不行，玛特，你最好留下来。”

“可是……”

“不行，再说一次不行。很抱歉。过后，我会向你解释的……”

说完，他走到了父亲身边。

当他们俩单独在一起时，莫雷斯塔尔对他的证词比对菲律普的话语考虑更多一些。莫雷斯塔尔心不在焉地问道：

“是秘密的吗？”

“是的，非常秘密。”菲律普说道。

“噢！噢！”

“非常秘密，爸爸，你很快就会明白的……这关系到我的处境，一个可怕的处境，我自己是不可能走出来的，如果没有……”

他没有说出更多的话语。出于本能的冲动，预审法官的到来和即将发生的事件的突如其来的幻景对他产生的震动，他责备起他的父亲来。他想说话，说出那些让他解脱的话。什么话呢？他不大清楚。与其做伪证，在一份虚假证词下面签上自己的名字，还不如把一切都和盘托出！

刚开始，他有些张口结舌，脑子不听使唤，试图找到一个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他被一场由敌对势力、偶发事件、巧合和不可逃避的小事实组成的游戏拖上一道斜坡，如何才能在这斜坡上停下来呢？如何打破残酷的命运想方设法在他周围划下的圆圈呢？

只有一个办法，他还没有意识到就突然碰到了这个办法：马上澄清事实，立即暴露自己的行为。

他因厌恶而发抖。指控苏珊娜！是不是这个念头，这个在他不知不觉中鼓动他的阴暗的念头？为了救自己，他是不是想过要抛弃她？此刻，他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的困境，因为他宁可自己死上一千次，也不愿玷污这位年轻姑娘的名声，哪怕是当着他父亲一个人的面。

莫雷斯塔尔洗漱完毕后，打趣道：

“这就是你要跟我说的知心话吗？”

“是的……我自欺欺人……”菲律普说道，“我原以为……”

他倚在窗台上，朦朦胧胧地看着那个由树丛和孚日山脉波浪形起伏的草地组成的宽阔的英式花园。其他想法此刻萦绕在他的心头，与他自己的痛苦交织在一起。他转身朝莫雷斯塔尔走过来。

“你能肯定拘捕是在法国领土上发生的吗？”

“啊！问这个，你疯了吗？”

“很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之中，你们越过了国境线……”

“是的……的确……的确发生了这种事。但是，第一次入侵的时刻，同拘捕的时刻一样，我们是在法国国土上。这一点毫无疑问。”

“想一想，爸爸，假如有一点疑问！……”

“什么呀？你想说什么？”

“我想说这件事不会就此了结。这件事只是制造风声。”

“这无关紧要！事实第一，是不是？我们一旦有理，我们就必须去做一些事，使我们的权利得到承认，使约朗塞获得释放。”

莫雷斯塔尔站在儿子前面：

“你同意我的意见吗，我猜……”

“不。”

“怎么不？”

“你听着，爸爸，我觉得情况非常严重。预审法官的调查至关重要，是其他调查的基础。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想一想，小心翼翼地有所保留地做证……采取行动应该慎重。”

“应该像一个有理的优秀法国人那样采取行动！”莫雷斯塔尔大喊道。他这个人一旦得理总是天不怕地不怕的。

“即使发生战争吗？”

“战争！你跟我胡说些什么呀？战争！这种小事是不可能引发战争的！这些事情以这种方式出现的话，德国会让步的。”

“你这么认为吗？”菲律普问道。这种肯定的语气好像使他宽慰了一些。

“那当然！但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我们要不遗余力地确定我们的权利。”

有侵犯边境这一事实，这是无可争辩的。我们一起证明这一点，所有冲突的机会都会被排除。”

“可是，假如我们没能证明这一点呢？”菲律普问道。

“啊！出现这种情况，那就太糟了！……很明显，大家要进行磋商。不过，我的儿子，请你放心，证据是存在的，我们可以坦然地去那里，万无一失……走吧，他们在等着我们呢……”

他将手放在门锁的把手上面。

“爸爸！”

“啊！你今天到底怎么了？你不去吗？”

“不，现在不去，”他毫不含糊地说道。他看见一个出口，想做最后一次努力溜之大吉。“不，再过一会儿……我绝对必须对你说……我们的出发点各不相同……我的观点跟你的观点也不一样……既然机会到了……”

“不可能的，儿子！有人在等着我们……”

“我必须说，”菲律普挡住他的去路，喊道，“我拒绝随随便便地承担一项与我现在的观点相悖的责任，这就是在我们俩之间有必要做出解释的原因。”

莫雷斯塔尔目瞪口呆地看着他。

“你现在的观点！一些与我背道而驰的观点！所有这些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菲律普比前一天更能感觉到和盘托出将会引发的冲突的激烈性。但是，这一次，他已经下定决心。太多的原因迫使他做出他认为是必要的决裂。他精神紧张，为这种愿望激动不已。当他正准备把那些不可挽回的话说出口时，玛特突然进来了。

“不要拦住你爸爸，菲律普，预审法官在叫他呢。”

“啊！”莫雷斯塔尔说道，“我的好玛特，你帮我解围，我一点也不生气。你的丈夫，他有点儿疯。这十分钟时间里，他说了一大堆废话。你需要休息，我的儿子。”

菲律普微微做了一个手势。玛特压低声音对他说道：

“不要说了。”

她的语气是那么专横，致使他困惑不解。

出门之前，莫雷斯塔尔走到窗户边。远处，号声嘹亮，他俯下身子以便听得更清楚一些。

玛特立即对菲律普说道：

“我是偶然进来的。我先前就肯定你要对你父亲做解释。”

“是的，必须这么做。”

“是你的观点，是不是？”

“是的，必须这么做。”

“你父亲有病在身……心脏……过于生气会使他丧命的……尤其是过了这么一夜之后。什么也不要说，菲律普。”

这时，莫雷斯塔尔重新关上了窗户。他从他们俩面前走过，然后又回头把手搭在他儿子的肩上，用抑制住的热情喃喃说道：

“你听，那边，敌人的军号！……啊！菲律普，我当然不希望这会变成战争的号声……无论如何……无论如何，如果它是这样的话！……”

九月二日，星期二，下午一点钟，菲律普坐在他的父亲对面，在玛特若

有所思的目光下，在苏珊娜焦躁不安的目光下，菲律普在以一种非常明确的方式讲述他与那名垂死的士兵的谈话后，宣布他在远处听见特派员约朗塞的叫喊声。

他做完如此申明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四

那天夜里和第二天早晨发生的悲剧事件是那么激烈、尖锐、迅速，以至于老磨坊的主人们都像是当头挨了一棒一样。这个悲剧事件没让他们在同样的激动情绪中联合起来，反而将他们驱散开了，给他们每个人都留下一种尴尬和不舒服的感觉。

这在菲律普身上表现出的是一种昏昏沉沉的状态，致使他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而且，他醒来时心绪好极了，便有一种强烈的独处的欲望。实际上，他是害怕面对他的父亲和他的妻子。

于是，他一大清早就走了，穿过树林和草地，在一家酒店里停留了一下，然后登上维尔吉克斯的圆形峰顶，到吃午饭时才回家。回家时他非常平静，完全能控制自己了。

对于像菲律普这种性格爽直、心灵丰富但从不浪费时间去考虑那些日常生活引起的小小的良心问题的男子，履行义务的感情在危机时期变成了某种测量仪，他们根据它来判断他们的行为。这种感情，菲律普全部体验到了。一系列反常的事情使他徘徊在出卖苏珊娜和起誓证明某件他不知道的事情之间，不容置疑，他有撒谎的权利。撒谎是正确的，自然而然的。他当然不否认他由于抵挡不住那位年轻姑娘的魅力和诡计而犯下的错误，但是，这个错误，他必须为苏珊娜保密，不管这种严守秘密会产生什么后果。世界上没有什么托辞允许他打破沉默。

他读着他在客厅的桌子上找到的那些报纸——老磨坊收到的《孚日侦察兵》，一份前一天晚上出版的巴黎报纸，以及《波厄斯威仑报》，一份在德国印刷但受法国影响的报纸。看完报纸，他终于放心了。在有关约朗塞事件的各种头版新闻中，他的角色几乎无人注意。《孚日侦察兵》用两行文字综述了他的证词。毫无疑问，他只是，也只会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物。

“最多是个配角。”他满意地喃喃道。

“是的，最多是这样。你父亲和约朗塞才是引人注目的人物。”

玛特早就进来了，听见他喃喃说出来的这句话，便笑着这样回答。

她用惯常的充满爱意的手势搂住了他的脖子，对他说道：

“是这样的，菲律普，你没什么好烦恼的。你的证词无足轻重，无论如何也不能对这些事件产生影响。你就放心好了。”

他们俩的脸离得很近，菲律普在玛特的眼睛里看到的只有快乐和柔情。

他明白她把他前一天的行为、开始时自相矛盾的说法、他的迟疑不决和心绪不宁归因于他良心上的不安和不很明确的忧虑，担心这件事的后果，害怕他的证词会把这件事弄复杂化，他曾尝试过摆脱证词的烦恼。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他这么说是为了让她更坚信自己的错误，“再说，这件事真的那么严重吗？”

他们聊了一会儿，慢慢地，他一边观察她，一边把话题引到了约朗塞一家人身上。

“苏珊娜今天早晨来过吗？”

玛特觉得很奇怪……

“苏珊娜吗？”她答道，“你真的不知道吗？……确实，你昨晚一直在睡觉。苏珊娜在这里睡。”

他转过头去掩饰他的脸红，然后他又说道：

“啊！她在这里睡……”

“是的。莫雷斯塔尔先生想让她同我们住在一起，直到约朗塞先生回来为止。”

“可是……她现在呢？……”

“她在波厄斯威仑，在那里申请见她父亲的许可证。”

“一个人吗？”

“不，有维克多陪她。”

菲律普一副无所谓的态度问道：

“她怎么样？沮丧吗？”

“非常沮丧……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她认为她父亲被劫持是她的错……是她鼓动他去做这次散步的！……可怜的苏珊娜，当时她一个人呆着有什么意思呢？……”

他明确地摸准了他妻子的语调和语气，如果有一些巧合让她觉得奇怪的话，至少她没有产生任何怀疑。她这一边已圆满解决了，危险离他远去了。

这些担心消除后，菲律普感到心情舒畅。另外还有一件事使他很高兴，他得知他的父亲夜里睡得很香，然后一大早到圣埃洛夫镇政府去了。他问过他的母亲。莫雷斯塔尔太太像菲律普一样，认为遭受重大打击后最需要平静和安全，她让菲律普对老头子的身体状况放心。当然，他的心脏有毛病，波莱尔医生要求他过更有规律更千篇一律的生活。但波莱尔医生看事情太悲观，总而言之，莫雷斯塔尔顽强地顶住了他被劫持和他越狱带来的极度的疲劳。

“而且，你只要看他一眼，”她得出结论，“他这就从圣埃洛夫回来了。”

他们看见他从马车上走下来，像年轻人一样充满活力。他走进客厅里见到他们后，立即高声说道：

“嗯！满城风雨！我给城里打过电话……人们只谈论这件事……还有，你们知道我在圣埃洛夫碰到什么事了吗？六名记者！我把他们全都撵走了！这些人只会把事情激化，然后再按他们的方式把事情摆平！……我们时代的祸害！……我准备给卡特琳娜一些明确的指示……禁止进入老磨坊……不能让他们进来，你们知道那些记者是如何报道我的越狱吗？我本该掐死看守并让追捕我的两名枪骑兵啃泥巴！……”

他无法掩饰内心的喜悦。他站起身来，就像对这类战功见怪不怪的人。

菲律普问他：

“总的印象如何？”

“正如你从报纸上看到的一样。约朗塞的获释迫在眉睫。而且，我已经跟你说过，我们越是肯定并且有权那么做，我们就越能提早解决问题。你要知道，他们眼下正在审问约朗塞，他的回答跟我的十分吻合。于是呢？不，我重复一遍，德国会屈服的。那么，我的儿子，你不用担心，你是那么害怕战争……还有那些责任！……”

总而言之，和玛特一样，他把菲律普在出庭之前面对检察官说的那些缺乏条理的话归因于此，他没有看到更深处，心中对此怀有某种仇恨和一些蔑视。菲律普·莫雷斯塔尔，老莫雷斯塔尔的儿子，竟然害怕战争！又一个被巴黎的毒气腐蚀的人……

他们兴高采烈地吃着午饭。老头子滔滔不绝地说着。他的心情舒畅，他的乐观主义，他在巧妙而直接的解决方法中的不可动摇的信念，使他战胜阻

力，菲律普自己也接受这种令他高兴的具有威信的信心的。

下午在同样有利的兆头下继续。莫雷斯塔尔和他的儿子被传唤，来到了边境，在场的还有共和国检察官、专区区长、警察总队队长以及怎么样都赶不走的众多记者。预审法官细致入微地完成他前一天就已经开始的调查。莫雷斯塔尔必须把入侵事件当场重述一遍，明确受到袭击以前以及逃跑时走的哪一条路，确定士兵波费尔德越境的地点以及特派员和莫雷斯塔尔被逮捕的地点。

他毫不犹豫地做着这些事，来来回回，把当时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讲了一遍，语气是那么肯定，那么合乎逻辑，那么真实可信，那么有声有色，那么激情洋溢，以至于他所描述出来的场景在这些观众的眼里复活了。他的证词是清清楚楚、毋庸置疑的。这里，开了第一枪；那里，右边的一个急弯儿，在德国境内。那里，又回到法国领土上，再过去一些，在这个确切位置，在边境这一边离边境十五米远的地方，是发生冲突的地点，是被拘捕的地点。痕迹很多，无可辩驳。这就是事实真相，不必担心可能出现的错误。

菲律普也被带去以更明确的方式证实他的第一次声明。在接近野狼高地时，他听见了特派员的叫喊声。“我们是在法国……这里是边界”，这些话他清清楚楚地听见过。然后，他讲述了他的搜寻经过、他与士兵波费尔德的谈话以及这位受伤者有关入侵法国领土的证词。

调查结束时又获得一个好消息。星期一，入侵事件发生之前的几个小时，沙布勒克斯师傅曾看见德国警察头子威斯立希和一个名叫杜尔卢斯基的小贩在树林里散步，还企图避人耳目。

然而，莫雷斯塔尔没有吐露他与这名小贩的关系，但他把杜尔卢斯基的来访以及要他同谋的提议详述了一遍。杜尔卢斯基和威斯立希之间的协议证明圈套已经设下，十点半钟为士兵波费尔德安排的那条路线只是让特派员和他的朋友落入圈套的一个借口。

法官们毫不掩饰他们的喜悦心情。约朗塞事件，帝国政府会恬不知耻地否认的由一些下级警察策划的阴谋，越来越缩小到一个不会有结果的小事件范围里。

“来吧，”当法官们去沙布勒克斯农场时，莫雷斯塔尔拉着他的儿子说道，“来吧，这比我预料的要更简单。今天晚上，法国政府就会知道调查结果，会照会德国使馆，到明天……”

“你这么认为吗？……”

“我看得更远。我认为德国会抢先下手。”

当他们到达魔鬼山口时，与一个头戴士官帽的男子带领的一小队人马交错而过。

莫雷斯塔尔脱帽行了个大礼，一边讥笑道：

“你好！……进行得还好吗？”

那人一言不发地过去了。

“他是谁？”菲律普问道。

“威斯立希，警察分局局长。”

“其他人呢？”

“其他人？……是德国调查组，他们也开始调查了。”

其时是下午四点钟。

这一天傍晚老磨坊风平浪静。夜幕降临时，苏珊娜兴高采烈地从波厄斯

威仑回来了。他们把她父亲的一封信转到了她手上，星期六可能会获得允许去探望他。

“你甚至都不用返回波厄斯威仑了。”莫雷斯塔尔说道，“是你的父亲来这里见你。不是吗，菲律普？”

晚餐使他们一起聚在家里的照明灯下，他们感到轻松、舒适、安宁。他们为特派员的健康干杯。而且，在他们看来他的座位并没有空着，他们认为他的返回是肯定无疑的。

只有菲律普不像他们那样兴致勃勃。他坐在玛特旁边，苏珊娜的对面。他的个性太耿直了，判断力太健全了，以至于他不能不遭受不和谐的处境带给他的痛苦。

自从大前天晚上起，自从他在圣埃洛夫，在溜进少女闺房的黎明初照的亮光中离开苏珊娜的那一时刻起，可以这么说，他这还是第一次有时间回忆那些困惑的时刻。他被那些事吓坏了，被他必须坚持的行为忧虑、困扰着，他为苏珊娜所想的只是不去连累她。

现在，他看见她了。他听她有说有笑。她在他的面前生活，再也不是他在巴黎认识的、在圣埃洛夫重新见到时的苏珊娜，而是放射出另一种魅力，他知道其中的神奇的奥秘。当然，他能控制自己，清醒地感觉到任何诱惑都不会再次诱使他屈服。可是，他如何能让她没有一头吸引他的金色头发、颤动的双唇以及像唱歌一样动听的声音呢？他又如何能使所有这一切不会渐渐地充满他那每一分钟都在加深的激动感情呢？

他们俩目光相遇了。苏珊娜在菲律普的注视下身体颤抖着。她的脸上泛起了某种羞怯，就像罩了一层面纱一样使她格外美丽。她像一个妻子那样令人想望，像一个未婚妻一样楚楚动人。

就在这时，玛特朝菲律普微微一笑。他的脸涨红了，心想：

“我明天就走。”

他的决定突如其来。他在两个女人中间一天都呆不下去了。她们俩的亲密情景令他不愉快。他会悄然无声地离开这里。他现在明白了相爱的人之间的告别陷阱，告别会使人们变得何等软弱并解除人们的武装啊！他不要这种折中和暧昧。诱惑，即使抵制过了，也是一种错误。

晚餐结束后，他起身回他的卧室，玛特也跟着去了。他从她那里得知苏珊娜与他们住同一层楼。不一会儿，他就听见那位少女上楼的声音。但他知道再也没什么能让他软弱了。只剩下他一个人时，他打开窗户，久久注视着树木模模糊糊的身影，然后上床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玛特送来了他的信件。菲律普立即就从一个信封上分辨出他的一个朋友的笔迹。“好哇！”他迫不及待地抓到一个借口，一封皮埃尔·贝仑的信。“但愿他把我忘了！……”他拆开信，读完信后，说道：“这正是我所担心的！我不得不走了。”

“今天晚上以前还不行，我的儿子。”老莫雷斯塔尔突然出现，手上拿着一封拆了的信。“什么事，爸爸？”

“我们被孚日省省长紧急传唤去圣埃洛夫镇政府。”

“我也要去吗？”

“你也要去。他们要核实你的证词中的一些疑点。”

“那么，又要重新开始吗？”

“是的。这是新一轮调查。事情好像复杂化了。”

“你说什么？”

“我说的是今天早晨报纸上的消息。根据最新新闻电讯，德国方面不打算释放约朗塞。此外，巴黎举行了游行示威。柏林也动起来了。沙文主义新闻机构傲慢地谈论这些事。总之……”

“总之什么？”

“唉，这件事的发展趋势非常糟糕。”菲律普跳了起来。他走到父亲身边，突然发火了：“嗯！到底谁说的有道理？你看……你看什么事都来了！如果你早一点听我的……”

“如果我早一点听你的？……”莫雷斯塔尔一字一顿地说道。与此同时，他已准备好唇枪舌剑了。但菲律普克制住了。玛特偶然说了一些话，使三个人都沉默不语了。再说，话语又有什么用呢？暴风雨已经从他们的头顶上掠过，在法兰西的上空怒吼。从今以后，他们已经无能为力了，他们必定要遭到回击，听见遥远的回声，却又不能对发生在星期一、星期二之间的那个夜晚里的那个重大事件产生影响。

五

德国方面的论断很简单：拘捕发生在德国国土上。至少，这是菲律普和他父亲读《波厄斯威仑报》上的报刊摘要中那些报纸的一致观点。难道不应该想见这也将是帝国政府选定的论断吗，即使眼下还不是的话？

在波厄斯威仑——《波厄斯威仑报》并未将此事神秘化——他们毫不含糊。二十四小时的沉默之后，政府以前一天威斯立希在有众多指定官员参加的调查期间所作的解释为依据，大声宣布所有这一切都合乎规定，对于既成事实没有回旋的余地。特派员约朗塞和议员莫雷斯塔尔在一次叛逃事件中因现行犯罪被逮捕，将会被德国法庭提起公诉，接受德国法律的审判。而且，他们补充说，他们还将被控告犯有别的罪行。

至于杜尔卢斯基，问题不在他。没人知道他。

“全部问题都在这里！”莫雷斯塔尔在圣埃洛夫镇政府见到孚日省省长，并同他及预审法官讨论了德国的论断后，大声说道，“全部问题都在这里，省长先生。假如有人证明我们是中了威斯立希的圈套，证明波费尔德的叛逃是由那些下级警察一手策划的，他们的论断又有何价值呢？可是，这个证据就是杜尔卢斯基。”

小贩的失踪使他怒不可遏，但他补充说道：

“幸运的是，我们还有证人沙布勒克斯。”

“我们昨天有这个证人，”预审法官说道，“我们今天已不再有了。”

“怎么会这样？”

“昨天，星期三，在我的盘问下，沙布勒克斯确认威斯立希与杜尔卢斯基碰过头。他的一些话语甚至让我怀疑他早就在无意之中发现他们为入侵所做的准备工作，是无形的证人……而且可以说是很珍贵的，不是吗？今天，星期四，上午他收回了说过的话，他不能肯定是不是认出了威斯立希，而且，那天夜里，他睡着了……他什么也没听见……连枪声都没听见……然而，他住的地方离事发地点才五百米远！”

“真是闻所未闻！为什么要退却？”

“我也不清楚，”预审法官说道，“可是，我在他的衣兜里发现一份《波厄斯威仑报》……事态从昨天起就发生了变化……于是，沙布勒克斯权衡了一番……”

“你是这么认为的吗？是害怕战争吗？……”

“是的，害怕报复。他跟我讲过一个枪骑兵以及农场被焚的老故事。说到底，什么呀！他害怕……”

这一天刚开始就不妙。他们默默无语地沿着那条老路直到边境，调查从那里重新一点一点地开始。但是，在高地的圆形峰顶，他们看见三个头戴军官帽的人在德国国界标旁抽着烟斗。

更远一点的斜坡脚下，靠左边的一块林间空地上，另外两个人趴在地上，也吸着烟斗。

在这两个人周围，地上钉了一圈刚漆成黄色、黑色的小木桩，被一根绳子连在一起。

问那两个人是怎么回事，他们回答说，这是约朗塞特派员被拘捕的地方。

然而，对方调查选定的这个地方是在德国领土上，离标志国界线的那条路二十米远！

菲律普不得不拉住他的父亲。老莫雷斯塔尔惊得说不出话来。

“他们撒谎！他们撒谎！这是无耻的行为……他们心里有数！难道我会弄错吗？我是这个地方的人，我！可他们……一些密探而已！……”

当他平静一些后，他又开始作解释了。菲律普接着重复了他的那些证词，这一次用词更加含糊一些，而且有些犹豫，这一点老莫雷斯塔尔因为注意力太集中而没有觉察到，但却逃不过其他人的耳朵。

父子俩像前一天一样一起返回老磨坊。莫雷斯塔尔再也不欢呼胜利了。菲律普想到沙布勒克斯，他出于农民的敏感，在可能发生的事件的威胁下改变了证词。

一回到家里，他就躲进了自己的卧室。玛特去找他时，见他躺在床上，双手捧着脸。他甚至不想回答她的问话。可是，四点钟当他得知热切盼望消息的父亲准备坐车走时，他立即下了楼。

他们被带到圣埃洛夫，之后他们更加忧心如焚，又去了离那儿六法里的黑山，莫雷斯塔尔有许多朋友在那里。其中一个朋友把他们带到《孚日侦察兵》编辑部。

那里也没有任何消息。电报及电话都占线。但是，八点钟的时候来了第一条快讯：一群人在德国使馆周围举行游行示威……协和广场上，斯特拉斯堡市的雕塑上布满鲜花和旗帜。

然后，电报蜂拥而至。参议院议长在议员的质询下，在议会的全体掌声中回答道：“我们要求，我们恳求你们的绝对信任、盲目信任。如果你们当中有人拒绝对部长的信任，那就让他们把信任给予这位法国人。因为这是一个以你们的名义说话的法国人。这是一个将采取行动的法国人。”

在众议院走廊里，一名反对派议员唱起了《马赛曲》，他的同行们也跟着齐声高唱。

从德国传来的快讯则正好相反，沙文主义新闻机构被激怒了，所有的晚报都不妥协，都咄咄逼人，柏林乱哄哄的……

午夜时分他们回来了，尽管同样激动的情绪紧紧扣住了他们的心弦，但它在他们心中激起的想法却迥然不同，以致他们没有说过一句话。莫雷斯塔尔并不清楚他们思想的分歧，不敢像平常那样口若悬河。

第二天，《波厄斯威仑报》宣布有几支部队向边境集结。正在北海巡航的皇帝在奥斯坦 登陆，首相在科隆 等他。人们以为法国大使也会去迎接他。

从那一时刻起，星期五和星期六整整两天，老磨坊的主人们都生活在可怕的噩梦之中。暴风雨现在震撼着整个法国、德国，整个欧洲都在颤栗。他们听见它在咆哮。大地在它的淫威之下发出爆裂声。它将引来多么可怕的灾难啊！

他们，这些引起暴风雨的微不足道的小演员被弃置在背景后面，演完了这场戏的配角，他们从中看见的只有遥远的血红色的微光。

菲律普闷在那里不说一句话，使他的妻子很不愉快。莫雷斯塔尔则坐立不安，神经紧张，心情糟糕透了。他无缘无故地出门，没过多久又返回来，简直坐卧不宁。

“啊！”他喊道。在他虚弱的时刻，思路却很清晰。“我们为什么要绕

比利时北部城市和港口，临北海。——译注

德国城市。——译注

道边境回来？我为什么要救那名逃兵？因为，没什么好说的，如果我没救他的话，什么事也不会发生。”

星期五晚上，他们获悉德国首相已经拿到了德国方面的报告，也拿到了法国大使转送的法国方面的卷宗。政府要求释放在法国领土上遭拘捕的圣埃洛夫特派员。

“如果他们同意，事情进展会很顺利。”莫雷斯塔尔说道，“德国方面不承认下级警察做的事，也不会给德国丢脸。但是，假如他们拒绝，相信那些警察的谎言，那将发生什么事情呢？法国不能让步。”

星期六早上，《波厄斯威仑报》出了一辑特刊，其中插进了一个短短的按语：“经过认真研究，首相把法国方面的卷宗退还给了法国使馆。德国法庭将仔细审查被控犯有特大叛国罪、在德国领土上被拘捕的约朗塞特派员的案情。”

他们拒绝释放约朗塞。

那天早上，莫雷斯塔尔把他的儿子带到魔鬼山口，弯下腰，一步一步地沿着野狼高地那条路走，察看每一个弯道，记下哪截树根粗一些，哪根树枝长一些，重新绘出受攻击示意图。他让菲律普看他逃跑时碰过的树以及他的朋友和他在它们的脚下抵抗过的那些树。

“是那里，菲律普，不在别的任何地方……你看见这一小块空地吗？是在那里……我常常来到这里抽烟斗，因为这个小丘可以坐……就是在那里！”

他在这同一座小丘上坐了下来，什么也不再说了，菲律普注视着他时，他的两眼茫然。他不止一次在牙齿缝里重复说：

“是的，的确是在那里……我怎么会弄错呢？”

突然，他握紧双拳，抵住鬓角，结结巴巴地说道：

“可是，我要是弄错了就好了！我要是改道向右边走就好了……要是……”

他突然停住了，环顾四周，然后站了起来：

“不可能！不会犯这种粗枝大叶的错误的，除非疯了！我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我只想到这一点：‘必须走在法国领土上……’我这样自言自语，‘应该呆在边境线的左边。’我正是这样做的，当然喽！那是绝对确定无疑的……于是呢？我会否认事实以求得他们高兴吗？”

菲律普一刻不停地观察着他，在心里回答道：

“为什么不呢，爸爸？与可能获得的辉煌的结果相比，这个小小的谎言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你撒谎，爸爸，如果不那么费力去确认一个如此致命的事实，法国就会恬不知耻地退缩，而你现在的证词必然会引起抗议。这样的话，你就能拯救你的祖国……”

但菲律普没有把话说出口。指导他父亲的有关责任的观念，他很清楚，跟他的一样高尚，一样合理。他有什么权利想让他父亲按照菲律普他自己的观念去行动呢？对一个人来说只是一小小的谎言，对另一个人，对老莫雷斯塔尔来说会是损害国家罪。莫雷斯塔尔在做证的同时以法兰西的名义说话。法兰西不会撒谎。

“如果有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法，”他心想，“也不应该向我父亲询问这种方法。我父亲代表一整套思想、道德准则和不可触犯的传统。可是我，我，我能做什么呢？什么是我的特别责任？我穿越重重障碍必须以什么为目标呢？”

不下二十次，他差点喊出来：

“我的证词是假的，爸爸。我当时不在那里。我跟苏珊娜在一起。”

有什么用呢！这是玷污苏珊娜的名声，而事态不可避免的发展不会因此而停止。然而，只有这一点重要。所有的个人痛苦，所有的意识危机，所有的理论，所有这一切都会在威胁人类的巨大灾难面前，在落在像他那样摆脱了过去、按照新的责任观念自由行动的男人身上的任务面前消失得无影无踪。

下午，在《孚日侦察兵》编辑部里，他们获悉一颗炸弹在巴黎的德国大使的汽车后面爆炸。在拉丁区，群情激奋到了极点。人们粗暴对待两个德国人，打伤一个被指控为间谍的俄国人。在里昂，在图卢兹，在波尔多，也发生了打架斗殴事件。

柏林和德意志帝国的各大城市也一样混乱，军方指挥这场运动。

最后，六点钟时，有消息肯定德国调动了三个兵团。

老磨坊的夜晚是悲惨的。苏珊娜从波厄斯威仑回来，没能见到他的爸爸。苏珊娜的抽泣和哀号更增添了这种悲惨气氛。莫雷斯塔尔和菲律普沉默不语，目光里充满焦躁，像要逃走一样。玛特猜测到她丈夫的恐慌，目光一直没有离开过他，仿佛担心他会因一时的冲动离开这里。同样的忧虑折磨着莫雷斯塔尔太太，因为她不止一次叮嘱菲律普：

“尤其不要跟你父亲争论。他病了。所有这些事情已经够让他激动了。你们俩再发生冲突是非常可怕的。”

一想到他不知道的但在他的想象里日益严重的父亲的病痛，菲律普也感到十分苦恼。

星期天早晨，他们全都起床了，因为他们确信战争的消息当天会传到他们那里。老莫雷斯塔尔正准备出发去圣埃洛夫为紧急情况的出现做些必要的准备，这时，找他的电话铃响了。

是黑山专区区长向他传达省里来的新消息。莫雷斯塔尔父子俩中午必须到达野狼高地。

不一会儿，《孚日侦察兵》头版头条刊登了一则快讯，使他们了解到第三次传唤的意义。

昨天，星期六晚上十点钟，德国大使拜会了参议院议长。经过长时间的对话，在似乎不会有结果的会谈即将破裂之时，大使收到一封快件后，递给参议院议长一份皇帝的个人照会。皇帝建议对这一事件重新进行审查，为此他将委派阿尔萨斯-洛林总督负责检查警察的报告。他们立即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法国政府指派一名内阁成员、内务部副部长勒科尔比埃先生为代表。很有可能这两个人之间会有一次晤面。接着，报纸补充道：

皇帝的介入是他爱好和平的崇高感情的一个例证，但绝不会使局势发生变化。如果法国错了，这几乎是人们所希望的，它会让步的。但是，如果我方再一次证明劫持事件发生在法国领土上，假如德国不肯让步，那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六

不管这最后的努力将会产生什么结果，这也是给予两个国家的一次缓解机会。这里有一星希望之光，有和解的可能性。

老莫雷斯塔尔又恢复了信心。他已经充满胜利的喜悦。

“当然是的！”他得出结论，“一切都会妥善解决的。我不是一直都这么说吗，菲律普？我们只需要一点点力量……我们已经明确地说过了，所以，敌人披着谁都蒙骗不了的外衣，正策划着如何撤退。因为，千万要记住，这不是那么回事……”

当他继续读报纸时，他喊了起来：

“啊！好极了……我明白了！……你听，菲律普，这一则短电讯看上去没什么内容：‘英国调回它的舰队，集结于北海和加莱海峡’。啊！啊！这就是谜底！他们会思考的……思考是智慧之母……还有这个，菲律普，这里还有另外一则电讯，也不能等闲视之：‘三百名法国飞行员在法兰西的每个角落里听候本土保卫军上尉、飞越芒什海峡的英雄雷利奥的充满激情的号令。星期二，他们全体人员将驾驶飞机在夏隆营地集合。’嗯！你怎么看这件事，我的儿子？一边是英国的舰队……另一边是我们的机群……擦干你美丽的眼睛吧，我漂亮的苏珊娜，为你爸爸约朗塞准备好今晚的菜汤吧！啊！孩子他妈，我们将喝香槟以示庆贺！”

他这种有些勉强的喜悦没有引起一点反应。菲律普还是沉默不语，额头上横起一道玛特非常熟悉的皱纹。看他的脸色，带黑圈的眼睑，她不怀疑他彻夜未眠，对局势的方方面面都做了权衡，寻找该走的道路。他是不是已经做了决定？那会是什么决定呢？他看上去那么冷酷、粗暴，那么自我封闭，致使苏珊娜不敢向他询问。

莫雷斯塔尔接到一个电话后，三下两下吃完饭，心急火燎地赶到圣埃洛夫去了，内务部副部长勒科尔比埃在那里等他。

传唤菲律普的时间往后推延了。他上楼回到自己的卧室，把自己关在里面。

当他重新下楼时，看见玛特和苏珊娜，她们俩坚决要求陪在他身边。莫雷斯塔尔太太把他叫到一边，再一次叮嘱他要留心他父亲。

他们三个人一起朝魔鬼山口走去。乌云密布的沉重的天空压在一座大山的尖顶上，但天气和煦，种了树的草地上依然弥漫着夏天的气息。

玛特为了打破沉默，说道：

“今天，自然界里有某种平静、温和的东西。这是好兆头。那些负责调查的人会受此影响的。因为，所有的一切，不是吗，菲律普，所有的一切都有赖于他们的心情，他们的感受以及精神状态？”

“是的，”他说道，“全都靠他们。”

她接着说道：

北海：位于欧洲大陆与大不列颠之间，海域大部在西欧大陆架上。——译注

英语称“多佛尔海峡”，位于英吉利海峡东部，介于英国与法国之间，西南连大西洋，西北通北海，是国际航运要道。——译注

指1914年前法国由后备役军人组成的军队。——译注

即英吉利海峡。——译注

“我想他们不会再询问你了。你的证词是那么无足轻重！你看见报纸上只是稍微提了一下……只是，有关杜尔卢斯基……这个人，他们总也找不到……”

菲律普没有回答。他听她说话了吗？他用他的那根拐杖动作迅猛地打掉歪向路边的那些风铃草、欧百里香、龙胆和当归的花朵。玛特回想起来了，这同一种行为，他曾要求过他的儿子们不要去做。

在到达山口之前，他们通过一条冷杉盘根错节的小径向上拐向树林。他们一个接一个上去。玛特走在菲律普和苏珊娜前面。走到半路上时，小路突然拐了一个弯儿。玛特一消失，菲律普就感觉到苏珊娜的手握住了他的手，把他拉住了。

他停了下来。她立即走到他的身边。

“菲律普，您愁眉不展……这不会是因为我吧？”

“不是。”他坦然承认。

“我早就知道了，”她说道，并不觉得苦涩，“这三天来，发生了那么多事情！……我在您的心目中已经无足轻重。”

他没有抗议，因为这是真的。他很思念她，但却是以一种过路的方式，就像对一个人人们喜爱、渴望但却没有时间去想的女人一样。他甚至都不去分析他的感情。所有这一切都融进了他所遭受的所有痛苦之中。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您，苏珊娜。”他说道。

“我知道，菲律普。我也不会，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您……只是，我一直想把这一点告诉您，带给您一点点快乐……菲律普，我向您保证我会继续过我的生活……重新开始……在我的身上发生了我对您说过的事……我再也没有勇气了，现在我拥有……我拥有这份回忆……您给我整个人生带来了幸福……我将会成为一个我曾经没能做到的……忠贞的女人……我向您发誓，菲律普，做一个好妻子……”

他明白她将要结婚，他为此感到痛苦。但他看了看她的嘴唇、光光的脖颈和她整个秀色可餐、令人渴望的样子后，温柔地对她说道：

“谢谢您，苏珊娜……这是您的爱情的最好的证明……谢谢您……”

她接着又对他说道：

“而且，您知道的，菲律普，我不希望看到我的父亲为我而痛苦……我清楚地感觉到他曾经是那样的不幸……那天早晨，如果说我担心玛特发现了真相，那是因为他。”

“什么也不用怕，苏珊娜。”

“不用怕，是不是？”她说道，“没有危险了……可是，这场调查……如果您是被迫承认的话……”

“噢！苏珊娜，您怎么能相信呢？”

他们的目光充满爱意地交织在一起，他们的手也紧握在一起。菲律普想说一些充满柔情的话语，特别想说他多么希望她过得幸福。但是他的嘴边只有爱的话语，他不想……

她微微一笑，睫毛上有一颗泪珠在闪烁。她期期艾艾地说道：

“我爱您……我会永远爱您。”

说完，她松开了手。

玛特往后走了几步，看见他们俩站在一起，一动不动。

在阿尔伯恩小路的拐弯处，他们看见一大群记者和好奇的人聚集在六个

警察后面。这整条路直到圣埃洛夫的斜坡都像这样被封锁了。路的右边每隔一段距离也三三两两地站着德国警察。

他们到达高地。这是一个空旷的圆形空地，地面几乎是溜平的，四周围着一圈百年大树，就像教堂的圆柱一样。那条路在中立区有两米宽，从中间穿过。

西边是法国国界标，非常简单，用黑铁铸成，上面像公路里程标一样竖着一块方向牌。

东边是德国国界标，是用木块做成的，漆成黑白相间的螺旋形，顶上有一块徽章牌，写着“德意志帝国”几个字。

他们为了这次双重调查，支起了两个军用帐篷，中间有八十到一百步的间隔。帐篷上面，飘扬着各自国家的旗帜。帐篷旁边有两名士兵站岗：一名是德国步兵，戴着头盔，帽带扣在颌下；另一名是法国阿尔卑斯山猎步兵，头戴贝雷帽，绑着护腿套——两个人身边都立着武器。

离他们不远，在圆形空地的两边有两个设在大树之间的小营房——一个营房是法国士兵的，另一个营房是德国士兵的。军官也形成两组。

透过树枝，可以分辨出雾霭中的法国和德国地平线。

“你看，玛特，你看，”菲律普嗫嚅道，他的心因为激动抽得紧紧的。“……这是不是很可怕？”

“是的，是的。”她说道。

这时，一个年轻人朝他们走来，腋下夹着一个塞满文件的公文包。

“您是菲律普·莫雷斯塔尔先生吗？我是德·特雷邦先生，副部长办公室的随员。勒科尔比埃先生正在与令尊大人会谈，请您耐心等待一下。”

他把菲律普、玛特和苏珊娜一起带到法国营房。在一张长凳上已经坐着沙布勒克斯师傅和布西埃老爹，他们也一样是被传唤到这里的。在营房里，他们能看到整个圆形空地。

“你的脸色多么苍白啊，菲律普！”玛特说道，“有哪里不舒服吗？”

“没有。”他答道，“别管我，我求你了。”

半小时过去了。后来，遮住德国帐篷入口的布帘掀开了，出来了几个人。苏珊娜惊叫了一声。

“爸爸！……你们看……噢！我可怜的爸爸……我要去拥抱他。”

菲律普拉住她，她服从了，她显得非常柔弱。况且，约朗塞转眼不见了，被两名警察带到另一所营房里去了，然后他们把警察威斯立希和他手下的人也带了进去。

不一会儿，法国的帐篷也掀开了，老莫雷斯塔尔走了出来。德·特雷邦先生陪着他，然后又带走了沙布勒克斯和布西埃老爹。所有这些来来回回都像是规则化了一样，在寂静中进行着，只听得到脚步声。

莫雷斯塔尔也同样脸色苍白。菲律普什么话也没问他，玛特便问道：

“你满意吗，爸爸？”

“是的，我们一切从头开始。我就地向他做了所有的解释。我的证词和论据对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印象。这是一个严肃认真的人，做事十分谨慎小心。”

几分钟后，德·特雷邦先生又把沙布勒克斯和布西埃老爹送回来了。沙布勒克斯师傅非常激动，继续抗争着。

“这一回该完了吧？已经是第三次问我了……他们到底想要我怎么样？”

我已经跟你们都说过我当时睡着了……布西埃也一样……是不是，布西埃，我们是不是什么都没看见？”

他突然一把抓住德·特雷邦先生的手臂，用哽噎的声音一字一顿地说道：

“您说说，会不会有战争？啊！不！不能打仗！您能跟您巴黎的那些先生们说说我们不想要打仗吗……啊！不，我已经受够了！战争！那些枪骑兵会把一切都烧光的！……”

他好像吓坏了。他那双枯瘦的手在德·特雷邦先生的手臂下抽搐着，他的那双眼睛闪着怒火。

布西埃老爹摇了摇头，嘟哝道：

“啊！不……那些枪骑兵……那些枪骑兵……”

德·特雷邦先生轻轻地挣脱开，让他们坐了下来。然后，他走到玛特面前：

“勒科尔比埃先生很想见见您，太太，您与菲律普·莫雷斯塔尔先生同时去。他也请莫雷斯塔尔先生再去一趟。”

莫雷斯塔尔父子俩和玛特走了，丢下苏珊娜·约朗塞。

但就在这时，一件奇怪的事发生了，对后来那些事件毫无疑问会产生影响。从德国帐篷里突然钻出威斯立希和他手下的人，后面还有一名穿着军礼服的军官，他穿过圆形空地，走到德·特雷邦面前，通知他阿尔萨斯-洛林总督阁下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将会非常荣幸地同副部长先生面谈片刻。

德·特雷邦先生立即通知勒科尔比埃先生。副部长由德国军官领着，朝大路走去，与此同时，德·特雷邦先生把莫雷斯塔尔一家人带了进去。

帐篷里面的面积比较宽，摆着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桌子上面放着这桩案件的卷宗。打开的那一页上还能看见沙布勒克斯不熟练的签名和布西埃老爹在上面画的叉叉。

他们刚坐定，一阵说话声就引起了他们的注意，透过半掀开的门帘，他们看见一个穿着将军服的人，他身材高挑，非常瘦削，那副神态看上去就像落入圈套里的鸟，但他身着一件黑色长礼服，显得气度不凡。他把手放在军刀的手柄上，由副部长陪着，在那条路上大步走着。

莫雷斯塔尔低声说道：

“那是阿尔萨斯-洛林总督……他们已经会过面，那是在一个钟头以前。”

他们俩在高地尽头消失不见了，接着又返回头。这一次，他们无疑是受德国军官的妨碍，仅在法国领土上往前走了几步。

他们的谈话有一些传进了莫雷斯塔尔的耳朵。然后，这两个对话者停了下来。莫雷斯塔尔清楚地听见了总督的说话声：

“部长先生，我的结论与您的完全不同，因为参加这次拘捕的所有警察一致声称拘捕发生在德国领土上。”

“约朗塞特派员和莫雷斯塔尔先生，”勒科尔比埃先生反驳道，“证实的则恰恰相反。”

“他们只有自己能证实。”

“菲律普·莫雷斯塔尔先生记下了士兵波费尔德的证词。”

“士兵波费尔德叛逃了，”总督激烈地反驳道，“他的证词无效。”

谈话中断了。稍后，德国总督字斟句酌、慢条斯理地说道：

“这样的话，部长先生，由于任何外国证词都不支持两种相互矛盾的说

法中的这一方或那一方，我找不到任何理由允许我摧毁德国方面的全部调查所得出的结论。这是我今晚要跟皇帝说的话。”

他鞠了一躬。勒科尔比埃先生摘掉帽子，犹豫了片刻，然后说道：

“再说一点，阁下。在离开这里之前……我想最后一次把莫雷斯塔尔一家人集中在一起。阁下，如果可能的话，我请求您让约朗塞特派员参加这次聚会。我以我的名誉向您担保。”

总督显得左右为难。这种事很显然超出了他的职权范围。然而，他语气明确地说道：

“部长先生，但愿这能如您所愿。约朗塞特派员在这里，听您的支配。”

他突然并紧脚跟，把手举到头盔边，行了个军礼。

事情就这么了结了。

德国总督穿过边境。勒科尔比埃看着他远去，沉思了片刻，然后向法国帐篷走过来。

莫雷斯塔尔也在场使他吃了一惊。但他做了一个手势，仿佛这种偶然无论如何并不是为了使他不高兴。他对德·特雷邦先生说道：

“你都听见了吗？”

“是的，部长先生。”

“那么，要分秒必争，我亲爱的德·特雷邦。你去山下找我的汽车。去圣埃洛夫打电话给参议院议长，向他正式传达德方的答复。十万火急。也许还可以采取一些紧急措施……在靠近边境的地方……”

他说最后的那几句话时，观察着莫雷斯塔尔父子俩，把声音压得很低。然后，他随德·特雷邦先生一起出了帐篷，陪他一直走到法国营房。

他走之后出现了一阵漫长的寂静。菲律普握紧两拳，结结巴巴地说道：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他转身对他的父亲说道：

“你对你所确认的……对那个确切地点，是不是非常有把握？”

莫雷斯塔尔耸了耸肩膀。

菲律普坚持说道：

“那是在晚上……很有可能出错。”

“不会的，不会的，我跟你说不会的……”莫雷斯塔尔生气地说道，“我不会弄错……你真让我心烦……”

玛特想打圆场：

“喂，菲律普……你父亲习惯……”

可菲律普粗暴地抓住了她的胳膊：

“你闭嘴……我不允许你……难道你知道情况吗？……你多管什么闲事？”

他突然打住了，仿佛他为自己生气而感到羞耻一样。然后，他有气无力地喃喃道：

“请你原谅，玛特……还有你，爸爸，原谅我……我请求你们，原谅我……在某些情况下，大家必须原谅可能造成的所有痛苦。”

看着他痉挛的面孔，你会以为他都要哭出来了，就像一个忍住泪水但力量用尽了的孩子一样。

莫雷斯塔尔用困惑的目光看着他。他的妻子则偷偷地观察着他，感到一阵恐惧向她袭来，如同一场巨大的不幸来临一样。

这时，帐篷帘儿又一次掀开了。勒科尔比埃先生走了进来。约朗塞特派员由德国警察带着，也跟着进来了。

约朗塞朝莫雷斯塔尔点了一下头，说道：

“苏珊娜呢？”

“她很好。”玛特回答道。

与此同时，勒科尔比埃也坐了下来，翻着卷宗。

他三角形的面孔，下巴上长着一撮山羊胡子，嘴巴四周刮得光溜溜的，面色发黄，再加上一身黑色的服装，看上去就像个严肃的牧师。有人设想，若是在大革命时代，他保准是罗伯斯比尔或圣茹斯特。他的目光非常友好，甚至充满爱意，这样一来又推翻了上述的假设。实际上，这是一个正直的人，对责任过度地充满感情使他显得很严谨。

他合上卷宗，想了很长时间。他的嘴巴发出一些哑音音节。很显然，他在组织词句。然后，他用一种使人动情的知心朋友的语气这样说道：

“我再过一个小时就要离开这里了。我准备在火车上根据这些笔记，以及你们已经提供或将要提供的个人证词，草拟一个报告。晚上九点钟，我去参议院议长家里。九点半钟，参议院议长在议会上发言，他将根据我的报告中的措辞发言。这就是我首先想跟你们说的。现在，你们应该了解了德国的答复，你们应该了解你们每一句话至关重要的无法挽回的重要性。至于我，我知道自己肩负的重担的全部分量，我想在你们的证词后面，在你们本人之外看看是不是有些你们未曾注意到的细节，这些细节可以摧毁你们的证词，建立起很可怕的事实。我想找到的，我坦诚地告诉你们，是你们这一方的疑问和矛盾的地方。我想找到它……”

他犹豫了一下，然后用更为低沉的声音说道：

“我几乎希望它出现。”

寂静笼罩着莫雷斯塔尔一家人。他们每个人都克制着内心的激动。突然上升到有任务指派给他们的水平，每个人都准备骄傲地、无目的地、不顾艰难险阻地完成这项任务。

勒科尔比埃先生接着说道：

“莫雷斯塔尔先生，这是您的证词。我最后一次请您向我肯定这是确切的完整的事实。”

“我肯定，部长先生。”

“可是，威斯立希和他手下的人都宣称拘捕发生在德国领土上。”

“这里的平地很宽阔，”莫雷斯塔尔说道，“这条划界限的路弯来弯去……对外地人来说，有可能出错。但对我们，对我，是不会出错的。我们是在法国国土上被捕的。”

“您以您的名誉证明这一点吗？”

“我以我的妻子和儿子的脑袋发誓。我在上帝面前发誓。”

勒科尔比埃转身问特派员：

“约朗塞先生，您认可这个证词吗？”

“我完全全认可我的朋友莫雷斯塔尔的每一句话，”特派员说道，“这些话说的全是事实。我以我女儿的脑袋发誓。”

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领袖，在热月政变中被捕并被处死。——译注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家、理论家，著有《大革命的精神以及法国宪法》等。——译注

“那些警察也发过这么庄严的誓言。”勒科尔比埃说道。

“那些警察这么做证对他们有好处。他们这样做可以掩盖他们所犯的错误。我们，我们没犯任何错误。如果我们意外地在德国土地上被逮捕，那么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阻止莫雷斯塔尔和我去承认它。莫雷斯塔尔是自由的，什么都不怕。我虽是囚犯，我也不怎么害怕。”

“这也是受法国政府支持的想法。”副部长说道，“此外，我们还有一份证词。您的那一份，菲律普·莫雷斯塔尔先生。这份证词过于含糊，政府不想正式考虑。我们似乎觉得，第二次的证词比第一次的更模棱两可。可是，尽管这样，它在我的眼里还是具有独特的价值，因为它证实了另外两份证词。菲律普·莫雷斯塔尔先生，您一丝不苟地维持您的证词吗？”

菲律普站起身，看着他的父亲，推开快步走到他身边的玛特，低声回答道：

“不，部长先生。”

七

这件事来得太突然了。莫雷斯塔尔和菲律普之间的斗争当场具体化了。前几天的那些事件已经为这场斗争做好了准备：从第一句话开始，父子俩就针锋相对，像两个不可调和的敌人一样，父亲性格狂暴、咄咄逼人，儿子则提心吊胆、痛苦不堪，但他坚强不屈。

勒科尔比埃马上就感觉到斗争场面将会出现。他走出帐篷，命令哨兵走远，确信那些德国人听不见这里的哇哇大叫声并小心翼翼地关好门帘，然后回到原来的座位上。

“你疯了！你疯了！”莫雷斯塔尔走到儿子身边说道，“你怎么敢这样？”

约朗塞也说道：

“唉呀！菲律普……这不是真的……你不会否认的……”

勒科尔比埃命令他们安静下来，然后向菲律普说道：

“你解释一下，先生。我听不懂。”

菲律普又一次看了看他的父亲，用努力稳定住的声音说道：

“部长先生，我是说我的证词的某些措辞不太确切，我有责任修正它们。”

“说出来，先生。”副部长有些冷淡地吩咐道。

菲律普没有犹豫，在气得发抖的老莫雷斯塔尔面前，他仿佛急急忙忙想把话说完一样，开始说道：

“首先，士兵波费尔德说的那些事没有我后来说出来的那么明确。他的话很含糊，不很连贯。”

“怎么！可你的声明是明确的……”

“部长先生，当我第一次在预审法官面前做证的时候，我正好受我父亲被逮捕的影响。我受了他的影响。我似乎觉得，如果拘捕发生在德国领土上，这个事件就会没完没了。于是，在叙述士兵波费尔德的遗言的同时，我无心地不知不觉地按我自己的意愿将它们阐述了一番。后来，我明白了我的错误。我现在更正它。”

他没有往下说。副部长翻着菲律普的卷宗，无疑又看了一遍菲律普的证词，然后问道：

“有关士兵波费尔德的事，你没有任何要补充的吗？”

菲律普两腿都好像站不稳了，勒科尔比埃只好请他坐下。

他服从了，克制着自己，字斟句酌地说道：

“有。在这一点上，我必须揭露一件对我来说很沉重的情况。我父亲很显然对此未加注意，但在我看来……”

“你想说什么？”莫雷斯塔尔喊道。

“噢！爸爸，我求你了，”菲律普双手合掌，哀求道，“我们来这里不是为了争吵，也不是接受审判，而是为了履行我们的义务和责任。我的义务和责任是可怕的。不要让我气馁。如果有必要的话，事后你再定我的罪。”

“我已经给你定罪了，我的儿子。”

勒科尔比埃做了一个专横的手势，然后，他用更加粗暴的声音重复道：

“说出来，菲律普·莫雷斯塔尔先生。”

菲律普急切地说道：

“部长先生，士兵波费尔德与边境这边有联系。他的出逃是早有准备的，

受人支持的。他知道他应该走的那条安全小路。”

“他是从什么人那里知道的？”

菲律普低下头，垂下眼帘嗫嚅道：

“从我父亲这里。”

“这不是真的！”老莫雷斯塔尔大声说道，他的脸气得通红，“这不是真的！我！我会准备过……我！……”

“这是我从士兵波费尔德的衣兜里发现的纸条，”菲律普递给勒科尔比埃一张纸条时说道，“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出逃的路线图，标有那名逃兵必须走的那条路，他越境时为逃过哨兵的眼睛必须经过的确切地点。”

“你说什么呀？你竟敢说些什么呀！我和那个可怜虫会有联系吗！”

“‘阿尔伯恩小路’这几个字是你的笔迹，爸爸。而且，这名逃兵也是经过阿尔伯恩小路到达法国的。这张纸是从你的信纸上撕下来的。”

莫雷斯塔尔跳了起来：

“你是在那个纸篓里找到它的，被撕坏、揉皱过！你竟干这种勾当，你，我的儿子！你真的应该感到耻辱……”

“噢！爸爸。”

“不是你，那又是谁呢？你回答呀。”

“是士兵波费尔德临死之前交给我的。”

莫雷斯塔尔站了起来，面朝菲律普，两臂环抱在胸前，与其说是对他儿子的指控进行辩护，还不如说是在质问一名犯人。

菲律普惊恐地看着他。他偷偷地留意他的每一次打击、每一句话在他父亲脸上留下的伤痕。老人的太阳穴涨得通红，使他深受震惊。他惊慌失措地看见他的眼白上布满血丝。他仿佛觉得父亲就像一棵已经被斧头砍到树心最里面的大树，每时每刻都会轰然而倒。

副部长看了看菲律普递过来的那张纸，又问道：

“不管怎样，莫雷斯塔尔先生，这些杠杠都是你画的吗？”

“是的，部长先生。我已经讲过杜尔卢斯基那家伙在我身上尝试过的手段以及我是如何回复的。”

“这家伙是第一次尝试吗？”

“是第一次。”莫雷斯塔尔令人难以察觉地犹豫了一下后说道。

“那么，这张纸是怎么回事？……这些杠杠呢？……”

“这些杠杠是我与他谈话时画的。我三思后，又把它扔了。我现在知道了杜尔卢斯基趁我转背时又把它捡了起来，用它来实施他的计划。如果那些警察在那名逃兵身上搜到这张纸条，它就成了我犯罪的证据。至少，别人会这么想……就像我的儿子一样。我希望，部长先生，您不会这么认为。”

勒科尔比埃思索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他看了看材料后，说道：

“两国政府达成一致意见，对所有与士兵波费尔德出逃、杜尔卢斯基的角色以及对法国特派员同谋罪的指控、对莫雷斯塔尔先生您的指控有关的事都不予争论。这都是些使德国法庭显得更加突出的司法程序问题。我被授权做的唯一事情是明确拘捕是否发生在法国领土上。我的使命非常严格。我不想背离它。菲律普·莫雷斯塔尔先生，我请您告诉我，或者不如说向我证实您对这一点有何了解。”

“我对此一无所知。”

真是荒唐。莫雷斯塔尔狼狈不堪，甚至没想到要进行抗议。很显然，他

看他的儿子就好像他得了疯人病一样。

“您一无所知？”副部长说道，他看不大明白菲律普的目的。“可是，您声称您曾听见了约朗塞先生的叫喊：‘我们是在法国……他们拘捕法国特派员……’”

“我没有听见。”

“怎么！怎么！可您当时在后面三百步远的地方……”

“我不在那里。我在大橡树十字路口就与我父亲分手了，我们分手后发生的事情我什么也没听见。”

“那么，您为什么要说相反的话呢，先生？”

“我再说一遍，部长先生，当时我父亲一逃回来，我马上就明白我们在预审法官面前说的最初的那些话至关重要。我原以为，只要支持我父亲的供词，我便能帮他摆脱那些事情。今天，面对无法逃避的事实，我又回到那单纯的朴素的真相上。”

他的回答清晰、迅速。毫无疑问，他沿着一条事先就已设计好的路线走，什么也不能使他偏离。

莫雷斯塔尔和约朗塞惊恐地听着他的每一句话。

玛特一动不动，两眼盯着她的丈夫，一言不发。

勒科尔比埃得出结论：

“这也就是说您不想承担这方面的责任。”

“我对我做过的所有事负责。”

“可您退出了争论。”

“与我有关的，是的。”

“那么我必须取消您的证词，维持莫雷斯塔尔先生不可动摇的断定，对不对？”

菲律普缄默不语。

“嗯！什么呀！”莫雷斯塔尔喊道，“你不回答吗？”

在老人的声音里仿佛夹杂着哀求和对菲律普美好感情的绝望呼唤。他不幸地看见自己的儿子，他的孩子，遭受如此精神错乱的折磨，他几乎要大发雷霆了。

“对不对？”他重新和气地问道，“部长先生能够而且必须维持我的证词，对不对？”

“不。”菲律普执拗地说道。

莫雷斯塔尔浑身颤栗。

“不，可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回答？为什么？”

“因为，爸爸，假如你的证词的性质没有改变，你三天来的态度也能证明你的话中有一些保留和犹豫的成分。”

“你从何而知？”莫雷斯塔尔问道。他全身发抖，但还能控制自己……

“你不能绝对肯定。”

“你从何而知？指控别人，先要拿出证据来。”

“我没有指控，我只是试图把我的感觉明确地表述出来。”

“你的感觉！与这些事实摆在一起，它又有什么价值呢？我所说出来的全都是事实。”

“是些被你阐述过的事实，爸爸。但你对此不能肯定。是的，你不能肯定！你还记得吗，那天早晨，也就是星期五早晨，我们返回这里，当你再次

让我看你们走过的那条路时，你是这么喊的：‘我要是错了就好了！我要是改道向右边走就好了！我要是弄错了就好了！’”

“这是夸大了的顾虑！我所有的行为、所有的想法都恰恰相反……”

“没有什么好想的！甚至没有必要回到这条路上来！如果你回来了，那是因为有一个疑问使你苦恼。”

“我没有丝毫的疑问。”

“你以为没有疑问，爸爸！你盲目地相信你是正确的，你相信这一点，因为你看不明白。你的身上有一种感情统治着你所有的思想，所有的行为……一种令人赞叹的使你显得伟大的感情，那就是对法兰西的热爱。在你看来，法国有理由不顾一切，也不顾众人反对，因为犯错误对它来说是一种耻辱。你就是在这种精神状态下在预审法官面前做证的。正是这种精神状态，部长先生，我请求您考虑。”

“你呀，”老莫雷斯塔尔最后暴跳如雷地大声说道，“我指控你受不知是什么样的对抗你父亲、对抗你的祖国的罪恶感情的驱使，受不知是什么样的可耻思想的驱使……”

“我的思想与此无关……”

“我猜想你的思想是你的行为和你精神错乱的原因。如果说我对法国倾注了过多的爱，你则过多地忘记了你对它所承担的义务。”

“我爱它跟你一样多，爸爸，”菲律普激烈地说道，“也许比你更爱它！当我想到它曾经是、现在还是那么美丽、那么睿智、那么高尚、那么因其优雅和真诚而令人崇敬的时候，这是一种有时能让我感动得流泪的爱！我爱它，因为它是所有伟大思想的发祥地。我爱它，因为它的语言是最清晰、最高贵的。我爱它，因为它总是冒着跌断腰身的危险走在最前面，还因为它一边前进一边引吭高歌，那么欢快、敏捷、充满活力，总是充满希望和幻想，因为它是世界的微笑……但我并不觉得假如承认它有一名警察在离边境线二十米远的右边被拘捕的话，它会因此而逊色。”

“如果这不是真的，那为什么要承认它！”莫雷斯塔尔说道。

“为什么不承认呢，如果由此可以导致和平的话？”菲律普回敬道。

“和平！这是一个多么懦弱的大词啊！”莫雷斯塔尔讥笑道，“和平！你也一样，你也被时下的理论毒害至深！以耻辱为代价换取和平，是不是？”

“以自尊心的微不足道的牺牲为代价。”

“这是丢脸的行为。”

“不！不！”菲律普激情洋溢地反驳道，“在这些微不足道的问题上站起来是一个民族的美德。法国配得上有这种美德。在你的不知不觉中，爸爸，四十年来，自从那个可恶的日子以来，自从那场该诅咒的战争以来，战争的回忆萦绕在你的心头，让你看不见所有的现实，而就在这时，另一个法兰西诞生了，它的目光转向了别的现实，这是一个想摆脱艰难的去、放弃从前的野蛮行为留下的一切、解除流血和战争的律法的法兰西。它暂且还不能这样，但它正以它所有的年轻的热情和所有的日益增强的信心走向这个目标。十年以来，已经有两次了——在非洲的中心，面对英国；在摩洛哥海岸，面对德国——两次，它都控制住了它古老、野蛮的本性。”

“充满耻辱的回忆，所有的法国人都会为此而脸红！”

“这是光荣的回忆，我们应该为自己感到自豪！有朝一日，这将会成为我们时代的最美丽的篇章，这些岁月将会抹去那个可恶的日子的。这才是真正的复仇！但愿一个从来没有害怕过的民族，一个总在它的历史的悲惨时刻按照古老的野蛮的方式手持利剑解决争端的民族，但愿这样一个民族上升到一个美丽而聪明的民族，我认为这才是它最美丽的光荣称号。”

“一派胡言！一派胡言！这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也要争取和平的论调，这就是你要向我建议的谎言。”

“不，这是我请你承认的可能的事实，尽管他对你来说可能是那么残酷。”

“可事实，”莫雷斯塔尔挥动着双臂，大声喊道，“你是知道的。你已经发过三次誓！你用你的名字签过三次字！那就是我们受攻击的那天夜里你耳闻目睹的事实。”

“我不知道，”菲律普语气坚决地说道，“我不在那里。我没有参与你们的劫持事件。我没有听见约朗塞的叫喊声。我以我的名誉发誓。我以我的孩子们的脑袋发誓。我当时不在那里。”

“那么，你当时在哪里？”玛特问道。

八

短短的一句问话，简洁得可怕，一下子就将两个对手拉开了。

他们父子俩受各自信念的冲击，将争论扩大到一场唇枪舌战，每个人都激烈地为自己的宝贵思想而斗争。勒科尔比埃没有打断这场争论，他猜想，到最后从这些无聊的话中总会迸出一些未曾预料到的火光来。

玛特短短的一句话使这片火光出现了。勒科尔比埃从一开始就注意到这位少妇的奇怪态度，她的沉默不语，她那像是要探测菲律普·莫雷斯塔尔的灵魂的焦灼的目光。一听见她的语调，他就明白了这个问题的全部价值。再也不会出现空洞无物的长篇大论和滔滔不绝的思想理论了！问题再也不是要弄清楚父亲和儿子，哪一个想得正确一些，哪一个对自己的国家更忠心耿耿一些。

只有一点很重要，玛特用一种不容置疑的方式指出了这一点。

菲律普被问得狼狈不堪。在沉思默想的过程中，他预先考虑过所有的问题，所有的假设、所有的难题，简而言之，他考虑过他下定决心所做的这一行为的所有结果。可他不知道玛特会参与这个最重要的谈话，他又如何能预料到这一点呢？在勒科尔比埃面前，在他的父亲面前，就算他们想到了这个细节，他也可以随便找个什么借口搪塞过去。可在玛特面前怎么办呢？……

从这一刻起，他已经看到事情正在酝酿可怕的结局。他出了一身冷汗。他早就应该勇敢地面对危险，积累一些理由，以防出现自相矛盾。他脸涨得通红，结结巴巴说不出话。他已经被逮住了。

莫雷斯塔尔重新坐下来。勒科尔比埃无动于衷地等待着。玛特在这片沉寂的气氛中脸色苍白，声音缓慢，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咬得很清楚地说道：

“部长先生，我指控我的丈夫做伪证、撒谎。现在，他又收回前两次的证词，同事实唱反调，同他了解的事实……是的，他知道，我可以肯定。通过他对我说的一切，通过我所知道的一切，我发誓他从来没有怀疑过他父亲的话。我发誓他也参与了袭击事件。”

“那么，”勒科尔比埃问道，“为什么菲律普·莫雷斯塔尔先生现在要这样做呢？”

“部长先生，”少妇宣布，“我丈夫是那本名叫《毕竟是和平》的小册子的作者。”

这件事的泄露就像产生了戏剧效果一样，勒科尔比埃跳了起来。特派员一脸的愤怒。至于老莫雷斯塔尔，他想站起来，但他立即又摇摇晃晃跌坐在了椅子上。他再也没有力量了，他的怒火已经让位给了无边的绝望。他就是得知菲律普的死讯也不会这么绝望的。

玛特重复道：

“我丈夫是那本名叫《毕竟是和平》的小册子的作者。出于对他的思想的热爱，为了与他那深深的信仰，与他的观念在他身上激起的狂热的信仰相一致，我的丈夫有可能……”

勒科尔比埃暗示道：

“有可能撒谎吗？”

“是的，”她说道，“一个伪证在他极力避免的大灾大难面前只会显得毫无意义，唯有他的意识支配他的责任。不是真的吗，菲律普？”

他严肃地回答道：

“那当然。在我们所处的情况下，当两个民族为了可悲的自尊心问题而互相对抗的时候，我是不会在对我来说是责任的谎言面前退缩的。但我没有必要求助于这个方法。我知道什么是事实。我当时不在那里。”

“那么，你在哪里？”玛特再一次问道。

这个短短的句子再一次无情地回响着。但这一次，玛特说出来时，语气里充满敌意，她的手势也强调了这句话的全部重要性。与此同时，她又用问题紧逼他，补充说道：

“你早晨几点钟才回家。你的床没有动过。因此，你没有在老磨坊睡觉。你是在哪里过夜的？”

“我在找我的爸爸。”

“你早晨五点钟才从士兵波费尔德那里得知你父亲被劫持的消息。所以，你只是到了早晨五点钟才开始寻找你爸爸的。”

“是的。”

“可那时，你还没有回老磨坊，因为，我再重复一遍，你的床没有动过。”

“是的。”

“那么，你是从哪里回来的？从晚上十一点钟你离开你父亲的那一时刻起，到早晨五点钟你得知他被劫持的那一时刻，你一直在做什么？”

她的问话很紧凑，逻辑性无可置疑，没有任何漏洞可以让菲律普逃脱。他感到没有希望了。

有一刻，他差一点儿打退堂鼓，差一点儿大声喊道：

“好了，是的，我是在那儿。我什么都听见了。我父亲说的有道理。应该相信他的话……”

但像菲律普这种誓不妥协的男人必须拼命抵抗。再说，他怎么能背叛苏珊娜呢？

他双臂抱在胸前，嗫嚅道：

“我没有什么要说的。”

玛特扑向他，突然抛开了她那控诉人的角色，惊恐不安地喊道：

“你没有什么要说的？这可能吗？噢！菲律普，我求你了，说出来吧……承认你在撒谎，承认你当时在场……我求你了……我产生了一些可怕的想法……有许多事情发生……让我觉得奇怪……现在却困扰着我……这不是真的，是不是？”

他以为在这种突如其来的困境中看见了解放。他的妻子解除了武装，他的妻子被迫因为一个他会改变的口供而闭上嘴巴，他的妻子成了他的帮凶，会拯救他，而不再攻击他。

“你必须闭嘴，”他命令道，“你的个人忧伤必须抹去……”

“你说什么？”

“闭嘴，玛特，你所要求的解释，我们会有的，但你现在应该闭嘴。”

这是一种愚蠢的无用的行为。像所有充满爱情的女人一样，玛特只会为这种不明不白的招供感到痛苦。痛苦使她勃然大怒。

“不，菲律普，我不会闭嘴的……我想知道你所有的话中包含什么意义……你没有权利找个托辞溜掉……我要求你马上做出解释。”

她站了起来，面向她的丈夫，动作生硬、吐字清楚地说着这一番话。由于他没有回答，勒科尔比埃便接过话茬儿说道：

“菲律普·莫雷斯塔尔太太说的有道理，先生。您必须做出解释，不是

为她——这是你们之间的事情，而是为我，为了让我的调查结果真相大白。从一开始起，您就按照事先拟好的某种计划行事，这是很容易识别出来的。您否认前面的证词后，又试图推翻你父亲的证词。这个我一直在您的回答里寻找的疑问，您在使您父亲的证词变得可疑的同时竭力引起我的注意，而且是想方设法。我有权询问这些方法里面是不是有谎言——这话不是我说的，先生，而是您的妻子——还有您对您的思想的爱是不是超过对事实真相的爱。”

“我说的是事实，部长先生。”

“那么，证明它。您现在做的是伪证，还是前面两次？我怎么才能知道？我必须明确。否则，我将继续维持一个从没改口的证人的证词。”

“我父亲是错的……我父亲是幻想的牺牲品……”

“如果拿不出相反的证据，先生，您的指控就没有任何价值。只有在您做出不容置疑的明确的表示时，您的指控才具有价值。然而，只有一样东西才具有这种不容置疑的性质，而您却拒绝向我提供……”

“可是……”

“我跟您说，先生，”勒科尔比埃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另外还有问题要解决。要么，敌人入侵时，您在边境附近，听见了约朗塞先生的抗议声，在这种情况下，您前面的两次证词和莫雷斯塔尔先生的证词都保留它们全部的重要性；要么，您不在那里，在这种情况下，您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向我证明您在哪里。这很容易，您当时在哪里？”

菲律普进行反抗，大声回答那些折磨他的想法：

“啊！不……不……哎呀，逼我是不可能的……哎呀，说什么呀！这真可怕……”

他仿佛觉得有一个存心作恶的鬼怪，四天以来一直在努力按照这样的方式牵制着这些事情，以至于菲律普不得不可怕地指控苏珊娜。

“不能，千万不能，”他气愤地说道，“没有什么力量能把我的束缚住……就当我一整夜都在散步，或者躺在山坡上睡觉好了。就当是你们心里想的那样……但要让我有行动和说话的自由。”

“那么，”副部长拿起卷宗说道，“调查结束了，我相信莫雷斯塔尔的证词。”

“好吧！”菲律普气愤地说道。

他开始在帐篷里兜圈子，几乎是在跑步，就像一头寻找出口的猛兽一样。他会放弃他所奋斗的事业吗？不牢固的障碍碰到激流会被冲垮吗？啊！他会多么高兴地奉献出自己的生命啊！他有一种强烈的预感。他明白，也许是从肉体上明白，当一种伟大的思想激发他们时，那些笑着走向死神的人的牺牲是怎么回事。

但死神是如何处理那些事情的呢？应该说出来，说出对苏珊娜不利的话——无穷无尽的痛苦比死亡更难以忍受——或者听其自然。非此即彼，别无选择。

他走来走去，就像被吞噬他的大火缠住一样。他应该扑在玛特的膝下，请求她的宽恕，或者在勒科尔比埃面前双手合掌？他不知道。他的脑袋都要爆炸了。他懊恼地感觉到他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费功夫，都会反过来把矛头指向他。

他停了下来，说道：

“部长先生，只有您的想法最重要，我想做根本办不到的事情让您的想法与事实相符。我已经全都准备好了，部长先生……准备好一个条件，这就是我们的谈话要秘密进行。当着您的面，您一个人的面，我可以……”

他又一次看见玛特，这个不期而至的敌人出现在他的面前，就像把他当成猎物抓在爪中一样，绝不会放过他，毫不留情，气势汹汹，连最微小的诡计都看在眼里。

“我有权在场！”她喊道，“你必须当着我的面做出解释！你的话只有当我在场时才具有价值……否则，我会否认它，就当它是一个重新编出来的谎言。部长先生，我要您提防一个阴谋诡计……”

勒科尔比埃做了一个赞同的手势，然后他问菲律普：

“有必要吗？先生，一次秘密谈话？不管我多么愿意相信您的知心话，为了证实它没有私下的想法，我也需要您的妻子和您的父亲对此加以核对。不幸的是，听完您自相矛盾的说法之后，那个疑问允许我……”

“部长先生，”菲律普暗示道，“有时候，有些情况……有些不能泄露出去的事情……有些具备那种性质的秘密……”

“你撒谎！你撒谎！”玛特喊道。菲律普的招供使她疯狂。“这不是真的。一个女人，是不是！不……不……啊！我求你了，菲律普……部长先生，我向您发誓他在撒谎……我向您发誓……他会撒下弥天大谎的。他背叛我！爱上另外一个女人！是不是，菲律普，你是不是在撒谎？噢！不要说出来！不要说出来！”

突然，菲律普感觉到有一只手扭住了他的胳膊。他转过身，看见约朗塞特派员脸色煞白，十分可怕，菲律普听见他用低沉的声音一字一顿地说道：

“你想说什么？那人到底是谁？啊！我会逼你回答的，我！”

菲律普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他也看见玛特那张陌生的面孔。他感到很奇怪，因为他心想自己并没有说过那些能引起他们怀疑的话。

“你们都疯了！”他说道，“哎呀，约朗塞先生……哎呀！玛特……发生什么事了？我不知道你们明白了什么……这也许是我的错……我太疲惫了！”

“那人到底是谁？”约朗塞重复道。他气得直发抖。

“老实交待吧！”玛特强烈要求道。她用她全部的憎恨把他逼得走投无路。

菲律普注意到她身后的老莫雷斯塔尔被击垮倒在椅子上，仿佛他遭受打击后无法复原一样。这是菲律普的第一个牺牲品，这个老头子。他会牺牲另外那两个吗？他跳了起来：

“够了！够了！所有这一切都让人讨厌……我们之间发生了一场可怕的误会……我所说的一切只会加深误解……稍后，我们再做解释，我向你保证，约朗塞先生……你也一样，玛特，我向你发誓……你会明白你是错的。我们都闭上嘴巴，我求你们了……我们已经互相折磨够了。”

他显得那么坚决，致使约朗塞犹豫不决，玛特也发生了动摇。他说的是真的吗？这只不过是个使他们不和的误会吗？

勒科尔比埃猜到了这场悲剧，轮到他上场向菲律普发起进攻了。他对菲律普说道：

“这样的话，先生，我必须放弃您向我指出的这一点的全部解释吗？这是不是你结束争论的最后的態度？”

“是的。”他坚决地回答道。

“不，”玛特抗议道。她不知疲倦地再次发起进攻。“不，这还没完，部长先生，不能就这么了结。不管我的丈夫愿意与否，他说了一些话，我们都理解成同一个意思。如果有误会的话，现在就要让它消除掉。只有一个人能消除它。这个人也在这里。我请求把她带过来。”

“我不知道你想说什么。”菲律普结结巴巴地说道。

“不，你知道，菲律普。你知道我指的是谁，知道给予我这种权利的所有证据是什么……”

“闭嘴，玛特。”菲律普怒气冲冲地喝斥道。

“那么，坦白吧。否则，我发誓……”

约朗塞先生的目光里没有了威胁。约朗塞不知道苏珊娜也在野狼高地，所以他看不明白，菲律普的不慎所引起的他的怀疑渐渐消除。最后关头，在即将提出无法挽回的指控的时候，玛特犹豫了。她的仇恨在父亲的痛苦面前化解了。

而且，就在这时，出现了一个牵制进攻的机会，就像给不可缓和的争论带来的休战一样。勒科尔比埃突然站起来，拉开了门帘。他们听见外面传来的一阵急速的脚步声。

“啊！你回来了，德·特雷邦。”

他几乎是跑着迎向那个年轻人，然后急不可耐地问了一些问题。

“你同参议院议长联系过了吗？他跟你说了些什么？”

德·特雷邦先生走进帐篷。但是，当他瞅见莫雷斯塔尔一家人后，便转身往回走。

“部长先生，我看最好是……”

“没关系的，没关系的，德·特雷邦。这里没有人妨碍……相反……哎呀，有什么事？是坏消息吗？”

“非常坏，部长先生。柏林的法国大使馆被烧了……”

“噢！”勒科尔比埃说道，“没有人保卫它吗？”

“有的，但部队被人群包围住了。”

“还有呢？”

“德国调遣了边境的兵团。”

“那么，巴黎呢？巴黎呢？”

“骚乱……大马路被挤得水泄不通……现在，巴黎保安警察负责疏散波旁宫里的人。”

“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战争。”

这两个字像丧钟一样回荡着。几秒钟后，勒科尔比埃问道：

“就这些吗？”

“参议院议长焦急地等待着您回去。‘请他不要浪费一分钟，’他对我说，‘他的报告可能会让我们获救。这是我最后一发子弹了。如果它打不响，我也哑口无言了。’他还补充说了一句：‘还有，这不会太迟吧？’”

在帐篷罩住的小小空间里，在桌子周围，最残酷的悲剧在这里把这些由最忠诚的爱连在一起的高等动物一一推向你死我活的较量，出现在这里的寂静真的是悲剧性的。他们每个人都忘记了自己的特殊痛苦，只想到了明天的恐怖。那两个可怖的字眼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回响。

勒科尔比埃做了一个绝望的手势：

“他的最后一发子弹！是的，要是我的报告允许他退却就好了！可是……”

他看着老莫雷斯塔尔，仿佛希望他突然临阵脱逃。有什么用呢？就算赶在老莫雷斯塔尔前面削弱他的证词，这誓不妥协的老头子也是能揭穿这个尽人皆知的谎言的。到那时，政府能采取什么含混不清的姿态呢？

“好吧，”他说道，“听天由命吧！我们做了根本办不到的事。我亲爱的德·特雷邦，汽车停在十字路口吗？”

“是的，部长先生。”

“你拿好材料，我们马上就走。我们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去火车站。去那里要不了一小时。”

他拿起帽子和衣服，左右来回地走了几步，然后在菲律普身边停下。这一位，在他看来，也许没有做根本办不到的事情。也许，这一位，还剩下一段要跨越过去。可怎么能知道呢？怎样走进这个神秘的灵魂、解开这个难以解开的谜呢？勒科尔比埃了解这些人，学说宣传捍卫者的一丝气息就能使他们欢欣鼓舞，为了他们的事业，完全可以令人赞叹地献身，几乎超出常人地做出牺牲，但也能做到虚伪、狡猾，有时甚至去犯罪。这个菲律普·莫雷斯塔尔有什么价值呢？他到底在扮演什么角色？他生出个爱情约会的设想是有意的吗，是假的吗？或许真的是英雄主义促使他把真相说出来？

勒科尔比埃慢慢地、若有所思地仿佛受新的希望的驱使，回到座位上，把衣服丢在桌上，坐下来，招呼德·特雷邦先生：

“还要一会儿功夫……放下材料。请你把苏珊娜·约朗塞小姐带到这里来。”

德·特雷邦先生走了出去。

“苏珊娜也在这里吗？”约朗塞用充满焦虑的声音问道，“她刚才就已经来了吗？……”

他没有得到回答，他徒劳地依次留意着他询问过的那些人的面孔。三四分钟过去了，剧中的演员没有一个人做手势。莫雷斯塔尔坐在那里，脑袋歪向胸前。玛特两眼紧盯着帐篷的入口处。至于菲律普，他惊恐地等待着这额外的不幸的降临。大屠杀并没有结束。继他的父亲、他的妻子和约朗塞之后，命运要他自己献身做第四个牺牲品。

勒科尔比埃看着他，不由自主地对他充满了同情，甚至有些可怜他。这时，菲律普的真诚在他看来是绝对的，他真想放弃试验。但是，怀疑占了上风。那个假设是那么荒谬，他感觉到这个人会在他的妻子、父亲甚至约朗塞面前欺骗地指控那个年轻姑娘。而苏珊娜一出现，谎言即变成不可能的事。这个试验是残酷的，但是，无论从什么意义上讲，它都会带来一种不容置疑的确切性，没有这一确切性，勒科尔比埃是不想给这场调查下结论的。

菲律普感到一阵战栗。玛特和约朗塞站起身来。帐篷打开了。苏珊娜走了进来。

突然，她做了一个往后退的动作。从第一眼起，从这些一动不动的人们的神情上，她已经猜到她的女性本能已经预感到的危险。她脸色煞白，没有力气，再也不敢往前挪步。

勒科尔比埃抓住她的手，和蔼地说道：

“请您坐下，小姐。为了弄清楚几个疑点，您的证词可能对我们非常珍

贵。”

只有一张空椅子，就在约朗塞旁边。苏珊娜向前走了几步，看着她的父亲。从圣埃洛夫的那天晚上起，她就再也没见过他。他转过头。她颤抖着坐了下来。

这时，急于完成调查的勒科尔比埃迅速地走近菲律普，对他说道：

“我这是最后一次问您，先生。几分钟后，一切都将不可逆转地结束。这要看您的意愿……”

但他没有说更多的话。他还从来没见过像菲律普这样憔悴的面孔，也从来没见过他抽搐的乱七八糟的脸部轮廓显出的如此充满力量的表情。他明白菲律普已经决定跨越最后一步了。他一言不发地等候着。

实际上，菲律普仿佛也一样，渴望碰到可怕的目标，他说道：

“部长先生，假如我告诉您那天晚上我所呆的确切地点，那我的话对您来说具有无可争辩的价值吗？”

他的声音几乎是平静的。他的眼睛盯住了帐篷的一个固定点，再也不敢从那里移开，因为他担心会碰上玛特或约朗塞或苏珊娜的目光。

勒科尔比埃回答道：

“有无可争辩的价值。”

“我父亲的那些证词会相对减弱吗？”

“是的，因为我应该用一个我再也不能怀疑其真诚的人的话来衡量。”

菲律普沉默了。他的额头上淌着冷汗，他摇摇晃晃，就像一个喝醉酒、快要摔倒的人一样。

勒科尔比埃坚持不懈地说道：

“先生，说吧，不要有什么顾虑。在有些情况下，必须朝前看，要到达的目标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必须使您眼花缭乱。”

菲律普继续说道：

“那么，部长先生，您认为您的报告经这么一改，就能对巴黎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吗？”

“我可以肯定。参议院议长让我隐约看到他的个人想法。此外，我知道他能做什么。如果我的报告结果让他有一些余地，他就会给德国使馆打电话，他会登上主席台让议会以及整个国家面对既成事实。内阁在一片嘘声中倒台，会出现骚乱，但那将会是和平，像您先前所说的那种和平，先生，是一种没有耻辱的和平，以自尊心的微不足道的牺牲为代价，这种和平会使法国强大。”

“是的……是的……”菲律普说道，“但如果太迟了呢？如果我们什么也不能阻止呢？”

“这一点，”勒科尔比埃说道，“不知道……也许确实太迟了……”

这对菲律普来说是最残酷的想法。他的两腮凹陷下去。这几分钟就像长年的疾病一样，仿佛把他变老了。一看见他，就会想起那些原始绘画上的垂死的殉道者的脸部表情。唯有肉体的痛苦才能如此扭曲一副面孔。真的，他那副痛苦的表情就像是有人让他在拷问架上受折磨、用一块烧红的铁块烙他一样。然而，他感觉到他的头脑是清醒的，就像那些哀求着的牺牲者一样，他清楚地明白，经过一系列不可逃避的事实，他在某些时刻——在可怕的条件——也许有能力能为世界免除战争之祸。

他坚强地控制着自己，脸色苍白。他吐字清晰地说道：

“部长先生，我妻子预感到的，你们已经猜到的，的确是事实。星期一、星期二之间的那个晚上，拘捕发生、他们带着两名俘虏去德国的那段时间里，我跟苏珊娜·约朗塞在一起。”

可以说，约朗塞站在他后面，正密切留意他那像人身攻击一样的指控，并毫不延误地给予回击。

“苏珊娜！我的女儿！”他一把抓住菲律普的衣领喊道，“你胆敢说什么，混蛋！”

玛特没有动，就好像是蒙了一佯。老莫雷斯塔尔气愤地发出抗议。菲律普噤声道：

“我说的是事实。”

“你撒谎！你撒谎！”约朗塞吼道，“我女儿是最诚实、最纯洁的！承认你是在撒谎……承认……承认……”

这个可怜的人激动得说不出话来。那些话在他的喉咙里哽住了。他的整个身体都在颤抖，从他的眼里可以看见怒火、想杀人的意念及气愤，尤其是痛苦，人类可怜的无尽的痛苦。

他哀求着，他命令菲律普：

“承认……你在撒谎，是不是？这是为了你的那些思想……是这样的！为了你的思想！你需要一个证据……一个不在现场的证明……于是……”

他向勒科尔比埃求助：

“让我跟他单独在一起，部长先生……他会向我承认他说的是谎言，他这么说是言不由衷的……或者是由于疯狂……我怎么知道？是的，是由于疯狂！她怎么会爱他呢？为什么？从什么时候起？她是你妻子的朋友……哪里会！我了解我的女儿！……回答呀，混蛋……莫雷斯塔尔，我的朋友，你要他回答……要他拿出证据。你，苏珊娜，你为什么朝他的脸上吐唾沫？”

他转身面对苏珊娜。玛特清醒过来，像他一样，冲向那位姑娘。

苏珊娜站在那里摇摇晃晃，目光游移不定、躲躲闪闪。

“好了，说呀！”她父亲咆哮道，“你也不回答吗？哎呀，什么，你对这个谎言也无话可说吗？”

她想说什么，结结巴巴地说了些含混不清的音节，然后又闭上了嘴巴。

菲律普与她那种走投无路的野兽般的目光相遇，她那可怜的眼神在寻求援助。

“你交待！你交待！”约朗塞大声说道。

突然，他冲向她，菲律普就像在噩梦中一样，看见苏珊娜倒下了，被她父亲摇晃着，被玛特粗暴地对待着；玛特也一样，气势汹汹地要求她做无用的交待。

这个场面可怕而又激烈。勒科尔比埃和德·特雷邦先生进行着调解。这时老莫雷斯塔尔挥拳朝菲律普吼道：

“我诅咒你！你罪该万死！放开她，约朗塞。她是个受害者。罪人，是他……是的，你，你，我的儿子！……我诅咒你……我要赶走你……”

老人把手放在胸口上，还嘟囔了一些话，请求约朗塞原谅，答应收养他的女儿，然后转身倒在桌子上，昏了过去……

第三部

—

“夫人！”

“叫什么呀！什么事啊？”莫雷斯塔尔太太被惊醒后问道。

“是我，卡特琳娜。”

“有事就快说呀！”

“有人从镇政府来，夫人……他们要先生……需要进行训练……维克多声称他们在调动兵力……”

莫雷斯塔尔老爹自从前一天晚上在野狼高地昏倒后，被小分队的士兵放在一付担架上抬回了老磨坊。陪他回来的玛特向她的婆婆做了一些解释后，也不管这位善良的老太太的埋怨，也不跟她说菲律普，说他可能变成什么样子，而是跑回自己的卧室，把自己关在里面。

波莱尔医生被紧急召来。他替病人做了检查，也诊察到了病人心脏部位的严重紊乱，但他拒绝说出诊断意见。

那天傍晚，从星期天到星期一的那一整夜，全家人都手忙脚乱的。卡特琳娜和维克多走来走去。莫雷斯塔尔太太终于冷静下来，但她习惯于在盛大的场面里发出呻吟声。她监护着病人，吩咐一个接一个。她已经两次打发园丁去圣埃洛夫药店。

半夜时分，老头子痛苦难熬，他们只得把波莱尔医生叫回来。他看上去很着急，给病人打了一针吗啡。

打完针后，病人平静了几个小时。莫雷斯塔尔太太尽管还因菲律普的失踪而痛苦——她担心他会草率从事，但她还是能在一张长沙发上躺一下了。

就在这时，卡特琳娜突然闯进卧室，险些打搅到病人的休息。

最后，莫雷斯塔尔太太把她推了出去：

“你闭嘴吧！你没看见先生睡着了吗！”

“他们调动兵力了，夫人……肯定要爆发战争……”

“让我们和你的战争一起安静一会儿吧，”善良的老太太一边把她推出门外，一边嘟哝道，“去把先生的水烧开，不要浪费时间尽说些废话。”

她自己也立即投入工作。但是，她的周围，从晒台、花园和房间里传来的尽是隐隐约约的窃窃私语声和叫喊声。

九点钟的时候，莫雷斯塔尔醒过来了。

“苏珊娜呢？……苏珊娜在哪里？”他眼睛刚一睁开便问道。

“什么呀！苏珊娜……”

“是的……是的，苏珊娜……我答应过她的父亲……只有她才有权利住在这里……我想菲律普不在家吧？”

他直起身子，怒气冲冲的。

“他还没回来，”他的妻子说道，“大家都不知道他在哪里……”

“太好了！谅他也不敢回来！……我把他赶了出去……现在，我想苏珊娜……以后让她照顾我……她一个人，你听好了……”

“哎呀！莫雷斯塔尔，你不要这么苛求……是不可能让苏珊娜……”但是，看到她丈夫脸都气歪了，她也不敢过多地提出异议了。

“随你的便，”她说道，“无论如何，如果你觉得合适……”

她通过电话问了波莱尔医生。他回答说，不应该以任何借口违背病人的意愿。而且，他负责去看那位姑娘，向她讲明她的使命，叫她到老磨坊，他也负责让她消除疑虑。

实际上，临近正午的时候，波莱尔医生就把苏珊娜带来了。她的眼睑被泪水泡胀了，脸羞得通红，忍受着莫雷斯塔尔太太充满侮辱的接待，在老人床边的那个护理位子上坐了下来。

一看见她，他就长叹一声：

“啊！我很高兴……这已经好些了……不要离开我，不会吧，我的小苏珊娜？……”

几乎就在这个时候，在另外一支针剂的作用下，他重新入睡了。

像前一天晚上一样，老磨坊的餐厅里空空荡荡的。女仆用托盘给莫雷斯塔尔送了一些吃的，然后又给玛特送过去，但玛特甚至都不回答她的叫声。

少妇早晨没有出房间，她一整天都一个人呆着，门插上了销，百页窗也关上了。她坐在一张椅子的边上，弯下身子，拳头顶住下颌，咬紧牙关以免叫出声。哭会让她好受些，她有时以为她的痛苦会随着哭泣声一起蔓延开，但有益于健康的眼泪却没把她的眼睛弄湿。她固执地狂怒地把整个悲哀的故事回忆了一遍，她想起苏珊娜在巴黎的那些日子，菲律普引诱这个姑娘去做的那些散步——回来时两人脸上都洋溢着同样的喜悦；他们在老磨坊的会面，菲律普出发去圣埃洛夫，回来后的第二天苏珊娜的奇怪态度，她那些模棱两可的问题，她企图让这个做妻子的受伤害，梦想取代她的充满敌意的恶毒微笑。噢！多么残酷的命运啊！从前那么温柔的生活现在在她看来是多么可憎、多么恶毒啊！

六点钟时，肚子饿得受不了了，她便走进大厅里。当她吃了一点面包、喝了一杯水，正准备出去时，她看见莫雷斯塔尔太太正走下台阶去见医生。她这才想起她的公公病了，她却没去看过他。那间卧室就在隔壁。她穿过走廊，敲了敲门，听见一个声音——无疑是个女看护的声音——说道：“请进。”于是，她推开了门。

在她对面，离她几步远的地方，在沉睡的老人旁边，苏珊娜出现了。

“你！你！”玛特低声吼道，“……你，在这里！”

苏珊娜在她的目光下开始颤抖，结结巴巴地说道：

“是你的公公……他要求……医生跑去……”

她双膝发软，三番五次地说道：

“我求你原谅……原谅我……原谅我……是我的错……决不是菲律普……”

玛特一动不动。也许原本她能克制自己，但是，以菲律普的名义，以被这个年轻姑娘发音清晰地说出的菲律普的名义使她跳了起来。她扼住苏珊娜的喉咙，把她掀翻，摁在桌子上。她气得发抖，就像一个终于制服对手的动物。她真想毁掉这副被一个男人紧紧拥抱过的身体，消灭这具爱的肉体，撕烂它，撕碎它，让它受苦，尽可能受最大的痛苦。

苏珊娜在她的攻击下发出嘶哑的喘息声。这时，玛特失去了理智，用她那些僵硬的手指，用指甲抓她的前额、面颊和嘴唇，抓伤菲律普吻过的她那湿湿的嘴唇。她的仇恨随着手指的每一个动作而加深。鲜血夹杂着眼泪从苏珊娜的脸上流下来。玛特用从未说过的最肮脏的话侮辱她。她气急败坏，三次朝她的脸上吐唾沫。

然后，她跑着走了，还回过头来甩出最后一句咒语，砰的一声关上门，在走廊里一路喊过去：

“维克多！卡特琳娜！”

她跑进卧室，摁着电铃的按钮，直到仆人们跑过来。

“我的皮箱！叫人把它搬下去！让人套好马车，是不是，维克多！马上……”

莫雷斯塔尔太太听见这边的叫声，突然跑了过来。波莱尔医生陪着她。

“您怎么了，玛特？出什么事了？”

“事情是我不想在这里再多呆一个小时！”她说话时对医生和仆人的在场毫不在乎，“是苏珊娜，还是我留下，你们选择好了……”

“是我的丈夫答应过……”

“说定了。既然你们选择这个女人，那我走好了。”

她打开衣柜抽屉，把裙子和内衣扔得乱七八糟的。她一抬手扯掉了桌子上的台布。所有的小摆设都掉了下来。

波莱尔医生试图让她理智一点。

“这一切非常好……可您要去哪里？”

“去巴黎。我的孩子们在那里等我。”

“您难道没看报纸吗？局势每时每刻都在变严重。他们调遣边境部队了。您肯定能通过吗？”

“我要走。”她说道。

“假如您到不了呢？”

“我要走。”她重复道。

“那么，菲律普呢？”

她耸了耸肩膀。她明白，对她来说，不管是她丈夫的存在，还是战争的威胁，什么都不重要了，没有什么东西能同她的绝望做斗争。

然而，医生同莫雷斯塔尔太太一起离去时，他用玛特听得见的方式说道：

“说到菲律普，您不用着急。他去看我，向我打听了一些他父亲的消息。他会回来的。我答应让他知道……”

七点钟，当维克多宣布车已备好时，玛特改变了主意。一想到菲律普在周围转悠，可能会进来，苏珊娜和菲律普住在同一个屋顶下，随随便便能见面了，这种想法让她觉得不能容忍。于是，她留下来了，但她站在门背后，两耳警戒着。当所有的人都入睡后，她走下楼，躲在前厅的一个凹洞里，一直呆到黎明。只要听到一点细微的响声，她都准备跳出来。她确信苏珊娜会从黑暗中钻出来，企图跑出去同菲律普会面。这一次，玛特会杀了她。她的嫉妒是那么强烈，以至于她守候在那里不仅不害怕，反而充满残忍的希望，希望苏珊娜真的会在她面前出现。

这样的发作在玛特这样的女人身上是反常的，在通常情况下，在理智与本能之间，她更愿意服从理智，这样的发作是稍纵即逝的。最后，她突然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她哭了很久，然后上楼走进卧室，筋疲力尽，一下子就睡着了。

星期二早晨，菲律普在老磨坊出现了。有人去通知莫雷斯塔尔太太，她兴冲冲地跑了出来，激动不已，很想把这个丢脸的儿子臭骂一顿。但是，当她看见他在晒台的门边出现时，尽管很有必要训斥他一顿，但她没对他做任何指责。看见他的脸色那么苍白，她都吓坏了。

她问道：

“你去哪里了？”

“这个无关紧要！”菲律普说道，“我本不该回来……但我不能，因为父亲……这件事使我深受震动……他好吗？”

“波莱尔医生很难做出诊断。”

“你的看法呢？”

“我的看法？唉，说真的，我满怀希望。你父亲是那么强壮！可是，这个打击毕竟太大了……”

“是的，”他说道，“这就是我为他担心的原因。我两天没看见他了。我在不能肯定他的病情的情况下，怎么可能走呢？……”

她有些担忧地暗示他：

“那么，你想住在这里吗？”

“是的……只要他不知道。”

“问题是……这个……苏珊娜也在这里，在你父亲的房间里……他要求……”

“啊！”他说道，“苏珊娜在这里吗？”

“你想让她去哪里呢？她没有任何亲人了。谁知道约朗塞什么时候出狱？再说，有一天他会原谅她吗？”

他若有所思地问道：

“玛特碰见过她吗？”

“她们两人之间出现过可怕的场面。我看见苏珊娜的脸上布满血迹，伤痕累累。”

“噢！两个不幸的女人……”他喃喃道，“两个不幸的女人……”

他低下头。不一会儿，她看见他在流泪。

由于她没有任何安慰的话要对他说，她只好转身朝客厅走去，把那里的家具弄乱，为的是从中找到把它们放回原位的快乐。她为她的积恨寻找一个借口。菲律普在桌子旁边坐了下来，她把报纸递给他。

“你看过了吗？”

“是的，都是坏消息。”

“我说的不是那个。内阁因为副部长的报告垮台了。整个议会都发出抗议。”

“怎么搞的？”

“怎么搞的，报告就是由那名副部长根据最后那次调查起草的……前天……在野狼高地……所以，你看……”

菲律普觉得有为自己辩护的必要。

“你忘了，妈妈，发生过一件未曾预料到的事。议会开会之前，他们通过一则电讯了解到德国皇帝听完阿尔萨斯-洛林总督的解释后说的那几句话。”

他指着一份报纸说道：

“喂！妈妈，读读这个，这是皇帝的原话：‘现在，我们问心无愧。我们从前有力量，我们现在有权利。愿上帝做出决定！我准备好了。’议会反对和推翻一名准备求和的副部长后，想对这些他们认为具有挑衅意味的话做出回击。”

“好吧，”老太太说道，“可那份报告还是什么也没制止。”

“的确没有。”

“那么，所有这些事情都有什么必要呢？既然这些事一点用都没有，有什么必要遭受那么多苦呢！”

菲律普摇了摇头。

“必须这么做。有些行为必须完成，不能根据它们偶然产生的结果来判断它们，而应根据人们按照人类的全部逻辑和全部诚意赋予它们的结果来评价它们。”

“无稽之谈！”她执拗地说道，“你不该……那种英雄主义毫无用处。”

“不要相信它，妈妈。这么做没必要成为一个英雄。只要做一个诚实的人就行了。像我这样能清楚地看见会发生什么的第一个人也不会犹豫不决的。”

“就是说你一点悔恨都没有喽？”

他抓住她的手，痛苦地说道：

“噢！妈妈，你是了解我的，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我怎么会对我周围的破坏无所谓呢？”

他说这些话时是那么沮丧，以致于她预感到了他的困境。但她因为这件事对他怀恨在心，尤其是，母子俩的个性迥然不同，她不为之感动。她下了结论：

“不管怎样，我的孩子，这一切都是你的错。如果你没有听信苏珊娜……”

他没有回答，这个指控触到了用什么也不能抹平的伤口的最痛处，而且，他不是那种为自己寻找借口求得原谅的人。

“好了，来吧。”母亲说道。

她把他带到三楼的另一个房间里，离玛特住的第一间更远一些。

“维克多会把你的箱子拿过来，在这里侍候你，这样更好。另外，我马上去通知你的妻子。”

“把这封我准备好的信给她，”他说道，“我只求与她见一面，做个解释。她不会拒绝的。”

就这样，星期二这一天，莫雷斯塔尔一家又在同一个屋顶下相聚了，可那是在多么使人不愉快的气氛下啊！是什么样的仇恨使这些从前由深挚的爱连在一起的人不再和睦啊！

菲律普感觉到这个可以说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灾难，在这样的时刻，每个受伤的人都好像是被关在一个痛苦的房间里一样。没有任何东西能让他摆脱萦绕在心头的烦恼，甚至对这场他没能阻止的该诅咒的战争的恐惧也无能为力。

然而，每时每刻都有消息传到他耳朵里，非常可怕，就像是听见大灾大难尽管天遥地远、远隔重洋，但还是慢慢临近的消息一样。

中午，维克多刚端着盘子跨进来，就高喊道：

“菲律普先生知道那则英国电讯吗？英国首相在国会上宣布，如果发生战争，一支十万兵力的部队将在布雷斯特和瑟堡登陆。这是公开的联盟。”

没过多久，他又听见园丁的儿子昂利奥特骑自行车从圣埃洛夫回来，对

法国港口，位于法国大西洋海岸，是法国最大的海军基地。——译注

法国港口，位于法国西北部，临拉芒什海峡，重要军港和商港。——译注

他父亲和维克多高喊：

“斯特拉斯堡发生暴动！人们修筑街垒！一座兵营被炸！……”

维克多立即以所谓的莫雷斯塔尔先生的名义给《孚日侦察兵》报社打电话，之后，这个仆人又急匆匆地跑上楼来：

“菲律普先生，斯特拉斯堡发生武装暴动……周围的农民都拿起了武器。”

菲律普心想已经没有希望了，政府会无法控制局面。他几乎是很平静地想着这些事。他的角色演完了。除了他本人的痛苦、他父亲的身体以及玛特和苏珊娜——这场可恶的灾难的前两个牺牲品——的悲伤之外，什么东西也提不起他的兴趣了。

五点钟时，他获悉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发出了最后通牒。谁向谁发最后通牒？这个最后通牒意味着什么？他无法知道。

九点钟时，快讯宣称，由大部分反对派成员组成的新内阁建议议会立即成立一个“救国委员会，负责在战争时期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保卫祖国”。议会紧急投票赞成这个建议，任命巴黎市长为“救国委员会”主席，有自由决定权。这有可能是独裁。

星期二到星期三之间的那一整夜，老磨坊屋里寂静无声、死气沉沉；屋外则吵吵嚷嚷、动荡不定，人们深受大灾难降临前的头昏脑涨折磨着。维克多、园丁、园丁的儿子轮番跳上自行车，奔向圣埃洛夫，那里有人从专区捎来新的消息。女人们发出哀叹。临近凌晨三点钟时，菲律普听出了沙布勒克斯师傅气冲冲的说话声。

拂晓时分，出现了暂时的平静。菲律普经过几个晚上的熬夜已经筋疲力尽，终于睡着了，入睡时他还听见从花园的石子路上传来的来来回回的脚步声。早晨稍晚些时候，喧闹声又突然把他吵醒了。

他猛地跳下床。台阶前面，维克多从马上跳下来，大声喊道：

“最后通牒被驳回！要开战了！要开战了！”

菲律普一穿好衣服就下楼去了。他看见所有的仆人都聚集在前厅里议论那个消息。维克多向他证实了这个消息：他刚从黑山回来。

此外，邮递员从一名警察那里获悉专区火车站已被军队占领。至于他自己，从圣埃洛夫离开时，他在邮局里看见了许多通讯兵。

这些紧急措施与最后通牒被驳回是协调一致的，证实那个令人忧虑的结局的逼近。

菲律普也禁不住说道：

“要开战了。”

“两天以来，我一直在大肆宣扬这件事！”维克多说道。他显得特别激动。“……这里难道不早就应该做一些准备吗？……离边境只有二十步远啊！”

突然响起了一阵铃声。卡特琳娜冲进大厅里，莫雷斯塔尔太太在那里出现了。

“你到哪里去了？我在找你。医生还没来吗？啊！是你，菲律普！快点，给医生挂电话。”

“是不是爸爸……”

“你爸爸很好，只是，他睡得太久，还没醒过来……也许吗啡……挂电话吧。”

她走开了。菲律普拿起听筒。就在这时，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是维克多，他的激动一分钟一分钟地增长，他一脸茫然地问道：

“该怎么做，菲律普先生？我们留下来，还是把屋子锁上、离开这里？夫人不明白……”

还没等别人回答，他又转过身去问道：

“不是吗，卡特琳娜，夫人不明白……先生完全恢复健康……那么，我们要做决定了！”

“很显然，”女仆说道，“应该把什么事都预见到。假如敌人侵犯我们怎么办呢？”

他们俩一起穿过大厅，打开门，然后又关上，向窗外打着手势。

一个妇女走了进来，是个老妇人，老磨坊雇她来洗衣服。她挥舞着双臂。

“是真的吗？是真的吗？要打仗了！我的儿子，最小的那个正在服兵役呢！……另外一个在预备队……是真的吗？不是真的，对吗？是瞎编出来的故事，对吗？”

“瞎编出来的故事！”园丁的老婆突然跑出来说道，“你等着瞧吧……他们俩全都要上战场的……我丈夫也一样，他是本土保卫军士兵。”

一个三四岁的小孩跟在她后面，怀里还抱着另外一个小的，裹着襁褓，动不动就哭鼻子。

“他们肯定要走，”维克多说道，“……我也一样！你们等着瞧，他们会召唤我的，尽管我已经过了年龄！你们等着瞧吧！”

“你跟别人一样，”园丁也参与进来，冷冷说道。“只要拿得起枪……可我们那十六岁的大儿子昂利奥特，你认为他们会忘记他吗？”

“啊！这孩子，”做母亲的喝斥道，“如果有人想把他从我这儿抢走，我就把他藏起来。”

“如果是那些警察呢？”所有的人都指手画脚，互相谴责。这时，维克多重复道：“眼下，应该离开这里。把大门关上，离开这里。这是最明智的。我们不能就这么呆着，呆在离边境才二十步远的地方。”在他的眼里，战争表现为老人和妇女的溃逃，成群结队地逃难，推着装满家具和床铺的推车。他跺着脚，恨不得马上就搬家。这时，晒台上响起了一阵嘈杂声。一个小农民钻进了客厅。“他看见了！他看见了！”他走在他的师傅沙布勒克斯农场主的前面；农场主像龙卷风一样跑到这里，眼珠都快暴出来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总共有五个。我看见了！”

“看见什么了？”维克多摇晃着他问道，“你看见什么了？”

“枪骑兵！”

“枪骑兵！你肯定吗？”

“就像看见你一样肯定！总共有五个，骑着马！啊！从前我太熟悉他们了……枪骑兵，我告诉你……他们会把一切都烧光的！”听见这边的喧闹声，莫雷斯塔太太也跑了过来。“你们闭嘴吧！你们都怎么了？”

“我看见他们了，”沙布勒克斯吼道，“……枪骑兵！他们出发去找同伙。”

“枪骑兵！”她惶恐不安地喃喃道。“是的，就像那个时候一样！”

“啊！上帝啊……这可能吗！……”

“我看见他们了，我跟你说……通知镇长先生。”

她感到气愤。

“通知他！可他生病了……最后，你们还是闭嘴吧……菲律普，医生呢？”

菲律普放下话筒。

“电话被军队占用，私人通话都已中断。”

“啊！”老太太说道，“这真可怕……我们会怎么样呢？”

她一心只想着被困在卧室里的莫雷斯塔尔，想着事态给他造成的不便。他们听见自行车的铃铛声。

“瞧啊！”园丁俯在花园的窗户上喊道，“我的儿子过来了……小家伙，瞧他踩得多快啊！孩子他妈，你以为他们会把他留在小木屋里拔鹅毛吗？像他那种机灵鬼儿！……”

不一会儿，这个淘气鬼就进了大厅。他上气不接下气，走路摇摇晃晃，倒在桌子上，用低沉的声音结结巴巴地说道：

“战……战争……”

一直固执地抱着希望的菲律普扑到他身上。

“战争？”

“是的……开战了……”

“谁先开战的？”

“不知道……”

沙布勒克斯又气呼呼地嘟囔道：

“当然！我早就说过了……我看见了枪骑兵……他们总共五个人。”

仆人中间又起了一阵骚动。所有的人都拥过去看一个新来的人——格利都，他是乡村警察，在晒台上奔跑着，一边挥舞着手杖。他把仆人们一把推开。

“让我安静一下！……我有差事！镇长先生！他必须去！大家都在等他！”

圣埃洛夫镇镇长没去那里，这位乡村警察好像对此很生气，准备随他前往。
“不要那么大声，格利都，”莫雷斯塔尔太太苛求地说道，“……你会把他吵醒的。”

“必须把他吵醒。是镇政府委派我来的……他必须马上去。”菲律普一把揪住他：“已经跟你说过叫你闭嘴。见鬼！我父亲病了！”

“没关系。我有屠夫用的小推车……我就这样直接把他送去。”

“这是不可能的，”莫雷斯塔尔太太悲叹道，“他卧床不起。”

“没关系……必须有他下命令。有整整一个连的士兵……演习兵……镇政府里乱七八糟的……只有他能东奔西跑。”

“哪里会！那些副镇长呢？阿尔诺呢？瓦尔特呢？”

“他们都失去了理智。”

“镇政府里有些什么人？”

“所有的人都在。”

“神甫呢？”

“像只落汤鸡！”

“牧师呢？”

“像个傻蛋！只有一个人不像别人那样哭丧着脸……只是，莫雷斯塔尔先生决不会同意……他们都会生气。”

“是谁？”

“小学教师。”

“那就让大家服从他的指挥吧！……小学教师，也好！……让他以我丈夫的名义指挥吧。”她希望免除莫雷斯塔尔的一切烦恼，这种愿望赋予了她一种突如其来的权利。然后，她把所有的人都赶到楼梯边，赶到前厅……“好了，走吧……格利都，回镇政府去……”

“是的，”沙布勒克斯一边说，一边抓住乡村警察的胳膊。“回圣埃洛夫，格利都，叫他们派些士兵到我家里来，好吗？要他们保护我，当然喽！那些枪骑兵会把一切都烧光的，我的房屋！我的谷仓！”

他们闹嚷嚷地出去了。过了很久，菲律普仍能通过窗户分辨出沙布勒克斯师傅的叫喊声。所有这些人吵吵闹闹、焦躁不安，说话、走路的声音震耳欲聋，受不理智的冲击风吹两面倒，此情此景让他想起那些像大洋里的海浪一样的战争所引起的狂乱的庞大的人群。

“走吧，”他暗自寻思，“是行动的时候了。”

他从桌子上拿起一份交通指南，寻找朗古车站。在朗古，有一条新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干线经过，它沿着孚日山脉而下，向贝尔福和瑞士延伸。他知道，当天晚上，他就能抵达巴塞尔，在苏黎世过夜。

他站起身来，看了看周围，一想到就这样离开，一句告别都没有，他的心就收得紧紧的。玛特没有对他的信做出答复，对他避而不见。他的父亲把他赶出了家门，也许永远也不会原谅他。他必须像一个坏蛋一样，偷偷地溜走。

“唉，”他一边想他正准备采取的行动，一边喃喃道，“这样最好。毕

贝尔福：法国东部城市，贝尔福省首府。——译注

巴塞尔：瑞士第二大城市，在西北边境，瑞士同法国、德国的交界处。——译注

苏黎世：瑞士最大城市，最大工商业和商业中心。——译注

竟，无论如何，既然战争爆发了，我在我父亲眼里难道不该成为一个坏蛋、一个叛徒吗？我有什么权利从他那里听到一句充满爱意的话语呢？”

莫雷斯塔尔太太从花园里走上来，他听见她的叹息声：

“战争！上帝呀！像从前一样的战争！可你那可怜的父亲仍然卧床不起！噢！菲律普，真是世界末日啊！”

她把几件家具摆回原位，用围裙擦着桌布。当她觉得客厅整洁后，便朝房门走去，一边说道：

“他可能醒了……当他知道情况后，他会说些什么呢！……但愿他能安安静静！他那么大岁数了……”

菲律普本能地冲到她身边。

“你知道我要走了吗，妈妈？”

她反问道：

“你要走？是的，你说的有道理。我决定让玛特与你见一面……”

他摇了摇头。

“我很害怕……”

“不，不，”她肯定地说道，“玛特非常爱你。再则，还有孩子们把你们连在一起。我会处理这件事的……你跟你父亲之间的事也一样。不用担心……随着时间的流逝，你们俩之间的一切都会平息的。走吧，孩子……经常给我写信……”

“你不亲亲我吗，妈妈？”

他在他的前额上亲了一下，既冷淡又迅速，反映出她对他的怨恨的持久性。

但是，在开门的那一瞬间，她停了下来，想了一下后，说道：

“你真的是回巴黎去吗？是回家吗？”

“为什么问这个，妈妈？”

“我突然想到的。我因为你爸爸的关系，脑袋一直稀里糊涂的，所以先前没想到……”

“想到什么？能跟我说吗？”

“关于这场战争的……不，不是吗，作为教授，你可以免服兵役……”

他明白了她担心的是什么，要是把内心里的隐秘想法说出来，是不会让她放心的，于是他就让她保留了这种错误的想法。

“是的，”他说道，“我免服兵役。”

“可是，你是不是当过一段时间的预备役军人？”

“坐办公室。战争时期，我们在办公室里服役。”

“啊！……”她说道，“太好了……太好了……不然的话，我会很担心的……你知道吗……一想到你可能上战场！……受伤……啊！那真可怕！”

她用一股让菲律普感到满意的力量把他拉过来，拥抱着他，就像他所希望的那样。他真想对她说：

“你明白吗，亲爱的妈妈？……你明白那一天我尝试过的事吗？千千万万的母亲都会哭泣……她们是那么伟大，我们内心的痛苦会烟消云散，而明天诞生的痛苦将挥之不去。只有死亡是无法挽回的。”

可是，何必说这些话呢？她母亲的激动难道没有把理由完完全全告诉他吗？

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过了好一阵子；老太太的泪水在菲律普的脸上

流淌。

最后，她对他说：

“你不会马上就走吧，是不是？”

“还有点时间收拾箱子。”

“你也太心急了！再说，这个时间已经没火车了。不，我还想拥抱你，想看看你是不是把该带的东西都带齐了。此外，不可能让你和玛特就这样分手。我会跟她说的，会跟玛特说的。眼下，你父亲可能会需要我……”

他陪她一直走到病人的房间。由于她中途从一个壁橱里拿了一叠毛巾，腾不出手，她就对他说道：

“帮我打开门，好吗？”

于是，远远地，他看见他的父亲，死气沉沉的，脸色苍白；苏珊娜坐在床边。他清清楚楚地看见她的下巴和脸颊上那些被抓伤的血痕。

“关上门，苏珊娜。”莫雷斯塔太太一进去就说道。

苏珊娜没有违抗。走到门边时，她看到走廊暗影中的菲律普。她没打一声招呼，没感到一丝颤栗；她当着他的面关上门，就好像他不在那里一样。

“她也一样，”菲律普心想，“她永远也不会原谅我，跟我父亲和玛特一样。”

于是，他下定决心马上离开这里，他母亲的柔情已经给了他一点点安慰。

在花园的台阶前，他又看见维克多站在其他仆人中间哀叹，并主张马上就逃走。

“一个小时内，我们收好银器、挂钟和最贵重的物品，然后就逃走……当敌人赶来时，已经没有一个人了。”

菲律普叫他过来，问他在圣埃洛夫能不能找到一辆车。

“啊！先生要走了！有道理。马上就走吗？跟菲律普太太一起吗？我必须带菲律普太太去圣埃洛夫。那里有驿车开往黑山。”

“不，我不去那边。”

“怎么？可只有一条线去巴黎。”

“我不直接去巴黎。我必须在朗古车站乘火车。”

“去瑞士的那条新干线吗？可它还没有全线贯通，先生！要在贝尔福下车！”

“的确是这样。从圣埃洛夫到朗古有多远？”

“五公里，不会超过这个距离。”

“要是这样的话，我步行去。”菲律普结束了谈话，“谢谢。”

他急不可耐地准备离开老磨坊，因为他感到情况将急速发展，再过一个小时，他的计划也许就实现不了了。

实际上，他上楼时，与园丁的儿子昂利奥特交错而过，昂利奥特拍着手说道：

“他们来了！演习连的士兵……他们向魔鬼山口快速挺进。从晒台那里可以看见他们。”

他被其他仆人、他母亲和像他一样挥着手的小弟弟簇拥着，所有的人一起穿过客厅。

菲律普往前一直走到晒台边。那支部队已经秩序井然地到了。他们都是些年轻的士兵，其中大部分是初出茅庐，看上去几乎就像是一些玩纵队行进游戏的孩子。但是，他从他们的脸上看到的却是一副不习惯于忧虑和怀疑的

神情。他们静静地走着，低着头，就像是被先前演习的疲劳压弯了腰一样。

一句口令在队伍后面回荡，两名副官又用命令的声音让它从头开始。横队前进时有点波动不齐。然后，这支纵队又以小步跑的步伐冲下通往僧侣水塘的下坡道。

当最后那一部分队伍从比晒台还要低的地方穿过时，两名骑马的军官出现了，后面跟着一名号手。其中一位军官敏捷地跳到地上，把缰绳丢给号手，然后登上台阶，同时喊道：

“我会赶上你的，法布勒格……你去魔鬼山口……占领沙布勒克斯农场作为阵地。”

在晒台上，他把手举到军帽边。

“请问莫雷斯塔尔先生在吗？”

菲律普走上前去：

“我父亲正难受呢，上尉。”

这个消息明显地使这名军官深感不安。

“啊！”他说道，“……我特别指望莫雷斯塔尔先生。我曾经很高兴地认识了他，他跟我谈起过老磨坊……我现在明白他为什么那样说了。这里的地理位置的确十分优越……可是，眼下，先生，对不起……我知道电话在这里，我有要紧的事……请原谅……时局是那么严重……”

菲律普把他带到电话机旁。军官不耐烦地摁着电话按钮，由于对方没有回答，他便转过身来：

“现在，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达斯普利上尉……我因为一个颇具喜剧性的事件认识了令尊大人，那是沙布勒克斯师傅的母鸡被捕杀一事……喂！喂！天哪，真难联系上！……喂！喂！……我拒绝惩罚那个犯罪的士兵，一个名叫杜沃歇尔的人，不知悔改的反军国主义者，这样做甚至引起莫雷斯塔尔先生的反感……这样一来，那家伙便越走越远了……”

他的外表有些粗俗，面色过于红润，但他的两眼充满真诚和快乐，使他显得特别让人喜欢。他开始笑了起来。

“作为报答，杜沃歇尔今天早晨向我发誓，当第一声枪声响起来的时候，他就把背转向敌人，逃之夭夭……在瑞士有人为他留了机械修配工的位置……而且，正如杜沃歇尔本人说的那样：‘法国的机械修配工，暂时还只有他们。’喂！……啊！接通了！……喂！我是达斯普利上尉……你能帮我接黑山的军事指挥部吗？……是的，马上……喂！……黑山吗？……军事指挥部吗？我想跟杜特鲁伊司令说话……把我们接通吧……十万火急。”

上尉停下不说话了。菲律普无意识地抓起另外一个听筒。

“可以吗？”

“那当然……”

于是，菲律普听见了这一段对话，一问一答迅速、急切。

“是你吗，达斯普利？”

“是的，司令。”

“那些骑单车的人见到你了吗？”

“什么骑单车的？”“我派了三个人去找你。”

“我一个人也没看见。我在莫雷斯塔尔家。”

“老磨坊吗？”

“是的，司令……为此我给您写过信。”

“那么，有什么事，达斯普利？”

“一些枪骑兵出现在魔鬼山口。”

“我知道了。波厄斯威仑的骑兵正在行军途中。”

“什么！”

“一个小时之内，他们将越过边境，有两个团的步兵做后援。”

“什么！”

“这就是我让我那些自行车手跟你所说的事。你们赶快到魔鬼山口去。”

“我的手下已经在那里了，司令。敌人一来，我们就一边与敌人交火，一边有秩序地撤退。”

“不行。”

“嗯！可要守住是不可能的，我只有一个连的兵力。”

“你会守住的，达斯普利。必须守住两个半小时或三个小时。我的部队已经出了兵营。二十八军正强行军紧随其后。我们下午两点钟左右到达边境。你必须守住。”

“唉呀，司令。”

“必须守住，达斯普利。”这名军官一个机械的动作把身子挺直，立正，然后回答道：“会守住的，司令。”他放下话筒，思考了一会儿。然后，他微笑着说道：“天哪！开了个好头。两百个人对付成千上万的敌人……顶住三个小时！如果我这个第四连还剩下一个士兵的话，那他真是福大命大……”

“这简直是发疯！”菲律普抗议道。

“先生，阿尔卑斯山猎步兵和第二十八军正在路上，他们后面肯定还跟着多那的一个师。假如他们到得太晚，假如孚日山脉山头被占领的话，假如边境被突破，假如圣埃洛夫被侵占，这一切，在战争爆发的当天发生，想一想这第一次失败在全法国引起的震动吧。假如与此相反，少数士兵牺牲了……但仗打赢了，其精神作用就是无可估量的。我会守住三个小时的，先生。”

他的这一席话说得很简单，带着那种预见其行为的全部重要性的人所具有的高度自信。

说着，他已经走下小石级。他一边向菲律普致敬，一边还说道：

“你可以向莫雷斯塔尔先生表示祝贺，先生。他是一个很有远见的法国人。现在所发生的一切，他早就预见到了。希望这还不算太迟。”

他跳上马鞍，用马刺刺马，飞奔而去。

菲律普目送着他，一直到僧侣水塘。当这名军官在最后一个凹地里消失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气愤的手势，低声说道：

“哗众取宠！”

当他将望远镜对准魔鬼山口时，他看见许多士兵在沙布勒克斯农场周围奔跑，忽左忽右地攀爬岩石，灵敏得就像那些小动物一样。他心想，他们已经忘记了疲劳，他们好像是利用这种操练来消遣一样，每个人都为操练提供特别的努力、个人的战术以及自尊心和积极性的奉献。

他就这样静静地想了几分钟。但是，时间紧迫。他叫来维克多，上楼去了他的卧室。

“快点，我的皮箱。”

他把纸页、手稿、一些内衣和洗漱用品胡乱地堆进皮箱里。皮箱扣上了，

菲律普把它拎起来。

“再见了，维克多，转告我妈妈我拥抱她。”

他穿过楼道。但从隔壁房间里突然钻出一个人来。那是玛特。她挡住了他的去路。

“你去哪里？”她问道。

从前一天开始，她躲在家里，足不出户，但对老磨坊里发生的一切都十分关注，透过敞开的窗户和半开着的门，她观察着来来回回的人们，倾听仆人们的喧闹声，感觉到受逼近的飓风威胁的一家人的恐慌和疯狂。

仇恨和狂怒的发作被控制住了，她已经能主宰自己了，再也不用担心菲律普和苏珊娜之间的可能的幽会了。另一种痛苦包围着她。她的丈夫打算怎么做？而对他以前常常预见到的意外情况，他将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

她留意的是他。在离开之前，她想知道。她听见他与维克多的第一次谈话。她远远地看着他与达斯普利上尉的会谈。她看见他走进卧室。她看见他从卧室里走出来。尽管她受到非常明确的感情的驱使，她还是不情愿地像个障碍一样站在他面前。

“你去哪里？”

菲律普没有惊慌失措。他回答道：

“这怎么会让你感兴趣呢？”

“过来，”她说道，“我们有话要谈……过来。”

她让他进屋，关上门，用蛮横的口气重复道：

“你去哪里，菲律普？”

他同样毫不含糊地回答道：

“我要走了。”

“没有车。”

“我步行去。”

“去哪里？”

“去黑山。”

“坐哪一趟火车？”

“去巴黎的火车。”

“这不是真的，”她激动地说道，“你不是去巴黎。你是到朗古去搭乘去贝尔福的火车。”

“确实，可明天早晨，我会到巴黎。”

“这不是真的。你不会在贝尔福停留。你一直去到巴塞尔，直到瑞士。如果你去瑞士，那就不是去一天，而是去几个月……去一辈子！”

“你说什么？”

“你想逃跑，菲律普。”

他沉默了。他的沉默使这位少妇惊呆了。激怒她的事情是那么确凿无疑，以至于他没有表示抗议，玛特为此惊得目瞪口呆。

她结结巴巴地说道：

“啊！这可能吗？你居然想逃跑！”

菲律普生气了：

“嗨！这跟你有什么干系！从昨天起，你手里拿着我的一封信，一封向你做解释的信。可你却连回信都没有写！算了！我对你犯下了无可挽回的错误。由于我的错误，我们的整个生活都给毁了。你直到目前的态度都向我证实你永远也不会原谅我……那么，你有什么权利责问我呢？”

她又一次两眼发呆地低声说道：

“你想逃跑……”

“是的。”

“这能让人相信吗！我了解你的反战思想……你那些书籍中的所有思想……它们也是我的思想……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一点……你从来没跟我说过……再说，我不会同意……”

“可你必须同意，玛特。”

他朝门边走去。她又一次冲到他前面。

“让我过去。”他说道。

“不行。”

“你疯了。”

“听着……菲律普……”

“我什么也不听。现在不是争吵的时候。我已经决定离开这里。我会走的。这不是一时的冲动。这是在冷静时下定了的决心。让我过去。”

他想把门打开。她又把他推了回去，有一股因为她感觉到她丈夫比她坚强不屈而更加野蛮的力量突然震撼着她。她只有几分钟时间了，正是这一点使她感到恐惧。在这几分钟时间里，她必须用语言，用胡乱地说出来的话语对付一个她了解他的狂热和顽固的敌人，赢得这场战斗。

“让我过去。”他重复道。

“怎么！不行，不行，”她喊道，“你不会逃掉的！不，你不会做这种可耻的事情的！有些事情是不可能做的……菲律普，这件事是可怕的！喂，你想要我对你说吗，菲律普？……”

她走到他的身边，声音低沉地说道：

“听着，菲律普……听着我的这份自白……菲律普，你星期天的行为，你对你父亲、对苏珊娜，对我们大家的残忍，好吧，是我，我理解这些，我痛苦得要死，我比其他人要忍受更多的痛苦……当时你的每一句话都像火一样烧进我的身体……可是，菲律普，我毕竟还是理解……为了和平，我们必须做自我牺牲。这是你的权利，你有责任和义务为拯救一个民族而牺牲我们大家……可是，你准备做……啊！可耻的行为！你明白吗，如果你以前这么做了……我会像别人现在看你一样看你……我不知道……想到你很卑鄙，让人恶心……”

他耸了耸肩膀，显得极不耐烦。

“你要是不理解该有多好。这是我的权利……也是我的义务……”

“你的义务是加入你的部队，因为战争爆发了；你的义务是参加战斗，是的，为法兰西而战，像所有的法国人一样……像来这里的第一个农民一样，他可怜了整个肉体都在颤抖，内脏被掏空了，但他认为他的义务就是出现在这里……是一往无前，义无反顾！像他一样前进，菲律普！我同意你所有的主张，我已经是你的伴侣，你的伙伴……如果我们的联盟被打破，至少让我向你提这个最后的请求：加入你的部队……你的位置在那里……”

“我的位置无处不在，就是不在那个犯下杀人的可憎罪行的地方，”菲律普大声喊道，刚开始时他勉强听她说话，后来突然反击了。“我的位置在我的朋友身边。他们信任我，我也信任他们。我应该加入他们的行列。”

“在哪里？在巴黎吗？”

“不是。我们发誓，第一声警报一发出，我们就在瑞士碰头。我们将在苏黎世发表声明，把所有的思想家、所有的德国法国的反抗者召唤起来。”

“可是，谁也不会听从你们的召唤的！”

“那又有什么关系！这个召唤会引起反响的。世界会听见几个自由人的抗议的，几个像我一样的教授、小学教员、作家，几个按照他们的信仰思考和行动的人，而不是像那些走进屠宰场任人宰割的畜生。”

“你必须保卫你的祖国，”玛特说道。她试图争取时间，希望有人帮助她。

“我必须捍卫我的思想！”菲律普说道，“如果我的祖国有疯狂之举，我是不会追随它的。这世界上两个最文明的伟大民族就要打起来了，只因为他们在拘捕一名下属的事情上意见不一致，或者因为其中一个想吃掉摩洛哥，而另外一个由于在筵席上没有份儿而恼羞成怒！为了这些事，他们将要像猛兽一样自相残杀！把悲哀和苦难撒向四面八方！不，我拒绝加入他们的行列！这双手，玛特，我这双手不会杀人！我在德国就像在法国一样有自己的弟兄。我对他们没有一丝仇恨。我不会杀害他们。”

她假装聚精会神地听他说理，因为她知道像这样她会把他抓得更紧些。她对他说道：

“啊！你的那些德国弟兄，不管他们有没有仇恨，但可以肯定他们正朝法国挺进。法国，你不怎么爱它吗？”

“不，不，我爱它，但正是因为它是最高贵、最崇高的，因为在它的身上才会萌发、盛开反抗流血和战争的法律的思想。”

“人们会把你当懦夫看待的。”

“今天也许吧……可是，再过十年、二十年，人们会把我们当成英雄的。我们的名字会跟人类的大发明家、大学者的名字一起被人提及。恰恰是法兰西会拥有这种荣誉……我们带来的！我带来的！……”

“可你的名字会在你活着的时候被人耻笑的！”

“被我蔑视的那些人耻笑，被那些具有这上尉一样的精神状态的人耻笑，他是最优秀的上尉，别人派他跟他的连队一起去送死时，他还笑嘻嘻地开玩笑。”

玛特气愤了：

“这是法国人的笑，菲律普，有些滑稽地消除恐惧的法国人的笑。这是令人赞叹的笑，是我们民族的美德！”

“人在别人死的时候是不笑的。”

“是的，菲律普，假如这是为了掩盖他们的危险、把所有的恐惧都留给自己……听着，菲律普……”

从屋子的另一边远远传来几阵枪声。这是一阵延续几秒钟的不间断的枪声，之后又断断续续，不一会儿就再也没有任何声音了。

玛特喃喃道：

“这是第一声枪响，菲律普……他们在边境打起来了……他们在保卫的是你的国家……受威胁的法国……噢！你的心难道就不像一个儿子的心那样颤抖吗？你难道就没感觉到别人给它造成的创伤吗？……”

他有他的痛苦姿态，双臂环抱于坚硬的胸前，半闭着双眼。他痛苦地回答道：

“是的，是的，我感觉到了，这些创伤……可它为什么要打呢？为了什么样的光荣得发狂的爱呢？它难道不为成功和征服而陶醉吗？你还记得我们穿越欧洲的旅行吗？……到处都能找到它走过的足迹、墓地以及能证明它是最伟大的胜利者的公墓藏骸所。”

“可是，你疯了，”玛特喊道，“它现在并不是为了征服别人！它是在自卫！你想想这幅画面吧……法国再次遭受入侵……法国被瓜分……法国在世界版图上被圈去……”

“不，不，”他做了一个抗议的手势说道，“问题不在这里！”

“不，问题就在这里，问题在于它的生死存亡……而你，你却临阵脱逃！”

菲律普一动不动。玛特感觉到他如果不是受震动的话，至少也感到不安、不舒服。可突然，他放下手臂，一拳砸在桌子上：

“必须这么做！必须这么做！我答应过的！……我有理由答应！我会坚持我的誓言的！你所说的逃跑，那是战斗，真正的战斗！我也一样，我也要去参战，但打的是独立战争、思想战争，我那些充满英雄气概的同伴正在等着我。走开，玛特，我再也不想听你的！”

她紧靠在门上，伸开双臂：

“那你的孩子们呢！被你遗弃的两个孩子怎么办？”

“过不了多久，”他说道，“你就会把他们送到我那里的。”

她举起一只手。

“绝不会，我以他们的脑袋发誓，你永远也不会再见到他们！一个逃兵的儿子！……他们会拒绝认你这个父亲的！”

“他们会爱我的，如果他们理解的话！”

“我会教他们不要理解你。”

“如果他们不理解我，那就会是我不认他们了。那对他们来说太糟糕了！”

他抓住她的肩膀，想把她甩开。由于玛特在抵抗，他便推搡着她。他担心这个未曾预料到的障碍可能会把他母亲或者老莫雷斯塔尔引出来，这使他忐忑不安、怒不可遏。

玛特软下来了。他立即抓住她的手腕，拉开了门扇。可是，她使出全身的力量让她丈夫后退了。她气喘吁吁、充满绝望地说道：

“再说一句话！一句话！”她哀求道，“听着，菲律普，不要这样做……如果你不这么做，那么，我可以……噢！这么约束我真可怕……可是，我不想让你走……听着，菲律普。你了解我的骄傲，我的仇恨，我因为苏珊娜是多么痛苦，我忍受了多大的痛苦。好吧，我把这一切都忘记。我给予你的不是原谅，而是忘却。任何一个字都不会让我回想起这件已经过去的事……任何一个暗示都不会……我向你发誓！可你不要逃跑，我求你了，菲律普，不要这么做。”

她抓住他的衣服，紧挨着他，结结巴巴地说道：

“不要，不要这样做……不要让你的孩子们蒙受这份耻辱！一个逃兵的孩子……噢！我恳求你，菲律普，留下来，我们一起走……生活会像从前一样重新开始……”

她跪在他的脚下，低声下气地哀求着；她感到很恐怖，因为她说的话不奏效。她撞上了一种思想，与这种思想竞争，她所有的力量都化为乌有。菲律普根本不听她的。任何同情都不能让他朝她倾斜。

他平静地用一个不可抵抗的手势一只手抓住了玛特的两个手腕，另一只手把门打开，然后，他把妻子推到后面，逃走了。

玛特感到一阵昏晕。不过，皮箱还在那里，她相信他会回来取的。但当她发现自己弄错了后，立即站起身，开始往外跑。

“菲律普！菲律普！”她喊道。

像他一样，她想到了外面有人介入，想到叫喊声会把老莫雷斯塔尔引过来，使菲律普在路上碰到他。

“菲律普！菲律普！”

她惊恐不安，不知到哪里去找他。花园里没有一个人影。她回到客厅，因为她好像听见有人说话的声音。实际上，她看见一名中士和一名士兵由园丁的儿子引着，正匆匆忙忙地穿过晒台。

“跟我来，”淘气鬼吩咐道，“……我们爬上屋顶……从那里可以俯瞰整个山谷……啊！望远镜……”

路过时，他抓住了那台仪器。

玛特冲了过去。

“出什么事了？”

“那边不可能守住了，”中士说道，“……他们的人太多了……我们正在撤退……”

“可是，他们会来吗？”

“会的，会的，他们来了……”

玛特径直走到晒台上。一群士兵从台阶上冒了出来。

在一个拐角处，她发现了菲律普。

他责问那些人：

“他们来了吗？”

“是的。”

“他们越过边境了吗？”

“不，还没有。”

他转向他的妻子，就像告诉她一个好消息一样说道：

“他们还没有越过边境。”

然后，他走到另一群士兵前面。

于是，玛特心想，命运向她伸出了她苦苦哀求的援助之手。她只须听其自然了。

四

军号！……重新集合……快步小跑……悄然无声。

达斯普利上尉也到了，步履匆匆，但一脸的庄重和坚决，就像要在庄严的一个小时里进行指挥的统帅一样。

他对菲律普说道：

“莫雷斯塔尔先生一直在生病吗？”

莫雷斯塔尔太太正好跑了出来。

“我丈夫在睡觉……他非常疲惫……吗啡的原因……可是，假如您需要什么东西，我可以代替他。我了解他的意图、他的工作。”

“我们准备尝试做不可能的事情。”指挥官说道。

他接着问他的中尉：

“要说呆在那边，这已经是疯了，不是吗，法布勒格？问题不在于像我们曾经做的那样，打倒几个枪骑兵，而是顶住从那边爬上来的整个旅的敌人……啊！他们都是由手长的人组成的……可莫雷斯塔尔先生是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人……”

军号低沉地响着，从晒台上、花园里和仆人们进出的门洞里，四面八方都钻出许许多多阿尔卑斯山猎步兵来。

“够了！”指挥官命令号手，“他们听见了……不应该让敌人听见。”

他掏出手表。

“十二点……至少还要守两个小时……啊！假如我眼下还有二十五或三十分钟为抵抗做准备就好了……可什么也不能阻挡他们……道路畅通无阻……”

他喊道：

“法布勒格！”

“上尉！”

“所有的人都要到花园左边的车房前面去。车库最里面有一个堆饲料的谷仓。你们把门砸开……”

“维克多，领先生去，”莫雷斯塔尔太太对仆人说道，“……这是门钥匙。”

“在谷仓里，”上尉继续说道，“有两百袋石膏……你们用这些石膏袋堵住晒台的栏杆……快跑！……现在的一分钟比平常的一个小时还要宝贵！”

他自己也走到栏杆边，测量着距离，数着栏杆的柱子。

远处，步枪射程之内的地方，魔鬼山口在巨大的岩石块中间凹陷成深深的堑壕。沙布勒克斯农场守在入口处。那里暂且还看不见一个人的身影。

“啊！只须二十分钟！……假如我有二十分钟，”指挥官重复道，“……老磨坊的地理位置是一流的。我们还有机会……”

一名军士和两名士兵又出现在台阶的上面。

“喂！”达斯普利上尉问道，“他们来了吗？”

“先头部队包围了工厂，离山口五百米远。”军士回答道。

“你们后面再也没有我们连队的任何人了吗？”

“还有的，上尉，还有杜沃歇尔。他受伤了。他们把他放在一付担架上……”

“杜沃歇尔！”军官焦急地喊道，“……这不是真的吧？”

“毫无疑问……但我知道的情况不多。”

“当然喽！可是，这个畜生，在前排队伍里只看得见他……不可能拦住他……”

“啊！说到这个，”中士讥笑道，“他自有办法在敌人面前临阵脱逃……他直往上冲，这家伙！”

但莫雷斯塔尔太太担心起来。

“一个伤员！我去准备些绷带和药箱……该有的我们都有……你来吗，玛特？”

“好的，妈妈。”玛特应着，却没有行动。

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自己的丈夫，想在菲律普的脸上寻找让他激动的表情。刚开始，她看见他回到客厅，跨过前厅，就像他还想着花园出口依然畅通无阻一样。猎步兵的突然闯入把他推到后面，他低声地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交谈，递给他们面包和一瓶酒。然后，他返回晒台上。在来来回回的人群中，他的无所事事明显地使他不自在。他看了两次客厅里的座钟，玛特猜想他在考虑火车时刻和到朗古车站该要多长时间。可她一点儿也不惊慌。每一秒钟都在他周围形成了不知不觉地拴住他的链子。在玛特看来，这里所发生的事只是为了使她丈夫的出走成为不可能，除此以外没有别的目的。

这时，抵抗组织起来了。猎步兵们以极快的速度搬来石膏袋，上尉立即把它们摆在两根栏杆之间。每一个石膏袋正好与栏杆间隙的长度、高度合适，每边都留有一个空隙，一个枪眼。老莫雷斯塔尔以前甚至担心过这些布袋的颜色与栏杆的颜色的协调问题，为的是让敌人从远处看见时不会怀疑那里有一座后面躲着枪手的防御工事。

晒台左右两边封住花园的围墙也受到同样的关注。上尉命令士兵们在墙脚下堆一些袋子，以便站在上面能到达墙头。

这时一句叫喊声把上尉召回了客厅。园丁的儿子一边从了望台上冲下来，一边喊道：

“沙布勒克斯农场冒烟了！有火光！可以看见火苗！”

上尉跳到晒台上。

烟实际上是在谷仓上面缭绕。有一些火光亮起来了，火苗还很弱。突然，火苗像被解放了一样，疯狂地往外冒了起来。风立即把它们吹压下去。屋顶着火了，几分钟里就酿成一场凶猛的火灾，已被虫蛀蚀的木梁、干茎秆、上百捆堆在谷仓和草料棚里的干牧草和稻草一下子就熊熊燃烧起来。

“加紧干活儿！”上尉兴高采烈地大喊大叫道，“……魔鬼山口被火焰堵塞了……至少要过十五到二十分钟才能散去……而敌人没有别的通道……”

士兵们也兴奋极了。石膏袋是那么沉重，在它们的重压下，士兵们却没有一人弯下腰。上尉把军士们分派到每个地方，以便他的命令能传到晒台范围内的每一个角落。

中尉法布勒格突然出现。石膏袋不够，围墙又太高，许多地方枪手都够不着。莫雷斯塔尔太太非常英勇。

“把那些家具搬去用，上尉，椅子、桌子什么的。如果有必要，就砸烂它们好了……烧掉也没关系……像我丈夫在场一样去做吧！”

“莫雷斯塔尔先生跟我说起过一个弹药箱。”上尉说道。

“在马具房的箱子里。这是钥匙。”

士兵们的活动更加频繁了。他们把老磨坊洗劫一空。士兵们走过时，带着床垫、沙发、旧衣柜，还有挂毯和地毯，用它们堵住洞眼和窗户。

“火势蔓延了，”上尉一直走到台阶边说道，“沙布勒克斯师傅的房屋什么也不剩了……可这是什么奇迹啊？……是谁放了这把火的？……”

“是我。”

从台阶下面走上来一个农民，他的罩衫被烧过，脸上黑乎乎的。

“是您，沙布勒克斯师傅？”

“是的，是我。”沙布勒克斯恶狠狠地埋怨道，“……这样做很有必要……我在那里听见了您说过的话‘……如果有可能把他们拦住，’您是这么说的，‘要是我有半个小时就好了！……’现在它有了，您的那半个小时……我在木板房里放了一把火。”

“我差点儿都被烤糊了，”陪在农场主身边的布西埃老爹自嘲地一笑，“我当时正在草堆上睡大觉呢……”

上尉摇了摇头。

“喔唷！沙布勒克斯师傅，您那么做真是有胆量！我以前对您的看法不好。请您多多原谅。您允许我握握您的手吗？”

这位农民把手伸了过去，然后躬着背走远了。他在客厅的一个角落里坐下。布西埃也蹲了下来，从他的褡裢里掏出一块面包，把它掰开，将另一半递给沙布勒克斯师傅。仿佛在他看来，与一个已经一无所有的人分享吃的是很自然的事情。

“杜沃歇尔到了，上尉！”一名猎步兵喊道，“杜沃歇尔到了！”

台阶太窄，他们必须绕过花园才能把担架抬上来。上尉迅速跑到这名正试图站起来的伤员面前。

“喂！杜沃歇尔，中弹了吗？”

“噢！没有，没有，”杜沃歇尔说道。他面无血色，两眼因发烧而闪亮。“一颗子弹刺了一下我的肩膀……就当是开玩笑吧……没什么大不了的……”

“可你在流血。”

“没什么关系，我对你说过，上尉……我知道的……作为机械修配工，我见多了！……五分钟后，它就会消失的……我就可以开溜了……”

“啊！是真的，你开小差……”

“当然啦！我的同伴们正等着我呢。”

“那么，从照料你开始……”

“照料我？啊！她真好！别人对你说的不值一提……真的不值一提……一阵抚摸……一丝气息……”

不一会儿，他站起来了，但他的眼皮打架，双手寻找一个支撑，然后又倒在担架上。

莫雷斯塔太太和玛特立即开始热情服务。

“让我来，妈妈，没关系的，”玛特说道，“我有这个习惯……你忘记拿脱脂棉了……还有双氧水……快点，妈妈……还需要绷带，很多的绷带。”

莫雷斯塔太太走开了。玛特向伤员俯下身子，然后马上为他搭脉。

“的确，没什么事，”她说道，“动脉完好。”

她把他的伤口暴露出来，极其灵巧地止住了流出的血。

“双氧水，快点，妈妈。”

她抓住别人递给她的药瓶，抬起头，看见苏珊娜像她一样向伤兵俯下身子。

“莫雷斯塔尔先生醒过来了，”这位年轻姑娘说道，“……莫雷斯塔尔太太派我来接替她……”

玛特没有感到颤栗，甚至好像都没有一丝不好的回忆掠过她的脑海，她也就不用努力去克制自己的仇恨了。

“展开绷带。”她说道。

苏珊娜在她的仇敌面前也一样平静，没有任何羞耻感和尴尬让她感到拘束。她们俩的呼吸交融，轻抚着那名士兵的脸。

在菲律普和苏珊娜之间，好像也不存在爱的回忆，也没有肉体的关系把他们彼此连在一起。他们毫不动容地看着对方。玛特甚至叫菲律普帮忙打开一个瓶盖，他服从了。他的手碰到苏珊娜的手，苏珊娜和他谁也没有感到颤抖。

在他们周围，全体人员一刻不停地工作着；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服从命令，然后积极地执行，毫不含糊，毫无怨言。仆人们拥入客厅。女人们帮忙干重活儿。在压迫着心脏的莫大的恐惧中，在战争可怕的气息中，谁也不再只想着他的个人事务和命运要求我们所有的人都做的英雄主义的奉献。自尊心的小小伤口和对爱情的过严要求在我们身上激起的小小忧伤真的重要吗！日常生活中的小小背叛算得了什么呢！

“他会好的，”玛特说道，“……喂！苏珊娜，让他吸吸嗅盐。”

杜沃歇尔睁开眼睛。他看见玛特和苏珊娜后，微微一笑，喃喃道：

“天哪！……没有必要的……杜沃歇尔是个运气好的人……”

但是，在宽敞的大厅里出现了未曾预料到的寂静，仿佛所有的机器部件的运转自动停止了一样。突然，从门口传来了说话声：

“他们越过边境了！有四个士兵越过边境了！”

维克多喊道：

“其他人也过来了！看见他们的头盔了……他们来了！他们到了法国！”

妇女们跪倒在地，其中有一人在哀吟：

“噢！上帝啊！发发慈悲吧！”

玛特在晒台的入口处与菲律普走到了一起，他们听见上尉用绝望的语气非常低声地重复道：

“是的，他们到了法国……他们越过了边境。”

“他们到了法国，菲律普。”玛特抓住她丈夫的手说道。

她感觉到那只手在颤抖。

上尉迅速地站起来，发布命令：

“不要开枪！……谁也不要露面！”

这道命令从一个人的嘴巴飞到另一个人的嘴巴里。在老磨坊，从一头到另一头，是死一般的沉寂，没有任何动静。每个人都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整个围墙下面，士兵们稳稳站在临时搭起的斜坡上，隐蔽着。

这时，客厅的一扇门开了，莫雷斯塔尔老爹由他的老伴儿搀扶着出现了。他穿着一条裤子和一件外套，头上没戴帽子，头发乱七八糟的，脖子上围着一条围巾，步履蹒跚地走着，两腿站不稳。可是，就像内心里的微笑一样，他的脸上闪耀着喜悦。

“放开我！”他对试图扶住他的老伴儿说道。

他稳住了步伐，径直朝摆着十二支步枪的枪架走去。

他怀着兴奋的心情，急不可耐地拿起一支枪，像重新认出他最喜爱的武器的猎手一样抚摸着它。然后，他旁若无人地从菲律宾面前走过，一直走到晒台上。

“是您呀，莫雷斯塔尔先生！”上尉说道。

老人指着边境对他说道：

“他们在那里吗？”

“是的。”

“您抵抗吗？”

“是的。”

“他们人多吗？”

“他们二十个对我们一个。”

“怎么这样？”

“必须这样。”

“可是……”

“必须这样，莫雷斯塔尔先生。您放心吧，我们会坚守住的……我可以肯定。”

莫雷斯塔尔先生用更加低沉的语气说道：

“记得我跟您说过的吗，上尉……那条路上，在离这个晒台三百步距离的地方埋下了地雷……一根火柴……”

“噢！”这名军官提出异议，“我非常希望我们不要到达这个地步。我等候援军。”

“好吧！”莫雷斯塔尔说道，“……可是，还不如让他们上老磨坊……”

“他们不会上的。法国军队到达之前他们就上来是不能接受的。”

“太好了！只要老磨坊是自由的，他们就不会占领那些山头，威胁圣埃洛夫。”

他们清楚地看见几支步兵纵队正沿着魔鬼山口的狭道前进。到了那里，他们分成两队，一部分人转向野狼高地，人数可观，因为很显然这是敌人攻击的目标；另一部分队伍向下朝僧侣水塘进发，以便占领那条大路。

后面的那部分人被一座土坡挡住，有一阵子看不见他们。

上尉对莫雷斯塔尔先生说道：

“当这条路被占领，进攻开始时，要再逃出去已是不可能的事……可是，那样做也太谨慎了，比这些女人更谨慎……比您更……”

莫雷斯塔尔露出那样一种目光，致使这名军官没有坚持往下说。

“好了，好了，”他微笑着说道，“不要生气。不如帮我教教这些正直的人们……”

他对仆人们发话，对正取下一支枪的维克多、园丁和昂利奥特发话，提醒他们必须是战士才能呆在老磨坊，所有手上拿武器的人都会招致敌人的报复。

他们让他说话。维克多再也不想逃离了，他回答道：

“这是可能的，上尉。可是，这些事，我们是不去想的。我，我留下来。”

“您呢，沙布勒克斯师傅？您的危险更大，如果他们证实是您放的火……”

“我留下来。”这位农民简洁地嘟哝道。

“流浪汉，你呢？”

布西埃老爹还没有吃完从褡裢里拿出来那块面包。他听着，观察着，两目圆睁，聚精会神。他打量着上尉，他的军服以及军服袖子上的饰带，似乎在想一些神秘的事情。他站起来，抓起一支枪。

“好极了，布西埃老爹，”莫雷斯塔尔开玩笑说，“你很清楚哪一个是你的祖国；当它有需要时，就应该保卫它。”

还有一个人几乎是在同时与这个无业游民做了同一个动作。枪架上有一格枪已经一支不剩了。

此人正是杜沃歇尔，他走起路来还有点儿跛，但神色勇敢无畏。

“怎么，杜沃歇尔，”达斯普利上尉问道，“不逃跑了吗？”

“您笑话我，上尉！先要那些家伙离开法国！我然后再逃走。”

“可你只剩下一只手臂有用啊！”

“这是一只机械修配工的手臂，上尉，而且是法国机械修配工的……一只顶两只。”

“给我一支枪，一支步枪，”园丁的儿子说道，“我懂得用它。”

杜沃歇尔开始笑了。

“你这个淘气鬼也要枪吗？你也需要一支吗？你会看见那些吃奶的婴儿也像别人一样站起来的！啊！他妈的！一想到他们侵入法国领土我就火冒三丈。”

他们所有这些都跟着上尉，他给他们指定栏杆边的各个岗位。妇女们忙着把弹药放在枪手们触手可及的地方。

玛特独自一人呆在丈夫身边。她清楚地看到这些情景让他好生感动。在这些正直的人理解他们的义务并心甘情愿去履行它的方式中，很简单、很本能地自有一种能触到你的灵魂最深处的伟大。

她对他说道：

“怎么样，菲律普？”

他没有回答，脸上的肌肉抽搐着。

她又说道：

“怎么样，走哇……你干什么？谁也不会注意到你的逃跑的……赶快走……趁这个大好时机……”

他们听见上尉招呼他的中尉：

“低下脑袋，法布勒格……他们会看见你的……”

玛特抓住菲律普的胳膊，向他俯过身子：

“那就承认你不能走……承认这一切都让你深受震动……承认你的义务在这里……承认你已经感觉到了……”

他缄口不语。她瞥见他的前额上出现了两道小皱纹，显示出他正进行着痛苦的思想斗争。

“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一个声音说道。

“是的，”正通过一个枪眼观察大路的达斯普利上尉说道，“是的，他们来了……最多六百米远……是先遣部队……他们沿着僧侣水塘向这边进发，不怎么怀疑……”

一名中士跑来提醒他敌人在山口的斜坡上架起了一门大炮。上尉感到惊恐不安，但老莫雷斯塔尔开始笑了。

“让他们把需要的零部件都搬上去吧！……他们只能把大炮架在我们可

以看得见的地方，我已经把那些地方记录了下来。只需几名好的射击手即可使他们架炮发射成为不可能。”

他朝他儿子转过身，仿佛他们之间从来没产生过任何隔阂一样，很自然地对他说道：

“你来吗，菲律普？我们俩来消灭他们。”

达斯普利上尉插话道：

“不要开枪！我们尚未被发现。等候我的命令……会有时间的……”

老莫雷斯塔尔走远了。

菲律普下定决心朝通向花园的那扇门走去，朝自由的田野走去。但他没走上十步路就停下来了。他显得痛苦不堪，一直与他寸步不离的玛特着急起来，她充满希望和理解，目睹了悲惨的思想斗争的各个阶段。

“整个过去都摆在你的面前，菲律普。所有过去遗留给你的对法兰西的热爱。你听着。”

她也对反对意见做出回答：

“是的，我知道，你的智慧正在进行反抗。可是，智慧就是一切吗？……服从你的本能吧，菲律普……它有道理。”

“不，不，”他结结巴巴地说道，“本能从来就没有道理。”

“它有道理。没有它，你也许已经走远了。可你不能。你整个人都拒绝那样做。你的双腿没有逃跑的力量。”

那边，从魔鬼山口拥出许多队伍，接连不断，可以看见乱攒乱动的人群。从阿尔伯恩那条路也一定有部队过来，从四面八方，沿着所有的羊肠小道，穿过所有的洞窟，德国人侵入法兰西的国土。

先遣队占领了那条大路，直到僧侣水塘的最里头。

一阵震耳欲聋的咚咚战鼓声传了过来，突然，在即将来临的寂静中，有一个沙哑的声音清清楚楚地用德语指挥。

菲律普跳了起来，仿佛有人拍打他一样。

玛特无情地抓住他。

“你听见了，菲律普！你明白了吗！在我们自己家里用德语讲话！强制规定使用他们的语言！”

“噢！不，”他说道，“那是不可能的！永远也不可能！”

“为什么永远也不可能？入侵开始了……然后是征服……和奴役……”

上尉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下命令：

“谁也不要动！”

子弹劈里啪啦地打在围墙上，与此同时，爆炸声在回响。楼上的一块玻璃被打碎了。子弹还让栏杆顶上的石块弹了起来。敌人已经对法国部队的消失感到奇怪，他们从这座房屋下面经过之前，在地面上试探着前进，这里死气沉沉的景象必定让他们产生怀疑了。

“啊！”一名士兵叫了一声，他的脚根旋转着，倒在客厅的门边，脸上流着血。

女人们立即冲了过去。

菲律普露出惊恐的眼神，注视着这个垂死的人，这个人与他属同一个种族，与他生活在同一个天空下，呼吸着同样的空气，吃着同样的面包，喝着同样的酒。

玛特已经取下一支枪，把它递给菲律普。他绝望地抓住它。

“有谁曾对我这么说过？……”他结结巴巴地说道。

“我说过，菲律普……我以前很相信你。问题不在于是什么理论，而在于无法改变的事实。今天就是现实……是敌人在践踏你出生的、你孩提时玩耍过的一小片土地。是敌人侵入了法兰西。保卫它，菲律普。”

他握紧了手中的枪。她看见他的眼里噙满了泪水。

他因为内心的反抗而全身颤抖地喃喃说道：

“我的儿子会拒绝的……我会教他们拒绝……我所不能做的，我没有勇气去做的，他们会去做，他们。”

“也许吧，但未来有什么要紧！”她热情洋溢地说道，“明天的义务有什么要紧！我们的义务，属于我们的义务，是今天的那一份！”

一个声音嘀咕道：

“上尉，他们靠近了……他们靠近了……”

另一个声音，在菲律普旁边，照顾那名伤员的那些女人中，一个女人发出呻吟般的声音：

“他死了……可怜的小伙子……他死了……”

边境上，大炮轰鸣。

“你来吗，菲律普？”老莫雷斯塔尔喊道。

“我来，爸爸。”他说道。

他迅速地朝晒台走去，靠着栏杆跪在他父亲身边。玛特跪在他后面。她一想到他肯定会受折磨，不禁潸然泪下。然而，她不怀疑尽管他很绝望，他还是诚心诚意地行动了。

上尉清楚地下达命令——这道命令一直传到花园尽头：

“自由射击……在三百米远处……”

还剩下几秒钟庄严的等待……然后，是那个可怕的词语：

“开火！”

那边，在枪的那一头，在一棵他从前攀过树枝的老橡树附近，菲律普看见一名大个子士兵拍着手，两条腿一条接一条弯下去，身子慢慢地躺在地上，就像要在那里睡觉一样……

森林历险记

罗顺江 译

一 小皮埃尔

大屋尽头，靠窗户处，有张桌子。桌上摆着把椅子，椅子上放只凳子，凳子上有个男孩。男孩正用镶嵌在铅质戒指上的石子装模作样地划一块高级玻璃。

这样搭成的神奇金字塔有点儿摇晃，随后是大晃起来，小男孩还来不及抓住樱桃色窗帘，凳子一歪，这好不容易搭建起来的建筑物就哗啦啦垮了。

大屋另一端稍远的地方被用作小客厅。一位少妇在那儿听到了这害怕的叫声。

布斯加尔妮埃夫人坐在开司米软垫上，极度消瘦的身体完全隐没在沙发之中。她抬起身。

“怎么啦，皮埃尔？”她问孩子。这时小男孩正顺着窗帘滑下来。“你在那儿干什么？”

“没什么……没什么……妈妈……别担心，我在玩儿……”

“玩儿什么？玩摔断脚的游戏吗？”

“不，妈妈。我在玩拉蒂德大越狱，拉蒂德是巴士底监狱的囚犯。我正从方窗往外逃时，这破椅子……”

“安静点，皮埃尔，你烦死我啦！你听到了吗？我求你别折腾了。”

“拉蒂德”再也没折腾了。此外，由于“越狱”未曾成功，他也就自然而然地歇下来，心事重重。这男孩静静地坐在一旁，陷入沉思之中。怎样才能逃跑，而且逃跑时不要弄出声音？

在他面前，摆着个大包裹，似水面一样粼粼闪亮。包裹外皮上编织成的棕网，在这富有想象力的小孩子眼里，像是静止的大浪。那里，就是在旁边，有一只凳子，凳子的四条木腿装有小轮子。

多么大的诱惑！

显然，皮埃尔当即抵御不住了。他伏身趴在凳子上，开始在这浩瀚的大海中游泳。在他看来，自己再也不是拉蒂德，而是扮演起另一个角色。这位海难落水者，勾住一块漂泊物，在脱缰似的野马般海浪的冲击下，恐惧地挣扎着。

“啊，好大的浪！”他从牙缝里吐出这话，“山一般的大浪！我失败了……不，我得救了，上帝！……好危险啦！……鲨鱼！……那儿有章鱼，这只可怕的章鱼！……它向我游来……它的触须裹住我了……它在吮吸我的鲜血……哦！我这个年纪就要死了！……不，绝不……最后一搏……乌拉！我身上带着四用瑞士刀！瞧，卑鄙的畜生……我再不许你吸我的血了。看见荒岛……”

不幸的凳子被他当作了漂泊物。漂泊物搁浅在细沙般的海滩。落水者攀爬上岩石，发现上面有块平地。得救了，他挥动着彩色帽子，大声高呼：

“法兰西万岁！”

在舒适宁静的房间之中，这种欢呼声毁了男孩。布斯加尔妮埃夫人转过身来，抬起不安的头，斥责着“航海者”。

“皮埃尔！真可恶！你竟然穿着靴子跳到沙发上去！”

“啊！妈妈，没有，我是光着脚的。”

“你在唱哪出戏？”

“妈妈，我在演鲁滨逊飘流记，不行吗？”

“但是这是坐垫，你挥舞什么呀？”

“不是坐垫，妈妈，你难道看不出来？这是三色旗。”

可怜的母亲好不悲哀：

“纯属废话，小皮埃尔！你清楚地知道这里没有旗帜，也没有任何能让人联想起荒岛的东西！”

“不，但是我像这样在……”

布斯加尔妮埃忍不住笑了。

“好吧，亲爱的，既然你爱你妈妈，你就该静静地玩儿！”

为什么不呢？倚靠荒岛之地，皮埃尔并非不知道生活中充满着美好的历险。一次失败了，便会再干十来次。他半闭着眼睛，思绪万千：翩翩的思绪交织着，奔腾着，飞舞着，翻滚着，背景神奇万端，妙不可言。

此时此刻，太阳在万能之主的命令下，刚刚透入窗户，照亮了不少地方。在这轻松愉快的七月，太阳照耀在画面上，令彩色布料上的那些已经褪色的色彩变得生动起来。水晶也在阳光下反射出栩栩光辉。就连陈旧的家具所处的死角，太阳也似讨好般将它的光辉撒到那里。在这金黄色的光线中，一些细尘乱哄哄地上下翻动。此情美景，仿佛很有朝气，为这些非常陈旧的家具罩上一层古色古香的外衣。在这种美景之中，情绪激动的皮埃尔继续开始他的探险旅行。一周来，他便是在这城堡的大屋之中进行这种旅行的。

然而，既然是旅行，走动是必不可少的。他出发了，眼角悄悄地左右搜寻着。他探索到一个目标：红木玻璃橱窗，但是没有成功。因为那里摆着一套廉价的萨克森磁器……忽然，他找到一条路，他跳进一只大旧箱子里去，露出上半截身体，箱内存放了些杂乱的、感人的纪念品。这些东西是上几代人堆放在这些神秘角落里的……

实际上，里面还有些罕见的、珍贵的战利品。皮埃尔怪里怪气地套上一件棕色绒背心，背心的主人在百年前好似身材瘦小。再束上一条古式浅黄褐色的皮带，他认为这皮带很美。随后在头上戴上一顶软毡帽，这帽子从波旁王朝统治的时候起，便遭到轻度的虫蚀。

在窗间墙上，一个牧羊人终身注定要看守着这群一动不动的羊群。两副甲冑站立在这道窗间墙的左右两边，手执令人生畏的、过时的武器。

皮埃尔取下一柄小剑，颇为内行地折弯剑身。随后他一个跨步冲刺，怒刺一剑，攻向文艺复兴时代的无辜官员的画像。这位官员模糊的画像画在伯甘地毯中，背景是群飞的红鹤与鹭。

一阵杂乱的噪声。

兵！兵！一下，两下！……直刺……刺向第四个，闪开……

“老天！小皮埃尔，”布斯加尔妮埃夫人看着她的儿子，那深沉的目光好似被围的牝鹿。她大声地说：“你一个人在那儿怎么搞得闹哄哄的。你知道，我都快被你逼出病来了！”

孩子清澈稳定的目光中掠过某种悲哀。他躬身施礼，浓黑乱发下那漂亮早熟的额头一躬到地。

“请你原谅，妈妈……你喜欢我出去吗？你同意我去找驴皮公主玩儿

吗？”

“驴皮公主？”布斯加尔妮埃夫人开口问，惊愕得柳眉上扬，“……看看，孩子，你又想出什么新花样了？”

皮埃尔走近前，神情沮丧。

“妈妈，你不懂？驴皮公主是贵族的女儿，我们还从她父亲手上租了一间非常漂亮的房屋！……”

“代·奥比埃先生？啊！这样，我的确还不太清楚……”

“不，妈妈，你清楚！自从我们搬来后，这个小姑娘，我已经见过二三次……啊！远处看去……她穿得像个农民，假装在喂鸡，喂奶牛。”

布斯加尔妮埃夫人笑了，略带苦涩。

“哦！好吧，可怜的孩子，我现在明白了……哎呀！你始终就是你。你早已认为她是化装的公主？你又在做梦啦！你想前往打破魔环，将彩裙还给驴皮公主，是吗？去吧，孩子！”

皮埃尔脸红了，像不为人理解的青年一样困惑不已。他母亲疲倦地一声吁叹。她做了个让步的手势，手又放到座垫上。她的戒指丁当地碰着单柄眼镜。太阳仍旧巡视在室内，一下子照到她无名指的宝石棱面上，反射出栩栩光辉。开司米衣服的作用的确不可忽略，它又盖住了那发冷的手腕。

皮埃尔好似又腼腆起来。

“妈妈，我没有百分之百地把握说她是公主……不过，奇怪的是她与家畜混在一起。可能她被施了魔法？不知道……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她很有钱，应该是幸福的，因为她爸爸拥有一个城堡……”

“因为她爸爸拥有城堡就应该有钱，有幸福？可怜的小家伙，你要是知道怎样气我的就好了！你除了书本知识外，什么时候了解过生活？你脑袋里糊糊涂涂地装了不少故事，可是你什么时候才能从其中走出来呢？你不过十岁，你便想扮演各种角色，而不是……不是单纯地玩耍。小拇指，迷人的小公主……堂吉诃德……哦！尤其是堂吉诃德，你逐渐开始模仿起他来。瞧瞧，这些都是故事，所有这一切！……”

然而，由于皮埃尔重重地叹了口气不甚悲哀，作为性格稍为软弱的母亲，布斯加尔妮埃夫人没再坚持。为了安慰儿子，她吻了吻他，讲出了这通冒失的话：

“去吧，去吧，我的小堂吉诃德，去拯救国王的女儿吧……随后将你在现实生活中有的这遭见闻讲给我听。我想你会抛弃幻想的！”

“幻想，这是什么东西？”皮埃尔琢磨着，这个新词深深地触动了他。

他沉默住口，将脑子中新出现的问题强行吞了回去。

正如布斯加尔妮埃夫人所讲的那样：生活艺术肯定是非常艰难的艺术。这不是皮埃尔单单从书本中便能学到的，这孩子与外部生活毫无接触。

由于祖先曾在巴黎作过行政官员，他前几年孤独地生活在一家旅馆的深处。该旅馆位于费鲁街，离圣絮尔皮斯教堂不远。他的住处外表朴素，里面有个院子。院子里小径茵茵，古井神奇。这些景色自从贝尔特王后出走以来，一直没有任何变化。

在那儿，从学习方面讲，胆大妄为的老师用其古怪奇特的思想来教导着这个宝贝的独生子，教他歪歪斜斜地迈出第一步。当休息的钟声敲响时，这孩子不是陶然于卢森堡公园的新鲜空气，而是爬上图书馆。馆里，光线照在摩洛哥皮的红封面上，照在格子内的精装珍贵古书上。每当他攀上楼梯的

时候，便在对开本的镌版书后发现最美好的财富。这是浪漫的祖母在十五年间为她不幸的小儿子积累的。这里堆放有佩罗的童话故事：《仙女屋》；奥尔努瓦夫人的书；《一千零一夜》，其中《拉芒什海峡的堂吉诃德》属于惊险的最佳图书……当然，这些书能启发人的想象力，但是出现得太过频繁也就不合适了。

几小时过去了。皮埃尔手不释卷地阅读着……阅读得激情飞扬。后来，在我们小英雄的脑子里渐渐滋生出某种朦胧的兴奋。显然，他用手很快地拿住这把具有魔力而又危险的钥匙：这是一把能打开梦幻之门的钥匙……

几小时又过去了……皮埃尔骑上想象的骏马，驰骋在幻想的王国。他孜孜不倦地阅读着，稍有点冒失。渐渐地，阳光悄悄地消失。

院子里，大爪子肥鸽在淡紫色的大房檐下相互地点头致意。在它们的胸脯上，油光水滑的羽毛恰似石板瓦一样。看着这些肥鸽彬彬有礼地、不停地点头致意，皮埃尔相信或者愿意相信这些是古时候的王子，他们被魔棍变成了这些鸽子。在这黑暗的角落里，他猜想那支魔棍可能会神秘地、令人生畏地再度出现。

“叮，叮，咚，叮，叮，咚……”圣絮尔皮斯教堂的大钟用那凝重的声音向遥远的地区宣布，这里仍旧保持着最土的乡村气氛。钟声的震响忽然将这孩子也拉回到现实之中。

钟声中，这些绿色或金褐色窗户上的小玻璃震颤着。他三步并作两步地跑下楼。但是赶到宽敞、有黑色的护壁的饭厅时，他总是会迟到。父母在那儿用略带生疏的目光看着他。

随后，打击接踵而至。先是他父亲的谢世，一个博学多才的法律顾问去了。后来他患了脑膜炎，这个病差点将他那颗很有思想的头脑送进坟墓。接着母亲又病了，她在连续的打击下显得心力交瘁……不久后，布斯加尔妮埃夫人与他儿子来到乡间生活。

“房屋出租。距巴黎有五小时路程，文艺复兴时期的小庄园，古典式家具存设。树青水碧，条件怡人。”这是报纸上的一则广告。正是这份广告，最终促使母亲决心在几天后离开巴黎：将不安甩在脑后，到万佩尔城堡度过一个假期。

父母从来没领皮埃尔去过真正的农村。这对他来说，是发现大自然、体会万物复苏的机会。

万佩尔小庄园，重建于亨利四世时期，以前曾是奥比埃家族封建城堡的配套房，一堵精巧的石块墙将护墙与城墙连接在一起。随着岁月的推移，无论是护墙还是城墙都受到了多种侵蚀。

封建城堡自身也略感失去了昔日的辉煌，成为半乡村半贵族住宅式的建筑。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代·奥比埃家族居住于此。然而由于家道的衰败，住房已经多年失修。

这也就是为什么皮埃尔能在不久后成为代·奥比埃小姐的邻居的原因。从万佩尔的格条窗望去，他好几次都看到那个仆人装束的小仙子飘逸的身影。这个不为人知的驴皮公主，其命运令他极为困惑。

现在得到了母亲的同意，他可以去拜访她了！

这种历险在他眼里占很重要的位置。这么做是值得的，他值得去拯救古代骑士的千金小姐，值得将她从某种魔法中解救出来。

诚然，一支长剑，一套令人尊敬的服装，在他的面前并不是没有用的，

而且他可能用来——谁知道？——打击敌人。

皮埃尔在装束停当后，告别了母亲。他踮着脚尖登到二楼，庄重地在一面老镜子前打量一下自己。这地方非常宁静，搞得他惴惴不安。镜子里照出来的形象自然是胆怯害怕。他戴着一顶软帽，上面插着一根鹭鸶的羽毛。有点滑稽，但是他自认为挺美的。

这时，他会从那条平常的小路去探视神秘的姑娘吗？呸！罗曼蒂克的皮埃尔从不受人摆布！为了给小公主一个惊喜，怎样进门难道不需要精心策划一下？

他推开一道高高的旧窗户，嘎嘎的声音响起，好似不欢迎他这位不速之客。连接两个城堡的护墙映入眼帘，中间有条废弃不用的圆道。要上墙必须跳下去，因为楼梯早已没了踪影……哎呀！还没有一米五高……男孩的心狂跳起来。他害怕……

害怕？啊！这可恶的词在皮埃尔耳边嗡嗡作响。难道仙女故事中的英雄也会害怕吗？

“一，二，三！”

他一闭眼，跳了下去。

怎么回事？皮埃尔霎那间便感到自己落入到敌人的手中。这敌人不仅看不见，而且还非常扎人。他陷入半人深的旧城墙上的荒草之中，那些荒草枯枝不仅充满敌意而且还好蛰人。他这才开始初识大自然的力量。在费鲁街，他不可能认识这些植物：长着可爱黄花的蓝蓟，生着可爱白花的荨麻，还有带着可爱红色浆果的枸骨叶冬青。叶冬青这种植物喜欢诡诈地刺扎孩子裸露的大腿。

这下受了点苦，他几乎想哭，但是还是挺了过来。他上路了，走在这卵石堆中间，整个人糊里糊涂的。石堆上，灰尘扑扑地覆盖着味道浓烈的墙草，还有白絮般的泡状物。

荒草长得太过茂盛，他不知道往哪儿下脚才能踩在摇晃不稳的地面上，才能踏定摇摆不定的墙脊。

忽然，他感到身下的世界哄然塌陷，茫茫不见天空，他整个人被黑暗吞没了。大腿撞伤了。他好像觉得跌入深洞，这可怕的下坠令他气喘吁吁……他恐怖地低声说：

“地牢！”

恐惧之极，皮埃尔的声音维妙维肖地反映出这种心态。实际上，他仍旧保持着冷静。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只不过遇到了突发事件，而勇士的心灵能在这些突发事件中得到磨练。他顽强地站起来。地牢？呸！

这不过是一口寻常的陷阱，入口处就在他的脚下。地牢，蝙蝠，蝶螈，囚犯的骸骨，隐埋的财富，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东西，最少书本里也是这般讲的。在远征期间，遇到这些东西是完全可能的！手握长剑，目光透过黑暗，手习惯地摸着渗水的墙壁，勇士便始终能够击退阴险恶毒的进攻，发现裂隙，并从中走出去，再见天日。

他找到了缝隙。他伏下身，勇敢地钻进一道潮湿、滑腻的水道，顺着走下去，来到略高的地道入口。远处，很远的地方，好似隧道的尽头，透出一缕阳光。这无疑是希望。

皮埃尔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并没兴奋得狂跑。不时地——不是吗？——他得刺出适当的一剑，赶跑或者刺穿什么。随后，他用手绢拭拭血渍斑斑的

剑身……他继续往前，身子躬得很低，肩膀被硬硬的内壁多处擦伤。他坚信决战即在眼前，还有几分钟，可能有一场战斗。对！……他好似已经听到……

他直起耳朵。对！对！那里，地道入口处，响起了呼叫声……哀伤的叫声，是尖厉的声音发出来的。这种原声在回声的传送下已经扭曲。女人的声音？可怕！肯定是驴皮公主在呼救。她遭到袭击啦？被人扼住脖子？

皮埃尔向前冲。地道的出口是个昏暗、神秘的洞口，不透阳光，丛生的野草长得很高。但是这次，荨麻、蓝蓟，皮埃尔都不放在心上，他被这恐惧的叫声所激励……

蓝天！忽然，他感到愤怒的脚步声冲他直涌而来。有一巨物在混沌朦胧的黑暗世界中向他迎面扑来。他虽说有点儿懵了，但是面对敌人并没有失去勇气。他挺剑出击，口中大呼大叫，声音震响在这半明半暗的山洞中。

“站住！我要发怒啦！”

他的威胁可能吓住了这个“庞然大物”。这个像启求录时代的畜生可能是独角兽。它扑向其它更可口的猎物去了。很快，皮埃尔奔跑起来，他大声地叫喊着，手中握着长剑：

“注意，驴皮公主！别害怕，我来啦！”

一些藤草绊住他的腿，荆棘扎伤了他，撕破他那棕色的绅士齐膝紧身外衣。哦！哪怕再多受些伤害，他也不放在心上！他无可抗拒地从黑暗、地狱般的荆棘中冲出来，然而他却被一个障碍物猝然挡住，叉住他的脖子，好似猎物被套上套索一般。

一柄木叉叉住他，死死地扣住。在明媚阳光的衬托下，这叉子的另一端有个小家伙，两腿站得直直的，像士兵用刺刀逼住对手一样。他将皮埃尔这个不速之客推到树干前，似乎要将他钉在上面。

“后退，强盗！”

这个小家伙穿着一件简单的印度裙子，朴实地围着块方围巾。落到她手里的皮埃尔晕眩、惊愕。他忽然认出是代·奥比埃小姐，然而她好似并没缓和的意思。

她声音有点无力地大声说：

“后退，后退！……放下剑……你是谁？”

皮埃尔好似清醒过来，他为自己陷入尴尬之境而感到羞惭，因为他还没有攻击任何人，便毫无光采地败在木叉之下。

他得采取与骑士身份相符的行动，不计一切代价来摆脱困境。他摘下羽毛毡帽，在面前一扫，庄重地自我介绍说：

“小姐，我是你的房客，皮埃尔·布斯加尔妮埃先生。”

这金发、稚气的小姑娘长时间地打量着他，胸脯稍有点起伏不定。她还长着一双忧郁、圆圆的眼睛。后来，那张习惯挂着狡黠表情的小脸一下子松弛下来，她撤回木叉，爽朗地大笑起来。

“哦，是你，小邻居！老天，你吓死我了！”她的表情纯朴得可爱，“你在地道口大喊大叫？你从哪儿来的？”

“地牢，”皮埃尔说着，惊愕于她用第二人称单数称呼自己。

“地牢？这是什么意思？”

“黑洞……那儿……在这圆洞中间……”

又是一阵朗笑，声音之甜脆宛如麻雀的啁啾。这说明她接受了这种解释。

“哦！对，我懂了，你不知道那里已经没有了栅栏。你掉进了旧的蓄水池里。你又从那儿沿着水沟里走来，水沟里长满着……你可能吃了不少苦头，你大概太害怕了吧！不然你也不会大喊大叫，是吗？”

“怎么！我为了保护你才大喊大叫的，小姐！”皮埃尔大声地说。

“保护我？我又没受到攻击！”

“独角兽呢？”

“独角兽？”

“对，那只在我面前蹦起又逃跑的野兽？”

一下子，这女孩高兴得简直无法形容。她扶着腰，用脚直跺地面。

“哦！这太滑稽啦！天啦，滑稽得莫名其妙啦！独角兽！野生动物！可是，它是维克托！”

“维克托？”皮埃尔重复说，愈来愈困惑。

“对呀，维克托……”

“维克托，谁是维克托？”

维奥莱特大睁着她那水灵灵的眼睛，里面闪动着孩子般的喜悦：

“你不知道谁是维克托？哦，是这样，比方说！”

小姑娘犹豫片刻，随即又大笑起来。

“你一会儿就知道了。”她说。

二 维克托猪，兔子让诺，穿靴子的猫

受到极度伤害的皮埃尔静待着这恶作剧的哄笑声停止。然而随之而来的是稍显傲慢无礼的沉默。

这就是农村的方式？呸！像他这种巴黎人，实际上有权用轻慢来回答这种无礼的举动。

应该承认，在他眼里，这小姑娘好似能让人产生好感：她表情开朗，眼睛阴郁，一头金发散乱不整。默默地，他在内心里原谅了她，认为乡下的孩子不懂礼数。

几秒钟内，他们相互看着对方，像一对小猫似的：初次相遇不敢在一起玩儿，斜眼相视，撒娇不已。

还是皮埃尔先开口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维奥莱特·代·奥比埃。”

“啊！多美的名字！”

“是的，这曾是我妈妈的姓……”

“为什么‘这曾是’……你没妈妈啦？”

“她去世了……当时我才六岁。”维奥莱特低声地说，声音略带忧伤。

去世了，啊！这虽是个常用的词，但是在美好的仙女故事中则很难找到……皮埃尔听到这个词时有点颤栗。接着他用一种甜蜜的声音又说：

“那么，你不太幸福？”

维奥莱特犹豫了，后来又叹息一声。

“我不太清楚，”她说，“但是我不这么认为。”

“或许你被施了魔法？成为巫术的受害者？维奥莱特·代·奥比埃是你的真名实姓？”

小姑娘的面部表情之惊讶，令皮埃尔不敢继续话题。他简单地问：

“你有爸爸吗？”

“啊，有，他非常善良。”

“他是做什么的？”

“我不很清楚。但是他经常扛着大枪，带着两只小矮脚狗去打猎。他回来时已是晚上，他的小胡子上散发着浓厚的烟味。他亲我的时候，那胡子扎得我生疼。”维奥莱特又神情骄傲地补充说，“这时候，我会拿出所有的布娃娃……啊，对，全都拿出来了，除了那只大的。”

“不可能！那么，他今晚来吗？”

“不，他不在。他对我说，他到很远的地方办事去了。他非常满意将万佩尔庄园租给你们。”

皮埃尔又神气活现起来，有点儿优越感。

“啊！他感到满意的并不是因为你们，”她说，“他不认识你们，而是因为他认为这房子太沉重了。”

“太沉重了。你说这话也太逗了！它又不能用肩扛起来……”

“是你缺乏理解力，”维奥莱特接着说，生气了。“这是指开支太大。”

“怎么？”

“对，我认为爸爸都烦了。每当他算账时，那皱在一起的额头让我害怕。你知道，我认为他的日子过得像见了魔鬼一样。”

这可怕得场面当即打动了小皮埃尔，他以前与大家几乎没有接触。

“啊，你父亲见过魔鬼？真的魔鬼？不是马克米施夫人的魔鬼吧？那是玫瑰书屋中的小说描写的。他应该害怕才对！然而他竟然敢去见魔鬼？”

维奥莱特眼睛睁得圆。

“不，但是……你绝对太傻了。日子过得像见了魔鬼一样，你不知道这是指这人有点儿穷吗？正如爸爸所说的一样，他是新的穷人。”

皮埃尔想了很长时间，好似竭力想解决这个问题。后来，他显出庄重与满意的神情，好似刚找到一个好方法。

“真可怜，”他最终说，“你们屋子里或者农庄里有猫吧？”

“有的，”维奥莱特回答说，惊愕于色。“它的尾巴甚至被炉灶的火烧得红糊糊的。它叫拉齐比斯。你为什么问我这些？”

“我有办法让你发财。啊！我脑子里主意可多了！要是你知道我晚上一直被这种想法折磨着睡不着觉就好了！我脑子……”

“你病啦？”

“有点。你知道，我这么大的年纪，已经有了忧愁。瞧，自从爸爸去世之后，他们就让我躺着，在我头上摆着冰块……我好希望追他而去……妈妈说，他有点严厉，因为他终日生活在书里。但是同我在一起时，他非常慈祥！”

维奥莱特，虽说也完全是个孩子，但是她以小姑娘的细心，知道在伤口愈合时，最好不要再会揭疮疤。她由于不太知道该说些什么，只找来些朴实的字眼说：

“听我说，皮埃尔。你叫皮埃尔是吗？你愿意我们成为朋友吗？愿意用第二人称单数来互相称呼吗？”

“好，我愿意。我俩散散步去，行吗？”

“好，皮埃尔，我俩散散步去。到那儿去，那儿有阳光，有鲜花，有小鸟……”

“这不错！这非常好！”

全新的美景顿时映入这小孩儿眼帘：一幅幅美景优雅绚丽。他已经感到与他人交流和勾通的需要。当大自然将它的书卷展开在这孩子惊愕的眼前时，他那颗敏感、温柔的心顿时滋生出一种感受：能与别人分享自己的初次感受，这本身就是甜蜜的。他接着说：

“我们可能遇到小拇指，吃人的妖魔，束纓王子里凯。”

“你在说梦话……这些都是故事。”维奥莱特说。她毕竟是个缺乏诗情画意的伙伴。

“不，我起誓，”皮埃尔果断地说，“我们在书中阅读到的都是真事。从万佩尔庄园的顶楼处向外看，我甚至看到了被施了魔法的森林，睡美人的森林，我认为……我们在里面可能遇到女神，龙……”

“对于你的森林，我比你了解得多。”维奥莱特宣称说。她不愿置身事外。“我能够指给你看，角度比在你家的顶楼更佳。”

“哪儿？”

“从代·奥比埃城堡的主塔上。”皮埃尔毫不掩饰他的激动与喜悦。“从那里，”说着，他声音中透出贪婪，“从你们的大主塔那里往外看？我早就向往那个地方啦。”

“正是。”

“但是，妈妈对我说门是关着的，塔里也没有楼梯，你们连钥匙都丢了。”

“不，不……有楼梯，我也知道钥匙在哪儿。”

“啊，我们还不去找！”受人所求，维奥莱特颇感自豪，但她忽然变了主意。“不，”她说，温和中透着坚毅。“为什么？”皮埃尔恳求说，“你怕了，那里有幽灵吗？要打开大门，可能必须讲些咒语，是吗？”狡黠的维奥莱特及时地抓住时机，扣住皮埃尔的思想不放松。“是这样，”说着，她略带微笑，“必须要讲咒语。”

“当然！应该是这样的：芝麻开门！”

“对，对，我也认为是这样的。”

“那么走啊！上楼去。”

“不。”维奥莱特接着说，有点任性。“为什么？”

“我不高兴。”

“什么才能使你高兴呢？”

“这些。”维奥莱特手臂夸张地一抡，指着她的领地：农庄，邻近的田野。蓝天中有只云雀好似在欢叫，翅膀欢快地煽动：“滋，滋，滋，滋沥沥。小姑娘说得有道理，自然美景胜过财富。滋，滋，滋，滋沥沥。”

“你愿意我领你去看院子吗？”这时，维奥莱特说。

“宫廷？不，真不可能！你在开玩笑！我们马上便可以看到坐在黄金宝座上的国王和王后了，是吗？”

“不，小傻瓜，我们说的院子是家禽饲养场，是鸡舍。”

“好，”皮埃尔说，神情端庄，“我跟你走。”

“好。首先，请脱去你的绒背心，别捡剑了。你这人有点滑稽。”

皮埃尔这次一点没感到受到伤害。

他们走了，手拉着手，走在家禽院子中宽大的小径上。在那里，皮埃尔厌恶地跨过红棕色的水沼，忍着阵阵恶臭。然而愉快的太阳则从水沼平面上露出窃笑。

“真的，这应该是你父亲抽的烟味！是烟油，这些难看的黑水坑？”

“小傻瓜！……啊，对不起！……不，小皮埃尔，这是粪水。”

皮埃尔仍表现得无所不能，实际上他根本不懂这个词的意思。

“实际上，”他说……

后来，他缄口不语了。这女孩子懂得不少知识。他带着孩子特有的嫉妒般尊敬，暂时佩服于维奥莱特的高深的博学。

在热气腾蒸直冲云霄的鸡屎上，有斑斑点的珠鸡像在大厅里一样，咕咕地对叫着，只是这叫声既无意义，又不协调。

公鸡用生硬骄傲的嗓音叫着，它对自己的饲料非常自得，易怒的鸡头上粘满饲料。大鹅们带着满面讥嘲的神情，以及“还不至于如此之蠢”的表情，摇摆地走在自己白色的屋顶下，像家禽村里的已婚族。它们嘲讽地将小眼睛的目光投射到山扁豆上。它们那张黄色的嘴好似胡萝卜掩藏在雪白的羽毛里一样。后来，它们口里发出毫无意义的鸣叫声。

“咯、咯、咯、咯哒……就是这些，孩子们，有好东西可以拿。”皮毛光鲜的母鸡跑着，好像长舌妇追逐新闻一样。它们旁若无人地鸣叫着，完全蔑视邻近动物的声音。

“那儿，是羊群。”维奥莱特像在主持某种仪式一般，非常自豪。

她打开门。在朦胧混浊的光线中，出现一个长着撒旦般脑袋的公羊。它那绽锤般的小细腿似乎承受不住那多毛的身躯。

“快关门，”皮埃尔说。他那巴黎的心灵被某种模糊的恐惧紧裹着。“这里好臭。”

“好臭？”维奥莱特受到了侮辱，回答说。“好吧，我们去看望维克托。”她接着说，声音里充满了报复。

另一道门通往一个恶臭的地方。维克托像是个享用一餐佳肴后的绅士，自信而又怡然自得地躺在草窝的床上。

它那金黄缎子般的耳朵晃动起来，像在驱赶苍蝇。在它娃娃般的脸上，微合的双眼很能说明它的狡黠。只有某位官僚在充满警惕时，才能见到这种表情。

“这就是维克托，”说着，维奥莱特朗笑了。“它很乖，你看，你的独角兽，它独自回来的。”

“但……这是……一头猪。”皮埃尔说，满头雾水。

“对，是猪。当我找兔草时，它就在我身边蹦蹦跳跳。后来，它从蓄水池那个方向跑去，当时里面响起地狱般的声音。”

皮埃尔受到极度的凌侮，他简单地问：

“你为什么叫它维克托？”

“在农村，猪都叫维克托。”维奥莱特不容置疑地说。“来！快走。”

“怎么生气啦？”维奥莱特笑了，笑得十分开心。

后来，尽管皮埃尔仍旧还想着登塔，但是他也渐渐地放弃了这类梦想，而体验着现实生活的魅力。这个农庄的院子里，这些动物的叫声，这种形式的“挪亚方舟”，显然比他以前感受到的生活要生动得多。以往，只有在圣诞节期间，当他看到一些来自费鲁街的壁橱的烟囱之中的东西时，才有这种感受……这里的一切非常有意思。

正当有人接近兔子让诺的时候，一个可怕的场面教他懂得了痛苦生活的残酷。

正当欢快的维奥莱特请他欣赏这些皮肤光亮的美丽的啮齿目动物的时候，院子里响起了必然带来不幸的嘈杂声。

一个掉了牙的老妇人走上前，她的职业便是在家禽院里工作。她穿着的木鞋磕着路面，庄重地宣布她的到来。她以上帝的名义前来执行血淋淋的神圣使命。

“她是卡罗利娜。”维奥莱特低声叹道。

卡罗利娜走来，像帕尔卡女神一样。她身上穿着纬起毛织物衣料。她并没有用目光向两个孩子打招呼。

卡罗利娜有着家庭妇女的思维。她考虑的问题是准备第二天的夜宵。她毫不迟疑地在糊满兔屎的干草根笼子里寻抓着小兔。小兔在用小驴般的耳朵敲鼓般动着的同时，还耸着鼻子，给她做着滑稽可笑的鬼脸。她像拎着肮脏的衣服一样抓起兔子，用那只黑糊糊的脏手，照着这无辜的小兔的后脑便是可恶的一击。小兔再度跌倒在地，没了生气，两眼翻白，鼓槌儿般的耳朵往后翻，红鼻子最后痉挛地抽搐着。

这可怕的场面不仅使皮埃尔甚至使维奥莱特也感到害怕。两个孩子当场顿时惊愕了，像模仿洛特的女人塑造而成的两尊小盐雕，他们已经感到痛苦与死亡的神秘悲剧……

这个时刻是短暂的，但是这种杀生的行为使这个城里孩子仍旧无法适应乡间的生活。这里的生活，曾一度征服了他全新的心灵。

皮埃尔激动的内心还是沉浸在可悲的梦臆之中，始终想着死兔那对小鼓槌般的耳朵。女孩子给人的印象是女性化与早熟。维奥莱特猜到皮埃尔内心仍旧忐忑不安，所以她果敢地用手抓住伙伴，命令地说：

“到厨房去。”

“我更愿意去塔顶！”

“不，去同拉齐比斯玩儿去。”

“猫？你真认为我能够像书中描绘的那样，能同它讲话？”

“啊！猫就是猫，你真笨！”

皮埃尔被人牵着手，跟着走。这时天色已晚，夜幕降临。发光的路面，棕色的水塘，两个孩子长长的身影映在路面上，他们几乎是雄壮地离开那里。

很快，他们来到一间圆拱形大厅。几个世纪以来，这里是几辈代·奥比埃的老爷们举行盛宴的地方。然而，昔日的辉煌已经衰败。在蹩脚的旧琴前，坐着一位神气活现的姑娘。她那像红皮小苹果一样的脑袋显然似来自果园。

她坐在矮凳上，有节奏地摇动乐器的曲柄，没有出声。

“这是玛丽亚，”维奥莱特介绍说，“好心的玛丽亚在这儿什么都干。爸爸出门时，便将我托付给她。”

“你好，小姐。”皮埃尔颇懂礼貌地打招呼。

玛丽亚由于太忙，欠欠身表示回答，但是没有讲话。皮埃尔贴着维奥莱特的耳朵，悄声地问：

“为什么她在弹古时候的管风琴呢？这琴已经坏了。”

维奥莱特忍俊不住笑了。

“她是在煮咖啡！你真是什么都不懂，可怜的小皮埃尔。”

皮埃尔又一次被搞得气恼不已，他用目光四下打量着这间屋子。随着岁月的流逝，这间屋子已经铜绿斑斑，除了有几处是亮斑外，其余是一片黑暗。在餐具柜上，好像准备迎神一样，一溜摆着整套锡壶，从大到小直至最后。这最小的锡壶很薄，套着金属外套，被称为小拇指。而在那里，高处的地方，即黑色的小梁下面，煨肉锅、糕点模子、鱼锅、盆子大量地挤放在一起。这些类型的家用盾牌，使这里的气氛变得好战。这种气氛对皮埃尔来说，太新鲜了，又唤起他的想象，令他重新又向往起仙山美景。

“拉齐比斯在哪儿？”

“你来看。”

在房间深处，两根柱头土里土气的罗曼式大柱支撑着通风橱的巨大烟窗。这里以前肯定成溜儿地放着食用的家禽，它们有的被穿在烤肉铁扦上，而铁扦在那接滴下的油的盘子上转动，有的则死在炖锅里……

只有现在，那儿燃着的星星小火好似非常厌倦在锅底下燃烧。在昏暗朦胧的地方，即使离得很近，仍旧看不清。拉齐比斯长得又瘦又长，一身的黑绒色毛。它伸了伸四肢，那身绒毛由于年代太久而变成橙黄色。

当它听到声音时，那双吃东西的小狮爪子在白色的灰堆前渐渐收紧。好一会儿，它都一直打量着维奥莱特与她的朋友。随后，它眼中的黑瞳仁逐渐变小。它再度闭上眼睛，那谨慎小心的样子，与狡猾的老农民在烟黑的袋子里收藏两个金币没有两样。

这就是拉齐比斯先生。

“它很老了，”皮埃尔失望地小声说，“还有点丑。他还跑得动吗？”

“你马上就会看到。拉齐比斯！拉齐比斯！”

这时候，拉齐比斯站起身，有点认真。它那对老猫爪撑着石板，竭力想隆起背部。这位雄猫老爷迁就地发出呼噜噜的声音，这时它好像在完成自我保护动作一般，用那根黑糊糊的被称作为尾巴的东西友好地摆动着，几乎快要扫到维奥莱特的膝盖了。

后来，它尊贵地坐下来，用神秘的目光探问着火焰。

“是的，”皮埃尔郑重他说，“它仍然敏捷如故。好吧！维奥莱特，我认为自己能够成为你的卡拉巴斯侯爵。只是，应该让拉齐比斯变成穿靴子的猫。”

“你在闹笑话！穿靴子的猫？”

“对极了，我们玩穿靴子的猫。不过你要明白，这不是游戏！我们应该玩儿真的。你还想得起来吗？穿靴子的猫，讲的是猫故事。这只猫聪明，穿上靴子能跑在它主人的车前。后来，尽管它的主人穷得身无分文，但是它则能让人相信他很有钱。后来，加之它的主人长得英俊，还娶了国王的女儿。我们给拉齐比斯穿上靴子，或许你明白，如果它是一只真正的神猫的话，它能让你变得有钱，就像我给你讲的一样……”

皮埃尔停下来，歇了歇。

“你疯啦！”维奥莱特反对地说，“你都不相信自己的话。”

“不，不……我们总是能看到……”

这病态的孩子亢奋起来，维奥莱特也有点儿动心了。

“等等，应该找靴子，”她说，“猫的靴子……天哪！这真麻烦。”

关于着装打扮，小姑娘们想象力虽不丰富，但是却很能干。维奥莱特一蹦，敏捷地溜身而过，一阵风般地消失，又一阵风般地回来了。

她挥动着两个小东西。

“这不是真靴子，但是还是有点儿像猫的靴子。你不喜欢吗？这是我布娃娃的鞋子，我甚至还带来了裙子。”

“看看，这是我的东西。”

审察的结果让人满意。皮埃尔重新跨上幻想的马背……他好似看见维奥莱特已经坐上卡拉巴斯侯爵华丽的四轮马车。走吧，踏上追寻幸福之路！勇敢地，他去逮拉齐比斯猫。

这位猫先生无心伤害人类，它满足地烘烤那贤哲般的屁股，品味着家庭欢乐。只是它惊愕于有人在这时候打搅自己，当时它正准备出击，去猎食那些得意洋洋的蟑螂。要知道这些小蟑螂四下奔忙着，在高处的烤肉铁杆架附近好不忙碌。它像块温驯的软毛皮一样，任由来人抓起。由于它身上毛厚，被人抓起时也不觉得疼痛。

“它好乖！”皮埃尔大声说。

“对，”维奥莱特接着说……“给他右脚穿上靴子。”

“啊！这，这有点儿太过分了！”拉齐比斯心忖，显然有点生气。

噗哧！噗哧！噗哧！猫先生再次被穿上这种东西搞得气恼不已，它意识到这有伤它的尊严。要知道，它是这个地方的主人。它当即改变了态度，愤怒地咆哮起来。它赌咒着，吐着白沫，尾巴像疯狂的鳗鱼一样乱动，狂乱地抓皮埃尔的前胸。

“抓紧，”维奥莱特大声说，“穿好了……”

好！穿好了，爪子果然套上了靴子。很快，尽管它的尾巴愤怒地惊摆，别人仍旧将那小红裙套在它的黑绒绒的身上。

但是，噗哧！噗哧！噗哧！拉齐比斯睁着魔鬼般的眼睛，动着半套上靴子的爪子，以及扭着被滑稽般地套上鲜红锦缎的猫身，它猛地掀翻锅，从惊慌失措的蟑螂面前，从灶里的小火苗面前，惊逃而去。噗哧！噗哧！噗哧！中了巫术的猫，能看到地狱的动物，它从开着的窗户中蹦跳而出消失在蓝天背景之中。

惊慌不已的皮埃尔看着手，他进行了一次美好的战役，但是失败了。殷红的血珠从伤口处渗出，这是拉齐比斯刚才用爪子抓的。另外还有泪珠噙在“小孩子”可怜的眼眶之中，差点儿滴落下来。

对这种行为最为生气的还是玛丽亚。她目睹了全过程。她离开弹奏不出声音的管风琴，用一个迅捷的动作，抓起一块抹布当战旗。她用天生残酷的声音，冲着孩子们发狂地大声说：

“滚出去，好战分子，快点滚出去，否则我用这抹布将你们捆起来。”

……这是皮埃尔一生中的第一次战斗。然而在战斗中，他却必须接受世界上残酷的现实，抛弃自己的梦想。维奥莱特与他没有登上卡拉巴斯华丽的四轮马车，而是被驱出了烹饪天堂：代·奥比埃的厨房。维奥莱特为此颇为懊悔。伙伴重重的一声叹息宣泄着郁闷的浊气，她在听到这叹息声时，自己感到快要哭了。哭？呸！最好是唱歌来安慰小伙伴。她用并不好听的嗓音唱了起来：

塔上的夫人在上楼……
洋葱牛肉，洋葱牛肉，洋葱牛肉。
塔上的夫人在上楼……

“你在唱歌，维奥莱特？”
“你明明知道是这样，难道不懂！”

塔上的夫人在上楼……”

“啊，我懂了。可是钥匙丢了！”

“哦！真的，”狡黠的姑娘说着，她忘了刚才开的玩笑。钥匙已经被藏了起来，据说藏在城堡主塔附近的一口古井里。“我马上下去。”皮埃尔勇敢地回答说，有点激动。“不，不，小皮埃尔。你知道我是逗你玩儿的。不是真的！”在内心深处，维奥莱特对皮埃尔的魔幻故事开始将信将疑。她的狡黠中渗着温柔，渗着女性的好奇。她也渴望上塔楼。“是的，”她补充说，“我们马上可以进去，不需要钥匙。你知道的咒语就足够啦！”

“嗯！什么！咒语是……”

“嘘！嘘！闭嘴，不准在这里说。上楼去。”

希望之光很快抹去第一次失望带来的泪水。那只猫还在愤怒地挣扎着，被这姑娘的小裙子束缚得极不舒服。两个孩子像这只猫一样，也是从窗户那儿逃跑出来。他们冲着玛丽亚蔑视地做个鬼脸，而后者又开始弹那古老时代的管风琴，动作机械，没有风度。

远处，太阳红色的球体已经落下山岗。而在近处，在那余辉的光芒之中，

神秘的塔楼显得极其高大，好似它在用风标的锈蚀声召唤孩子们。

三 芝麻开门

皮埃尔与维奥莱特踮起脚尖走着。

皮埃尔受到新事物的吸引，航行在陌生的充满风险的海上，他有点儿害怕妖术及魔法了。因为这些东西可能将他永远钉在他刚刚跨入的魔圈内。

这时候，维奥莱特用脚踏了蹬这被虫蚀的以及长满地衣的护栏，然后拉着他来到城堡附近，进入到可怕的城堡主塔的围墙之中。

这次进行得非常神秘。在闷热的空气之中，几乎没有声音。这里或那里间或藏着几只蟋蟀，用忠诚细小的鸣叫声撕破这死寂般的沉默。它们好似当地的歌手，拿着上帝的薪水在鸣唱。

拉齐比斯用爪子撕扯着，后来终于摆脱了豪华、滑稽的裙子的束缚。即使如此，它仍余怒未消，用爪子在草地上乱抓，随后跑到房屋上那摇摇晃晃的焰瓶饰上蹲着。这焰瓶饰的高度超过阳光照耀着的黄杨树。苟延残喘的夕阳在它的瞳仁里跳跃着，将猫眼映成了玛瑙色。

“哦，好嘛！你们这些虐待狂，”它好似在嘟嘟噜噜地说，它那报复威胁的喵喵声透着一点邪气，“你们马上就会发现你们要出事了，走着瞧吧！”

小心谨慎的孩子们行走在大旧石板上。这些石板就像世界一样，高低不平的，接缝太疏。几个世纪以来，它们被遗弃在这里，昏昏恹恹，也感到腻味厌烦了。

忽然，皮埃尔发出恐惧的叫声，尽管他很勇敢。

“咋啦？……”

黑暗中蹲着个可怕的东西。它那粘乎乎的爪子粘在地上，好像这堆小土与它自己形成一体。脓包癞疮使这个卑鄙家伙的皮肤变得很是难看。它肯定是用淤泥捏的，而且是匆匆忙忙做成的。在那张大嘴下，白色的嗓子上下鼓动，额头低垂。

对！对！皮埃尔在书中某处读到过“这东西”。他竭力地回忆着。对了！他找到了：

“这是蛤蟆仙子！”

“亏你想得出，”维奥莱特感到恼怒，“这东西仅仅是只癞蛤蟆，既不是仙子，也不是蟾蜍石……蟾蜍石！这东西用来与鸽子一起炖。”

“应该杀了它。”皮埃尔当即说，同时抓起一块石头。

“为什么？”

“因为它坏！瞧，它多丑。”

维奥莱特表情严肃起来。

“没有道理，”她反对说，“爸爸讲过，不能因为人丑便说他坏。曾有一天，我也像你今天这样害怕过蛤蟆，当时他却让我走近前仔细看。瞧，皮埃尔，看看它的眼睛。”

皮埃尔蹲下身。

无疑，小动物由于知道他不会使坏，故而一动不动。

于是，惊愕的皮埃尔在这堆极为可怕的东西中，看到两只黄玉般的眼睛，非常清澈。尽管仍旧迷惑不解，但是这孩子的心灵当即悟到一条道理：丑陋之物中也存在着美。

“它长得不好看，但是可能是个勇敢的动物。”说着，他又陷入梦幻之中。

他丢掉石头。无辜的蟾蜍无力地挣扎着，拖着发粘的肉身爬向洞口。晚上，这个靠吃蛞蝓为生的丑陋的家伙，会警惕地守护着附近菜园里的草莓，而且还会在这洞口处哼唱着它们这类可怜动物的单调旋律：旋律虽显得温和、悲哀，但是却有用处。

在跨过二十来米的地段之后，皮埃尔与维奥莱特来到城堡的主塔之下。塔身很高，非常之高，即使皮埃尔抬头仰望时，也仅能看到雉堞：太古老了，古老得让人生畏。皮埃尔打开枪眼与格窗。那窗格的小孔就像一只只眼睛，透射进阳光，照在心情不快的皮埃尔的脸上。

维奥莱特再次被他的“想法”所左右。

“你看，”说着，她指着一道布满铁钉的、像大皮鞋一样的圆门说，“你看，这就是没人能打开的门。”

皮埃尔的手僵硬了，没有说话。

“打不开的门，但也是能自动打开的门，”维奥莱特补充说，“与我一道登上老台阶。那儿，就这样。不过，给我让点位置……好极了。我吗，站在这个石板上。你呢，站在中间。你来讲咒语。不能让人看见我们，对吧？行，干吧！一，二，三，讲咒语。”

皮埃尔用一种有力的、略带苍白的声音高声说，就像在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的故事中一样：

“芝麻开门！”

一分钟过去了……很漫长……而这时，一种闻所未闻的事情逐渐地出现了。地腹中肯定传出那奇怪的嘎嘎声。大门摇动起来，接着笨拙地缓缓打开，像巨型怪物的大嘴一样。生锈的铰链、铁链、滑轮发出可怕的声音。哦，这样，真的，这太非凡了！皮埃尔的双腿哆嗦着，就似人们通常说的那样，他还没有回过神来。他本就没想到能如此之快地进入到魔幻王国。一种并不苦涩的恐惧在他内心之中与喜悦交织在一起。

“快！快！”维奥莱特笑靥盈盈，高声地说。

于是，二人登上了爬满蜗牛的台阶。一些蜘蛛正在暗处忙碌地织网，它们在受到骚扰后向他们射出敌意的目光。

“这就是大厅，”维奥莱特宣布说，喘息不匀。“这里的一切都属于我爸爸。上面有东西！我们不能再往上爬了。来，从枪眼中往外看。瞧，跟我站在这个凳子上。把放在那个角落里的望远镜拿来。来，抓紧点儿，我们两个从这个窗口上一起看。”

与中世纪的观察哨一样，皮埃尔这时将整个景色尽收眼底。外面茫茫一片有如波浪起伏一般，和谐、轻柔之中又传出簌簌的稻菽之声。这种景象对他这么敏感的孩子来说，简直使他眼花缭乱。

“老天！维奥莱特，太美了！”

“哦！你这么认为？”

“是的，啊！讲讲你那边看到的東西。许许多多，数不胜数的奇妙美景！”

实际上，代·奥比埃城堡主塔延伸了他们的视野，这些有限的美好的风光变得更加广阔。这些景色之美，就像我们古老的大地发出媚人的微笑一般。

“瞧，”维奥莱特用她玫瑰色的手指指着蓝天，“那儿，左边，那是市镇。看看火车站。听！听！火车马上要开来了。我已经听到呜呜的叫声。后来……然而，你不能从那儿看，皮埃尔！”

“不，不。”皮埃尔柔和地回答。

“在那几幢全新的漂亮房子旁边，是糖厂，后边是什么厂，我不知道，但是爸爸说，这是本地区的生财之地。我们甚至有个堂兄在那里当工程师。他有个儿子非常礼貌。他就是弗朗索瓦。你快看，皮埃尔，你在哪儿啦？你没看风景？”

“啊！不，我在看右边。这比看大烟囱、红房子美得多。”

孩子们通常都是诗人，但是在成年后就再也没了诗意。作为艺术家，尽管皮埃尔尚没有意识到这些，但是他在欣赏着大自然时，总是带着幻想。对大自然自身来说，它从不吝啬自己的那略显粗鲁的微笑，并向他送来一阵阵野性的爱抚。

“从那儿”，可以看到倒映在那条大河中的蓝天。大河缓缓地流淌在草原的绿宝石中，流淌在金黄色的麦浪中，流淌在鲜红色的驴食草中。笑意潺潺的流水形成一个环扣。在夜晚降临而初现的氤氲的气体下，河流的两条流动带那像白乳一样的流水流淌着，流向远方。大河的环流形成一个近乎迷一般的半岛，它用这怀抱紧紧地围裹住了一个小世界。

“从那儿”，太阳升起的地方，好似可以更好地看到星星之夜与环境的和谐：绿茵茵的松树挺直起金黄色的树干，怒目斜视的橡树挺直了白色树干，桦树挺直着白粉般的树干，怕冷的杨树高高而立，在微风的抚拂之下簌簌颤动。这就是森林，散发出令人陶醉的芬香……这就是整个森林，里面隐藏了些东西肯定不属于它森林的内容。因为在这里与那里，在成凹形的绿浪大空洞之中，出现了神秘的屋顶、庄园、磨坊与茅屋的影子……

皮埃尔不自在起来。那里的疯魔之神又在他脆弱的脑子里跳起了萨拉班德舞。谁知道！那些陌生的住宅，可能就是他心目中的那些人物的住宅，即让他做梦都想得起的这些人：如森林中的睡美人、蓝鸟、吃人妖魔、小拇指……如果去那儿历险，能见到他们吗？

“可是，维奥莱特，”他说，“你看森林！你经常路过那儿，是吗？”

“不。”

“不可能！为什么？”

“我不知道。啊！你知道，我也觉得这森林好漂亮，好漂亮的！但是，我们不能去。爸爸都从不去那儿打猎。他从市镇那边平坦的地方走进去。当时我还小，我就想与玛丽亚一道去，她不愿意，告诉我说有狼。”

“当然！是小红帽故事里的狼。”皮埃尔低声说，从牙缝里吐出这些话。

“不，她不是这样讲的，她说的是狼。”

“她不愿意让你害怕。事情就是这样，想起来了吧！从前有个叫小红帽的姑娘，她去看外婆时，在森林里迷路了。她遇到一只狼，狼戴着一顶无边软帽，吃了小姑娘。”

“狼外婆吃的是帽子吗？”

“不，是小姑娘，她被狼吃了，你应该知道的。”

“哦！对！我读过这些内容，但是我不太相信。那么，你还是想去森林？”

“你认为我害怕？”

“狼要吃了你。”说着，维奥莱特笑了。

“我的刀呢？你用它来干什么？”

“没有小船过河。必须绕上一大圈！我想大概有四公里吧。”

“没船？看看那里。”

皮埃尔指着下面靠近神秘的森林旁的一个很小的东西，好像是个黑色的

核桃壳放在玻璃上。

“啊！”维奥莱特接着说，表情严峻，“我知道了，但是如果你认为你有权使用那只拴在河里的船，你就搞错了！那是福莱特的船。”

“什么，福莱特！福莱特是什么东西？”

“我不太清楚，是住在磨坊里的老太婆。你看，就在那儿。看这座有常春藤的圆顶，还有四周的花园。所有这些，都属于福莱特。”

“是个仙女？”

“不，”维奥莱特不耐烦地叫起来，“我烦透了你的仙女了！告诉你，她是个老太婆！福莱特或许不是她的真名，但是整个地区的人都这么叫她，因为爸爸说，她是个轻率的人。”

“轻率的人？”皮埃尔感到印象很深，“我不懂这个词，但是词意似乎有点儿坏。”

“不，不十分坏。厂里的工人也说她，说她被叮……我认为，或者用的是类似的词。”

“被叮？里面有昆虫？”

“不，被叮就是被叮。她没养昆虫，但是养有鸟，多么好看的鸟哟。看，从这里可以看到她的五彩禽舍。那里叫作养雉场，因为我认为里面有孔雀。”

“啊！”皮埃尔激动地叫了起来，“走，我们走，维奥莱特。”

维奥莱特撅着小嘴。

“我不太敢。再说，我这身穿着也很糟糕。”

“怎么办呢？”皮埃尔自言自语……

哦！他找到了。在他看来，一个神奇的想法刚刚出现在脑海。都知道他有化装的怪癖。为了到他新发现的奇异之地去寻求发展，为了自豪地出现在福莱特面前，也为了跨进这迷人的森林，他穿上世界上最美的服装，又有什么不合适的呢？

“维奥莱特，你就没有漂亮的衣服？”

维奥莱特昂首挺胸，神气十足。

“啊！比你刚才穿的衣服漂亮多了。在我们这儿，最好的服装便是万佩尔庄园衣橱里的衣服，是表示资格的衣服，也是更加古老的服装……”

实际上，代·奥比埃的城堡主塔的确是旧货古物的王国。在这个观察厅里，在这两个孩子前来探险的地方，沉寂了几世纪的遗留物，都是几代没落后人的纪念品。有多少纪念品，就有多少寄生虫被世袭地拴在这座古老庄园里。眼下这些东西都躺在灰尘扑扑的绒单下。

一些箱子被罩在毛还没有磨光的皮革单下。在箱子中，在三角楣都磨损坏了的衣橱内，维奥莱特在一些千奇百怪的旧衣服中搜寻着财富。

哎呀！当她翻乱了整个世界后，不禁发出尖声的轻叫。在朦胧混沌的光线中，皮埃尔惊讶地发现一些黑色的破布，棉絮般软软地漂着，漂到一些蝙蝠的小头上，他不禁惊吓不已……

无声无息，这些丑陋的小动物扭动蜷曲着，紧紧抓住天花板。后来，它们渐渐地静下来，再也不动，像是起了皱的李子干儿，裹上了一身泥土。

这孩子有点颤栗。

“不用吃惊，”维奥莱特说，“这些是蝙蝠。来看看这漂亮的衣服！”

老天！在这些上辈人留下的箱箱柜柜的底下，皮埃尔发现了不少好东西。他要真正地挑选，他将华丽俗气的旧衣服扔到这些家具后面。

哦！相信了吧……快点换衣服。一顶杂技演员的帽子，一件国王卫兵的男式紧身外衣，还有一把斧子。这斧子因战功卓著，而被放进城堡主塔的一角。所有这些东西能令他像个英雄一样立即采取行动。

“我这身是堂吉诃德！”他叫着说。

“好！我呢？”

“啊，你好漂亮！”

事实上，维奥莱特正从衣橱里掏出一条帝国时代的漂亮裙子：箭袖，天蓝紫红色，但因年代的久远有点儿退色。

“你这么认为？可是我不能这样出去呀！”

“听着，”皮埃尔庄重地说，“你很像是一个公主。她白天穿着一条彩裙，外罩着一张驴皮。你很清楚，大家叫他驴皮公主。我在来此之前，便认为你多少有点儿像驴皮公主！你将会像她那样，或许我们还会遇到更美好的事情。瞧，将它穿在你身上吧。我将是堂吉诃德，你呢，你就是驴皮公主。”

皮埃尔发现了一条破烂的被虫蚀了的小地毯，那不过是一张火红色的羊皮，他还是将它甩到维奥莱特的肩上。

“当有人看见你里面还穿有裙子时，你就不太漂亮了……”

……驴皮公主与堂吉诃德冲下楼梯。堂吉诃德的长矛要么是绊住脚，要么就是放得不是地方，妨碍走路。而这期间，驴皮公主的小地毯也掉了。但是没什么！两个孩子仍旧非常高兴、惬意，因为他们向陌生的地方走去，踏上了一条通往幸福之路。

然而，一来到外面，驴皮公主一下子停了下来。

“为什么你不推门？”她说。

堂吉诃德想推动这扇门，但是毫无用处。

“别动，”维奥莱特接着说，并站在石板上大声喊，“芝麻关门。”

皮埃尔很听话。顺从听话的大门也嘎吱吱地关上了。她成功了！

“你看见了吧，”他说，“有妖精，也有仙女！”

维奥莱特讲话前稍作迟疑，随后还是爽声大笑起来。

“可怜的皮埃尔，我这是与你闹着玩儿的。妖精，就是人。仙女，就是，就是机械。啊！这些是爸爸教我的！他对我说，这是一扇秘门。在很久很久以前的战争期间，为了保护城堡的主塔，他们在这扇门上装上机械。只要将脚踩在那块石板上，它就能移动下面的摇杆。听见了吧！”

维奥莱特用某种方式重新一按，再次试着开门。很快，地下传出因铁件转动而发出的令人担忧的声音，就似魔鬼的喧嚣一样。皮埃尔早就对这种声音留下深刻的印象了。用机械运动来解释，这本是世界上最自然的方式。这孩子感到震惊……失望吗？对，有点儿，不过这些事情还是太好玩儿了，太离奇了，他不禁自问，人类的智慧是否赶得上仙女？

他又高兴起来，他已经拿住长矛，想挑刺一头非常古怪的动物。这动物的身躯光芒耀眼，而且在他眼睛中变得越来越大。

“鳄鱼！”

不！这只是一头巨大的绿蜥蜴。蜥蜴用担心与狡黠的目光注视着他们。它的舌头一伸在卷住一只苍蝇之后，才灵巧地一摆它那不伤害人的蜥蜴类的身躯，溜进墙洞里。

走出围墙后，孩子们得意地在路上走了几步，充满信心。

“维奥莱特长得好漂亮哦！”皮埃尔心忖。

“皮埃尔好英俊啊！”维奥莱特也在心里想。

“马上就可以看到那么多美好的事物啦！”皮埃尔说。

“马上就可以看到那么多美好的事物啦！”维奥莱特附和着。

今天是星期四。当一排老柳树后面传出一阵嘈杂的声音的时候，他们的心情还是欢畅愉快的。

市镇的孩子欢乐地成群结伙地无所事事地闲荡着。正当他们来到十字路口时，遇到了身着奇装异服的皮埃尔与维奥莱特：一个身着男式齐膝紧身外衣；另一位披着桔红色羊皮，好似风中的一团火在飘动。众人好一阵都惊得傻愣愣的。后来他们才渐渐地开始嘲笑、打击起他们来。

“嚯！明白啦？”为首之人讲。他是这伙人的头子，叫大朱丽安，糖厂工头的儿子。“这些就是面具人。”

“还没到封斋前的星期二嘛！”另有人附和说。

“啊呀，小家伙！你们去逛市场？”

“搞清楚点，是哪种人要上天堂，是黑皮肤的人还是生活放荡的人？”

“看看这位小姑娘！注意……她要发怒了！瞧，她脸都红啦。”

“赶走他们。”

“不，不……围着他们跳舞！”

嘲讽的声音此起彼伏，叫声很高，笑声放肆。

“打倒面具人！打倒面具人！”

没人认出这位城堡的“小公主”。她并不惊惧，而是在披风下……准确地说是羊皮下偷偷笑了。实际上，维奥莱特心情是欢快的。她始终能用友好的目光看待事物。相反，皮埃尔则不同了，他义愤填膺，牙关咬紧，随时准备刺出长矛。

“你最好别动手！”维奥莱特低声说，“他们不是坏孩子……再说，”她有点羞怯地补充说，“还是应该回去，他们又不懂事。”

皮埃尔喃喃地嘟囔着，但是被维奥莱特拖着走了。

这伙小孩子见他们掉转脚跟，于是在一起商议之后，又庄重地排出滑稽的长队，跟在二人身后。

村里的孩子在过什么节啦！队前是朱丽安，他拉着手风琴。在附近的乡间，传来狗的狂吠声。鸡也被惊得四下乱跑，冲到路上，挡在驴皮公主与堂吉诃德面前。后者像吃了败仗的先头部队士兵。

比较聪明的鸭子，左右摇晃地奔跑，呱呱地大叫，那神态像在作弄人，扑通、扑通地扑进路边的水坑。

那超乎寻常的吵闹声经久不停，一直到维奥莱特当着这伙人的面，尊贵地打开她父辈的城堡大门。

皮埃尔！我亲爱的小皮埃尔！这天的确过得太严峻了。晚上，她那颗仍旧发热的脑袋枕着有助于思考的枕头，想着白天发生的事。你心里很难受……你想直接进入到仙女们许诺的幸福王国，但是你遇到了你的同类的恶意与嘲讽。皮埃尔！我亲爱的皮埃尔！我相信你哭过？！……擦干你的眼泪。你会渐渐地了解到生活会笑迎我们这些孩子的，只要他们勇敢地去学习作人的技能。

四 河边的福莱特

附近教堂的大钟刚才赖洋洋地敲了四响，声音在震颤的上空扩散。四响，标志着该吃点心了。

两个孩子再没说一句话，他们像奥比埃城堡内的老人一样，又聚在一起。再说，没必要定约会，孤寂不仅是孩子的，也是成年人的严厉的敌人。皮埃尔与维奥莱特为他们的再次相聚而高兴，这是两天来他们本能地相互走近，交流着喜悦与痛苦。

“你好，维奥莱特。”皮埃尔说，两眼仍旧红着。

他手里拿着一块果酱。

“你好，皮埃尔。”维奥莱特回答说，眼睛中仍透着狡黠。

她的手里拿着一块干面包。

“看看你古怪的样子！”她接着说，“我吗，我挺好玩儿的，那帮孩子最终认出我来了。大朱丽安真逗，你知道，就是拿手风琴的那个，一头失去光泽的淡金黄色头发，一对黄鼠狼的眼睛。”

皮埃尔没有马上回答。他假装在看一个小东西。它活泼、贪婪、嗡嗡直叫，面部凶残，像是罩着一件有漂亮的环条的短上衣，以及一条金黄色与黑色相间的裙子。这是只胡蜂，它所有的尖爪子刚好粘在面包片上的果酱上。

他驱走胡蜂，看见维奥莱特用垂涎的眼神看着这片搞得有一小点儿脏的面包。

“我不饿，”他说，“……或者准确地说是饿了……你喜欢果酱吗？那么，给我一片优质黑面包，我们换。我更喜欢黑面包片！……再说，维奥莱特，我还有些事要对你讲。我，我觉得像昨天发生的事一点儿也不好玩儿，我们好滑稽。再说，我们还没有看见森林，应该再回去。”“我这一生都决不回去！”

“要！”

“不！”

“我给你说，要！”

“我给你说，不！”

“为什么，小维奥莱特？”

“我再也没兴趣了。”

“以名誉保证？”维奥莱特缄口不语了。她知道用名誉作保是神圣的。回答什么呢？说到底，她是个爱开玩笑的姑娘，而且她几乎也希望皮埃尔前去探险。“你看！你看！”皮埃尔说。“上帝！或许是为了让你高兴吧！……但是，不管怎么说，不，我不相信。”

“没有‘为了让我高兴’的说法，只有不出去散步的行为。因为你是懦夫，怕那些孩子嘲笑我们。”维奥莱特的自尊心受到伤害……她抬起头。“爸爸说，我们这里从来没有懦夫。走，去吧！”皮埃尔拍着手。“妙！妙！”

“只是，”维奥莱特肯定地说，“应该谨慎些，切合实际些。”

“切合实际？这话什么意思？”但是，还没有等对方回答，他又心情愉快地补充说：“是的！应该小心点儿，而且还应该有钱，应该有武器，应该与昨天一样，不要让人察觉。随后……”

“随后，不应该像这样多话，”维奥莱特笑着说，“至于说钱，我有……”她拉着皮埃尔的手，蹦起身来，轻盈得有如小牝鹿。向城堡的楼梯奔去。

两个孩子穿行在这些庄严、破损的大厅之间。这些大厅的拱顶、墙面均已起硝，散发着一丝霉腐之气。他们来到一间宽大的熏制间。在那些雄鹿角下，有狗腿，有让人害怕的野猪头，有桌案、纸头，还有代·奥比埃先生的烟斗。在这灰扑扑昏沉沉的环境中，在这烟熏火燎的味道之中，所有这些东西铺摆了一地。

那里面有个小角落专门留给维奥莱特。她所有的布娃娃都在那儿失去了青春与美貌，有的塌鼻子暴露出来，玫瑰红也变成了灰色。但是最好是有……有……一个攒钱罐！

对，果然是一个小桶大小的黄陶器攒钱罐。

维奥莱特用个庄严的动作，绝不后悔地、颇为自豪地在石板上将它砸破。很快，很快，那些人头硬币一见到天日，便欢快地四处乱滚，藏到桌下，藏到椅下。还有一些比较有哲理，知道等待它们的是什么命运：钱总是有人捡的，所以它们也就认命了，静静地躺在那儿，圆圆的……有点儿蠢，躺在石板上。

“数数，”维奥莱特说，在皮埃尔眼里她显得庄严起来。皮埃尔四肢趴着东奔西跑地忙着，像墨丘利羊群的疯狂小牧人。都知道，墨丘利是个财神。

“四十苏。”

“好！”维奥莱特说。

“对，但是我……”

皮埃尔忽然住口不说了……他兜里还有一个路易。这是他一个月的零花钱。他身上带着这钱，是想用在去神秘的大森林途中。他刚刚想起母亲那天对他说过的话：

“小皮埃尔，并不是因为谁有了钱谁便能成为上等人。再说，永远不应该谈钱，尤其是在没钱的人面前。”

于是，他简单地说：

“对，我相信这已经很不错了！”

“只是，这样，”维奥莱特说，“我们不知道要走到什么地方。吃饭总是必须的！你也带上了全部财产了吧？”

“没有，”皮埃尔回答说，神情惊慌。

“行了，行了，”维奥莱特说，“爸爸不会因此骂我。跟我来……”

喂！在一转身间，维奥莱特与皮埃尔便来到厨房旁边的洗衣房。烟囱那张大的黑口冲天地大张着，令人害怕。烟囱里有个挂锅铁钩，这东西与魔鬼发明的用来拷问犯人的刑具差不多。一个非常丑陋畸形的东西也在里面占有一席之地，像是个受苦受难的受害者。

“有这个，可以走得更远些！”维奥莱特说着取下那件东西。

“这太可怕了！”皮埃尔厌恶地叫出声来。

“这太可怕了？好啊！你知道什么时候有用。这是一块烟熏火腿。”

皮埃尔有点儿震惊。

这东西，是块火腿？在人生路上，相信事物的外表是绝对不合适的。

他又被领进代·奥比埃先生的书房。孩子们从里面拿了几匣火柴以及两床打猎用的被子，以便“晚上睡觉之需”，甚至连手电筒也没忘记。

“我忘了件最重要的事。”皮埃尔补充说。

他从陈列武器的盾形板上取下一支马鞭。

“老天，拿它干吗？”

“哎呀！我的小姑娘，我们可能受到蝰蛇的攻击。”

“我从来没想到过这些！”维奥莱特回答说，热情稍减……

她沉思了一会儿说：

“喂，皮埃尔，你妈妈同意吗？”

这下轮到皮埃尔了，他的冲天热情溶化了！真的！这个小冒失鬼，完全沉浸在梦幻之中，竟忘了……他向维奥莱特承认了自己的疏忽。

“皮埃尔，”维奥莱特庄重地对他说，“绝不能做任何未曾获得许可的事。对此，你应该是知道的。”

“你呢？”

“我！我爸爸不在。”

“妈妈也不在。”

“啊！她离这里有百来米远。快跑，如果能获得准许，我们一会儿在福莱特家附近见面，不要让人看见。这太好玩儿啦！怎么干呢？哦！有个主意……你呢，还是像这样打扮。我吗，我还是小农姑，就像你昨天说的那样。别再来找我，我们像散步一样走出去。五点，在河边碰头。你有哨子吗？”

“有，你看。”

“好，你吹三下，我吹四下。快跑到你妈妈身边去！去吧，快跑，皮埃尔！”

“有人敲门？谁在那儿？”

“我，妈妈。”

“进来，亲爱的。”

是小皮埃尔。两分钟后，他便赶到布斯加尔妮埃夫人的房间里。

窗帘低垂，凉爽的房间内只透进惨淡的阳光。布斯加尔妮埃夫人始终无精打采，她坐在安乐椅里，模糊的目光好似远离她摊开的书本……她进入梦幻之中……她用一种苍白、忧郁的声音问：

“为什么在我午休时打扰我？小皮埃尔，怎么搞得乒乒乓乓的？”

“妈妈，是我想得到你的许可，与小姑娘一道共进晚餐。”

“驴皮公主？”母亲笑着问。

“啊！驴皮公主……可能。总之，我再也不能肯定这个驴皮公主是怎么回事了。不过，她是……总之是个小姑娘。”

“好滑稽的想法！随你便吧！”

他母亲在吻过他后改变了主意，这时皮埃尔正准备喜气洋洋地离去。

“皮埃尔，你想在她家吃晚饭吗？”

她用清澈的大眼睛打量着孩子。

皮埃尔极想说“对”，但是他是个诚实的孩子，他感到自己内心深处有一个神秘的看不见的神明，这个神明用手将人牵向诚实。这个神明，据说叫意识……

“不，妈妈，”他说，“我们要去外边……在一个草坪上吃晚饭。”

好一会儿，布斯加尔妮埃夫人都在犹豫。

“啊，说到底，”她用一种疲倦的声调说，“我更喜欢你对户外的空气感兴趣，而不是童话小说。去吧，孩子，乖点儿。”

唿……唿……唿！三声口哨。

唿……唿……唿……唿！四声口哨。

皮埃尔与维奥莱特来到河边聚首相见了，既感到心驰神往又激情满怀。

很快，肩负着重大使命的皮埃尔，悄悄地对着维奥莱特的耳朵说：

“看看我刚才找到的东西，简直是从未见过，这是我刚才拾到的。”

他从兜儿里拿出一只拖鞋。

“我认为这是松鼠皮的。”他说。

“玻璃的？”维奥莱特不解地问，“你疯了，那会摔碎的。”

“不，小傻子。松鼠皮的，松鼠皮，是一种皮毛，仿佛鹅妈妈的故事中也提到过这种皮毛。当然，这是灰姑娘的拖鞋，三个姐妹中的小妹妹，当大人们带着姐姐们参加舞会时，她便被留在火炉旁。实际上，她也很想参加舞会。”

“总之，皮埃尔，你很快就会不再相信这些了……”

皮埃尔尴尬起来。他有点儿分不清现实与非现实，就连自己的信念也不那么绝对可靠了。

“不，这不可能是同一只拖鞋，也不是同一个灰姑娘……但是，这可能是另一个故事。然而故事始终是这样开头的：当时大家找到一只很小的拖鞋……总之！”皮埃尔思想有点儿混乱，他说，“这鞋太小，你不可能穿得上。”

“啊！我，”维奥莱特嘲讽地说，“我只是个小农民，你知道。”

这时孩子们来到河边。

“哦！好美啊！”

从来没有见过野外自然景色的皮埃尔，泛起一种奇怪的感觉……对他来说，好似进到卢森堡博物馆中的图画之中。他父亲以前领他去过那座博物馆，博物馆也因为接待了他的到来而变得热闹起来：对，实际上，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小男孩，这些美妙的自然风光都是为你创造的！……

这是为了他，好像也是为了整个人类，那河流才唱起了哗啦啦般的流水歌。平时这条河流懒洋洋、死气沉沉的，只是偶尔有只翠鸟时红时蓝地划过水面。这是为了他，在洋溢着歌声的氛围之中，泡桐、美国木豆树，在火车卷起的微风的轻拂下，弯腰相迎，散发出芬芳，一副献媚的样子。也是为了他，在这场大自然演奏出的皇家音乐会上，灰裙子的绿啄木鸟，门前的喜鹊，头上戴着绿松石的坏脾气的松鸦，它们都唱起森林之歌。

对，真美……但是对维奥莱特来说，与其说是心情激动，还下如说是缄口不语。她身边的皮埃尔，在他翻开第一页探险小说之时，就有点害怕……他有点像受过教育的动物，一旦逃出笼子，便开始算计着无垠世界中的宏大与危险。

看看！勇敢点！……向前走！……在河的对岸，是一座十分破旧的磨坊，里面长期都有人在磨白色的面粉。它的门关着，仿佛用谜一般的微笑在呼唤他们。

在那绿茵茵朦胧的森林之中，这座非常古老的磨坊的确十分古怪。

只有一个极高的塔尖，仅仅开了几个少有的爬满长春藤的窗户。他呢，为了能在流水中打量自己，他踩在这些绿色的有如芦苇一样的灌木上以便增加点高度……

哇！冒险进入到这片陌生土地上。再离系缆点更近点儿。在岸边，有一只十分漂亮的船。这船肯定能将他们载到世界上最迷人的地方。

“一，二，三！”孩子们跳上船去。

“玲！玲！玲！玲！玲！”

“上帝！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挂在磨坊门前的小铃，它奇特地响起来。有一道绳子将它与船连在一起。两个孩子还使劲儿地拽这绳子。

这时出现任何奇特的事都将在预料之中。

河边附近长满青苔的小径上，一个小精灵雀跃式地窜出磨坊向他们跑来。她是小姑娘？还是百岁老人？没法说，但是她好像是饱经过岁月的摧残，因为在她孩子般笑容的脸上，满面皱纹。她好似一步跨过百岁年龄段，而没有任何阶段有过停留。她那鹰钩鼻子下长着两片有痛苦折皱的薄唇。在她的那顶像他祖母戴过的软边帽下，长长的绿眼射出温情热烈的目光。怪模怪样的丑老太婆穿着也十分奇特。

在她瘦弱的肩上搭着一块混纺白府绸的头巾，这头巾在路易菲利普时代十分流行。遭过疏漫的凸纹条格细平布的裙子没遮住她那可爱的脚，而脚上则穿的是荷叶边的高跟袜。她的小手戴着粗绢丝织成的露指黄手套……当这个小妇人走近他们的时候。两个孩子先是惊诧不已，随后很快愉快地注意到，她的胸前饰有两个细密画肖像，用古式别针别上去的：一张肖像画被误认与她相像，另一张画的是个前些年的英俊青年，人长得十分英俊。她便是福莱特。

“你们好，小宝贝！”她用一种细长的声音咕噜着说，“我从不放人过去。但是你们，你们让我高兴。过来，小心肝儿。”

她用灵巧的手，拉过这时还在对岸的船。

由于有点紧张，皮埃尔抬了抬帽子。

“欢迎你，英俊骑士！”福莱特说。

维奥莱特行屈膝礼。

“行，行了……有点儿欺骗性，小姑娘。你回避了行皇家的屈膝大礼。这种致意是否有点儿太简单了。”

皮埃尔有点恢复了常态。他熟悉高尚的礼仪，而且已经成为“世界的小男孩”，他马上要作自我介绍。

“没用，没用……孩子，”丑女人打断说，“我虽说像个离群索居的老人独自生活，但是我了解世界，了解整个世界。你呢，我的王子，一位来自巴黎的小先生；而你，小宝贝，你是代·奥比埃家族最小的后裔。来吧，小家伙们，你们要去哪儿？……”

孩子们正欲开口回答，一个令人惊讶的场面止住了他们，令他们也狂热起来。

一下子，福莱特的脸色变了。她笑了，笑得酣畅淋漓，那种疯狂的欢乐好似被解放的孩子一般。她用戴着露指手套的小手撩起裙子，出人意料地击脚跳起舞来。在她用手抓住孩子们的时候，忽然强迫他们也加入到可怕的围圈舞蹈之中。她用一种滑稽的声音唱着：

跳，跳，跳环舞

家中已无谷

邻家虽有

然非吾

苦！

这个苦字吐得愉快，这位长相奇特矮小的老太婆这时完全被她的盛装衣服所掩盖。随后她匆匆地行了个皇家的屈膝礼，这是她刚才向维奥莱特推荐的礼仪。

这种神情错乱的行为没持续一会儿。福莱特见到皮埃尔双目盈泪，动了感情时，又恢复了神志。而这时的维奥莱特强忍着差点儿没笑出声来。

于是，这种事情发生了：福莱特注目地盯着她，同时用一种严肃得令人吃惊的声调，庄重地对小姑娘说：

“无论出什么事，小姐，决不能笑老人，你听清楚了吧？决不能！看着我可怜的眼睛，有点红，有点慌乱，不是吗？据说可能是因为哭得太多的缘故。”

整个场面确实实非同一般了。皮埃尔甚至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福莱特始终用严肃的语调接着说：

“好！你们要去哪儿？”

“去森林，夫人。”皮埃尔回答说，彬彬有礼。

“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去历险……我们要去找……”

“什么？”

那声音之霸道令皮埃尔胆怯起来，他结结巴巴地说：

“我也不是很清楚……有仙女，财富，总之有美好的东西，能让维奥莱特幸福生活的东西。”

还是那副半怪的样子，福莱特发出尖锐的笑声：

“财富！哈！哈！哈！高高兴兴来富贵！朋友，嘻！嘻！嘻！相信我，玉带加身虽荣，不及留清誉于世。嘿！嘿！嘿！”

森林四周驯服地回响着她的声音：“哈！哈！哈！嘻！嘻！嘻！嘿！嘿！嘿！”天真的绿啄木鸟好似厌恶她的叫声，不再飞来这里，而是逃到树林之后，用嘴啄树木：“啾！啾！啾！”只有斑尾林鸽仿佛在抱怨这个可怜的老太婆，因为它们用忧郁的调子唱道：“咕噜！咕噜！咕噜！”，同时没忘了礼貌地点头致意。

孩子们还是没有动。

福莱特让他们重新登上船。船无声地滑下去，顺着波澜而动。

淤泥呛人的气味升起，航迹上波光粼粼，反射着照射而下的阳光。盛开的睡莲在漂动的水下藏起金黄色珍贵的头，以免被船桨扫去。一些奇特、粗大的蜻蜓在它们的防护范围内，用精灵的翅膀，漫翔于轻舟之上。轻舟之中，病魔之神已经左右了童年的理智。

几分钟过去了。老太婆将船驶进昏暗的用柴林中，在拱顶下系好船。

她没讲话，只是做了个动作。皮埃尔与维奥莱特明白：该下船了。孩子们顺从地借助着船桨登上岸。那只制作精良的船桨，水淋淋的，滴下像哭时淌的眼泪。福莱特单独留了下来。

维奥莱特与皮埃尔站在陡峭的河岸上，身旁衬托着雏菊、草地与蓝蝴蝶花。他们向老人表示感谢，这时又听到她在歌唱。她视线模糊，目光远望，就连歌词也有着奇怪的变化：

跳啊跳，为布斯加尔妮埃

跳啊跳，为代·奥比埃

妇随夫姓日需待

婚礼间

帅！

渐渐地，来到河道转弯之处时，奇特的视觉印象消失了。两个孩子只敢相互对看，这时他们听到了一声啜泣……后来，一种意外、残酷、撕心裂肺的叫声刺破四周的环境。恐惧的叫声，绝望的叫声：

“玛丽·克莱尔！玛丽·克莱尔！”

“是福莱特夫人，”维奥莱特印象很深，低声地说，“老天，她这种大喊大叫，不知道想说什么，也不知道她遇到了什么事……”

“啾！啾！啾！”仍旧是那狡猾的绿啄木鸟躲在杨树屏障后面弄出声响。这些杨树长在潮湿的地面上，整齐成行。无疑，它们与前来的小伙伴们一道品尝这森林深处的原始欢乐。

五 驴皮公主与堂吉诃德怎样救助灰姑娘

皮埃尔与维奥莱特走在松软的青苔路面上，印下黄色的脚印。他们并没有说话，整个人沉浸在奇异探险的激动之中。的确，森林好似表示出它的欢迎：耨斗菜低下玫瑰色的头，向孩子们致意，而蓝蝴蝶花绽开香面对他们说：“停下来吧，小家伙，停下来吧，这里有水，有森林还有草地，告诉我们这里的气息与你们找寻的世间的黄金相比，没有那么珍贵吗？”

但是皮埃尔没有停下来，他与维奥莱特正在踏上一条美丽的石子路。道路远远地延伸，通向森林。两旁是古老王国的路程碑，但是茂盛的百合花显示出的却是那已失去的尊严。

道路两边长着危机暗伏的矮树丛。矮林长势恶猛，甚至连温暖的阳光也得不到任何照射入内的机会。

哦呀！一种可疑的声音……摇拽的树枝，揉皱的青草。

什么东西？可能是狼？皮埃尔是勇敢的，他立即从包里抽出一支手枪，这是他为维奥莱特专门藏起来的。

“啊！”维奥莱特笑起来，她本也有点儿害怕……“这支手枪是堵塞着的。真的！如果是只野兽，你不可能打死它，小家伙！”

皮埃尔受到极大的侮辱。

“不，我是在吓唬它。”

他正说话期间，那野兽从这条“皇家御道”上横穿而过。它长得并不庞大，是只乱跑的小兔，古怪精灵地摇着它那短尾。

维奥莱特非常失望。

“大路真没意思，”她说，“我们走小路，穿过树林！”

“好，就这样……”

孩子们走入林间小径。今夜的天空早将夜露洒向森林。真好闻。一些金刚石般的翠露凝结在橡树金属般的叶片上。穿白裙子的桦树摇拽着绿衣，怕冷的杨树在雨中瑟瑟。蘑菇幸福地生长在湿润的青草之间。一阵微风吹过，青草连忙躬身施礼。

突然，皮埃尔呆愣住了，变成一座盐雕：

“啊！”他说，“啊！看，维奥莱特，快看！”

维奥莱特的眼睛顿时也睁得大大的。

“对，这太奇怪了！”

“当然，灰姑娘路过这儿！”

“我保证，”维奥莱特回答说，“这一切逐渐地滋生出对美好事物的爱。”……但是孩子们刚才发现了什么呢？

在潮湿的路面上，有一个十分明显的小脚印！……

皮埃尔有点儿抖了，他拿出“松鼠皮”拖鞋，放在脚印上对。

“是这个，完全是这个，一模一样大，维奥莱特。对，是灰姑娘。”

“然而，这是一种悲哀，”维奥莱特说，“因为灰姑娘只有一条腿。你瞧，我们只看到一只脚印。”

“上帝啊！你怎么那么轻率！她只有一只拖鞋。这就是我们所见到的脚印。她的另一只脚，可能没穿鞋，因为这只在我们手上。当然，你知道，雨水冲刷了赤脚留下的脚印。”

“你真聪明！”

这次，是维奥莱特在内心里感到有点屈辱。

但是……是的，这个森林果然被施了魔法！佩罗童话故事里的所有人物都能在这里面见得着？实际上，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正当孩子们争辩不休的时候，一个男人，对，一个真正的男人走过森林小径的十字路口。他们目光飞快地向那儿一扫，那仅有十米远的地方……但是看到的则是令人可怕的场面。

这男人穿着暗绿色衣服，皮埃尔在费鲁街或者加朗西伊安街也没见过有人穿这种服装。在他那软软的低垂的帽子下面，即那顶像强盗戴的帽子下面，还长着更为可怕的东西：胡子。

胡子是黑的？像八字胡吗？胡子是蓝的？在这朦胧隐约的光线之中，看不清楚。

“是蓝胡子！”皮埃尔说，他解决了这个问题。“维奥莱特，是蓝胡子……”

但是，如果胡子是蓝的，那么皮埃尔的声音便有点不自然了。

“哪位先生？”维奥莱特问，满腹疑虑。

“他不是先生，是罪犯！他结过七次婚，杀了七个妻子。维奥莱特，别出声。他会马上跑来娶你。”

“但是我一点不愿意！你认为他真是蓝胡子？”

“我相信，我相信，但是我还不能肯定。当然，我从来没见过他。但是蓝胡子正好长着那颗脑袋……完全一样。”

维奥莱特受到强烈的震动。她自我宽慰地说：

“你假想出来的……”

“不，维奥莱特。他可能不是真蓝胡子，但是却有蓝胡子的举止。”

“我不懂了。”

“不，维奥莱特。瞧瞧！你有布娃娃吧？”

“有，一个叫布朗迪恩，一个姓卡特琳，是爸爸为它们取的名字。”

“好，当你让布朗迪恩睡觉时，当你说它睡着了时，你当然认为它就是女孩子，叫布朗迪恩，对吗？”

“哦，我是即信又不信。”

“不，只有信以为真时，你才会认为这事不假。比如像我这样，那么这就变成真的了。而这时你就能清楚地看到他长着蓝胡子，不对吗？”

“啊！是这样！可以肯定！”

“长蓝胡子的男子不多，对吗？”

“我不懂。”

维奥莱特不太喜欢推理。她固执得很。为了打断他的思路，才突然发生了“这事”。可是“这事”现在又意味着什么呢？

还有神秘的事呢！也是在那个十字路口，但是方向相反，此时又走出一个丑陋之人。

一个年轻的女子向孩子们走来。她打扮得很现代，绝非童话故事中的人物。

她长得之丑，用语言根本无法描绘。天花，这是命运带给她的恶毒礼物！难道这就是她接受的惩罚？说不清楚。但是，她的脸以世界上最让人生气的方式腐烂变质了。她的右眼看着卡恩城，左眼冲着巴约城，正如小鲁塞尔的歌中唱的那样。她那张嘴与有病的青蛙嘴没有差别，她的鼻子拖到地上，好似在寻找雨后长出来的磨菇。

那个“丑女人”一笑，露出牝马般的牙齿。当她面带这种微笑发问时，皮埃尔再次想起蛤蟆仙子。

“亲爱的小宝贝，你们没有捡着一只小拖鞋吗？”

皮埃尔忽然抓住维奥莱特的手，不让她回答。

“昨天晚上，我妹妹丢了她的拖鞋。”

“这样，”维奥莱特低声地说，“她是灰姑娘的姐姐，肯定是最坏的那个。”

面对孩子们的沉默，“丑女人”轻轻地耸耸肩，像只讨厌的鹅一样掉转脚跟回禽舍去了。在她面前，一只大蚱蜢像林中的绿长颈鹿一样，歪斜地奔逃而去。一只恶心的蟋蟀晃动着触须，缩回到自己的洞里，并且毫不知趣地亮出自己黑色的屁股：“蚰！蚰！蚰”。它甚至在那儿轻慢地诅咒。

“噪！噪！噪！噪！”爱嘲笑人的啄木鸟在树干上附和着。它在看到“丑女人”时，用嘴磕树干出声，它那颗有着玫瑰色鸟冠的头还轻轻地摇着，好似它是森林合唱队的孩子。

“呜！呜！呜！呜！”一只还未睡醒的猫头鹰呼应着。它从树洞内伸出那聪明的老猫脸，神情透着惊慌。

聪明？不太清楚，因为畜生毕竟是畜生，即使它们在侮骂那丑妇。

皮埃尔与维奥莱特好似受到催眠一般，离得远远地跟在“灰姑娘的姐姐”身后走着。

他们走着，走着……这时，明亮的阳光再次在他们头上闪耀，大橡树变得矮小起来，林中空地渐渐宽大不少，因为这时他们来到神秘森林中的边缘。

“啊！多么古怪的宫殿！”皮埃尔看着维奥莱特，大声地说，“你相信这会是糖做的吗？”

当然不。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是让人高兴的地方，他们迈着大胆的脚步向里走去。这地方的建筑大异于他们看惯了的房屋。

森林边缘的这幢小宫殿，属于意大利风格。在法兰西一世皇帝的努力下，它才开始在法国流行起来。在这片未开垦的地方，可以惊讶地发现先辈们的种种神奇构想，尽管他们早已入土归天了。

屋檐下台阶上，一根炫目的仿大理石柱支撑着考林辛式柱廊。在柱身之间，一些上百年史的雕塑发出永恒的微笑，表情既滑稽又呆板。

这些是奥林匹斯山的女神。

“啊！可怜的女神！”皮埃尔喃喃地说……“不，她们不是糖做的。她们只可能是被巫师石化的。”

没有回答，维奥莱特耸耸肩。

我们都从先祖夏娃那里继承了好奇之心。在这好奇心的驱使下，她始终跟着“丑女人”。

“丑女人”打开一道栅栏，走进一座美丽的花园。那儿，天竺葵的鲜血滴淌在草地上，而巨大的向日葵竭力地追逐着太阳。

两个孩子还是犹豫了片刻，对他们的冒失行为即感到不好意思又觉得兴奋。他们远远地陪着这个陌生女人。要堂堂正正地进入这座梦幻城堡，他们身上带着的那只丢失的鞋子，不是很好的护身符吗？

啪嗒！“丑女人”走上列柱廊，打开城堡门，没有回头就关上了，将这两个孩子晾在台阶上。

一分钟后，惊愕的皮埃尔对维奥莱特说：

“你听到了吗，上面好像有人在争吵？”

“听到了，”维奥莱特说，“吵闹声之大，就像虎皮鹦鹉一样。”

“什么是虎皮鹦鹉？”

“是些绿色的鸟。不过我也从没有见过。”

“但是我听到的并不是绿鸟的叫声。是灰姑娘的姐姐，还有其它声音。可能他们在杀人。你想上去吗，维奥莱特？”

“好，谢谢你！”

“别怕，他们还没有完全动手呢！这叫声好大。再说，如果到了必须保护灰姑娘的地步，我就用刀。跟着我，维奥莱特。是战斗的时候了！”

维奥莱特还不至于过分惊恐，因为她仍旧怀疑着堂吉诃德的想象力。她非常努力地克制自己。一会儿后，她走上纯白的楼梯，与皮埃尔一道潜入那个闹哄哄的房间。

实际上，这两个孩子一点也不害怕。

“小蠢货，倒霉丑陋的小猫头鹰，可怕肮脏的小丑八怪，你到哪儿去过？把你的鞋子搞到哪儿去啦？”

这些让人不快的语言从一个长着马脸的老头嘴里吐出来。那张脸一点也不可爱，那小脑袋的线条也是畸型扭曲的，在那些绒细的颊髯与一丛丛有如鸟巢的乱发之间，那一团苍白糊状的东西便是他的脸。

瘫倒在他面前的是一个漂亮如画的美丽姑娘，她正失声地抽噎着。

“是灰姑娘！灰姑娘打不赢她那丑陋的姐姐，”勇敢的小堂吉诃德立即想到这点，他的心好难受，好难受，难受得他认为自己都快爆炸了……“不过，我们马上做好一切准备，”他自言自语地说，“是我出面的时候了！”

他强作神气活现的样子，充满信心地走出去。

“先生，你找的鞋子在这儿。如果说她掉了鞋子，那不是她的错。”

“你在哪儿找到的，小娃娃？”

但是……但是……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事情则向着坏的方面发展，难道比佩罗故事中的叙述还坏？要相信，这是可能的，因为堂吉诃德便经常做出事与愿违的事。

这位老先生可能是坏王子？他拿过鞋去后一句话没说。显然，他是近视眼，因为他将鞋子放到了他那鹰勾鼻子下。甚至他的散乱的眉毛也都碰到了拖鞋的绒毛。他嗅到了留在鞋上的泥土，那样子正像老人用小棍儿挑出鼻烟壶里的东西来用鼻子嗅一样。

他的脸色松弛下来。

“小妖精！”他尖声地叫着，看着灰姑娘。“哦！我可抓住你的证据了，小姐！高兴了吧！为了不搞出声响。你昨天便穿上这只拖鞋。你无视我的禁令，仍然跑去市镇，去见你想委身下嫁的拙劣的画家！一个拙劣的画家！呸！哦，我想要你去找他画像简直是失策啊！这个大傻瓜做你的未婚夫根本不合适。这一个星期内，你不准出门！对，对，就这样，不幸的小傻瓜！”

“一个拙劣的画家？这又是什么东西？”皮埃尔自问，有点儿担心。这时年轻的姑娘哭起来，哭得很伤心。

突然，脾气暴躁的老头儿的目光温和得像蜜一样，他转过身，看着孩子们。

“亲爱的孩子们，你们为我做了一件大好事？由于有人在森林里等我，我马上要与你们分手了。请到饭厅来……瞧，从这儿走……就这样……进来。

是吃点心的时候了。你们定能大饱口福，我想这里的东西并不差。孩子们，再见。”

上帝，多么大的场面！

在皇家宫廷般的饭厅里，皮制粗腿支撑着的沉重桌子上，铺着缎纹台布。最为鲜美的菜肴堆得满满的。这些糕点的价格足可以让国王都感到太贵：牛奶杏仁果冻，香子兰香料的烧酒……看还知道些什么？……有各色苹果：在整个夏天中享受过暖风轻吻的红苹果，也有香柠檬梨，阿仑贝格的黄油，冬甜酥梨，玫瑰红杏仁，毛绒绒的油桃，暖色多汁的葡萄，有像孩子的嘴唇一样甜美可口的红桃儿。总之，一切都华丽之极。

两张小嘴里淌着口水，很难做出选择。真正闻所未闻的事还是灰姑娘的坏姐姐非常客气地跟着他们。

她做出世界上最优雅的举止和几乎能让人接受的微笑。她这时竭力地做出讨好的行为，在御宴食品上撒点儿糖，颇为内行地摆动着镀金汤勺，接着又将勺子放到味美的白乳色汤汁中。

皮埃尔与维奥莱特喃喃地说：

“好幸福啊！要是能得到这种享受就好了！”

好吗？一点儿也不好！

泪眼涟涟的可爱的小姑娘，真是灰姑娘吗？她一阵风似地拍着门，愤怒地跺着脚。她那美丽的双眼变得尖刻，像金属一样。

如果她能，她定会用两把像刀一样的目光刺穿这两个孩子。她好似魔鬼附体一般狂喊大叫，疯狂地跺脚，冲他们伸出拳头。这个坏姑娘甚至伸出舌头，做出缺少教养的动作。

皮埃尔被激怒了，维奥莱特也感到愤慨。两个人简直搞不懂这个让人哭笑不得的喜剧场面。

“奥尔唐斯，请克制点！”丑姐姐甜甜地说。她的确再也不似以往那般丑了。

“克制！哦！你想骗我，狡诈的丑家伙。”那可爱的女孩儿尖声叫骂。她的确再也不似以往那般可爱了。“肯定就是你，你这倒霉的燕子出卖了我！是你告诉爸爸我去会未婚夫了！即使我嫁给他，与你有什么相干？……对……我知道，你嫉妒了，因为你丑得像绿猴子……你想阻止我结婚。是你，丑八怪伪君子，还请来了两个小伪君子。哦！这些，你认为他们配吃我们的优质水果！”

“瞧瞧，奥尔唐斯！”

“住嘴，帕梅拉，住嘴，把这两个讨厌的孩子赶出去。嚯！嚯！快出去，小可怜虫！”

皮埃尔与维奥莱特好似面对玛丽亚一般。后者在代·奥比埃的厨房里也曾曾用一块抹布将他们赶出去。他们很想维护自己的尊严。

他们再不能忍受侮辱性的待遇，惊慌失措地出得门来，满面苦涩。他们咽下的不是味美的佳肴，而是一杯苦酒。

就这样，排列整齐的苹果、梨、葡萄，那些味美的佳肴食品期盼着，然而等到最后也没有得到孩子们小牙的关照……

在维奥莱特与皮埃尔跑下楼梯的时候，二人既苦恼又狂躁。

他们无话可说，搞不懂不公正的命运……

当他们跨过栅栏走出门的时候，维奥莱特冒险地向一个躬腰驼背的荷薪

老妪打听情况。

“谁住在这个城堡里，好大娘？”

“是克罗夸松先生，是位子爵。”

“哦！对了，我听爸爸讲过这个名字。”

“他有钱，他是一支好枪，也是一支好叉。”

“怎么是一支好叉？”皮埃尔问，目瞪口呆。“这是位先生！”

维奥莱特用肘捅捅他。

“你真笨！这说明他能吃。你已经见过他的胃口了，”她叹了口气，“他坏吗？”她接着问这老妇人。

“不，孩子。他这个人有点儿古怪，一个像古时候的男人。他生活在自己的梦幻之中，他认为自己仍旧处在伟大的皇帝时代。敢保证地说，他对女儿的婚事颇为恼火，女儿想嫁这事令他不快。”

“那漂亮的女儿？”

“对，是她，但是坏得像头红驴子。另一个，那个因病而变得丑陋不堪的女儿，才是真正的天使。”

老妇人不让人插嘴。但是，她好似太疲倦，疲倦得让皮埃尔再不好意思留她了。他礼貌地摘下帽子，有点儿脸红。他暗中将一枚硬币放到她手中，因为她似乎太穷了。

后来，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两个孩子沉默不语，继续进行着他们的旅行……踏上这条觉醒的道路，走得的确有点累。然而这条道路却让皮埃尔睁开了眼睛，让他看到了现实生活中的失望……这种生活显然与童话故事里的美好经历有很大的差距。

不远处还有新的惊奇在等待着他们！

他们在离开灰姑娘的城堡后，没有立即回到森林。

森林中有许多美好的事物能吸引他们，二人的心情像飞翔的小鸟，很快忘掉了那些讨厌的场面，虽说他们刚才还深受其害！

路边，美丽的麦田向他们展示了金黄色的舞姿。无论是这里还是那里，在麦浪起伏的金黄色海洋之中，还能见到白雏菊，茎干挺直的矢车菊，花冠清秀的丽春花。它们有如三色彩旗一般，产生出和谐的色调。

维奥莱特正想跨过一个小坑去采摘花卉，这时她又有了新发现。

“皮埃尔！皮埃尔！来看！”

皮埃尔看见坑里睡着个可爱的小姑娘，这十分矮小的姑娘在那儿酣睡正浓。她那虚弱的躯体上盖着一顶淡红色的美利奴风帽。从那张瘦弱的脸庞上不难看出，她正遭受着苦难。她脸颊上还挂着泪痕，小手蜷曲着，手中的食物散开了，食物上正有一群蚂蚁在爬食着。这些地面上的辛勤劳作的蚂蚁们，正愉快地摇着触须，贪婪地数着白糖、面包以及其它一些从村里杂货店买出来的食物。它们好似狂喜不已。皮埃尔也不例外。

“好极了！”皮埃尔大声说。

他顿时心花怒放。这次，果然称得上是美好的经历。

“是小红帽！”他用胜利的声音宣布说。

对这种事，他也是太有把握了，结果令维奥莱特无法置喙。

六 狼外婆

把小红帽从睡梦中唤醒显然不合适。

维奥莱特准备摇她的手臂。

“不准动！”皮埃尔大声说，“你会搞痛她的！小红帽比我们那儿的孩子更娇弱。”

轻轻地，很轻很轻地，他抚弄着遮阳阔边女软帽下那头乱蓬蓬的金发。

这女孩儿也缓慢地，非常缓慢地睁开那清澈湿润的眼睛。她的眼中有如在清澈见底的流水中一样映照出蔚蓝的天空。

她坐在野草中，手肘倚在一朵白红贝壳状的蘑菇上。这朵蘑菇长得也真不是地方，很可能被这个天真的小姑娘压碎。

当她渐渐恢复生气之后，她哭了，哭得非常伤心。热泪似断线的珍珠一样垂落到退色的裙子上……

“你为什么哭？”维奥莱特问。

“因为我回去晚了要挨骂。我到市镇去找食物，后来太累了，一下子睡着了。”

“啊！在这个时候睡着了！”皮埃尔心忖……好不惊愕。

这时刻是美好的，夏天的良辰美景使无垠的蓝天也相形失色，就连在苍穹中飞翔的雨燕也拍打着翅膀，好似在鸣叫出生活的快乐一样。但是维奥莱特不能与皮埃尔相比，甚至不能与那只雨燕相比。她还是不知道什么是魔鬼在地球上塑造的坏人。

“看看！”皮埃尔说，“你不会因为回家晚了而挨骂。爸爸妈妈从来都是慈祥和蔼的！”

忧郁的沉默……

雨燕一展翅，冲向高空，好似想用嘴啄食炽热的太阳一般。

“外婆要骂我的。”小孩子接着说。

她略为迟疑片刻，受到了尊重反而不好意思了。她轻声地说：

“因为她……她有点坏。”

“那么快点……”皮埃尔大声说，“这离你家远吗？”

“不太远，只是我走不动了！我太饿了！”

“可是你的饼子呢？你手上拿着张大饼啊！这不是你的食物？”

小姑娘抬起头，有点儿脸红。她睁大湿润的眼睛。

“啊，如果我敢碰这食物，便会挨打的。”她说。

皮埃尔与维奥莱特对视一眼……他们也开始感到饥肠辘辘。他们真想大咬一口他们带在身上的那块烟熏火腿，这东西当时还是维奥莱特发现的。既贪吃又脸红的他，真想大咬一口，像饥饿的大象一样。

但是小红帽太饿了……太饿了！……于是，两个孩子稍为叹息一下，将整块的美味食物递给她。他们虽不是垂涎三尺，但也是目光发红。或许这个小姑娘吃不下这么大的整块肉，最少他们希望这样。

哎呀！她一口就全吞了，让人认为她准是狼的女儿。

维奥莱特与皮埃尔肚里空荡荡的，但是那也没什么！他们在做过这件善事之后，心里也就轻松了。

小红帽站起身。

“我们陪你去，”两个孩子说，“你可以少挨点骂。”

“啊！我太想了，因为我外婆肚子饿时，她脾气的确不好。”

“你外婆怎么样呢？”他们在向小房子走去的路路上，皮埃尔这么问。那边，在蓝蝴蝶花的叶子装饰下，一幢茅屋的轮廓出现了。

“说真的，她不是真外婆。她是爸爸的后妻。我爸爸进公墓后，她便独自一人生活。当地人都说她像狼一样粗野。”

小姑娘犹豫了一会儿。

“再说，她不是非常、非常漂亮，”她低声地接着说，“她长着大板牙，戴着无边软帽。”

“大黄板牙？”皮埃尔问。

“对，对！完全是这样。”小姑娘确认地回答。

皮埃尔与维奥莱特对视一眼，仍旧感到害怕……皮埃尔鼓足了浑身的勇气。这个外婆确实是人吗？……她是佩罗故事里的狼吗？他脑子里迷迷糊糊的。无论在这森林深处，还是在这个平原的边缘，都有些古里古怪的事……

“你是姓，是不是姓小红帽？”他开口问，实在希望得到肯定的回答。

“不，我叫韦洛妮克！”

皮埃尔有点失望，但是他仍旧不放弃想法。

“说到底，”他心忖，“她完全可以叫韦洛妮克，也可以叫小红帽。”

众人走着……众人还要走一小段路……维奥莱特对一切都不太介意。她采拮雏菊时，只扯下花瓣，让花茎上留下金黄色的小创口……这时，他们来到蓝蝴蝶花的茅屋门前。

皮埃尔浑身僵直，控制着情绪。

韦洛妮克仍旧害怕之极，口里含着手指。柳条篮在她的左臂下微微抖动，当然里面装满了她连动都不敢动一下的美味食品。

“听着，”皮埃尔对她说，“你去拉门闩和小销钉。”

“你说什么？”

“我对你说，你去拉门闩，并且……”

但是，他忽然住口不言，他看见那害怕的表情：韦洛妮克整张脸面都流露出恐惧与惊吓。

实际上，这些可悲的语言已经让小姑娘恐惧万分。她可能认为皮埃尔疯了，不是吗？这完全可能。

维奥莱特笑了，但是她也有点害怕。

然而，她抑制住了感情。

“皮埃尔，”她说，“要做的只有一件事，韦洛妮克不敢进去。我们让她留在门外，由我们两人去向她的外婆解释她晚归的原因。”

“当然，她还不至于坏到这步田地吧。”皮埃尔说着，连自己都无法确信他说的话。

鼓足勇气，孩子们敲响了可能施过魔法的房门。

“请……进……！”一个可怕的声音回答。

哦！好暗啊！两个孩子在好一阵后，眼睛才适应了黑暗，能看清楚这田间的房屋。那儿，有一架床一直高到房顶，碗橱上堆满古式的用具，纺车躺在房角。这些陈设在灰尘扑扑的屋顶下，静静的，有点令人不安。

看到这种场景确实会让人心中发怵。

一个小窗户，没有窗帘。一位老妪坐在柳条椅中，面对着窗户。韦洛妮克一点没诋毁这个场面：一顶蛋壳状的无边软帽，这是一顶自从远古以来，

便藐视白色的无边帽。在这顶软帽之下出现一张缺乏慈祥的黄脸。鼻子太过塌陷，如果一阵狂风刮来调皮地吹开窗户的话，她的鼻孔便会流出鼻涕。至于说嘴，向前凸出，好似为了便于更好地咬人一般。一排像军队一样的牙齿，像战场上列队待发的战士一样，随时准备发动进攻。这真可怕！

“谁在那儿？”老妇人用一种沙哑的声音问，“你这是送东西来给我吃吧？”

盛怒的目光滚动着，透过眼镜上方往外看。她一边说话一边不停地织着毛衣。在孩子们的眼睛里，她那频频挑动的钢针好似随时准备变成刑具一样蹦起来，疾速异常地不失时机地发动攻击。

“这就是你带来的食物？”那声音重复着说，更加愤怒。

“对，也就是说不对，准确地说是对……夫人。”皮埃尔站在门槛边说。他潇洒地打了个招呼。

老妇人好似平静下来了。皮埃尔再度鼓足勇气。

“有些事情我必须向你讲明，夫人。我们在路上遇到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她当时在一个坑里哭。啊！好让人心酸。她还带着一罐黄油和一张大饼。”

老妇人耸耸眉，神情惊讶。她的愤怒是否平息下来？没人知道，因为她这时仍旧一动不动，也没有低声唠叨。

只有在听到“大饼”的词时，她才动了动那老鸚鵡的黑长舌，舔舔长着绒须的嘴唇。

于是，维奥莱特接着皮埃尔说：

“是否是一罐黄油和大饼，我不敢断定，但是她肯定带着好吃的东西，装满了好大一篮。在你没吃之前，她连动都不愿动一下，夫人。啊！我向你保证，她是个好姑娘！可能她的确回来晚了点，那是因为她太累了，非常之累。我们已经给了她些吃的，好让她能尽快地回来给你送夜宵。夫人，你肯定不会骂她，对吗？她现在门外。她将殷勤地为你做晚饭……”

老妇人的表情始终无法捉摸。她的毛衣针好似已经没了杀气，而且在她那瘦瘦的膝盖上，蓝蓝的围裙上，已经没有再动了。所有这一切令人下心来，因为这位“祖母”用近乎甜蜜的声音对皮埃尔说：

“我的小绅士，请你帮助我站起来。把拐杖给我，在那儿……那儿，你看，放在窗户框里。”

哦！皮埃尔再度恢复了信心！是大为放心！“祖母”要站起身欢迎小孙女。小堂吉诃德满心幸福！他暗自为自己的成功祝福，他带着最愉快的微笑，将一个又大又结实的硬拐杖递给小红帽的外婆。

好可怕！什么场面！当这个悍妇一旦获得力量，便立即撑起身。这悍妇又高又瘦，好似一天没吃东西，好似一个巫师刚从魔鬼夜会中归来一样，带着那副魔鬼般的神情。她那张大嘴毫无血色。随着长着绒须的嘴唇可怕地一咧，她笑了。好一会儿，两个孩子都认为那发颤的大牙好似要扑到他们身上，咬噬他们。这脾气暴躁的老妇人挥动着她的拐杖，用这武器高声威胁他们，那声音就像锈风标一般：

“从这儿滚出去，坏家伙，撒旦只加点盐就会吃掉你们。”

撒旦？对！……

撒旦是她可怕的畜生，一直悄声无息、无影无形地躲在暗处。幸好它被链条拴在房屋深处。这是一条大狼狗，双眼蓝森森的，喷着火焰。它像个阴险恶毒的人一样，竖起干瘦脊梁上的狗毛，大张的嘴露出与它女主人一样的

獠牙。一阵可怕的狂吠声，吓得孩子们落荒而逃，冲向大路……

在这惊恐之中，他们的第一个动作便是跨过门槛。然而二人马上见到可怜的韦洛妮克站在门边，向他们投来恳求的目光。

皮埃尔后悔了。当维奥莱特用手拉住小红帽时，他甘冒危险，坚强地冲回去：

“夫人，”他对“祖母”说，挺直身板，说话粗声，“夫人，你的所做所为不太好，你……”

“等着，再等一会儿，”愤怒的老妇人叫嚣着，“你想教训我，娃娃，见撒旦去吧！”

由于皮埃尔在她举起的拐杖下没有退缩，可恶的“祖母”耍出了更妙的花招：

“你们越留在这里，毛头娃儿们，”她滚动着赤红的眼珠，叫嚣说，“韦洛妮克会挨得越凶。你们如果不走，我就打得更狠。你，小宝贝，我会让你滚的。”

她那无边软帽的系带在风中飘动着，她向撒旦走去，这鬣狗竖起了脊梁。怎么办？……抵抗是完全不可能的。这可怕的狗可能比“祖母”更邪恶！孩子们面前只有一条没有荣誉的路，而绝无其它选择：撤退。

他们走了，带着沉重的心情……两人不敢交谈，更不能对韦洛妮克讲什么。小姑娘坐在草地上，像一束枯萎的丽春花。

维奥莱特淡淡地问皮埃尔：

“你认识路吗？”

“认识！你没见我像小拇指一样，用卵石在路上做了标记。”

“上帝！你真聪明！”维奥莱特坚信不疑地说。

半小时后，两个孩子来到河边。福莱特夫人正沿河边嬉笑玩耍，她好像在等他们。渐渐地，她冲他们绽颜笑了，随后抓住他们的手一句话没说，将他们领到小船上。

于是，当她从河这边送维奥莱特与皮埃尔过渡时，她让孩子们详细地讲起了他们的历险。她这次的表情敏锐、警惕、略显痛苦……

“可怜的小孩子，”她对精疲力竭、悲恸不已的孩子们说，“……可怜的小孩子，这时你们学会了生活。你们在寻找仙女的时候，找到了好些女人；你们在寻找神仙的时候，也找到了好些男人……你们还要经历一些严厉的考验。但是值得自慰了，我的孩子皮埃尔，你在寻找财富，我认为你已经找到了。”

“见义勇为并不容易，找到黄金，让维奥莱特成为公主也不容易。但是有另一种财富，即为他人服务时，出现在心中的财富。这种财富，当你们在森林中努力做善事时，已经找到了。”

随后，福莱特突然产生一种奇怪的念头，神色有点慌张，她再次哼起那首歌，一个苦字，在森林中好几次回响……

孩子们并不十分重视这个寓言。然而他们好像懂得了许多。他们再也不愿像早上那样笑了。

甚至在荆棘丛生的最深处，爱嘲笑人的啄木鸟，它们可能什么都不懂，也在疙瘩累累的大橡树后停止了笑声。随着夜晚的来临，那淡淡的阴影渐渐地拉长，湮没了树梢。

七 骑驴比武

这座森林，维奥莱特给它取的绰号是可诅咒的森林。在森林中有数次不愉快的经历后的第二天，皮埃尔又跑到城堡来……院子里没有人，前厅里没有人，他高声叫喊起来：

“维奥莱特！维奥莱特！”

城堡主塔回荡着他的声音：维奥莱特！维奥莱特！……但是维奥莱特并没有出现。她难道被巫师，或者是波希米亚人所劫持？这是非常可能的。

不，那胖女佣站在门槛前。这是指那个在管风琴中煮咖啡的女人，她那红润的脸庞好似从邻近的苹果树上偷来的一般。拉齐比斯理着它的皮毛，耳朵扁平着。它用一种仇恨与不信任的目光看着唐吉诃德，那大睁的眼睛好似醋栗一样。

维奥莱特小姐在家禽院子里，干着红面女佣应干的活儿。她煮的猪食里搀有麦麸。

皮埃尔一声叹息。

猪！再说，这“搀有麦麸”是什么意思？还有这种不可思议的名字。真的，维奥莱特成了真正的农妇。太悲哀喽！

一会儿后，皮埃尔来到维奥莱特身边。在这一路上，几个大小一样的木桶兄弟般地排放着。维奥莱特捋起衣袖，从一端走到另一端，颇有艺术感地舂碎了所需的大麦、面粉以及麸皮。

这里的猪槽前还加了一道小窗洞。在这猪槽上，长在猪鼻筒上的红鼻孔耸动着，那张大猪嘴也咧开笑了。

这是维克托的鼻子，它发出充满贪婪与轻柔的低声哼哼。尽头有只木桶，在那儿附近，一只魔鬼般的大公鸡，身着金铜质护甲，高高地挺直站着。由于唯恐压皱自己的羽毛，所以它自己表现得又瘦又细高，一副滑稽相。

咚！小鸟侧头一撞……那只鸟嘴像十字镐一样，长长地伸进猪槽。它在偷食成功后，这时逃到几步远的地方，满嘴含着东西，晃动着嘲讽的羽冠。

维奥莱特对她干的活儿一点也不害羞，她脸上带着甜美的微笑欢迎皮埃尔的到来。

“我着急地赶到这儿，是看看一切是否就绪！想想，我爸爸快回来了。我真高兴！”

“既然你高兴，我也高兴。到时，你就将我们在被施过巫术的森林里见到的一切都讲给他听，是吗？”

“啊！被施过巫术的！被施过巫术的！……没那么严重。一些坏人，几个老太婆，几个丑姑娘……我们就看见这些。如果这就让你中了魔法，这也太容易了！”

“不，它根本不可能让我中魔法。你一点也不懂，是巫师向森林施了巫术。”

“你吹牛！”维奥莱特笑着回答说。

由于皮埃尔焦躁起来，而克制力又不够，所以维奥莱特只好耐着性子听他讲。

“维奥莱特，我向你保证，我们在实际生活之中已经体验到故事中的情节了。整个晚上，我都在想这事。”

“我也有点，但是……”

“你看！想起来啦。你觉得这一切自然吗？你说，这支松鼠皮拖鞋，森林中的小姐，还有那位王子，他还想请我们品尝好像只有王宫里才有的佳肴。我们见到的不是真正的灰姑娘，也不是真正的蓝胡子，然而这是某些内容的重复！我已经给你解释过，你很清楚……”

皮埃尔讲着，声调非常肯定，让维奥莱特无法置喙。上帝啊！在这个世界上，哪是现实的社会？讲到这个社会怎么如此之难，尤其是对小孩子！

皮埃尔非常急切，自言自语地说：

“我们重新体验了小红帽的历险，你也承认吧！”

“实际上，这事有点儿古怪。”维奥莱特回答说，一副屈尊俯就的样子。

“你看得很清楚。”

幼稚的想象力是渴望走出野蛮的生活的。无论是爱做梦还是爱想入非非，对这种想象力来说，这都是急切需要的。然而维奥莱特执意不肯服输……

“事实是，”她说，“那外婆好像只有一点狼性。”

“啊！对，”皮埃尔接着说，“这正好与故事相符，因为我也想这里面并没有两只狼。”

“我也这么想过……这狼戴着无边软帽，织着毛衣，装成外婆，而且这头狼的眼睛在房间里闪着赤光。啊！皮埃尔，这也美好得太过头了……不可能！”

“相反，这是事实。哦！我还得努力做，才能解救出森林中这个受苦的姑娘，你将成为她们的女王……然而不管怎么说，应该解救小红帽！”

一阵朗笑声打断了孩子们的谈话，这笑声与其说是揶揄，倒不如说是开心。

一位客人刚刚走近。由于他们谈话的声音太高，没有注意到这人的脚步声。

“啊！好高兴哦！”维奥莱特大声地说，来人是表兄弗朗索瓦！“你好，弗朗索瓦！”她吻了吻他，问候说，“你好吗？”

“很好。我从市镇里散步过来。由于你不在，我感到非常失望。”

皮埃尔面对这个陌生人，有点不自在。他得出个错误的印象：这少年毫无亲切可言，甚至没有用处。

“我好冒失！”维奥莱特补充说，她有瞬间便明白了这一切。“真的，你们还不认识吧。皮埃尔，这是我的表哥弗朗索瓦。你知道，他父亲是厂里的工程师。那天我们从城堡塔顶上看见过他们的工厂。你呢，弗朗索瓦，他也没见过我巴黎的朋友皮埃尔吧。他叫皮埃尔·布斯加尔妮埃。”

这次，维奥莱特非常骄傲地介绍了这两位重要人物相识。她抹下袖子，不打算向猪槽里添食了。猪维克托被关在小圈厩里，好似惊慌不已，它的希望破灭了。

皮埃尔不怀好意地打量着来人。然而出乎他预料的是，这个年龄在十二至十四岁之间的英俊少年则朝气蓬勃。他目无邪念，头发后梳，露出光亮的额头。皮埃尔从他那身“城里小绅士”的服装与果断的气质上看出，这人好似过于自信，有点自满。不，他绝对不是朋友。再说，他刚才凭什么要发笑？皮埃尔疑心病重，脾气暴躁。由于他很少生活在现实之中，而是过多地委曲自己，故而他对自己缺乏信心。交谈的话题俗之又俗。“天气真好！”弗朗索瓦说。“我不觉得，”皮埃尔回答说，“有点太热！”

“你不喜欢热天？”

“喜欢，然而不是今天，我在这儿感到闷……”声调赋有挑衅性。这下轮到弗朗索瓦不快了。他心地之纯洁，可比蓝天。他不禁暗感几分愠恼。暴风雨来啦！“好啊！先生，”他说，“如果你太热了的话，可以到那施过巫术的森林里去，可在那儿的树荫下纳凉。”

“你派我去？”

“啊！不，然而我是这样认为的：你与其同我亲爱的小表妹维奥莱特在一起，还不如去找你的男女诸神。”维奥莱特没有插言。她觉得有点好玩。这种沉默最终被猪维克托打破，它愤怒地哼叫着。好可怜！好像没人懂得它的猪语言，尽管它声嘶力竭地大叫：“我要猪槽。”皮埃尔的脸变得涨红。

“男女诸神，你这是什么意思，先生？你好像在嘲笑人。”

“对！”“也正是出此原因，你才发笑？”

“对！”

“你不相信美丽的仙女，她们庇护着我的朋友维奥莱特？”

“不相信！”

“那么，你认为我在撒谎了？”

看到对方的咄咄逼人，弗朗索瓦失去了耐性。他是个冷静的男孩，但是这个小巴黎人为什么要向他挑衅呢？他的鼻孔抽动着，牙关紧咬，再也按捺不住。这时，轮到她愤怒地讲话了：

“对，你给我表妹讲了许多蠢事。你对她行欺骗性宣传，正如当工人的爸爸鼓吹的那样。”

“你不是个诚实的人！”

“你是个没教养的人！”

维奥莱特很有兴趣，也有点担心，她害怕两个朋友打起来。但是这种担心并没让她感到非常不快。然而她很快便暗责这种想法了，她毕竟是个好姑娘。

“喂！喂！”她说，“你们俩都错了，得互相道歉。”

“绝不！”两个男孩同时回答，像两只公鸡一样雄起，一切都准备好啦，连战斗的鸡冠……

“他们马上要动武了，”维奥莱特暗忖，这次她有点失态了，“……打着玩最后总要闹成真打……”

怎样牵制呢？哦！她恰好想到个好主意。

“啊—吭—啊—吭”，一阵响亮的声音差点震裂她的耳膜，也让她敏锐的大脑里当即冒出个异想天开、好玩儿的主意。

“好吧，朋友们，靠打架来决定输赢对错，怎么样？皮埃尔，你给我解释过，说这就是骑马比武。我建议你们这样来一场。”

弗朗索瓦颇为惊讶，皮埃尔则感到一种少有的冲动。

“好，”维奥莱特接着说，“像骑士时代那样来场比斗。”

“在你父亲房里放着些花式剑，用它们怎么样？”

“哦！你不错。你呢，你不愿意！不，用竹杆。这已经够不错了。在农村，骑马比武始终像这样。如果不这样，我就生气了。”

弗朗索瓦不太清楚他该采取什么态度。他很少听到这些语言。但是由于他仍旧有点气恼皮埃尔，所以他开玩笑地问：

“用中世纪君主骑乘的马？”

“这……你说什么？”维奥莱特问，眼睛睁圆了。

“一种马，”皮埃尔回答说，没有看弗朗索瓦。

“我负责办，”维奥莱特说，“当然这绝不是真马，但最终只好将就点。”她拉开家禽院的门，那扇篱笆门通向外面。

啊！多么怡人的一片绿洲！在毛茸茸的细草坪上，果树长势茂密。远处，一条小溪潺潺地唱着欢歌流去。岸边，一个洗衣妇表情恚恨，正精疲力竭地拧着衣服。随后，她用捶衣杵无情地敲打着衣服，搞得四下溅起无数晶莹的水珠……水面上倒映出岸边怡人的斜柳。

悠闲自得的东西是那贪婪狡黠的动物。它们那大大的下颌，有节奏地咀嚼着精美的青草，它们宽厚的嘴巴已经被青草染绿。它们那长长的耳朵有技巧地摆动着，驱赶蚊虫，那皮毛光泽的腹部在欢快地抖动，引起大腿根处出现颤抖。它们的日子过得幸福逍遥。

这是两头驴。

“啊—吭”的哄闹嘶叫声，终于得到了解释。

“庞克拉斯和蒂比尔斯！”维奥莱特呼唤说。

庞克拉斯和蒂比尔斯用它们那长长裂缝中的眼睛审视着，神情狡黠。如果维奥莱特没带来诸如甜食或糖块之类的东西，它们是不会动的。

两个孩子跟着走来。二人都手持竹杆。由于他们的情绪仍旧是火暴暴的，令维奥莱特又有了灵感。

“要是他们互相伤害就糟啦！”她嘀咕地说……哦！有主意了。“皮埃尔，”她说，“去找我爸爸的击剑的面具。”

“休想。”

“你开玩笑，”弗朗索瓦补充说，“不戴面具打架。”

“不，不，在我们农村，就兴这样。在我们的骑马比武中，”小姑娘接着说，她刚编了一段故事，“它代替中世纪的头盔，你们不愿意不戴头盔便开战吧。啊，如果那样，你们便会被当作没教养的人。”

皮埃尔被说服了。渐渐地，维奥莱特在他心中的形象奇特地高大起来。他跑到城堡里，拿回来两个面具，两个男孩儿都进入了战斗状态。

头上罩着面具，手里拿着竹杆，他们向战马庞克拉斯和蒂比尔斯走去。二人的神态古里古怪的。

他们的神态不仅古里古怪，而且很不合时宜。两头驴子庞克拉斯和蒂比尔斯都这么想的。它们被当作中世纪君主骑乘的好马，连吃东西都不得安宁。二位能干地跨骑在它们的后屁股上，用脚跟磕着它们的肚子。

驴儿们实实在在被激怒了，铁定地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弗朗索瓦与皮埃尔越是拽它们毛茸茸的耳朵，越是踢它们肥胖多肉油光水亮的腹侧，庞克拉斯与蒂比尔斯越是喜欢使着性子不迈步，那几只有力的蹄子牢牢地扎在土里。

驱不动这两头毛驴，他们怎样比武？

维奥莱特来试试。她把仍旧别在围裙上的一根针取下，刺在庞克拉斯肉最多的，也是最贱的地方。当时皮埃尔正威武地骑在上面。

然而，出了什么事？

啪嗒！啪嗒！啪嗒！庞克拉斯发怒了，它没有面对敌手冲去，而是驮着皮埃尔朝着很远很远的地方奔去，速度极快。

啪嗒！它跃过水渠。啪嗒！它撞翻洗衣妇。啪嗒！它全速奔驰着，那副骄傲劲儿，不亚于一匹即将奔赴圣地去参加战斗的十字军战马。

扑腾！扑腾！扑腾！……它那驴脑袋里翻腾着一种幻觉，有如喜剧一般，它跑到百来米远处忽然驻蹄，上蹦下跳，狂咆蹶子，大声嘶鸣，甩着耳朵，最终将骑士摔在地上。它随后用一种捉弄人的神情，看着他，嗅着他的头发。

哎哟！哎哟！哎哟！皮埃尔冒失地哼叫出了声。什么东西扎得他周身都痛？……可能是铁蒺藜？破碎的玻璃，或者是骑士时代的陷阱？

在他发热的脑袋里，一想到这些危险是高尚的时，他又得到稍许的安慰。如果按照中世纪的说法，他这叫“落花流水”。渐渐地，他清醒过来。

他抬头看。

好丢人啦！

他只不过摔在长着朝鲜蓟的田里！倒霉，他竟摔在这种扎人的植物上面。

他受到同等报复的制裁，这是庞克拉斯的报复。他感到自己的伤口不太要紧，与维奥莱特刚才刺在疯驴肉最多的部位一样。

“但愿他们没看见我！”这孩子重新站起身，喃喃地说。

维奥莱特刚刚跑了过来。现在，他的敌手弗朗索瓦放弃了执意不动的坐骑，胜利地走来，一手拿着竹杆，另一手拿着面具。奇耻大辱！皮埃尔脸全红了，真想哭一场。

“没摔疼吧，皮埃尔？”维奥莱特问。

“恰恰相反，一点也不疼！”皮埃尔回答说，硬充汉子。

“请把手给我，讲和好吗？”弗朗索瓦居高临下地说。

“不！”

这个“不”字斩钉截铁。

皮埃尔不愿与敌手妥协。

但这又怎么样呢？应当找到某种消遣来慰藉那受到伤害的自尊。正当他在努力寻求之时，这种机会适时地出现了。

有一种动物，像启示录中的野兽一样，身材有点奇特。由于驴子的狂跑惊扰了它的领地，它跑离了自己喝水的牧场。这牧场离不安的洗衣妇与怡人的斜柳不远。它强有力的脖子青筋直冒，将那红橡胶一样的毛茸茸的鼻孔冲着天，向炽热的空中发出可怕而又深沉的叫唤，而当那潮湿的嘴唇下垂时……后来不知道它受到哪种本能野性的催发，它向着皮埃尔直冲过去，那双大白眼投射出毫无表情的目光，用它头上长着的那对武器威胁着皮埃尔，忽然它又驻足停下，好似要刺进去。

这个像启示录中的野兽，这个有角的君主，这个家禽院中的统治者叫让内特，是深得维奥莱特喜爱的一头奶牛。

很快，皮埃尔挺直了身体。这次再也不是独角兽与鳄鱼的问题了……现实就在那儿……真的，这个怪物的态度让人生畏。

但是，皮埃尔读过外国作品。奶牛在绿土地上站得稳稳的，维奥莱特虽说想将它赶跑，然而徒劳无功。这时的他，准备勇敢地扮演斗牛士的角色。

一瞬间，他脱去衣服，半披着短衣斗篷，用手里的竹杆向让内特刺去，完全就像在塞维利亚斗牛场。

惊愕之余，奶牛一动不动。

皮埃尔，在他内心深处，也并不是不害怕。那一对尖尖的牛角，那可怕的牛头就在眼前，这本身就有点让人生畏。

但是，他控制住自己，在一种即兴表演的冲动下，他踏着威胁的脚步，不停地向前进逼，照着让内特的肩膀就是一下。

让内特越来越感到震颤，它在犹豫片刻之后，转过身去。随后，它迈着笨拙庄重的步子朝厩里走去。它那太过沉重的身体，斑斑点点：大块的栗子色、棕色，还有白色。它的大腿与分瓣的蹄子支撑着它那笨重的身躯，随着步子的迈动，深陷入土的蹄子发出古怪的声音。

“妙！妙！”弗朗索瓦面对着他的敌手，本能地叫起好来。他欣赏他的勇气。“妙！妙！”

“妙！”维奥莱特附和着，她先还有点害怕，这时朗声地笑了。“你，弗朗索瓦，你将驴赶回去，一会儿来追我们。我吗，我与皮埃尔一直去厩里。我要请他喝一碗新鲜牛奶，他当之无愧。”

“好，这就好啦，我成了赶驴人了！”弗朗索瓦冷冷地回答说。

由于这位小绅士特别注意仪态，他先整理了一下搞乱的外表，再去拧高兴的庞克拉斯的耳朵。庞克拉斯在看见他的大黄板牙之后，才喷着鼻息，流露出驴子那种胜利狡黠的微笑。

皮埃尔与维奥莱特来到家禽院。在那儿，维奥莱特听到了习惯的声音。她很尊重这种声音。她认为，这声音代表着庄重盛大的时刻，因为这是吃点心时刻。

“我们喝点好东西！”她热情地说。肠胃能接受的东西，她家里都不缺。

实际上，她听到卡罗利娜来了。这位家禽院的主妇走起路来木履碰嗒路面哒哒直响。

她作为家禽院的主宰，还是穿着纬起绒的织物裙子，既能干又忙碌。

“她来挤奶。”维奥莱特尊重地说。

奶牛让内特被关在厩里等着，平平静静。

卡罗利娜一拉卡锁，随着短促的响声，卡锁“啪”的一下开了，就似小鸟伸嘴一啄的声音。奶牛的眼睛盯住那道门，那道因多年岁月的冲刷而变得褪色的门。

两个小孩走进让内特的圣地时牛尾巴刚刚消失，就像门洞中的铃索一样。奶牛讨好地朝草料架走去。那儿，有一捆驴食草散发着香味，从草捆中还探出几朵玫瑰色的小花儿，好似香气四溢的草莓。

“去，让内特！”卡罗利娜忽然大声说，“去，归位！”

让内特缓缓地走着，好似为了表达它对时间的珍惜：它似乎懂得了时间一去不归的珍贵。在牛厩闷热的空气中，它笨拙地摇摆着身躯。

在两个孩子目光的关注下，挤奶仪式开始了。

下面是整个过程。房内有一把让人生畏的切甜菜的刀子，这个丑陋的工具很可怕，小孩子只要敢摸，非将手割破不可。卡罗利娜则从这把甜菜刀旁边抓起三角支架，这支架的古怪外形让小皮埃尔迷惑不解。后来，她坐在了上面。她包头的绸巾扎成两只尖角，那尖角像恶魔般地冲着顶棚。她那灵活的手抓住两个牛乳房，那一对沉甸甸的东西有如装满内容的羊皮袋。她狂热地挤起奶来。

哧，哧，哧，热奶一条细线般喷射到马口铁桶里。该桶发出的奇怪共鸣声让两个小孩品味到乡间音乐的好玩儿。

一头流浪的公羊好奇地出现在门前。它就像家养的贝尔泽比兹羊在寻找驴食草时的表情一样，垂涎地摇动着阴险的头。

哧！哧！哧！哧！热奶泛着泡沫流淌着，不断地增多。后来，在一个值得表扬的动作下牛奶注射到几只有缺口的杯子里。

“想喝吗，维奥莱特小姐？你呢，小巴黎人？”卡罗利娜用那刺耳的声音友好地问。

“想！”两个孩子回答道。

这时，皮埃尔愉快地品尝到了佳馐美味的真实快感。他低头喝着，一抬头便看见卡罗利娜满意地注视着他们。他饶有兴趣地舔了几口热奶，唇上留下一条白白的、很有意思的白痕。

他浑身充满了幸福。

在维奥莱特的眼里，皮埃尔已经从欢乐中得到恢复。除了刚才报复获得的快感外，他还享受到“现实生活”与农村生活的宁静。他已体会到这两种生活的健康魅力，而无需再去想什么疯魔。

同样，弗朗索瓦也来参加这个热奶盛宴。皮埃尔带着满足后的慷慨，对弗朗索瓦说：

“弗朗索瓦先生，我认为刚才是我错了。”

弗朗索瓦笑了。

“为这美好的时刻干杯！”维奥莱特非常满意地说，“皮埃尔，你会获得另一种回报，你知道，这种回报颇有价值！”

“什么回报？”

“好啦！既然你喜欢探险，我们去看一个山洞，我从来不敢进去。”

“山洞？”

“是的，这个山洞漆黑，很深，潮湿，里面还有声音，还有让人害怕的人，这些都是玛丽亚告诉我的。我吗，我还不知道是咋回事，但是你会告诉我的。”

“啊！”皮埃尔喃喃地说，心醉神迷。他已经陷入梦幻之中。这肯定是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的山洞！

这个小皮埃尔简直无可救药。

八 阿里巴巴山洞

第二天休息了一天。但是到了第三天，维奥莱特与猫拉齐比斯长时间地玩耍起来。恢复常态的拉齐比斯躺在温暖的阳光下治疗自己的老猫风湿症。这时她看见皮埃尔来了。

皮埃尔又穿戴起全套现代堂吉诃德的服装。

为了重返森林，他全副武装地穿戴起探险家所有的装备。他想驱赶藏在阿里巴巴山洞里的强盗，正像《一千零一夜》的所有读者所知道的一样。

“你准备好啦，维奥莱特？”

“是的！这次，我甚至在松紧袜带上别上了把匕首。”

“好主意。你怎么带着个灰纸小丑袋，是什么东西？”

“胡椒。”

“胡椒！上帝，你拿它来干什么？”

“如果我们遭到强盗的攻击，我就向他们的眼睛撒胡椒粉。那时他们肯定会像被活剥皮的狗一样鬼哭狼嚎。”

“你那么肯定？你经常活剥可怜的狗？”

“绝对！而且还很有名。”

“好极了，上路吧。”

“好，不过我忘了给弗朗索瓦留下记号。你认为这对我们有用吗？”

皮埃尔的表情变得不快。

“有用？啊！我们又不需要谁来帮助。再说，你没看见，这会将他累得气喘吁吁的。从这里到市镇有好一段路。他前天回去的，是吗？”

“是的，他问了我许多问题，关于你，关于你的计划……他为人友善，但很好奇。”

“为什么好奇？”

“我当然知道！不过回到家里再讲吧。别再耽搁了，小皮埃尔。我们应该早点回来，免得让玛丽亚担心。”

“但愿我能归来！”皮埃尔回答说，既有点虚张声势也有点悲哀。

十分钟后，两个孩子来到河岸边。他们齐声叫着：

“福莱特夫人！福莱特夫人！”

没有任何回答。然而在爬满常春藤的老磨房的窗框中，他们看见一张老妇人的迷惑的白脸。接着这张脸迅捷地消失了，从昏暗的住房中传出一种窒息般的叫声：

“玛丽·克莱尔！玛丽·克莱尔！”

“每当她这样呼叫时，别去打扰她，”维奥莱特大声说，“她有了离奇的想法。”

“离奇的想法，是指什么？是畜生，还是鸟？”

“不，是荒唐的思想。”

“她为什么要叫玛丽·克莱尔呢？”

“我已经告诉过你我不知道！”维奥莱特回答说。她不想动脑筋。“玛丽·克莱尔，据说是她失去的男人，可能就是那个她嵌在纪念章中的青年男子？他或许是她丈夫？总之，我们了解得也是非常之少。就这些！在这期间，我们不如自己过河！”

实际上，孩子们独自操舟而去。一些鱼非常胆小，立即藏到淤泥深处

去了。欧鲇显得胆大妄为些，在透明的水面上蹦跳蹿越。它们不知羞耻地在一瞬间露出它们那银色的小勺。这银勺可以肯定地说是它们的鱼屁股。一条大鲤鱼大大咧咧地呆着不动。它睡着了，用接生婆一般巨大的眼睛看着淡白色短丝，这些短丝像鲤鱼太太的嘴须。当然这些鲤鱼太太们上了点年纪。

噗！这些孩子在渡过河流之后，来到潮湿的森林。

实际上，这还是早晨。水晶念珠般的树叶在玫瑰红的浸蚀下，渐渐地卷了边。地面上，白天的晨雾拖出长长的尾带，宛如仙女们的白色裙带一般。在这晨雾带之中，阳光已经透射出几个金色的光点。

由于维奥莱特并不了解树林中的令人担心的沉睡状态，所以这一切对她来说，是如此新颖，如此神秘，以至于她一接触到皮埃尔，她的想象力也开始发起热来。她原想改变皮埃尔，结果不是皮埃尔改变了她吗？

真奇怪，不过也不错。他们需要统一意见。这个小皮埃尔是如此引人注目，他讲的话又如此充满了魅力！

自从前天他与弗朗索瓦发生争执以来，他在维奥莱特面前便表现出了更多的呵护与更多的温情，没人知道为什么！她这时真的成为“他的女朋友”了。为了她，他会去征服整个世界。

于是，二人向风景如画的附近走去。

“瞧这些大树，”皮埃尔说，“据说它们的树干是男人的身躯，他们的头与腿都隐在空气之中！”

“巨型的石化物？不，皮埃尔，你在开玩笑！”

“啊！我开玩笑……不开玩笑。自从出了那天的事情之后，你不能否认森林被施过了魔法了吧？”

“既然你相信……我也相信一点。”维奥莱特相信了，她叹息地说。

“你不怕？”

“啊！为什么这样问我？我本身就可能害怕，你这一问岂不是让人想起就害怕……但是看看！看看，皮埃尔！这是什么东西？在那儿飞的鸟？”

“蓝鸟。”皮埃尔肯定地说，毫无疑问。

“我真蠢。当时我还以为是松鸦……”

“松鸦？比这鸟小十倍。”皮埃尔轻蔑地说。特别是由于他的信念坚定，所以他看见的决不是松鸦。

在树枝低垂的树下，两个孩子越走越近，好像是为了更好地看清一些稀奇古怪的小东西。他们的神经高度亢奋，想象中的仙女在他们眼里幻化出千奇百怪的景色……在十字路口，走来一个肩上扛着一捆柴火的老太婆。她已经非常老了，弯腰曲背，衰弱之极，就连云衫也是褴褛不堪。

“卡拉波斯。”皮埃尔轻声地说。

“不，是特里富伊荣大婶！我认识她。”

“绝不是，她可能与特里富伊荣大婶长得相像，但是确是实实在在的卡拉波斯女神。证据就是她的拐杖顶端有橡树叶！”

这种不容置疑的、出乎意料的推论，令维奥莱特无话可说。她怀疑起自己来，十分乐意地放弃了自己的个性。

但是，片刻之后，当皮埃尔正打算用复杂的手势向卡拉波斯女神致意时，他们这两个孩子却惊得连动都不敢动了。

一种皮埃尔不熟悉的乐器在整个森林中吹奏出一种忧郁深沉的音符。这些音符在心灵深处震颤。

“我……我……相信这是打猎的号角，”维奥莱特喃喃地说，“怎么在这里吹响，早上……”

“嘘！这是骑士迷路后吹的象牙号角！走，去看看……”

“皮埃尔！小心点。我给你讲的山洞就在附近，我从来没走近去看过。我们再向前走一小点，就能走到一块林中空地。在这个空地深处，有一块大岩石，岩石里有个洞。大象的声音，就是从那儿传出来的。”

“是象牙号角！”

“好，不过我们慢点走，你愿意吗？自从你问我是否害怕时，你便让我一直惴惴不安。对，我的确有点害怕。”

皮埃尔爱护地拉住维奥莱特的胳膊。两人共同向前走去。

离他们两百米远的地方，充满了香脂味的森林中出现了一块林中空地。松树高挺着玫瑰色的树干在四周警戒着，好似一动不动的哨兵。在林中空地的深处，一块大巨岩张开怪物般的大口。这就是山洞。

里面有什么呢？孩子们惊愕地看着。他们不知道在另一个世界里会看到什么，可能可怕得像作恶梦一样。

山洞前，在林中空地中央地带，在落满松针的地上，一队奇幻的小精灵在重重迷雾中狂跳地乱舞。他们看得非常清楚，吓得惊恐万状的维奥莱特低声地声音苍白地说：

“是小矮人！”

“小矮人？可能吗？小矮人，真的还有这些人？”然而，怎么能怀疑呢？这些小精灵长得还不如青少年高，但长长的胡须螺旋状地垂到胸前。这场面太可怕了。

“他们一共六个。”皮埃尔数着，他有点肯定了。

“看他们的服装，”维奥莱特接着说，“他们都是浑身素白！据说他们用长睡衣罩住外衣。”

“不是。这好像是德洛伊教祭司穿的裙子。”

“对，真是这样！他们可能好老了！胡须全白了。看！看！他们跳起舞来了。”

此时，这些可怕的小怪物正手拉着手。他们无疑发觉了皮埃尔与维奥莱特的存在，因为他们在开始狂跳乱舞之前，愣愣地看着他们。他们神经质般地点着头，那可怕的小头上都半戴着风帽。他们狂热地转着圈，用尖利的声音唱着：

匹克帕克兵兵
匹克帕克兵兵
先烤烹烧吃猫儿！
匹克帕克兵兵
匹克帕克兵兵
再烤烹烧吃孩儿！

在他们中间这时正燃烧着欢腾的火焰，那火焰刚才还在柴禾下欢啸呼。他们抛出的糖片无疑是有魔法的，因为这火焰苗又高又亮，发出可怕的爆裂声。绿、红、蓝，撒旦般的火光刚才闪烁着奇特的火焰，照亮了这些小怪物丑恶的脸。在他们雪白的胡子下，那张张腥红得可怕的脸来自地狱，让

人恶心。他们绝对看清楚了。

“他们都有绑腿布。”维奥莱特说，声音发抖。

“不，这些像小绑腿布，高卢人以前就有过。”皮埃尔反驳说。

“太对了。”

歌词的叠句更加嘹亮地响起：

匹克啪克乒乒
匹克啪克乒乒
先烤烹烧吃猫儿！
匹克啪克乒乒
匹克啪克乒乒
再烤烹烧吃孩儿！

可怕！该不是皮埃尔与维奥莱特的幻觉吧？小矮人中最大的，一个胡子呈扇状的瘦老头儿，他肩上挎着刚才吹响过的骑士号角，用一个权威的手势让跳舞的圈子停下来。他从挎包里拿出个可怜的黑绒绒的软家伙，后者那身毛皮已经没有生气，尾巴软软的。这是一只不幸的猫的尸身，他将它扔进了火堆。

匹克啪克乒乒
匹克啪克乒乒
先烤烹烧吃猫儿！

“再烤烹烧吃孩儿，”维奥莱特补充说，即好奇又害怕。“他们都有武装，皮埃尔！他们中有两人带着十字镐，镐头在火焰下寒光逼人。好，谢谢！我一点不知道怎样被烤烹。”

“这不是十字镐，是古狼牙棒。”皮埃尔补充说，抑制着紧张得可怜得神经。“看看去，走近点，小维奥莱特。”

“你疯啦！他们会像烤猫一样，烤食我们。哦！不。”

维奥莱特四肢发抖。

于是皮埃尔怜悯起她来。

“听着，我亲爱的小家伙，你呆在这后边。我直接向这些小矮人走去，你明白，我有一颗纯洁的心，就像妈妈说我乖时所讲的那样。我肯定这些小魔鬼不会对我不利的。再说……我也不怕，最少不太怕。”

“皮埃尔，你是个男人！”维奥莱特简短地说。

没有任何恭维能给堂吉诃德这么大的勇气。

真的，他的驴皮公主再也不是个不懂礼貌的农民。她找到的这些语言直润他的心田。

皮埃尔拿起随身带着的一根小棍，带着热血青年的勇气，信心十足地走进这块被施过魔法的地段。他照直朝着这些小矮人走去。

心地纯洁的小皮埃尔是有道理的。怪物们看了他一会儿，忽然商议起来，他们溜走了，像一群兔子逃到矮树丛后面去了。一瞬间，地狱小卒们的白影消失在昏暗的树林之中。皮埃尔与维奥莱特还以为在做梦……

但……不是做梦！炽热的碳火还在……而且在热灰中间，可怜的黑猫变

成了一堆难看的散发着臭味儿的碳化物，在死尸咧开的嘴里还能看到剩下的牙齿。

维奥莱特来到皮埃尔身边，很近。洞口大张着嘴，好似要吞食孩子们一样。他们犹豫了……但是他们正经受着可怕的诱惑，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的诱惑。同样，还有更好的东西吸引着他们：无意识的欲望。面对恐惧的古老天性是遗传而来的，而这种欲望就是要战胜这种天性，这种欲望就是要表现勇气。在漆黑的有道大铁门的洞口面前，维奥莱特有点儿为刚才的恐惧感到害臊，她说：

“进去，皮埃尔！四十大盗又不能吃了我们。他们仍旧留在《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之中，里面不会有人。”

“知道！”皮埃尔点头说。

……两个孩子来到岩石上，湿润的斜坡好似一直能通到山洞深处。就像在城堡的主塔中一样，蝙蝠在轻盈地飞翔时擦过昏暗的内壁。洞内壁上长着荷叶蕨与毛地黄……洞内近乎漆黑，这么一来便让人变得忐忑不安。感谢上帝，皮埃尔与维奥莱特拿出手提灯笼，点燃。那朦胧的微光，照亮了神秘的角落，照亮了沙堆崩塌物。在这些崩塌物上，排列着一些轮廓模糊的大箱子。

“上帝啊，这是什么？”维奥莱特问，“可能是棺材。”

“不，不！这更可能是装满黄金的箱子。”皮埃尔这般说，是想安抚他的女伴。

斜坡始终向底部延伸……孩子们勇敢地继续向前。一个可怕的声音响起，随后又不断地在这阴森可怖的山洞中回荡。他们身后变得更加黑暗……没有救援！没有出路！在他们身后的铁门好似在魔法的指挥下，在滚动的铰链声中自动关上了，像巨兽的嘴打了个哈欠一样。

想到城堡主塔上的场面，皮埃尔低声地说，声音里充满不安与希望：

“芝麻开门！”

毫无反映。

“芝麻开门！”维奥莱特接着说，声音里含有哭腔。

毫无反映。

“我们成了小矮人的俘虏。”可怜的小姑娘喃喃地说。

这次，皮埃尔没敢再安慰她。

此外，在这种悲剧性的环境中能说什么呢？在这种环境中，任何东西都能让人内心产生恐惧，告诉入洞之人将永别阳间，永别父母，永别生活，不是吗？……这种场面达到恐惧的极限。在山洞深处，传来阴森可怖的嘈杂声，这时两个可怜的孩子连心都僵了。

这些声音乱哄哄的，听都没听到过，而且在回荡声中得到扩大……在这死亡的山洞内，有着轰轰滚动的雷声，震撼着四周发粘的“监狱”；还有军队的行进声，魔鬼嘎嘎的笑声……这一切都是来自漆黑的洞底深处，来自凶险的斜道。这岩石中开凿出来的斜道，可能会成了他们的坟墓。

维奥莱特哭泣起来。

“还得想法打开这道门！”她哀求地说。

孩子们折回去。但是当它们才向后走了几步，另一个恐怖的场面顿时又让他们面无血色，声若蝉禁。

在铁门前，响起另外一种震耳欲聋的声音。声音震撼着黑色的洞壁，连地都震颤起来。慌乱的孩子连步子都走不稳了。灯笼熄灭了。在这种伸手

不见五指的黑暗之中，他们听到愤怒的声音。有什么东西撞着门，用可怕的重击砸着门，竭力地想摇动这扇厚实的大门。叫喊，诅咒，发怒。是什么奇特的动物因为进不来而愤怒地嚎叫？

小矮人？不！

这次，他们俩明显感到，是一些有力的手指勾起，疯狂地扳摇着门。……他们也明显地感到，一些粗大的喉咙发出怒骂诅咒的叫声。

“他们是四十大盗。”维奥莱特牙齿颤抖，呻吟着说。

“我更相信是些巨人，”皮埃尔回答说，在黑暗中睁着那对惊恐的瞳仁……“请安静，他们进不来……最少我不认为……”

“砰！”又是可怕的一击敲在铁门上。显然，他们是想借助有力的撬杆撬开铁门。大门能抵御得住吗？敌人就在那儿，非常近。孩子们的生命只得靠冥冥之中的手了。

大门动摇了，又听到一声愤怒的咆哮。

“这…是…妖…怪！……”可怜的维奥莱特气喘着说。她的头脑里想起吃有毒食物的故事，故事里的孩子都是被毒死的……

“‘吃人妖魔！’”皮埃尔一言未发，心中暗说。

大门再次晃动起来。

“把你的匕首给我，维奥莱特。如果他们进来，我就与他们一个个地单挑。你躲在我身后。”

“但是这里太黑。我连你在哪儿都不知道，皮埃尔！皮埃尔！我怕……你决不可能将他们全杀了！我求求你，我们往山洞里逃吧！”

“维奥莱特，在敌人面前，我们决不能逃遁。”

“但是在山洞里也有敌人啊！听着！你听见了吗？这声音在那儿嘎嘎直响，这声音颤抖。嘎嘎声甚至比刚才更甚！有些东西爆炸了。哦！皮埃尔，世界的末日到了……”

“走，看看去！”

九 在小矮人面前溃逃

两只小手僵直地紧拉着，皮埃尔与维奥莱特迈脚步来到山洞中央。这里除了两个小孩儿的身躯外，再无其它东西。而某些无形的力量冲着他们爆发出来。

跌跌撞撞，滑腻不稳，他们摸索向前……他们有一种幻觉：当他们远离即将被巨怪的投石器撬起来的大门时，他们开始摆脱逼近的危险。但是在这该诅咒的山洞另一端，又交织地响起了嘎嘎的叫声、歌声、诡秘的哄闹声，声音之高几乎达到让人恐怖的程度。

“啊！好高兴啦！”维奥莱特大叫起来，她长长地吁出口浊气。她好像是看见了光线，当然是阳光！他们最终可以出去了。“哦！我的皮埃尔！”

“你这么认为？对，是真的，但是看看是什么古怪的阳光。山洞好像被染成玫瑰色。太阳能落到山洞里来吗？走，快走！但愿上帝保佑我们。”

“有烟熏味儿。”维奥莱特说着，刚燃起美好的希望之光的她，又担惊受怕起来。

“对，好像是来自洞外的硝烟味儿。叫声，嘎嘎声，全停止了，我们马上出去。”

“啊！皮埃尔，我的皮埃尔，但愿你讲的是真的！快走。”

忽然，岩洞内的宁静被可怕地撕破了。惊呆了的孩子们又听到歌声：

匹克啪克乒乒
匹克啪克乒乒
先烤烹烧吃猫儿！
匹克啪克乒乒
匹克啪克乒乒
再烤烹烧吃孩儿！

恶魔的歌声重叠着再度唱出，就似刚才在林中空地一样，冲击着皮埃尔和维奥莱特的耳鼓。他们惊恐地停下来。远处，在山洞的纵深处，有片土地被红、绿、黄的火光映照。一道巨大的火苗燎烤着有点光滑的山洞石顶与石块。这些形状各异的石块东一块西一块地堆着，阻塞住这该诅咒的强盗窝里的路。

匹克啪克乒乒
匹克啪克乒乒
先烤烹烧吃猫儿！

公正的上苍啊！又是这些小矮人。尽管烟熏火燎，他们也能看清在那儿群魔乱舞的可厌的小身影，他们正围着魔鬼点燃的火堆疯狂地乱舞。他们跺脚、嚎叫，拽着对方的胡须，做着鬼脸与扭着可怕的身体。自从有妖术的远古以来，面对这种恶毒的歌声，无论是在阳世，还是在魑魅成行的阴间，都从来没有见过这些现象：

匹克啪克乒乒

先烤烹烧吃猫儿……

皮埃尔与维奥莱特面面相觑。见到这种地狱般的景象，他俩几乎都害怕起来。实际上，在熊熊火焰的再度映衬下，他们的脸色都变成了绿色。怎么办？调转脚跟？是恳求巨人，还是恳求女妖？

是的。宁愿血溅山洞，也不愿被赤脸小矮人烤烹。孩子们与其说想求生倒不如说已怀死意，他们转回去，扶着粘腻的洞壁。

忽然，一只野兽跳出来，滑到维奥莱特的两腿间。是水蛇，她摸到蛇身那长发软的滑腻躯体了。

啊！是这样，他们宁可倒在残忍的巨怪的狼牙棒下，也不愿再经受这长睡不醒的恶梦。

此时，光荣的时刻已经逼近。粗野的大叫声爆发出来，压倒了疯狂小矮人的遥远歌声。都快听不到了，听不到这些吃人肉的小幽灵的声音了，听不到他们叫嚣“再烤烹烧吃孩儿”的声音了。随着他们离入口处的大门越来越近，外面的声音也变得震耳欲聋。

维奥莱特喃喃地最后一次请求上苍。她清楚地知道，这道门在不停地撞击下，最终会被打开。

然而是怎么回事呢？红红绿绿的火光熄灭了。只有更加刺鼻的烟熏味儿呛着孩子们的喉咙。他们暗想是不是幻觉又愚弄了他们。因为在他们右边，他们在地下发现了一条隙缝，淡淡的微光从那儿透进，它能通到山洞的大道。刚才这是由于这堆火光太过炫目，他们没有注意到。

“这次确实是阳光。那儿，是上帝之光让我们看见了。”皮埃尔高声叫着，充满了希望。他的声音几乎被巨人的打门声所湮没。

“对，看，这儿有条通道。我看见沙子，还有崩塌的石块……但在深处，有一条像光线的缝隙，皮埃尔，我们是否能从那儿逃走？是否能得救？”

“是很窄，我们可能被活埋！”

“如果为死而死的话，我更喜欢让巨人或小矮人将我们吃了。”

由于皮埃尔在万佩尔庄园的“地牢”里早已经受过考验，哪里还会怕再经历这么一次？他吻了吻维奥莱特的额头，好似用这个热情的动作来表示他的崇高希望，或者说是崇高的道别。在吻她时，他轻声地祈祷。

“勇敢点！”他说，“一起躬下身，进去。我走在前。”

两个孩子颤巍巍地爬进窄洞。小缝实际上的确窄小，他们每爬一步都情不自禁地暗想，这石头小缝是否是他们的坟墓……

然而要是到了出口处，便可见到阳光！多么幸福的阳光！他们滑倒在沙土上，攀住石头……向前！鼓起勇气……得救了吗？……对……对！……全部搞定了！

最终，皮埃尔和维奥莱特攀住了长满苔藓的“地狱洞口”，出来啦！来到外面他们忘记了浑身的青肿。沐浴在阳光下，他们尽情地享受着。

地下通道的出口处位于森林中无人知道的角落……但是搞清它的位置就那么重要？小鸟在欢唱，鲜花散发着芬芳，松鼠在树间欢笑。这纯粹是幸福大逃亡，逃到了欢乐的大自然怀抱中！

谢天谢地，老天保佑！

胆怯、迷惑的他们经历了这次历险之后，再相互摸摸，以确定他们是否还活着……他们拥抱在一起，情似兄妹。后来，紧绷的神经的反作用力太强

了，断送了他们亲昵的举止。他们跌倒在草地上……哭了。

维奥莱特第一个说话。

“皮埃尔，时间过得好快，应该回家了。”

“对，可是我们在哪儿呢？”

“我不知道。不过，我们爬上那边的小山丘去看看。”

“就这样，上山！”

他们登高，上攀。两个人扭动着身躯，使出全身的力气……

他们爬着爬着……他们爬到突起在山洞前的平台上。

不远处，一块巨石冲天而立，好似一根巨人充满威胁的手指，从地面凸伸而出。

“哦！我认得，”维奥莱特欢叫着，“这叫仙女石。”

“仙女石？你清楚地知道这里到处都有仙女。”

“啊，对！自从有了刚才的经历后，我知道了，但是爸爸却对我说这是石桌坟。”

“啊！维奥莱特，这东西叫匈牙利骑兵石。你怎么说成是石桌坟？”

“这并不重要！”维奥莱特有点儿勉强地说，“这是德落伊教祭司时代的石块。”

“对，我知道。那些小矮人与精灵们围着这石块狂舞乱跳过……他们又快回来了！”

害怕有时“姗姗来迟”。直至这时，维奥莱特还有点儿勇气。但是又将面临新危险时，抑制到现在的情绪终于爆发了。

“哦！我受不了啦！”她歇斯底里地大声说。

本能地，毫无理性地，她撒腿就跑，竭尽全力地逃着。她迅捷得有如扔在空中的小石子。一会儿后，皮埃尔在欧石南丛中便只看得见一个越跑越快的小东西。她两只鞋底上下翻动着，裙子也不停地掀动，这都表明了她在狂奔。这就是维奥莱特，她在下坡时像插上翅膀一般。

如果不去追她，还能干什么？好吧，追！几分钟后，他们都气喘吁吁、满面通红地瘫软地坐在地上，得到老橡树父辈般的庇护。

十 蓝胡子

在这种年龄，情绪冲动起来是强烈的，但是也是短暂的。微风的轻拂，远离该诅咒的山洞，森林的宁静……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驱赶他们刚才可以理解的恐惧。二人均为这次经历感到自豪得很，维奥莱特和皮埃尔大聊起来。

“我的确认为，”皮埃尔说，“有精灵与小矮人，但是直至今今天早晨，我都不敢肯定。”

“至于说现在，”维奥莱特回答说，“这事千真万确，好比二加二等于四一样。”

“你认为他们当时能吃我们吗？”

“这正是我琢磨的问题。他们都是小矮子。”

“对，不过我认为他们有同谋。”

“与谁同谋？”

“同谋！首先是要与……我认为他们与吃人妖精或者与砸门的巨怪商量好的。为了他们，他们将我们吸引过去，你懂吗？”

“对，我懂。那么吃我们的可能是吃人妖精喽？”

“肯定，但是小矮人也会从我们身上分得一份肉的。”

“哪一部分呢？”

皮埃尔思考了一会儿。

“我们的眼睛，”他肯定地说，“我在安徒生的童话故事中看到过这种情节；小矮人特别爱吃眼睛。”

“真愉快，”说着，维奥莱特左右看了看……“皮埃尔，你认为留在森林里还有用吗？玛丽亚可能等我们吃午饭。”

皮埃尔陶陶然，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了。首先实现了自己的梦想，随后又从这么可怕的敌人手里逃出来，他欢乐得挥舞着手中短棍，又开始琢磨下一次历险了。

“这并不重要，”他轻蔑地说，“我不怕。这些小矮人，这些怪物，可以战胜它们。只是……只是，如果山洞里的箱子装的是黄金，你就能成为本地区的女王。那该多好啊！因为你善良，你会将很多钱分给穷人。”

“当然。我更喜欢这样，而不是将眼睛放在红红绿绿的火上烧烤，被妖精吃掉。现在，我们还是回去吧！……”

“嘘！嘘！”皮埃尔说，“听……”

他们听到树枝断裂的嘎吱声。在一条路上出现了两条巨大的看家犬，它们那巨大的爪子撑在沙地上。它们支棱的耳朵冲天而立，那鼓胀着隆起的厚脸颊冲着孩子们低吠着。不过他们看得出，这对狗虚张声势是“为了好玩儿”。它们只想表达出肥胖、富有的看家狗的重要性。维奥莱特与皮埃尔在它们眼里，只是很小的猎物。这对傲慢的畜生，跟在一个高大的干瘦的老人脚后。它们的主子顺着大路走着，甚至一眼也没看有点惊恐的孩子。

这是个古怪的人，低头走路，手放在口袋里，躬着背，独自地嘟囔着一些自己才懂的话语。

他表情忧郁。

“我在什么地方见过那颗脑袋。”皮埃尔低声地说。

“但是，皮埃尔，”维奥莱特说，“你认不出他来了吗？这是蓝胡子！”

你很清楚，这人就是我们那天在小径上遇到过的。”

“老天！是真的……但是他为什么会重复这些伎俩呢？我肯定他马上就要干坏事！哦，这次，不能放过他！跟着他。”

“但是皮埃尔！午饭！”

“你只想着吃。”

“不，我只担心着被人吃。这不是一回事。”

皮埃尔兴奋起来。

“小维奥莱特，你肯定不愿意让我眼睁睁地看到又有一二个妇女被杀吧……”

“要是他不是真的蓝胡子呢？”

“走着瞧，走着瞧……但是必须跟着他。”

维奥莱特品尝过这些激情，就像病人吃毒品一样。这时，她愿陪着皮埃尔走遍天涯海角。

他们又一次踏上追逐虚幻的历险之路。他们沿着那人的脚步，跟在这有八字胡的人的后面。看家狗轻蔑地看着他们，而蓝胡子绝没看他们一眼。此外，他们只看得见他的驼背，以及他那宽大的肩膀。甚至从背影望去，他也是个奇怪之人。

走着……走着……

“啊！好可爱哟！”几分钟后，皮埃尔说。

此时人与狗刚刚走出森林，踏上一条两个孩子并不认识的路。一座文艺复兴时期的小城堡出现在他们面前。城堡好似与仙女故事中描写的截然不同。在绿水茵茵的护城河畔，和谐地修建有四个尖顶小阁楼。一个古典式花园将城堡与道路隔开。蓝胡子迈着坚定的步子，走过花园。那步伐，只有城堡的主人才能迈得出来。此外，花园并不大，因为皮埃尔和维奥莱特赶到门槛前时，他们便能清楚地看到蓝胡子已停在中间的窗户下，随后他仰起鹰勾鼻，带着重重的叹息大声说：

“索朗日！索朗日！你不下来？”

两个孩子面面相觑……这绝对是真蓝胡子的声音。当他想杀最后一个妻子时，就是这种呼叫声！

肯定地说，这是实际生活中的戏。必须能够应付局面，锻锤一颗铁石的心。

“索朗日！索朗日！你不下来？我在这儿，我在等你！难道还要我上去找你不成？”

一会儿后，蓝胡子从室外楼梯上去了。精致的楼梯石护栏连接在城堡墙上，就似精美的花边镶嵌在时装的下摆上一样。两条看家狗甚至没有惊动任何人，也跟着上了楼，可能也是为了扼死蓝胡子夫人吧？

奇怪！……里面没有呼救声。无疑，可怜的妻子还没被杀！或许她藏在某个衣橱后面。

要不计一切代价，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也必须搞清楚事情，拯救受害者。当然如果有受害者的话……但是接下来怎么办？可能他还不是那个坏得头上长疮脚下流脓的蓝胡子。皮埃尔为自己鼓气地想着。

“再把匕首给我，”他低声对维奥莱特说，“呆在那儿，我想独自去冒险。”

“不，”维奥莱特说，“我又不是胆小鬼。爸爸说，懦弱行为是最可耻

的错误。”

“我没有让你作懦夫，我只求你小心点。”皮埃尔不容分说。

于是维奥莱特让步了，虽说带着遗憾。而这个勇敢的孩子却直蹈危险。他穿过草坪，也走过精美古典式的花园。一些花儿在那儿盛开。当然这些花儿太老，老得连现代花坛都不愿意盛装它们。

在金属般光亮的黄杨树质的硬墙前，草坪中满地的三色堇有点像古时候老妇人的圣哲的脸，风铃草在微风的轻拂下飘荡摇曳，它们那淡紫色的风铃花好似要与午间的时钟一道鸣响。芍药健康地怒放，宛如已无温饱之忧的善良村姑。有点顾盼自怜的水仙低垂香首，在身边水池前自赏芳姿。蜀葵期盼着有人采拮，将它作为骑士小说中的铲头牧棒。

皮埃尔没有时间留下来欣赏这些笑容嫣然的鲜花。他走着……他走着……

在这明媚的阳光下，面对着可能被诅咒的小城堡，他不敢从前门进去。他绕过那座稳固地建在坑上的桥。为了不被发现，他找到侧面一个小木桥，它通往小城堡中的一座亭阁。

他抬脚一上，嘎吱作响。他仍旧往前走，嘎吱嘎吱声连连。今天早晨他冒的险太大了！为了解救不幸的人，他向这理想的目标迈去时，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

小桥的木板被虫蚀得很严重。在护城河上来回穿梭游动的水蜘蛛，说不定马上便会被这少年人下落的身躯惊得乱窜，连它们的早锻炼都做不好。但是……

皮埃尔终于踏上了坚实的土地，他侧耳四听。

没有任何声音。他通过饰有花叶的门，走进圆拱的前厅。他的脚步刚踩上白黑相间的大理石，屋内顿时回荡起他那骇人的脚步声。他侧耳聆听，极目观察，没有人。这种寂静给人的印象极为深刻。怎么办？是上楼还是逃跑？

逃跑？决不……还有一道嵌满铁件的红门，向着前厅微开着，难道想借此来诱惑来人？……

皮埃尔颤栗起来，但是好奇心未泯，他犹豫起来。后来，他鼓足勇气，轻轻地向前走去。他蹑足潜踪，他完全拉开了那道神秘的门。一条走道通往神圣的地方。那里昏暗，仅仅有一点朦胧暗淡的光线从灰尘扑扑的窥视孔里透出。

他的眼睛必须等好一会儿，才能适应这里的黑暗。这时，他看得见了……准确地说是他猜得到了……这时他双腿颤抖，眼仁中透着恐惧，牙齿格格直响。

墙上，一溜儿地挂着七条裙子，一副凄然、痛苦的样子。在每条裙子上面，都有旧式帽子挂在旁边。可以肯定地说，帽子下面是人头骷髅。

那儿，正是那儿，在第七顶帽子之下，他估计是一条红迹斑斑的白裙子……当然是血渍！……皮埃尔甚至认为自己看到了颅骨上的两个眼睛窟窿，带着死亡微笑的眼睛窟窿。

不。毫无疑问，他正面对着蓝胡子的七个死妻。

在这昏暗的房间里，少年皮埃尔连动都不敢动。房间里，尘土的霉味儿与恶心的腐味儿交织在一起。在这危险的罪恶之地，没有一丝空气。在这危机四伏的黑暗之中，可能凝结着一摊摊鲜血。只有一种声音打破了这死一般的沉寂……有节奏……有规律的声音，令皮埃尔隐隐约约地感觉得到。这实

际是他恐惧的心跳声，他那颗心在压抑的前胸里蹦跳着。

他甚至害怕起自己，不敢移动脚步。他只有听任杀手的宰割来了……皮埃尔猜到了，对手可怕地出现了。他不敢回头，朦朦胧胧地感到“有某种东西”在身后窥视着自己，自己马上便要扼杀了。

是的，来啦……一只手放到这可怜的小家伙肩上，后者几乎瘫软倒地。

可能吗？有人在他耳边低声说了声“勇敢些”。

啊！上帝！不是杀手，是维奥莱特。她也是目光惊恐。她是轻轻地跟在他身后上来的。她不愿意让他一个人去面对危险，面对死亡。

十一 蓝胡子的老婆

这次，一种无可名状的恐惧用它的魔爪征服了孩子们。他们好似可怜的小鸟儿面对一条极有威慑力的毒蛇一般，大睁着圆眼看着七个死去的妻子。窗户上有块方格被打碎了，风从外面灌了进来。就在那儿，就在这个透射着混浊的阳光的窗户前，他们看见当中还有一个在缓缓地蠕动……

正是这老太婆，她轻轻地蠕动着皱瘪的下巴。她那插有羽毛的旧式帽子摇动了，好像她撑起遗体上的那颗头微微地一点，向来人礼貌地致意。

这一分钟是可怕的，也决定了皮埃尔与维奥莱特的命运。他们飞速地狂逃，逃过楼道，将椅子撞得唏里哗啦。惊慌失措之极的他们，什么都没看见。当他们来到庄重、宁静的前厅时，两人都瘫软在地。

宁静的？没多久……因为这时在他们的上方响起了有节奏的沉重的脚步声，这表明杀手马上就要来了。

他们听到了，杀手就在那儿。在他们头上，好似关在笼子里的熊一样来回地踱步，显然，他期待着这“流血的时间”的到来。

他在讲话，他们模模糊糊地听到只言片语。这些话中谈到了惨剧、匕首、死亡。

沉默，然后更加沙哑的声音响起：

“索朗日！索朗日！”

孩子们没有相互交谈，他们蹲在一个角落里，清楚地知道发生着什么。上面，可怜的索朗日在拖延着光荣的时刻。届时，那要命的刀锋将割断她的生命之线。显然，她是黄皮肤，端庄秀美，热爱生活。她躲在门后，被迫离开妹妹安娜。她惊恐地遥望着尘土飞扬的道路。她没有别的希望，而只是盼着她的几个哥哥能来。

有人能救得了她吗？谁知道？

像强盗一样谨慎小心的皮埃尔与维奥莱特非常缓慢地溜到了室外。他们向那红门投去最后恐惧的一瞥，门上的小钉仍旧恶毒地闪烁着。他们跨过该诅咒的城堡护城河这青蓝恶臭的河道。二人匆忙跑向大路。这条路连接着被施过巫术的森林与起伏不定的平原。

他们用焦虑的目光探究着氤氲腾腾的远方。在午间阳光的暴晒下，空气中的蒸腾现象格外耀目。

什么也没看到。在苍茫的田野之中，这时除了酷热便是酷热，长长的道路上，哪见骑马人？皮埃尔耳朵贴在地上，希望能听出战马的奔跑声。然而，他再努力也没听到索朗日的兄弟们的声音！

他刚才亲眼目睹的事情，怎能不让人想起蓝胡子家活生生的场面。他不得不这么认为：这可怕的童话故事准确地再现在生活之中。

他走了几步，随后再听听……几丝轻微和谐的悚悚声为这悲怆的气氛带来了一点可笑的欢乐。

从远处传来三下钟声。这钟声让人思念起宁静的时刻。在这宁静的时刻里，不仅聚集着活人，而且还聚集着一些不知死神将近的人。

公鸡轻快的高声鸣啼。欢乐的蝓蝓发出的难以忍受的叫声，搞得皮埃尔神经紧张。草地上，它庄重地点着头，点着那颗像潜水员状的蝓蝓头。随后它似弹簧一样惊得跳起来，划出一道红蓝相间的飞行弧线。

“我们快跑，寻找救兵。”维奥莱特大声说。

“对。”皮埃尔说。

紧张的情绪先前令他们迈不开腿。此时两个孩子控制着情绪，撒腿跑了起来。

哦！谢谢，我的上帝！转弯处终于出现了一个男人。他穿着绿色绒料衣服，铜制的纽扣在阳光下栩栩生辉。他正懒洋洋地走着。

皮埃尔不认识这种制服。可能是警务人员？是不是蓝胡子舅子们的警卫？他斜挂着一支枪。这就是救星……

这孩子不再犹豫。他结结巴巴，气喘吁吁，用一种断断续续的声音大声说：

“先生，先生！快来，有人在这里杀人。”

那人长着一张红脸，表情善良。他虽说长着一对清澈如蓝陶器一样的大眼睛，但是眼睛中却露出某种蠢笨。

“你疯啦，孩子？”他郑重地说，他那憨厚的表情中没有丝毫激情。

“不，不，士兵先生！太可怕了。你应该快点……那儿……那城堡，你从这儿都能清楚地看到它的小塔。就在那儿，有人杀了人……杀了人……”

气喘吁吁的皮埃尔缓过点儿气来。

“杀什么啊？”

“有人杀了七个老婆。当中有一人可能还没死。她还点头肯定了这事，而……而……而……刚……刚才……有人还要再杀……再杀……一个……一个……”

皮埃尔再说不下去了。

“对，他还要杀第八个人！”维奥莱特肯定地说。

“不！你们两人快要疯了吧？”那身着绿制服的人反驳着，他准备坦坦坦地继续走他的路。

皮埃尔与维奥莱特跪了下来。

“先生，士兵先生！看在上天的份上，请跟我们来吧，你快去吧！我愿把身上的东西全给你，”皮埃尔泪眼盈盈地大声说，“只要你能救得了蓝胡子的夫人。”

“蓝胡子的夫人？这是讲故事。”那男人说，他有点被搞糊涂了。这种历险完全超越了他的智力的范围。

“是的，”维奥莱特说，“城堡里那可怜的妇人……”

“但是城堡，孩子们，我很熟悉。我不是本地人，但是我为德·沃代尔朗老板作保镖已经一个星期了。”

皮埃尔和维奥莱特惊慌不已。德·沃代尔朗？这不是蓝胡子的绰号吗？

他们明白了，这男人是他的绿色仆人，他们是同谋吗？啊！不……这不可能。他的长相非常老实。

于是，维奥莱特坚持着，带着女性的细心。

“即使如此，”她心忖，“最好别叫那人为凶手。”

她高声地补充说：

“警卫先生，我向你发誓，有人马上要杀死一个妇人。单是那些狗便能咬死她了。这些狗有牛犊那么大！我们亲眼见过。我恳求你，跟我们走吧！你将拯救一条生命。首先你有条好枪，不存在冒什么风险。这些狗，我告诉你……”

卫兵惊得目瞪口呆。尽管那个好奇之心爬上了大脑，但是他仍在琢磨这

两个惊慌失措的小孩子到底在做什么梦。

那么，为什么啥都看不见？

“好吧，”他说，“我们去转一下。我森林中的房子紧靠着城堡。我知道，这些狗的脾气并不好。”

“根本就不好，”维奥莱特坚信不已地补充说，“不能让它们咬着你……它们的牙齿似大象牙一般。”

“大象。”皮埃尔几乎是机械地重复说。

“啊！那也没啥，”卫兵说，“走，上路吧！”

皮埃尔和维奥莱特感到心中一阵轻松。这人的步子好沉重！他这个士兵走路像乌龟变的一样。没有任何事情能影响他的情绪。他好似特别喜欢抽烟斗，好玩儿似地将蓝蓝的烟圈喷上空中。

他们再没讲话。三人小组终于赶到了小城堡。那幕悲剧一会儿才上演吗？穿越草坪、花园、护城河，整个过程进行得慢吞吞的……最后，两个小孩儿走在卫士身后，轻手轻脚地来到神秘的前厅。凄凉死寂般的陈设笼罩在沉默之中。

是否太晚了？第八个妻子被剁成肉块了吗？看家狗的嘴是否因嚼食人肉而变得血淋淋的？

他们察觉到声音。孩子们颤抖着，卫兵好似也有点惶恐，他凝听了好一阵。

在那儿，这声音就在附近。这时那可怕的红门又关上了，那声音便是从门后传出，好似长长的哭泣声。

卫兵没敢动。他粗大的铁钉鞋已经钉在黑白相间的石板地上。这石板地一会儿后便会血渍斑斑。声音停下来啦，又响了起来。这时出现了不间断的嘟噜声，让人肝胆俱裂……接着几个绝望的嗝儿，从而结束了某种永远痛苦的事。是死者的气喘声吗？

卫兵手里拿着枪，红脸庞也染上了那么点儿恐惧。他一句话没讲，直接向门前走去，他打开门销。

在他身后，孩子们一动不动，又好奇又害怕地关注着。

门在铰链下转动着渐渐开了。在昏暗的光线之中，他们看到一个男人跪着。他哭泣着，叹息着，他疯狂地吻着一件裙子的下摆。

皮埃尔与维奥莱特颤栗着，他们在这迷朦的昏暗中认出那张鹰嘴、拱背、八字胡子。

“真后悔！”他们都受到极大的震撼，心里暗忖，“太晚了！太晚了！蓝胡子已经杀了他最后的妻子，这时他又开始哭她了。”

身后传来一种声音，带着恐惧，后来一种冰凉的东西放在他们肩上。难道是那两条看门狗回到这罪恶的房间，想咬噬他们吗？不是，原来是女厨子。

正是女厨子，她好像系着一条白围裙，干瘦的脑袋上戴着一顶无边软帽，那结满老茧的手里还拿着大汤匙。

“哎！哎！哎！是这样！”她牙齿之间嘀咕着说，“出现这种场面并不希罕。”

这种充满同情的叫嚷声与这里刚出了命案的气氛很不协调。卫兵听到这种叫声时，连忙后退好几步。

轻手轻脚地，他关上了蓝胡子面前的门。后者仍旧陷于绝望之中，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一切。接着卫兵洗耳恭听，两个孩子也伸直了耳朵。

“是的，”那女厨子说着，陶然于自己的重要角色，她不想让别人插嘴，“你们还没有见过吧？这是我们先生在绝望之中的样子。每当他陷入这种状态时，他便连自己都不认识。两个月前他失去了妻子，你们知道吗？在你来到这里之前，马利松先生，没人给你们讲过这些？”

“可能，”卫兵说着，目瞪口呆，“这时他在干什么呢，德·沃代尔朗先生？吻着裙子的绉边。”

“可怜的男人，还是我给你们讲讲吧。他饱受过极大的痛苦，这对他的精神打击太大了。他的妻子叫作索朗日，慈祥善良，为人实在，实在得就像你们在这儿见到我一样。自从她亡故之后，好些日子以来，老板的大脑都陷入痛苦之中。出了这事，又没留下孩子，这房子便似死了一般。多么可怜啊！当时，每当她先生带狗出去打猎时，她作为女主人，经常到上面的房间绣花，期盼着他的归来。我保证，现在每当他回到家时，他都愿意让别人使他相信妻子还活着。‘索朗日！索朗日！’他就这么呼唤着！你们想想，她能下得来吗，可怜的索朗日！……一想到她已经死了并且葬在公墓里……”

“但是在那儿，在小房间里，”马利松先生问，他那陶器般的眼睛圆起来，“他在做什么？”

“等等！你们怎么不让我把话讲完。那里，那是女主人的衣橱。哦！好不幸啦！里面有些不穿的旧衣服与帽子！他不愿别人碰这些东西。其实里面装的不过是些老式服装！这些美丽的裙子虽能给人以幸福，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会损坏而消失。但愿别这样就好啦！每当有人走进室内时，也会感到热血沸腾。我也经历过所谓的害怕……尤其当空气灌进去时，尤其是看到那些美丽的白裙子在窗户附近晃动时。要知道这裙上绣有红色的丽春花……”

轻轻地，非常轻轻地，门后的蓝胡子始终倾吐着他压抑在心底的巨大失望。这时他们只能听到模糊的淡淡的抱怨，听上去像孩子在啼哭。这就是永远让人揪心的悲惨的故事。

只有，绝对只有在他记忆的博物馆里，面对着生命的门槛，这可怜的人绝望地翻阅着那本从不合上的书：那本没有欢乐、没有爱的书。

孩子们感到留在这里已经没用。威严的女厨子惊讶地看着这两个小陌生人，略带藐视。

他们走了。他们年轻的大脑里，他们孩子般的心灵上容纳不下这些。他们一言未发地穿过了森林，来到河边。

哦！他们还是高兴的！高兴没死于他人之手。

但是，他们仍旧不懂那个蓝胡子，那个丑陋的鹰鼻子心肠怎么那么好。在皮埃尔的童话故事中，坏人都长得丑，而善良都不可缺少地有着美丽的容貌，他难道不知道？他的信心不禁动摇了。因为灰姑娘可爱的姐姐外表长像不也是很恶毒吗！

他们沉思着，来到河边。忽然一声叫，震得他们打了个寒颤。

“苦！”

福莱特在那儿，全身穿着上等白细麻布。她好似高兴愉快，神情像个刚放学的小女孩。她匆匆行了个屈膝礼，后来又唱起她喜欢的歌：

跳，跳，跳环舞

家中已无谷

邻家虽有

然非吾
苦！

然而，她用清澈狡黠的目光打量着孩子们。渐渐地，她冷静了下来。随后她向他们提问，让他们详细地讲讲他们的历险。

当她听到“山洞与小矮人时”，她薄薄的嘴唇上浮起几缕谜一般的微笑。但是当她听到讲蓝胡子处的经历时，她的表情非常凝重。

当她听到可诅咒的小房子与七个妻子的美好故事时，她的表情一点也不疯里疯癫。

她那对眼睛，显然比孩子们的眼睛更有经验。她可能早已洞穿了事物的本质：这些奇怪的小矮人，由于痛苦的可怕打击而造成心里失衡，很快会从疯狂状态下转而变成意识的短暂清醒。当然，这足已令她奇怪得不知所措。

“德·沃代尔朗先生……”她说，“……对……对……我知道是谁。他是个很善良的人。他拿出一半财产分给了穷人……”

这下，皮埃尔信心十足了，他问：

“那么，夫人，为什么他长得那么丑？为什么他的服装那么破旧呢？”

“孩子，”福莱特庄重地说，“破旧服装，那是因为他为了不幸的人节衣缩食，我给你讲过。在你眼里，他好像是丑些，”她叹息地说，“因为他受过太多苦，人也就老得快。”

由于她自愿地用格言来讲话，她抬起自己那干瘪的食指指着天接着说：

“听我说，听我说，小家伙，不能凭外表看人：绝不能为外表所左右。绝不能凭人的长相来判断人……”

皮埃尔有点手足无措，没有讲话。

“英俊的王子，”她接着说，“应该回到森林之中去。在森林里面，你们已经学到了许多东西。你们认为森林美吗？可能的……它的确很美，是自然的美……是上帝创造的美。”

后来，她的眼睛更加模糊了，她补充说：

“看看这美丽的蜻蜓。它们飞翔在河面上，难道不是个迷人的动物？它用翅膀煽动着清沁的空气，天空映碧了它的头。它那金属般的身躯上反射出棱角般的色彩，接受着星星、太阳与月亮的抚摸。这难道不是一种美，一种大自然表现出来的真正的美？难道不比仙女故事中的景色美？”

“帅！”

在说过一声抱歉后，福莱特回到她的磨坊。孩子们并不明白……

十二 从梦幻到现实

“起来，起来，皮埃尔。今天早上你怎么那么懒！快点！吃午饭了。”
布斯加尔妮埃夫人亲自打开百叶窗，晨曦很快照进房间。

在床旁边，热乎乎的巧克力散发着诱人的香味，一缕缕热气飘到天花板上，这里好像是家庭工厂。另一边，托盘上摆放着长长的两片烤面包，那样子像烟囱工人摆放鞋底板一样。皮埃尔舒展舒展身体，活动活动疼痛的四肢，睁了睁沉重的眼睛。

他太累了，昨天的事极大地震撼了他的神经。

布斯加尔妮埃夫人一点也没意识到他脸色的苍白。她自己第一天有这么好的气色。她脸颊生辉，动作也迅捷不少，声音中没了痛苦。不难看出，她从生命的某种源泉那里获得了未知的力量……

“昨天你与维奥莱特到哪儿去啦？”她问，“你还没告诉我呢！”

“到森林里去了。”

“你们做什么啦？”

“什么也没做，只是看到些事情。”

皮埃尔又睡着了……巧克力冷下来，热雾早已腾上天花板。布斯加尔妮埃夫人微笑着离开房间。直至下午，她才宣布说：

“你最好与你的朋友驴皮公主玩儿去，因为过几天她就没有那么自由了。”

“为什么？”

“她父亲今晚回来。他给我写了封很不错的公函。我感到他是个真正的绅士。”

皮埃尔没等她再说第二句便跑了。只要涉及去找维奥莱特，他都很乐意跑腿。

当他跑到代·奥比埃的院子时，发现维奥莱特并非单人在那儿，弗朗索瓦在场。他帽子后推，手放在衣兜里，神情有点儿嘲讽……

皮埃尔很不满意。为什么？他自己也不太清楚。

“你好，维奥莱特！你好，弗朗索瓦！”他说。

“你好，皮埃尔，”弗朗索瓦回答说，“我在等你，我从你母亲那儿得知……”

“什么！你认识我妈妈？她从来没给我提起过。”

“对，”弗朗索瓦说，有点尴尬，“我见过她一、二次……有些事情，我父亲托我去办。”

“皮埃尔，你打断了我们的谈话，”维奥莱特插嘴说，“但是我很高兴。你想想，当我给弗朗索瓦谈起小矮人时，他还指着鼻子嘲笑我。”

“我根本不懂维奥莱特讲的故事，”弗朗索瓦实实在在地说，“你给我讲讲，小皮埃尔。”

支持维奥莱特是必要的。皮埃尔根本勿需他人开口相求，便以详细的细节与略为夸张的手法，对这位“高大的少年”讲述起与小矮人的可怕经历：彩色的火焰，吃人妖怪，被施过魔法的山洞。渐渐地，他亢奋起来，热情洋溢，极具说服力。

弗朗索瓦揶揄的微笑让人感到恼火。他简直是个讨厌的持怀疑论者。他竟以居高临下的气质，冷漠地说：

“可怜的小家伙，我对你说，你们完全被幻觉愚弄了。”

皮埃尔为之气窒。

“什么？”

“幻……觉！这就是说你们认为见到的东西，你们实际上并没有见到。除了在你们脑子里外，这个世界不存在小矮人！”

“哦！这，这太过分了！”皮埃尔说，他脸色涨红得像煮熟的虾。

“对！是这样，”弗朗索瓦坚持说，始终是保持着冷静，“这属于自我暗示的现象。”

这时轮到维奥莱特出面了。面对这人学究般的炫耀，她愤怒了。

“洞里面绝没有汽车，”她说，“我们听到的声音即不是汽车，也不是喇叭，是象牙号角，是小矮人的嘎嘎怪叫。是我，是我最先看见这些小矮人的！”

“一点也不重要，”这位小精英武断地说，“这是集体暗示现象。幻觉！幻影！瞧，你们过去、乃至现在还是这么认为，我不得不想法儿让你们重见那个场面……准确地说是昨天那个场面。这实际是一种科学现象。”

“说下去。”皮埃尔说，他完全糊涂了。

“荒谬。”维奥莱特接着说，她也懂得不多。

“一点也不，我再说一遍，集体幻觉！像在印度一样，有人多次在那儿见过行乞者将一根绳索扔到空中，然而他再爬到绳索上。你们要不要我给你们一根‘幻觉’之绳？”

两个孩子仍是惊愕不已。维奥莱特低着头，腋下挟着草帽，心肠善良得有如路易十四时代的牧羊女。她一动不动，其神情与萨克森的陶器一样。

“好！我也去过那儿，但我不相信你们的小矮人、巨人以及蓝胡子的故事，我负责让你们看到多彩的火焰：蓝火、红火与黄火。你们想不想看到小矮人的出现？我这儿有个神奇袋，里面应有尽有。两个苏，或者再少点儿，哪怕是免费，我也要强迫你们，听见没有，强迫你们在不可能有小矮人的地方看到小矮人……。随意给我指个地方……什么？你们说是堆放工具的房门？好，当我吹哨的时候，你们便会看到，会听到什么呢？你们会看到一个小矮人从那儿出来……另一个会出现在谷仓的窗户上……第三个出现在鸽舍顶上。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两个孩子坚信地说，这次受到了诱惑。

“来，把你们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我要你们能看见三个小矮人，长着长胡子的小矮人，我是这么要求的。”

弗朗索瓦从裤袋里拿出一只哨子，吹出尖锐的哨声。孩子们看着窗户，并不太相信。

这时，非凡的事情出现了：

时间停滞了……

什么也没有……后来……但是不可能？……可能的！突然，三个窗户上出现三张可怕的红面孔。他们一动不动，长长的胡须在天窗框上飘荡。后来，这场景灵巧地出现，又魔鬼般地消失在朦胧之中。这好似一场可怕的梦……

“你们看见了吧！”弗朗索瓦胜利地说。

皮埃尔与维奥莱特惊呆了。

这是怎么回事？在堆放工具房间里，皮埃尔听到了些什么……可能是压低的笑声，小孩嬉闹的笑声。这笑声如此清脆，如此有人味儿，令皮埃尔

惊愕不止。他二话没说，便向前走去。他竭力地听着，有人低声讲话，他相信甚至听到有人在讲他的名字。

怀疑属于真正的折磨。它像毒品一样朝我们逼来，并很快渗入我们的血液，揪住我们的心，再冲进大脑，狡黠地起着动摇我们信念的作用。

在一瞬间，皮埃尔受到接踵而来的感情冲击。他感到被耍了，被愚弄了。他猜到有人导演了小矮人的场面：他身上的某些信念崩溃了，就似那座在堂吉诃德的故乡西班牙耐心建起来的城堡一样，倒塌了……

他已经意识不到自己的行为，他愤怒地扑向弗朗索瓦，扼住他的脖子。后者完全没想到会遭到突然袭击，他跌倒在地，惊飞了四下静静啄食的鸽子。

“卑鄙！骗子！撒谎！谁允许你这样作弄维奥莱特！这样做，是开玩笑吗？”

皮埃尔打算揍人。

很快，弗朗索瓦成功地制止住少年敌手。他站起身，抓住对方的手，用非常深沉的眼睛看着他。

“小皮埃尔，”他语气缓和地说，“皮埃尔，如果你同意的话，我用第二人称单数称呼你。别恨我，这一切都是为你好……”

“为我好？又在撒谎！”

“为你好，皮埃尔。因为这是取得你母亲同意的。”

“啊！”

“是的！是的！她关心你，甚至没告诉你这些。她怕你被幻觉搞得走火入魔。看看，吃人妖精，巨人，小矮人，这些根本不存在。这些是小孩子们的精神食粮，但是却搞乱了你的头脑，老兄。我们想告诉你，你走错路了。”

皮埃尔牙关咬紧。

“但是山洞里的小矮人！是真的吧？”

“真的？其实也是假的。我得到爸爸的允许后，由我们五个工人的孩子装扮而成的……”

“哦！卑鄙的家伙……”

“啊！皮埃尔，你能说卑鄙吗？不，皮埃尔，他们是勇敢的孩子。我们只要对这些人好，他们都是我们的好朋友。要是你知道他们多好玩儿就好了！我们为他们买来千奇百怪的红面具，随后是假胡子。在排练时，他们像疯子一样狂魔乱舞。第六个，也是吹号角的那个，是朱丽安。在你们那天化妆出门时，已经遇见过他。”

“但是火呢？”

“是孟加拉火。”

“但是烤猫呢？”

“一只不幸的‘野兔’，在工厂附近捡到已经死了。”

“但是里面有黄金的大箱子呢？”

“大箱子，里面是工人放进去的工具。”

“但是那打门的巨人呢？”

“也是这些工人，他们来山洞干活儿。因为他们都是以开采为业。我让身后的‘小矮人’关上门。工人们由于不能按时进去工作，他们便用十字镐砸门。你们的想象力无限制夸大了他们谈话的声音以及回声。”

皮埃尔发出重重的叹息。为了安慰他，弗朗索瓦补充说：

“是的，我知道，这种哄骗行为太过严酷。为此我要自责，因为我做得

比你母亲期望的还过火。这太好玩儿了！她不了解详情。我衷心请求你原谅。简单地说，我知道维奥莱特与你都很有勇气，也知道这种考验超不过你们的承受力。”

弗朗索瓦的这般讲话，带着真男子汉的武断。

市镇里，可以看到工厂向天空排放的滚滚黑烟。由于他看到皮埃尔的狼狈表情，也看到维奥莱特既痛苦又古怪的表情，便用手指着市镇，庄重地说：

“你看，皮埃尔。正如爸爸说的那样，在生活之中必须学会‘贴近生活’。不应该生活在云雾之中，鼻孔朝天，期盼着女神们为你送来财富与幸福。当我还小时，爸爸始终这样告诫我：‘当今的女神中有电子女神，机械女神，蒸气女神，女神之后当属工作女神。’哎！对，我知道，这不太好玩儿，但是仍旧很美，非常美，因为是我们领导这些女神们。找个日子，稍晚些时候吧，你到我们工厂里去看看，你便能得到宽慰。”

宽慰，皮埃尔没一点这种感觉。他从极高处跌下来，从空想的怪物身上跌下来。这始终是一种艰难的艺术，这是指摒弃疯狂的梦幻、抛弃甜美的想象艺术。从他孩童时代起，这种艺术曾帮助他战胜过生活的痛苦，以接受生活中一次又一次的考验。这种考验将一直持续下去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仍旧拉住弗朗索瓦的手，因为他猜想后者是个强者，是个聪明人，但是他既没有对他说“谢谢”，也没说“明天见”，因为他并不非常想再见他。

“维奥莱特，”他说，“能出去走走吗？”

“好。”维奥莱特说，她刚才一直没说话。

两个孩子看了看弗朗索瓦，目光中并没有流露出被折服的感情。随后，他们手拉手地走了。他们本能地来到令人心静的河边。那里，在潮湿的怡人的草地上，再也听不到工厂里的汽笛声。这块土地吸引着他们。这里好像是两个王国之间的界限一样。他们思想上不可能混肴这两个王国：神仙的森林与现实世界，梦幻与现实……他们得到了满足。福莱特成为他们的保护神。福莱特爱他们……

福莱特，她在那儿。她坐在一捆柴禾上，在岸边。她好似有着某种先知，等待着这两个“跌入幻觉的小家伙”。她甚至要求他们把历险的经过详细地讲一遍。再说，皮埃尔和维奥莱特只希望能清楚地理解这些十分复杂的课程：即生活刚才教他们的这些课程。

这种解释，他们前来请教这位让人不安的老太婆，这事本身便透着奇怪。福莱特叹息着。她躬身看着河面，用一根长棍搅出阵阵涟漪，而涟漪又化成大大的、顺从的、有规律的圆向外扩张。

是这样！她深深地叹息着说：

“弗朗索瓦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亲爱的孩子们。像故事中的仙女是不存在的。除了他跟你们提到过的实用女神外，他忘了告诉你们众女神都是来自同一个真实的王国。如果要想自己不变得太平庸，必须经常去那个王国，这个王国就是理想之国。”

在绿色的波浪上，大圆圈的涟漪不断地扩散。后来，渐渐地，水的波涟抖动了水面上的毛茛花。这种花由于根部牢牢地扎于淤泥之中，故而浮动的花儿无法脱身，一阵轻颤后，随之又恢复了平静。广垠的寂静不可避免地再度笼罩在这平静的土地上，清新的空气弥漫四周。孩子们沉默了。这时，福莱特接着说：

“是的，亲爱的孩子们，千万别忘了这个王国。在这多少有点现实的……”

王国里，有善良的女神，怜爱女神，仁慈女神，以及许许多多……在人们想为他人乞求幸福时，便可求她们。这也是为自己祈求保佑的最佳办法。啊！请别打岔。有了这些女神的保佑，人们可以过上一种非常充实、非常美好的生活……当然，亲爱的孩子们，还有一种生活，别人认为并不好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中，从来无人前来邀你去接受洗礼，那是因为她来了……我们的痛苦女神。哎呀！在生活中她占有一席之地，因为在她的打击下，人的心灵便可变得高尚起来……”

福莱特的声音低下来……她的目光模糊起来，她喃喃地说：

“当然，如果我们呼唤了勇气女神，也就不怕她打击得太重……因为那时……不能像我一样，在不幸女神的打击下沉沦……”

她的叹息非常沉重……

疲倦的孩子们再也听不到什么。他们看见一只金色眼睛的绿青蛙，它刚才扑通地跳进河里，就似放松的弹簧一样……他们再也听不到什么，皮埃尔发起烧来。太多的感情冲击早已动摇了他那颗伟大滚烫的心和少年疯狂的脑袋。

他只好回万佩尔庄园，躺在床上。几天来，他高烧不止，害得太阳穴怦怦鼓跳。

他心爱的母亲没离开过他，为他端来疗效颇佳的热汤药。一闻到那颇有疗效的药味，总让人感到不是在房里，而是在椴树林里一样。她用温柔的手，抚摸着儿子的额头。

随着孩子的康复，这只手也不再苍白了。他甚至注意到妈妈的双颊渐渐地又恢复了神采。她本来就甜美的声音听上去更甜美，在她那哀伤明亮的大眼睛中，瞬间掠过一缕欢快的神色。

皮埃尔是幸福的。

一天，布斯加尔妮埃夫人笑着进来。

“皮埃尔，”她说，“我给你带来一位客人。”

一位先生牵着维奥莱特，脚跟磕地、踩着地面走上前来。这的确是位英俊的男子。他年轻依旧，扇形的胡子下，精心地系着一根拉瓦利耶领带，领带上还有小豆图形。他的眼睛坦率、明亮，映衬着乡下绅士健康的脸。

皮埃尔从头到脚地打量着他，注意到那精美的白护腿套上穿着一双稍大的皮鞋，那方格裤正好盖住鞋面。

“他好英俊啊！”孩子心忖，“为什么？”

“代·奥比埃先生？”他问。

“正是我，”维奥莱特的父亲回答说，他咧嘴一笑，露出美丽的牙齿。他略为提高声调接着说：

“好啦，孩子。你也别在可爱的小白床上烦心了！我希望你能让你妈妈好好地照料你！她非常善良……有一颗仁慈的心！孩子，快点康复，你不痊愈，小维奥莱特也会怪你，再说，你现在已经是大小伙子了，两人以上便可以出外打猎了。”

“这儿还有点酸痛。”皮埃尔没说出来。

他显得很不好意思。

十三 洋葱种子

这是一个非常悲哀的日子。

早上，维奥莱特跑来万佩尔庄园。她一看见逐步康复的皮埃尔，便赶忙地对他说：

“皮埃尔，皮埃尔，别去我家，那里将有伤心事发生。”

小姑娘的表情是如此之痛苦，故而皮埃尔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也不能听她的。他难道不是维奥莱特的侍从骑士吗？在她最不幸的时刻，他难道不去帮助她吗？

午饭后，他便赶到奥比埃城堡。维奥莱特站在院子中看到他，眼睛里充满悲哀。她眼皮红红的，苍白的脸上留有泪痕。

“你哭啦？”皮埃尔问。

“没有！”小姑娘高傲地回答，“我患了枯草热。”

她咳嗽得很厉害，好似不让皮埃尔听到越来越高的谈话声。

在城堡门前，代·奥比埃先生与两个男人正在交谈。他高昂着头，骄傲地站在台阶上。那扇状的胡须、坚毅的目光衬托着他漂亮的脸庞。从他面部的表情上不难猜出，他正遭受着极大的危机。

与他谈话的人则毫无英俊可言。其中一人完全发育不良，长着一张干黑的脸，圆圆的眼镜后面掩藏着一对斜眼。这人举止又猥亵又虚伪。他穿着一件平纹结子花的旧式男礼服，以掩藏他那病鸡一样羸弱的身体。他衣服样式也十分可笑，尺寸已长到他那老公鸡似的腿肚子。

另一人肥胖丰腴，面颊润满。他患有中风症，气喘吁吁，有如出水的鲸鱼。在他短促的呼吸声中，那蓝制服也随之微微地起伏不定。这制服已经够大了，但是仍旧罩不住他那将军般的凸肚。那只有力的手不仅长着雀斑而且还有棕色绒毛，与猪维克托身上的一样。他狂妄地杵着一根“赶牛人”的拐杖，这玩艺儿与凶器一般透着敌意。他讲话的声音很大，有时代·奥比埃先生要用一种有点高傲的手势制止他，才能让他安静下来。

“那个肥粗的胖子是谁？”皮埃尔问。

“是布朗多先生，也叫洋葱种子。”维奥莱特回答说，再没多说一句话。

哟！她的话简短得让人泄气。

“另一个呢，那小黑耗子？他是谁？”皮埃尔仍旧问。

“是帕朗弗鲁瓦先生。”

“哦！他是干吗的？”

“洋葱种子是放高利贷的，帕朗弗鲁瓦是执达员。”维奥莱特接着说，牙齿紧咬。

阴郁不快的她掉转脚跟，走上前去听他们谈话。

放高利贷的！执达员！皮埃尔不完全懂这些词，他没从对话中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这些人能做什么呢？他们为何要在本子上做记录呢？他们为什么要用奇特而不知趣的目光打量这幢建筑呢？他们为什么要用贪婪的目光看着草堆那个地方呢？那草堆在谷仓前散发着草香。

显然，皮埃尔一点不懂！……现在两位不速之客来到城堡的主塔前驻足，仰头上望，希望能看到封建老爷们修建的塔顶。

后来，他们走了进去，像两只肥瘦不一的白鼬钻地洞一样。接着他们又

出来了，向代·奥比埃先生走去。后者抽着烟斗，表情冷淡。

布朗多先生满意地搓着红掌，好似要搓出火花一般。帕朗弗鲁瓦先生挥动蜘蛛般的钩形手指，好似在抓隐形苍蝇一样。

代·奥比埃先生将手插进猎裤的裤兜里。

很长时间内，他们三人一直争论不休。皮埃尔听不见他们讲话，但是他看见了代·奥比埃先生。后者不耐烦地点头示意，似乎接受了两位来客的建议。

维奥莱特回到他面前。啊！这次，强装出的表情再也掩盖不了这可怜的姑娘的痛苦！她痛哭失声，前胸急剧地起伏着。这沉重的心理负担令她感到窒息，她无法独自承担这些。由于她已经有了保护者，便本能地扑进皮埃尔的怀里。

“皮埃尔！我的皮埃尔！这太可怕了，我不能相信，可这是事实！”

“上帝，出了什么事？”

“皮埃尔，我应该全部都告诉你。可是我以前不敢。这非常复杂……”

维奥莱特气喘吁吁地说……然而渐渐地，她恢复了点儿平静，向皮埃尔讲起了那可怕的故事：

“皮埃尔，我们都快破产了。那天，我给你讲过，我爸爸出外办事，而我却不知情。当他回来的时候，他告诉我他正在与公证人商谈。后来从玛丽亚那儿，我才获悉事情的整个经过。总之，我认为自己懂事了。事情是这样的：我有个叔祖，但是我不认识，他一去世，爸爸便立即赶去。”

“的确，你从来没在我面前提起过这人。”

“不，他住得很远。他终身未娶，大家叫他通吃老爹，因为他吃光了所有财产。”

“吃……”

“吃光！这是我们家的用词，就是说吃光了。总之，他死了，他留下一屁股债务，我爸爸则自愿承担下来。”

“但这又不是你爸爸欠的账？”

“不，他说：‘通吃老爹属于族长。我应该为家族的荣誉去还账。’末了，还有些事情我不太懂。当时，他向布朗多先生借了一千法郎。于是……于是……”维奥莱特这时泣不成声了，“布朗多先生见爸爸不可能还得起债务，就想扣押城堡。由于有这种目的，他带着执达员一起来。后者是负责扣押财产的人。在商谈之后，他们达成了协议，只用城堡主塔以及里面的一切做抵押。这已经是很大一笔了，你知道，我有许多……啊！有许多痛苦！”

皮埃尔陷入迷惘。

“但是，维奥莱特，”他说，“你怎么没脑筋，你怎么能愿意让他扣押城堡主塔呢？再说这也无法做到。这个布朗多先生，他的手也不长。这个可怕的棕红色头发的人长得肥粗老胖的，他不可能用肩把这些东西搬走吧。”

“可怜的皮埃尔，我也不很清楚。现在能定下来的事体，便是马上要扣押主塔。玛丽亚告诉我说这是法律词，爸爸不想与我讲这些。”

“放心吧，维奥莱特，”皮埃尔困惑地说，“瞧，两个人走了，他们什么都没有搬走。”

“我告诉你事情不是这样。他们会回来编造财产清单的！”

面对这可怕的法律用语，皮埃尔不安起来。他感到巨大的危险威胁着维奥莱特与她的父亲。他为之愤慨。

“看看！看看！”他说，“布朗多先生不会这么之坏吧！如果有人出面阻止他……”

“啊！不，放高利贷者没有不坏的。穷苦农民向他们借钱都是一周的短期贷款。”

“一只鞋底？”他搞不明白。

“不，是一星期时间。我也不明白，总之属于可怕的事。后来你知道……”感到害怕的维奥莱特看看四周，压低了声音。

这些人走了。她见四周无人后，才用严重的语气补充说：

“你可能不知道。很久以前这里发生过一件古怪事。自那以后，他便被人叫作洋葱种子。以前，他在一个老富婆家打工，那老太婆之有钱，塞满黄金的毛袜子放得到处都是。当地人将她称为格拉菲努瓦大妈。一个晴朗的白天……不，是晚上……她忽然死了，死得不明不白……有人见到布朗多先生在搬大口袋，那袋子很大，与他的油肚儿差不多。”

“上帝！这是怎么回事？里面装有小孩儿？”

“哦！这就难说了，没人知道详情。天刚亮时，有些邻居曾问过他。‘这些是洋葱种子’，他这样搪塞大家的。但是大家都认为袋子里装满了埃居。他很快便暴富了。于是，有人肯定地说，只要一谈到格拉菲努瓦大妈，他脸立即苍白得可怕，像死人一样。正如玛丽亚讲的一样，这段经历暧昧不明。”

皮埃尔明显地发现：在农村，日常生活几乎与童话故事一样，不可靠……这些强烈地动摇了他的信念。但是，当他最终明白布朗多毫无怜悯之心时——可能是凶手吗？——便打定主意要对付他。机会出现了，他期望这次是脚踏实地地干。

他表情有点肃穆地说：

“维奥莱特，我豁出性命也不能让这些恶人搬走……”

“不，是扣押……”

“对，不让他们扣押。这不是一回事嘛！不让他们扣押城堡主塔！这是一场拼死的战斗。我接受这种战斗……”

“啊，皮埃尔，你要这么干？”

“我一定要干。首先，我不愿意他们再回来。”

“你不愿他们再回来？可是你瞧，可怜的皮埃尔，他们已经在那儿啦！”

果然是真的。那“棕红色的胖子”与“小黑瘦鬼”又回来啦。无疑，他们找来了某种契约。孩子们看见这二人走在路上，也听见他们向城堡走来。

“好生意！好生意！”恶人布朗多恬不知耻地高声说，细绸鸭舌帽盖住一只耳朵。他狂妄得很，手里玩弄着捶衣杵一样的拐杖，这是慷慨的大自然赐于他拿在手上玩儿的。

他在那儿……才两步远！……在暗中。可耻的帕朗弗鲁瓦偷偷摸摸地溜了进来……

要发动突然的奇袭，必须具有指挥官的目光，斗士的敏捷。

皮埃尔露出身形。他募然而起扑向大门，细心地将门关上，随后将钥匙扔在沟里。他藏在一个柱子后，窥视着这时还没出现的敌人。

“去为我找把弓，找些箭。”他低低地对维奥莱特说。

在法语中，一周的发音与鞋底一样，故能造成歧意。——译注

埃居为法国古钱币。——译注

他的声音颤抖，显示出抑制的愤怒。

“喂！喂！开门！”布朗多狂怒地高声叫门。

“开门，喂！喂！”瘦猴儿帕朗弗鲁瓦喋喋不休地说。

这是对城堡的攻击。这些人在打门，门动摇了，痉挛般地抖动起来。

“瞧，给你弓箭。”维奥莱特低低地说，她一蹦身，早又跑回城堡里。

皮埃尔以前早已放弃使用武器。即使到目前为止，这些武器都是非攻击性的。他用这些武器来对付麻雀与乌鸦都毫无成效。但是怎样射呢？门是全木质的……人在门后……不！来人用肩膀强有力地一撞，门被撞开了。布朗多跨进第一道围墙，在帕朗弗鲁瓦陪伴之下，他以主人的姿态走了进来，他那粗大的拐杖敲着地面。

“哦！哦！”他高声叫着，发出难听的大笑。“他们不愿接受我们，但是……”

“他们不愿接受我们，但是……”卑躬屈膝的帕朗弗鲁瓦呼应说，像个顺从的应声虫。

“但是，这是怎么回事？”

“哎唷！哎唷！哎唷！这儿的树枝也在使坏，这条道上看不清东西。”布朗多嚎叫说，“有根树枝挂到我的眼角。眼泪都出来了……”

皮埃尔，这时像中世纪的弓箭手，准确地瞄准那人。刚才一箭正好射中放高利贷的。

“哎唷！哎唷！哎唷！”帕朗弗鲁瓦也呻吟起来。“难道小径两旁布满了枸骨叶冬青？我刚才脸颊被刺了一下。”

这是第二箭。皮埃尔藏在一棵树后射箭，狂热地射箭。他有四箭落空了。弹药用光了。怎么办？两人又继续向前走……他们接近了城堡的主塔。他的脑子转得很快，顿时又想出其它防御之法。

他狡如老狐，勇如幼狮，捷如野兔，在篱笆后狂奔而未被人发现。

那儿，他看见在大路正中长着一颗粗大的苹果树，树上长满了要待到秋天才采的果实。有什么关系！应该使用所有的武器。他赶在两个不速之客之前，藏在这棵树下，心脏狂跳，盼着动手的时分的到来。

这个时刻来到了。帕朗弗鲁瓦与布朗多来了，一点儿也没生疑。

好可怕！雪崩来啦！似暴风雨汹涌而至。苹果树独自大摇起来。一阵大抖震动着苹果树。大苹果如雨般地狂砸在二人的头上、肩上、背上，好一会儿。苹果果质之硬，像鹅卵石一般。

同时，一阵大笑声传来。维奥莱特藏在绿茵丛中笑着，皮埃尔藏在篱笆后也笑着，代·奥比埃先生藏在百叶窗户后笑了。厨房里的玛丽亚笑了，或许拉齐比斯也笑了，因为他们看见这两个人一副狼狈相：他们眼睛冒金星，胡子颤抖。

或许受了点伤，两个男人恚恨不已。

帕朗弗鲁瓦由于讲迷信，抖了抖瘦瘦的脊梁骨。

“奇怪，”他多疑地说，“……能听得见，能感觉得到，但是什么也看不见……”

“愚蠢，愚蠢……”布朗多低声地说。

……然而，他们仍旧向前走着。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他们的前行。皮埃尔愤怒了。失望之余，反而给了他力量。应该不计一切代价来阻止他们扣押城堡主塔。但是怎么做呢？在勇士的时代，靠什么一战呢？哪儿去找沸滚的油、

希腊火硝、熔化的铅？有了这些东西，便足可驱走这两个强盗或这两个凶手。为了能将维奥莱特与她破产的父亲从这种屈辱中解救出来，有哪位神仙能在这高尚的时刻助他一臂之力？

沸滚的油？……这时候已经不可能搞到……但是……但是……哦！多好的新发现！

那儿，在院子里，城堡主塔下面，皮埃尔发现一只装肥皂水的小木桶。这是玛丽亚刚才洗衣用的，白色与红色的水面上反射出丰富的色彩。难道这不是一种武器？没有突廊，难道不考虑窗户？他可以将这桶高贵的家用废水用在战场上，从窗户上泼到敌人身上。

“快！快！快点来！维奥莱特！一分钟也别耽搁，趁他们现在还没有看见我们……跟我一起上城堡主塔去。”

这崇高的行为令他脸色红润，脖子上青筋鼓胀。在这崇高的努力中，热情的小骑士带着洗衣废水，再加上这只军用小木桶，吃力地向主塔的一楼攀去。

维奥莱特大步地跟着他。

“注意点！注意，皮埃尔！”她在跨进大厅门槛的时候说，“你差点一脚踏进回声洞里。”

“回声洞！这是什么东西？快点讲……”

“我能不告诉你吗？可是我没时间。等结束这场战争后，我再告诉你。那儿，在墙里有个洞。我们可以从那里与人讲话，能说能听。古怪的是，在外面的人却不知道声音来自何方。你想想……”

“维奥莱特！维奥莱特！现在还不是你滔滔不绝长篇大论的时候。应该赶走敌人。”皮埃尔回答说。他气喘吁吁，浑身是汗。“看，看看！他们马上要进犯我们了。你伏在窗户前。布朗多与帕朗弗鲁瓦来啦。是时候了！我们一会儿浇他们。把桶放到那儿，不，那儿，我告诉你……对了……现在，只待他们前来，就可以倒木桶了。要将这两个该诅咒的家伙浇得昏天黑地才行！”

布朗多与帕朗弗鲁瓦满腹疑虑，心中犯着嘀咕，这神秘莫测的欢迎方式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些隐形的精灵古怪又意味着什么？在这阴森的古城堡附近，在这凶恶的让人惴惴不安的城堡主塔之下，莫名其妙的恐惧“落到他们身上”。他们停下来，寻找着门锁……阴天的黄昏来得早些，这时更加看不清神秘的阴影处。

“上面好像有着汨汨的流水声，”帕朗弗鲁瓦嘀咕地抱怨说，“应该相信，在这老寒鸦巢的天沟中可能会滴水。”

正说着，又是一些东西倒在他们肩上，鼻子上！这门早已被维奥莱特锁上了。当他们一踏上建筑物的门槛，头上的骤雨如注疾下，浇得两人浑身湿透，二人顿时惊恐万状，目瞪口呆，双眼翻白，兴趣全无。

一击成功！在这泡沫般的雪崩之中，木桶里所有的东西尽情地浇到这两个贪小便宜的家伙头上。

他们逃了吗？没有！

他们喷着鼻息，抱怨着，吐痰，揩鼻涕，眼泪下来了。他们满腹疑虑，搞不懂了，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感觉不到。但是他们仍旧能把握大局。他们带着寻找黄金的执着，继续前进，哪怕遇到尼加拉大瀑布也不止步。

小木桶堵住了中间窗户的半个框子。皮埃尔站在空桶前，惊慌地看着维

奥莱特。这次又没能达到目的。敌人进到了房里，扣押城堡主塔将变为事实。怎么办？老天，怎么办？

在这痛苦的形势下，他决定采取更大的行动。皮埃尔大脑之中掠过一道灵光，顿时来了灵感。这是他能射出的最后一颗子弹了，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忽然，维奥莱特见他像风一般跑了，冲出大厅，赶到楼梯……

“维奥莱特，”他在走之前说，“你刚才给我讲的事情或许能挽救你的财产。”

皮埃尔趴在台阶上伸长脖子，他面对着回声洞。这就是他刚才差点儿掉进去的那个回声洞。

这时，在庄严肃穆的宁静之中，响起一种低沉的、令人恐怖的声音。在阴森的主塔中，这些声音被回声洞放大了，响亮地颤动。

“布朗多！布朗多！上帝要追你的灵魂！布朗多！布朗多！受你迫害的幽灵要报仇。布朗多！布朗多！死去的格拉菲努瓦大妈将你的洋葱种子扣倒在你的头上！后悔吧，还不快滚！”

在这神灵显圣的期间内，皮埃尔讲了这么一番话。

楼下，布朗多感到生不如死。他哆嗦着，探看着，听着……什么都没看见。他的脸扭曲了，皮肤灰暗得好像……好像在格拉菲努瓦大妈的大木箱中变质的面包。

“快跑！快跑！”他牙齿打颤，对帕朗弗鲁瓦说。后者的目光中带着害怕也带着讥讽，他看了看他的伙伴，他了解这古老的故事。

“你听说过？”他询问道。

“是，是！不，不！”布朗多回答说，“但是我们快走吧。我好似听到猫头鹰的叫声。这会给人带来不幸……”

几分钟后，孩子们气喘吁吁地将胜利之情洋溢出来。当他们惊讶地看到代·奥比埃先生进来时，狂喜才得到抑制。

代·奥比埃先生闭口不谈自己的事。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默许了这出闹剧的上演。皮埃尔在这出闹剧中无可指责地扮演了英雄的角色，但是他却谦逊地对此只字不提。

实际上，他既没有问皮埃尔，也没有问维奥莱特。但是他好似笑意盈盈，狡黠地看着他们。

“奇怪，”他说，“我刚才遇到布朗多与帕朗弗鲁瓦，他们两个是前来办公事的。他们跑走了，浑身湿得有如长卷毛狗，白得有如涂了满身的肥皂沫儿，就像他们正在接受理发之际，却忽然走出房门。我问他们以后是否还有相见之日。”

“哦！他们说啥？”皮埃尔焦急地问。

“啊！‘一周后见’。我不知道胖布朗多的声音为什么会犹犹豫豫，哆哆嗦嗦的。可能他们绝不想再来了。但是帕朗弗鲁瓦则会促使他再来。”

代·奥比埃牙缝中吐出了这些话，皮埃尔立即记在心里：

“一周以后，他们还可能会再来。”

孩子们可能还会提出其它问题，但是代·奥比埃先生显然不愿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下去。

他改变了话题。

“看看，”他说，“从窗户往外看。这么晴朗的天气，可以看到福莱特的房子，好像她在里面。哦！好古怪的想法！她在那儿，在河边，让人给自

己画像。”

实际上，孩子们踮着脚跟，看见了福莱特。她“贞洁得像幅画一样”，在艺术家面前端着姿态。

“哦！”皮埃尔惊愕了，他大声地说，“英俊王子！是他……我认出他来……他戴着绿绒贝雷帽……”

“英俊王子？你从来没有谈过这人！”维奥莱特说。

“我保证，我也没想过他。他是个英俊的年轻人，我与他交谈过……他这人很客气。”

代·奥比埃先生开心地笑了，露出他那洁白的牙齿。

“英俊王子？”他说，“他只是美术学校的年轻学生，一个正直拙劣的画家。他是来这儿度假的。他叫比卡伊，住在市镇的小客栈里，在本地为人画像。”

“拙劣画家？这名字只配娶灰姑娘的姐姐！”维奥莱特低声地说。

英俊王子的称呼才更适合他。

皮埃尔没被说服，他转移话题说：

“福莱特呢，先生，她又是谁？”

代·奥比埃先生的脸色显得有点阴郁，他稍为犹豫一会儿后，回答说：

“亲爱的孩子，在……生活中一切都是秘密。”

他又犹豫了。

“那位叫福莱特的人，她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女人。从我童年时，我便认识她。她当时长得还可爱。然而她一生中贯穿着悲剧。她变得轻率，性情也变得反复无常……”

“好古怪的用词！”皮埃尔心忖道，“这些是什么意思呢？”

“是的，”代·奥比埃先生接着说，“她的性情也变得反复无常。后来，她离开了故土，几年前便隐居到磨坊里。这些我好像都记不清楚了。有好几次，我都认出她来，感到她像以前一样，长得又水灵又年轻，好似从长长的冬眠中醒来一样。不过，在她痛苦的日子里，她看上去好像有一百岁。”

皮埃尔低声地冲着维奥莱特的耳朵说：“这是睡美人。”这时，代·奥比埃先生又接着说：

“据说她很有钱。好像有一只钱箱，里面装满了金币……”

说到这里时，他又是一声叹息。

十四 福莱特二十岁

那天，在万佩尔庄园内，皮埃尔与维奥莱特聊起近来的事件。他们神情亢奋，声音自然也就提高了。

“你看见没有，”皮埃尔说，“我可能不太懂你表兄弗朗索瓦的话，但是我很难相信世上没有男女诸神……”

“真的，”维奥莱特反驳说，“福莱特的经历本身很古怪。可能是确有其事。”

“好，我们再回森林里去，以搞清楚……”

“哦！不！”那声音打断说，这次的声音刚毅而有力。

两个孩子战栗起来。他们没有听见布斯加尔妮埃夫人进来，她刚才进来时毫无声响。

她变得年轻漂亮了。当然她的身体能够成功地康复起来，显然归功于乡间的空气。这天，她果断地说：

“不，不，谢谢，小皮埃尔。我不准你再回森林。你在那儿已经饱受摧残。”

孩子们面面相觑。即使在滑铁卢之夜，拿破仑的目光也肯定没有皮埃尔这时那么悲哀。

“我所能准许你的，”布斯加尔妮埃夫人属于那种有点软弱的母亲，她补充说，“便只能是去河边，哪怕去磨坊也行。但是你不得进林子，你听清楚了吗？”

哦！孩子们根本勿需人求，立即变得再无拘束，溜去找福莱特，那“森林中的老太婆”。

途中，他们聊了起来。

“那么，那个为福莱特画像的拙劣画师，你认识吗？”维奥莱特问她的朋友。

“啊！有点。我在市镇里见过他两次。他向我提过一些问题，我很喜欢他，这你是知道的。他说，他在给一位小姐画像，即画我心目中的灰姑娘。他结识福莱特也是为了画画。”

“他是怎样走进福莱特住处的？”

维奥莱特有点嫉妒。

“他早想进去了，因为他说这是个怪人。”他还说，“福莱特有理由让人为自己画像……你心里也明白，他非常英俊，我都不禁暗问他是否是英俊王子。总之，他希望能够这样进入磨坊！”

维奥莱特沉默下来，她略微一笑。

……孩子们来到河边。福莱特与画家移动过位置吗？由于两天来孩子们从窗户里看见过他们，应该相信没有移动。

从河岸这边看去，他们两人的神情始终没有变化。一件黑绒服装穿在英俊王子身上很是合适。他戴着一顶头上饰有羽毛的贝雷帽，坐在三角画架前的帆布折叠凳上。他很年轻。绿茵的背景突出地衬托出他优美的线条，以及修剪整齐的小胡子。在浓浓的弯眉之下，他不停地抬眼看着模特儿，他那湛蓝温和的目光打量着这世界上最美好的景色。他果然英俊不凡。

离他几步远的地方，福莱特像模特儿一样端坐着。

一动不动地，她用温柔的声音高声呼唤：

“小乖乖！小乖乖！小乖乖！”

孩子们用目光四下搜寻着，福莱特显然在叫她的小鸭，或者小鸡？

“小乖乖！小乖乖！小乖乖！”

两个孩子惊讶了，他们继续搜寻着，什么也没看见。

这时，那个既带嘲讽又含亲切的声音再度响起：

“不！不！我不是叫动物，是你们，我的小天使。来！来！快过来。来，我的心肝！哇！过河来啊，看看让人画着的美人，我等你们。”

正如想象的那样，孩子们顺从了。

他们有点拘束，因为场面有点特别。

福莱特穿着一件玫瑰色的蝉翼纱裙，一条无法判明年代的古式裙子，头上戴着一顶牧羊帽，配戴满头的玫瑰在她脸上投下大片阴影。

在她手臂肘弯处，有一只绿红相间的蓝鸟，皮埃尔似乎从没见过这种鸟。它栖息的风格都是十八世纪的。

这只奇怪的动物，它的羽毛外表呈彩虹状，那对贪婪的眼珠滚动着，温情地盯着那枚核桃。福莱特用左手习惯地拿住这枚核桃。有时，这鸟轻轻地摇摇头，发出孩子般的重重叹息。有时，它闭上眼睛，白色的眼角膜好似绿草茵茵中的一颗大蚂蚁蛋。

“好古怪的场面，”皮埃尔嘀咕地说，“我从没看见过。这次，肯定是蓝鸟。”

福莱特之陶醉，好像到了心驰神往的地步。她身穿篮筐似的裙子从草地上走过来，像一只巨型大钟……但是，忽然，这口大钟快支撑不住了，她只好回到草地之中。

实际上，这样一动不动地坐着，福莱特也烦了。她简略地行了个“皇家屈膝礼”，这是她最精于的礼仪。于是发生了这种事：

这种奇特的小动物在被逗着玩儿时，能走几步小步舞，会听从训练，也能独自跳舞。它能按照一种旧时的节拍摇头晃脑，头上戴着的那根精丝绸的手绢随之似彩绸飞舞，更增加了几分妩媚。它轻柔美妙地唱着歌，即有远古浪漫曲的韵味，又有刚才的古怪声调。这个场面虽说可爱得有点过时，但也差点让人动情。

几分钟后，画家制止了她的行为，用热情优雅的声音说：

“喂，夫人……喂……天都快晚了。请别动，摆好姿势。”

福莱特微笑了，变得很听话。

“她笑得像个孩子，”敏感的维奥莱特指出说，“瞧，她多年轻。”

“你知道，她戴着帽子，我看不太清楚……”

“不！不！仔细看看。”

“不会错。她在让别人画吗？”皮埃尔开口问。

“怎么？让别人画……对，不是她自己画，而是让拙劣的画家为自己作画。”

“啊！有些妇女让别人为她们画各种色彩的肖像画。在巴黎，妈妈见过好几个人都是这样的。”

不，福莱特没有这样做。为了使她秀美的脸上透射出青春的气色，她通过了什么变形手法？难道是通过纯洁心灵的简单一笑？当然，她抿嘴一笑能令四周生辉。难道是通过逝去欢乐和幸福的追忆？众所周知，对过去短暂的追忆能产生出这种奇迹……不知道！反正这个奇迹非常强烈地震撼了这

两个孩子，以至于他们认为这可能是新巫术。

画家带着胜利的神情向他们致意。随后他伸臂将这幅光亮的油画递给他们，上面还散发着画料的芬芳。

“画得像吗？”他问。

孩子们激动得惊叫起来。对，正是福莱特，但是在画家的生花妙笔之下，她好似才二十岁。微笑中露出一排玉齿，珠圆玉润。她满头的白发恰似侯爵夫人时代的扑粉！天真无邪的大眼映衬着晶莹的前额。这前额之晶莹，让人认为受到过仙子翅膀的轻拂……

福莱特，好像就是被梭子扎过手之后的睡美人。

这太神奇了，皮埃尔与维奥莱特根本搞不懂。

“这的确是森林中的睡美人，”皮埃尔说……“英俊王子的目光让她重新焕发青春……当然，她期待着他的到来！”

“昨天，你说的是‘森林中的老太婆’！”面对这种让人困惑的大秘密，维奥莱特反驳说，“我，我再也搞不懂了……脑子里乱糟糟的。”

正在这个时候，传来细碎的脚步声。那碎步好似机警的小老鼠，吸引了孩子们的注意。

是福莱特。她撩起蝉翼纱裙的下摆，跑来看她的画像。

长时间地，贪婪地，她看着画像。后来，她那玫瑰花环映衬下的脸显得格外苍白，她的面容扭曲起来，一声痛苦的轻叫令她嘴唇绷紧。从头到脚，她都像可怜的小枯叶在暴风雨的蹂躏下，瑟瑟发抖。

躬腰、衰老、苍老，福莱特这时刚刚跨越过年龄的鸿沟，好似忽然老了一百岁。她用一种撕心裂肺的声音大声叫着：

“玛丽·克莱尔！玛丽·克莱尔！啊！我可怜的玛丽·克莱尔！”

这是怎么回事儿？有人丝毫不敬地在福莱特身边放肆地大笑起来。

有人用不协调的、尖利的声音接着说：

“玛丽·克莱尔！玛丽·克莱尔！我可怜的玛丽·克莱尔！”

这些语言明显缺乏震撼力，还不至于让皮埃尔与维奥莱特产生恐怖。确切地讲，他们完全还处在幻觉之中。

你知道谁在讲话？对，是彩虹鸟。它卑鄙地利用了不幸的福莱特惶惶不安的神情。它利用这种局面，偷窃了窥视已久的核桃。它用那只钩爪爱不释手地玩来玩去。它的爪子上鳞片累累，像牡蛎的贝壳一样。

咯咯咯，咳咳咳，嘎嘎嘎，它似乎认为这种小偷小摸的无耻行为还不够，还要再加上些尖叫声。

“玛丽·克莱尔！玛丽·克莱尔！我可怜的玛丽·克莱尔！”

“这只鸟肯定中了巫术。”皮埃尔结结巴巴地说。

十五 蓝鸟王国

……哦！那儿……在福莱特身边，出什么事啦？

那只会讲话的鸟笨拙地、沉重地飞逃而去，连核桃也丢弃不顾了。当它拙劣地蹦蹦跳跳，爪子在空中舞动之时，一个怪物迈着柔软的步伐逼近，这身皮毛像黑豹一样的动物从绿草地中忽然出现。它伏地而来，潜行到沙地上。它肩膀高耸，姿态紧张，以便随时能做出美妙地一扑。它以罕见的小心翼翼，瞪着那对金眼，伸出它贪婪的嘴。

突然，它扑了上去，扑到毛绒绒的鸟身上。瞬息间，它捉住对方。这时它抬起头，得意得有如在荒野中捕获住猎物的狮子。它准备回去了。

天哪！是拉齐比斯猫在狩猎。那只鸟挣扎着，竭力想挣脱出来。它用一种嘶哑、恳求的声音呼唤着：“福莱特，福莱特！”，好似这个神秘的人物能够在它临终的遭难之际，将它解救出来。

福莱特完全惊愕了，一动不动。她发出尖利的叫声。这时，皮埃尔受到英雄主义本性的驱使，没来得及考虑这只被施过魔法的鸟是否可能会恩将仇报，便向前跑去，跑着……而这时，拉齐比斯在已经尝到胜利果实之后，又受到了惊吓。它也跑起来，但是那只五彩羽毛的鸟儿不停地挣扎，令它感到不胜重负。

它跑着……它跑着……而此时英俊王子蓦地起身，跑起来，也跑起来。他们切断了可怜杀手拉齐比斯的退路。还是皮埃尔最为敏捷，将小鸟从雄猫的铁口下拯救出来，当时这猫气愤得用尾巴乱打。自然，这份荣誉非皮埃尔莫属。

老天有眼，这鸟没有受伤。皮埃尔仍是心有余悸，将它放在手指端上时，还有点害怕这只魔鸟将他带入空中。然而不是这样，这位五彩斑斓的鸟老爷渐渐地恢复了平衡。它抖了抖闪闪发亮的美丽羽裙，喷着鼻息，思考着，甚至满意地看看自己。

由于非常满意自己的命好，它用眼角观察着皮埃尔的拇指，颇有兴趣地注视着这根手指，随后猛地一啄，而后带着万分的荣耀，飞到女主人的肩上。

这次，困惑不解的皮埃尔朦朦胧胧地明白了这件事：在这个世界上，做好事并不始终能得到直接与立即的报答。然而他仍旧是高兴的，因为福莱特表情满意。她接住鸟儿，不停地吻着这个忘恩负义的卑鄙小鸟。它惬意地抖着身体，同时盲无目的地乱啄着。她仍旧心驰神往地低声说：

“哦！我的蓝鸟，我的蓝鸟，多好的色彩！哦！我的蓝鸟，我的小鸟……我的小鸟。”

最终，她转过身看着画家，也看着孩子们。她对他们说：

“现在，你们到我家去歇歇吧。”

在福莱特的嘴里，这种难忘的语言可能从未说过。没有任何人，绝对没有任何人去过她的住地。村里的面包商，乳制品商，以及肉店老板早已习惯每周三次将他们的食物放到小筐里。筐子装有绳子与滑轮系统，从而保证筐子能提到房间里，即福莱特习惯呆着的房间里。

至于说邮递员，好几年来，也没有机会将信放到小筐里。

他在好奇地打听过几次之后，才记住了福莱特的真名实姓。

有件奇怪的事：每当福莱特生病时，只要有人对着窗户高声呼唤住宅主人的名字，小筐便能自动上升。她早已训练出一只鸟来顶替看门人与操纵从

厨房到餐厅的升降器，只是这点得不到任何人的证实。

“是蓝鸟吗？”皮埃尔暗自问……“谁知道？有可能。”

因为这只讨厌的动物与它温和的女主人之间的关系绝对不错。

英俊王子、维奥莱特与皮埃尔都跟在福莱特身后。磨坊外有道楼梯，她便是由此攀楼而上，一直走进挂满常春藤的二楼。她打开一道小破门，走进房内。客人们要跟上她的脚步还不太容易，因为她的步伐很是敏捷。

“你家里好暗啦，夫人。”英俊王子说，好像是半开玩笑半嘲讽。

从他随意地讲话中，皮埃尔颇为惊讶地听出来：这位碧眼王子操着点巴黎市郊的语调。

实际上，大家刚走进这圆形的大房间。两个牛眼大小的窗孔是唯一能透进光线的地方，就连玻璃窗上也爬满了常春藤、茉莉花与紫藤。这些海蓝色的植物装饰为这房间罩上一层水族馆的颜色。

当他们的眼睛最终习惯了这昏暗朦胧的格调时，客人们顿时惊愕之极。

在这牢固的古磨坊之中，竟藏有仙家用物，王家御器。

红色的方地砖上几乎铺满了色彩柔和的东方地毯，以及虎皮、豹皮和狮子皮。这些皮毛上的玻璃眼睛，一动不动地在暗处闪着亮光。白石灰墙上挂着花毯，裸露的墙面到处都陈列着异国情调的全副甲冑：表情微笑的日本的头盔，科罗曼德尔的漆盾，做工精良的印度或波斯的盔甲。

在这里的其它精品饰物中，假设找不到能代表法兰西光荣过去的东西，那么众人最少认为这里绝对是大旅行家的大收藏室。

凡是暗淡的阳光能照亮的地方，都会让目光愉快地盯在那里。文艺复兴时代的细木镶嵌的小房间，做工精细的路易十四的托座，红纹大理石的小台座，大理石雕刻的花瓶，缟玛瑙的斑岩香炉。

“哦！哎呀！”英俊王子惊奇不已，不禁大声地说，“夫人，你家的东西都是稀世罕物。”

真诚的赞美，欢快的语气……尽管如此，皮埃尔和维奥莱特不禁对视一眼，心中恼火……这类恭维话他们还听得不多。

“他肯定不是王子。”维奥莱特忙心忖，有点失望。

福莱特压根儿没听进去，她还想着自己的心事。

“画家先生，”她语气专断地要求说，“劳驾请站到那家具上去，并请将你的画放到那里，放到蒙着灰布的那幅画旁。”

“啊！夫人，我可不敢。”画家这次显得迷惑不解了，他回答说。

事实上，这家具属于银雕底座，以前肯定在宫廷中用作底座。

“亲爱的先生，请容忍我对你下命令，”福莱特补充说，带着罕有的庄重，“别留意我的破东烂西，以及这些旧家具。”

画家顺从了。他动作犹豫，最终将画布挂在钉子上。钉上这颗钉子，福莱特肯定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长时间的沉默停滞在磨坊的精美饰品上。福莱特一动不动，她凝视着自己的画像。在犹豫片刻之后，她忽然向蒙着的那幅画走去。一个猛然的动作，她拉下了盖布，让画像展现在众人眼前。

孩子们本能地发出惊讶的叫声。尽管阳光朦胧，他们仍旧认出那模糊的画像：一个英俊男子穿着时髦，年约五十左右。

“啊！”维奥莱特在皮埃尔的耳朵旁低声耳语说，“就是这个人。我们第一次见到福莱特时，她胸前便配戴着他的浮雕像徽章。”

“对！”皮埃尔说，“他能是谁呢？”

时间变得庄重。福莱特看着这两幅画像，重叹了一口气。无疑，她要开口讲话了。这间能勾起无限心事的“洞穴”，她是不会无缘无故地进来的。神秘的面纱马上就要被揭去……她已经抖动着嘴唇。

一个声音打破了沉默。

“多美啦，好家伙！多美啦，好家伙！多美啦！”

是蓝鸟老爷打破了这怡人的气氛，它叫喊出的赞美声好不合时宜。

福莱特，好似再次陷入了沉思，完全不想再说什么……唉！这怡人的气氛便这样被破坏了。

孩子的眼前再次出现让人稍为不安的事。长时间内，她都是一副沮丧的神情。在这关着门的房间里，众人只听到英俊王子轻轻脚步声。他欣赏着地上铺着的茸茸毛皮。

忽然，他在一个橱窗前停下来，略显不安。橱窗里，不少珠宝闪光炫目：宝石，景泰蓝，色彩柔美的百年以上的精美的袖珍艺术品，刻有浮雕的古玉石，古代的项圈。在这些众多的精美物品之中，最为闪耀的当数那个金银首饰匣，这是有宗教仪式图的拜占庭首饰匣。

“啊！夫人，这太美啦！”年轻的艺术家开口说，情绪激动。

“财富，财富，财富！”一个沙哑的声音尖声叫着。

这是蓝鸟在插嘴。

这次福莱特冲着它说话了，语气也失去了昔日的柔和。

“闭嘴，多话！”她专横地说。

“财富！财富！财富！”一身彩羽的鸟儿并不听话，重复地叫着。后来，它还笑了。

“孩子们，你们看到我后悔了，”福莱特忽然插嘴说，“我没什么好东西可以供你们一看的。如果你们愿意，我们出去兜一圈儿。”

孩子们这时注意到：在这些值钱的物件中，在一个玩具娃娃的灶上，有一个装有小碗豆的小奶勺熠熠发光：这是福莱特夫人的晚饭。在有柄平底锅旁边，正煨着味道香浓的药茶。

福莱特见孩子们嗅着这种气味时，便满足了他们的好奇。

“这是我的药茶，”她说，“用我采来的一般药材配制的。我自己能制作各种药剂，甚至是长生药剂。我的配方都是从三世纪的厚本大书中查到的，这种大部头书眼下竟无人能识。”

她在讲完这些话后，便带着客人上楼梯。她从兜里拿出一把钥匙，大得可以作为战斧了。她谨慎地锁好门。蓝鸟站在她的肩上，她走下台阶。她碎步小跑地离开了磨坊，向一个小花园走去。孩子们还不知道有这个花园。

“这等美景，怎不令人赞不绝口！又是一派新仙景！”

这里大大地围了一圈，几百年以上的古树跃入眼帘，连成一片的树枝形成轻柔的拱顶。巨藤攀沿着裂纹的树干斜爬而上。在宁静无波的水池中，有一座石头岛。岛上那座大理石的狄安娜雕像站在底座上，手里拿着永不变形的弓，露出神秘的微笑。有几只鸬鹚，几只戴菊莺飞来，在上面又蹦又跳。

孩子们几疑为走进了梦乡。和熙的阳光温暖着已显疲惫的大自然。水池岸边充斥着黄杨与青苔呛鼻的气味。在这玻璃般的水面上，欢乐的小蚁无休止地绕着圈子……

“现在，”福莱特说，“来看我的花卉。”

大家走过荆棘丛，向修建在林间空地的藤架走去。福莱特跑上前去。

福莱特低着头好像在呼吸大自然的芬芳，宛若旧时的美女一样。在她四周，玫瑰花编织成一个华贵的背景。

满园的玫瑰爬上绿茵茵的格子架，在老长凳的青苔上，甚至在细沙的地面上，它们好似急欲用光彩夺目清灵水秀的风姿，来装扮四周的环境。蓬巴杜夫玫瑰，开放在青苔上的玫瑰，早晨开放的玫瑰，或者在夜露抚慰下开放的玫瑰。这些玫瑰用它们的微妙的芬香清泌着轻柔的空气。

“好美啊，夫人！好美啊！”英俊王子总是重复着这些话。他大睁着双目，急忙地写生，收集素材。

“谁负责养这些花卉，夫人？”维奥莱特开口问，始终很实际。

福莱特再次感到不愉快，她的脸拉了下来，目光变得冷毅。她沉默不语，令维奥莱特恨不得找个地缝藏起来。

“现在，”福莱特又恢复了常态，她说，“过来看看我的鸟。”

这是一天中最完美的结局。

这里全部都用精美栅栏圈围起来，形成巨型鸟笼一般。在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中，响着叽叽喳喳不停的叫声。

几只孔雀骄傲地披着一身拖地羽裙。拖地羽裙像流水一样，波光粼粼、流水潺潺。它挺胸昂首地踏着地面，宛如女公爵向在宫庭中的坐位走去一样。它们满足地看着来人。有了这满足的目光，它们那游蛇般的小脑袋也为之生辉。

身着朴素长披巾的文鸟四处都有，它们叫得叽叽喳喳的。当然它们颇为嫉妒金丝雀、蜂鸟、虎皮鹦鹉。这些鸟儿像似先偷得化妆品后，再将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好似打算参加狂欢日舞会。

那儿，在水池的另一边，目光愤怒的天鹅半藏在修剪过的黄杨中，游曳着。它们叶板状的扁嘴被看作活动小舟的美冠非常合适。明镜般的水面倒映出它们雪白的身躯。

鸬鹚眼神忧郁，大嘴悲哀，徒然地期盼着鱼潮时刻的到来。被擒的海鸥飞来飞去，轻如棉絮。一只鹭高跷着腿，站着进入梦乡，就像朗德省的牧人一样。而巴尔巴里的鸭子用嘴梳理着油光水滑的鸭毛裙，水珠似晶莹的珍珠从羽毛上滑落。

“太美了！太美了！”这次是孩子们叫了起来。

蓝鸟受到恭维后，用压住了大鸟笼内的鸟儿啁啾声的大嗓门儿，像在老式合唱队中一样，不断地唱着这句话：

“多么美啊，好家伙！多么美啊，好家伙！多么美啊，好家伙！”

在这人间美景之中，福莱特让客人们逗留了一刻钟，接着请他们回去。她做了个出发的手势。她疲倦了，思绪已飘荡游曳起来。她想客客气气地好人作到底，故而向众人表示抱歉之后，又唱起歌来。那歌词与第一天见面时的那首相似：

跳啊跳，为了新人跳起来
布斯加尔妮埃，代·奥比埃
结婚在即不用猜
一月份之前
帅！

后来，她回到优美的磨坊去了。

英俊王子向孩子们致意之后，一句话没说便踏上返回市镇的道路。这时，皮埃尔与维奥莱特也回到了家中。

他们不停地谈着这天发生的事情。这些事情相互之间并无关联，无法让他们找到所需的钥匙，来解开福莱特谜一般的过去。她唱的最后那段歌词，同样令他们惊奇不已。

第二天，他们又来了，但是福莱特没有露面。第三天，他们又来了，……始终没见到福莱特。

既然她许诺过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可以来看鸟，于是他们便利用了这个幸福的机会。想要排遣他们的不安，她是多么的不可缺少！他们非常需要这个由美丽的鸟儿组成的斑斓场面——就像罂粟，这让人忘却烦恼的花一样，向它们倾吐自己的担心与宽慰。

他们不敢相互讲话，但是每天晚上他们都竭力地想摆脱这相同的恶梦。他们向代·奥比埃先生讲了他们的访问，拜访福莱特的整个过程。代·奥比埃先生有点儿漫不经心地听着他们的叙述，对于英俊王子的神秘与会讲话的蓝鸟的神秘，他没做出任何解释，只是笑了笑。

然而这只能是心事重重的人才能发出这种笑声。

皮埃尔和维奥莱特很清楚为什么。约定的日期临近了，一个星期的时光每时每刻都在流逝……布朗多与帕朗弗鲁瓦又要来啦。可怜的皮肤却苦于找不到驱赶他们的良策。

“有一事好怪，”一天皮埃尔对维奥莱特说，“你爸爸从来不提福莱特，也不提扣押城堡主塔的事。你以前敢与他谈论布朗多吗？”

“当然。但是爸爸，你也知道，他只讲自己愿意讲的事。他与我在一起时的那种神情表明：我好似始终是个小女孩。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像开玩笑一样，对我说过一些古怪的话：‘呵！呵！’他对我说，‘你的蓝鸟会给我带来摆脱困境的钞票’。我认为这是在开我的玩笑。你知不知道哪种鸟能带来钞票？”

在第七天的晚上，在代·奥比埃城堡的院子里，两个孩子心情沉重地想着事情。

当天早晨，皮埃尔那始终富于幻想的头脑中又冒出个想法。

“我很想去城堡主塔上看看明月。”他对维奥莱特说。

“这容易，”维奥莱特回答说，“今晚上来，只要你愿意，你妈妈也会放你的。”

“这倒是真的。”皮埃尔回答说。

这便是为什么这晚两个孩子迟迟不归的原因。他们在大家都上床睡觉之后，仍旧坐在城堡里，坐在桔园以及城堡主塔之间的地段。

由于轮到他们倒霉了，月亮也藏进了银白色的云中。即使如此，这层乳白色的薄纱仍旧很美，好些东西都被营造出非现实的气氛。城堡的主塔变大了，城堡也是一样，树木好似高耸入云。在白色石头上，孩子们没有说话，为这肃穆的夜景所打动。这时一声轻微的声音震颤了有点紧绷的神经。

“听，”维奥莱特紧挨着皮埃尔说……“我好像听到有人在桔园里走动。”

“对，”皮埃尔说，“是猫头鹰。你知道，每晚都能听到这种声音。”

他为自己编的谎话有点儿害臊，因为他自己也非常清楚地听到一种不寻

常的声音。对！声音是从那儿来的，桔园的左边。当然桔园的位置就在院子角落边。右边，从城堡这边看去，万籁俱寂，灯光皆熄。远处，城堡的主塔好似也已睡去。

“静下来了。”说着，维奥莱特轻松下来。

“对。”

“不，皮埃尔，这声音又响起来了。”

“你这么认为？”

“皮埃尔！皮埃尔！那东西动了。”

“为什么？”

“皮埃尔！皮埃尔！我怕，看。”

都知道，皮埃尔是勇敢的。但是他仍旧感到内心发冷，太阳穴直跳。真的出事了，而且这种事太超乎寻常了，远非目前的任何事物可比。

“皮埃尔！皮埃尔！它自己出现了。”

皮埃尔目光直直地盯着桔园。在微弱的光线下，建筑物显现出它的轮廓。在连接桔园与堆放工具房之间的路上，他透过那道仍旧开着的大门看见了什么呢？

清清楚楚地，一只梯子实实在在地从这桔园里伸出来，它歪歪斜斜地，好像人一样向磨坊走去。他是不是眼睛看花了？

不，揉眼睛也没用。他清楚地看到梯子的头几个格子小心地移动着。尽管他也害怕，但是他仍旧机械地数起来：一格，二格，三格，四格，五格……格子不断地在增加。维奥莱特牙齿在打颤。

“皮埃尔！皮埃尔！是个男人。”

确实如此。这时可怕的秘密得到了解释，虽说缺乏戏剧性。整个梯子首次显示出来，因为它被某个“动物”扛在肩上，这时“它”也现出了身形。

在清澈的月光下，他好像非常巨大。二十米开外，看不清他的面容，但是看得见他谨慎地走在路上。那轻柔的脚步缓缓地向前走去。梯子完全显现出来。一个男人……或者是个幽灵？他犹豫地停了片刻。

他会改道而直接向傻愣愣的孩子走来吗？

“不！”皮埃尔低声地说，他猜到维奥莱特在想什么。“他上路了，瞧瞧，他向河边走去。”

“回去吧，皮埃尔。你在城堡里睡觉。”

“你疯啦！这是个强盗，我去追他。”皮埃尔回答说，唤起浑身的勇气。“你快点回去吧！”

皮埃尔站起身。他走了。谁跟着他呢？顽强的维奥莱特。什么事能阻止她呢？没有任何事情。因为他知道她绝不会让他独自履险而她安全抽身。在黑暗之中，两个孩子跟着命运走下去。这命运显然已经预示着可怕的前景。

十六 在神秘的夜色之中

离二十来米远的距离，两个勇敢的孩子跟着那人一直来到河边。一种无可名状的恐惧似汹涌的潮汐一般，不断地拍打着他们的心灵。因为，蓝森森的月色照在物体上，投射出物体扭曲的阴影。在这种月色之中，那人与梯子的古怪阴影无限度地拉长，令人恐怖……。在这半夜时分，他们感到悲剧即将发生。

寂静不时被打破。远处不时地传来田舍的狗叫声，在贪婪的夜色之中，也响起猫头鹰那灾难般的叫声。

两个孩子自知孤独无助。

那人来到渡船前，停下来。他从包里拿出一样东西。那东西在朦胧的月光下闪出一股寒光。皮埃尔藏在柳树后，注目地看着。

他们听到微弱的声音，而那神秘的家伙则在渡船上……在树枝间乱翻东西。

“我猜，”皮埃尔心忖，他不愿意让维奥莱特过于担心，“他割断那根连接渡船与磨坊的响铃索……他这一手真是可恶。”

无声无息，这人将梯子放进渡船之中，再看看四周，以确保不被发现。后来他走了下去，开始过河。他无声无息地渡河，有如在冰冷的水面上游曳的幽灵。

他来到河对岸后，仍旧犹豫了一会儿。

“但愿我搞错了！”皮埃尔心忖，“他可能是个违猎者，跑到森林中某个地方去找什么东西。”

月亮从云中穿出一会儿。他们能够清晰地辨认出那个强盗的身影：他将梯子靠在磨坊的墙上……上端搭在窗户上。那里是福莱特收藏财富的大圆厅。

孩子们相互看了看，没有说话……二人的心得到了沟通……那个坏家伙缓缓地往上爬，爬到梯子上端。哦！要是他能掉下来就好了！皮埃尔这样期盼着，因为这会儿，梯子在常春藤中晃动起来……他很快会失去平衡吗？但是没有，他继续上爬。借助牛眼窗户，他紧紧地抓住了……一丝浮云飘来，遮住月亮。再也辨不清，只能隐隐约约地看到这个悲惨的场面。一切都模糊不清了。

“叫！叫救命！”维奥莱特对皮埃尔说，“他会马上杀死那不幸的妇人。”

“为什么要杀她？”皮埃尔低声说，他仍旧没有丧失希望，他再不愿相信那可怖的结局。

“是想偷她，是个想钱的强盗。”

“不准说话，”皮埃尔说，紧紧地拉住她的手，“不准讲话，我不准你呼救。那不幸的老人沉睡未醒。他想偷那小匣子。我们等会儿再抓他，因为我身强体壮。要是弄出声音来，便可能惊醒福莱特……于是……他就可能一刀刺下。我不能走近，因为他已将船只留在那儿啦！……嘘！嘘！听……”

他们听到嚓嚓的轻微响声……是玻璃的声音……他们看不清楚强盗的动作。

“我明白，”皮埃尔说，“过度的神经兴奋会让人格外清醒。他划破窗户格子了。对，是这么回事……他将手伸进去了……好啦。”

“皮埃尔，”维奥莱特不安得很，她问话时牙齿打颤，“我什么都看不

见了。那人到哪儿去啦！”

“他进去了，”皮埃尔回答说，“现在别说话，别出声。福莱特的命悬于一线。我们太远，又没武器……上帝啊！但愿她睡着了！对此，我有信心。”

“可能……她应该睡在隔壁的房间。那圆形大厅里没有床。”

长长的几分钟慢慢地流逝着。有几个小时了吗？孩子们说不清楚。没有一点声音，死沉沉的气氛。在半夜时分，这种死寂的印象不断地膨胀。

“哦！”

两个孩子同时轻松地长长吁出一口气。窗户边上出现了两条腿……后来是整个身躯……接着是那颗惶惶不安的头……强盗出现在梯子上。这可恶的磨坊里没传出一点危急或不安的声音。偷盗，如果真是偷盗的话，那也没有酿成犯罪。

皮埃尔完全保持着冷静，他命令说：

“维奥莱特，这里两条路：我们身边的这条路临近河边，通往强盗放梯子的桔园。另一条路通往市镇。我必须跟踪那人，现在我还不能攻击他。首先必须认出他是谁，以及他要去哪儿。”

“我也是，我也想知道……”

“正是这样。你马上去那里藏身，藏到那棵树后去，监视着通往市镇的那条路。而我呢，我在这里等着。由于梯子在这儿，他从这里通过的机会更大些。快点，我掩护你。快，快，我给你说！他下梯子了，要上渡船了。”

维奥莱特稍有犹豫。皮埃尔发现她在哆嗦。

“勇敢些，我的小家伙！”他说，“必须这样。我们成为两个警察，再说，他什么都看不见。你在那儿离我只有十来米。你不能动！不得让他发现你！”

维奥莱特去了。皮埃尔藏在树后一动不动。这人刚过了河，又用肩膀扛起梯子。他是从皮埃尔这边的路走的。他走进桔园，好似回家一样……

他离那大路只有几米远……夜云不停与月亮捉着迷藏……看不清楚……皮埃尔焦急紧张，整个人都蜷缩起来。他睁大愣愣的眼睛，看着这个男人。后者万万想不到在这棵树后，还隐藏着一位诚实的小男孩，那正义之感洋溢于表。

不必多想，应该趁着夜色辨认强盗的面容。当然可以看清他的身段与服装……

他来啦。脚步踩着沙子发出沙沙响声。他来了，就在那儿，在皮埃尔伸手便可抓住的地方。皮埃尔惟恐对方听到自己的急促的心跳声，因为这强盗在树旁四下打量了一会儿。这孩子认为自己已看到那金属般的目光，这目光正窥视着黑暗的四周……当务之急，必须认出这个强盗。在树叶之间，皮埃尔抑制住情绪，认真地打量着。

啊！……看看……这护耳的鸭舌帽子，不时会有月光照在上面；这件方格宽袖长外套，是穿在强盗修长的身材上的麽？……他在什么地方见过这身服装？他像做梦一般飞快地在记忆中搜寻着这套与众不同的服装。

“但是……但是……啊！不会……但是……是的！”

是的。不容置疑。这鸭舌帽子与宽袖长外套是代·奥比埃先生在雨天出外打猎时穿的。这个身材也正和维奥莱特的父亲一样。

这人向前走去……他那高大的身影消失在小径苍白的月色之中。皮埃尔再也没跟踪他了。

这时维奥莱特首次擅自决定离开她的藏身点。她走过来。

“皮埃尔，”她说，“他从你身旁走过。为什么不跟踪他？”

皮埃尔淡淡地回答说：

“你，维奥莱特，你没有看见他？”

“啊！见到了。”

“你认出他啦？”

“没有！他离我有十多米远，而你？……但是皮埃尔……你去啊！怎么像尊雕像一样！”

“的确，维奥莱特，我害怕了，请你原谅。”

“害怕！你？……啊！……”

“对，害怕……你能理解。情绪激动，夜晚，还有那个可能杀死我们的人。我没勇气跟踪下去了。”

维奥莱特没有回答。极大的失望使她感到心情沉重。皮埃尔也会害怕！显然……她理解了……她谅解了。她心中的英雄刚才损失了不少形象。这就是悲哀。

“回去吧。”在一阵长长的沉默之后，她开口说。

“好吧。不过，等那人走远点再说。”

“啊！皮埃尔，但是……你难道真成了胆小鬼？”

“不！哦！这事，不！……”皮埃尔粗鲁地大声叫道，“请再原谅我一次，我觉得不舒服……”

孩子们走回奥比埃城堡，只说了几句迫不得已的话。当皮埃尔确认没有别人之后，他才让维奥莱特踏上城堡的台阶。她略为冷淡地向他说声晚安，而他呢，头低低地，耸着肩，回到万佩尔庄园，没让维奥莱特识破他的花招。

他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残酷的夜晚。他渐渐地也是十分肯定地意识到这场面的残酷：这是他刚才亲眼目睹的场面。躺在床上，他辗转不眠，大汗淋漓。太阳穴隐隐直跳，在他灼痛可怜的大脑里浮现出的那些画面，就似演电影一般。他看见了。在这极端痛苦又无法释怀的情绪之中，他看见了这个头戴鸭舌帽，身穿宽袖长服的男子。一想到他那张脸，就连这个纯洁的房间也会充满恐怖。可怕的疑心病似破坏性病毒灼烧他的心一样，渗入了他的肌体。不！这太痛苦了。是维奥莱特的父亲！这位绅士，这位朋友，竟是强盗？

他是强盗，他不是强盗，这种内心斗争超乎寻常，有如恶魔一般在皮埃尔纯洁的心灵中翻江倒海。在一段时间内，他都很肯定，绝对肯定地认为奥比埃先生是清白无辜的……这个神奇的信任感将他从痛苦中拯救出来。忽然，那让人刺痛的痛苦的现实又将他推回到恶梦似的恐惧之中：亲眼所见……月光下那鸭舌帽与宽袖长服，即使再过一百年，他也记忆犹新。

好一段时间内，他认为自己疯了。他的痛苦已经超出人体所能忍受的极限。他本想逃避肉体的痛苦，进入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虚幻之中……他的失望达到极点。这时眼泪出来了，好似暴风雨后有利于身心健康的细雨一样，解慰着这年轻痛苦的心灵。他这颗心灵独自地承受了过重的负荷，有喘息不过来之感。

“不！不！一千个不！”他心忖，“这不可能！我在做恶梦，梦见了地狱，才产生这种幻觉：维奥莱特的父亲不可能是个罪犯……应该，我绝对应该继续了解随后发生的事。”

在他汗津津的额头上，他好似感到有一缕有益健康的阳光。这是千真万

确的。在经历过可怕的一夜后，黎明来了。一缕阳光照进房间，像照进他的心灵一般。

一大早，为了避开维奥莱特，他在吻别母亲后，便打算跑到磨坊去。

“你怎么啦，我可怜的小家伙？”母亲对他说，有点不快。“你脸色好白！哦！这就是你晚上玩得太晚的缘故。你纯粹是自作自受，我知道你熬过夜。接受这严厉的教训吧，亲爱的孩子，你不准再这样做了。”

她吻了孩子，原谅了他。孩子紧咬下唇，以免泄露出这伤害人的隐秘。

皮埃尔很快地来到磨坊。福莱特一副逆来顺受的痛苦表情。她坐在河边，好似在等她的小朋友。她好似更加苍老了，那双苍白的手交叉地放在瘦膝上，托着她那蜡黄多皱的可怜的脑袋。

“皮埃尔，”她淡淡地说，声音里毫无愤懑，“有人偷了我的财宝。”

皮埃尔只得装出惊讶的样子，听她讲出事情的全部经过。

“是的，今天早晨，”她说，“我发现玻璃橱窗开着，你们见过的古匣子不翼而飞。窗户的方框被撬了，窗户大开着。”

“小皮埃尔，”不幸的老妇人福莱特神情沮丧，“我非常痛苦。这只匣子在我眼里是最珍贵的纪念品。它一直是我的……”

她骤然停下来，叹息起来。

“夫人，里面有许多钱吧？……”

“是的，”福莱特非常漫不经心地说，“这些剩余的财富，我本打算在日后用来做善事。而且尤其……”

她停下话头，一会儿又接着说：

“我还有些树林、土地。这种偷盗行为并没让我太过痛苦，但是这种行为的动机则令我痛苦万分。”

“什么动机？”

“一些人的恶念，孩子，我看不惯坏事……啊！再说这个匣子！”她最后悲哀地说，“警察可能追得回来。”

皮埃尔蹦跳起来。

“警察！你报警啦，夫人？”

“还没有。我马上就会报警的。必须报警。你怎么这种表情，孩子？”

皮埃尔着急地说：

“啊！夫人，我恳求你，我恳求你，别报警！”

“为什么？”

“我还不能说。但是我敢肯定，肯定只有我才能找回来，找回你的匣子。你听清楚了吗，夫人，在……在……两天以后。对，就这样，夫人，两天。只给我两天时间，我恳求你！”

这早熟孩子的强烈反应令福莱特有点惊讶。但是她好似非常厌倦了生活，厌倦了一切，显得非常衰老与心不在焉，她简单地做了个模糊的手势。皮埃尔由此认为她同意了。

他立即谢谢她，火速离开了那里。

“福莱特今天早晨好似非常通情达理！”他心里暗忖。

他太年轻，显然不知道这种心态的好处。在他受到震撼的脑袋里，强烈的情绪冲动有时会有益于健康，而且近乎有治疗效果，能让共同的器官兴奋起来。

此外，他还有好些事情需要考虑。对他这副嫩肩来说，这种重担会压垮

人的！他不仅仅要揭开偷窃行为的黑幕，而且还要争取时间来处理城堡主塔的扣押问题。

他知道，对维奥莱特的父亲来说，约定的时间马上要到了。一周时间过去了。也好，尽管他碰到小女伴时会感到尴尬，但是他仍旧向代·奥比埃家走去。他来得正是时候！

院子里，维奥莱特坐在界石上。拉齐比斯在她身边来来回回地撒欢儿，用魔鬼般的三角小脑袋拱着女主人的膝盖，想宽慰她，但是她的情绪一点儿没缓过来。她用围裙捂住脸，哭了。她哭得很伤心，用穿在身上的破棉布蒙住眼泪，让眼前这副场景好是可怜。

石阶门槛上，有两个男人等在门前。帕朗弗鲁瓦始终是奴颜十足，面露嘲讽，至于说布朗多，他那松软下垂的脸颊软软地下垂到肥厚的脖子上。自从上演了回音洞那一幕以来，他那潇洒的自信已经没剩多少。然而在贪婪的驱使下，他又按约回来了。

代·奥比埃先生亲自开门。维奥莱特捂着围裙哭得更凶了……执行要命的条款的时间到了，不是吗？

“先生，”帕朗弗鲁瓦嘀咕地说，满面堆笑，“我们来扣押……”

“表面上看应该这样。”代·奥比埃先生十分有礼地打断话头，目光清澈，嘴角露笑。

他用手指挟起一个信封交给帕朗弗鲁瓦。后者伸出那蜘蛛般的爪子。执达员摸了摸信封，神情怀疑地嗅了嗅。布朗多那陶瓷般的蓝眼瞟着信封。

帕朗弗鲁瓦打开信封，惊愕地数着。

“二万法郎！我们没话可说。这笔钱现在足以……”

“好，先生，”城堡主人略微高声地说，“我们两清了，也没什么可以留住你们的了。”

无疑，拉齐比斯来了脾气。它恼怒于女主人不给它一点抚慰，故而阴险地溜到布朗多身后，用那黑发棕肤的小爪子支撑起身躯。它贪婪地看着放高利贷者的那只肥手，旋而照着那肥手上狠地一抓，这一爪好似在说再见。愤怒的猫儿在他手上留下一道可观的伤痕。

“喂！喂，维奥莱特！”代·奥比埃先生大声地对她女儿说，而这时两个虚伪的家伙也连忙逃了，“你把头蒙在围裙里，这样是不礼貌的！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我已经给你讲过，”他用谜一样的微笑补充说，“那只蓝得像天空的蓝鸟会来帮助我的！”

皮埃尔脸色苍白之极，呆在那里说不出话来。

十七 英俊王子

相反，维奥莱特一点也不快乐。她急于想知道内情。

她向父亲跑去，其速度之快，惊得拉齐比斯耳朵低伏，惊跳到墙上，抗议并诅咒起来。它本来就被这乱哄哄的场面搞得怒气冲天。维奥莱特气喘吁吁地问：

“爸爸，你哪儿来的这笔钱，制止了这扣押行为？”

“我给你说，是从蓝鸟那儿来的。”

“不，爸爸，你开玩笑。我求你了，告诉我。”

“你真好奇，小女儿！总之，既然应该让你知道，就告诉你吧：今天早上，一个我不认识的农民来到前厅。由于离得远，我没看清楚他的长像。当玛丽亚来告知我时，他已经走了。他在托座上放了一个信封，也就是我给布朗多的那个。信中有张小笺，上面写着几个字：一个知名不具的负责人奉上。”

“一个负责人，什么意思？”

“就是欠钱的人。”

“有人欠你的钱？”

“不，这正是让我绞尽脑汁而不得其解的地方。啊！我已经将经过讲完了。”

“这事好古怪……”

“对，这时我想起了通吃叔叔。你知道……准确地说不知道，你不知道……他的事情很说不清！他为人慷慨，对凡是前来求助的人，他都会慷慨解囊。一句话，他留下这些借账。如果一个匿名的负责人推迟了还债时间，这也是可能的。我会去找这个人。呀！现在吗，谁也想不起是谁。”

代·奥比埃先生好似被这个问题搞得心烦意乱，领着维奥莱特回到家里。

稍为不远处，皮埃尔独自留在那里，孤孤独独。他在河边高尚地让维奥莱特误认为他胆小怕事。从那时候起，他便意识到她用另一种目光在看自己。难得的是，不幸的小骑士对自己的勇敢与高尚果然能守口如瓶。他自认为是“多事先生”。

他心事重重地走了，担心不已。

“凡是前来相求的人”，“借账”，“匿名负责人”！这些用词太过实用，他在童话故事与骑士小说中都读不到的。在他眼里，这些词似乎很难理解，或者是空洞乏意。他机械地独自重复着这些字。

父亲对女儿作出的解释模糊不清，这究竟是什么意思？猛然间，不安，一种可怕的不安重新占据了他迷乱的心，其速度之快就如盖邮戳一样……耿耿于怀的感情让人感到阵阵刺痛，难以忍受。

“不，一千个不，”他暗自说，“代·奥比埃先生不可能是强盗。我的疑心病太可怕了。”

于是，耿耿于怀的感情恶魔般地回答说：

“对这种巧合，你作何解释？这两万法郎到得恰是时候，对此又作何解释？……这些钱怎么落到代·奥比埃先生的手里？要知道，他也清楚地知道福莱特的那只匣子盛满了金币。”

可怜的孩子感到他满脑子几乎全是疯狂的想法。他需要某个知心朋友，需要参谋……

谁！母亲？不，一种莫名其妙的羞耻感阻止了他。弗朗索瓦，那个非常

实在的小绅士？他仅是半喜欢这个人，而且据说他刚刚走了，到英国求学去了。

忽然，一道灵光掠过脑海，好似流星一样。

英俊王子。

对。在吸取人生的沉重教训的同时，皮埃尔从虚幻中摆脱出来。他在体验到人类的现实生活之后，梦幻消失了。这时，他清楚地知道英俊王子仅仅是个画家，正如代·奥比埃先生说的那样。在假期之中，他要尽可能地挣钱。

为什么不去请教这个令人有好感的年轻人呢？当然自己还不知道他住哪儿。他与福莱特非常熟！他会与自己一道寻找丢失物的。

有了想法便是行动的开始。决心已定，皮埃尔头顶正午赤热的阳光，走在通往市镇的大路上。这时正是下班时候，汽笛像个大怪物在那儿高声鸣叫。

这些男人们积极地面对生活，与他们相接触令皮埃尔有点不安。太好了！在着手大战之前，应该知道首先要战胜自己……在岔路上走了一刻钟后，他决定走进一家既低级又可怕的小客栈。客栈那过于单薄的红砖墙高高矗立，离烟雾腾腾的工厂不远。

在一排散发着朦胧香味的锅与锅之间，旅店老板正忙忙碌碌。他将画家住的房间告诉了皮埃尔。皮埃尔毫不犹豫地上楼。他感到马上就可以得到救助与鼓舞了……在惶惶不安的黑夜之中，他盼着“朋友”的救助。

朋友？皮埃尔对这年轻的画家了解太少，但是此人好似非常细心，非常温和。这孩子很清楚这事：故事中说，英俊的男子必然是心地善良之人。

在一个小房间里，他找到了英俊王子。旅店老板讲过，他的真名实姓叫维克托·比卡伊。在这乱糟糟的房间中，他正在收拾皮箱。

“你好，小皮埃尔。”他毫无热情地说。

他正忙着自己的准备工作。

面对这种欢迎，皮埃尔的热情顿时冷下来。他忽然感到不自在，只好无话找话说：

“你好，我来……我来……”

“来与我道别的。这太客气了。”

“怎么！你要走！你应该在整个假期都留在这儿，对吗？”

“对，”画家说，“我收到一封电报……我母亲病了。我很着急。”

二人之间出现了沉默。皮埃尔额头贴着玻璃窗，看着路上，转过身，机械地注视着房间。绿锡壁炉的镜子前，有几朵人工制作的花卉在灰尘中逐渐干瘪。他来到镜子前停下来。他清楚地，非常清楚地从镜子里面看到这种场面：

比卡伊想不到自己落入对方的观察之中，他从枕头之下拿出个小包。由于报纸包得不太严，从报纸的裂隙中露出一一点银质金属。他偷偷摸摸地将它裹在衣服中，放进箱子里。皮埃尔眉头紧蹙，眼神不快。

这时，皮埃尔忽然起了怀疑之心，并且为之木然。这种怀疑既可怕又令人快慰。在这种感情的冲击之下，他好一阵说不出话来。事情这样发展实在超出他的意料，不过他明白了。他的本能从来没欺骗过他！

绝对……在他绝没怀疑过的东西中，他逐渐发现了问题，尽管当时他那稚嫩的心正处在极度的亢奋之中。

是那东西吗？当时画家神色慌张，飞快地将它藏起来了。这可能是……猜到什么了呢？

那么？代·奥比埃是无辜的啦？他的第一直感没有骗他。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强盗……啊！多么可怕！是英俊王子？

一个小时的场面有时足以让人成熟。皮埃尔只是一个病态、早熟的孩子。尽管这些事好似闻所未闻，但是却将他塑造成了小绅士。正直的情感与潜在的意识可能会扶着他向前。

后来，他重温了刚才的场景，并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冷静与清醒。他现在状态好吗？他父辈是位伸张正义的人，是穿长袍的严厉的法官。他的眼睛虽说盯着镜子在瞧，他的声音虽说有着自己的音调，但是无论是目光中还是声音中，都响起父辈的心灵呼唤，不是吗？冥冥之中，他感到一些比他更有力的东西引导着他的行为举止。

“你想不想让我帮你整理箱子？”他转过身对画家说。

“不！不！谢谢……这完全没有必要。”

皮埃尔与英俊王子之间再次出现凝重的沉默。

皮埃尔最后接着说：

“你的箱子真好看，全新的。不过，你看看，装得太多了关不上。”

皮埃尔想打开箱子。

“别动，别动！”画家突然大声地说。

他们对视了一会儿，谁也没讲话。

后来皮埃尔缓缓地说，声音压得很低：

“我见过福莱特。”

“哦！我真想与她道别。但是没时间了。请你代为转达我的歉意。”

皮埃尔没有回答。他思考着，寻找着一种战术。最终他说：

“有人偷了她的匣子。”

“什么匣子？”那人说，表情惊讶。

“她的钱匣子。你也清楚，放在玻璃橱窗里的那只匣子，你与我们一样都看见过……好像里面装满了金币与钱钞。”

“这不可能嘛！”

“可能！玻璃橱窗被强行打开了。”

“但是从哪儿进去的？”

“从窗户，一个窗格被砸破了。”

“为了进去？”

“那人从梯子上爬上去的。”

“这就是说你心有所疑！”

“不，我当时在场。”

“你…你……在那儿？”

画家面色苍白，薄薄的嘴唇轻微地颤抖起来。

“是的，我在那儿。梯子是从代·奥比埃家拿的，后来又被送回去。偷东西的人从我身旁走过，当时还有点儿月光。”

“那时，你见到他啦？”

皮埃尔没有犹豫，以超乎年龄的勇气，清晰地回答说，声音严厉：

“是。”

这简单的字掷地有声，就似在这沉寂中停滞下来一般。

“哦！……你知道谁是……你敢肯定，”画家结结巴巴地说，脸色越来越苍白。

然而他似一个被困的野兽欲寻出路一般，想了想，后来暗示地说：

“听着，皮埃尔，我不想指控任何人，但是我听说代·奥比埃先生正缺钱，他遭受着放高利贷者的挤兑。你知道，他非常了解福莱特。你没见到小偷的穿着吗？”

“是的。有人穿着代·奥比埃先生的衣服，但是我知道不是他，我了解他，你听清楚了吗？更让人恶心的是，这个强盗却借机嫁祸与人。”

比卡伊仍旧思考着，后来他耸耸肩，神情冷漠地说：

“这可能，总之这与我何干？”

他扣上箱子，装出一副冷漠的样子。皮埃尔走到一根由再生毛织成的响铃粗绳前。这根绳子拴在红棉布的床围上，客栈中可怜的小床便是用这些布围起来的。

“你做什么？你做什么？”比卡伊大声说，跳了起来。

“我拉铃，好叫老板进来把你的箱子送到火车站。”

“没必要，小白痴！我有力气，很有力气，我不需任何帮助。我已经结过账了，火车站就在那儿。”

“不，”皮埃尔说，“箱子太沉了，沉极了，我知道。”

“你这是什么意思？”

这人的声音里充满了威胁。皮埃尔稍为一震。在这场不公平的拼斗中，他担心力气不支。他坐了下来，精疲力竭。不！这种态度是懦夫。说不清的力量，受教育时学到的坚定原则支持了他。他模模糊糊地感到——并没有意识到，因为他太年轻了——正直的感情与清醒的头脑就是他的武器。他站起身，重新走近铃绳。

“一会儿，小客栈的老板便要进来。当他来的时候，我告诉他在你的箱子中有只银色的匣子是你偷的。”

“你疯啦！你疯啦！”比卡伊叫着说，拳头紧握。两对眼睛互相逼视着。

这会儿，皮埃尔感到了死亡的呼吸。阳光不带任何欺骗性，尤其不会骗小孩。它照在强盗脸上，这张毛绒绒的白脸已经扭曲。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种兽性的本能，这种本能这时已经涌上来。为了维护荣誉，他可能会杀人。

那让人受不了的目光仅仅持续了一会儿。皮埃尔顶住了这疯狂的目光。在人类史上，有些事绝不新鲜，这时它又出现了：天使战胜了魔鬼。在孩子充满指责的清澈目光中，比卡伊输了，颓然溃塌了。

他摇摇晃晃地走了几步，找到个位置坐下，泪如雨下。

“是的，皮埃尔，是我。我是个小偷！啊！皮埃尔，你知道吗，自从我做下罪孽之后，我便一直受到痛苦的煎熬！然而，我只能意识到这点……答应我说你理解吧？皮埃尔，我以最圣洁的心向你发誓，我并不是想得到你的同情，才这样说的。你想怎样就怎样吧！我是个不幸的人。我经不住诱惑，我堕落了。哦！皮埃尔，皮埃尔！你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里，不幸的人在说老实话，他早已习惯甜美的生活，变得贪婪。你，一个富人家的孩子，当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一世的操劳，终生的受苦，住在麻疯流行的地区，吃着三分钱买来的羊角面包，因为他想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因为他喜欢这里的某位姑娘，因为他想娶她，因为他有个穷困潦倒的老母亲……”

“对，”皮埃尔用第二人称单数称呼说，这表明他在崇高的时刻接受了对方的悔意，“你不仅偷了东西，干了坏事，而且你还指控了一个无辜的人……”

比卡伊的胸膛因哭泣而上下起伏。在他心里，后悔之感倏忽而起，他的天良还没被恶习腐蚀殆尽。

“是的……这是可怕的。但是皮埃尔，想想诱惑，想想在家里饥饿的日子，也请为我的未来想想吧！这关系到我一生的命运。我昏了头，这钱在那儿睡大觉，这老妇人甚至不会用它。哦！皮埃尔，真的，我是个不幸的人。我向你保证，不幸的人是经不住诱惑的。我发誓，我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犯错误！”

在皮埃尔的内心中，进行着一场剧烈的斗争。他知道为人应该正直，但是他也知道，慈悲之心对初次犯错误的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当他还是个小女孩时，父亲对他这样讲过：如果希望这个社会之中没有坏人的话，就应该让初次犯罪的坏人有羞耻之心，有犯罪感。忽然，一个非常古老的故事，准确地说，是他父亲给他讲的故事，又出现在他的脑海。他不再犹豫，决定马上将这个�故事用在现实生活之中。尽管他还年轻，他在战胜并原谅这个人后，便庄重地说：

“比卡伊，你会成为一个诚实的人，但是我应该得到你的保证，请给我写张字条。”

“你这是什么意思？”

“是这样，你马上写……我不能说这事必须怎样写……总之，你马上给我张纸条，在上面写明你干的坏事，并保证这是最后一次。以后，只要你行得正，我就撕了它。你只能写好这条子……我吗，不知道怎样写，你懂了吧。”

“你疯啦！”画家厌恶地回答，“我用信誉担保就足够……”

“信誉担保？”皮埃尔淡淡地说，抬起明亮的有疑问的眼睛“……你的荣誉？……”

画家低下了头。

“的确，”他说，“应该重新找回，找回荣誉。”

他站起身，大步地在室内走着，低声地说着些没头没脑的话。

皮埃尔看着他，走向铃绳……

“我唤人啦！”他说。

“没必要！”比卡伊用疲倦的语调说。

后来，他再度瘫软下来，像一块破布。他来到那张铺着哗叽台布的桌子前。在摇摇晃晃的桌子上，在吸墨水纸旁，显著地放着缺口的墨水瓶。他犹豫一下，拿起来，又扔开，再拿了起来。

最后，他一气写下来：

我承认，在我迷茫的时刻，犯下了有辱斯文的严重错误。今后，我一定努力工作，担负起人生的责任，以弥补该过失。

维克托·比卡伊

鹅毛笔在签字的时候笔尖断了。

他将纸递给皮埃尔，后者阅看起来。

“好，”他说，“收拾你的箱子，但是给我……你知道是什么东西。”

比卡伊好似在梦臆中一样既像在做事，又像在唠叨。他拿出匣子，递给皮埃尔。

“再见，”孩子说，“因为我们还能再见，我敢肯定。”

“再见，皮埃尔！我的前程就捏在你手里了。你想作小绅士，不一定能成功。我怕你滥用这个秘密……”

“啊！”皮埃尔淡淡地说。

“谢谢，你毕竟救了我。”

比卡伊害羞地将手伸出来，想与皮埃尔握手。

“以后再说吧！”皮埃尔说，“会有这一天的，我肯定……”他走了。

几分钟之后，皮埃尔长大了，也变老练了。他腋下挟着珍贵的匣子从市镇里出来，向磨坊走去。这时，成千上万的思绪交织、碰撞在他迷迷糊糊的大脑之中。他感到自己还没有看懂生活，便直截了当地踏上了人生的活舞台。

仙女、神仙、吃人妖精、小矮人、精灵，所有这些森林深处的人，他这时总算懂得了他们在写人间悲剧的作者笔下，是多么的不现实与幼稚。

为了赶回去让福莱特放心，他是跑着去的。当他赶到磨坊的时候，已经精疲力竭了。他对自己的表现非常自豪，福莱特一定会谢谢他！届时，她不知有多高兴！

但是……实际上……不！这时他在想什么呢？他不应该见福莱特。她会向他问许多问题……他不知该如何对答。再说，布斯加尔妮埃夫人不是教过他，做了好事不得自吹自擂吗？

当然，他对独自品尝成功的喜悦颇有点遗憾。这孩子来到磨坊，将匣子放在装运食物的小筐内。这时的小筐，在微风的拂动下好玩儿似地摇曳摆动。他再回到渡船边，好似他自己就像强盗一样，全速退身，以免让福莱特看见。不过福莱特也没出现。

“哦！你来啦！你从哪儿来呢？你好像太疲劳了！”

是维奥莱特在这样讲话，她好似淡忘了她的仇恨。皮埃尔在路上差点儿与她撞个满怀。当时她正在那儿独自散步。

“有点累，是真的，但是很快活。”皮埃尔说，“我把别人委托我的匣子送还给福莱特了。”

“可能吗？可能吗？有人将匣子委托你？哪儿？怎么回事？什么时候？为什么？谁？讲，快讲，快点！”

“不，小维奥莱特，”皮埃尔庄重地说，“算是给我个大面子。这事，请别问我……请别问我，千万别问我！”

“你这个白痴！为什么？”

“为什么？因为我没有权力回答你。我没有权力对任何人讲。”

“不对任何人？”

“啊！不，不对任何人讲！”

“甚至你母亲？”

“不！甚至连母亲也不讲！”

……皮埃尔这次吃午饭又晚回去一小时，布斯加尔妮埃夫人有点严厉地指责他说：

“绝不准这样！皮埃尔，你以后就不能理性些！”她说，“看看，你到乡间玩成什么样子啦！如果你再继续下去，就不给你吃餐后水果。今天算我原谅了你。”

十八 人生大课

在这连续的感情冲击之下，皮埃尔的心情虽说渐渐平静了，但比较缓慢。身体的困乏与精神的波动早已搞得他伤痕累累，好像遭到大批小矮人雨点般的捶打。在随后的日子里，他要么单人独处，要么与母亲在一起，要么有维奥莱特陪着，他差不多处于绝对的休息之中：呼吸着新鲜空气，享受着嫩草的馨香。出事后的那天晚上，他凝视着夜空中漂动的红云，自己也陷入了沉思：思索着内心那些千奇百怪的想法。这些想法有如钟声乱敲，在他发热的头脑里东奔西窜。

“你显得严肃多了！你长大了！”母亲经常充满慈爱地说。

皮埃尔是骄傲的，因为他感到自己成为大人了。在他第一次与小女伴回到福莱特那儿去的时候，他见到福莱特并没有表现出极大的高兴，自己反而有点手足无措。显然，她对找到匣子是满意的，但是她的幸福一点也没泄露出来。在人生中遭受过太多痛苦后，想高兴也达不到较深的程度。她甚至没提出任何问题。

“你仍然很高兴吧？”皮埃尔询问说。

“对，对，小家伙，”福莱特回答说，“但是当人太老了时，也就失去了那么一点点喜悦的感觉。”

皮埃尔太年轻了，无法接受这种近乎完全冷漠的表示。他看着福莱特美丽的眼睛，稍显不安。对方的眼睛还是那么水灵，就像秋末花园里迟开的鲜花一样。

“夫人，”他还在说……“这话，我本来不敢与你讲。我以前认为你有点妖气，不知你想到过没有？因为……请你原谅，我们先前几次见到你时，你唱的歌有点古怪，古怪得让人觉得你不像是常人。对吧，维奥莱特？”

维奥莱特用拘谨与小心的动作表示同意。

一丝微笑在那妇人毫无血色的脸上浮现。

“哦，”她说，“这完全可能。我始终想不起那个时刻。我认为自己当时有点病态。不过是你们将我治愈的。”

“怎么？”维奥莱特问，比皮埃尔还好奇。

“用神奇的仁爱，孩子们，上帝说过：‘相互爱吧’。我，你们看见了，我的亲人尽已去世，绝对没人会爱我。当我受到巨大打击的时候，你们温暖了我的心。女神中最美的，便是爱神，我还没与你们讲过她。她用神棍为我摩顶。当然那神棍就是你们，我的小天使。对此，我将永远铭刻于心。”

“夫人，”皮埃尔又问，“我早就相信有件事……我不敢说……”

“讲吧，孩子，”福莱特鼓励地说，语气温和。

“好吧，在画家为你画像的那天，我便有此想法，认为你是沉寂森林中的睡美人。我真蠢，不是吗？但是，你当时似乎很年轻！”

维奥莱特用坚硬的指甲捏了捏皮埃尔的手臂，他懂了。

“啊！请原谅，并不是因为我觉得你已经上了年纪，只是有点……”

福莱特的脸沉下来，好似打开的门又砰地关上……她好似在打量自己。她谨慎地对他们说：

“作为老太婆中间最老的老太婆中的大姐姐，我好像还那么年轻？这仍然是可能的。有些时刻，朋友们，整个过去都会涌现在我的脸上。可以说这是对毁去的幸福的一种留恋。在我的眼睛里，你可能看见过光彩，这是对逝

去的欢乐的短暂追忆。”

皮埃尔不敢说“不”。再说，他的舌边又涌起其它的问题。

“夫人，”他果然也是个不知疲倦的好问者，“你这儿有些奇异怪事。只有它不在这儿时，我才敢说。你为什么会有只蓝鸟？”

“它不是蓝色！我为了好玩儿才这么叫它。它的羽毛其实不止蓝色。”

“我，我看它一身纯蓝。”皮埃尔说。

“不，”维奥莱特说，对自己的知识颇为自得，“我注意到它还有红绿二色。”

“为什么它能讲话呢？”皮埃尔再次发问，“这不太自然。”

这次，福莱特畅心地笑了，简直就是百年老琴发出来的纤细笑声。

“它会讲话，是因为我教的！亲爱的让诺只不过是一只鸚鵡，它也快百岁了。几乎一开始我便熟悉它……”

鸚鵡能讲话！这倒是真的！以前，皮埃尔在某些地方也读到过这些内容，只是淡忘了。其实，包括维奥莱特在内，他们到现在为止也从来没认真观察过这些多嘴的鸟儿们，这些浑身披着美丽羽毛，住在远处岛屿上的小东西。

决定性地，幻想书将永不再翻。皮埃尔感到人类的呼吸越来越接近森林，接近了河边，以及接近周围的环境，从而驱散了魔幻之景。他有点悲哀，因为失去了鹅妈妈之类的童话故事。这时他思绪一动，眼前又现出了小客栈那可怕的场面。

福莱特，这时本该称她为聪明的福莱特，让他担忧起来。这是他的直感。

“小家伙们，”她说，“应该经常来，经常。别放弃磨坊，也别放弃森林。你们长得越大，便越需要品味乡间的欢乐。在现实生活的美景之中，乡间之景当属最美丽的。你们在生活中越走越远，尤其是在看到现实生活剪断了你们梦幻的翅膀时，你们就越需要得到宽慰。到这里来吧，你能寻找到最和谐的安慰。把你们的痛苦放到树间的摇篮中，让微风摇动着嘎吱叹息的摇篮，哄着痛苦睡觉。在这充满魅力的河上，你们能够寻求到宁静，你也会很快学会在这片神奇的蓝天之下怎样去爱。”

“‘去爱吧’，孩子们，爱就是指与‘劳动’有关的事物，能让真诚的生活达到最佳的平衡……”

“她可能在讲大道理。”皮埃尔心中暗想。

“我有点儿烦了。”维奥莱特心忖。

很快，他们与这妩媚的老妇人道别。衰老啦，啊！对，这次她的确衰老了！她坐在柳条椅上几乎没动，令人不禁暗猜，她那毫无血色的身体仅仅能维持她那摇曳不定的最后呼吸。

在好几天里，孩子们经常来看福莱特，后者始终给他们讲动人的故事。故事中的结局总是结婚。真的，他们有点迷茫。

在他们家里，房客布斯加尔妮埃夫人与房东代·奥比埃先生无疑应该结账了，因为他们已经分不开了。有一次竟然出现了这种事：

在万佩尔庄园的某处，皮埃尔与维奥莱特正看着图片。外面，下着绵绵细雨。雨滴落在沙砾上，那沥沥的雨声是悲伤的，无限悲伤的。

当代·奥比埃先生一阵风似地冲进来时，布斯加尔妮埃夫人正在看书。他特别冲动，甚至没有看到两个孩子。

“夫人，”他吻了吻女主人的手后，直截了当地说，“夫人，我非常惊讶，你已经看见了！总之，我到底来了，为此还请原谅。我是个乡下人，不

懂礼节。你想施恩于我，我十分感谢，非常感谢。然而我应该告诉你，我们代·奥比埃家族从来不会有人接受如此重礼。”

“怎么？你想说什么？”布斯加尔妮埃夫人问，假作惊讶。

“这事，夫人，你不会不知道吧：那天，有个农民给我们拿来两万法郎，从而将我们从困境中解脱出来……”

“哦！这就是秘密的关键所在。”皮埃尔心忖……

布斯加尔妮埃夫人用美丽的目光看着与她讲话的人。

“先生，”她说，“这些事与我无关呀。”

“不，夫人，有关！我找到了那个人，我问过他。在我的诘问之下，他最终承认是你给的钱，并要求绝对保密。”

布斯加尔妮埃夫人苍白的脸上泛起一缕红晕。她的眼皮稍稍动了动，低下长长的睫毛，好似想护住有伤的眼睛一样。

“那么，亲爱的先生，”她坦率地说，“我无法否认了，因为我不喜欢撒谎。你想怎么样呢？我是一时冲动，自愿的……我知道你一时有困难。这笔账以后再算吧……算是借款吧！一个邻居，一个暂时不愿透露姓名的朋友借的。我不对吗，不知趣吗？”

她的声音很甜，代·奥比埃根本无法生气。

“我很想对你说对，夫人，”他说，“但是我家从来不曾接受过任何馈赠。当然你并不想得到任何扣押，这就与众不同了。我不能只指责你的好心……然而不管怎么说……我得坦率地告诉你，你让我感动，但是你也让我感到受了伤害。”

“但是，先生……”

“啊！夫人，”代·奥比埃先生打断她的话头，“我肯定感谢你的好心，你的行为已经表明了，但是我不能接受。我甚至认为在礼仪道德的束缚下，我不能再来这里。”

“怎么啦，先生？”

“夫人，你非常清楚这件事将会闹得满城风雨。我能持什么态度？就我自己而言，我会为欠下你的债而时时不安。此外，我还想过……我的负担太重了，我必须卖掉奥比埃城堡。一旦我手里有钱，我立即给你送来。这是我唯一能做的……”

布斯加尔妮埃夫人强烈地反驳说：

“先生，不能这样！怎么？就为这一点点钱，只是由于钱的问题，你就要与我们断绝往来？”

“实在不幸，夫人，正是因为我们之间出现金钱问题，我只好做出这种牺牲了。啊！我很看重这些……不过，一周以后，我便能凑齐这笔钱给你送来。在我卖掉城堡之前，我不会再来了。”

代·奥比埃先生说话时，声音也很柔和，不难猜出他很受感动……

拉齐比斯脚跟脚来了，它浑身光彩，热情地喵喵直叫。

孩子们再听不清楚说了些什么。

一种朦胧的感觉告诉他们，如果他们的父母发现他们在场，他们肯定非常不快。

他们离开了，手拉手地来到花园深处，在棚架下坐下来，有点哀伤。

“皮埃尔，”维奥莱特犹豫了好一阵后，开口说，“真奇怪，你有没有注意到爸爸在说不愿再见到她的时候，看着你妈妈时那神情……神情……我

说不好……到目前为止只有看我时，他才有那种神情……”

“对。”皮埃尔简短地说，声音低沉。

夜晚来临。树木被哀伤地裹在朦胧的夜色之中。在沉重与哀伤的气氛之中，两个孩子回家了……

……一个星期过去了，非常阴郁，因为有些事情起了变化。维奥莱特和皮埃尔都避开自己的家。代·奥比埃先生，神情阴沉，经常呆在书房里坐着，手抱着头，他的猎犬用谴责的眼睛看着他。它静静地呆着，为失去了追猎野兔的机会而恼怒，它的目光不停地瞟向那歇在一边的猎枪。

皮埃尔与维奥莱特烦躁不已。他们去田间散心，看农人们收获劳作，最终总是徒劳无益。

然而忧心忡忡经常能产生出良好效果，这让两颗受苦的心靠近了。在她们不愿承认的苦难之中，她们之间的亲密感增强了。

晚上，她们一道出外去领略大自然的风光。在地平线那一抹蓝线之上，显现出收获农民的身影，夕阳的余辉为他们的轮廓涂上一层金辉。

马匹有节奏地迈着碎步向前走着……在清澈的空气之中，能听到大型小麦收割机的巨大的金属磨碾声。收割机的刀刃像剃须刀一样闪烁发光。在它们的割剪之下，金黄色的庄稼纷纷伏倒，好似在巨型鳃角金龟的爬行响声中，收获的农人与他们的机器每走一步，都要剪去大地上那厚厚的金色黄发。

皮埃尔幻想少了，变得更多沉思与庄重。他这时更真切地感到乡村农民的庄严伟大，他们是为大家种植粮食的人……

这些农民逐渐地转变了他对小矮人与神仙鬼怪的认识。

一片淡紫色的夜幕降临了，农村大地随之沉静下来。这时他与维奥莱特一道回去了。

农活儿停了。他们看到毛绒绒的羊群向羊厩走去。钟声敲响了，召唤着这些笨拙的小天使们。它们迈着碎步跟在母羊身后咩咩叫着，那小小的样子蠢笨得可爱。一切都笼罩在绵绵无力之中。

“我们从万佩尔花园回去。”维奥莱特说。

“就这样。”皮埃尔甜甜地说。

他们向前走去，打开门，一个绿色的棚架映入眼帘。棚架下遮掩着一把乡间长凳。

忽然一个清晰的场面映入眼帘，在他们明亮的眼中再也无法抹去。

布斯加尔妮埃夫人坐着，斜着头，脸色酡然，浑身轻颤。坐在她身旁的是代·奥比埃先生。他好似真地很激动，温情地吻着她的手……

有些话像苍蝇一样漂荡在夜晚的上空。他们模模糊糊地听到代·奥比埃先生即兴讲的话。孩子们只听到只言片语：

“永恒的爱情……我的债务很快将得到偿还……没你，难耐的寂寞……结婚！……”

这就好似一串扯断的珍珠，而皮埃尔与维奥莱特则无心拾起散乱的珠子。

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已经足够了。他们的父母可能也惊愕于这种温情，惊愕于这爱情的纯真吐露。当他们骤然站起身时，孩子们早已撒腿跑到乡间去了。

他们两人气喘吁吁，坐在路边，相互对视着。这时他们发现对方都哭了。为什么？他们实在不知道用哪种方式来准确地表达他们的心情，但是那

种迷乱与嫉妒的感觉令他们不安，他们感到有人刚才从他们那儿偷走了父母的温情。这些美好微妙的东西，在他们眼里，只有他们才配独享。

他们别无它想，只有一个意愿：逃，狂逃，回到森林之中去。森林中充满欺骗性的梦幻，森林中能得到希望中的欢乐。像在人为的天堂中一样，这种欢乐能宽慰生活中的残酷现实。

“我们走吗？……”皮埃尔说。

“好，到福莱特家去。”凭直觉行事的小维奥莱特打断他说，她明白朋友的心。

福莱特没有在河边等他们。这是一种失望。但是两个孩子自己走进磨坊。那门好似独自为他们开着，权作特别的欢迎。

在大厅前半部，福莱特半躺在安乐椅上，靠在已经熄灭的小火旁边。她好似极度疲倦，但是好似在盼着他们的来访。她表情非常温柔，听着两个寂寞孩子的哭泣，以及对整个场面的叙述。他们的感情天真强烈，他们向她讲述了一切。

她用一种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开始对他们说：

“不久以前有一个可怜半疯的老太婆被你们治愈了。孩子，在她死去之前，你们应该知道这些。我想起了当乘船顺流而下时，她为你们唱的歌：

布斯加尔妮埃，代·奥比埃结婚在即不用猜

“这是真的！”皮埃尔和维奥莱特感到震惊，他们心想，“这是真的！她全部预见到了。”

“对，对。”福莱特接着说，表情带着垂死的微笑，好像她听到了他们内心的独白。

“对，福莱特知道一切，猜到一切，我那天对你讲过……”

“你们看看，亲爱的小家伙，”福莱特好似在与他们进行心灵对话，“你们的父母孤独无依，非常孤独……在生活中感到寂寞的人，谁不想走出内心的孤独？啊！他们慈祥地爱着你们，但是你们还没有长到相当的年龄，无法在人生的道路上帮助他们，支持他们。他们仍旧很年轻，有权享有一点幸福。只有你们在撮合他们的婚事时，你们才能给他们这种幸福……对！对！现在，既然你们期望着欢乐，你们便值得这样去做，这事我清楚。孩子们，我等着你们的到来，再教你们了解人间生活的崇高准则。”

“要想创造真正的幸福，就应该无限地爱着他人，我们喜爱的人便会得到幸福。他们身上的幸福反应，就似我们照镜子看到自己一样。如果你们想真正得到幸福，亲爱的，我非常亲爱的小家伙，忘记点自己，而向女神之王求助吧。我一直不情愿在你们面前提到这位牺牲女神。去吧，小家伙，勇敢些：考虑考虑我给你们讲过的话，给我说声晚安。因为……”

……福莱特没继续下去。她像一盏将熄的灯火，已经达到力量的极限。孩子们理解她，再没说什么。他们分别吻了吻她蜡黄的额头，走了。二人都陷入了沉思。

夜幕忽然降临。地平线上，只看得见几丝残辉留下一抹淡红。这时一轮明月在幸福之夜的乳白色的蒸腾之中缓缓升起。在坦坦荡荡的大自然中，一只猫头鹰没有意识到这亲密的场面，冲着月亮发出第一声鸣叫。

尾声

许许多多日子过去了。夏天渐渐地深入，在更加苍茫的天空之中，开始出现“圣母玛丽亚之子”的缓慢队列。树上的树叶渐渐地变成红色。草地上，秋水仙低下娇嫩的头，它头上还有柔嫩的锦葵。对于那次棚架下的场面，以及他们对福莱特的拜访，皮埃尔与维奥莱特在一起只谈过一次。后来，由于心照不宣的默契，他们对这过于沉重的记忆只能保持沉默。

他们仍旧出外散步，一起玩儿。尽管他们的年龄不断地变化，但是他们的目光经常蒙上几丝忧郁。其实他们的目光也刚刚学会了看待生活。此外，他们再也见不到福莱特，也无法从她那儿得到欢乐，得到鼓励了。一天他们又回到磨坊，在门前却见到市镇上的一位妇人。

“你们来这儿干啥？”她问他们，双手叉在腰间，有点粗俗。

“看福莱特。”

“你们再不能见到她啦，小家伙，她病得很重。”这仆妇关上门。

她受人指派，前来照看他们的老朋友。后者身体之虚弱，生活已经不能自理，也不能接待他们了。

皮埃尔和维奥莱特感到格外痛苦。

在他们悲哀与懂事的过程中，他们渐渐记不得这条通往忧郁磨坊之路了。

从布斯加尔妮埃夫人方面来说，她忧心忡忡。在与儿子见面时，她好似都感到手足无措。在万佩尔再也见不着代·奥比埃先生。他整天地又消耗在打猎之中。两个人，无疑都同意做出牺牲。

在理解孩子们的痛苦之后，他们可能已经放弃了几乎拟就的结婚计划。对这件事，皮埃尔和维奥莱特则毫不知情。

然而有一天，当万佩尔的壁炉中首次跳耀着秋天的炉火，布斯加尔妮埃夫人静静地坐在壁炉前绣着花时，坐在她身边的孩子们好奇地伸长了耳朵。

有人敲门。

“请进！”说着，布斯加尔妮埃夫人一阵颤栗。

是代·奥比埃先生。他走上前，举止有点拘束，神情显得尴尬。他的手中固执地玩儿着表链。皮埃尔注意到，他衣冠不整。这次大家发现，他并没有打扮得鲜美漂亮出外散心。灰尘扑扑的皮鞋表明他走过长路。那条旧猎裤的膝盖处有个大折皱，从而失去了初购时的新美。

“夫人，”他说，声音有点枯涩，“请原谅我冒昧地闯来。我是有事才来的。我从市镇公证人那儿来，他替我找到了代·奥比埃城堡的买主。”

他抑制不住一声重重的叹息，强装出快乐补充说：

“我总算能从家传的老房子中摆脱出来了。报价是切实可行的。这样，我便能偿还你也了解的债务了。我只想恳请你帮个忙，夫人。住在这儿好像对你有好处，你的孩子也能得以茁壮成长……在十月一日前，你仍是我的房客……我请求你多住些日子……啊！请稍安勿躁。我再不会随时来打扰你，但是……我请求你……夫人……别拒绝。维奥莱特很喜欢她的小朋友住在这儿……再说……上帝，对！我吗，虽然不再来见你——因为在我搬家之前，还将有些商务问题需要解决——但是当我感到自己身边有人生活时，我也就不会有孤独感……这可能是一种幻觉，但是幻觉有时也是甜蜜的……这好似是幸福的一种反应……”

皮埃尔早已看着维奥莱特。从福莱特那儿回来后，孩子们无疑相互倾吐了许多心里话。因为，面对着皮埃尔询问的动作，维奥莱特低着头，这表明她同意她的朋友要讲的话。

“妈妈，为什么不留在这里，过整个冬天呢？”儿子问。在这种极端不安的沉寂之中，他这句话无疑引起了涟漪。

“这是什么意思？你的学习呢，皮埃尔？”布斯加尔妮埃夫人问，十分激动。

“我的学习！我的学习！我在这儿也学得很好。请个家庭老师，如果你需要的话，妈妈。对我来说，我也喜欢乡村小学，与维奥莱特一样。”

“你，在这里过冬？”

“为什么不？我在这儿生活不错。你也是，妈妈。我们将在这里恢复健康……一二年过得很快……此外，妈妈……”

“此外什么，亲爱的？”

“我好像觉得……我好像觉得……”他补充说，有点儿使劲，“你呆在这里很幸福……”

她脸红了，皮埃尔颇感难受，两眼湿润。但是他强挤出笑容，接着说：

“乡村的环境对你有好处，非常有好处，妈妈！在代·奥比埃先生上次来访之前，你就变了！有时候你唱起歌来……房间里也摆上鲜花……这对我来说是多么的欢乐。既然你身体不错，就应该请他多来走走……对，妈妈，我从来没看过你这样……从来没有……哪怕是我小的时候，你将我抱在腿上的时候……”

他说得一发不可收拾……

他母亲看着代·奥比埃，一切都显得有点拘束与激动。

她最终说话了：

“可是我不愿意让我们的朋友失去这次售房的机会……”

“啊，计划很简单，”代·奥比埃先生说，他无意识地、诚挚地流露出那份热情，“我有办法搞到自己需要的钱的……不，夫人，重要的是你能留在这里。走！不行，这绝不行。你很清楚，亲爱的夫人，你儿子皮埃尔说的什么……”

对话……进行得有点艰难……但是没有结束的意思。

沉重的钟声打断了谈话。钟声的回响沿着城堡的围墙消失了。缓慢的、有节制的，市镇教堂的大钟将其清脆的音符送上天空。这音符缓缓地震动着窗户，秋天的晚风已经为窗户蒙上一层水气。

“怎么！”代·奥比埃先生叫着说，“可能是丧钟！”

“对，先生，”一个女仆进来，她刚获悉可怜的福莱特夫人去世的消息。她的灵魂到了天国，甚至没有受苦。“他们刚抽出时间去通知神父与医生。正如她的守护人所说的一样，那一口气没上来就去世了。有位先生肯定地说，她至少活了一百多岁……”

“福莱特死啦！……”

皮埃尔与维奥莱特，他们的神经已经很是紧张，本能地抱在一起，童年苦涩的热泪潸然而下。

第三天早上是福莱特的安葬日。

两天来，皮埃尔一直高烧不止，而且异常悲恸。在葬礼前一小时，布斯加尔妮埃夫人对儿子说：

“小皮埃尔，我不认识你的老年朋友，但是我代替你出席她的葬礼。你，可怜的孩子，你应该呆在这儿，你真的病得很重，应该避免激动。你……”

“啊！妈妈！”皮埃尔愤怒地打断话头，“我，不去参加福莱特的葬礼？不可能！我不是不听你的话，但是这次，我敢肯定你不会执意不允的……”

“但是，小……”

“妈妈，我求你！你会使我非常痛苦的。不，不，你从不知道福莱特对我来说，甚至对你来说，她意味着什么……”

布斯加尔妮埃夫人没再说一个字，她吻了吻儿子，带他一直来到磨坊。

这是秋末一个非常甜美的早晨。在这期间，小鸟、昆虫、树木、花卉赶在即将来临的霜冻伤害之前，匆忙地释放出最后的芬芳与最后的啼鸣……福莱特在这个晴朗的日子走了……但是她是独自一人上路的……没有一个亲属、朋友……

黑漆的门槛前，代·奥比埃先生、维奥莱特与女看护，只有他们站在神父与合唱队的孩子们面前。合唱队孩子们的高帮皮鞋从那略为宽松的红衣裙后露出来。

在棺材四周，挖墓穴的人等着最后的祈祷。祈祷声绕着归天而去的灵魂飘翔。他们穿着黑色起皱的衣袍，神情笨拙。他们可怕的熟铜帽子上反射出太阳的光芒。

皮埃尔与维奥莱特的确悲恸不已，然而他们对这种葬仪的细节颇有兴趣。这仪式对他们来说，好似又害怕又难看。对皮埃尔这个小诗人来说，死人，童话故事中讲得并不多，但是却出现在现实生活之中。福莱特之死，就好像森林中的最后的梦境忽然逝去。

后来，当神父在唱诗篇之时，丧葬的队列走上了大路，在庄重的、肃穆的拉丁语诵歌声中行进着。这些古老与虔诚的音符飘荡在空中……他的心感动了……他明白了：哪怕是丧事之中也存在着美。

必须将棺材放到船上。当年福莱特非常警惕地守护着她的这只船。挖墓人笨拙地将棺木放在船上，而重压下的船首荡开水面直冲到河中。

场面是非常痛苦的。身着黑色服装的男人们笨拙地操纵着小船，以确保这支奇特的送葬队伍能在水面上航行。

皮埃尔甚至必须出手相助，拉着绳索。没有任何人比他更懂得操纵这神奇的小船，这船这时成了送葬船……

后来，来到了陆地。在到市镇的公墓之前，两个小家伙一直走在前面，随后是神父。神父所念出的圣诗从树荫下就如同在教堂的厅堂内一样，始终能上达天堂。

悲恸之日，殡葬之际

脱难之日，弃尘远去

“悲恸之日，殡葬之际，”小皮埃尔庄重地说。但是在公墓里，当福莱特的棺材被放进墓穴之中时，他的声音就像维奥莱特的声音一样，已经为眼泪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下葬后第二天，一位身着黑色服装的人来到万佩尔庄园。代·奥比埃与女儿正巧在那儿共进午餐。

这是市镇的公证人，一个严肃而又刻板的老人。

“先生，”他说，“我到奥比埃城堡来找你。我的麻烦可大啦。没人知道死者的自然继承人。我认为你是你，你很快就会明白是怎么回事，我必须立即开阅读书。”

“夫人，”代·奥比埃向他的女邻居征询道，“你是否允许我带这位先生到大厅去？我在你家……真的，我想先请朗波特先生休息一会儿，再一道去书房……”

“你请便吧，先生。”布斯加尔妮埃夫人说着，谨慎地退出门外。

应该说事情并不缜密，因为皮埃尔与维奥莱特已本能地跟着代·奥比埃先生走去，当时没人注意到他们。我们已经讲过，他们非常悲痛。然而，在这种年龄下，再痛苦的心情也不排斥好奇之心。

“维奥莱特，”皮埃尔低声地对他的女伴耳语说，“马上就要宣读可怜的福莱特的遗嘱了。最终会知道谁是……这幅画上的年轻英俊男子是谁！玛丽·克莱尔！最终，一切都将揭晓！”

“不可能！你这样认为？”

“我不是这样认为，我敢肯定。”

维奥莱特睁大眼睛，伸长耳朵。孩子们藏在大厅的门洞内，悄声不语。这时公证人朗波特坐在代·奥比埃先生面前，从公文皮包里拿出一个小信封。他从中抽出一张小纸，咳嗽一声，打开纸，再咳一声，开始讲话。

他庄重地说，声音感人而又低沉：

“我将要说的，先生，便是死者的遗嘱。”

“当然，”代·奥比埃先生接口说，“我可以想象。”

“是的，先生，这遗嘱与你有关。”

代·奥比埃先生被这发言人的小心谨慎搞得有点不耐烦。

“既然你要为我读遗书，我便猜到了一二。”

维奥莱特与皮埃尔全神贯注地伸长耳朵，就连苍蝇飞过的声音几乎都能听到。

“我开始了。”公证人神情肃穆，同时抹抹衣袖。

“是这样的，先生，请开始吧。”代·奥比埃先生回答说，摸摸胡须。

“这就是我的遗嘱，”公证人朗波特宣读着，“我起誓，玛丽……”

“哦！终于要听到亲爱的福莱特的真名了。”维奥莱特低声地说。

这些话把她毁了。

公证人敏锐的耳朵捕捉到这低语声。他的目光从那玳瑁圆框的眼镜上方瞟出，严厉地盯着那道门。他发现了孩子们。

“去吧！先生，”他说，“请关上门。我认为这孩子与这小姑娘好似还没有长到能听我们讲话的年龄……”

“肯定。”代·奥比埃先生关上门，将两个孩子挡在门外。他们又难堪又搞不懂，后来只好收起好奇心，而到隔壁房间里去找布斯加尔妮埃夫人。神秘的面纱仍旧没有揭开！

他们没等多久。一刻钟后，代·奥比埃先生前来找他们，激动地对他的邻居与孩子们说：

“这个……这个人……我们称作福莱特夫人吧，她最近几天才立了一个遗嘱。这有点古怪的遗嘱绝对有效，而且还相当令人感动。她将一半财产，这已足够多了，给了神甫与市长，请他们分给穷人。另外一半给维奥莱特，但是她已经将用益权给了我，以照料她的鸟儿。对你来说，小皮埃尔，她给

你留下……一只匣子。关于这个匣子，不许我作出解释……条件是你陪着她的遗体到墓地，因为她说‘应该爱到至死方休’。听到了吗，你的善良之心得到了回报。”

“出色的女人！”布斯加尔妮埃夫人大声说。

她面色稍为一红，补充说：

“你看，先生，我们之间已经不存在钱的问题。你们现在肯定比我们富有……”

皮埃尔再次看着维奥莱特。这次她几乎是笑意盈盈，做出一个同意的手势，这与上次会谈时的手势一样。这时，皮埃尔有点腼腆，也很不自然。他拉着母亲的手，放到代·奥比埃先生的手中：

“善良的福莱特早对我们肯定说过，”他说，“‘一月份之前，代·奥比埃与布斯加尔妮埃，结婚在即不用猜。’妈妈，她的预言应该兑现，我们一起住在城堡里！”

后来，皮埃尔掩饰着自己的激动，为了让他母亲与未来的继父不要受到打扰，他拖着维奥莱特来到花园。

维奥莱特马上感到她的朋友需要散心，她自己也很动情。

凉爽寂静的秋天，晴朗无云的天空显得苍白。市镇工厂排放的烟雾冉冉上升。

“皮埃尔，”她用手指指着工厂说，“应该接受弗朗索瓦的建议，应该经常去城里参观优美实用的东西，应该与工人们友好相处，爸爸很喜欢他们。要学会为未来学习，忘掉你的古老童话。”

“忘掉它们？”皮埃尔回答说，“哦！不！决不……但是只能了解这些童话故事就行了……这些都是可爱的故事……仅此而已。当然，我们仍旧应该回到森林去，现在，我是个男子汉了，进去也仅仅是为了好玩儿。我们一起讲过好些美好的故事，我一直喜欢它们。再说，在那儿，还可以想起福莱特！”

“你说得有理，”维奥莱特沉思着。人生的短剧令人早熟。她带着这种早熟的情感补充说：“因为亲爱的福莱特教会了我们对最佳女神的了解。”

“还有其它女神！是哪位？……”

“聪明女神，我的小皮埃尔……”

重大而可怕的事件

林青译

序

元月四日发生的重大而可怕的事件，其后果对西方两大国家影响之深刻比战争更为厉害。五十年来，许多书籍、回忆录、研究资料、真实的叙述和虚构的故事都由此事而起。一些见证人叙述了他们的印象，报纸收集了他们的文章。科学家发表了有关的著作。小说家从中想象出一些从未经历过的悲剧。诗人也吟唱有关它的内容。这悲惨的日子以及这日子之前和之后的情况都已显露无遗。同样显露出的还有此事对全世界二十世纪中的精神、社会、经济、政治方面的影响。

但仅缺少西门·迪博克的叙述。奇怪的是，只是通过一些常被认为是离奇古怪的报道才知道了他首先由于偶然机会，接着由于他那倔强的勇气，后来由于他那明智的热情使他投入冒险行动中时所起的作用。

今天，当各国人民聚集在英雄战斗过的场地上的高耸的雕像四周时，似乎已可以对传说提供一种不会使现实显得逊色的装饰。要是我们觉得这现实太接近这英雄人物的私生活，我们应当感到不安么？

西门·迪博克是完全属于历史的人物，在他身上，西方的心灵第一次意识到了自己。

第一部

一 求婚

“啊！这真可怕！”西门·迪博克大声说，“爱德华，您听着。”

年轻人把他的朋友从摆在小楼阳台上的桌子旁拉开，指给他看《最后消息报》，那上面有一则一位骑摩托车的人刚带到新湾的电报，这电报是用粗大字体印出来的：

五月二十九日布洛涅：一条刚进入港口的渔船的船主和船员今早宣称，在距英国和法国同样距离的地方，他们看见一只大船被巨大的倾盆大雨掀起，船身直立起来，船头倾斜，在几秒钟内就沉没了。

当时波涛汹涌，而直到此前为止一直十分平静的大海已那么不正常地翻腾起来，渔夫们不得不赶快划船逃跑，以免被风暴卷走。海洋当局已派遣两艘拖船到出事地点。

“喂，您怎么想的，罗勒斯顿？”

“的确，很可怕，”那英国人说，“前天是‘敦刻尔克城号’沉没，今天是另一艘，但都在同一海域中。这里有偶合……”

“这正是第二份电报所指出的。”西门继续念下去：

下午三时伦敦：在福克斯通与布洛涅之间沉没的船是鹿特丹—美国公司的横渡大西洋的“布拉邦特号”，它载有乘客一千二百人和八百名船员。没有找到一位幸存者。尸体开始浮出海面。

无可置疑，这可怕的灾难是像“敦刻尔克城号”在前天的沉没一样，是由于一星期来使加来海峡动荡的神秘的现象引起的，这海峡的好几艘船，在“布拉邦特号”和“敦刻尔克城号”沉没前，几乎遇难。

两个年轻人沉默下来。靠在俱乐部阳台的栏杆上，他们望着峭岩外的圆形的大洋。这时的海洋平静宜人，不发怒也不阴险，近处显出绿色或黄色的细纹，远处澄蓝得像天空，更远一点在静止的云彩下，像屋顶青石板那样呈灰色。

但在布赖顿上空，已向山冈斜照的太阳显现了，这时在海上现出一道金色的光带。

“阴险，阴险的海洋！”西门·迪博克低声地说（他的英语很好，但他总是和他的朋友说法语），“这阴险的海洋，它多美多吸引人！谁会想到它有那种毁坏和杀人的恶毒的任性！爱德华，今晚您要渡过英法海峡么？”

“是的，通过纽黑文和迪埃普。”

“一切将会顺利，”西门说，“海上已发生两次沉船，它该满足了。但什么事使您急着要走？”

“明天早上我要在迪埃普和一队水手见面，为了装备我的游艇的事。从那里，大概下午到巴黎去，在一星期内再到挪威去旅行。您呢，西门？”

西门·迪博克没有回答。他转身对着俱乐部的小楼，它的窗子上的爬山虎和忍冬正处在太阳的照射下。玩球儿的人已离开高尔夫球场，分散在彩色的太阳伞下。大家在喝茶。《最后消息报》在手与手之间传递，大家兴奋地评论着。有的桌旁坐着年轻男女，而他们的父母，或是一些老年的绅士在吃

糕点和饮酒。

在左边，越过天竺葵的花坛可以看到高尔夫球场那稍微起伏的天鹅绒似的绿色草地。在很远的一端，一位由两个球童伴着的最后玩球者显出他高大的身影。

“巴克菲勒勋爵的女儿和她的三位女友一直在用眼睛盯着您。”爱德华说。

西门微笑起来。

“巴克菲勒小姐看我，那是因为她知道我爱她。她的三位女友看我，是因为她们知道我爱巴克菲勒小姐。一位爱恋中的男士总是构成一种形象，它对那被爱的人是愉快的，对没有被爱的人是不快的。”

西门说这些话时没有一点虚荣的语气。人们不会遇到一个比他更有自然吸引力和更富有朴素的魅力的人了。他脸上的表情、蓝色的眼睛、他的微笑、从他身上流露出来的某些特别的东西混合着力量、机灵、健康的愉快、自信、对生活的信心，一切都具有特别的有利条件，使他神情潇洒，令人着迷。

他非常喜欢运动。他是和那些崇尚体育和理性方法的战争年代的法国青年一起成长的。他的举动和他的态度表现出经过逻辑训练的和谐，而且显出能遵守智力活动的规律地从事艺术研究，拥有各种形式的美感。

事实上，学业的结束对他来说并不像对许多人一样，是新生活的开始。即使由于精力过度充沛，他不得不把精力分散一些于对体育的雄心壮志上和在欧洲与美洲的运动场上打破纪录上，他也从不让自己的身体显得比头脑更重要。在任何情况下，他每天都保留两三个小时单独静处，阅读并沉思有益于精神的事。他继续怀着学生的热情延长着学校生活和体育活动，直至形势命令他选择他的道路。

他非常热爱的父亲对此感到奇怪：

“西门，你到底要怎样？你的目的何在？”

“我训练自己。”

“目标在哪里？”

“我还不清楚。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总有一个时刻会到来，因此应当作好准备，武装自己，整理好思想，训练好肌肉。我将作好准备。”

这样，他到了三十岁。就在这年年初，在尼斯，由于爱德华罗勒斯顿的介绍，他认识了巴克菲勒小姐。

“我肯定会在迪埃普见到您父亲，”爱德华说，“他会感到惊讶，因为您没有如上月约定的和我一起回去。我该对他怎样说呢？”

“请对他说我还要在这里停留一些时间……或是不要说什么……我将给他写信……也许是明天写……或许是后天写……”

他抓住爱德华的手臂说：

“你听着，”他有时对他的同伴用“你”而不用“您”说话，“听着，要是我向巴克菲勒小姐的父亲提出求婚的事，你认为他会怎样？”

爱德华·罗勒斯顿显出惊讶的样子。他犹豫了一会儿说：

“巴克菲勒小姐的父亲被称为巴克菲勒勋爵。也许您不知道巴克菲勒小姐的母亲，那位可敬的康斯坦斯夫人已逝世六年多，她是英国乔治三世的一个儿子的曾孙女，因此按她的血统应列为皇家第八位。”

爱德华·罗勒斯顿怀着极大的热忱说这些话，以致那不尊重这些的法国人西门不禁笑起来。

“哎哟，第八位！那么巴克菲勒小姐可以达到十六位，她的儿女会是第三十二位！我的机会少了。关于皇家血统的事，我只能宣布我的曾祖父是猪肉熟食商人，他曾投票赞成把路易十六砍头。这不算什么。”

他拖住他的友人说：

“帮帮忙。巴克菲勒小姐这时是单独一个人。你去管着她的女友们，这样我可以和她说几分钟的话，时间不会再多……”

爱德华·罗勒斯顿是西门的运动伙伴，他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年轻人，但脸色过于苍白，身体过于瘦削，由于身材过高他习惯于弯腰。西门知道他有許多缺点，其中的一些缺点是喜欢饮威士忌酒，到小酒店去闲逛，生活随便。但这是一个忠心的朋友，西门感到他怀有真实的感情和忠诚。

他们两人走过去。爱德华坐在三位女友的旁边，巴克菲勒小姐则迎着西门·迪博克走来。

她穿着一件非常朴素的布衣裙，没有任何时髦的装饰。从她衣袖的细纱中看到的手臂、裸露的脖子、面孔、前额都具有太阳和新鲜空气在浅褐色皮肤的人的身上引起的柔暖感觉。在她那几乎是漆黑的眼睛里有金色的闪光。她那像金属般发亮的头发在颈背上结成一个沉重的髻。这些细节只有长久观察才会看到，只有当人们为她美丽的全貌显示出的奇特形象而分心时才会看到。

西门·迪博克还没有达到这种地步。在巴克菲勒小姐的温柔眼光之下，他脸色有点发白起来。

他对她说：

“伊莎伯勒，您下决心了么？”

“像昨天一样没下决心，”她微笑着说，“明天我会更下不了决心，当行动的时刻到来时。”

“但是……我们相识已有四个月了。”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当无法挽回的行动将完成时，我询问您的理智……”

“更确切的是我的爱情。西门，自从我爱上您后，我还没有发现在我的理智和爱情之间有任何不相符之处。因此，明早我和您一起离开……”

“伊莎伯勒……”

“您宁可我明晚和我父亲一起走么？他向我建议，他强求我去作三四年的旅行。您选择吧。”

他们两人虽然在说这样严重的话，但在他们内心深处颤抖的感情并没有使他们的面容改样。在他们两人靠近时，他们似乎感到了和平与力量为他们提供的幸福。像西门一样，巴克菲勒小姐身材高大、仪态万方。他们模糊地感到他们会组成特殊的一对，命运会为他们准备更高尚、更激动、更强有力的生活。

“好吧，”西门说，“但请允许我至少向您父亲进行一些解释。他还不知道……”

“西门，他什么都知道。正是由于他和我的继母都不喜欢我们恋爱，他想使我远离您。”

“伊莎伯勒，我还是要去做。”

“那您就去对他说吧。如果他拒绝，今天就先不要再来看我了，西门。明天，中午稍前，我将在纽黑文港口。您在船的舷梯前等我。”

西门又说：

“您看到《最后消息报》了么？”

“看到了。”

“这次渡海您不害怕么？”

她微笑起来。这时他俯身向前，吻了她的手，再没有说什么别的话。

巴克菲勒勋爵是英国的贵族，最初与英国国王乔治三的一个儿子的曾孙女结婚，她死后又与福勒贡布里泽公爵夫人结婚。由于他的第二位妻子或由于他自己的财产，他拥有一座城堡和它的近郊，从布赖顿到福克斯通，他几乎可以不用走出他的家门。现在他停留在高尔夫球场上，他那在远处的身影在起伏的场地上时隐时现。西门决定利用这机会去见他。

他坚决地走去。虽然伊莎伯勒已警告过他，虽然他通过伊莎伯勒和爱德华知道了巴克菲勒勋爵的真实天性和偏见，但他记得这位勋爵一直对他是很客气的。

这一次的握手充满善意。勋爵的面孔比起那又瘦又长的身体显得圆滚滚、胖乎乎的、过分红润，有点粗俗，但不缺文雅，显出满意的神气。

“年轻人，您大概是来和我告别的吧？您知道我们要走了，对么？”

“正是这样，巴克菲勒勋爵，正是因为这样，我有几句话要对您说。”

“好极了！好极了！我听您说。”

他用双手造了一个小沙堆，在这沙堆顶上放上他的球，然后挺起身来，拿住他的一个球童递给他的球棒，摆好姿势，身体挺直，左脚稍为向前，两腿稍微弯曲。他作了两三次模拟的动作以保证方向准确，又想了一想并计算了一下，然后突然挥动球棒，向下打去。

小球在空间跳动，立即斜向左面飞去，接着在避开一丛阻挡的树后，又回到右边，落在离球穴几米远的草地上。

“好极了！”西门·迪博克大声说，“打了一个漂亮的球！”

“不坏，不坏。”巴克菲勒勋爵说，同时又往前走。

西门不让自己对这种开始谈话的奇特方式感到不安。他直截了当地解释：

“巴克菲勒勋爵，您知道我的父亲是谁，他是迪埃普的船主，他拥有法国最大的商船队，在这方面，我不多说了。”

“迪博克先生是位优秀人物，”巴克菲勒勋爵同意地说，“上月在迪埃普我有幸和他握过手。是位优秀人物。”

西门高兴地继续说：

“至于我，我是他的独生儿子。我的财产由于是来自母亲方面，所以是独立的。二十岁时我曾乘飞机连续不着陆地横穿撒哈拉。二十二岁时我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剑术和游泳两项运动中获得好成绩。二十五岁时我是全能运动的世界冠军。在此中间还搀杂着在摩洛哥竞赛中获得四次嘉奖令，预备役中尉的头衔、军事勋章、营救勋章。还有，不过我忘记了……我还是文学学士，我对希腊美学的研究获得法兰西学院的桂冠。现在，我二十九岁。”

巴克菲勒勋爵用眼角看看他，低声地说：

“不错，年轻人，不错。”

“对于将来，”西门立即继续说，“我将简短地说。我不喜欢计划，但是人们提议我在八月的即将举行的选举中竞选议员。当然，我对政治不甚感兴趣……但是，必要时……还有，我还年轻……我总会在阳光下占有一席之

地，对么？只是，有一件事……巴克菲勒勋爵，至少是从您的观点来看……我的姓名是西门·迪博克……这个姓没有贵族的缀字……也没有头衔……不是么？”

他毫不尴尬地说，语气愉快而开朗。巴克菲勒勋爵也没有显出不耐烦，脸上一直保持着和蔼。西门笑着说：

“我了解地位的重要，我很想向您提供一份比较复杂地具有纹章、题铭和羊皮证件的族谱。可惜做不到！不过，必要时我们可以追溯我们的祖上到十四世纪。对，巴克菲勒勋爵，在一三五二年，马修尔·迪博克这位迪埃普附近布朗克梅斯尼城堡的农仆由于偷窃被罚打五十棍，但迪博克家的人从父到子继续勇敢地耕作。博克的农庄现在还在，博克是树丛的意思……”

“对……对……我知道……”巴克菲勒勋爵插话说。

“啊！您知道？”年轻人有点窘迫地说。

巴克菲勒以老绅士的姿态、打断别人说话的语气，显出他要说的话的重要性。

巴克菲勒勋爵说：

“对，我知道……出于偶然……上个月我经过迪埃普时，我调查了我的家史，我家原是诺曼底人。巴克菲勒这个字，您也许不晓得，是英语巴克维勒这个字的讹用。在征服者纪尧姆的军队中曾经有一个名叫巴克维勒的人。您知道在那地方有一个这样命名的郊区么？在十五世纪时有一个在伦敦签署、在巴克维勒登记的文件，通过这文件，巴克维勒伯爵，即奥普格尔和古雷勒侯爵，批准给予他的臣属布朗克梅斯尼对博克农庄拥有司法权……就是在这个农庄里，可怜的马修尔挨了棍打。奇怪的偶合，有趣得很……年轻人，您认为怎样？”

这一次，西门被击中要害。他不可能怀着更多的礼貌和坦率作出适当的回答。通过显示族谱的历史这件小事，巴克菲勒勋爵表示出，在他看来，年轻的迪博克的地位还比不上在有势力的英国贵族巴克菲勒伯爵、布朗克梅斯尼领主眼中的十五世纪的农仆。西门·迪博克的头衔和成绩：世界冠军、奥林匹克的胜利者、法兰西学院的桂冠、全能体育健将，这一切都在一位英国贵族的天平上毫无重量。这贵族意识到他的优越地位，对向他女儿求婚的人持此优越感作出判断。但西门·迪博克的优点是属于那种人们以出于不自然的客气和有礼的握手的恩惠而慨慷地确认的。

这位老绅士的表现和心意是那么明显，他的傲慢、偏见、严格、固执是那么清晰可见，以致西门不愿忍受被拒绝的屈辱。他用相当无礼的讽刺的口吻说：

“巴克菲勒勋爵，当然我无意像这样就变为您的女婿……在一两天之间就变成您的女婿，而没有获得这样特别受宠爱的优点。我提出的要求首先是在作为一个农仆后代的西门·迪博克为了得以与一位巴克菲勒家的小姐结婚所应完成的条件上的。我认为，既然巴克菲勒家族有一位祖先曾是胜利者纪尧姆的战友，西门·迪博克为了重新获得尊重也应征服……例如一个王国，像英国的一个胜利的私生子那样。是这样么？”

“年轻人，差不多是这样。”老贵族有点儿由于受到攻击而困惑地回答。

“也许，”西门继续说，“他还应当完成一些超人的行动，国际性的壮举，关心人类的幸福？首先要当胜利者纪尧姆，接着当赫尔克里和唐吉诃德

……那时也许可以相互理解。”

“年轻人，可以相互理解。”

“这就是一切了么？”

“不完全是。”

巴克菲勒勋爵恢复了镇静，怀着好意地说：

“在很长的时间内，我要保证巴克菲勒小姐的自由。您得在一定时间内取得胜利。迪博克先生，您是否认为我把这时间定为两个月是过于苛求？”

“巴克菲勒勋爵，这太宽容了，”西门大声说，“二十来天就足够了。想想看，在二十天内表现我可以与胜利者纪尧姆相比，与唐吉诃德对抗，这对我足足有余。我从内心深处感谢您。巴克菲勒勋爵，不久会再见面。”

西门·迪博克相当满意这场谈话，因为可以摆脱面对老绅士的拘束了。他回到俱乐部的小楼。在谈话中，伊莎伯勒的名字甚至没有被提过。

“怎样，”爱德华·罗勒斯顿问道，“您提出要求了么？”

“差不多。”

“回答呢？”

“很好，爱德华，很好，那个你看到的在那里把一个小球打入一个小洞的人，不可能不成为西门·迪博克的岳父。只要一点……我不清楚是什么……一个神奇的，一件改变世界面貌的大事。这就是一切。”

“西门，”爱德华说，“像这种事件是罕有的。”

“那么，我的好罗勒斯顿，希望事情按照我的和巴克菲勒小姐的意愿发生！”

“这是什么意思？”

西门没有回答。他看见伊莎伯勒从小楼中走出。

少女看见他时就停了下来。她离他有二十步远，表情严肃但微笑着。他们彼此交换的眼光中含有两个年轻人在生活的开始所互相允诺的柔情、忠诚、幸福和肯定。

胜利者纪尧姆（1027—1087）本为诺曼底公爵，后来成为英国国王。赫尔克里是罗马和希腊传说中的大力士。唐吉诃德是西班牙十七世纪小说家塞万提斯的杰作中的主人翁。——译注

二 渡海

翌日，在纽黑文港，西门·迪博克得知前一天晚上六时左右，有一条八人驾驶的渔船在可以看见锡福德那个几公里远的小港口前沉没了。从海岸上人们可以看到飓风。

“船长，怎样？”西门问那位他在迪埃普认识的船长，此人将在这天的渡船上执行任务。“您认为怎样？又是沉船！您不认为这已开始令人不安么？”

“我知道，很不幸！”船长回答，“十五位乘客放弃登船，他们害怕了。但是，这不过是偶然事件……”

“船长，这些偶然事件重复发生，现在在英法海峡到处发生……”

“迪博克先生，在全英法海峡上，也许同时有几千条船。每条船都冒有自己的危险，但应承认这危险是微小的。”

“今晚渡海会顺利么？”西门想到他的朋友爱德华时问道。

“很顺利，在两个方向中都顺利。我们的船也是如此。‘玛丽王后号’是一条坚实的船，两小时可走六十四海里。迪博克先生，请放心，我们会顺利离开，顺利到达。”

船长的话虽然向年轻人作了保证，但不能抹去他心中的担心，这种担心在平时是不会触动他的。他选了两个舱房，中间有一个客厅将它们隔开。由于还有二十五分钟要等待，他便到海港码头去了。

他在那里看见的是一片混乱。靠近售票处、酒吧间、厅堂的地方，人们在黑色的台子上写着电报，一些脸带忧心忡忡的神情的旅客来来往往。有的人围着一些消息灵通人士，而那些人正在高声地说话而且打着手势。很多人要求退票。

“瞧，石灰岩老爹。”西门思忖着，他从那些坐在酒吧间的人中认出了他从前的老师。

他过去看见这位老师在迪埃普的街道上出现时总是习惯于走开，现在却走上前去坐在了老师的旁边。

“身体好吗，亲爱的老师？”

“是你，迪博克。”

老师头上戴着一顶过时的旧得发黄的高帽儿，像神甫般的脸上那肥大的双颊下垂到肮脏的假领上。作为领带的是黑色的带子。背心、上衣和外套上有退淡了的绿色斑点，衣服上的四个纽扣已掉了三个，这些衣着显得比帽子更古旧。

石灰岩老爹——大家只知道他的这个绰号——曾在迪埃普中学教授自然科学长达二十五年之久。他首先是一位具有真实价值的地理学家，他获得这绰号是由于他对诺曼底河岸沉积岩形成的研究。他的研究现已扩展到海洋深处，虽然已六十多岁，他仍拼命地热情地进行研究。去年九月，西门还看见这位身体肥胖、沉重、因风湿病而行动困难的人，穿上潜水服对圣瓦莱里—安—戈地域进行第四十八次潜水。从勒阿弗尔到敦刻尔克，从朴次茅斯到多佛尔，整个英法海峡对他没有任何秘密。

“亲爱的老师，您一会儿回迪埃普么？”

“正相反，我是从那儿来的。我知道了英国轮船沉没的事后，我在晚上渡过海峡……你知道……在锡福德和丘克梅尔河口之间的地域么？今早我已

开始对那些游历过古罗马营地和看到一些事物的人进行调查。”

“怎样？”西门焦急地问。

“他们在离海岸一英里的地方看见波涛以极快的速度围着一个中心旋转，这中心向深处陷下。突然间，一条混杂着沙石的水柱直喷起来，然后像烟火那样落下洒到四面八方。这真壮观。”

“船呢？”

“船么？”石灰岩老爹似乎不了解这无关重要的细节，“啊！对，船么，它消失了。”

年轻人不吭声了，过了一会儿又说：

“亲爱的老师，坦率地回答我。您认为渡海有危险么？”

“你疯了么？这好像是问我打雷时是否应当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当然，雷会落在这儿或那儿的……但周围总有空地。还有，你不是擅于游泳么？只要有点危险，你就立即潜入水中……不要犹豫！”

“亲爱的老师，您的想法如何？您如何解释这一切现象？”

“怎样解释？啊，这很简单。首先，你应记起一九一二年在索姆河发生的真正的地震。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震动与英法海峡的一个地域的动荡偶合，这动荡发生时没有人发觉，但引起了极大的注意，成为我近来研究的起点。还有，这种动荡在圣瓦莱里对面发生，我在那里看见目前的龙卷风的先兆。我记得，看见你在这同一地点潜水曾使我惊讶。从这里得出结果……”

“得出什么结果？”

石灰岩老爹中断了谈话，接着抓住年轻人的手，突然改变了话题。

“迪博克，你看过我写的关于英法海峡的峭崖的小册子么？没有看过，对么？要是你看了，你就会知道有一章标题为《二 年英法海峡将发生的事正在实现中》。你会知道，我预言了一切。不但是有关沉船和龙卷风的事，而且还有一些故事的预言。对，迪博克，不论二 年或三 年或下星期，我都认真地预言有一天将发生空前的使人惊愕但又是那么自然的事。”

他兴奋起来，汗珠从他的双颊和前额流下。他从上衣内袋里拿出一个摩洛哥皮制的狭长带锁的皮包，这皮包既破又旧，样子和发绿的外套及发黄的外套及发黄的帽子很相称。

“你想知道真相么？”他大声说，“就在这里面。这皮包里装有我的一切观察，一切假设。”

他把钥匙插进锁里，这时船码头那边响起惊呼的声音。酒吧间桌子旁的人都走光了。西门也不再管石灰岩老爹，跟上了那些跑入电报室的人群。

那里有来自法国的电报。其中之一报告每周来往于加来、勒阿弗尔和瑟堡之间的航船沉没的消息，并宣布在英法海峡底下的隧道倒塌，幸而没有人遇险。另一份电报，人们随着它的译出看到：“迪埃普附近的阿利灯塔看守人在清早看见五股水和沙几乎是同时在离海岸两海里的地方喷出，使沃勒和普尔维尔之间的海面动荡。”

这些电文引起惊惶的叫声。海底隧道的坍塌，使十年的工程化为乌有，几十亿法郎付诸东流……显然是一场灾难。但第二封电文的内容似乎更可怕。沃勒！普尔维尔！迪埃普！这是船只要经过的海岸的洋面！就是在这些遭到灾难的地域，这船将在两小时后到达——出发时经黑斯廷斯和锡福德，

到达时经沃勒、普尔维尔和迪埃普！

人群冲向售票处，包围了码头经理和副经理的办公室。二百位乘客冲到船上去取回他们的包裹和箱子。那些惊慌的人们，在箱子的重压下弯着腰，冲上即将离开的火车，好像海堤、码头、峭崖的堡垒都保护不了他们免遭可怕的灾难。

西门发起抖来。别人的惊惧使他深受感染。这连续发生的神秘的现象意味着什么？他似乎只能接受一种自然的解释。什么样的看不见的风暴使一个平静的海洋深处变得如此波涛汹涌？为什么这些突然而来的飓风发生在有限的圆圈中而且只影响一定的地域？

在西门的身旁，嘈杂声加强了，出现了各种场面。其中有一场面使他感到难过，因为它是发生在法国人之间的，他更清楚他们所说的话。这是一家人：父亲、母亲都还年轻，还有六个儿女，最小的只有几个月，睡在母亲怀里。妻子绝望地恳求她的丈夫：

“我们呆下来，我求你，没有什么强迫我们……”

“我的可怜人，是有事必须走……你看到我合伙人的信……而且，说实在的，没有什么可担忧的。”

“我求你……我有预感……你知道我不会错……”

“你愿让我单独渡海么？”

“啊！那不行。”

西门再也没听下去。但他永远也不会忘记那可爱的妻子的呼喊，当母亲的痛苦的表情，这时候她正用眼睛看着她的六个儿女。

他走掉了。时钟已指向十一点半，巴克菲勒小姐大概在路上了。当他走到码头时，他看见了一辆从街道转角处出来的汽车，在车门口出现了伊莎伯勒浅棕色的面孔。一下子他的许多坏想法都消失了。虽然此前他只须等少女二十分钟，虽然他不怕痛苦，但他知道这最后的二十分钟是难过和焦急的。她会遵守诺言么？不会有意外的阻碍吧？现在伊莎伯勒到来了。

在前一天，他们为小心谨慎起见，决定在上船之前不再相见。但西门一看见她从汽车上下来，就跑上前去相迎了。她穿着灰布大衣，手里拿着一条用布带捆着的花格子旅行毯子，后面跟着一个船员拿着她的旅行袋。西门对她说：

“对不起，伊莎伯勒。但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事，我不得不和您商量。电报宣称发生了一系列的不幸事故，而且正是在我们要经过的路途上。”

伊莎伯勒似乎并不担心。

“西门，您对我说话的语气是这样平静，似乎和您所说的不合适。”

“我很高兴见到您。”他低声说。

他们的眼光长久地深情地联在一起。接着她说：

“西门，要是您独自一人，您干什么？”

他犹豫着没回答。

“您要走，”她说，“我也是……”

她走上舷桥。

半小时后，“玛丽王后号”离开了纽黑文港口。这时候，一向能控制住自己，甚至在最热切激动的时刻也认为自己能控制住感情的西门却感到双腿发抖，眼里充满了泪水。幸福的感受使他几乎支持不住。

西门从来没有恋爱过。爱情是他不急于等待的事情之一，他认为不必作

什么准备去那些会损害感情的热烈的冒险中寻找它。

“爱情，”他曾说，“应当是与生活混和在一起而不是加上去的。它不是目标而是行动的原则，是最高尚的事物。”

自从巴克菲勒小姐的美貌使他着迷的第一天起，他很快就知道了，直至他生存的最后时刻，别的女人在他看来都不算什么了。同样的不可抗拒和审慎的感情冲动也使少女倾心于西门。她在法国南部长大，说法语像她的母语一样。她在西门身上没有引起那种不同种族几乎都会产生的不舒服的感觉。使他们联结的力量比使他们分开的力量要强得多。

奇怪的是，在恋爱的四个月中，虽然爱情像不断绽开的、一直是美丽的鲜花，但他们没有过长谈，而一般的恋人往往渴望相互询问，一方想方设法深入到对方那未知的心灵中。他们很少谈话，更少谈自己，好像他们让那日常的甜蜜生活自己去揭开神秘的面纱。

西门只知道伊莎伯勒并不幸福。她十五岁时就失去了她爱慕的母亲，她在父亲身旁没有得到能安慰她的感情和抚慰。还有，她母亲死后，巴克菲勒勋爵立即陷于福勒孔布里泽伯爵夫人的统治下。这位伯爵夫人生性傲慢、虚荣、专横，几乎一直住在她在戛纳的别墅或黑斯廷斯附近的巴图城堡中，但她的恶毒的行动或远或近，或通过语言或书信，施加在她的丈夫和他的女儿身上，对这位少女，她怀着一种病态的妒忌来折磨她。

很自然地，伊莎伯勒和西门有了相互允诺，也很自然地碰撞到巴克菲勒勋爵的顽固的意志和他的妻子的仇恨，他们只有一种解决办法：离开。这种办法的提出没有通过夸大的言词，没有痛苦的斗争或反抗就被接受了。双方都自由地做了决定。在他们看来，这种行动很简单。他们诚实地决定延长他们的订婚期，直至一切阻碍排除。他们朝着未来走去，像朝向一个光明的令人感到热爱的地方走去。

在海洋上，在微风持续地吹动下，海开始轻轻起伏。云彩在西边散开，而且相当遥远，使人觉得安心，相信会平静地渡海和享受灿烂的阳光。渡船不管波涛的袭击，在向目的地驶去，好像没有任何力量能使它离开规定的航道。

伊莎伯勒和西门坐在后部甲板的一条凳子上。少女脱去了大衣，露出了脖子，她那穿着细麻布衬衣的手臂和肩膀迎着风吹。再没有比阳光在她的金色头发上闪动更可爱的了。严肃而耽于幻想使她闪着青春和幸福的光亮。西门狂热地看着她。

“伊莎伯勒，你不后悔么？”他问。

“一点也不。”

“不害怕么？”

“在您身边为什么会害怕呢？没有任何事威胁我们。”

他指指海洋。

“也许是它。”

“不是的。”

他向她叙述了前一天和巴克菲勒勋爵的谈话以及他们同意的三个条件。她觉得很有意思，说道：

“我可以向您提出一个条件么？”

“伊莎伯勒，什么条件？”

“忠诚，”她严肃地说，“绝对的忠诚。始终不懈。要不我不会原谅你

的。”

他吻她的手并说道：“没有忠诚就没有爱情。我爱您。”

在他们四周旅客很少。头等舱的乘客更加惊慌。但除这对未婚夫妇外，那些坚持的人由于某些迹象而透露出他们秘密的不安和恐慌。在他们左边是两个年纪很老的牧师，一个较年轻的人伴随着他们。这三个人无动于衷，这些人是对着‘大力神号’沉没而唱赞美诗的英雄们的兄弟。但他们的手合拢着像在作祷告。在他们右边站着那对法国夫妇，西门曾听到他们痛苦的谈话。父亲和母亲紧紧相互靠着，用热切的眼光看着天边。四个大的男孩，身体全都很健壮结实，两颊红润，他们走来走去打听消息，再带回给父母。坐在父母脚下的一个小女孩不说话，一直在哭。母亲在喂第六个小孩，他不时转向伊莎伯勒并微笑。

这时微风变得凉爽。西门俯身对少女说：

“伊莎伯勒，您不觉得冷么？”他问道。

“不冷……习惯了。”

“虽然您把箱子留在下面了，您却带着这格子旅行毯上来的。为什么您不打开它？”

的确，那旅行毯一直用皮带捆着。伊莎伯勒甚至把这带子的一条狭长的布带绕在了固定那把凳子的一条铁棍上。

“我的箱子里没有贵重的东西。”她说。

“这旅行毯子也不贵重，我想。”

“很贵重。”

“真的，为什么？”

“那里面有一个我母亲很重视的小型肖像，因为它是被英王乔治杀死的她的祖上的肖像。”

“这肖像只有纪念的价值吧？”

“不。我的母亲用最美的珍珠镶在它四周，这使它今天具有难以估计的价值。她为我将来作准备，把它变为了我个人的财产。”

西门笑了起来。

“这真是个保险箱……”

“的确，是这样，”她也笑起来说，“肖像是钉在这旅行毯子的中间，有带子捆好，没人会想到去找它。您想，我变得迷信起来，这个珍宝像是护身符那样……”

他们沉默了很久。海岸线看不见了。浪涛越来越汹涌，“玛丽王后号”有点颠簸起来。

这时候，他们越过了一条白色的漂亮的游艇。

“这是保泽伯爵的‘海狸号’，”四个男孩中的一个大声说，“他到迪埃普去。”

在游艇的布篷下，有两位女人和两位男士在进午餐。伊莎伯勒低下头去以免被看见。

这轻率的举动使她觉得不愉快，过了一会儿她继续说起话来——这期间他们交谈的话将铭刻在他们的记忆中。

“西门，您认为我有权利离开，对么？”

“啊！”他惊讶地说，“难道我们不是互相爱恋着么？”

“是的，”她低声说，“我不得不在一个女人身边生活，这女人的唯一

欢乐就是咒骂我的生母……”

她再没说下去。西门把他的手搁在她的手上，再没有比这种抚摸的甜蜜更能使她安心的了。

那四个走开的男孩子又跑回来。

“我们看见和我们同时离开纽黑文港口的从迪埃普开出的船只。它叫‘戈城号’。在一刻钟内我们会交叉驶过。妈妈，你看，不会有危险。”

“现在是这样，但以后呢？当我们驶近迪埃普时……”

“为什么？”丈夫提出异议说，“其他的船只没有发出特别的信号。奇异的现象已移动、远去……”

他的妻子不回答。她的脸上仍然保持着可怜的表情。在她的膝下，小女孩不停地流着沉默的眼泪……

船长从西门身旁走过并打招呼。

几分钟又过去了。

西门低声地说着爱恋的话，但伊莎伯勒没有听清。那小女孩的哭泣终于使她不安起来。

不久，一阵风掀起波浪。白色的泡沫到处涌起。没有什么特殊的事发生，风迅速横吹过，掀起的波涛涌上来。但为什么起伏的波涛只在一个地域出现，而且正是在船只要经过的地方？

那对夫妇站了起来。其他人俯向舷墙。人们看见船长急促地爬上船尾的楼梯上。

这一切突然地发生。

在全神贯注于自己的伊莎伯勒和西门一点也没有感到发生了什么事之前，千百声可怕的呼喊从整条船上响起，从右到左，从船头到船尾，甚至从船底，好像人们的头脑萦绕着一些可能发生的事件，好像从离岸的时刻起，所有人的眼睛都在窥视着微小的预示信号。

可怕的景象！好像船头对准一个目标中心似的，在三百米远的前方，一个麦束形的水柱冲出了海面，在天空散开岩石、泥流、水柱，然后在汹涌的波涛的圆形中和半露的深渊中落下。飓风带着野兽的吼叫在混乱中旋转。

突然间，在惊呆的人群中出现了一片沉寂，这是在不可避免的灾难来临之前的死亡的沉寂。接着，一声撕裂空间的响雷传来。接着，船长站在他的岗位上，大声发号施令，试图盖过所有可怕的声音。

在一秒钟内，人们还希望着得救。船只拼命挣扎，好像要在一条切线上滑出它将掉进去的可怕圆圈之外。徒然的希望！这圆圈又再扩大了。水波涌起迫近。一堆石头压坏了船的烟窗。

呼喊声和旅客的惊惧又发生了，大家盲目地涌向救生艇，一片混乱……

西门不再犹豫。伊莎伯勒是个游泳能手。必须试试冒险。

“来吧，”他对站在他旁边用手搂着他的少女说，“来吧，快。”

当她本能地抗拒所建议的行动时，他更用力地抓住她。

她恳求他说：

“啊！这多可怕……这些小孩子……那哭泣的小女孩……我们不能救他们么？”

“来吧。”他以主宰者的口吻说。

她还在抗拒。于是他双手捧着她的头，吻她的嘴唇。

“来吧，亲爱的，来吧。”

少女支持不住了。他扶起她，跨过舷墙。

“不要害怕，”他说，“我负责一切。”

“我不害怕，”她说，“和你在一起我不害怕……”

他们两人向前冲去……

三 西门，永别了

那条驶过“玛丽王后号”的游艇“海狸号”二十分钟后救了他们。至于那从迪埃普开来的船“戈城号”，经后来的调查，当时船员和乘客强迫船长逃离了出事的地点。人们看到了巨大的龙卷风，船头被抛到波浪之上，船身整个立起来，然后像落在弹坑里那样掉下，海洋在翻滚，好像在疯狂的力量攻击下爆裂开，波浪在圆圈内疯狂地旋转。这一切是那样可怕，以致女人们晕倒，男人则用手枪威胁船长离开。

“海狸号”开始时也曾逃走，但保泽伯爵从望远镜中看到了西门手上挥动的手帕，便不顾他的朋友们的拼命反对，在获得水手们同意后绕了个急弯，但同时也避开和危险的区域接触。

海面平静下来了。这次爆发经历了大概不过一分钟。现在大家可以说海怪休息了，像野兽饱餐肉食后那样满足了。狂风平息了。旋风分散成为对抗的气流，互相斗争，彼此消灭，再没有翻滚的波涛，没有浮起的泡沫。轻拍的小浪在沉没的船上展开一条巨大的起皱的尸布，在这尸布下演完了五百人死亡的悲剧。

到了这种时候，营救就比较容易了。伊莎伯勒和西门两人在还能坚持一些时间时被救起，并被送到游艇的两个舱房里，人们给他们拿来了替换的衣服。伊莎伯勒甚至没有晕倒。船马上就开走了，大家都想赶紧离开那可怖的地点。海面突然的平静似乎和它的汹涌一样危险。

直到法国海面，一直平安无事。天气正常，但给人以沉闷和威胁感。西门·迪博克换好衣服后立即去会见伯爵和他的朋友们。关于巴克菲勒小姐，他感到一点尴尬，他谈到她时把她当为在“玛丽王后号”上偶然碰到的一位女友，在发生沉船事件时他正在她身旁。

其余的事，人家没有问他。大家仍然感到担心，总想到会发生什么事，还有别的事件在酝酿中。大家都感到看不见的暗藏的敌人在周围。

西门两次下到伊莎伯勒的舱房去，但房门关着，没有一点声音。西门知道她从疲乏中恢复过来后，已经忘记危险，但还在对她所看见的事感到害怕。至于他自己，他仍然感到沉重，仍摆脱不了那可怖的景象，这景象不像是一件真实事件的回忆，而像是恶梦。这是真的么？那三个面孔严肃的牧师、四个幸福快乐的男孩子、他们的父母、那啼哭的小女孩、那向伊莎伯勒微笑的婴儿，还有船长和那些乘“玛丽王后号”的许多旅客都不再活着了？

下午四时左右，那显得更黑更浓厚的云彩占满了天空。人们已感到巨风以急剧的速度卷起，将通过大西洋吹入英法海峡的狭窄通道里，把它们摧毁的力量与大海深处显现的神秘力量已混和起来。天边变暗了。云彩在天边裂开。

不过游艇已接近迪埃普。

伯爵和西门·迪博克用望远镜看着，发出同样的叫喊声，同时被意外的景象所震动。在沿着广阔沙滩边上的像砖石建造的高大堡垒的一行建筑物中，他们清楚地看到中间的两个大宾馆“皇家”和“阿斯多里亚”的屋顶和顶层已坍塌。不久他们又看见其它的房子在摇晃、倾斜、裂开、半坍塌。忽然从一所房子里冒出了火焰，几分钟后，变为一场大火。

从海滩的一端到另一端，从每条街道里涌出一些惊慌的人群，在卵石上跑。他们发出惊恐的叫声。

“无可置疑，”伯爵低声说，“发生了地震，强烈的震动大概与使‘玛丽王后号’沉没的飓风相呼应。”

在更近处，他们看见海水已涨起，扫过了沙滩，一些烂泥的痕迹留在草地上，左边和右边都有沉船的遗骸。

他们还看见海堤的顶端和灯塔都被摧毁了，防波堤已被冲走，在港口里一些船只到处漂流。

无线电中宣布了“玛丽王后号”的沉没，引起了更大的惊慌。

没有人有信心在逃离海洋的同时避开陆地上的危险。在码头上，在防波堤的碎堆上，旅客的家人聚集着，在发呆而绝望地等待着。

在这嘈杂声中，游艇的到来几乎没有人注意到。每个人都为自己活着，对不是自身的危险和自己家人的危险，人人都不在有好奇心或注意力。几位新闻记者焦急地、心不在焉地在打听消息。港口的官员跑到西门和伯爵身旁进行草率的调查。西门尽可能回避问题。他自由地把巴克菲勒小姐带到附近的一个旅馆，把她安顿好，请她允许他去打听消息，他有点担心，因为他相信他父亲在迪埃普。

迪博克家的房子是在峭崖左边的宽阔的岸上的第一道拐弯处。这房子深藏在树丛中，到处是花和爬藤植物，它的意大利式的阳台俯瞰着城市和大海。西门很快便放下心来，他的父亲因事留在了巴黎，第二天才能回来。人们在迪埃普这一边只感到了很轻的震动。

西门于是回到巴克菲勒小姐住的旅馆。但她把自己关在房里，说想休息，并让人通知西门她想单独一个人呆到傍晚。西门对这回答感到相当惊讶，他只是后来才明白了这回答的真正意思。他到爱德华家也没找到他的朋友，于是回到自己家里，吃了晚饭后，又到迪埃普的街上去散步。

遭破坏的情况并没有人们所想的那么严重。这就是被人们习惯地称为迪埃普第一次地震的情况，是与所预报的那次大地震不同的，只是发生了最初的两次晃动，四十秒钟后，又发生了一次强烈的震动，还伴随着巨大的声响和一系列的爆炸声，但就仅此而已，没有人受伤。至于海浪，被不适当地称为涨潮，奔上了海滩，但并不高，冲劲儿也有限。然而西门所遇见的和交谈的人们均对这几秒钟感到惊慌，时间的流逝似乎也不能使其减退。有些人继续奔跑，但不知到什么地方去。另一些人——数目更大——目瞪口呆，不回答问题或只是用不连贯的句子回答。

在这个几世纪以来土地已形成了不改变的地貌的平静的区域中，任何火山爆发均被认为是不可能的，因此现在发生的这种现象使人觉得特别可怕、不合逻辑、不正常，与自然规律和安全环境极端矛盾，这种安全，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利认为是不可改变的而且是命定的。

西门从前一天起一直在这种混乱的气氛中游荡，他记起石灰岩老爹没有完成的预言，这老头曾看见那巨大的龙卷风和“玛丽王后号”的沉没。西门在想：

“发生了什么事？将发生什么事？下一次的袭击将以何种意外方式出现？将由什么可怕的敌人发起？”

虽然他想在这天晚上或翌日早晨离开迪埃普，但他觉得在他父亲快要回来之时，而且有许多征兆显出即将发生巨大的混乱时离去，像是临阵逃走。

“伊莎伯勒会给我提供意见的，”他想，“我们一起商量必要的决定。”

黑夜来临。晚上九时他回到旅馆，并请人通知巴克菲勒小姐。但他一下

惊呆了，她不在旅馆里。一小时之前，她从房间里出来，把一封给西门·迪博克的信交到柜台，然后很快离开了旅馆。

西门心烦意乱，要求得到说明，但没有人能向他说明什么。只有一个侍役说少女和一个似乎在街上等她的水手汇合后，两人一起走了。

西门拿着信走出来，想到咖啡店去或返回旅馆里去看，但他没有勇气再等待，他在路灯下拆开信封，开始阅读：

西门：

我怀着信心给您写信，肯定我全部的话都会得到理解，不会引起您的怨恨和痛苦，或在痛苦带来的最初打击后，不会引起真正的悲伤。

西门，我们做错了事。即使我们的爱情，我们伟大真诚的爱情控制了我们的思想，成为我们生活的目标是对的，但这爱情成为我们唯一的规则、唯一的责任是不对的。我们离开时完成了一种行动，这种行动只允许那些其命运固执地与梦想作对，毁灭了一切欢乐的人采取，这种解放和反抗的行为只是那些除死亡外没有别的办法的人有权采取。西门，这是我们的情况么？我们做了什么以取得幸福？我们经过什么考验了么？我们尝试过什么样的努力了么？我们流过什么眼泪了么？

西门，我思索了很多。我想到那些死去的可怜的人们，对他们的回忆使我一直颤抖。我想到我们俩，我想到我的母亲，她的死我曾目睹……您可记得……我们曾谈到她和她死时留给我的珠宝。这些珠宝已丢失了，这使我十分痛苦！

西门，我不想考虑这件事，更不想考虑那可怕的一天的不幸，把它看作是对我们的警告。但我想，至少它使我们以另一种态度来看待生活，使我们怀着更高尚更勇敢的心灵去和各种阻碍作斗争。我们还活着，而许多别的人已死去，这事实不容许我们接受怯懦、撒谎、莫衷两可的事，接受那不是充满阳光和亮光的事。

西门，战胜您自己。至于我，我将通过信心和坚持而配得上您。如果我们彼此匹配，我们会成功的，我们不会为我们现在应付代价的幸福而脸红。今天我由于过分的谦卑和羞愧而多次感到这一点。

西门，不要想方设法来见我，行么？

西门惊愕了一会儿。正如他的未婚妻巴克菲勒小姐所预见的，最初的打击是非常痛苦的。各种想法在他脑海里碰撞，他无法抓住。他不试图去理解也不思忖自己是否赞同少女的想法。他只感到痛苦，好像他从来不知人们会那样痛苦一般。

突然间，在他混乱的脑海中，在各种不连贯的推测中，出现了一个可怕的想法。可以肯定的是，伊莎伯勒决定在她逃走的消息传开之前服从了她的父亲，想好了与巴克菲勒勋爵重聚的计划。但她怎样执行这计划呢？西门记起：伊莎伯勒离开旅馆的方式很特别，她突然步行，由一个拿着她的箱子的水手伴随着。迪埃普至纽黑文的航船的码头是在旅馆的附近，夜间开行的船将在一两小时内起锚。

“啊！这可能么？”他想起海洋的不平静和“玛丽王后号”的沉没，颤栗着低声说。

他飞跑着冲去。不论伊莎伯勒的意愿如何，他想要见她，要是她拒绝他的爱情，至少要恳求她不要冒立即渡海的危险。

西门一到码头就看见了海港码头后面的船的烟囱。无可置疑，伊莎伯勒在上面，在一个舱房里。码头上有很多人和很多堆放着的行李。西门朝甲板

走去，但一个站岗的职员拦住了他。

“我没有船票，”西门说，“我是在寻找一位夫人的，她已登船，今晚航行。”

“船上没有旅客。”职员说。

“啊！为什么？”

“船不渡海了。已接到巴黎的命令，一切船只都暂时停航。”

“啊！”西门高兴得跳起来，“航行暂停。”

“是的，但只是限于航线上。”

“怎么？限于航线？……”

“对，船舶公司只管航线。要是有的船愿意出海，那只和它自己有关，别人不能拦阻。”

“但是，”西门已感到不安地说，“我想不久前没有船只冒险走了吧？”

“有的，几乎在一个小时前，有一只船。”

“啊！您看见了么？”

“是的，一只游艇，属于一个英国人的。”

“爱德华·罗勒斯顿，也许是他？”西门有点随便地大声说。

“对，我想是……罗勒斯顿。对，对，是那不久前装备了他的船的那个英国人。”

这突然说出的事实使西门想到，逗留在迪埃普的爱德华偶然知道了巴克菲勒小姐的到来，到旅馆去找了她，在她的要求下策划了离开的事。只有他能对这样的事冒险，只有他能通过钞票使水手们服从。

这位年轻的英国人的行为表现出忠诚和勇敢，以致西门立即镇静下来。他对他既不生气也不仇恨。他控制住自己的惊慌，决定坚定自己的信心。

在城市上空云层十分低地飘过，人们可以在黑夜中看见黑色的形象。

他走过海滩，停在沿海大道边上的阳台上，看着远处沙滩上的巨浪的白色泡沫，听着它们围着岩石剧烈搏斗的声音。但预言的暴风雨还没有发生，它在不停的烦扰的威胁中更显得可怕，它似乎在等待增援，控制住自己的冲劲儿以便变得更为猛烈。

“伊莎伯勒会来得及到达的。”西门说。

他十分平静，对现在和对将来一样充满信心。他完全同意伊莎伯勒的想法，赞成她的离去，并不感到难过。

“瞧，”他想，“行动的时刻已到。”

他现在知道多年来准备面对的目标了：那就是要征服一个他最爱的女人，为了征服她，他必须在世界上取得以他的优势可以取得的地位。

堆积的物质已够多！他的责任是使用它们，甚至浪费它们，像一个浪子抛金子一样，不用担心会用尽他的财产。

“行动时刻已到，”他重复说，“要是我有一点价值，那就应当去证明。要是我有理由等候和致富，应当去证明。”

他开始在大道上走，头部高抬，胸膛扩展，踏在地面上的脚步声清晰有力。风开始猛刮起来。汹涌的波涛在海上翻滚。这些在西门·迪博克看来都已是无足轻重的小事。他那四季都穿得很少的身体上看不到一点时间的磨损，在经过了许多考验的一天行将结束时，这身体没表现出一点疲乏的痕迹。

的确，他没有感到虚弱。他的肌肉具有无限的能量。他的腿、双臂、身躯、整个经过耐心训练的人体可以支持最剧烈、最顽强的打击。通过他的眼

睛、耳朵和鼻孔，他能敏锐地参与外部世界的各种活动，没有任何缺陷，神经保持平衡，一旦受到打击就显出意志的力量，一旦接到警告，才能就发挥出来。他的感官总是保持清醒，并受着理智的控制。他的头脑活跃，思路明晰而又具逻辑性。他已将一切准备好了。

他准备好了，像一个身体状态处于最好时刻的运动员，他要进入竞技场中，表现出非凡的成绩。出于可喜的偶合，形势似乎让他占有了一个活动的场地，在这场地中，这非凡的成绩可以辉煌地完成。怎样完成？他不清楚。什么时候？他说不出。但他本能地、深切地感到新的道路将在他面前展开。

在一个小时中，他热情、激动、充满希望地散步。突然间一阵暴雨像从浪涛顶上腾起，打落在海滩上。大雨从四方八面乱糟糟地落下。

这是暴风雨来临了。但伊莎伯勒还在海上。西门耸耸肩，拒绝着又回到心里的不安。既然他们俩从“玛丽王后号”的沉没中逃了出来，现在就不是其中一人抵偿这幸遇的时候。不论发生什么事，伊莎伯勒会平安到达那里的。命运会保护他们。

在席卷海滩的大雨下，通过淹了水的街道，西门回到迪博克家的别墅。一种不可屈服的力量支持着他。他自豪地想着美丽的未婚妻，她也是不在乎众多的考验，像他一样不知疲劳地突然在可怕的黑夜中离去……

四 灾难

接下来的五天发生的事，其记忆将压在许多代人的心中。狂风、龙卷风、洪水、河流泛滥、大海翻腾……英法海峡的岸边，特别是费康、迪埃普和特雷港受到人们难以想象的最猛烈的袭击。

虽然从科学角度看来，不可能承认这一联串的暴风雨和六月四日发生的可怕事件，也就是第五天或最后一天发生的事之间有一点联系，但这偶合多么奇怪！人群从那时起怎能不相信这些现象是彼此相联的？

迪埃普——这个头几起地震的中心——及其周围，已成为地狱。可以说在这一地点汇合了一切攻击、破坏、侵蚀、杀害的力量。在龙卷风的旋涡中，在泛滥的河流的泡沫中，在连根拔起的大树的冲击下，峭崖崩塌。脚手架、墙壁、教堂钟楼、工厂烟囱，所有能被风卷起的物质都被卷走，死亡的人数在增加。从第一天起，二十户人家遭有丧事，第二天达到四十户。至于受害人数目的多少，由于巨大的地震伴随着可怕的事件，牺牲者的人数永远也无法说出确切的数目。

在这危险的时期中，每个人只想到自己和自己的家人。西门也是通过他体验到的事件而认识灾难的。伊莎伯勒的一份电报使他放下心来后，他阅读报纸就只是为了肯定他与巴克菲勒小姐的出逃没有引起怀疑。至于其余的事，例如有关“玛丽王后号”沉没的细节，那些称赞他镇静和勇敢以及伊莎伯勒的勇气的文章，有关对英法海峡的地震予以解释的研究文章等，这一切他都没有时间去关心了。

他不离开与他有深厚感情的父亲。他把他自己爱情的秘密，前一天发生的意外事故和他的计划都向父亲谈了。他们父子一起到城里闲逛，或是到乡间去，两人都被大雨淋湿，看不清路，在大风下摇摇晃晃，在屋瓦和石板的敲打下低下头来。在大路上，树和电线杆像麦穗那样被折断。稻草捆儿、油菜花束、木棍、栅栏、铁栏等都像秋天的落叶那样被风四面吹散。大自然好像在对自己无情地开战，只为了摧毁和蹂躏。

大海继续带着巨人的波涛翻腾，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无线电宣布着从美国或德国来的大船遇到的危险，再没有船只敢于走那可怕的航道。

第四天，六月三日星期二，亦即最后一天的前一天，形势有点儿缓解。

最后的袭击在酝酿中，老迪博克先生精疲力竭，下午睡着没有起床。西门也躺在床上，没有脱衣服，一直睡到傍晚。但晚上九点钟时，一阵震动使他们惊醒过来。

西门以为他的窗子突然打开是由于风吹的。第二次震动比较明显，又打开了他的门。他感到自身在旋转，而他房间的墙壁在转动。

他赶忙下楼到花园里找到他的父亲和仆人们。他们全都惊慌万分，说话已不连贯。过了很久——在这期间有些人想逃跑，另一些人则下跪，一阵猛烈的夹着冰雹的大雨又使他们回到家中。

晚上十时大家开始吃饭，老迪博克一言不发。仆人们脸色苍白地在发抖。在西门恐惧的内心深处保留着事物颤动的可怕印象。

十点五十分时，发生了相当微弱的震动，但延时很长，而且相互紧联着像铃响一般，使挂在墙上的陶器掉下和挂钟停止走动。

大家又再跑出去，聚集在一个茅草小亭下，任凭雨水斜打。

半个小时后，又再次震动，可以说一直不停，首先是微弱和遥远，接着

越来越明显，像从人们身体深处发出的发热的颤抖，它使整个人摇摇晃晃。

到了最后，这简直成为苦刑。两个仆人哭了起来，老迪博克先生用手搂着西门的脖子，结结巴巴地说出一些令人害怕和精神错乱的话。西门忍受不了这种地震的可恨的感觉，受不了失去支撑点的身体的眩晕。他好像生活在一个解体的世界里，他的头脑只记录着一些荒唐古怪的印象。

从城市里传来不断的呼喊声。在大路上，人群逃向高地。一个教堂的钟楼在空中发出可怕的警钟声，这时大钟正敲响午夜十二时的钟声。

“让我们逃吧！让我们逃吧！”老迪博克先生大声说。

西门不同意：

“父亲，您瞧，这是无用的。我们害怕什么？”

但是所有的人都惊慌失措。人人都在不由自主地乱跑，像一个出了毛病的功能反常的机器那样作出一些无意识的动作。仆人们惊愕地走进来，好像在将要离开时再看看家里。西门看见一个仆人像做恶梦似的把他管理的镀金的烛台和银盒都扔到一个布袋里，另一仆人把面包和干糕点塞满自己的口袋。西门在本能的引导下走到楼下的小房间去，穿上一件皮上衣，把短靴换为打猎的长靴。他听见父亲对他说：

“对……拿我的钱袋……里面有钱和许多钞票……还是你……”

突然间，电灯熄灭了，同时在远处响起一声奇怪的雷响，与平常的雷声不同而且奇怪！这雷声又再响起，但稍为不那么刺耳了，还伴随着地下的震动。后来这雷声又再次响起，发出一联串的比炮声还强烈的声音。

于是人们又疯狂地到处乱跑。但逃跑的人还没有走出花园，可怕的事情就发生了。大地在他们身下跳起来，立即又塌陷下去，又再像一只抽搐的野兽那样跳起来。

西门和他的父亲被推到一起，接着又被突然分开和推倒在地上。他们四周发出巨大的坍塌的声音，所有的东西在难以相信的混乱中崩落了。似乎黑暗加强了。突然间，一个响声在他们近旁响起，像是能触到他们的爆裂的声音。接着，从土地深处发出了叫喊的声音。

“停下来！”西门抓住与他汇合的父亲说，“停下来！”

西门感到在他前面几厘米处有一个可怕的深渊半开着，就是从这裂口中传出了他们的仆人的嚎叫声。

又发生了三次震动……

过了一会儿，西门意识到他父亲的手指抓住了他的手臂，正用疯狂的力量拖住他。父子两人爬上一条大道，像瞎子那样摸索着，在地震震倒的许多障碍物中间跑。

老迪博克先生的目标是科德海岸的峭崖，在那高地上可以完全安全。但在横过一条小路时，他们碰到一些慌乱的人，他们说峭崖已倒塌，造成很多人死伤。所有的人只想跑到海边去。跟着这些人，迪博克父子摇摇晃晃地走在通往甫尔维尔山谷的小径上，这离迪埃普三公里远的地方有一个海滩。一大群村民拥塞在阶地上，或为躲避风雨挤在被风吹翻的木棚下。由于海在低处，有些人还沿着卵石的斜坡走下，越过沙线，冒险走到岩石旁，好像那里就再没有什么危险了。在极力穿过云幕的月亮的模糊光线下，这些人像幽灵一般游荡着。

“西门，来吧，”老迪博克先生说，“让我们到那里去。”

西门拦住他。

“父亲，我们在这儿很好。还有，似乎已平静下来了。休息休息吧。”

“好，好……你要是这样认为的话，”老迪博克先生十分疲惫地说，“接着我们要回迪埃普去……我想知道我的船有没有过分受损。”

一阵带雨的狂风吹过。

“你别动。”西门说，“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木棚……我去看看……”

他走了。在那木棚下已躺着三个人，他们把木棚捆在阶地的支撑点上。别的人也想到这里躲避，于是发生了拳斗。西门挺身劝阻。大地又颤动起来，人们听到右边和左边的峭崖倒塌的声音。

“你在哪里？父亲！”西门大声说，赶快回到他留下父亲的地方。

那里没有人！西门呼唤着，但暴风雨的响声盖过了他的声音，他不知到那里去找父亲。老迪博克先生是否又害怕起来朝海走去？或者是担心他的船只，回到迪埃普去了，像他已表示过的意图那样？

西门开始不自主地在卵石和沙上跑——是否应当把那无意识的使我们追随我们命运的道路的决定称为偶然？接着，他走过粘糊糊的错综复杂的岩石，越过海带和海藻结成的网，踉跄地在海滩上走，那里海水刚退下去，海浪还在轻拍着。西门走到他从远处看见的那些幽灵的近旁。

他一一走近，但没有看到他的父亲。他准备回到那有木棚的坡地去，而这时发生了一件小事，使他改变了他的决定。月亮完全显露了，但不久又被笼罩起来，接着又几次穿过乱蓬蓬的云层再露出来，光闪闪的美丽的月色在天空中散开。这时西门已斜穿过海滩的右边，他看到了峭崖倒塌后海岸被埋在难以想象的巨大混乱物中的情景。白色的东西彼此相叠，像石灰山一般。在离西门三百米远的地方，他似乎看见一大块由于自身的重量而滚入了大海的巨石。

经过思考后，他认为不可能看清什么，因为距离太远。但这像一头蹲着的野兽的巨大身影是什么东西？在他的童年时代，西门多次带着他的赛艇到这海域来或在这海域里钓瘦虾，他肯定地知道这水面上不应有东西突起的。

这是什么呢？是沙洲么？这东西的线条似乎更生硬，灰白的颜色像没有海带和海藻覆盖的裸露的岩石。

西门向前走去。事实上是强烈的好奇心推动着他，但后来他意识到是更神秘的更强有力的冒险精神在引诱着他：朝着新的土地走去，这土地他无法归咎于来自最近发生的地震。

他朝那里走去。这是海浪一直卷动的沙域，但有很多地方显露出岩石。西门经过努力坚持，达到了半露的岬角。

这里是由沉淀物和积聚物构成的坚硬的土地，正如石灰岩老爹所说过的。西门知道，在大地震的影响下，海底突然上升以致高出海浪，其高度因不同地域而异，但肯定高出最大的涨潮的水平线。

这岬角相当狭窄，在断断续续的月光下，西门看见两边都有海浪的泡沫回旋在这新礁石的边上。这岬角不匀称，三四十米的宽度，但远些地方达一两百米，它几乎随着峭崖旧有的线条继续像一道土堤那样延伸。

西门毫不犹豫，继续在路上跑。崎岖不平的地面，起先布满水洼，到处是被海浪推上来的石头，但逐渐变为平坦。西门跑得相当快，虽然经常受到半露出地面的许多东西的阻碍，这些东西有空罐头盒、旧水桶、废铁、覆盖着水草和小贝壳的变了形的工具，海浪没能冲走它们。

几分钟后，西门看见迪埃普出现在右边。景象之凄凉，他的猜想多于眼

见。没有完全熄灭的大火使天空变为紫红色，城市像被一些野蛮人在几个星期中驻扎过一般。土地还在微震，破坏会更利害。

这时候，灰色云层织成的细网在被暴风雨赶走的黑云上展开，月亮隐没了。西门不知如何是好。所有的灯塔都倒塌了，在这浓厚的黑暗中他怎么走？他担心起他的父亲来，也许他更热切地想他那遥远之地的未婚妻，想到要为她而去征服。当这征服的念头在他心中与那些危险的景象和奇特的事混杂在一起时，他说不出为什么他感到自己走上这条路并没有错。再往前走，那就是向可怕的未知走去。刚出现的地面会坍塌。海浪会再冲上消失的土地，截断他的后路。一个无法测量的深渊会在他脚下张开。再往前走是发疯……

但他仍然走着。

五 处女地

这时不过是凌晨一点钟。暴雨已减弱，狂风已平息。西门马上加快脚步，利用天空出现的模糊的光线越过碰上的一些小障碍物。要是他过于偏离那一边或这一边，附近的波涛声就会唤醒他。

这样他从迪埃普前经过，他循着一个他认为与诺曼底海岸平行的方向走，虽然这方向根据曲线和突然中断的线条而有变化。最开始他是在意识不完全清醒的状态下走，一心只想走到某地，认为他的探索将会随时中断。他似乎并不觉得是深入了一些没有界限的地域，而是一直走向一个相近的目标，但这目标很快就离开了他，这目标就是那神奇的半岛的尖端。

“瞧，我到了……”他想，“新地到这里为止。”

但新地在黑暗中继续伸延。他走远一点时重复说：

“就是在那里……海浪的渣滓形成了一个圆圈……我看见了……”

但圆圈打开了，留出一条通道，西门通过它继续往前走。

两点钟……两点半钟。有时候西门走到海水及膝的地方，或是陷入很厚的沙层中。这是半岛的低谷，是比较低的地方。西门想，这里的沙层可能很深，会阻碍他的通过。他更快地离去。他前面有一个高起的斜坡，引导他走到高达十或十五米的土丘上。他急促地从另一面的斜坡下来。在茫茫的大海前他迷失了方向，被它围住和吸引住。西门有一种幻觉，似乎自己是在海面上奔跑，在静止的凝住的大浪旁边走着。

他停下来。在他前面，一点火光穿过黑暗在闪动，但很远很远。他又四次看见这火光有规律地间歇闪动。四分钟后，一联串的闪光又出现，然后是一片平静。

“一个灯塔，”西门低声说，“一个没有被地震摧毁的灯塔。”

正好高地冲着这火光，西门估计他会走到特雷港，也许偏北一点，如果灯塔标示着索姆河口，这是很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他还得以同样的速度再走五六小时。

像他刚才看见断断续续的火光那样突然，他再也看不见了，到处寻找也没看见，他觉得心里沉重，好像在这些闪烁的小火点熄灭后，他再没有希望走出那使他窒息的黑暗，也无法知道他所追寻的巨大秘密了。他怎么办？他在什么地方？这一切意味着什么？作出这样的努力有什么用？

“跑吧，”他大声说，“再不要想了。当我到达时，我会了解的。现在只要跑，像一个粗鲁汉子那样跑。”

他高声地说话使自己清醒起来，他开始用运动员的步伐走，以抵抗使他觉得惭愧的虚弱无力。

这时是三点一刻。在清晨的新鲜空气中，他感到很舒服。此外，他看到包围他的黑影变得稀薄了，像一层雾气般散去，逐渐往后退却。

这是黎明的曙光。太阳很快升起，最后西门看见了新地，它像他推测的那样呈灰色，有时呈黄色，有一些沙带，低凹处充满海水，水里有各种不同的在挣扎或已死亡的小鱼，还有一联串的小岛和不整齐的海滩，一些积聚着小砾石的沙滩和各种植物，像平原起伏而缓和的高地和低地。

在这些地方中间，有许多看不清其真实形状的东西，各种结成一体或勾联在一起，或由于腐蚀、磨损、袭击而被分解的渣滓，这些渣滓变成堆或涨大起来。

这些是沉船的残骸，无数的、发亮的、粘糊糊的残骸，各种外形，各种物质，有几个月的、几年的，甚至几世纪的残骸，它们证实了一联串的上千的沉船事件。有多少木头和铁，有多少人成百成十地被淹没。青春、健康、财富、希望，每个残骸都表示梦想的破灭，现实的破灭，每个残骸令人想起活着的人的悲伤，母亲和妻子的哀悼。

死亡的场地无限地伸延，像巨大而悲伤的坟地，在这坟地里，带有一排排无穷无尽的墓石和纪念碑。在西门的左边和右边，只有一层不透明的雾从水面上升起，像晚间的纱幕一样掩蔽了天边，使西门看不见前面百步远的东西。但从这雾气里不停地冒出新地，这新地是难以相信和神奇的地域，西门不由得想象它们是在他走近时从深渊里浮起来为他提供一条通道的。

四点钟稍过，暴风雨又重来，一些阴云送来了一大阵雨和冰雹。大风在雾中吹开一个洞，把雾向北和向南吹去。在西门的右边，沿着一条分开海浪和黑色天空的浅红色光带，出现了海岸线。

这模糊的海岸线，人们会把它当为一条不动的瘦长的云，不过西门认识它的外貌，他一点也不怀疑，这是在特雷港和基伊厄之间的赛纳河下游和索姆河上的峭岸。

他休息了几分钟。为了减轻负担，他脱掉那过于沉重的鞋子和过暖的皮外套。当他从外套里拿出他父亲的钱包时，他发现在一个口袋里有两块饼干和一块朱古力，这是他不知不觉中放进去的。

吃完了这些食物，他立即又动身，但不是以一个不知要到哪里去而计算着自己力量的探险者那样的谨慎的步履行走，而是以一个有行进计划，不顾困难阻碍而前行的运动员的步伐行走。一种特别的轻快支持着他。他高兴地消耗着多年来聚积的力量，为一件他还不清楚的但预感其伟大的事业而用掉这些力量。他两肘紧贴着腰部，头部向后仰。他的赤脚在沙上留下细微的痕迹。风吹着他的面孔，使他的头发飞舞。多大的快感！

四个小时中他保持着这速度。为什么要保留？他一直期待着新地改变方向，他突然转向右边，开始走上索姆河岸。

他安全地前行。

有的时候，前进变得困难了。海已涨潮，它的波浪有时爬到显露出来的一部分沙上，那里没有礁石阻挡它们。这些波浪在比较狭窄的地域，在一边和另一边，形成了真正的小河，在这些小河里索姆河的水几乎齐及膝盖。此外，虽然他曾吃了一点食物，但此时饥饿又开始折磨他。他不得不放慢脚步。这样又过了一个小时。

大风已远去。返回的雾气似乎窒息了风，加紧了包围。西门又在那使道路不清而移动的雾气中行走。他没有那么自信了，突然感到孤单和悲伤，很快就觉得疲劳，但他不愿却步。

他意识到这是不对的，他要像服从最急迫的职责那样加把劲。他用坚持不懈的声音对自己下命令：

“前进！再坚持十分钟……必须是这样……再坚持十分钟……”

他的两旁出现了一些事物，在别的情况下这会吸引他的注意力。一个铁箱、三门旧大炮、一些武器、子弹、一只潜水艇。巨大的鱼躺在沙上不动。有时一只白色的海鸥在空中盘旋。

他走到一条船的残骸旁边。从它的保存情况看来，这是一条不久前沉没的船。这条船是翻转着的，龙骨深陷在沙的凹处，黑色的船头有一条粉红色

的带子，上面写着“加来港圣母号”。

西门想起，“圣母号”是在纽黑文张贴的电报中宣告的沉没的两条船之一。它是在法国北部和西部航行的船，它是在从加来开往哈佛的航线上沉没的。西门从这里得到一个无可置疑的证明：他一直是沿着法国海岸走的，并且经过一些沿海的地方，他记得它们的名称是：里登、迪埃普、巴苏尔、巴亚斯、维哥伊埃等。

这是早上十点钟。按照他保持的平常的步伐，计算的道路的弯曲和斜度，西门认为他已笔直地走了六十公里，他大概已到杜凯顶上高地的附近。

“我坚持有什么坏处？”他想，“最多是再走十五古里，越过加来海峡，走到北海的地方……在任何情况下，我的命运没什么光明之处。这将是恼人的地方，如果我不能在一个地点靠岸。不过……不管十五古里是向前走，还是十五古里往后走，总不能空着肚子走。”

幸运的是，当他感到他不习惯的疲劳时，这问题自行解决了。围着船的残骸走了一周后，他钻入到船尾下，发现一堆显然是所运货物一部分的木箱，它们都多少有点散开或打开了。西门很容易就掀开了其中一个箱子的盖子，那里面有糖浆、酒瓶、装着肉食的白铁罐头，还有鱼、蔬菜和水果罐头。

“太好了！”他笑着说，“我可以饱吃一顿。再加上休息一会儿，我可以拔腿飞跑了。”

午餐吃得饱饱的，再加上在木箱堆中，在船下面睡了很长的午觉，使他感到很舒服。他醒过来时，看到他的手表显示已过十二点钟。他担心浪费了时间，突然想起别的人也许正在同一道路上快跑，现在追上了他甚至超过了他。他可不愿是这样。他决心冒险走到极限，单独一个人享有光荣，没有同伴来争夺。带上一些不可少的食物，他又以坚定的步伐重新上路。

“我会到达，”他想，“我能到达。那里有一个空前的现象，可以创立一块土地以深刻改换这世界一部分的生存条件。我要第一个到达，瞧……瞧什么？我不知道，但我想要。”

踏上从来没人到过的土地，这多么迷人！他将去寻找这种迷人的地方，直到天涯海角。他是在古老欧洲最古老的地域中体验他的神奇的冒险。英法海峡！法国海岸！在这三四十世纪古老的人类居住的地域中，为寻求一块处女地！为细看没有人看见过的景象！在高卢人、罗马人、法兰克族人、撒克逊人之后来到，第一个来到！在很多在他之后来到的人之前来到，在他揭幕的新路上第一个来到。

一个小时过去，一个半小时过去，一直是一些沙丘，一些残骸，一些雾幕。西门一直感到目标逃脱了。海潮低落，露出更多的小岛。海浪卷到很远的地方，接着又卷到广阔的岸边，好像新地无限地扩大。

下午二时左右，西门走到更高的起伏地域，接着出现了一联串的洼地，他的脚陷得更深。他被一个可怕的景象吸引住，一只船的桅杆伸出地面，破碎和褪色的船旗在风中作响。他毫不犹豫地继续向前走。几分钟后，他陷入齐膝的沙里，接着又陷到他的臀部。他一直毫不担心地笑着。

到了后来，他再不能前进了，他想后退：他作出的努力是徒劳的。他企图像在楼梯上一级一级地走那样举起他的腿，但他做不到。他用双手支撑在沙面上，它陷了下去。

他这时汗流满面。他突然明白了可怕的事实：他陷在流沙之中了。

这事发生得很快。陷入沙中并不像希望与不安混在一起那么缓慢。西门

像从天上掉下，他的臀部、上身、全身逐渐埋没……他伸开的双臂使跌落的速度一时放慢。他挺直身体，极力挣扎，但徒劳无功，沙像海水一样淹到他的肩膀，他的颈部。

他开始大叫起来。但在这孤单、广阔的土地上，他呼唤谁呢？没有任何力量能把他从这最可怕的死亡中救出来。这时他闭上了眼睛，他那充满了沙子味道的嘴巴用抽搐的嘴唇喃喃说话，他在惊惧中完全泄气了。

六 胜利

直到后来他也并不真正清楚使他得救的偶然是什么，他最多是似乎感到他的一只脚碰到了一点坚硬的东西可以作为支撑，又有一种东西使他能一步、两步、三步地向前走，逐步从那坟墓里爬出来，活着出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是他碰到他看见旗子的那条沉船的一条板了么？他不清楚。他永不能忘记的是那一刻的恐惧和接着而来的意志和力量的崩溃，使他长久躺在船骸上，两脚无力，全身因焦虑和担心而发抖。

在命令他向前走和去发现什么的模糊不清的意识的不可抗拒的影响下他无意识地又开始走，但他已没有原来的劲头。他的眼睛盯着地面。没有什么明确的理由，但他断定某些地方是危险的，便绕弯避开，甚至像看见一个深渊似地朝后跳去。西门·迪博克害怕了。

还有，从船骸的一块木板上他看到了“勒阿弗尔号”的名字，这就是说，港口是在他的后面。他担心地想，新地是否改变了方向向后撤退了，不会引导他到英法海峡最宽阔的部分了。

想到不知自己身在何处，是朝着什么走去，他倍感疲劳。他感到沉重、失去了勇气和可怕的孤单。他对得到援助不抱希望，不论是来自那没有船只敢来冒险的大海或来自空间，那里的大雾使飞机不能飞。他怎么办？

但是他继续向前走着，几小时又过去了。土地在他眼前无限地展开单调的、同样的景象：同样凄凉的沙丘，同样没有阳光照射的阴暗的景物。

“我会到达，”他固执地重复说，“我要到达，我要做到。”

四点钟了。他经常看手表，好像在一个他不清楚的时刻等待着一件神奇的事发生。由于过分地胡乱用劲儿而疲倦，由于被可怕的死亡吓得精疲力竭，他在使他的身体感到难受和头脑失调的重负下逐渐弯下腰来。他害怕了。他害怕沙的陷阱，他害怕黑夜的威胁、暴风雨，特别是饥饿，因为他全部的食物都留在了流沙的深渊里。

多么难受！他多次想要躺下，放弃斗争。只有对伊莎伯勒的怀念支持着他。他向前走……向前走……

突然间，一个令人惊讶的景象使他停下脚步。这可能么？他犹豫起来。这样的现实似乎使他难以相信。但怎么能怀疑他的眼睛所看见的呢？

他俯下身去。对，是一些脚印！在地面上出现的脚印！是两只赤脚的清晰的脚印，似乎是不久前……

他的惊愕立即变为高兴，因为他突然清楚地想到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新地正如他所推测的是在法国北部的某一点上，这一点不会是很遥远，因为他已走了很长的距离，从这一点，他的一个同类到来……

他非常高兴周围有人。他回想起《鲁宾孙漂流记》的故事，鲁宾孙就曾在那荒凉的岛上发现赤脚留在沙上的痕迹。

“这是星期五的脚印，”他笑着想，“在我的土地上也有一个星期五。让我们去找他。”

在他经过的叉路上，脚印转向左边，向海边去了。正在西门惊讶没有遇到任何人也没有看见任何人影时，他发现了那个陌生人的脚印是在围着不成

形的船骸走了一圈后又返身走了，因此是和他同一走向的。

二十分钟后，痕迹被一条横渠截断，他找不到了。再找到时，西门已在向一个相当高的沙丘的低部走下去，这些沙丘突然变为陡峭的崖石。

到了这崖石转弯处，西门突然向后退了几步。地面上有一具脸朝下趴着的男人的尸体。尸体的双手交叉，身上奇怪地穿着一件很短的浅黄褐色的皮上衣，裤子也是皮制的，裤脚口肥大而且分开，像墨西哥人的装束。在背部的中间、两肩胛的中央有一个从上到下插入的匕首的刀柄。

使西门惊讶的是，当他把尸身翻过来时，他看到的是一个颜色似砖头、颧骨很高的面孔，头发又长又黑……无可置疑，这是一个印地安人的面孔。鲜血从他的嘴巴里流出，那可怕的咧开的嘴已变了形。它的眼睛张大着，完全翻白，看不见眼珠。它的手指像野兽的爪子那样弯曲地插入土地里。它的肉体还有点儿温度。

西门想：

“真见鬼，这个人怎么会在这里？这是什么样的偶然，我在这荒僻的地方竟遇到一个印地安人。”

在死者的口袋里，没有任何可提供情况的文件。但在死者的近旁，在发生搏斗的地方，出现了另一些脚印，是一个穿着鞋底有格子的胶鞋的人留下的，他来了又走了。在十米远的地方，西门拾到一枚价值为一百法郎的金币，上面印着拿破仑一世的头像和一八一七年这个日期。

西门跟着第二个人的脚印走到海边。在那里曾有一只船停泊过。不难重现那场悲剧。两个人曾在新海岸上登陆，各人分头去寻找新发现。其中的一个印地安人在一条船骸里找到一些金币，这些金币也许是装在一个箱子里。另一个人为了占有这些钱财，杀了他的同伴，登船走了。

在这处女地上，西门第一次碰到生命的迹象、犯罪的行为、圈套、人的兽性、杀人的罪恶。一个人找到金币，另一个同类袭击并杀害了他。

西门立即继续前行。可以肯定，这两个更勇敢的人无疑比来自大陆的其他人走在了前面。他很想赶快见到这些人，问他们从什么地方来，他们越过了什么地点，他们看见了什么神秘的事物。

想到这种见面，西门高兴起来，抗拒了休息的需要。但这几乎是持续不断的行走多么让人难忍！从迪埃普开始，他已走了十六个钟头……从大地震使他离开家门后，他已走了十八个钟头。在平时，这种尝试是在合理、科学的安排下进行。但目前他完成这一行程是在怎样的条件下啊！

他继续走，继续走。休息么？要是有人在他之后从迪埃普出发的人赶上他呢？

沿途景象没有变化。船骸像坟墓似地在大路上排列着。在那不断出现的公墓上飘浮着雾气。

一个小时后，他不得不停下来，大海拦住了他的去路。

大海面对着他！西门又生气又失望。这难道是他行程的结束？难道大自然的这些灾难最终是创造一个毫无理由地拦截在那里的半岛？

但是从岸上高处看去，他发现在不远处有一圈逐渐从雾里显出的黑色块，他想这是在充满海水的洼地后面的一块新地。

“到那里去。”西门想。

他脱掉衣服，把它们扎成一个包裹围在脖子上，就入水游泳。对这位游泳能手来说，横渡不过是一种游戏。他登陆后将身体晒干，就又重新穿上衣

服。

在五百米远的地方，有一个平缓的斜坡把他引导到一个沙冈的一块礁石上。那沙冈相当结实，他毫不犹豫地走了上去。他一直走到这沙冈的最高点。

这是六月四日晚上六点十分，就在这个地方——后来人们竖立了一个花岗石柱，上面用金字刻着两个名字和一个日期——在沙丘围成的像杂技场的阶梯看台的广阔场地上，西门看见一个人向他走来。

西门先于那人停下了脚步，他十分激动。那人慢慢地前行，像一个正在散步的人，四面看看，找寻道路。他抬起头来时，看见了西门，觉得很惊讶，便挥动了他的便帽。这时西门向他快步走去，怀着拥抱他的强烈愿望伸开双臂。

从远处看这人很年轻。他穿着渔夫的衣服，一件栗色的布上衣和一条布裤子，光着脚，高个子，宽肩膀。西门对他大声说：

“我从迪埃普来……您呢，从哪个城市来？您在路上很久了么？您单独一个人么？”

他看见那水手在微笑，那剃光的鼻烟色的面孔带着高兴和开朗的表情。

他们彼此走近，相互握手。西门重复说：

“我在凌晨一点钟离开迪埃普。您呢？从哪个港口来？”

那人笑起来，回答的话西门听不懂。他虽然不懂，但他知道这种掺杂着土语的语言，他想这大概是在加来或敦刻尔克受雇的英国渔夫。

他一字一音地对他说，手指着天边。

“加来？敦刻尔克？”

那人努力重复着这两个地名——好像要努力抓住含义。最后，他脸上的表情明朗起来，他用头表示不是的。

然后，他转过身去，指着 he 走的方向上的一点说了两次：

“黑斯廷斯……黑斯廷斯……”

西门颤栗起来。他并没有立即意识到这不平常的事实，虽然他有点感觉到而且有点惊讶。无可置疑，这水手指的黑斯廷斯这个城市是他的故乡或平时居住地。但此时他从何处来？

西门坚持问：

“布洛涅？维默勒？”

“不是的……不是的，”水手重复说，“黑斯廷斯……英国……”

他的手坚持指着天边的同一点，顽固地重复说：

“英国……英国……”

“什么！您说什么？”西门大声说。

他猛力地抓住那人的两肩。

“您说什么？在您身后是英国么？您是从英国来的么？不是的，对么？这不是真的吧？”

水手用脚踩地说：

“是英国，”他重复着，指点着他踏过的土地，说那是通向英国的。

西门感到恼火。他拿出手表，用食指在表面上转了几转。

“您什么时候离开的？走了多少时间？”

“三小时。”英国人展开手指说。

“三小时……”西门低声说，“我们离英国海岸只有三小时……”

这一次，他不得不接受这一重大事实，确切事实。与此同时，他看到了

他出错的原因。由于从索姆河口以后，法国海岸线便是垂直的，因此跟随着与法国海岸完全平行的线路，不可避免地会走到英国海岸，走到福克斯通，走到多佛尔或是到黑斯廷斯，如果方向稍为偏左的话。对这一点，西门没有意识到。由于三次证明法国是在他右边而不是在他后面，他怀着一种肯定法国在不远处的想法向前走，认为法国海岸不久就会从雾中出现。

但这是英国海岸！从雾里出现的是一个英国人！

多大的奇迹！他多么激动地拥抱着这个人，细看着他友好的面孔！他本能地感到几个小时来实现的事对现在和将来都具有不平常的影响。在这件事中，他与英国人的相遇是一种先兆。

那水手也感到了他们相遇的重要性。他严肃地安静地微笑，在沉默中点点头。他们两人面对着面，眼睛对着眼睛，他们怀着从未离开、一直共同奋斗、一起获得共同行动的报偿的人那种特别的柔情互相望着。

英国人在纸上写出他的名字：威廉·布朗。西门带着他天性容易显出的热情和激动对他说：

“威廉·布朗，我们虽然不说同一种语言，您不懂我说的，我也不懂您说的，但我们比相爱的两兄弟联系得更密切。我们的拥抱具有我们不能想象的价值。您和我，我们两人代表着世界上两个最伟大、最高尚的国家，在我们身上这两个国家混合在一起。”

他哭了起来，英国人则含着泪微笑。他们长久地拥抱。

这一天中西门感到的情绪、过度的疲劳、强烈的感受，使他有点迷醉，从这迷醉中他吸取了一些没有想到的力量。

“来吧，”他拉着水手走并对他说，“来吧……给我指路。”

西门不愿在困难时靠威廉·布朗的支持，他想单独靠自己最终取得辉煌事业的光荣。

这最后的阶段还有三个多小时。

他们不久遇到了三个英国人，威廉·布朗对他们说了几句话，这些人继续往前走，并发出惊讶声。后来其中两人停下来听威廉·布朗解释。他们返回身来，和西门与布朗两人一起走到海边。他们四人被呼唤声吸引住了。

西门跑过去，最先遇到的是一个躺在沙地上的年轻女人，海浪刚刚浸到她身上。

她被绳子横捆着双腿，手臂靠着身体不能动，胸上贴着潮湿的丝绸上衣，绳子勒着她肩膀上裸露的肌肉。她的相当短的黑发用一条细金链束在前额上，脸上发光，嘴唇鲜红，皮肤是深棕色，像是在阳光下晒成这颜色。西门这样的艺术家一时迷醉了，他想起在西班牙或南美遇见的某些典型的女人。他赶快割断绳子，接着，当他的伙伴们走近时，在能询问她之前，他脱下自己的外衣，盖上她那漂亮的肩膀。

她用眼光表示感谢，好像这体贴的动作对她是一种最可贵的致意。

“我感谢您，我感谢您，”她低声说，“您是法国人，对么？”

一群人很快到来，后面跟着人数更多的一群人。威廉向他们叙述了西门的险遇。西门和少妇被隔开了，他无法再知道有关她的事。人们紧围着他，向他提问。新的人群不断地加入围拥着他们的人群之中。

在西门看来，这些人都是过于兴奋、态度古怪。他得知地震也毁坏了英国海岸。黑斯廷斯像地震中心的迪埃普一样，部分被摧毁了。

八点钟左右，他们到达一个深洼地的边沿，这洼地至少有一公里宽。它

在中午时充满海水，阻碍了那些从黑斯廷斯逃出的、在新地上冒险的人们的去路，但这偶然对西门是幸运的。

几分钟后，雾变得稀薄了一些。西门看见了黑斯廷斯和圣莱奥纳尔海滩边的连续不断的房屋和旅馆。这时候，已有三四百人在随着他走，还有很多人无疑是从家里逃出来的，他们神情发呆地在海岸上到处走。

西门周围的人越来越多，以致不久他在黄昏的浓影中就只能看见人头和肩膀在攒动了。他尽可能地回答人们向他提出的无数问题。他的回答从一个人的口中传到另一个的口中，引起了惊讶和钦佩的呼声。

渐渐地，黑斯廷斯的窗子里亮起了灯光。西门虽然已疲惫不堪，但没有屈服，仍然在很快地前行，一种精神的力量好像随着使用而复苏，一直在支持着他。他忽然笑起来，同时在想——这无疑是最使他兴奋的、给他加上最后一鞭的想法——他，西门·迪博克，出身古老的诺曼底家族，现在英国登陆，在十一世纪时诺曼底公爵、胜利者纪尧姆登陆时同样的地点。黑斯廷斯！哈罗德国王 和他爱的天鹅脖子的伊迪丝！过去的美丽的传奇又再出现。处女岛第二次被征服，而且是被一个诺曼底人征服！

“巴克菲勒勋爵，”西门想，“我相信命运对我有利！”

新地在黑斯廷斯与圣莱奥纳尔之间开始出现，中间有起伏的冈峦和裂缝，到处竖立着岩石和峭崖。在乱七八糟的东西中有被摧毁的防波堤、坍塌的灯塔和翻了个儿或被打碎的船只。但西门没有看见这一切，他那疲惫的眼睛只能通过雾分辨出某些东西。

他们到达了。这时会发生什么事呢？他模糊地感到人们带他走过处于成堆破瓦残垣之间的坑坑洼洼的街道，一直到个奇怪的、破烂的俱乐部的大厅中，它的墙壁摇摇晃晃，天花板开了洞，但灯光辉煌。

城市当局在那里集会迎接他。大家喝了香槟酒。带着宗教的热诚，人们唱起了欢乐的颂歌。这动人的景象证明了一个民族的力量，他们正在一个坍塌的城市里欢度这临时的节日。每个人都感到有伟大的事件刚刚发生，这伟大的事件超越了可怕的灾难和死亡：法国和英国联接起来了。

法国和英国联接起来了，经过那分开两国的古老隧道深处的道路从法国走到英国的第一个人就在这里。怎么能不庆祝呢？他的冲劲中带着生命和法国的无限的热情，他是英雄人物和最神秘的未来的预言者。

人们向他站着的讲台发出一阵巨大的欢呼。人群涌到他身旁，和他握手，和他拥抱。大家要求他说一些大家听得见和猜得到的话。西门对这些人俯下身来，他们狂热的话和他的兴奋混在一起。西门低声说了一些赞扬两国人民的话。

人群中的热情是这样强烈，以致西门被拥在人群中，甚至迷失在那些寻找他的人中。他那时只想进入见到的第一家旅馆，躺到床上。一只手抓住了他，同时一个声音对他说：

“跟我来，我带您去。”

他认出是那个被他解救的女人。她的脸也是由于激动而变了样。

“您干的事真漂亮，”她说，“我想别的男人不会干出这样的事……您是在所有的男人之上……”

人潮又把他和那个女人分开了，虽然她的手抓住他的手臂。他被翻倒的

椅子绊倒了。他站了起来，但觉得力气已尽，他向门口走去。忽然间他挺直了身子，他的两腿注入了新的力量：巴克菲勒勋爵和伊莎伯勒站在他面前。

伊莎伯勒热切地向他伸出手。

“西门，我们刚才在那里。我们看见您了。西门，我为您感到自豪。”

他惊愕起来。

“伊莎伯勒！可能是您么？”

她微笑起来，很高兴看见他站在她面前发窘。

“西门，这是可能的，甚至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因为我们居住在距这里一英里的巴图。地震没有伤及城堡，我们到黑斯廷斯来是为了帮助不幸者，我们因此得知您的到来……得知西门，您的胜利。”

巴克菲勒勋爵没有说话，他装作向旁边看着。西门对他说：

“巴克菲勒勋爵，我是否可以认为您能把今天作为我追寻目标的第一阶段？”

老绅士怀着傲慢和憎恨，不作回答。

“当然，”西门说，“我没有征服英国。但一联串对我有利的事件使我能够问您，您所提出的第一个条件是否实现了？”

这次巴克菲勒勋爵似乎决定回答了。正当他要回答时——他的脸上没有多少和蔼友好的表示——伊莎伯勒插话说：

“西门，不要问我父亲，您所完成的可钦佩的工作，他会正确评价的。但您和我两人太严重地冒犯了他，以致他还不能原谅我们。让时间来抹去这坏的记忆吧。”

“时间……时间……”西门笑着说，“我只有十多天的时间来胜利完成对我的考验。在征服英国之后，我要获取赫尔克里或堂吉诃德的桂冠。”

“好吧，”她说，“您赶快上床去睡。这是您现在最应做的事……”

接着她拖走了巴克菲勒勋爵。

七 “目光锐利的人”

“我的孩子，你说什么？我已宣布了事件了么？读读我关于二 年英法海峡的小册子，你就会知道。你记得有一天早上在纽黑文的码头上我对你预言的事么？……现在英法两国像从前始新世时代那样联结起来了。”

西门被石灰岩老爹惊醒，他睁大了困倦的眼睛，无意识地看了看他睡觉的旅馆房间，那走来走去的老教师，还有一个坐在阴影里的大概是石灰岩老爹的朋友的人。

“啊！现在几点钟了？”西门低声问。

“我的孩子，晚上七点钟。”

“什么？七点钟！从昨晚在俱乐部的集会到现在，我一直睡着么？”

“这有什么！今早我一直在这周围游荡，我得知了你的冒险。西门·迪博克？我认识，我跑来，我敲门，我进入房间，但没能使你醒来。我走了又回来，直到我决心坐在你床头等待。”

西门从床上跳起来。他的新衣服和所需衣物在浴室里，他还看见了挂在墙上的、他曾用来盖上那个被解救的女人的裸露的肩膀的外衣。

“谁把这件衣服带来的？”

“什么？”石灰岩老爹说。

西门转身问他：

“老师，当您在这里时，没有人进入这房间么？”

“有的，许多人。人们随便进来……一些好奇的人……一些钦佩你的人……”

“其中有一个女人么？”

“说实在的……我没注意到……为什么……”

“为什么？”西门反回一句，又进一步说明，“晚上有好几次我在睡眠中感到有一个女人走近前俯身对着我……”

石灰岩老爹耸耸肩。

“我的孩子，你在做梦。当一个人十分疲乏时，常会像这样做恶梦……”

“但这不是恶梦。”西门笑着说。

“总之是胡思乱想，”石灰岩老爹大声说，“什么是重要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两国的突然连接……嗯！这真够重大的！你认为怎样？这不仅是一座从一个海岸搭到另一个海岸的桥，这不仅是一条隧道，这是血肉相连……一种固定的连接……一个地峡！……正如人们已称之为诺曼底地峡的连接。”

西门开玩笑地说：

“啊！一个地峡……最多是一条沟渠。”

“你胡说些什么？”石灰岩老爹大声说，“你不知道今晚发生的事么？当然，他什么都不知道！……他睡着了！……你没发觉地面还在颤抖……微微地颤抖……但还是颤抖……没有发觉？你没醒过来。我的孩子，要知道那超过预见的难以置信的事发生了。这不仅是你从迪埃普到黑斯廷斯越过的一条大地的带子……那不过是一种尝试，不过是现象的小开头。从那时起……对，从那时起，我的孩子……你听着呢么？是这样……在法国，从费康到格里内角……在英国，从布赖顿西部到福克斯通，都连成了一块，像焊接起来一样……宽约二十五到三十古里。在太阳下出现了一块土地，等于法国两省，英国两郡。在两小时中大自然工作得颇有成绩。你认为怎样？”

西门惊愕地听着。

“这可能么？您肯定么？那就变成一种难以名状的灾祸了……想想看……沿海的城市全部消隐了……商业、航行也完了。”

西门想到他的父亲和封闭在迪埃普港口的船只。

“您能肯定么？”

“当然！”石灰岩老爹肯定地说，任何另外的思考在他看来都是没有意义的。“当然！从各方面来的许多电报都证实了这一消息。你该看看晚报……我向你发誓这是一次革命！地震么？死伤的人么？大家都不大谈了……你的英法两岸的长途冒险么？这已是古老的故事！在海峡这一边只有一件事是重要的：英国不再是一个岛国，它属于欧洲的一部分，它与法国紧紧相连！”

西门说：

“这是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

“我的孩子，是最重大的事件。自从世界形成后，人类组成了国家，没有一个物理现象比这更为重要的了。可以说我已预言一切，包括原因和结果，这些原因只有我知道。”

“这些原因是什么？”西门问道，“为什么会为我提供一条通道？为什么会……”

石灰岩老爹用一个手势打断了他的话，这使西门想起他的老教师过去开始向他解释什么时的姿态。老头儿拿起一支笔和一张纸就开始说：

“你知道什么是断层么？不知道，对么？什么是地垒？也不知道。啊！迪埃普中学的地理课白花了时间！迪博克同学，伸长耳朵听着。我会简单扼要地说。地壳——这就是围着内部有火，由凝固物、火山爆发或沉积的岩石组成的圆球的外壳，是像书本那样一页页地堆叠起来的。想想看，有一些力量在两侧压着这些地层，发生了折叠，有时甚至发生裂缝，这地层的两壁相互迫近，向下沉或往上升。人们称这些裂缝为断层，这断层横穿地壳，分开两个高地，这高地之一朝着一个裂口上移去。

“断层显出一个边沿，一个由于下沉而产生的下翼和一个由于上升而产生的上翼。经过千万年后，这上翼在不可抗拒的波动力量的影响下，突然上升，出现一些落差的现象，有时这落差相当巨大，人们称之为地垒，这就是不久前发生的现象。

“在地理地图上，标记着在法国有一个断层称为鲁昂，它是巴黎盆地的一个重要的开裂所致。这断层与折叠的土地平行，在这个地域中，这些折叠曾从东北部到西北部影响到白垩纪和第三纪的地面，这断层从凡尔赛一直伸延到鲁昂以外一百二十公里远，到了马罗姆就看不见了。但是，西门，我却在隆格维尔的露天采石场离迪埃普不远处再次找到它。最后我又再次找到它。你知它在哪儿？在英国，在黑斯廷斯与纽黑文之间的伊斯特本。同样的结构，同样的布局。不可能弄错。它从法国伸延到英国，它从英法海峡下面通过！

“啊，这就是我所研究的这个断层，我称之为石灰岩老爹的断层。我是怎样检查它、分析它、研究它、辨认它。突然间——是在一九一二年——地震摇撼了下塞纳河和索姆河的高地，不正常地激荡大洋的波涛——我收集有证据。在诺曼底，在索姆河发生地震！在大海中发生地震！你明白这种现象的奇特么？这现象由于是沿着一个断层发生的，它具有重要的价值。我们可以推测，沿着这断层发生了地震，被囚的力量想穿过地壳逃出，向没有抵抗

力的地点发起攻击，这些地点正是在断层的路线上。

“这种假设不可置信么？就算是这样也值得检查。这就是我做的。我对法国海岸进行了潜水考察。在第四次潜水考察中，在迪埃普的里登——那里的深度不过二十米——我发现在一个断层的两个山峦中有火山爆发的痕迹，这断层的组合物完全与英国——诺曼底的断层相同。

“我下定决心。只要等待……一百或二百年……或几个小时……但在我看来，肯定有一天阻挡内在力量的脆弱的障碍会却步，巨大的变化会发生。现在已发生了。”

西门怀着增强的兴趣听着。石灰岩老爹一边说一边用笔画粗线条的画，他的袖口或手指在纸上高兴地涂抹着墨水，从额头流下的汗也掺杂在墨水中。石灰岩老爹总是流许多的汗水。

他重复说：

“现在已经发生了，还带着一系列的预兆和伴随的现象：海底火山爆发、旋风、船只被抛到空中或被可怕的吮吸力吸进去；接着是不断加强的地震、飓风、龙卷风，一切见鬼的事相继而来；接着是大地震。不久，出现了断层的一翼，从一个岸边到另一岸边宽约二十五到三十古里。后来，西门·迪博克，你跨过海峡，走了过去。我的孩子，在这故事中，这也许是最令人奇怪的事。”

西门长久地沉默无言。后来他说：

“就算是这样吧，您解释了狭长陆地带的出现，我曾经从那里走过，我的眼睛可以说不停地衡量它的宽度。但怎么解释这现在充满加来海峡和英法海峡一部分的巨大的地域的出现？”

“也许英国——诺曼底的断层在受到影响的山峦中有一些分支。”

“我对您重复说，我曾看见一条狭窄的地带。”

“这就是说，您只是看见和走过高出的地域的最高点，这高点组成一线顶脊，但这地域全都高起，您大概看到了海浪不是退下而是在沙滩的好几公里的区域内翻卷。”

“是这样。但海过去是在那里，现在不在了。”

“它不在那里是因为退潮。像这样规模的现象影响到它们的直接的行动范围，对其他的现象也会有决定作用，但其他现象会影响到头一个现象。要是英法海峡下面的陆地这样的分开，增高了某一部分，它很可能在海底的另一部分引起坍塌和火山爆发，海水就从中穿过地壳流出。要注意到，只要水面低下两三米，那些刚被淹没的几公里的海滩就会变干了。”

“全是假设，亲爱的老师。”

“不是的，”石灰岩老爹用拳头敲着桌子大声说，“不是的。关于这方面，我有肯定的资料和证明，在有用时我会拿出来，不会耽搁的。”

他从口袋里拿出那著名的有锁的皮袋，西门曾在纽黑文看见的那个油腻腻的褪色的摩洛哥皮包。他说：

“我的孩子，事实会从这皮包里出来，里面有许多笔记，共有四百一十五张，要好好看看。现在现象已发生，神秘的原因已全部找到，除了我在现实生活中所观察到的，人们不会有所知了。人们假设、推论，但看不见，我却看见了。”

西门只是心不在焉地听着，此时打断他的话说：

“亲爱的老师，在等待时我饿了，您愿一起吃午饭么？”

“谢谢，我要乘火车到多佛尔以便今晚渡海。听说多佛尔——加来的渡船已复航，我急于要发表一份回忆录和占领阵地。”

他看了看自己的手表：

“唉呀！来不及了……只要我不误火车！再见，我的孩子。”

他走掉了。

那个坐在阴影里的人在谈话时一直没有动弹，使西门大为惊讶的是，在石灰岩老爹走后仍然没有动。西门打开电灯后，惊讶地发现，面前坐着一个样子完全与他前一天在船骸旁看到的那个尸体一样的人。同样是砖头的脸色，同样突出的颧骨，同样长的头发，同样的浅黄褐色的皮上衣。但这人年轻得多，风度翩翩，面容漂亮。

“一个真正的印地安领袖，”西门想，“我似乎曾在什么地方见过他……对，我是见过他。但什么地方？什么时间？”

那陌生人没有吭声。西门问道：

“您可以告诉我想要我做什么吗？……”

那人站起来。他走到西门搁着从口袋里掏出来的东西的小圆桌旁边，拿起西门前一天发现的有拿破仑一世头像的金币，用很纯粹的、但带有与他的外貌相配的喉音的法语说：

“您昨天在路上在离一个死尸不远处拾到这金币的，对么？”

他的推测是这样正确，这样出乎意外，西门只有肯定说：

“的确……离一个不久前死于刀下的人的不远处。”

“也许您能看出凶手的脚印？”

“是的。”

“这是海浴时穿的或打网球时穿的鞋印，鞋底是有格子的胶底的？”

“对，对，”西门说，越来越发愣。“您怎么会知道的？”

那个西门在内心称之为印地安人的人没有回答问题，但继续说：“先生，昨天我的一位叫巴迪阿尔里诺的朋友和他的姪女多洛雷在早晨的地震后想去探索新地，他们在残垣断壁中发现港口有一条狭窄的航道通向当时还流通的海洋。有一个人坐在船上，提出要把我的朋友和朋友的姪女带去。划了很久后，他们看见几条大船的残骸，他们登了岸。巴迪阿尔里诺把姪女留在船上，从一边走走了，而他们的同伴走另一个方向。一小时后，那同伴单独回来，带着一个裂开的小木箱，从中流出一些金币。看到他的一个衣袖上带血，多洛雷害怕起来，想要下船。他向她扑去。虽然她拼命反抗，他还是把她捆住了。他重新划桨，沿着新的海岸回去。在路上他决定摆脱她，把她从船上扔了下去。幸而她滚在一条沙带上，几分钟后，这沙带露了出来，不久与坚实的土地相连起来。不过，如果没有您救她，她已死了。”

“对，一个西班牙女人，对么？”西门低声说，“很漂亮……我在俱乐部又一次见到她。”

“整个晚上，”印地安人继续安静地说，“我们到处找那凶手，在俱乐部的集会上，在酒吧间，在小旅馆，到处找。今早我们又开始……找到这里来，是为了带来您借给我朋友的姪女的衣服。”

“愿来是您？”

“但在到达冲着您的房间的通道上时，我听见呻吟声，我看见不远的地方——通道当时很暗——有一个人卧在地上，受了伤，半死不活。在一个仆人的帮助下，我把他抬到一个可作护理室的房间，我看到他的两肩之间被扎

了一刀……像我的朋友那样！我是否找到凶手的踪迹了？在这大旅馆中拥挤着各种来此避难的人，要调查是很困难的。但最后，在九点钟稍前，我看见一个女佣人从外面进来，手执一封信。她问看门人西门·迪博克先生住在哪里。看门人说在三层楼第四十四号房间。”

“但我没有收到这封信。”西门说。

“看门人幸而弄错了房间号数。您住的是四十三号。”

“这女佣人怎样了？谁打发她来的？”

“我拿到了信封的一角，”印地安人说，“上面还可以看到巴克菲勒勋爵的封蜡的信章。因此我跑到巴图城堡去。”

“您看见……”

“巴克菲勒勋爵、夫人和女儿早上就乘汽车到伦敦去了。但我看见女佣人，就是她曾带着她女主人的信到旅馆去找您。在登上旅馆楼梯时，她被一个男人赶上。那人对她说道：‘西门·迪博克先生在睡觉，他吩咐我守住门。我把信带去给他。’那女佣人交出那信，接受了一个路易的小费。瞧，就是这个路易，上面有拿破仑一世的头像和一八一七年的日期，这金币完全和您在我朋友尸身旁拾到的一样。”

“那么，”西门焦急地问，“那个人呢？”“那个人拿到信后，敲了那个紧邻着您的四十四号房间的门。您邻房的人打开房门时，被扼住喉咙，凶手用另一只手在他后颈旁的肩膀上插了一刀。”

“这怎么可能？他是代替了我？……”

“对，他是代替您受刺的。不过他没有死，会得救的。”西门烦乱不安。“这真可怕！”他低声说，“同样的打击方式……”沉默了一会儿，西门问道：“对于信的内容，您知道什么吗？”

“女佣人从巴克菲勒勋爵和他女儿交谈的几句话中知道是有关‘玛丽王后号’残骸的事，就在这条船上，巴克菲勒小姐险些遇难，现在这条船要打捞。巴克菲勒小姐失去了一个小肖像。”

“对，是这样，”西门沉吟地说，“对，这可能是真的。但可惜这封信没有交到我手里。那女佣人不应把这封信给别人。”

“她为什么要怀疑呢？”

“怎么！一个随便什么人经过……”

“但她认识他。”

“她认识这人？”

“当然，她在巴克菲勒勋爵家见过他……这是常来的客人。”

“那她能告诉您他的名字么？”

“她告诉了我他的名字。”

“他姓什么？”

“姓罗勒斯顿。”西门跳了起来，大声说：“罗勒斯顿！这不可能！……罗勒斯顿！简直是发疯了！这人长得怎样？他身体特征如何？”

“女佣人和我见到的那人身材高大，这使他能控制他的受害者，而且从肩上插下一刀。他很瘦……有点驼背……脸色苍白……”

“不要说了！”西门下令说，他被这属于爱德华的特征所激动。“不要说了……这人是我的一个朋友，我对他像对我自己一样负责！罗勒斯顿，会是一个凶手！算了吧。”

西门神经质地笑起来，而那印地安人却无动于衷地说：

“那个女佣人除了告诉我一些情况外，还和我谈及罗勒斯顿这爱饮威士忌酒的人常去一间声名不好的小酒店。她提供的情报是正确的。那小酒店的一个侍役得到我的丰厚的小费后，告诉我罗勒斯顿刚才中午时曾来过，并雇用了六七个准备什么工作都干的流氓，他们探索的目标是‘玛丽王后号’的残骸。我于是打定了主意。这件复杂的事很有意义，我立即作好了必要的准备，但同时还经常到这里来看您是否醒过来了，好把事情经过告诉您。此外，我还请您的朋友石灰岩老爹保护您，把您的那个大家都可以拿到的皮包放在这抽屉里。我从中取了十万法郎以便建立我们共同的事业。”

西门对这个奇怪的人所做的事和举动不再惊讶。他本可以拿走钱袋里全部的钱，但他只拿了十张一万的。这是一个诚实可靠的人。

“我们的事业？”西门问道，“您是什么意思？”

“迪博克先生，我可以简单地解释。”印地安人回答，他事先就知道会成功。“是这样，巴克菲勒小姐在‘玛丽王后号’沉没时丢失了一个价值连城的小肖像，她的信就是要求您去找回这件东西。那封信被罗勒斯顿拦截了，这样他知道了这件贵重物品的存在并且同时知道了您对巴克菲勒小姐的感情，这就是为什么他想要让您吃一刀。不管怎样，他招募了六七个最坏的流氓，朝‘玛丽王后号’残骸去了。迪博克先生，您让他自由活动么？”

西门没有立即回答。他在思索。他怎么会不注意到这印地安人所说的事实的逻辑性？他怎能忘记爱德华的习惯、他的生活方式、他对威士忌酒的喜爱，还有他的挥霍？但西门仍再次肯定说：

“罗勒斯顿不可能……”

“就算是这样吧，”印地安人说，“但他们已去征服‘玛丽王后号’了。迪博克先生，您让他们自由活动么？我可不让。我要为我的朋友巴迪阿尔里诺之死报仇。您要考虑到巴克菲勒小姐的信。我们一起走吧。一切都准备好了。我的四个伙伴已得到通知。我购买了武器、马匹和足够的食物。我重复说，一切准备好了。您还需要什么？”

西门脱去睡衣，穿上衣服。

“我跟您去。”

“噢！噢！”印地安人微笑着说，“您以为在夜晚可以在新地上采取冒险行动么？想想那些水流、流沙，还有其他，还有可怕的浓雾。不行，不行。明天早上四点钟启行。在这时间内，迪博克先生，好好吃东西和睡觉。”

西门提出异议：

“睡觉！我已睡了二十四小时了。”

“这还不够。您十分疲倦，而探索工作会很艰难并危险。你可以相信我这个‘目光锐利的人’。”

“‘目光锐利的人’？”

“安东尼奥或‘目光锐利的人’，这都是我的名字，”印地安人解释说，“迪博克先生，明天早上见。”

西门温顺地服从了。一个人几天来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上，此时接受一个他从未见过的、名叫“目光锐利的人”的印地安人的劝告难道不是最好吗？

他吃完饭后，看了看下午的报纸。消息很多，重大而相互矛盾。有人认为南安普敦和勒阿弗尔被封了。有人谈到英国舰队在波斯特茅斯停着不动了。河道堵塞的河流已泛滥。到处是一片惊慌，交通阻塞，港口被沙淤塞，

船只翻倾，商业中断，出现了成片的废墟、饥饿、绝望，当局显得无能，政府表现的慌乱。

西门很晚才睡着，睡得不安稳。

一两小时后，他好像听见有人打开他的房间，他记起他没有闩上门。轻轻的脚步声擦过地毯，接着他觉得有人俯身向他，这人是个妇女。新鲜的气息吹拂着他的脸，在黑暗中他好像看见一个迅速走远的阴影。

他想亮灯，但没有电。

阴影走出去了。是那个他解救过的少妇来了么？为什么她会来？

八 战斗的小径上

早上四点钟，街上几乎无人迹，只有几辆载着水果和蔬菜的马车在已毁坏房屋和塌陷的行人道上走着。但在一条大道上，走出了一队人马，西门立即认出带头的是石灰岩老爹。他跨在一匹大马上，戴着那肮脏的高帽子，黑色上衣的衣裾下垂到带有鼓起的口袋的马鞍两侧。

接着是自称为“目光锐利的人”的安东尼奥出现，他也是骑着马。接着出现了第三个骑马的人，他像其他人一样坐在沉重的口袋后面。最后是一个步行的人，其中一个拉着第四匹马的缰绳。这些步行的人，脸色像烧过的泥土，头发很长，穿着和“目光锐利的人”一样，软护腿套带着皮条流苏，天鹅绒的裤子，法兰绒的腰带，有颜色鲜艳的带子的大毡帽……总之，这是一群衣着颜色纷呈的不协调的人，像是邻近的马戏班里的牛仔的华丽俗气的旧衣服混和着弗尼摩尔·科柏笔下的印地安人的衣服，以及古斯塔夫·艾马尔小说里的侦察兵的衣服。他们肩上荷着长枪，腰间插着小手枪和刀子。

“天晓得！”西门大声叫，“这真是军队出征！我们要到野蛮人那里去么？”

“我们要到一个地域去，”安东尼奥认真地解释，“那里既没有居民也没有旅舍，但那里已有一些像猛兽那样危险的来客，因此不得不带着两天的粮食和喂马的燕麦及稻草。这里有我们的护送人。这是马查尼兄弟，最大的和最小的两兄弟。这是福尔赛达。这是石灰岩老爹。这是在马背上的我的一位朋友。最后是为您准备的一匹叫奥朗多三世的马，它是格拉西乌和契吉塔的混种马。”

印地安人令人把一匹瘦削、神经质的好马带上前来，它挺直的长腿立在地上。

西门骑上马，觉得很有兴趣。

“您呢，亲爱的老师，”他对石灰岩老爹说，“您也骑马？”

“我没有劲头儿。”老头儿说，“在进入旅馆时，我遇到安东尼奥，他招募了我。我研究科学，负责地质学、地理学、山岳形态学、地层学、古生物学的观察等，我有工作好干。”

“那就上路吧！”西门下令。

他立即和安东尼奥一起带头动身。他说：

“请告诉我，您的那些伙伴是从哪里来的。您呢，‘目光锐利的人’。要是还有印地安人存在，他们不会在欧洲的道路上闲逛的。应承认你们全是伪装打扮的。”

“他们和我都一样不是伪装的，”安东尼奥说，“我们都是从那边来的。就我来说，我是外号为‘长枪’的最后一个印地安人领袖的孙子，我的祖父曾掠夺了一个加拿大以设陷阱捕捉皮毛兽的猎人的孙女。我的母亲是墨西哥人。您看，即使有混血血统，渊源是无可争论的。”

“但是，安东尼奥，后来呢？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我不明白英国政府怎么会款待墨西哥人或印第安苏人的后裔。”

“除了英国政府，还有一些公司。”印地安人说。

弗尼摩尔·科柏是美国十九世纪小说家，以写印地安人著称。——译注

古斯塔夫·艾马尔是法国十九世纪历史学家。——译注

“这是什么意思？”

“我是说，有一些公司对我们不灭绝有兴趣。”

“真的！什么公司？”

“电影公司。”

西门拍拍自己的前额。

“我真傻！我怎么没想到？那么您是……”

“出演美国西部、草原、墨西哥边境的电影，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西门大声说，“我曾在银幕上看见您，对么？我也看见……对，我现在明白过来了，我曾看见漂亮的多洛雷，她也是在演电影，对么？但你们到欧洲来干什么？”

“一家英国公司要我来，我从那边带了几个伙伴来，他们都是像我一样的印地安人、墨西哥人和西班牙人的混血儿。但是，迪博克先生，这些伙伴中的一个，最好的——我承认，其他的不值得推荐，我顺便忠告您要留心福尔赛达和马查尼兄弟——一个，前天被罗勒斯顿杀死了。我爱巴迪阿尔里诺就像儿子爱父亲一样。我发誓要为他报仇。就是这样。”

“‘目光锐利的人’，‘长枪’的孙子，”西门说，“我们将为您的朋友报仇，但罗勒斯顿没有犯罪……”

对于像西门这样一个人，由于有空中或海上航行的实践，他对方向的感觉十分灵敏。他从来不离开指南针。对他来说，现在的这个游戏已到达某一点上，这个点的经纬度他几乎可以准确计算出来。他计算出，要是他们没有走偏，他们已走了五十公里左右了，于是他直向南部走去。

几乎是立即，这一小队人马便离开了前一天西门走过的山脊线的左边，走在一连串的较低的沙丘上，但这些沙丘俯瞰着一片广袤的黄泥地，这泥地上蜿蜒着一些小水流。这里有海流从海岸边带来的烂泥，它们又被水流推到大海中去。

“这是很好的冲积地，”石灰岩老爹说，“水流集中起来。一部分的沙将被吸收了。”

“在五年内，”西门说，“我们将看见牛群在海床上放牧，五年之后，铁路会伸延到这里，大厦会建立起来。”

“也许，但目前情况不大好，”老教师说，“瞧，昨夜的这页报纸。在法国和英国，混乱已达到极点。社会活动和经济生活突然中止，再没有为公众服务的事了。信件和电报有时送有时不送。大家不知确切情况，人们相信最奇特的事。发疯和自杀似乎增加了。发生罪行！单独的犯罪，成群的犯罪，反叛，抢掠商店和教堂。一片混乱，一片黑暗。”

那层烂泥由于海底涌浪的冲击不是很厚，但可以反复踏上去没有一点危险。一些脚印已踏在上面，沙丘的还潮湿的地面上也留有一些印记。他们走过一条船骸，周围已有一些人设立了帐篷。有些人在探索船壳，有些人用斧头在砍木头，有些人在打破那些还较为完整的食物箱。一些平民妇女，穿得破破烂烂，神色像被围困的猎物，坐在木柱上等待着。小孩子们在奔跑、游戏，已经有——社会组织的开始——一个商人背着啤酒小桶在人群中走来走去，同时有两个少女坐在一个摇摇晃晃的柜台后面售茶和威士忌。

稍远一点，他们看见了第二批帐篷。从各方面来的人，单独的或成群的，像他们一样在寻找和发现什么。

“好极了！”西门大声说，“草原带着神秘和陷阱在我们面前伸延。我

们现在走在战斗的小径上，带领我们的是一位印地安领袖。”

两小时的快步行进后，草原上出现一些起伏的平原，上面沙土和烂泥以同等比例交错着，一些不太顺畅的浅河在寻找着有利的河床。上空浮荡着低垂、不透明的静止的雾，像结实的天花板。

“多么神奇，石灰岩老爹，”西门大声说。这时他们正沿着一条细长的石带走，这石带在他们前面伸延着，像是一个大公园中起伏的草地中间的一条低陷的山路。“这冒险行动多么神奇！当然，这是可怕的冒险：地震、超人的痛苦、死亡，但这是我这种时代的人所能想象的最不平常和最出色的冒险。这一切都是那么出奇！”

“出奇，的确，”石灰岩老爹这个忠于他的职守、进行科学调查的人说，“出奇！在这地点出现的砾石构成你所说的从未见过的景象。还有，你看在那边躺着的肚皮朝天的金色的大鱼群……”

“看见了，看见了，我的老师，”西门说，“这样的风暴不可能不是一个新时代的前序。要是我像人们有时看风景那样半闭着眼睛看未来，我会窥见……啊！我所窥见的一切！……我所想象的一切！……充满多么疯狂、激动、仇恨、爱恋、强烈和不辞辛劳的努力的戏剧。我们进入一个这样的时期，精力充溢，意志和愿愿像甘美的酒那样上升到头上。”

年轻人的热情最终使石灰岩老爹感到不舒服了，他离开这感情充溢的同伴，低声地说：

“西门，弗尼摩尔·科柏小说的回忆使你晕头转向。我的孩子，你变得过分多话了。”

西门并没有晕头转向，只是在他内心生出了一种狂热。经过前一天的遭遇，他需要回到一个可以例外地行动的世界里。

事实上，伊莎伯勒的形象一直在他的思想和梦幻中出现。他只想到他出征的明确目标，他为获得一件东西而要进行的斗争。那藏在格子旅行毯里的宝贵的小肖像是否一定能被他找到？罗勒斯顿呢？他那队流氓呢？那背上的一刀呢？是虚构还是恶梦？唯一的现实是伊莎伯勒。唯一的目标是要表现出自己像一个为他的贵妇而战斗的中古时期的勇敢骑士。

但是，在船骸的四周，再没有帐篷也没有正在发掘的人群了，只有小群的走来走去的人，好像人群害怕远离海岸。地面变得高低不平，正如石灰岩老爹所解释的，是由一些经过地震震撼和支持它们的积层混和起来的古老的沙带组成的。他们必须绕过的不是一些碎裂的岩石或结实的峭崖，而是一些隆起的土地，这些土地还没有定形，从中可以想象出时间的作用。时间会使这些土地分开、分类、区别，使混乱变得有序，使它具有持久的外形。

他们穿过一滩清澈的水，这些水积在一些低矮的山冈围成的圆圈中，水底铺着白色的小石头。接着他们走下两个很高的烂泥坡间的一条狭道，一股水流从那里像小瀑布般流下。走出狭道时，一个印地安人的马滑了一下。人们看到地上有一个人跪着在呻吟，在痛苦地抽搐，满脸是血，另一个人躺在他旁边，苍白的面孔朝向天空。

安东尼奥和西门立即跳下马。当那受伤的人的头被抬起来时，西门大声说：

“我认识他……这是威廉·巴克菲勒勋爵的秘书。我也认识另一个人……查利，房间的仆役。他们遭到了袭击。威廉，发生什么事了？是我，西门·迪博克。”

那人几乎说不出话来，他喃喃地说：

“巴克菲勒……巴克菲勒勋爵……”

“威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昨天……昨天……”秘书回答说。

“昨天，你们受到袭击。谁干的？”

“罗勒斯顿……”

西门发抖起来。

“罗勒斯顿！是他杀了查利么？”

“是的……我……我受伤了……我整夜呼喊。刚才有另一个人……”

安东尼奥说：

“您又再次受到袭击，对么？是一个想劫掠您的游荡的人干的，对么？……当他听见我们来到时，他袭击了您，然后逃跑了？他不会走远。”

“在那边……在那边……”威廉结结巴巴地说，试图伸出手臂。

印地安人指着在山冈一侧的朝左走的脚印。

“这是痕迹。”他说。

“我去。”西门跳上马说。

印地安人提出异议：

“有什么用？……”

“有用，有用，必须征罚这坏蛋。”

西门骑马快跑，后面跟着那个骑第四匹马的印地安人的伙伴，西门不知道这人的名字。不久，在五百步远的前方，在山脊上，有一个人出现了，一个在一些大石后拼命逃走的人。

两分钟后，西门来到这些大石旁边，大声说：

“我看到他了！他绕过了我们刚走过的池塘。直奔过去吧。”

西门下了另一斜坡，策马进入水中。这个地方的烂泥很深，两个骑马的人很艰难才得以出来，当他们来到对岸时，那逃跑的人看见他们只有两人，就回过身来，拿起枪瞄准他们。

“停下！”他大声说，“要不然我就开枪。”

西门跑得太快，已无法停下来。当枪声响起时，他离凶手最多二十米。但此时另一位骑马的人跑上前，使他的马像一座堡垒那样直立在西门前面。马的腹部被打中，跌倒在地。

“谢谢，伙伴，您救了我一命。”西门大声说。他放弃了追赶，下马帮助他的同伴。

这同伴处境不佳，被压在马下，差点儿让垂死的马踢了一脚。他无法和西门的营救行动合作。在把他解救出来后，西门看见这伙伴已晕过去了。

“奇怪，”西门想，“这些汉子不会从马上跌下来就晕过去的。”

他跪到他身旁，看到他呼吸困难。他解开他的衬衣的上排衣扣，胸膛便裸露出来。他感到惊讶，他第一次看到这伙伴的样子，因为在大毡帽下，此人一直和其他同行的印地安人一样。现在大毡帽掉下来了。西门拿掉围着他的前额和脖子的桔黄色的丝围巾。黑色的鬃发披了下来。

“是少妇多洛雷……”西门低声说。

在他的眼前又重新出现了她美貌热情的形象，自从前一天以来，他已好几次想起，但在钦慕中并没有渗杂不安。他无意掩饰这种钦慕之心，那少妇醒来时从他眼中看到了这一点。她微笑起来。

“好多了，”她说，“只是头晕而已。”

“您不难受么？”

“不，我已习惯于这种事故。在拍电影时，我经常得从马上跌下来……这可怜的马死了，是么？”

西门对她说：

“您救了我一命。”

“我们的帐两清了。”她说。

她脸上那严肃的表情很适合她那有点严峻的面孔，她那漂亮的面孔由于同时具有热情与腼腆、高尚与肉感、沉思与挑逗的这些相反的表情而令人困惑。

西门直截了当对她说：

“是您在白天，后来又在晚上进入我的房间的么？……昨夜……”

她脸红起来，但她说：

“是我。”

看到西门动了一动，她补充说：

“我有点担心。在城里和在旅馆中发生了谋杀事件。我应当看守着曾救过我的您……”

西门重复说：

“我感谢您。”

“不必感谢。我是不由自主干的……两天以来……在我看来，您似乎与其他的男人完全不同……不过我不应向您谈这些。请不要见怪……”

她向他伸出手，但突然间她侧耳倾听，注意听了一会儿。她穿好衣服，把头藏在围巾下，戴上大毡帽。

“这是安东尼奥，”她说，声音有点变样，“他也许听见了枪声。希望他不会怀疑您认出我来了。”

“为什么？”西门惊讶地问。

她有点尴尬地回答：

“这样好一些……安东尼奥十分专横……他禁止我来……他只是在派三个伴随的印地安人时认出我来的，我骑了第四个印地安人的马……于是……”

她还没有说完，一个骑马的人出现在山脊上。当他到来时，多洛雷从马鞍上解下布袋，搁到西门的马上。安东尼奥不发一言。大家都没有进行解释。安东尼奥一眼就看到了发生之事，他仔细看了看死去的马，直呼少妇的名字以表示他没有受骗。他对她说：

“多洛雷，你骑我的马。”

这话是否表示他对一位伙伴的熟习或用“你”称呼以在其他人的面前表示他对一位妇女的权利和意图？声音并不专横，但西门发现他们之间的眼神有怒气和怀疑的表情。他不大注意、更少考虑多洛雷和安东尼奥的行为的秘密原因，他想的是弄清遇见威廉所引起的问题。

“他又说什么话了么？”他问走近前的安东尼奥。

“没有。他没再说话就死了。”

“啊！他死了……您没发现什么？”

“没有。”

“您怎样推测的？威廉和查利是否是由巴克菲勒勋爵和他的女儿派往

‘玛丽王后号’的？是否要找到我并帮助我寻找？或者他们是为自己而来的。”

不久他们就和三个步行护送者汇合了。石灰岩老爹手里拿着一串贝壳，正在给他们上地质课，三个步行的人在打瞌睡。

“我先走，”安东尼奥对西门说，“你们的马需要休息。一小时后，你们朝着有白色小石头的方向走，我会沿路扔下一把把的小石头，您可以让马常步走，我的三个伙伴能够跑的。”

他走了几步后又返身回来，把西门拉到一边，盯住他的眼睛说：

“迪博克先生，当心多洛雷。这是一个应该当心的女人。我曾看见许多男人为她晕头转向。”

西门微笑起来，不禁说道：

“‘目光锐利的人’也许是其中之一。”

印地安人重复说：

“迪博克先生，当心。”

他说完这句概括他对多洛雷的想法的话就走了。

西门吃东西，躺下，抽几支香烟。多洛雷坐在沙上缝她穿的宽大的裤子的褶子，使它看起来像裙子。

当西门一小时后准备启程时，他听见一些嘈杂的声音。

在不远处，多洛雷和三个印地安人之一的福尔赛达正面对面站着用一种西门不懂的语言在吵架，而马查尼兄弟看着他们在冷笑。

多洛雷两臂交叉在胸前，动也不动地轻蔑地站着。福尔赛达则手舞足蹈，脸上抽搐，眼睛发光。

突然间，他抓住她的双臂，把她拉近，想吻她的嘴唇。

西门跳了起来。但他无须去干预，那印地安人已在向后退，因为多洛雷正用一把尖刀指着他的喉咙，刀柄顶着他的胸膛，刀尖威胁着他。

这事用不着解释。那印地安人一边抱怨一边走了。石灰岩老爹没有看见此事，他正在批评西门对断层的看法。当多洛雷抽打她的马时，西门只是在想：

“见鬼！这些人之间发生了什么事？”

这个问题，他没时间去弄清。

这一小队人马在三个小时后才赶上安东尼奥，他正弯腰看着地上的痕迹。

“是这样，”他直起身来对西门说，“我分辨出十三个不同的脚印，是一些不是一起旅行的人留下的。除了这十三个强盗之外——这样冒险得有胆量——在我们前面还有两队人。首先是四个骑马的人，在他们后面——我说不出是隔多少时间——有七个组成罗勒斯顿这一帮子的步行者。瞧，这里有格子的胶底鞋印。”

“对，对，的确是这样。”西门认出了前一天看见的鞋印。“您得出什么结论？”

“我的结论是，正如我们知道的，罗勒斯顿正兴高采烈，这些流氓成群地向‘玛丽王后号’走去，它是最近沉没的大船，而且是离这部分海岸最近的。您想想看，对这些劫掠者来说有多少战利品！”

“我们走吧，我们走吧。”西门现在不安地想起伊莎伯勒给他的任务能否完成。

从北方来的五个其他痕迹——印地安人认为是从伊斯特本来的——逐一和前面的痕迹汇合起来，最后杂乱成一堆，安东尼奥只好放弃它们，不去研究了。但那胶鞋印和四匹马的踏痕到处出现。

他们又走了很久。景物毫无变化：平原、沙丘、烂泥地、河流、海浪留下的水洼，里面躲着许多鱼。这些景物十分单调，既不美也不宏伟，但奇怪得像从未见过的东西，像一切不成形的东西。

“我们走近了。”西门说。

“对，”印地安人说，“痕迹从各方面出现，甚至是那些转向北方、带着战利品的流氓的痕迹。”

那时已是下午四时。那动也不动的云雾弥漫的天空没有一条裂缝。大滴的雨水落下来。他们第一次听见头上有飞机的隆隆声。他们沿着一个山谷走。山冈连接。忽然间出现了一堆东西，这是“玛丽王后号”，已成两截儿，几乎像小孩玩具那样破损了。

再没有比一条巨大的船变为没有生命的两半儿的景象更可悲的了，它令人想起更可怕的毁坏和毁灭。在船骸四周，没有一个人影。

西门的情绪十分激动。他面对着的正是一条他曾看见它可怕地沉没的大船的残骸。他怀着一种神圣的恐惧走上前，像走入一个巨大的坟墓中，那里有一些我们认识的人的阴魂。他想起三个牧师、法国人一家和船长。他颤栗起来，想到他用尽意志和不可抗拒的爱情力量拖着伊莎伯勒跳入大海的情景。

他们停下来。西门把他的马留给印地安人照料，由安东尼奥伴随着前行。他走下一个峭陡的斜坡，这斜坡是由于船的后部砸在沙上形成的。他用双手抓住悬在舵边的绳子，在几秒钟内，在脚和膝盖的帮助下爬上了舷墙。

虽然甲板猛烈倾向右舷，一些粘糊糊的烂泥从机舱的通道平台渗出，他还是跳到他和巴克菲勒小姐曾坐过的地方。板凳已被冲走，但铁柱仍在那里，少女曾挂在一条柱上的格子旅行毯还在那里，但已破碎不堪，浸满了水，仍像船沉没之前那样用皮带捆着。

西门从潮湿的折缝中间伸进手去，像他曾看见少女所做的那样，但他找不到东西。他想把皮带拿掉，但皮带已由于潮湿而发涨，扣子紧咬在铁环中。于是他拿起刀子，割断皮带，打开旅行毯，但那镶着珍珠的小肖像不在里面。

在同一地方有用一枚英国扣针固定的一页纸。

西门打开这张纸，里面的字写得很仓促，显然是伊莎伯勒写给他的：

“我希望看见您。您没有接到我的信么？我们曾在这里度过夜晚——十分可怕！——我们将离开了。我十分担心，我感到有人在我们四周走来走去。为什么您不在这里呢？”

“啊！”西门低声说，“这是可能的！”

他把信给刚来和他汇合的安东尼奥看，并立即接着说：

“巴克菲勒小姐！……她在这儿过了一夜……和她父亲一起……现在他们走了！但到哪儿去？怎么能把他们从许多陷阱里救出来？”

印地安人看了信，慢慢地说：

“他们没有朝北方回去，否则我会看见他们的足迹的。”

“那会怎样？”

“我不知道。”

“但这是可怕的！安东尼奥，您想想威胁他们的一切……罗勒斯顿在追

赶他们！想想这到处是强盗和劫掠者的野蛮的地域！……啊！真可怕！”

第二部

一 船骸的侧面

这样愉快开始的探险突然变为可怕的悲剧！西门原本是把它看作像小说里所叙述的那样有声有色的探险的。这不是电影里的印地安人或马戏班里的牛仔，也不是在神奇的地域里好玩儿的发现，而是真正的危险。无情的强盗在那些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挡其活动的地域里抢劫。伊莎伯勒和她的父亲在周围有最坏的强盗走来走去时能怎么办呢？

“我的天！”西门大声说，“巴克菲勒勋爵怎么这样不谨慎地来冒这种旅行的风险？安东尼奥，那女佣人却告诉您，巴克菲勒勋爵带着他的夫人和女儿乘火车到伦敦去……”

“是误解，”印地安人说，“他可能是送巴克菲勒夫人到车站去，然后与巴克菲勒小姐进行探险。”

“那么他们是两个人？”

“不是的，他们有两个仆人陪伴着。我们发现的足迹是四个骑马的人。”

“他们多么不谨慎！”

“不谨慎，对的。巴克菲勒小姐在被截去的信里已通知您，想靠您采取必要的保护手段。此外，巴克菲勒勋爵命令他的秘书威廉和仆人查利去和他汇合。这两个不幸的人在路上被罗勒斯顿和他的六个同谋者所杀害。”

“我担心的就是这些人，”西门声音变了调儿，“巴克菲勒勋爵和他的女儿是否能逃脱？巴克菲勒小姐对我说的动身，是否在这帮人到来之前就实现了？怎么才能知道？到哪里去寻找？”

“在这儿。”安东尼奥说。

“在这荒凉的船骸上？”

“在这船骸里有很多人，”印地安人说，“瞧，那边有一个男孩子在窥视我们，去问问他。”

一个脸色苍白、瘦削的小流氓，正靠着折断的船桅的柱子站着，双手插在口袋里，吸着一支大雪茄烟。西门走近前去低声说：

“这是巴克菲勒勋爵爱抽的哈瓦那雪茄烟……你从哪里偷来的？”

那小男孩说：

“我的名字叫福瓦德·吉姆。我没有偷东西。是人家给我的。”

“谁给的？”

“爸爸。”

“你父亲在哪里？”

“您听……”

他们侧耳倾听。在船骸的侧面有一些嘈杂的声音传来，像是斧头有规律的砍伐声。

“是父亲在砍破船身。”小孩傻笑着说。

“回答我，”西门命令说，“你看见一位老绅士和一位小姐骑马到过此地么？”

“我不知道，”小孩漫不经心地说，“您问我父亲吧。”

西门拉着安东尼奥一起走。不远的地方有一道陷入甲板的楼梯，根据显现的字迹，这是走向头等舱的。当他们走下楼梯时，走在前头的西门碰到一

些东西，几乎跌倒。靠着手电筒的光照，他看见一个妇女的尸体。虽然脸孔已浮肿胀大，一半被腐蚀，已难以辨认，但有些标志，像衣服的颜色、衣料等使西门能认出是他曾看见的那位和丈夫、孩子在一起的法国妇女。他俯身细看，发现其右手腕已被砍去，右手少了两个手指。

“这可怜的女人！”西门低声说，“由于无法脱下她的手镯和戒指，强盗们摧残了她。”

接着他又说：

“想想看，在那天晚上，伊莎伯勒就在这地狱中度过！”

他们随着斧子的声音走的过道，引导他们到了船骸的后部。在那里的一个拐弯处一个人出现了，他手里拿着一大块铁正猛力地敲舱房的木板。天花板顶上的磨光玻璃透进来的发白的光照出了那人无法想象的难看的面孔；苍白、凶狠、一双带血的眼睛，额上完全光秃，汗从那里滴下。

“伙计们，天地广阔！每人自己去想办法。这里有大家的商品。”

“爸爸不想讲话。”那小男孩尖声说。他陪伴着他们，不高兴地喷出一大口一大口的烟。

印地安人递给他一张五十法郎的钞票。

“吉姆，你有话要对咱们说的，说吧。”

“好得很，”男孩子说，“我开始了解问题了。来吧。”

在他引导下，安东尼奥和西门走到另一个通道上，在那里他们看到同样严重的破坏。到处是面孔可怕的坏人强行打开小房间，拉掉、撬掉、砍破、抢掠。到处看见他们在阴影中跪着前进，爬着找战利品，在找不到金和银时，就找可以出卖的铜杆或金属块。

这些人像野兽，吃人的猛兽，和那些在战场四周走来走去的野兽一样。一些被摧残的、剥光的尸体显出了这伙儿人的凶恶。再没有戒指、手镯、手表、钱袋、男人领带上的扣子、女人上衣的扣针。

在这死亡和可怕盗窃的场地上，不时出现吵架的声音。两个人的身体滚在一起，呼叫和痛苦的嚎叫变为垂死的喘气。这是两个抢劫者的搏斗，这是杀害。

吉姆停步在一个宽阔的舱房前，这下面有水，而高处的一部分有一些几乎是干的藤椅。

“他们是在这里度过夜晚的。”吉姆说。

“谁？”西门问道。

“三个骑马来的人。当时我和爸爸是最先到船骸上的。我看见他们来到。”

“但他们是四个人。”

“有一个睡在外边看马。其他三人在您没有找到东西的旅行毯子里拿了一些东西，他们在这里吃和睡。今天早上，他们走后，爸爸来搜查舱房，找到了那老绅士的烟盒。”

“他们都走了？”

吉姆没有吭声。

“顽童，回答我。在别的人来到之前，他们骑马走了，对么？这样他们就避免危险了？”

吉姆伸出手来。

“两张钞票，”他说。

西门真想扼住他的喉咙，但他控制住了自己，给了他钞票，但拿出了手枪。

“说吧！”

男孩耸耸肩膀。

“是钞票让我说话的。没有这些……是这样，当老绅士今早想动身时，他没有找到那个在船骸龙骨旁边看马的仆人，您就是从那里上来的。”

“马呢？”

“消失了。”

“就是说被盗了？”

“耐心点。那老绅士、他的女儿和另一位先生沿着船骸去找马蹄的痕迹。他们走到‘玛丽王后号’的另一部分，就是放在左舷的救生艇的地方。这时候——我在甲板上像刚才那样，我看见一切像映电影——在救生艇后面，有六七个坏蛋站起来，他们向前扑去，前头是一个高大的人，每只手上拿着一把小枪。双方都不是单独行动的。老绅士自卫。枪声响起，我看见一些人在混战中倒下。”

“后来呢？后来呢？……”西门焦急地问。

“后来么？我不知道了……像看电影，换了景色。爸爸需要我，抓住我的脖子，我看不见影片的结尾。”

现在轮到西门抓住男孩的脖子了。他把他提到楼梯上面，到甲板上可以看到整个船骸的地方。他问道：

“救生艇就在那边么？”

“就在那边。”

西门向龙骨走去，滑了下去，后面跟着印地安人和吉姆。他们沿着船走到沉船时被翻出“玛丽王后号”船侧的救生艇。在离残骸二十米的沙地上，就在这个地方发生了袭击，此时还可以看见遗痕。在洼地里，吉姆称之为坏蛋的一个人的尸体半露出来。

在救生艇的另一边，有一个呻吟声传来。西门和印地安人急忙跑去，看见一个人蹲在地上，前额扎着一条染血的手帕。

“啊！罗勒斯顿，”西门大声叫起来，立刻停步，不知所措……“爱德华·罗勒斯顿！”

罗勒斯顿！受到所有人指控的人，是他组织一切，招募了黑斯廷斯的流氓来到船骸边偷盗小肖像！罗勒斯顿，多洛雷的叔叔的谋杀者！威廉和查利的谋杀者！罗勒斯顿，迫害伊莎伯勒的人！

但西门犹豫起来，由于看到了他的朋友而深感不安。他担心印地安人生气，便抓住他的手臂说：

“安东尼奥，您等一等……首先，您是否能肯定？”

在几秒钟里，他们两人都动也不动。西门想着，罗勒斯顿出现在战场上就是一个令人相信的证据。但安东尼奥说：

“我在旅馆过道上遇到的人不是他。”

“啊！”西门说，“我可以肯定！不论外表如何，我不能接受……”

他跑到他的朋友旁边，说道：

“爱德华，受伤了么？不太严重吧，我的老朋友。”

那英国人低声说：

“西门，是您么？我认不出您了。我的眼睛模模糊糊。”

“你痛苦吗？”

“当然，我痛苦。子弹大概打到了头里，后来又移动了。从今天早上起，我半死地躺在这里。不过我会脱离危险的。”

西门焦急地问：

“伊莎伯勒呢？她怎样了？”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英国人费劲儿地说，“是的……是的，我不知道……”

“但你从什么地方来？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本和巴克菲勒勋爵及伊莎伯勒在一起的。”

“啊！”西门说，“是你陪伴着他们的？”

“是的，我们一起在‘玛丽王后号’上过了一夜……今早我们在这里被一帮人袭击。我们后退着战斗，我摔倒了，巴克菲勒勋爵和伊莎伯勒向‘玛丽王后号’退去，因为在那里防守比较容易。还有，罗勒斯顿和他的伙伴们无法射击他们。”

“罗勒斯顿？”西门重复说。

“这是我的一个堂兄……一个可怕的粗汉，什么都干得出来……强盗……骗子……疯子……一个真正的疯子……酗酒……”

“这个人的外形很像你，对么？”西门问道，明白了自己所犯的错误。

“可以这样说……”

“他袭击你是为了偷那小肖像和珍珠么？”

“是为了这个，还为了另一件他心里重视的事。”

“什么事？”

“他爱伊莎伯勒。他还没有这样堕落时曾向她求过婚，而巴克菲勒勋爵把他赶出了门外。”

“啊！”西门低声说，“多可怕，要是这样一个人占有了伊莎伯勒！”

他站了起来。精疲力竭的爱德华对他说：

“西门，救救伊莎伯勒。”

“爱德华，你呢？……我们不能让你……”

“首先救她。我堂兄发了誓要报复，一定要娶伊莎伯勒。”

“怎么办？到哪儿去找她？”西门绝望地大声说。

这时候，吉姆气喘吁吁地跑来，他后面跟着一个人，西门认出是巴克菲勒勋爵的仆人。

“这仆人！”吉姆大声说，“就是看马的那个……我在岩石中发现他……您看，就是那边。他被捆住了，那些马系在岩洞里……”

西门赶紧问：

“巴克菲勒小姐呢？”

“被绑架了，”仆人回答，“巴克菲勒勋爵也被绑架了。”

“哎哟！”西门惶惶不安地说。

仆人又说：

“是维尔弗雷德·罗勒斯顿干的……他是那帮人的头人。今天黎明，当我在照料马时，他走近前来问我巴克菲勒勋爵是否在那里。然后，他立即在他的伙伴的帮助下把我打翻在地，把我抬到这个地方，就在这里他们准备了对巴克菲勒勋爵的埋伏。他们在我面前毫无顾忌地说话，因此我知道威廉和查利——他们两人本应和我们汇合以壮大保护队伍的——遭到他们的袭击而

且无疑是被打死了。我还知道，这罗勒斯顿想把巴克菲勒小姐留为人质，送勋爵到巴黎的银行那里去取赎金。后来他们留下我一人。我听见两声枪响，后来他们带了勋爵和巴克菲勒小姐回来，他们把这两人的手脚都捆住。”

“这一切发生在什么时间？”西门焦急得发抖。

“也许是九点钟。”

“那么他们比我们早一天行动。”

“不是的。他们在马背上的布袋里装了一些食物。他们停下来吃和饮，然后睡觉。到了下午两点钟，他们把勋爵和小姐横捆在两匹马上，然后动身走了。”

“朝哪个方向？”

“这一边。”仆人伸开手臂指着说。

“安东尼奥，”西门大声说，“我们必须在夜晚到来之前赶上他们。这些强盗的护送队是步行的，我们骑马三个小时就可赶上。”

“我们的马已很疲劳了。”印地安人不同意地说。

“即使把它们累垮，也要赶到。”

西门·迪博克又对仆人下指示：

“把爱德华先生抬到船骸中藏起来，好好照料，不要离开一秒钟。吉姆，我可以依靠你么？”

“可以。”

“可以依靠你父亲么？”

“那说不定。”

“如果受伤的人不到两天就可以平安地到达布赖顿，给他五十镑。”

“一百镑，”吉姆说，“少一个便士也不行。”

“好，就算一百镑。”

晚上六点钟，西门和安东尼奥回到印地安人的营地。他们很快地给马重新套上笼头和配上马鞍。这时在周围走动的石灰岩老爹跑来大声说：

“西门，我的断层！我向你发誓，我们现在是在我的断层上面，就是我在马罗姆和迪埃普的里登附近的巴黎盆地的断层……就是这断层的爆发引起地震的。你上来，让我给你提供我的证据。那里有始新世和上新世交杂的地质，它们真正是典型的。真见鬼，你听我说！”

西门站在他面前，脸上的肌肉紧缩，粗暴地说：

“这不是听您说空话的时候！”

“你说什么？”老头儿惊愕地低声说。

“我要您别来烦我。”

年轻人一下子跳上了马。

“安东尼奥，您来么？”

“好的，我们的伙伴们跟着来。我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留下标记，我希望明天我们就可以汇合。”

他们正在说话时，多洛雷骑马走到他们旁边。

“不要这样，”安东尼奥说，“你去伴随其他的人。石灰岩老先生不能一直步行。”

少妇没有回答。

“我要你和别的人在一起。”印地安人更严厉地说。

但她策马前行，赶上了西门。

在一个多小时中，他们朝着按西门的看法是朝南和东南的方向走，也就是朝法国走。印地安人也认为是这样。

“要紧的是，”他说，“我们走的是近海岸，我们的马匹的粮食只够应付到明晚。水的问题也值得担心。”

“明天的事我不在乎。”西门回答。

他们比他所希望的前行速度慢得多。那些质量平庸的马匹缺乏热情。此外，还得不时停下来分辨那些在湿沙上交错的痕迹，或注意在岩石组成的场地上出现的痕迹。每次停下来西门就生气。

在他们四周出现的景物，与他们在下午开始时所看见的相同，没有什么起伏，单调、阴沉，到处是船骸的坟场和船只的骨架。从各方面来的游荡的人交错而过。安东尼奥向他们打听情况。其中一人说，他曾遇见两个骑马的人和四个围着两匹马步行的人，这两匹马上捆着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她的棕色的头发垂落到地上。

“有多少时间了？”西门声音嘶哑地问。

“四十分钟，最多五十分钟。”

西门用力策马使其飞奔起来，同时他弯下身注意着那些强盗的痕迹。安东尼奥费劲儿地跟着他，而多洛雷身体挺直，面孔严肃，眼睛盯着远处，不费什么劲儿就赶上了他。

但太阳落下了，大家感到黑夜似乎使堆积的厚云突然低垂。

“我们将会到达……必须是这样……”西门重复说，“我肯定不到十分钟就会看见他们……”

他用几句话告诉了多洛雷他所知道的有关他的未婚妻被绑架的事。一想到伊莎伯勒，他就感到难以忍受的痛苦。西门凌乱的头脑中看见伊莎伯勒像一个被那些野蛮人开心地折磨的女俘虏，她的流血的头部在大路的碎石上裂开。他的想象跟随着痛苦，他感到在和死亡争速度。他以锐利的眼光搜索着天边，他几乎没有听见在一百步之后的印发安人对他发出的尖声呼唤。

多洛雷转过身来，平静地说：

“安东尼奥的马摔倒了。”

“安东尼奥会跟我们汇合的。”西门说。

他们两人进入一个有点起伏的地区已有一些时间了，那里有一些像小峭崖的沙丘。一个陡峭的斜坡通向一个充满水的长山谷，在边沿部分，强盗们留下的痕迹清晰可辨。他们把对岸的一个地点作为目标往前走，这地点从远处看似乎有痕迹留下。

在他们右边，没过马膝的海水平静地流着。当他们渡过水流三分之一时，多洛雷用她的长缰绳鞭打了一下西门的马。

“我们要快走，”她命令说，“瞧……左边……”

在左边，整个山谷的宽度被涨高的水流充满，这水流的两端涌起带有泡沫的长波浪。这种现象十分自然：在大地震后，水流寻找平衡，侵入低洼的地方。汇流很慢，他们不用担心，但他们的马似乎逐渐陷入深水中。在水流的推动下，他们不得不斜向右边走，于是，他们到达对岸的时间增加了，他们要根据新的水流的情况随时变动方向。当走到岸边时，为了避免不断涌来的水流赶上，他们让马加快了步伐，走在干泥形成的小峭崖似的两堵墙之间，在那些干泥上，许多的贝壳像马赛克那样镶嵌着。

半个小时后他们才登上了不受水流冲击的高地。他们的马却拒绝前进

了。

黑暗渐浓。怎么去找伊莎伯勒和那些绑架她的人的踪迹呢？他们留在广阔的水洼中的痕迹怎么能被安东尼奥和他的伙伴们找到？

“我们已和别的人分开了……”西门说，“我不知道我们的队伍怎样才能重组起来。”

“不论怎样，明天以前就可以重新组成。”多洛雷说。

“不可能在明天以前……”

他们两人单独地在黑夜里，在这神秘的土地深处走着。

西门在高地上走来走去，像一个不知如何采取行动的人，但这人知道眼下无法采取任何行动。多洛雷卸下马鞍，解下布袋并说：

“我们有足够的食物，但我们没有水喝，存水的瓶子是在安东尼奥的马鞍上。”

她打开两匹马的被盖后，补充说：

“西门，我们就在这里睡觉。”

二 沿着电缆

西门躺在她旁边很长时间没有睡着，但他的不安的心情在少妇温柔而匀称的呼吸节奏声中渐渐安宁下来，也就睡着了。

当他第二天醒来时，时间已不早。多洛雷正在山冈旁的小河中俯身洗脸和手臂。她的动作很慢，她揩试手臂，梳理头发，把头发在后颈上结成髻，这一切动作都很和谐与庄重。

西门起来后，她拿了一个水杯盛了水给他。

“喝吧，”她说，“这是淡水，正和我想的相反。晚上我听见我们的马在这里喝水。”

“这很容易解释，”西门说，“原来的旧海岸的河流到处渗透，直至水流变大，它们不得不开辟一条新路。根据这条河流的方向和它的流量，这是法国的一条河，无疑是索姆河，它在勒阿弗尔和南安普敦之间入海。除非是……”

西门对自己提出的看法没有把握。事实上，自从他在老是不动的和低矮的云层下心不在焉地把指南针还给安东尼奥后，他就再也不知怎样取向了。昨天晚上之前，他是跟着伊莎伯勒留下的痕迹走的，犹豫不定地选择着走向，而现在这痕迹也已消失，没有什么标志可以使他选择了。

多洛雷的一个发现使他不再犹豫了。在探索四周时，她看见一条横过河流的海底电缆。

“好极了，”西门说，“电缆显然是像我们一样从英国来的。跟随着它，我们就会到达法国。我们肯定是在和我们的敌人走同一个方向的路，我们终将会收集到一些情况。”

“法国虽然离这儿还远，”多洛雷说，“但我们的马也许走不了半天了。”

“那是它们倒霉，”西门大声说，“我们步行走完全程。重要的是要走到法国海岸。我们走吧。”

在两三百步远处，在一个低地的凹陷处，电缆露出河面，笔直地伸延到一个沙带上，过后又再出现，像我们在起伏的平原中看见的一段道路。

“它会引导你们到迪埃普的，”一个被西门拦住的法国游荡者说，“我是从那里来的，你们只要跟着它走。”

他们沉默地跟着它走。这两个沉默寡言的人只说必须说的话。多洛雷似乎一直在想着自己的心事，只关心马匹和探索行动的细节。至于西门，他不关心她。奇怪的是，他还没有感觉到，哪怕是一时感觉到，把一个年轻男人和一个少妇联结起来的冒险的奇特和令人不安。她一直不让人了解自己，她的神秘对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吸引力，甚至安东尼奥的谜似的话他也记不起来了。虽然他意识到她很美，他有时感到看她很愉快，并经常感到多洛雷的眼睛在盯着他，但他并不放在心上。他不让自己把对伊莎伯勒·巴克菲勒的爱恋引起的思索和对少女所遭遇的危险的想法有丝毫混合。

这种危险，现在他认为没有那么可怕。既然罗勒斯顿的计划是要将巴克菲勒勋爵带到巴黎银行去找赎金，可以推想，伊莎伯勒作为人质会得到适当的照顾，至少到赎金付后、罗勒斯顿提出另外的要求之前。但这时候，他西门却不在那里。

他们走入一个完全不同的地区，那里既没有沙地也没有烂泥，只有灰色的石板，这些石板上没有坚硬、尖锐的小片岩。这些石板上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甚至马蹄铁也踩不出印迹。了解情况的唯一渠道只能是那些游荡者。

这种人越来越多。自从出现新地以来，两天整已过去，这已是第三天。从海岸各省的各个地方，各种不怕冒险的人、胆大的人、流浪者、游民、偷猎者、鲁莽的人来到此地。从被破坏了的城市中大量倾流出一些贫困的人，一些饥饿的人和逃犯。这些带着枪和剑、短粗木棍或镰刀的强盗们，面带既防范又威胁的神色互相观察着，用眼光估计对方的力量，随时准备扑上去或自卫。

对西门的问题，他们喃喃地回答：

“一个捆住的女人？一队人？一些马匹？没看见。”

他们继续走下去。但两个小时后，西门惊讶地看见三个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的人走在前面不远的地方，他们肩上抬着一些包裹，每个人扛着一条棍子的一端。这不是安东尼奥的印地安人队伍么？

“是的，”多洛雷低声说，“这是福尔赛达和马查尼兄弟。”

当西门想去和他们汇合时，多洛雷面露厌恶地说：

“不要去，这些是坏人。和他们在一起没有好处。”

但西门没听她的。当他的声音可以被听到时，他大声叫喊起来：

“安东尼奥在这里么？”

三个人放下包裹，西门和多洛雷也下了马，那手上拿着短枪的福尔赛达把枪放进了口袋里。这是一个巨人般的大汉。

“啊，是你，多洛雷，”他招呼了西门后说。“说实在的，安东尼奥不在这里。我们没找到他。”

他微微一笑，嘴巴歪着，眼光虚假。

“这就是说，”西门指着那些布袋说，“马查尼和您，你们认为到海岸边去搜索更简单一些，是么？”

“也许是。”他用诡诈的口气说。

“安东尼奥交托给你们的那位老教师呢？”

“到了‘玛丽王后号’后不久，我们就没见到他了。他那时在寻找贝壳，于是我和马查尼继续前行。”

西门变得不耐烦起来。多洛雷打断他的话。

“福尔赛达，”她严肃地说，“安东尼奥是你们的头人，我们四个人一起为他工作。他曾问过你们是否愿意跟他和我一起来为我叔叔之死报仇。你们没有权利丢弃安东尼奥。”

那些印地安人笑着彼此看看。显然那些权利、应诺、义务、交情的责任、成规、礼仪等都突然成为他们不能理解的东西。在乱糟糟的情况中，在处女地的中心，只有欲望的满足是最重要的。他们没有看到新形势，他们甚至不去讨论就急于得出结论。

马查尼兄弟重新拿起包裹。福尔赛达走近多洛雷，用半闭的闪亮的眼睛沉默地看了她一会儿。他的脸上同时显出犹豫和粗鲁，毫不掩饰想把少妇当一件猎物那样抓住的欲望。

但他控制住了自己。他重新拾起包裹，和他的同伴们一起走了。

西门沉默地看着，他的眼睛遇上了多洛雷的眼睛。她有点儿脸红起来，低声地说：

“以前，福尔赛达是一个让人尊敬的伙伴……正如您所说的，草原上的空气影响了他，像影响其他人一样。”

他们四周出现了一层干的海藻和海带，在它们下面，在几公里长的起伏冈峦中，电缆不见了。多洛雷决定在这里休息一下。她把马带到远处去以免妨碍西门休息。

但这时发生了一件事。在西门躺到地上想要睡觉时，他被一些袭击者进攻，被塞住嘴巴捆绑起来。他已无力抵抗。这是三个返回来的印地安人进行的攻击。

福尔赛达拿了西门的钱袋和手表。他检查了一下绳子是否结实，然后便在马查尼兄弟的掩护下，从海藻和海带底下爬到少妇照料马匹的地方。

西门好几次看见他们的身体像蛇一般灵活地起伏。多洛雷因为正忙于照料马匹，身体背向着他们。她一点也没有想到危险。西门徒然地在绳中挣扎和从被塞住的口中发出呼唤。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挡那些印地安人达到目的。

马查尼兄弟中最小的一个爬得最快。他突然扑到多洛雷身上，把她推倒。这时他的哥哥跳上一匹马，福尔赛达抓住另一匹马的缰绳，用嘶哑的胜利的声音命令道：

“把她扶起来，拿走她的马枪……好……把她带到这里来……把她捆起来……”

多洛雷被横捆在马鞍上。但当福尔赛达解开围着她腰身的一条绳子时，她从马的颈部挺起身来，控制住马查尼弟弟，举起手臂给他当胸一刀。这印地安人扑倒在福尔赛达身上。当后者脱身出来想要搏斗时，多洛雷已先他一步拾起马枪瞄准着他。

“走吧，”她说，“马查尼，你也滚蛋吧。”

年长的马查尼顺从地打马走掉了，福尔赛达生气得脸上肌肉直抽搐，他拉着第二匹马逐步后退。多洛雷命令道：

“留下马，福尔赛达。马上松开……要不我就开枪。”

他放下马缰，然后在二十步远处突然回转身，急速地逃跑了。

使西门激动的不仅是事件的本身——它像悲剧里的故事——而是少妇所表现出的特别的镇静。当她来解救他时，她的手冰凉，嘴唇发抖。

“他死了，”她低声说，“那年轻的马查尼死了……”

“您不得不自卫。”西门说。

“对……对……但杀人，多么可怕！……我不由自主地扎向他……像在电影里一样。您看，这场面，我们四人，马查尔兄弟、福尔赛达和我，曾重复过多少次……这场面以同样的动作和词句出现……甚至是刀刺！……是年轻的马查尼教我用刀的，他经常对我说：‘好极了，多洛雷，要是你在现实生活中被绑架，我可怜你的敌人。’”

“我们快走吧，”西门说，“马查尼很可能要为他的弟弟报仇，而像福尔赛达那样的人也是不会放手的……”

他们继续前行，走到电缆所在的地方。西门和多洛雷并肩步行着。他稍侧过头就看见她那阴沉的脸上的一头黑发，她丢失了大毡帽，留在马鞍上的开襟背心也被马查尼偷去了。她的上身紧裹着一件丝衬衫，肩上横扛着马枪。

有条纹的石块的区域又再次延伸到很远，到处是同样的残骸和游荡的海盗的身影。天空飘浮着云层，不时听见一架飞机隆隆的响声。

到了中午，西门估计他们还有五六古里路要走，那么，在黑夜来临前，他们可以抵达迪埃普。已下马的多洛雷也和西门一样步行。她说：

“对，我们会到达……马呢，不行，它会在这之前摔倒。”

“这没关系，”西门说，“要紧的是我们到达。”

现在地上的石块和一部分沙土已掺杂起来，地上还有一些脚印和两匹马的痕迹，这些痕迹沿着电缆迎面而来。

“我们却没有遇到骑马的人，”西门说，“您认为怎样？”

多洛雷没有回答。但不久当他们走到一个斜坡顶上时，她指给他看一条宽阔的河流，它拦住了他们的去路，直流到天边。走近一些，他们看到它从他们右边流到他们左边。再走近些，它使他们想起今早他们离开的那条河。同样的颜色，同样的海岸，同样的弯曲度。困惑起来的西门细看四周，想发现不同的东西，但景物完全一样，不论是整体或细节。

“这是什么意思？”西门低声说，“这是难以解释的海市蜃楼……不能承认我们搞错了……”

但是搞错的证明却在增加。两匹马留下的痕迹使他们远离了电缆，他们下到河岸边。在一个留有营地遗痕的空地上，他们认出了他们度过前一夜的地方。

在印地安人的袭击和年轻的马查尼死后，他们两人在心情不安的情况下迷失了方向，心不在焉地信任了他们直到那时唯一依靠的标志海底电缆。但他们重新上路时，由于没有任何标志向他们显示他们是走反了方向，于是他们又重新走上已走过的路。在经过费力而无效的努力后，他们又回到了他们几小时前离开的地方。

西门一时感到支持不住。在他眼里，可怕的延误具有一种无法挽救的重要性。六月四日的地震使这地域充满野蛮现象，他们得和一些性质不同的阻碍作斗争。当那些游荡的人、不守规矩的人已能一下子适应这新情况时，他西门却在徒然地寻找解决特别情况向他提出的问题的办法。到哪儿去？怎么办？对谁自卫？怎样营救伊莎伯勒？

正如他在茫茫大海中迷失方向一样，他在新地上也找不到方向。他沿着河道向上走，心不在焉地跟着两个痕迹走，它们印在某些地方潮湿的沙土上。他认出那是多洛雷的凉鞋留下的脚印。

“往这边走没有用，”她说，“今早我已探索过周围的地方了。”

西门不理睬少妇的话，继续往前走，没有其他目的，只是想行动和移动而已，一刻钟后，他走到一个地方，那里的岸边像一个可以涉水而过的河流岸边那样被踏过而且到处是烂泥。

西门突然停下来。两匹马曾经走过这里，它们的蹄印可以看见。

“啊！”他惊愕地说，“这是罗勒斯顿留下的痕迹！……这是他穿的胶底鞋的清晰印痕！这可能是……”

几乎是立即，西门的推测明确起来。五十米远的地方，有不久前扎营的痕迹。西门说：

“显然……显然……他们昨夜就是在这里的。像我们一样，他们得避开河水突然上涨，像我们一样，他们在一个山冈的背面扎营。啊！”西门绝望地说，“我们当时离他们不过一千或一千二百米远！我们本可以在他们睡着时突然袭击他们。没有什么能通知我们，这真是可怕……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蹲下去俯身在地面上，仔细查看了几分钟。接着他站起来，眼睛望着多洛雷的眼睛，低声对她说：

“有一件奇怪的事……您怎样解释？……”

少妇棕色的脸变成紫红色，西门看出她已猜到他要对她说的话：

“多洛雷，今早我睡着时您已到过这里。您的脚印几次盖过您的敌人的脚印，这证明您在他们离开后到这里来过。为什么您不告诉我？”

她一声不响，眼睛一直盯着西门，严肃的脸上带着一种对抗和担心的表情。西门突然抓住她的手说：

“可是……可是……您知道实情！从今早起，您已知道他们沿着河走远了……瞧……从那边走的……可以看到他们朝东走的痕迹……但您什么也不对我说。还有……对……那电缆，是您指给我看的……是您使我朝南走……朝法国走去……正是由于您，我们浪费了几几乎一整天！”

西门靠近她，眼睛盯着她的眼睛，用手抓住少妇的手指说：

“为什么您这样干？这是无可名状的背叛……说呀，为什么？您知道我爱巴克菲勒小姐，而她正遇到最可怕的危险，浪费了一天，她会受到羞辱，遭到死亡……为什么您这样干？”

他沉默下来。他感到了她那与平时一样的无动于衷的外表下的激动情绪。他以一个男人的力量控制住了她。多洛雷的膝头无力地弯下了。她内心只有服从和柔情，在目前这种特殊的情况下，任何克制都不能妨碍她的招供，拦阻她的冲动。她低声说：

“请原谅……我没有意识到，我只想到您……想到您和我……对，自从我们相遇的最初时刻起，我被一种比什么都强烈的感情控制住……我不知为什么……是您的行动的方式……您的文雅和体贴，当您把您的上衣披到我肩上……我不习惯于人们这样对待我……您好像完全和别的人不同……在俱乐部的那天晚上，您的胜利使我心醉……从那时候起，我的整个生命朝着您走去……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男人们……男人们对我非常严峻……强暴……可怕……他们像粗鲁的汉子一般追求我……我讨厌他们……您……您……您不一样……我在您身旁感到自己像一个女奴……我想讨您欢心……您的每一个动作使我心醉……在您身旁，我感到了从来没有感到过的幸福……”

她在他面前弯下身，垂下头。西门面对这种自然流露爱情的表现感到困惑，他一点儿也没预料到，这种表现既热烈又谦逊。但此时他对伊莎伯勒怀着柔情，因此对这种表现感到不舒服，好像聆听这少妇的讲话是犯错误。但她对他说话时是如此温柔，西门看到这美丽而自豪的女人尊敬地在他面前弯腰是如此奇特，他忍不住产生了一种感情。

“我爱着另一个女人，”西门重复说，为了在他们的爱恋之间竖起一个阻碍。“没有任何力量能把她和我分开。”

“我知道，”她说，“但我仍然希望……我不知希望什么……我没有目的……我只愿我们两人尽量长时间单独在一起。现在完结了。我向您发誓，我们将与巴克菲勒小姐汇合……让我带您去……我似乎比您更知道……”

她是真诚的么？怎么联结这种忠诚的建议与她刚承认的感情？西门对她说：

“什么能向我证明？”

“什么能向您证明我的忠诚么？”她说，“那就是完全承认我做的坏事和我要补救的心愿。今早，当我单独到这里时，我在地上到处寻找有什么可以为我们提供情况的东西。在这石头的边沿上，我找到了一张纸，上面写着……”

“您找到了一张纸？”西门焦急地大声说，“是巴克菲勒小姐写的，对么？”

“是的。”

“当然是写给我的。”西门越来越激动地说。

“上面没有地址。但这些内容的确是写给您的，像昨天那几行字一样。您瞧……”

她拿出一张纸，它已有点潮湿和发皱，上面可以看到伊莎伯勒匆忙写下的字迹：

“放弃去迪埃普的方向。听说有一个黄金的资源……据说涌出的是黄金。我们将往那边走。目前没有可担心之处。”

多洛雷补充说：

“他们在日出之前已沿着河的上流走了。如果这条河是索姆河，我们可以推测他们在某一地点渡河，这样他们会放慢速度。因此，西门，我们会找到他们的。”

三 并肩而行

那精疲力竭的马已不再能为他们所用了。他们把布袋里的东西倒空和将被单像士兵的大衣似地围在多洛雷身上以后，就把马丢弃了。

他们重新上路。此后一直由多洛雷带领着前行。西门在看到伊莎伯勒的信后安心下来，顺从地让她带领着。他多次看到多洛雷的明智、她的判断和本能的准确性。

他感到得到了她的理解，已没有那么担心，说话也多了，像前一天那样又沉迷于新世界在他身上唤醒的热情。那些仍然不明确的岸线、弯曲的河流、水流多变的颜色、山谷和山顶变化的形状、像小孩的面孔那样不明确的线条，这一切，在一两小时之中，使他惊奇和激动。

“您瞧，您瞧，”他大声说，“这些景物对自己在大白天出现好像感到惊奇。直到此前，它们被压在大海下，埋在黑暗中，亮光似乎使它们感到尴尬。每一件事物应当学会保持自己，争得地位，适应生存的不同条件，服从其他的规律，根据其他的意愿而改变，最终过地上的生活。每件事物都应认识风、雨、寒冷、冬春、美丽而灿烂的阳光，这阳光使它变为肥沃，从它身上收取它外形、颜色、作用、美丽，吸引力及各方面能提供的一切。这就是我们眼前的还在创造中的世界。”

多洛雷带着心醉的表情听着，表现出她对西门所说的话有极大的兴趣。西门不知不觉间变得更细心更友好了。偶然使他获得的同伴逐渐呈现出女人的面貌。有时他想到她向他透露的爱情，他想她是否假装效忠，其实只是想方设法留在他身旁，利用一切使他们联结在一起的机会。但他对自己的力量是那么的有把握，觉得伊莎伯勒在很好地保护着他，他不想费心去分析这个神秘的心灵的秘密。

他们三次处身在一群碰到河流拦阻的游荡的人中间，三次看到流血的斗争。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倒下了，西门却没有尝试去保卫他们或惩罚有罪者。

“这是强有力的人的天下，”他说，“没有警察！没有法官！没有刽子手！没有断头台！那么何必感到拘束？所有的社会 and 精神的获得，所有的文明的巧妙，这一切都会立即消失。剩下的只是最原始的本能，它们滥用力量，夺取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在生气或贪婪的推动下就杀人。这有什么关系！我们是生在洞穴时代。每个人应自己设法应付！”

在他们前面响起了歌声，好像是河流传来的响亮的回声。他们侧耳倾听。这是法国乡村的歌曲，人们用拖长的声音按照单调的旋律在唱。歌声迫近了。从雾中出现了一条大船，上面满是男人、女人、小孩、篮子和家具。在六根桨的用力划动下，船走得很快。这是些流亡的水手们在寻找他们可以重建家园的新地。

“从法国来的么？”当他们驶过时，西门大声问。

“从海上基伊厄来的。”一个唱歌的人说。

“这是索姆河了，对么？”

“是索姆河。”

“但它流向北方。”

“对，但在离这里几古里的地方，它突然转弯。”

“你们大概遇到过一群人，他们带着捆在马上的一個老人和一个少女。”

“没有看见。”那人说。

他又开始唱歌。女人的声音伴着他合唱，大船走远了。

“罗勒斯顿可能改向法国去了。”西门说。

“不可能，”多洛雷提出异议，“因为他现在的目标是人们告诉他的黄金资源。”

“要是这样，他们现在怎样了？”

经过在充满碎贝壳的地面上困难地一小时行走后，他们才能得到回答。在这地面上，千千万万的软体动物的贝壳经过几个世纪已堆积的很高。它们在脚下咯咯作响，有时没过人的踝骨。有些地方，伸延几百米的地面上全是死鱼，人们不得不踩过去。这些死鱼形成一堆腐烂的肉浆，发出一股难以忍受的臭味。

一个坚硬的斜坡引导他们到了一个俯瞰河流的崎岖的岬角。在那里，有十来个头发花白、穿着褴褛、十分肮脏、面孔难看、举动粗鲁的人正在砍开一匹马的尸体，并在一堆湿柴烧的小火上烤马肉。这大概是一群为了抢劫而联合起来的流浪者。一只牧羊犬伴着他们。其中一人说，他在早上曾看见一群有武装的人横渡了索姆河，他们利用了河中间沉没的一条大船的船骸，他们把一些脆弱的板匆忙地搭到船骸上作桥用。

“瞧，”这人说道，“这桥搭在峭崖的一端上。就是靠它他们首先把少女滑下，接着是把捆住的老头儿滑下。”

“但是，”西门问道，“马匹没有经过那里么？”

“马匹？它们已精疲力竭了……于是它们把它们抛弃了。我的两个同伴带走了三匹，带到法国去……要是他们能到达，他们可真好运。第四匹马，现在正在烤着……必须吃东西。”

“那些人，”西门说，“他们到哪儿去了？”

“去拾黄金。他们谈过有一个滚出金币的溪流……真正的金币……我们也要去。我们缺少的是武器……真正的武器。”

那些流浪汉站了起来。无需共同商定行动计划，他们就把多洛雷和西门包围了起来。那个说话的人把手搁在西门的步枪上。

“太好啦！这样的武器，很适合现在用……特别是为了塞满钞票的钱袋……这是真的。”接着他又用威胁的语调说：“我的伙伴们和我，我们用棍子和刀子来谈这一切。”

“短枪更好用。”西门一边从口袋里拿出他的小手枪一边说。

那些流浪汉的包围圈散开了。

“停下来！”西门对他们说，“谁向前一步，我就打死他。”

西门往后退，一直用手枪瞄准着他们，同时拖上多洛雷往岬角的一端走去。那些流浪汉没有动。

“瞧！”西门低声说，“我们用不着怕他们。”

那个像一个巨大龟壳的大船拦住了河流的一部分。船在沉没时，在斜坡上留下了大量的木板和厚板，现在虽然已腐烂，但还可用，罗勒斯顿那帮人就是用它们在河流的一个分支上搭了一条十多米长的桥。

多洛雷和西门急忙走过去。他们轻松地沿着几乎是扁平的船底走，然后攀着锚的铁索滑过去。但当多洛雷触到地面时，她还没有放开手的铁索强烈地震动了一下，彼岸回响起了枪声。

“啊！”她说，“我真幸运，子弹打中了一个铁环。”

西门掉过头来。在他们后面，流浪汉一个跟一个地冒险走过木桥。

“谁放的枪？”西门问道，“这些家伙没有枪。”

多洛雷猛地推了他一下，使他处于船骸的保护下。

“谁放枪么？”她说，“是福尔赛达或马查尼。”

“您看见他们了么？”

“对，在岬角后部。他们只要说几句话就可以和流浪者取得谅解，使她们攻击我们。”

他们两人跑到龙骨的另一边，躲避着射击的人们。西门荷起枪。

“放枪！”多洛雷大声说，她看见西门在犹豫。

枪响了，第一个流浪者倒下，他抱着腿痛苦地大叫。其他的人拖着他往后退，在岬角上再也没有人了。即使流浪的人们不敢再到桥上去冒险，对多洛雷和西门来说，离开那由船骸组成的保护区也一样危险。只要他们一露面，就会遭到福尔赛达和马查尼的枪击。

“我们等到晚上吧。”多洛雷作出决定。

在几个小时中，他们拿着枪监视着岬角，那里经常有一个身躯出现，挥动着手臂。有好几次一条马枪的枪筒对着他们，使他们在威胁下不得不躲藏起来。当夜色变浓时，在肯定了罗勒斯顿的痕迹是继续沿着索姆河上行后，他们继续上路了。

他们迅速前进，毫不怀疑两个印地安人和那些流浪者会跟踪他们。的确，他们听见这些人在河上发出的声音，他们在同一地方还看到了闪烁的火光。

“他们知道，”多洛雷说，“罗勒斯顿走这个方向，而在寻找他的我们，不会离开这个方向。”

经过两个小时的摸索行走，在河流的不时发亮的波浪的指引下，他们走到一个乱糟糟的荒僻的地方，西门用他的手电筒偷偷地照了一下。这是和一条拖船一起沉没的一些巨石，像大理石块一般。河水浸没了其中的一部分。

“我想，”西门说，“我们可以在这里停下来，至少直至天亮。”

“好，”她说，“天亮时您离开。”

西门对这回答感到奇怪，说道：

“多洛雷，我想您也会离开。”

“当然，不过我们分开不是更好一些么？罗勒斯顿的痕迹不久会离开河流，这会延误您的跟踪和发现，要是我不走另一条路来引开福尔赛达，他必然会跟上您的。”

西门不理解少妇的计划。他对她说：

“多洛雷，那您怎么打算？”

“我走我的那边，我要使他们跟着我，因为他们寻找的是我。”

“这样您会落在马查尼的手中，他正想为他弟弟报仇，在福尔赛达手中……”

“我会从他们手中逃脱的。”

“在这地区聚集着许多粗鲁汉子，您能逃脱他们么？”

“应当与罗勒斯顿汇合的是您而不是我，我会妨碍您的行动。让我们分开吧。”

“不行，”西门提出异议，“我们没有权利分开，您可以相信，我不会抛弃您。”

多洛雷的建议使西门困惑不解。这少妇怀着什么动机？为什么她愿意为他牺牲自己？在沉寂和阴影中，他长久地想着她和他们度过的奇特的冒险。

他去追寻他所爱的女人时，却发现由于形势而与另一个女人联结起来，这女人追踪着他，她的获救要靠他，她的命运与他的命运密切相联，但他只认得她那美丽的面孔和匀称的身材。他曾救了她一命，但只知她的名字。他保护她，捍卫她，但他不清楚她的心灵。

他感到她来在了他身旁。他听见她低声地犹豫着说：

“您拒绝我的建议是为了使我摆脱福尔赛达么？”

“当然，”西门说，“会有可怕的危险……”

她声音更低地带着承认的口气说：

“不应当让福尔赛达的威胁影响您的行动……我会发生什么事并不重要……您不知道我的经历，您可以想象我是在墨西哥街头卖香烟的少女，或者在洛杉矶的酒吧间里跳舞的女人。”

“不要说了，”西门说，把手捂在她的嘴上，“我们之间不应当有秘密。”

她坚持说：

“但您很清楚，巴克菲勒小姐遭遇和我一样的危险。您留在我身旁，牺牲的会是她。”

“不要说了，”他生气地说，“我不抛弃您是出于职责，如果我不这样做，巴克菲勒小姐不会原谅我的。”

他对少妇生起气来，测想她自认为是伊莎伯勒的战胜者，她想肯定这种胜利，向西门证明他应当离开她。

“不行，不行，”西门想，“我不是为她留下来，我是为职责留下的。一个男人在这种情况下不会抛弃一个女人的。她会理解么？”

半夜时分，他们不得不离开躲藏处，因为河水突然涨起，到了海滩高处。

没有其他的事打扰他们的睡眠。但早上，当黑暗还未完全消退时，他们被一阵急促低沉的犬吠声惊醒。一条狗向他们急速跑来，西门几乎来不及拔出他的手枪。

“不要放枪，”多洛雷大声说，手里拿着刀子。

太晚了，那狗翻了个筋斗，抽搐起来，无力地摔倒在地。多洛雷低下身看了一眼说：

“我认得它，这是流浪人的狗。他们跟着我们的踪迹。这条狗走在他们前头。”

“但我们的踪迹不可能跟上，因为几乎看不出来。”

“福尔赛达和马查尼像您一样有手电筒。此外，枪声会使他们知道情况。”

“那就尽快走吧。”西门建议。

“他们会追上我们的……除非是您放弃去找罗勒斯顿。”

西门抓住他的手枪。

“对，那只要在这里等待他们，然后逐一解决他们。”

“对，”她说，“要是不幸……”

“不幸什么？”

“昨天，您向流浪者放枪后，您没有再上子弹，对么？”

“是的，但我的子弹带是在我睡的沙地上。”

“我的子弹带也是一样，两条子弹带都被涨潮浸湿了。现在只剩下您的勃朗宁自动手枪的六颗子弹。”

四 战斗

说到底，他们得救的最可靠的机会是潜入河中，从左岸逃走。但这种决定会使西门离开罗勒斯顿，他只是到了最后关头才愿意采用。福尔赛达已预料到这一点。当白天相当明亮时，他们看到彼岸有两个朝索姆河走的流浪人。在这种情况下，怎么靠岸？

不久以后，他们看到他们的退却已被人知道了，敌人利用了他们的犹豫不决。在与他们同一边的河岸上，上游五百米处出现了一支枪的枪筒。在下游，也有一样的威胁。

“是福尔赛达和马查尼，”多洛雷说，“我们左右两侧都受到威胁。”

“但我们前面没有人。”

“有的，其他的流浪人。”

“我没有看见他们。”

“他们隐蔽着，躲藏得很好。”

“向他们跑去，走过去。”

“那得横穿过一个空旷的地方，会遭到马查尼和福尔赛达交叉的火力。他们都是出色的射手，肯定会打中我们。”

“那怎么办？”

“那我们在这里自卫。”

她的建议很好。那些像小孩积木般的大理石块乱糟糟地堆起，构成一个真正的堡垒。多洛雷和西门爬到顶上，选择了一个四面有保护的小地方，从那里可以看见敌人的一部分举动。

“他们向前来了。”多洛雷仔细看后说。

河流沿岸堆积着一些不知从哪里来的树干和大树根，马查尼和福尔赛达就是利用它们走近前来。每向前跳一步，他们都用带着的宽阔的木板撑住。多洛雷指给西门看，在空旷的平原上有一些别的东西在移动，由各种物质堆积成的地盾、成捆的短绳、船只的破板、木桥的碎片、锅炉的铁片。这一切慢慢地移动着，像乌龟那样爬着，朝着同一目标移动，随着导向中心的光线走。这中心就是堡垒。在马查尼和福尔赛达的命令下，流浪人围住了它。堡垒上不时露出一只脚或一个头。

“啊！”西门生气地说，“要是我有几颗子弹，我会回击这侵略！”

多洛雷拿着两支没用的马枪，希望它们会使敌人胆怯。由于被围的人无所作为，侵略者的信心大增。也许那两个印地安人已发现被围困者的现状，因为他们不再费劲掩藏。

多洛雷说：“为了表现才能，福尔赛达对一只沿河而飞的海鸥开了一枪。”

马查尼也作出回答。一架飞机的声音传来，它比其他的飞机飞得低，突然像从云层中掉下来，静静地滑翔，越过河流，飞到大理石块上空。当快到他身旁时，马查尼拿起枪慢慢地瞄准。枪声一响，被打中的飞机便向前、向两侧轮流倾斜，像是要翻个儿，又像一只受伤的鸟那样曲曲折折地飞远消失了。

西门把头伸出来，两个印地安人放的两枪打到附近的石壁上，生出了一点火光。

“我求求您，”多洛雷恳求说，“要小心谨慎。”

从年轻人的前额上滴下一点血。她用手帕轻轻地拭干，低声地说：

“您瞧，西门……这些人会战胜我们的……您不是一直拒绝离开我么？您冒生命的危险，而结局无法改变。”

他粗鲁地推开她。

“我的生命没有危险……您的生命也一样……这一小撮坏蛋永不会到达我们这里。”

他犯错误了。有些流浪者离他们已不到八十米远。可以听见他们之间在说话，他们那带灰毛的难看的面孔从地盾上显露出来，像从魔匣里伸出的魔鬼的头。

福尔赛达大声向他们下令：

“向前进！……用不着害怕！……他们没有枪枝弹药……向前进！那法国人的口袋里塞满钞票！”

七个流浪人一起跑向前。西门赶紧瞄准、放枪。他们停下来。没有人被打中。福尔赛达高兴地说：

“他们失败了！……勃朗宁自动手枪的子弹打不中！进攻吧！”

他用一块钢板保护着自己，迅速走近。马查尼和流浪人在三四十米处组成一个包围圈。

“准备好！”福尔赛达大声说。“拿起刀子！……”

多洛雷提醒西门注意，他们不应当再停留在观察的地方，大部分的敌人可以在不被看见的情况下走到堡垒的脚下，潜入大理石块中间。他们从一个像烟囱似的间隙中从上而下滑下来。

“他们在那里！他们在那里！”多洛雷说，“要放枪……瞧，这里有一条裂缝。”

通过这条裂缝，西门看见两个走在别人前头的身材高大的坏蛋。两声枪响，这两个人倒下。匪帮再次停步，犹豫不决。

多洛雷和西门利用这机会躲到河畔。那里有三块大石构成一座岗亭似的建筑，前面是一片空地。

“进攻！”福尔赛达和他的手下人汇合时说。“他们被包围了。马查尼和我的枪正控制住他们。要是那个法国人动一动，我们就打死他！”

为了免受枪击，西门和多洛雷不得不站起来，露出半个身子。在印地安人的威胁下，惊恐的多洛雷跳到西门前边，以她的身体作堡垒保护他。

“停下！”福尔赛达控制住他的手下人的冲动并命令说，“你，多洛雷，放弃你的法国人。要是你放弃他，他的性命会有安全保证！让他走吧！我要的是你。”

西门用左手抓住少妇，猛烈地拉住她：

“不要动，”他说，“我禁止您离开我。我对您负责到底。只要我还活着，这些坏蛋就得不到您。”

少妇紧靠在他的肩上，他伸出了右臂。

“好极了，迪博克先生！”福尔赛达冷笑着说，“你似乎坚持不放美丽的多洛雷。这些法国人，总是这样，像中古的骑士！”

他作了一个手势，集合了流浪者，准备进行最后的攻击。

“伙伴们，来吧！再作一次努力，所有的钞票归你们。马查尼和我只保留这少妇。你同意么，马查尼？”

他们一起向前冲。在福尔赛达的命令下，他们一起抛出他们拿着的木头和铁块，像是投出火箭一般。多洛雷没有被打中，但西门的手臂被打中了，

他在刚才放枪打倒马查尼时，掉了他的勃朗宁自动手枪。一个流浪者扑向滚在地上的武器，与此同时，福尔赛达和多洛雷搏斗起来。他用双手抱住她的腰，避开她的刀子。

“啊！西门，我完蛋了。”她结结巴巴地说，尝试抓住他。

但西门得应付五个流浪人。他已失去武器，只有拳头和脚。他三次遭到枪击，那个拾起勃朗宁自动手枪的人笨拙地射出最后的子弹。在其他粗鲁汉的重击下，西门一时顶不住，被推翻在地。其中两人抓住他的腿，还有两人试图扼住他的喉咙，第五个人一直用那没有子弹的手枪瞄准着他。

“西门，救救我……救救我。”多洛雷大声呼喊。福尔赛达用一条被单把她包裹起来，并用绳子捆好带着她走了。

西门拼命地挣扎，并在很短的时间内摆脱了他的袭击者。在他们来得及再次进攻前，他突然想到一个办法。他把自己的钱袋向他们扔去，并大声说：

“无赖，住手，你们去分吧，三百万……”

钞票一捆捆从钱袋里滚出来，散开在地上。那些流浪人毫不犹豫地扑到地上。西门可以自由行动了。

离这里五十米远处，福尔赛达肩上荷着少妇急忙逃走。他沿河而走。更远一点，有两个流浪人在河的另一边，靠着一个他们找到的木筏和两根杆子作为桨渡过这河。要是福尔赛达赶上他们，他就得救了。

“他赶不上。”西门想，同时用眼睛估计着距离。

他突然把一个袭击者的刀子夺过来，开始跑去追。

福尔赛达一直认为西门是在与流浪者作斗争，因此一点也不着急。他把多洛雷搭在他脖子上，让她的腿、头部、手臂垂在他前面，用他的手臂压在他胸前，手里还拿着一支枪。他对两个划木筏的人大声说：

“这是少妇！……这是我的……你们可以分享她的珠宝……”

那两个人警告他：

“当心！”

他转过头来，看见西门离他二十步远。他肩膀一动，想把多洛雷扔到地上，像摆脱一个沉重的负担。少妇摔下来，但她作了这样的动作：她在摔下时用手握紧了枪筒，落下时把印地安人也拽倒了。

福尔赛达要拿回他的枪需要几秒钟，但他来不及了。西门在他能瞄准之前就扑到他身上。他摇摇晃晃起来，臀部吃了一刀，跪在地上求饶。

西门解救了多洛雷，对那两个惊慌地推那木筏要登陆的流浪人下令：

“你们去照料受伤的人……在那边还有另一个印地安人大概没有死。照料他，你们的生命会安全。”

其他的流浪者手里拿着钞票在远处分散了，他们行动的如此迅速，以致西门放弃了去追赶他们的念头。

现在，西门成为战场的主宰。死亡、受伤或逃走，他的敌人们失败了。奇特的冒险继续着，像在一个野蛮的地域和从未见过的背景下。

他深切地感到他在法国和英国之间的海峡土地上，在那充满死亡、罪行、诡计和暴力的地域中所体验的神奇。他胜利了。

他不禁微笑起来，双手放在福尔赛达的枪上，同时对多洛雷说：

“草原！弗尼摩尔·科柏小说里的草原！……美国的西部！……这里什么都有：苏人的袭击，意想不到的地堡，绑架，白种人的头目作为胜利者出现的战斗……”

多洛雷挺立在他面前。她那薄丝上衣在搏斗中撕裂了，碎块从她裸露的内衣周围垂下。西门用不大肯定的语调说：

“瞧这漂亮的印地安女人……”

不知多洛雷是出于激动还是她长久斗争以后过度疲劳，她摇摇晃晃地站不稳了，好像要摔倒。西门用双手抱住她。

“您没有受伤吧？”

“没有……有点头晕……我曾十分害怕……其实我不必害怕，因为您在这里，而且答应救我。啊！西门，我多么感谢您！”

“我只是做了别的人也会做的事，多洛雷。用不着感谢我。”

他想脱身，但多洛雷不放。沉默了一会儿，她说：

“那个头目称之为漂亮的印地安女人的人，在她的国家里，人们还给她一个名字。我要告诉您么？”

“多洛雷，什么名字？”

她眼睛盯着他，低声说：

“‘头目的报酬’。”

怎么他没有想过，这美丽的女人有这样一个外号，她是人们争相劫掠的猎物，是人们不惜一切代价去营救的女俘，她用那润红的嘴唇和棕色的肩膀提供了最好的报酬。

她用双臂抱着他的脖子，他感到了她的抚摸。他们两人一时动也不动，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但伊莎伯勒的形象飘过西门的脑海，他记起她要求他作出的誓言：“忠诚，绝对忠诚。始终不懈。要不我不会原谅你的。”他重新站了起来，并说：

“多洛雷，您休息吧！前面的路程还长。”

她也站了起来，走到河边，在清水中洗完脸后，立即开始工作。她把受伤者留下的弹药和食物全收集起来。

“好了，”她在一切准备好即将动身时说，“马查尼和福尔赛达不会死的，我们用不着担心他们。他们会得到两个流浪人的照料。他们四个人是能自卫的。”

他们再没有交谈。在一个小时里，他们朝河的上游走，到达了那些基伊厄来的人曾告诉他们的河流大转弯的开始地点。在这从法国索姆河直接流来的河弯处，他们在部分泥沙地上发现了罗勒斯顿的痕迹。这痕迹离开河流继续直走，一直坚持向北的方向。

“当然这是去找黄金资源的方向，”西门说，“罗勒斯顿至少比我们多前进了一天。”

“对，”多洛雷说，“但他那帮人数目很多，他们没有马，两个俘虏也使他们放慢速度。”

他们遇见好几个流浪者，这些人人都知道那无疑是从草原一端传到另一端的奇特的消息，大家都在寻找黄金的泉源，但没有一个人能提供一点情况。

有一个老妇人走过，她拄着一根拐杖跛行着。这像悍妇的人带着一个布包，从中露出一只小狗的头。

小狗凶猛地吠叫。那老妇用尖声低唱着歌。

多洛雷向她问话。她简短而有节奏地像继续唱歌似地回答说，她已走了三天……一直没有停过……她的鞋子都跑烂了……当她疲乏时，她让她的狗背着她走。

“是的，让我的狗背着我走……”她重复说，“我的狄克，不对么？”

西门低声说：

“她是个疯子。”

老妇点点头，用信任的口气对他们说：

“对，疯子……我以前不疯……是黄金……大量的黄金使我发疯……黄金像喷泉那样直冲上天……那些金块和深亮的石头……像大雨那般落下……只要张开帽子或口袋，它们就会落到里面……我有一满口袋……你们要看么？”

她低声地笑，拖住了他们。她抓住小狗的脖子，把它扔到地上，打开布袋。接着又像唱歌般说：

“你们是个诚实的人，对么？……对其他的人我不会拿出来给他们看……但你们不会对我干坏事……”

多洛雷和西门好奇地俯身看。那老妇用她瘦骨嶙峋的手指首先把盖狄克用的碎布拿开，然后拨开几块颜色似火的小石头，在这些石头下面有一个藏金币的地方。她抓了一把，在手心里敲响，这是有各种头像和大小不一的古老金币。

西门激动地说：

“她从那边来！……她从那里回来的！……”

他摇着老妇说：

“在什么地方？您走了多少时间？您看见一群人带着两个俘虏，一个老头和一位少女么？”

但老妇拾起她的小狗，合起布袋，她听也不想听。只是在走远时，她在狗吠的伴奏下唱歌似地说：

“一些骑马的人……他们快跑着……这是昨天发生的事……一个棕色头发的少女……”

西门耸耸肩膀。

“她胡言乱语，罗勒斯顿已没有马……”

“对，”多洛雷说，“但巴克菲勒小姐的头发是棕色的……”

他们十分惊讶地看到不远的地方有罗勒斯顿的痕迹，它连接着另一种从法国方面来的痕迹，这是由许多马踏成的——根据多洛雷的估计，大概有十来匹，它们的脚印比强盗们的更旧一些。显然这就是那疯老妇看见的骑马人留下的。

多洛雷和西门只好跟随着那潮湿的沙地上的伸延在他们前面的老路。充满贝壳的地区已结束。平原上到处是巨大的圆石，这些圆石是积聚在石灰岩里的石卵构成的，这些巨大的石头被海底的波涛和海底的水流磨光了。它们紧紧地堆在一起，组成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以致那些骑马的人和后来的罗勒斯顿得绕过去走。

西门和多洛雷走过此地后便到了一个宽阔的洼地，再要走下去得通过一些圆形的阶地，在这阶地深处还有一些圆石。

在这些石头中间，有一些死尸，他们估计有五具。

这些尸体是一些年轻人的，穿着讲究，脚上穿着有马刺的靴子。四个是被子弹打死的，第五个是在两肩间的背部吃了一刀而死的。

西门和多洛雷互相望望，接着分开去调查……

在沙地上还有一些缰绳、一条马鞍肚带、两袋麦子和半满的罐头、展开

的被单、用酒精烧的小炉子。

受害人的口袋已被掏空。但西门在一件背心里找到一张纸，上面写着十个人的名字：保尔·科米埃、阿蒙·达尔诺等，接着还写着：厄森林的猎队。

多洛雷在周围探索。她所收集到的情况和西门所见的事实，使他们知道了发生的事情。那些骑马的人——一群诺曼底的猎人——前一天晚上在这地点扎营，早上突然受到罗勒斯顿匪帮的袭击，大部分被杀死。

对于像他们和罗勒斯顿这样的人，袭击必然导致抢劫，但目标是在抢马。经过一番搏斗，强盗们骑马逃走了。

“这里有五具尸体，”多洛雷说，“名单上是十个人。其余的五人到哪儿去了？”

西门大声说：

“走散了，受伤了，垂死了，我怎么会知道？我们在周围搜查可能会找到他们。但我们有可能这样做么？我们有权利耽搁么？这关系到营救巴克菲勒小姐和她的父亲。多洛雷，您想想看，罗勒斯顿不过比我们先走了三十个钟头，但他和他的手下人骑上了良马，而我们……还有到哪里去找他们呢？”

西门生气地紧握着拳头。

“啊！要是我知道那黄金资源在哪里就好了，离我们有多远？一天的步行？两天？我们在这个可诅咒的地区里一无所知，随便行走，多么可怕！”

五 “头目的报酬”

在两个小时中，他们从别处看见了另外三具尸体。经常有不知从哪儿来的枪声响起。单独的流浪者变得稀少了，更多遇到的是由各阶层、各民族组成的人群，他们为了自卫联结起来。但在这些人群中，一旦有一点战利品要争夺，或甚至有一点希望可获得战利品，战斗就爆发了。没有任何纪律得到遵守，除非是暴力强加的纪律。

当一队流浪人群走近时，西门就装着拿起枪来准备射击。他只是从远处问话，带着不让人信任的讨厌的神气。

多洛雷不安地看着他，避免和他说话。有一次，她不得不告诉他搞错了方向，并向他证实了他的错误。但当他们之间需要解释时，西门是不耐烦地听着。他低声抱怨说：

“怎样？我们往右边或左边走有什么要紧！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没有什么可以证明罗勒斯顿在他的探险中带着巴克菲勒小姐。他也许把她囚禁在什么地方，等回来时再带走女俘……因此，我要是跟着他走，我会离巴克菲勒小姐更远。”

但是需要行动的想法推动着他，目的肯定会达到。他没有勇气专心去进行调查，也没有放慢前进速度。

多洛雷走在他旁边，有时走在他前头，不知疲劳地走着。她脱下了袜子和鞋子。西门看见她的赤脚在沙上留下轻盈的痕迹。她的臀部像年轻的美国女子那般摆动着。在她身上，一切显出优美、能干、灵活。

她的注意力比较集中，对外在的事物更为留心，用她那尖锐的眼光搜索着天边。她伸出手大声说：

“瞧，那边，飞机……”

这是平原上的一个很长的斜坡，那里雾和地面混在一起，因此难以肯定是飞机在雾里飞还是在地面上滑行，可以说像悬在大洋边上的有帆的船。逐渐地真相显露出来：飞机停在地上不动。

“无可置疑，”西门看了看方向后说，“这是横飞过河的飞机。它被马查尼的子弹打中了，到这里才勉强着陆。”

现在飞行员的身影显现出来了。很奇怪，他也不动，坐在他的位置上，弯下的头几乎看不见。飞机的一个轮子已损坏了一半，但飞机似乎没有受到很大的损伤。但为什么飞行员动也不动？

他们大声呼唤。他既不回答也不回转过头来。当他们走到他旁边时，他们看到他的胸靠着操纵杆，双臂分垂两边，在座位下面，血在滴流。

西门爬上飞机，紧接着说：

“他死了。马查尼的子弹从他的头部后面斜着打中……伤情不重，但他只是过了很久才感觉到，他流了大量的血，也许自己不知道……他成功地着陆……后来……后来，我不知道……大量的出血……血栓栓塞……”

多洛雷和西门汇合。两人把尸体放下。没有流浪者经过这里，因为他们找到了他的文件、手表和钱袋。

那些文件没有什么重要性，但那固定在操纵杆上的地图绘出了英法海峡和旧日的海岸，上面用红铅笔写着：大量黄金。西门低声说：

“他也要到那里去。在法国，人们都知道这件事了……这是准确的地点……离这里四十公里远……在布洛涅与黑斯廷斯之间……离巴苏雷勒沙滩

不远……”

西门又怀着希望说：

“要是我能使飞机飞行，半个小时后，我也会到达……那时我就可以解救伊莎伯勒……”

西门怀着一种永不泄气的热情开始工作。飞机受的伤不严重，只是轮子和操纵杆坏了，油管弯曲了……困难在于西门在修理箱内只找到一些不够用的工具，没有一件零件。这并不使他灰心，他采用绑扎和临时的措施，不考虑是否坚实，只要飞机能在需要的时间里飞行就行。

“总之，”他对尽力帮助他的多洛雷说，“只要它能飞四十分钟。要是我能起飞，我肯定能坚持下去。当然，我能应付更困难的事。”

他高兴地说着愉快的话。他唱歌，笑起来，嘲讽罗勒斯顿，想象着这匪帮的头目看见从天上降下无情的天使时的样子。但是，虽然他工作很卖劲儿，到了晚上六点钟时，他还是意识到了在黑夜来临之前他不可能修好了。在这种情况下，最好还是推迟到第二天再动身。他停下修理工作，仔细检查飞机，多洛雷则走去准备扎营。当黄昏来临时，他结束了工作。他高兴地微笑着，朝右边大路走去，他曾看见少妇朝那条路走的。

在飞机跌落的山脊线后，平原突然低陷，在两个沙丘间有一条较深的裂沟，把西门引向一个更低的平原。这平原像一个喷泉山池，低凹处闪烁着清澈的水，它底下的黑色石块可以清楚地看到。

这是西门觉得雅致和富有诗意并富有人情味儿的景物。在这个湖泊的一端，出现了一件几天前被海水淹没的难以置信的事物，它像是人用手建立起来的一个建筑物，被安放在一些像充满精美雕刻的石柱上。

多洛雷走了出来。她的动作既缓慢而又严肃。她走到浸着水的石头中间，让水杯盛满了水，仰头嗽了几口。在她旁边，从一个放在小炉子上的盆子里升起一些蒸气，在空中摇荡着。

多洛雷看看西门微笑着说：

“一切都准备好了。我们有茶、白面包和牛油。”

“这可能么？”西门笑着说，“准是海底有居民，他们种植了麦子。”

“不是的，是那不幸的飞行员的箱子里的一些食物。”

“原来是这样。但这房子呢？这史前的宫殿呢？”

这是很原始的宫殿，被一些相互堆叠的巨石围着，大石上有块巨大无比的石板，它像那悬在石棚之上的天花板一样。这一切都是粗大、不成形的，还带着一些雕塑，而当近看这些雕塑时才知道它们只是软体动物挖的无数洞穴。

“穿石的软体动物，石灰岩老爹会这样说。我的天，对着这些几千万年前的遗址，他会怎样兴奋。也许在近旁还有别的遗址埋在沙土中……也许是整个儿一个村庄，谁知道！这无可否认地证明，在被大洋侵入之前，这土地上有人居住。既然人类的出现要提前到一个无法接受的年代，那被认可的想法不是要推翻么？啊！石灰岩老爹，这是怎样的一些假设啊！”

西门不作假设。即使对这些现象作科学的解释对他来说也并不重要，但他还是感到惊奇，这时刻多么激动人心！在他面前，在多洛雷面前，出现了另一个时代，他们像是在这个时代生活的两个人，周围的荒漠是同样的，荒蛮是同样的，危险是同样的，埋伏也是同样的。

还有同样的平静。在他们面前，展示着由沙土、雾和水组成的宁静的景

物。一条注入湖泊的小河上的薄雾和一片沉静混和在一起。

西门看看他的同伴。再没有比她更能适合这包围着他们的景物的人了。她具有原始的典雅，有点粗糙，有点荒蛮，具有各种神秘的诗意。

黑夜的面纱展开在湖泊上和河岸上。

“我们进去吧。”当他们吃完饭后她说。

“让我们进去吧！”西门说。

她走在前面，转过身来把手伸给他，把他引入用石板围起来的房间中。

西门把灯挂在石壁凸出的地方。细砂铺在地上像地毯。两条被子分别铺开。

西门犹豫不定。多洛雷紧紧用手抓住他，他在一时的软弱中不由自主地留了下来。她立即把灯熄灭了。他以为他是单独一个人在那里，因为他只听见湖水拍击海滩的石头时的无限轻柔的声音。

这时候，事实上是这时候，西门看到了形势三天以来使他接近多洛雷时设下的陷阱。他曾经像一个男人那样保卫她，这少妇的美貌没有一刻影响到他的决定或激起他的勇气。即使她丑陋年老，她也能获得他同样的保护。

现在，他忽然意识到，他想着她时并不是作为一个冒险或遇险的同伴，而是作为一个最美最有诱惑力的女人。他想她也会睡不着，像他一样辗转不安，并且通过她的眼睛的阴影在寻找他。只要她动一动，她头发里的幽香就和着温暖的气息飘荡在空气中。

她轻声地说：

“西门……西门……”

他心脏紧缩，没有作答。她重复呼唤了几次年轻人的名字，接着认为他无疑是睡着了，就起来走出洞穴，赤脚轻踏在沙上。

她要干什么？一分钟过去了。有一阵衣裙窸窣的响声。接着西门听见她在海滩上的脚步声，不久又听见有人搅动水的声音和流到地上的水滴声。黑暗中，多洛雷在洗澡。

西门接着看见了像一只天鹅在池塘上滑行那样轻快和难以觉察的现象，沉寂和平静的水面并没有改变。多洛雷大概游到海中去了，当她返回时，又响起溅水的声音和她重新穿上衣服的窸窣声。

西门突然站起来，意图在她进来之前就走掉。但她比他预料的还要快，他们在洞穴门口相遇了。西门向后退去，她对他说：

“您要走？西门。”

“是的，”他说，一边找着借口……“我担心飞机……偷农作物的人……”

“的确……的确……”她犹豫地说，“但我想首先……感谢您……”

他们的声音透露出同样的尴尬，同样的深切的不安。昏黑使他们互相看不清，西门是多么想看清在他面前的少妇。

“我对您的行动正如我应当做的那样。”他说。

“与别的男人不一样……这是使我感动之处……一开始我就产生好感……”

也许她本能地感到，过于温柔的话会伤他，因此她不继续吐露爱情。只是，过了一会儿，她低声说：

“这是我们一起度过的最后夜晚……以后我们一生都要分开了……在一切事情上都要分开……因此……抱我抱紧一点……只要几秒钟……”

西门没有动。他对她所要求的亲热的表示很害怕，更由于他热切地想顺

从，而且在各种不好的想法的进攻下意志变得软弱。为什么要抗拒？在平常这也许是对爱情的一种过失和罪行，但在这个动荡的时期就不再是这样了，在这时期，自然力量和偶然在一定的时间内会引起不正常的生存条件。在这时候，吻多洛雷的嘴唇会比摘一朵献给她的鲜花更坏么？

阴暗给他们在一起造成了方便。他们两人单独相处，年轻又自由。多洛雷的双手拼命往前伸，他能不把自己的手给她，服从那侵入他内心的甜密的陶醉么？

“西门，”她用恳求的声音说，“西门……我要求您的很少！……不要拒绝我……您不可能拒绝，对么？当您为我冒生命危险时，这是因为您身上……有一种感情……一种东西……我没有搞错，对么？”

西门沉默不语。他不愿和她谈到伊莎伯勒，把少女的名字掺杂在她们两人之间的决斗中。

多洛雷继续恳求：

“西门，我从来只爱您一个人……其他的男人……无关重要……您，您的眼光从第一次起就使我感到舒服……像我生活中的太阳……我会很幸福的，要是我们之间有……一种回忆……您会忘记的，您……这对您是不重要的……但对我，这是改变了我的生活……使我的生活变得更美……我有力量变为另一个女人……我求您，伸手给我……拥抱我……”

西门仍然不动。比那富有诱惑力的冲动更强的东西控制住了他，那就是他对伊莎伯勒的承诺，他对这少女的爱情。伊莎伯勒的形象和多洛雷的形象混和起来，在他的动摇的思想中，在他那昏暗的意识中，斗争在继续进行……

多洛雷等待着。她跪了下来，低声说出一些模糊不清的话，一些他无法知晓的语言，一些呼唤激情的语言，他感到其中的悲伤像祷告或呻吟那样向他传来。

最后，她扑在他脚下哭起来。这时西门走了出去，碰也没有碰她……

晚间的冷空气轻拂着他的脸。他迅速走开，同时怀着一个信徒念诵经文时的热诚呼唤着伊莎伯勒的名字。他回到高原上。当他快到飞机旁时，他躺在了沙丘的斜坡上，在睡着之前很久的时间里，他继续想到多洛雷，好像想一个在记忆中已隐没的人。那少妇重新成为陌生人。他不明白为什么她这样自然而热烈地爱他，为什么在这本能非常强烈的天性中，会掺入这样高尚、谦逊、忠诚和体贴的感情。

从黎明开始，西门对飞机进行了最后一次检查。经过几次试飞后，他满怀希望。他又再次下到湖边，但他再也找不到多洛雷。在一个钟头里，他寻找她，呼唤她，但徒劳无功。她消失了，甚至没有在沙地上留下脚印。

飞升到云层上，在充满阳光的晴朗无云的天空中，西门发出欢呼。神秘的多洛雷对他已无关重要，与她一起面临的危险或窥视着她的人都不算一回事。他已逾越一切障碍，逃脱了一切陷阱。他已取得胜利，最大的胜利也许就是抗拒了多洛雷的诱惑。

一切结束了。伊莎伯勒也胜利了。在她和他之间，没有插入别的东西。他紧握着操纵杆，发动机隆隆地响。地图和指南针就在他的眼前。他在半径一百米的圆圈中向下降，地点准确，不过右也不过左，不太前也不太后。

这次飞行没有超过他预计的四十分钟。最多是三十分钟，他就飞完了航程。他只看见在他底下涌起云海的白浪。现在，他只需加速到达。一些欢呼声，更确切说是一些嚎叫声从地面传来，好像有许多人聚集在那里。接着西

门进入起伏的云层中，他继续像一只猛禽那样旋转着穿过。

他毫不怀疑罗勒斯顿会出现，他们之间会发生重大的斗争，这斗争会有有利的结局和使伊莎伯勒获得解放。但他担心着陆，他可能在这最后的危险中失败。

从云雾中显现出来的地面，使西门看见后心安起来。一片几乎是平的空间像一个竞技场似地伸展着，在那里他只看见四个沙丘，它们组成许多小山冈，对 these 小山冈他可以容易地避开。人群站在这竞技场之外，除了有几个人在四面奔跑、手舞足蹈。

接近地面时他感到没有那么平坦，有许多沙色的小石头在一些地方堆得相当高。他全神贯注，避免碰到障碍，让飞机不带一点震动地滑动，平静地着陆。

许多人围着飞机。西门以为人们要帮助他下飞机。他的幻想不久就破灭了。几秒钟后，二十多个人对飞机进行了袭击。西门的脸被两支枪筒抵住不能动。他被捆上，嘴巴里塞上了东西，被从头到脚裹在一条被单里不能动，即使企图抵抗也做不到。

“和其他的人一起投到船舱底下，”一个嘶哑的声音命令道，“要是他抗拒，用勃朗宁手枪对待。”

手枪是用不着了。西门被包裹的方式已使他完全无力抵抗。无可奈何，他只看见那些抬着他的人走了一百三十步，走近了大声嚎叫的人群。

“你们结束嚎叫了么？”一个人冷笑着说，“大家走远一点。瞧！轻机枪要扫射了。”

人们爬上一道楼梯。西门被绳子拖着走。一只粗鲁的手搜索他的口袋，拿走了他的武器和文件。他感到被人再次抬起，从半空中扔下。

这摔落并没造成什么损伤，因为他落在一堆俘虏中，他们挤在船舱底，在口中塞着东西的状况下咒骂着。

西门用手肘和膝盖勉强在地板上占有了一个位置。这时大概是早上九点钟左右。从这时候起，时间对他已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他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保卫他从那些争夺的人那里获得的位置，以免给旧有的占据者或新来的人抢去。那些被口中所塞物阻住的声音在生气地抱怨，或是呻吟、喘气，他们精疲力竭。这真像地狱！那里有垂死者和死尸，有法国人和英国人的喘息，有带血的、粘糊糊的破烂衣服和尸体的臭味。

在下午时分，也许是晚上，一阵巨大的声音响起，像放烟花似的，接着很多人带着造反的愤怒和激动大声叫喊起来。突然间，一个比人群的嘈杂声更强的尖锐声发出了命令。顿时一片沉寂。接着一阵短促急迫的枪声，然后是轻机枪可怕的哒哒响。

这持续了至少两三分钟。嘈杂声又响起，它持续到西门再也听不见烟火的劈啪响和枪弹的爆裂声。人们大概还在斗争。在诅咒和痛苦的叫喊声中，人们结束了那些受伤者的生命，一堆垂死的人被扔到坑里。黄昏和黑夜过去了。西门自从和多洛雷在湖边吃了一顿饭后一直没有吃过东西，而且由于缺乏空气，胸上压着死去的和活着的人，嘴里的填塞物搞得下巴生痛，那像密封的风雪帽般套着他的头部的被单，这一切使他难以忍受。人们是否让他在这里死于饥饿，窒息，在这些腐烂和粘糊糊的人肉堆中，在死亡的含糊的呻吟声中？

西门的眼睛虽然被遮住，但他感到了太阳升起。他的睡着的邻人乱蹿乱

动，像酒桶底的粘糊糊的虫子。接着，从上边响起一个抱怨的声音：

“不方便寻找！……头目得有女仆！像在烂泥里逮住一条虫那样难……”

另一个声音大声说：

“行啦 瞧 朝左看……就是他……我认出捆住他的腰身的那条绳子……忍耐一点，我把他钩住……”

西门感到一件东西钩住了他身上的绳子，这大概是篙杆上的铁钩。他被钩住，拖起来，从死尸上面拖到坑外。人们把他的腿解开，并对他说：

“赶快，站起来，演员！”

西门的眼睛一直被蒙着，双臂被抓住拖到船骸外面。他们走过竞技场，他感到了脚下踩的小石头。他们登上通向另一条船骸甲板的一道楼梯，在那里停下来。

就在那里，人们拿走了那风雪帽似的被单和塞在他口里的东西，于是西门看见了他所处的场地：这里围有一层层路障，由各种东西堆成：小船、木箱、包裹、石头、沙坝。一条鱼雷艇的骨架连接着一些生铁管。在一艘潜水艇后面有一些连续不断的战壕。

沿着路障，荷枪的看守在站岗。一群流浪者在离轻机枪约一百米远的地方转来转去，大声叫喊。围障内平展着一片硫磺色的小石场地，很像那发疯老妇放在她布袋里的一样。是否掺杂在这些石头中的是一些金币？一些下了决心和武装得很好的强盗是否已联合起来占有了这宝贵的场地？相隔不远处有一些小山冈竖立着，像熄灭的小火山口的圆截台。

看守西门的人要他转过头去，把他捆在一根折断的桅杆脚下，靠近一群被另外一些守卫用锁链捆住的像牲畜一般的俘虏。另一边是匪帮的参谋，他这时正在主持法庭。

在一个圆圈的中央，有一个相当高的讲台，旁边是十来具尸体和一些垂死者，其中有的在可怕的抽搐中挣扎。讲台上，一个人在坐着喝酒，更确切地说，是躺在一个似王座的座位里。在他近旁，有一张矮凳和几瓶香槟，还有滴着血的刀子。在他的两旁有一群持枪的人。他穿着黑色的制服，上面有勋章和钻石、宝石点缀着。他的颈上挂着绿色宝石项链。他的前额上戴着黄金和宝石的冠冕。

当他停下喝酒时，他的面孔显露出来。西门颤抖起来。根据他想起的他的朋友爱德华的身体特征的细节，他知道这人是维尔弗雷德·罗勒斯顿。在那些珠宝和项链中，有一个饰着珍珠的小肖像——巴克菲勒小姐拥有的小肖像和珍珠。

六 地狱

维尔弗雷德·罗勒斯顿的面孔是一付流氓面孔，特别是一付酗酒者的面孔，他的堂弟爱德华的高尚的面容被这位堂兄放荡的生活习惯毁坏了。他那细小的眼睛深陷在眼眶里发出奇特的光。他不断地咧嘴使他的下巴像大猩猩似的。他笑着说：

“西门·迪博克先生么？请原谅。在您之前，我要打发几个坏蛋到一个更好的世界去。三分钟后，就会轮到您，西门·迪博克先生。”

他对他的同党说：

“这些人中的第一个……”

人们把一个害怕得发抖的可怜人推向前来。

“他偷了多少黄金？”他问道。

“两个英国金币，爵爷，是从路障外掉下来的。”

“把他杀了。”

一声枪响。那可怜人倒下了。

二个人被跟着执行了死刑，都是草率行事。每一次行刑，刽子手和参加的人都大笑，而且蹦蹦跳跳，就地旋转。

轮到第四个受害者时——他没有偷盗，只是人家怀疑他偷盗——刽子手的枪失效了。这时罗勒斯顿从他的座位上跳起来，直立在受害者之前，比受害者高出一个头。他把刀子插到他的两肩之间。

这时大家狂热起来。守卫们大喊大叫，在讲台上疯狂地乱蹦乱跳。罗勒斯顿重新回到座位上。

接下来的两次是用斧子砍的，两颗头颅跳到地上。

这些恶魔使人感到像在非洲中心的黑人朝廷中。这些强盗代表的人类，脱离了管制他们的行动的一切规范，放任自流，不怕警察，回复到原始野蛮时代。罗勒斯顿这个酗酒的野蛮人的头目，出于凶狠和古怪的本能，为杀人而杀人，因为这是日常生活中无法享受的一种肉欲，看到血比喝香槟更使他陶醉。

“轮到法国人了。”暴君大笑着高声说，“轮到迪博克先生了！我来负责干！”

他从座位上走下来，站在西门面前，手里拿着染血的刀子。

“啊！迪博克先生，”他低声地说，“头一次在黑斯廷斯旅馆您逃脱了我的手！对，我袭击的似乎是另一个人。算您走运。但是，亲爱的先生，为什么您不让人忘记，反而追踪着我和巴克菲勒小姐？”

提起少女的名字，他忽然大怒起来：

“巴克菲勒小姐！我的未婚妻！您不知道我爱她么？巴克菲勒小姐！我曾向地狱发誓，要是有人胆敢以我的敌人的身份出现，我将在他背上插入刀子。这人是您么，迪博克先生？但是，我可怜的年轻人，您不该愚蠢到让别人逮住自己！”

他的眼里闪着一种残酷的欢快。他慢慢地举起手臂，同时窥视着西门眼中的死亡的痛苦。但他突然停下手来，因为时间还没有到。他低声说：

“一个想法！……一个不坏的想法……对，一点不坏。对……应当让迪博克先生参加一个小小的仪式，这会让他高兴地知道他亲爱的伊莎伯勒的命运有了保证。忍耐点儿，迪博克先生！”

他和他的守卫们商量了一阵子，这些人表示热烈同意，并获得了几杯香槟的报酬。接着准备工作开始。三个守卫走到一侧，其余的同党把尸体排成一个圆圈，这样在放在讲台上的一个小桌子的周围就组成了一个观众的长廊。

西门就站在这长廊中。人们重新给他塞上了嘴。

这一切像是疯子演出的一个不连贯的场面，它不比恶梦里的古怪幻象更具意义。西门既不感到受威胁的恐惧，也不感到得到解放的高兴。他像生活在非现实和幻象中。

守卫们荷着枪排成队。罗勒斯顿拿掉冠冕，像要表示对某人尊敬而脱掉帽子似的。他把那镶着钻石的制服扔在甲板上，像把鲜花扔到一位正在行走的皇后的脚下。那三个被打发去办事的同党返回来了。

在他们前面走着由两个红脸的胖女人押送着的一个妇女。

西门绝望地颤抖起来：他认出了伊莎伯勒，但她有了很大变化，脸色苍白！她摇摇晃晃地走着，好像她的腿拒绝支撑她的身体，她的充满悲伤的眼睛看不清东西。但她拒绝她的随行者扶持。一个和别的俘虏一样被牵着的人跟在她后面，这是一个白发老神甫。

罗勒斯顿赶快迎接他称为未婚妻的女人的到来，伸手牵她，带她到一张椅子旁坐下，然后自己坐到她旁边。那神甫站在桌子后面，处在一把手枪的威胁下。

仪式很简短，一切细节都已事先安排好。神甫喃喃说了几句惯例的话。罗勒斯顿宣布他选择了伊莎伯勒·巴克菲勒为妻。当伊莎伯勒被问时，她垂下头表示同意。罗勒斯顿在她的手指上戴上婚戒，接着他从自己的制服上取下那镶着珍珠的小肖像，把它扣在少妇的上衣上。

“我亲爱的，这是结婚的礼物。”他讽刺地说。

他吻了她的手。她似乎感到一阵头晕，一时要跌倒在地，但她又立即挺起身体。

“我亲爱的，今晚再见。”罗勒斯顿说，“您的亲爱的丈夫今晚来看您，并要求享有他的权利。今晚再见，亲爱的。”

他向两个肥胖的女人示意带走女俘。

人们打开几瓶香槟酒，但神甫却只获得一刀作为报酬。罗勒斯顿举起酒杯大声说：

“为我的妻子干杯！您认为怎样，迪博克先生？她将会很幸福，对么？今天晚上她将成为罗勒斯顿国王的妻子！迪博克先生，您可以安心死去了。”

他手持着刀子走近，这时在竞技场的一侧响起一连串伴随着嘈杂声的爆裂声。烟火像前一天晚上那样燃起。不久，场面改变了。罗勒斯顿突然清醒起来，在船骸边沿俯下身子，大声地发出命令：

“到路障上去！人人站好岗位！……自由射击！不要怜悯！”

甲板上响起那些冲向楼梯的同党的脚步声。有几个得宠的守卫留在罗勒斯顿的身旁。最后几个俘虏彼此捆在一起，新的绳子加固了把西门绑在桅杆脚上的绳子。

但他可以转过头来，看到整个竞技场的情况。场地上空无一人，但是从场中央竖起的四个火山口中喷出了巨大的水花、蒸气、沙土、小石，散满在地面上。在这些小石中滚着一些同样颜色的金币。

这种难以想象的景象使西门想起冰岛的间歇热喷泉。这种现象当然要用

自然的原因来解释，在这火山爆发形成的地方，一个奇怪的偶然竟能把过去沉没的西班牙殖民者运输掠夺来的金银的大帆船的财富积聚起来。这些财宝像在地面上汇集的雨水一般，慢慢地流入广阔的洼地底，现在又沸腾着由于大地震而集中起来的新的活力。

西门感到空气都发热了，这条水柱的温度大概相当高，这就是为什么比怕那些小石更利害，无人敢到中央地区来冒险的原因。

此外，罗勒斯顿的队伍已守在路障线上，那里从一开始就枪声大作。许多集中在一百米远的地方的流浪者立即动摇起来，分开的发怒的队伍冲向开阔地带。他们在无情的打击下翻身倒下，但另外一些人一边嚎叫一边奔过来，被那些像奇迹的雨般落下的金币弄得神魂颠倒，其中有的人滚到金币旁。

有些人突然改变了主意。这是一场屠杀的游戏。那些避开了子弹的人沿着围墙被俘虏了，被抓到一边准备行刑。

突然间一切平静下来，像被截断的喷泉，水流降低、变小，最后消失了。留在路障边的队伍加快了袭击者溃退的速度，与此同时，那些组成卫队的同党们拾起金子装在草包里，集合在罗勒斯顿在那里东奔西跑的船骸脚下。收集金子的工作进行得很快。草包迅速抬来，令人反感的怪诞的瓜分开始了。他们的眼睛发出贪婪的光，双手发抖。金币的出现，触摸金币的感觉及金币发出的声响使这些人发狂。饿兽争夺一个血淋淋的猎物的场面也不会比这里更凶狠、更起劲。每个人都把战利品放在自己口袋里或将四角结起来的手帕中。罗勒斯顿把他的金子藏在一个布袋里，用双手抱着。

“把俘虏杀掉！新的俘虏和其他人一样！”他又醉熏熏地大声说，“马上执行！接着把他们全都吊起来，让人们到处都可以看见，再没有人敢来攻击我们。伙计们，杀死他们。头一个是迪博克先生！谁负责杀他？我没有力气了。”

同党们向前冲去。其中一个比较敏捷的抓住西门的喉咙，把他的头部贴着折断的桅杆，用枪筒对着西门的太阳穴放了四枪。

“好极了！好极了！”罗勒斯顿大声说。

“好极了！”其他的人在刽子手旁一边大喊一边跺脚。

这刽子手用一块已染着鲜血的布盖住西门的头部，围着桅杆打了个结。这块布的两端拉到前额的高度，竖起来像两个驴耳朵，这引起一阵大笑声。

西门一点也不惊讶自己感到还活着，意识到他没有被这四枪击中。难以相信的恶梦继续着，不合逻辑的行动和紊乱的形势相继发生，无法预见或理解。在死亡时刻，由于发生了与引导他到死亡门前的情况同样荒谬的情况，他得救了。是枪没有子弹，还是刽子手有怜悯心？没有一种解释可以作出满意的回答。

不管怎样，西门动也不动以免引起注意。他像死尸那样被直立地绑着，船帆掩盖着他那活人的脸。

可怕的法庭重新活动，判决加快，同时用了大量的奠酒。对每一个受害者都给予一杯烈酒，饮一杯酒意味着一种死亡。下流的玩笑、亵渎、哄笑、唱歌，全混成一种可怕的嘈杂声，但罗勒斯顿的刺耳的声音凌驾于一切之上：

“现在把他们吊起来！把死尸吊起来。动手吧，伙计们。当我从我的妻子那里回来时，我想看见他们在绳子的一端吊着。王后在等我。为她干杯，伙计们！”

大家嘈杂地碰杯，同时唱着歌直到楼梯的一端，接着他们返回，立即开

始那罗勒斯顿命令的恐吓那些流浪者的肮脏工作。他们冷笑和叫嚷的声音使西门能感觉到那些令人恶心的情节。死者被由脚部或头部吊起来，挂在船骸周围或高处凸出的地方，并在他们的手臂之间插上一面染血的破布做的旗子。

快轮到西门了。他与刽子手之间还相隔几个死人，他们嘶哑的喘气声他都可以听到了。这一次，什么也不能解救他了。人们若发现他还活着，不是吊死他就是用刀杀死他，这种结局无法避免。

要不是想起伊莎伯勒的危险处境和罗勒斯顿的威胁使他发怒，他会不尝试逃脱。他想，这时候那醉熏熏和有点不正常的罗勒斯顿正在那个他已渴望多年的少女身旁。她能作什么抵抗呢？被俘，被绑，她是事先被征服的猎物。

西门生气地呻吟。他挺立身体，希望把绳子崩断。等待突然使他不能忍耐，他宁可激起那些粗鲁汉的怒气，冒一场战斗的危险，也许有可能得到获救的机会。他的获救不就是伊莎伯勒的解放么？

一件想不到的事，一种不是粗鲁而是偷偷的谨慎的接触的感觉使他渐渐平静下来。在他背后有一只手解开了捆他手的绳子，同时一个几乎听不见的声音低声对他说：

“不要动……不要说话……”

他头上蒙着的布被慢慢地掀开。那声音说：

“您像强盗帮里的人那样行动……没人会注意到您……和他们一样行动……特别是不要犹豫不决。”

西门服从着这声音，没有回过头来，两个离他不远的刽子手在拖一个死尸。西门想到，要是想营救伊莎伯勒，他就不应当有所犹豫，于是他和两个刽子手在一起，帮助他们去拖那死尸，把它吊在放救生艇的一根铁杆上。

但行动使他精疲力竭。饥饿和口渴折磨着他。他一时头晕，正想找东西靠住时，一个人轻轻抓住他的手臂，拖他到罗勒斯顿呆过的讲台旁。

这是一个水手，他赤着脚，穿着一条蓝布裤子和工作服上衣，背上荷着一支马枪，一条布带掩着面孔的一部分。

西门低声说：

“安东尼奥！”

“喝下去，”印地安人拿着一瓶香槟酒说；“还有……这里有一盒饼干……您得有力气……”

经过一天半以来可怕的恶梦的惊扰，西门再也不会感到惊讶了。安东尼奥居然能钻入这些同谋者中间！但这也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印地安人的目的正是要向罗勒斯顿报仇。

“是您对我放空枪，”西门说，“使我得救的么？”

“是的，”印地安人回答，“我是昨天到达的，当时罗勒斯顿开始驱散那些围着金币泉源的三四千人。他招募了那些带着武器的人，而我正带着马枪，我就被招聘了。此后，我东奔西跑，在人们建立的战壕四周，在船骸中，到处走。当人们把从飞行员身上搜得的文件带给罗勒斯顿时，我正在他的讲台近旁，我得知那飞行员就是您。于是我留心起来。当他要杀您时，我提出要当刽子手。只是，我不敢让您知道我在场。”

“他现在就在巴克菲勒小姐身旁，对么？”西门焦急地问。

“是的。”

“您曾和她说过话么？”

“没有，但我知道她在哪里。”

“我们赶快去吧。”西门说。

安东尼奥抓住他。

“还有一句话。多洛雷怎样了？”

他盯着西门的眼睛问道。西门回答：

“多洛雷已离开我了。”

“为什么？”安东尼奥声音尖锐地问，“为什么？在这种地方，一个单独的女人肯定会遭到死亡……您却让她这样……”

西门没有低下眼睛。他说：

“我对多洛雷尽了我的责任……甚至超出我的责任。是她自己离开的。”

安东尼奥想了一会儿，接着说：

“好，我理解。”

他们走开了，没有让那些强盗和刽子手们注意到。那条船——西门看到褪了色的小旗子上写着“敦刻尔克城号”，他记起这条船是在地震开始时沉没的——船身没有过分损坏，船骸只是稍倾向右舷，在烟囱和艉楼之间，甲板是空的。他们从一个凹陷的楼梯井前走过。安东尼奥说：

“这是罗勒斯顿的巢穴。”

“这样的话，我们下去。”西门焦急地说。

“等一等，在走道上有六个同党，还有两个看守着巴克菲勒勋爵和他女儿的女人。我们继续前行。”

走了不远，他停步在浸着水的巨大篷布前。这篷布盖在集中放置旅客的口袋和箱子的框架上。安东尼奥掀开篷布，钻到底下，并向西门示意，让他也同样钻进去。

“您瞧。”他说。

框架是玻璃的，有厚实的栅栏保护着四周，通过这玻璃可以看到一条宽阔的走道，它通向甲板下的那一层舱房。在这走道上坐着一个男人，两个妇人守在他身旁。当西门的眼睛适应了那使事物模糊不清的半明半暗光线时，他看清了那人的面孔，认出了是巴克菲勒勋爵。他被捆在椅子上，由两个肥胖女人看守着，罗勒斯顿也曾把伊莎伯勒交给她们看管。其中的一个妇女的肥大的手中握着绕着勋爵脖子的绳子的两端，让绳子压在他的喉咙上。只要这只手突然扭转，在几秒钟内勋爵就会被扼死。

七 为黄金而斗争

“不要出声。”安东尼奥猜到了西门的反感，低声说。

“为什么？”西门说，“她们不会听见。”

“她们会听见。窗玻璃大部分没有了。”

西门以同样低的声音说：

“巴克菲勒小姐怎样了？……”

“今早我看见她，捆在另一把椅子上，像她的父亲现在那样。”

“她现在怎样？”

“我不清楚。我想罗勒斯顿把她带到他的舱房里去了。”

“这舱房在哪里？”

“他占有三四个舱房，有些是在那边。”“啊！”西门低声说，“真可怕！没有别的出口处么？”

“没有。”

“我们不能……”

“有一点声音就会使巴克菲勒小姐完蛋。”安东尼奥说。“为什么？”

“我可以肯定……这一切都是组织好的……以父亲的死亡作威胁，这是一种讹诈手段。还有……”一个肥胖女人走近一个舱房，侧耳细听，返身回来时冷笑道：“那少女在抵抗。头目得采取高明的手段。你决定了么？”

“当然，”另一个女人用头指点她的手，“我们每人可得到二十块的补贴，这很值得干！只要命令一下，喀嚓一响，事情就办好了。”老巴克菲勒的脸无动于衷。他眼睛闭起，好像是睡着了。西门心神不安起来。“您听见么？伊莎伯勒和罗勒斯顿两人在斗争……”

“巴克菲勒小姐会抵抗的。处死的命令还没有发出。”安东尼奥说。一个看守着过道进口处的人在闲荡中走过来侧耳倾听。安东尼奥认得他。“这是最早的一个同谋。罗勒斯顿把从黑斯廷斯带来的忠实同谋都留在身边。”那人摇摇头说：“罗勒斯顿做错了。一个头目不应像这样忙于小事。”

“他爱那少女。”

“这样爱的方式太荒唐……四个小时来，他一直在折磨她。”

“为什么她要拒绝呢？她首先是他的妻子。她刚才承认了的。”

“她承认了，因为，从早上起，人们就扼住了她父亲的喉咙。”

“对，她刚才承认了，以免人们扼得更紧。”

“老头儿怎样了？”那人俯身向前说。

“谁知道！”那个拿着绳子的人低声说，“他对他的女儿说不要让步，他宁可死去。从那时起，他好像是睡着了。他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

“这一切，”看守一边走一边说，“并不认真。罗勒斯顿大概在甲板上。您看到发生的事了么？……我们可能受到袭击、侵略……”

“要是这样，我有结束这老头的生命的命令。”

“这不会使我们获胜。”

不长的时间过去了。两个女人低声在谈话。西门有时好像听见舱房那边有声音响起。

“听着，”他说，“这是罗勒斯顿，对么？”

印地安人说：

“对”

“要采取行动……要采取行动。”西门说。

突然间，舱房的门打开，罗勒斯顿出现了。他愤怒地对两个妇人大声说：

“你们准备好了么？算好三分钟。三分钟后把他勒死。”

他又转过身去说：

“伊莎伯勒，你明白么？三分钟，我的孩子，快拿定主意。”

他把门关上。

西门尽快抓起安东尼奥的马枪。但是由于门挡着，他在强盗重新关上门之前不能瞄准。

“您要失败了。”安东尼奥说，一边退出篷布，一边拿走他的武器。

西门挺立起来，脸上的肌肉紧缩。

“三分钟！啊！这不幸的女人……”

安东尼奥尝试把他控制住。

“让我们想一个办法。舱房大概有舷窗。”

“太晚了，她将被杀死。要马上采取行动。”

他思索了一下，接着突然跑到甲板上，走到楼梯井口，往下跳去。过道的口上有一个比较宽阔的平台，守卫们在那里玩儿牌和喝酒。

他们站了起来。其中有一人命令说：

“停下！禁止走过去。”

“大家都上甲板上去！人人守着自己的岗位！”西门重复着罗勒斯顿的命令大声说，“快跑！不要怜悯！瞧，金子！金子重新像雨那般落下！”

那些守卫跳起来，从楼梯跑上去。西门在过道上奔跑，遇到一个被喊叫声引来的女人，他向她说同样的话：

“金子！金子像雨落下！头目在哪里？”

“在他的舱房里，”她说，“去通知他。”

她说完就跑了。另外一个手拿着绳子的妇女犹豫不决，西门一拳打到她的下巴上，使她倒下。接着，他没有顾及巴克菲勒勋爵就向舱房跑去。这时候，罗勒斯顿打开了房门，大声问道：

“什么事？黄金？”

西门抓住门把手使他不能把门关上，他看见活着的伊莎伯勒在舱房底。

“您是谁？”强盗不安地问。

“西门·迪博克。”

沉寂了一会儿。这是西门认为不可避免的斗争之前的暂时的休息。罗勒斯顿向后退去，眼神儿慌张。

“迪博克……迪博克……刚才杀死的那个人么？”

“就是他，”在过道上一个声音说，“是我安东尼奥杀的……我是你杀害的巴迪阿尔里诺的朋友。”

“啊！”罗勒斯顿倒在地上低声地说，“我完蛋了！”

酒醉、惊愕，特别是天生的懦弱使他瘫痪不能动了。没有一点抵抗，他就让安东尼奥推翻在地，解除了武装。与此同时，西门和伊莎伯勒相互拥抱。

“我的父亲呢？……”少女低声说。

“他活着。不用担心。”

他们两人一起跑去解救他。老绅士这时已精疲力竭，他几乎不能握西门的手和拥抱他的女儿。她也由于神经紧张而抖动得支持不住，扑倒在西门的怀里说：

“啊！西门，你来得正是时候……否则我会自杀……啊！多么可怕！怎能忘记？……”

虽然她很难过，可她还有力量抓住安东尼奥正要打击罗勒斯顿的手。

“不要这样，我求您……西门，您和我有一样的想法，对么？我们没有权利……”

安东尼奥不同意地说：

“小姐，您错了。像这样的一个恶魔，应当清除他。”

“我求求您……”

“好吧。不过我会找到他的。他和我，我们有帐要清算。迪博克先生，帮帮忙把他捆起来。”

印地安人急忙行动。他知道西门使那些守卫远离的诡计，推测到这些守卫不久就会在一些伙伴的保护下返回。他把罗勒斯顿推到走道的一端，把他扔进一个黑暗的小房间。

“这样，”他说，“同谋者找不到他们的头目，就会在外边寻找。”

他把那个开始从惊愕中醒来的胖女人捆绑并关起来。接着，虽然巴克菲勒勋爵和伊莎伯勒已精疲力竭，他还是把他们带到楼梯旁。

西门不得不背着伊莎伯勒。但当他走到“敦刻尔克城号”的甲板出口处时，他惊讶地听到劈里啪啦的声音和看见喷向天空的夹着小石子的水柱。出于一种幸运的偶然，发生了他预言的现象，引起了他们得以利用的骚乱。伊莎伯勒和巴克菲勒勋爵躲在篷布下，船骸的这一部分没有人到来。接着，安东尼奥和西门跑到楼梯旁去打听消息。一群强盗涌到那里大声叫喊：

“头目！罗勒斯顿！”

好几个强盗问安东尼奥，他也装作同样地不安。

“罗勒斯顿么？我正到处寻找他。他大概在路障那边。”

强盗们向后退，跑到甲板上。在讲台的下面，强盗们进行了秘密商谈，接着有些人跑到被围起的场地上，另一些人学罗勒斯顿的样子大声叫喊：

“人人守住岗位！不要怜悯！朝那边射击！”

西门低声说：

“发生了什么事？”

“发生了动乱，”安东尼奥说，“出现了犹豫。瞧围地的外面，人群在攻击几个地点。”

“可是有人向上面射击。”

“对，那是随便乱射击。罗勒斯顿不在场已产生影响。他是一个头目，您没看见他怎样组织队伍，在几个小时里，他所招募的两三百人会按照他们每人的能力而被分配工作。他不只是以恐怖的手段来领导的。”

喷发持续得不久，西门感到落下的黄金没有那么稠密了，但它仍吸引着那些负责收集的人和不理会头目的命令而越过路障的人。

“瞧，”安东尼奥说，“进攻加倍凶猛了。对方知道那些受围的人松懈了。”

人们从四方八面入侵前沿地带，一小部分人在最前面，但随着枪声的稀疏，涌来的人越来越多、越勇敢。轻机枪已不起作用，不是被抛弃就是损坏了。那些停留在讲台前的同谋者已不能保持他们的权威，无法恢复纪律，他们跳入竞技场中，奔向战壕。这些人是最坚决的，那些进攻者犹豫起来。

在两个小时中，胜利和失败交替着。当黑夜来临时，战斗的结果还未明

确。

西门和安东尼奥在被抛弃的船骸部分把必要的武器和食物收集起来。他们打算晚间逃跑，如果形势许可的话。安东尼奥前去侦察，西门看护着两个身体不好的正在休息的人。

巴克菲勒勋爵虽然可以走动，但仍然十分虚弱，在睡眠中不断受恶梦的烦扰。但西门的出现使伊莎伯勒恢复了全部的精力和生活的力量。他们靠近地坐着，手握着手，互相诉说悲惨日子的经过。少女诉说了她受的一切苦：罗勒斯顿的残酷，他对她的粗暴的殷勤，他不断地威胁，要是她不屈服，就杀死巴克菲勒勋爵，还有营地每晚发生的狂欢，不断流出的血，施行的苦刑，垂死者的呻吟，强盗们的欢笑……

当回忆起某些事情时，她颤抖起来，紧靠着西门，好像害怕单独一个人。在他们四周，亮光闪闪，枪声似乎更近了。由于上百场的战斗、痛苦、胜利组成的可怕而混乱的嘈杂声在黑暗的平原上响起，那里好像散布着一种暗淡的光。

一个钟头后，安东尼奥回来说，逃跑不可能。

“战壕的一半，”他说，“由攻击者占有了，他们甚至钻入围地的内部。这些人和被围的人一样，不让任何人通过。”

“为什么？”

“他们担心人们会带走黄金。他们好像有一种纪律，他们服从头目的命令，那就是从被围的人那里取回其积聚的巨大胜利品。由于进攻者与受围者的比例是十或二十对一，可以想象会发生一场真正的屠杀。”

夜间很不平静。西门看到很厚的云层在一些地方散开，从有星星的天空洒下一些光亮。可以看到一些人影跑过竞技场。先是有两个人，接着另有许多人登上“敦刻尔克城号”，从邻近的楼梯走了下去。

“罗勒斯顿的同谋回来了。”安东尼奥低声说。

“他们的目的何在？寻找罗勒斯顿么？”

“不是的，人们已认为他死了。但这里有盛满金币的口袋，每个人都要塞满自己的口袋。”

“金子就在那里么？”

“在舱房里。一边是同谋者，另一边是罗勒斯顿。您听。”

在甲板下，争吵开始了，几乎立即跟着响起叫喊和呻吟的声音。胜利者逐一从楼梯口出来。整个晚上，人影从那里进出，可以听见新来的人在搜查，在破坏。

“他们终究会找到罗勒斯顿。”西门说。

“这对我无关重要。”安东尼奥带着西门永不会忘记的冷笑说。

印地安人准备好枪枝和弹药。在黎明之前，他唤醒了巴克菲勒勋爵和他的女儿，把马枪和小手枪塞给他们。最后的时机不能延误，他估计“敦刻尔克城号”将是攻击者马上就会进犯的目标，因此最好不要延误。

于是这一小队人马在清晨初晓时动身了。他们还没有踏到竞技场的沙土地，从潜水艇骨架那里就响起了一个巨大的声音，这是发出攻击的信号，最后的攻击开始了。那些武装得更好的被围者准备进行组织得更好的抵抗，枪响的声音撕裂了天空。

突然间，对方加强了攻势，被围者的力量削弱了，这样西门和安东尼奥看到了那些像走头无路的野兽似的人们的溃散，他们在寻找可以自卫的或可

以躲藏的地方。

火雨和石块的落下在场地中央留下了一个无人的圆圈，但在攻击者中有几个狂热的人却有勇气冲进去。西门在一个短促的幻觉中好像看见——这可能么？——石灰岩老爹拿着一把用边沿垂下的一个金属圆盘做的奇怪的雨伞，向右向左两边奔跑。

胜利者的拥挤和嘈杂变得更厉害了。可以看到成群的男女挥动着木棍、旧剑、镰刀、半截刀、斧头等在制服那些逃跑者。西门和安东尼奥有两次不得不进行战斗。

“情势十分严重，”西门把伊莎伯勒拖到一边说，“我们将冒一切危险，找到一个突破口。伊莎伯勒，吻吻我，像沉船那天一样。”

伊莎伯勒吻他并说：

“西门，我信任您。”

经过多方努力，两次和想阻拦他们的强盗斗争后，他们跑到了路障处，不怎么困难就越过去了。但是，在外面的空地上，西门遇到了汹涌而至的流浪者，在这些人中间，有些人似乎是逃跑而不是去争夺猎物，好像从后面来的一个巨大的危险在威胁着他们。这些人很凶狠，准备好屠杀。他们翻转死尸，拼命攻击活着的人。

“当心！”西门大声说。

这是三四十个流氓和一群年轻人，其中有两个西门认出曾经追踪过他。当这两人看见西门时，他们带来了一队他们领导的人。一个不幸的偶然使安东尼奥滑了一交并摔倒。巴克菲勒勋爵也摔在地上。西门和伊莎伯勒陷在动荡的人群中，感到周围的人体使他们透不过气来。西门紧紧抓住少女，用手枪瞄准，连续射了三枪，伊莎伯勒也发了三枪。两个人的身体滚倒地上。一秒钟的犹豫后，一个新的打击使他们俩分开了。

“西门，西门！”少女惊慌地呼喊道。

一个流氓大声吼叫：

“那少女！带走她。可以用她换黄金。”

西门想走到她身旁，二十只手抵挡了他拼命使出的力量。西门一面自卫，一面看见伊莎伯勒被两个高大的流氓推在前面，朝路障那边走去。她摇摇晃晃，他们想去扶住她。突然间两个人接连着翻倒。两声枪响传来。

“西门！安东尼奥！”一个声音大声喊叫着。

透过混乱的人群，西门看见多洛雷笔直地坐在一匹全身是泡沫的马上，肩上荷着枪，在瞄准射击。三个最近的攻击者被打中了。西门这时脱出身来跑向伊莎伯勒，并与多洛雷汇合。与此同时，安东尼奥也把巴克菲勒勋爵带到了多洛雷身边。

他们四人又在一起了，但每个人后面都跟着一群猛追的流浪者，十来个从雾里出现的人也加了进去。这些后来者认为敌方人数很少，赢得这场战争就意味着获得一些财宝。

“他们超过了一百人了，”安东尼奥说，“我们糟糕了。”

“是得救了！”多洛雷不停地射击并说着。

“什么？”

“要坚持……坚持一分钟……”

多洛雷的答话在嘈杂声中结束。攻击者冲了过来。西门这一小群人背靠着马，对着各方面射击。西门左手用小手枪射击，同时右手抓住长枪的枪筒，

抡得圆圆得来驱走敌人。

但这怎能抵抗冲向他们的不断更新的人群？他们被人浪淹没了。老巴克菲勒被人打了一棍，安东尼奥的一只手臂被石头打麻木了。任何抵抗都变得无用。在这可怕的时刻，人们倒下了，肉体被踩在靴子下，被毒手撕碎。

“伊莎伯勒，”西门低声呼唤，同时把她热切地紧搂着。

他们俩一起跪倒地上。猛兽们向他们扑来，使他们头上一片黑暗。

在不远处号角声响起，传出了军乐的欢快声音。另一个号角回应着，这是法国人进攻的号声。

一阵令人害怕的沉默，枪劫的人们静止下来。西门这时虽然已支持不住，但他感到他身上受到的压力轻减了。猛兽们逃走了。

西门扶着伊莎伯勒，半站了起来。第一件使他惊讶的事是安东尼奥的态度。这印地安人脸上肌肉紧张地注视着多洛雷。他慢慢地偷偷地像一只猫科动物走向它的猎物似地朝她走了几步，在西门出来阻挡之前，他跳上并坐在她骑的马的后部，用双臂抱着少妇的手臂，粗暴地用脚后跟踢着马沿着路障朝北方飞奔而去。

在相反的方向，一些穿着天蓝制服的人从雾中出现。

八 新地的高级专员

“我的断层！……你不是和我一样相信这是成为死胡同的断层的分支么？所有爆发的力量积聚不动在这死胡同中，遇到一个适当的地方！……以致所有这些力量……你明白么？”

由于石灰岩老爹在假设中又搅入一些其它的话，西门更不能理解了，何况西门只顾着伊莎伯勒，只听这少女所说的话。

他们三个人在路障外边的一些帐篷之间聚在一起，围着这些帐篷有一些穿着短工作服、戴着蓝色橄榄帽的士兵来来往往准备着饭食。伊莎伯勒的面容比较平静，眼里没有什么不安。西门怀着无限的柔情细看她。早上，雾气终于消失了。自他们在“玛丽王后号”的甲板上一起旅行的那天算起，太阳这是第一次在晴朗无云的天空中闪闪发光。可以说，在那一天和目前这一天之间，没有任何力量能分离他们俩。一切不愉快的回忆消失了。伊莎伯勒撕破的衣服，她的苍白的脸色，她受伤的手腕，都只能唤起遥远的回忆，现在在他们之前展开的是光明的前途。

路障里面，有几个士兵在竞技场中走着，整理死尸，更远处，另外有一些人正站在“敦刻尔克城号”的残骸上放下吊在刑架上的可怕身躯。在潜水艇近旁，许多哨兵守卫着一个封闭的地方，那里关押着几十个俘虏，还不停地有新的俘虏加入。

“当然，”石灰岩老爹说，“还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但在研究现象产生的原因之前，我不会走。”

“而我，”西门笑着对他说，“我的老师，我很想知道，您是怎样到这里来的？”

石灰岩老爹对这个问题是没有多大兴趣的，他只是含糊地回答：

“我怎么知道！我是跟着一堆人来……”

“一些抢劫者和凶手。”

“啊！你认为是这样？也许是……有时我觉得似乎……不过我一直全神贯注！多少事物要观察！还有，我是单独一个人……至少是最后一天。”

“啊！那您原来和谁在一起？”

“和多洛雷在一起。我们一起走了最后一段路程，是她把我带到这里来的。当看见路障时，她离开我走了。后来，我没有机会进入这围圈离近点儿细看现象。我一旦前进，嘭的一声，轻机枪就响起。突然间，人群冲破了堤坝。现在使我心烦的是，这些爆裂声似乎没有那么猛烈了，人们应当预见到不久就会结束。说实在的，在另一方面……”

但西门不再听他说。他看见在竞技场里那个早上曾经与他交谈过的上尉正在指挥队伍，要立即去追踪那些逃遁者。西门把伊莎伯勒带到为她保留的帐篷里，巴克菲勒勋爵正在那里休息。西门走去和上尉汇合，这军官说：

“迪博克先生，一切已准备好。我派遣了一些队伍到北方去，全部的强盗会落在我手里或落在英军的手里，有人告诉我他们到达的消息了。这是多么野蛮残酷的斗争！我很高兴及时赶到！”

西门以自己的名义和巴克菲勒勋爵及他女儿的名义向他表示感谢。

“应感谢的不是我，”上尉说，“而是那个我只知称为多洛雷的奇怪的女人，是她带我到这里的。”

上尉说，他在他驻营的布洛涅前沿地带进行了三个小时军事行动后，他

接到新近上任的军事长官的命令，要他朝黑斯廷斯方向深入挺进，并占领直通古老的海岸的道路的一半，无情地消灭一切过激行为。

“今天早上，”上尉说，“当我们在离这里三四公里的地方巡逻时，看见一队偷盗农作物的人。而在他们前面，一个女人骑马飞奔。她迅速地告诉了我路障里面发生的情况。她已越过路障，但西门在路障里面遇到了危险。于是，她抓到一匹马，返回来恳求我去营救您。您知道，听到西门·迪博克这个名字，我赶快按照她指示的方向走去。您也清楚为什么看到她有危险，我就去追赶那带走她的男人。”

“后来呢，上尉？”

“后来她单独地骑着马安静地返回来了。她已摆脱了那个印地安人，我的士兵们在附近找到了他，由于落马他受了伤。他要求见您。”

西门简短地叙述了安东尼奥在这事件中扮演的角色。

“好极了，”军官说，“秘密揭开了。”

“什么秘密？”

“噢！这是作出可怕的事的某种记号。”

他把西门拖向船骸，使他走下甲板的楼梯。

宽阔的通道堆满了空的口袋和篮子。所有的金子已消失了。罗勒斯顿住的舱房的门已损坏。但在这些舱房的最后一个门前，在前天晚上安东尼奥关罗勒斯顿的小房间前，西门在军官的手电筒的照射下，看见一个吊在天花板上的死尸。它的膝盖已弯曲并被捆起，以免两脚触到地面。

“瞧这个坏蛋罗勒斯顿，”上尉说，“他显然值得这样。不过……好好地看看……”

他把电筒的光照向死尸的上身，已凝固的几乎变黑的血盖在已难以辨认的脸上。垂下的头部显出难看的伤疤，头颅上的皮肤、头发已全都被撕掉，只有肉暴露在外。

“这是安东尼奥干的事。”西门说，同时想起，当他表示担心那些强盗终究会找到他们的头目并把他放出来时安东尼奥的冷笑。按照印地安人祖辈的习惯，安东尼奥把那个他要惩罚的人的头发带皮剖下。我们不是在野蛮时代么？

几分钟后，当他们从船骸走出来时，他们看见安东尼奥和多洛雷在谈话，两人站在潜水艇近旁。多洛雷抓着马的缰绳。那印地安人指手划脚，好像很兴奋。

“她要走了，”军官说，“我已给她签了安全通行证。”

西门穿过竞技场，走到少妇身旁。

“您要走么，多洛雷？”

“是的。”

“朝哪个目标？”

“我的马想去的地方……直至它能去的地方。”

“您不想等几分钟么？”

“不想。”

“我想谢谢您……巴克菲勒小姐也一样……”

“希望巴克菲勒小姐幸福！”

她骑上马。

安东尼奥急忙抓住马缰，好像决心要留住多洛雷，并且用一种变了样的

声音和西门不懂的语言说话。

她动也不动。她那严峻的美丽的面孔一点也没有变样。她等待着，眼睛望着天边，直至印地安人疲乏地放下缰绳。于是她策马走远了。她的目光一直没有与西门的眼光相遇。

她走掉了，直到最后都保持着神秘。当然，在洞穴里过的那个晚上，西门的拒绝，他的行动，使她深深感到受辱，最好的证明就是这不辞而别的举动。但，从另一方面看，单独地穿过这可怕的地域，同时营救那看不起她的男人和这男人最爱的女人，这需要多么大的决心和勇气！

一只手搁在西门的肩上。

“是您，伊莎伯勒！”他说。

“是的……我刚才站在远一点的地方……我看见了多洛雷的离去。”

少女似乎有点踌躇。最后她一边注视着他一边低声说：

“西门，您没有对我说过，她是如此美丽。”

他有点尴尬，用眼睛盯着少女的眼睛说：

“伊莎伯勒，那是因为没有机会告诉您。”

下午五点钟左右，英军和法军的联系建立了，决定把巴克菲勒勋爵和他的女儿交由回黑斯廷斯的英军护送，这支军队备有担架。西门要求勋爵答应不久接受他的访问后就和他们告别了。

西门认为在这动荡的日子里，他的任务还没有完结。的确，甚至下午还没过完，就有一架飞机看到帐篷而着陆了。机上的人要求上尉立即派遣部队，因为法军和英军的一支部队似乎要发生一场难以避免的冲突，两军都在一个俯瞰全区的山顶上插上自己的国旗。西门一刻也不犹豫，立即坐到两个飞行员的旁边。

没有必要再详细地叙述在这件后果可能不堪设想的事件中西门所起的作用，他置身于敌对双方的方式，他的恳求和威胁，他最后命令法军后撤的权威和说服力。这一切已成为历史，只要回忆第三天英国总理大臣在众议院的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就够了：

“我要向可尊敬的西门·迪博克致谢。没有他，英国的荣誉会受到污损，法国人的鲜血会在英国人手中白流。曾第一个跳跃过古老的英法海峡的神奇人物西门·迪博克知道，最少在几个小时中应对一个伟大的国家采取忍耐的态度，这个国家多少世纪以来已习惯于在海洋的安全保护下，却突然看到自己被解除了武装、没有防卫和堡垒了。我们不要忘记，就在那天早上，德国怀着习惯的鲁莽向法国提出同盟的建议，要两国的军队联合起来立即入侵英国，‘打倒大英帝国！’但西门·迪博克的回答却实现了这奇迹：法国军队向后撤！让我们向西门·迪博克致敬！”

对于西门的行为，法国方面也立即表示感谢，任命他为法国新领地的高级专员。在四天中，他到处活动，飞到他征服的土地上，重新建立秩序，实现和睦、纪律和安全。全部的抢劫者和破坏者都被消灭了。飞机在天上飞行。运输食物的货车到处行驶，保证了旅客的交通。混乱的状态重新变得有序。

有一天，西门到黑斯廷斯附近的巴图城堡去敲门。那里也恢复了平静。仆人们也恢复了工作。只有墙上的一些裂缝，草坪中的一些裂口使人想起那可怕的时刻。

健康状况显得很好的巴克菲勒勋爵在图书室里接见了西门，像在布赖顿的高尔夫球场上那样友好地接待。

“年轻人，我们现在情况怎样？”

“我求婚到现在是第二十天了，”西门笑着说，“您曾经给我二十天的时间来完成一些事业，现在到了约定日期，我前来问问，按照您的看法，我是否已实现了我们之间订好的条件。”

巴克菲勒勋爵给他一支雪茄烟，并用自己的打火机为他点烟。

他没有别的回答。西门的事业，当巴克菲勒勋爵濒于死亡时西门对他的营救，显然是值得一支好雪茄作为报酬的，特别是巴克菲勒小姐的婚姻的报偿。但西门不应还要求感谢、称赞和没完没了的感情倾吐。巴克菲勒勋爵到底是勋爵，而西门·迪博克不过是一个小人物。

“年轻人，再见……啊，顺便提一提，我已使那卑鄙的罗勒斯顿强加于伊莎伯勒的婚姻无效了……这婚姻当然是无效的，但我还是办了必要的手续。巴克菲勒小姐将告诉您这一切。您会在花园里找到她。”

她并不在花园里，而是事先等候在阳台上。

西门告诉她他与巴克菲勒勋爵会晤的情况。

“对，”她说，“我父亲接受了。他认为考验足够了。”

“伊莎伯勒，您呢？”

她微笑着说：

“我没有权利比我的父亲更苛刻。但是不要忘记，在他提出的条件之外，我还添加了一个条件。”

“伊莎伯勒，什么条件？”

“您不记得了？……在‘玛丽王后号’的甲板上？”

“伊莎伯勒，您怀疑我么？”

她抓住他的双手并说：

“西门，我有时难过地想起，在这次巨大的冒险中，是另一个女人而不是我陪伴着您度过危险，是她，您保护她，捍卫她。”

西门摇摇头说：

“不对，伊莎伯勒，我只有一个伴侣，那就是您伊莎伯勒，只有您一人。您是我唯一的目标、唯一的思想、唯一的希望、唯一的意志。”

思索了一会儿后，她说：“从那边回来时，我和安东尼奥长久地谈到她。西门，您知道这位少妇不但长得很美，而且具有很高尚、高雅的情感。我不知道她的过去，但据安东尼奥说，她经历过相当艰难的岁月。但后来……后来，不论她过着一种什么生活，不论她引起什么样的激情，她都保持一定的距离，只有您是真正让她激动了。据我所看到的，根据那个爱情被拒绝了、充满痛苦的安东尼奥对我说的，西门，为了您，多洛雷从第一天起就准备牺牲她的生命。西门，您知道么？”

西门保持沉默。

“您有道理，”她说，“您无法回答。但是，西门，有一点，我要求您说出绝对的真实。我可以正视着您，对么？在您内心深处，没有能分开我们的一桩回忆么？……没有一个弱点？……没有一时的思想动摇？……”

西门把她拉近身旁，嘴唇对着嘴唇说：

“只有您，伊莎伯勒一个人，在过去，在将来，只有您。”

“我相信您，西门。”她说。

一个月后，他们举行了婚礼，他们占有了“敦刻尔克城号”的残骸，它成为新领地的法国高级专员的官邸。

就是在这里，根据西门·迪博克的建议和初步的研究，签定了开凿一条宽广运河的计划，这运河要切断诺曼底的地峡，同时在右边和左边为两国留下几乎等同的一份土地。就是在这里签定了庄严的协议，按照这协议，英法两国宣布建立永恒的友谊并建立欧洲联合国的基础。

也是在这里，西门和伊莎伯勒生育了四个儿女。

后来，西门经常在妻子的陪伴下，骑马或乘坐飞机去看他的朋友爱德华。伤势治愈后，爱德华开始工作，在新的英国海岸上领导一个捕鱼的庞大事业，并吸收了安东尼奥。爱德华结了婚。印地安人长时间独身生活，等待着那个没有来的女人，也没人知道她的消息。

有一天，他接到一封信后就离开了。几个月后，他从墨西哥来信，宣布他与多洛雷结婚了。

还是伊莎伯勒和西门常喜欢的散步把他们带到了石灰岩老爹的身旁。他居住在池塘石洞旁的一所木头建的现代化别墅里，他继续研究新的土地。黄金资源已耗尽，再也不使他发生兴趣，而且这问题已解决了。但建立一个始新世时代地区是多么难以解决的谜！

“在这个时代曾有猴子出现，”石灰岩老爹说，“这是无可置疑的。但是人类，那能够建设的人类，能装饰他们的房子和雕刻石头的人类，我承认，还没有存在。这种现象难倒一切想法。西门，你认为怎样？”

西门没有回答。在池塘上荡漾着一条小艇。西门坐到伊莎伯勒身旁，悠闲地划桨。在这给人快感的夜晚的清水中，永远也不会浮现多洛雷的形象。西门是一个只爱一个女人的男人，而这个女人是他征服了的。

一位绅士

林成勤译

我从来没碰到过一位比较杰出的男人，一个言谈话语比较讨人喜欢的男人，一个即能唤起人们更多好感又能引起人们更多的不由自主的敬重的男人。

正是在从巴黎到勒阿弗尔的火车上我们认识的，我们交谈的。谈话是非常令人愉快和有趣的，我对这次谈话一直保留有铭记不忘的回忆。我完全有理由对此保留铭记不忘的回忆，他那外国人口音使他的嗓音变得有无限的诱惑力，从某种程度上说，是非常优美动人的。这是一位在整个句子的词义表达中显出贵族气派的人，一个如同我极少有机会与之交往的好运动的人。对那些最让我铭记不忘的事情，他都有着明晰、正确、热情和理智的见解。

我无意中对他说起我想卖掉那二十四马力的汽车，换一辆比较快的大马力的汽车。而当听到他说他从没玩儿过汽车时，我感到多么惊讶！

“然而这并不是我没有开车的想法。”他补充说，“我甚至可以坦率地和您说，在巴黎时，我曾差一点就买了一辆汽车，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最初学车的尝试，使我感到是那么的复杂……”

“不，不，”我对他说，“哪一天请您来我家看看我的那辆汽车，我用几句话就能给您讲解清楚机械构造，您将会看到这是多么简单和方便……这可能会使您下定决心的。”

“毫无疑问，我是不会说不的。”

火车到了勒阿弗尔，他的侍从已站在我们的车厢门口，他是同我们乘同一趟火车旅行的。他是一位衣冠楚楚、戴付新手套、穿着一双高帮光亮的皮鞋的先生，他称他的主人为阁下。他把手伸给他的主人，以帮助他主人下车。

我的旅行同伴从他的皮夹里掏出一张名片，把它递给我，并对我说：

“好吧，咱们说定，两天后，我到蒙蒂维利耶紫杉别墅见您，行吧？您要尽力使我信服。”

离开他之后，我便看了名片：梅特谢斯基王子。

“行了，”我想，“事情也就这样木已成舟了。”

我搓着手，因为实际上，如果事情定不下来的话，我真的不知道我将如何从困境中摆脱出来。我有过量的花费，我将输掉赛马和纸牌赌博，最后，没了青春的狂热……如人们所说的，我便处于山穷水尽了。现在，梅特谢斯基王子在我看来便成了救命恩人。至于用卖掉二十四马力汽车的钱去买一辆五十马力汽车的问题，也就是我曾向人们透露的那样，就用不着去说了，我甚至一点儿都不去想它了。

我等啊等，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第三天也过去了。我开始有些不安了。然而，第四天时，一辆汽车停到了紫杉别墅门前。

王子由他的侍从陪伴，从车上下来。

他显得心情非常愉快，在花园里转了一圈儿，好像一点儿也不注意花园管理不好的状况。他倒很欣赏我的住所，这倒使我感到很为难，因为自从它被抵押出去后，我已很少光顾它了。终于，王子说话了，声音很大：

“是不是去看看汽车？”

我们去看汽车了。

一个点头的动作和一个很小的舌头啧啧声都向我表明，即使王子不知一

部机器的结构，他至少知道正确评价它们的优美、精巧和匀称的比例。

“让我搞明白吧。”过了一会儿他说。

我用尽量简单明了的词语开始讲解，然而我很快就感觉到他不明白，并且永远也不可能明白。我使用再简单些的字眼，只给他讲些最基本的构件。还是徒劳。他那讯问的目光对我显露出一种对最基本的机械概念都绝对不接受的智力状态。

别无出路，他把侍从叫来：

“过来，让，可能你不像我这么笨。”

让和他的主人一样笨。王子突然大笑起来。

“不，”他坚决果断地说，“你给我也帮不上任何忙。既然如此，是否一定要搞明白？对一个好的机械师，这仅是一个最实际的事。”

然而，至少汽车的舒适方便对他显得很重要。

他登上脚踏板，坐到司机的位置上，便显出一种自我感觉良好的样子。

“好极了，好极了，”他说，“感到很舒服，软乎乎的。可是顶盖呢，有个顶盖吗？”

“当然有！”

我和他费了好大劲儿把顶盖按上了。可是，还需要所有的附属装置：那些格架，那个伞桶，那些车灯。

“坐两个人不会感到互相妨碍吧？上来，坐到我旁边，让。好极了，行动完全自由。”

他检查了方向盘、刹车、操纵杆，然后问我：

“那么，要开动，您说必须动这个……还是动那个……？”

“先动这个，然后动那个。”我回答说。

他先动了这个，然后又动了那个。汽车开动了，转了个弯儿，在明白了一个熟练司机的灵巧要表现在哪里之后，汽车便全速开跑了，把我丢在原地发大愣。

我从此再也没见到梅特谢斯基王子，也更谈不上我的二十四马力汽车了。

